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九冊目次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二）（宋）楊萬里撰　明影宋鈔本　〇〇一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二）

（宋）楊萬里撰

明影宋鈔本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石泉寺經藏記

下涘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養孫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聞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已蓄之多而不厭養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脩竹在左古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於予且曰我旧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辭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書爾夫道性之而聖聲之而書書乎讀聖乎悟則書為我我為書矣不然庋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子釋子曰我之輪一周則我之誦一周矣果有是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焉者欺也誦不以口而以輪者惰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其為我問之年月日楊某記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辣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遙右背碧岑前左翦溪水木幽茂望之蔚然也旧有十八羅漢像甚拙工為之儀覩俗下神氣昏頽類道傍叢祠中摶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礼良工改作之經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衲綴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麈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挈瓶或爇爐香者其意逶擾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其未見佛也若吾子路之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操也然為彼而不為此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手出此手入膚知其不由鄉以寂廢動以躬廢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之於世則濩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事屹然無厭世味不能誘其衷人

憂不能冠其崖而況車服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迪其二弟垂世而諧孤不孤者有長吉之賢守而壽之也樂善而喜士里中莫吾長吉之似者

怡齋記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爲見見十月雪自長沙始也予既羈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旧然僵臥南

軒之東憩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聞予至夜與邢曾仲來見詰朝侯彦周又與予里之士劉炳先兄弟來見自是人事始擾擾矣炳先一月約予與彦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始學而又雍睦怡怡如也索筆爲書其楣間曰怡齋炳先來予記之予以行不間辭未能也後九年炳先試南宮過廬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也又二年友人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矣一見甚恨且促追怡齋記予得書喜甚問訊長沙故人則彦周曾仲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

之集惟侍講與予與炳先兄弟四人在爾今侍講官八桂予居廬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游之在亡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先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之老乎炳先名光祖弟維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今再世云

淳熙三年月日記

無盡藏記

永新縣東郭外不十里曰横江張司理德堅居之近無邑宜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以郛万象刳壤爲池實以芙蕖布礫爲逕夾以海棠爲亭爲軒以憩

以臨圃成與吾友劉景明遊焉德堅若不滿意者頻曰是非不佳然人爲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杖芒屨循海棠逕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濱德堅卻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蓋江水西來渺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爲兩中躍出一洲如横綠琴床昂尻庳美竹異樹不栽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釵股勢若鼓鼙聲若相應若將聽命而會于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散之不見膚寸義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顛者蓋月已出矣景明

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為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子追亡收遺而貯儲於斯乎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

年月日楊某記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語予曰宜州太守韓侯璧直諒士也初抵官下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蓋山谷之貶宜州崇

寧甲申也館于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卒焉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國大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句湫隘屋廬壞隤俎不成列拜靡盾躬今侯戾止顧瞻爰出其闉距城不遐得地洵軒湖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峯峭奇駿奔來庭立屋六楹以妥神居刻木肖象是似是似是享俯湖為閣于登于臨湖山清空雲煙高寒神則降集人士奮豫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拭既以清風名閣矣予學詩山谷者微子奐宜記之予執書歎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甿某氏館之太守抵

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蓋圖之也卒于所館蓋飢之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處之閔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扶足以援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

得罪矣患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情也先生之前乎韓侯也先生之後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而燠休之則主賓之賢牽聯俱傳也情也韓侯之後乎先生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逢苟逢矣前後足按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閣其傳益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韓侯云淳熙五

年三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

興崇院經藏記

安福縣南出為十里者七地曰鄢村有寺巋然者

興崇院也作於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通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贊與惠崇者又作之殿堂有嚴庖湢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安而居繼繼而不絶者二釋力也釋海璿今居之璿良於醫得錢無所可用獨用之於其師之教所宜為者宮廬之敬傾佛像之漫漶旣葺旣考旣袪旣藻則與其徒藴賢藴淮計曰有寺百年而無經一卷非不乘而農不書而士手疏其殿衲其軀焉而已矣吾徒籍身今自寂自惰靡醲靡恆其若後之敏慧秀辯求心問性者何於是傾橐之羸勸里之

俠得錢如干藴賢乃杖竹履單風飡露寐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經于開元寺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為匭者數十百承以轉輪幬以崇殿金碧煒燁冊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旺周不尊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備璿因人士劉宗芝及吾外弟周世通來求予文以紀其成予曰彼於其師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匭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抑不寧唯是釋能以無經為作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能傾貲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貨而殉色釋能辛勤千里而求經固不如士之重研以附炎奔命以死擁予無以詰因併書其語蓋殿成於淳熙戊戌之冬輪藏成於己亥之春貲出於璿力出於賢與淮云是歲十月三日某記

燮教堂記

富川鄒虞卿豐其室而歉其心曷歉其心也欲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蓋亦競爽其長如嘉木焉既脩既葉蔚如某茂也其幼如穉苗焉既露既雨穉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養書於閒歲聘良師以

淑其子問名於艮齋先生謝昌國昌國命以燮教虞卿又介予弟廷徽謁予文以記其堂以範其子則諗之曰有子而教之非燮夫抑今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今之教子而舍曰仕云仕云者稀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稽有積者其室褫家有良者其庭燁夫果僕於外乎哉今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

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其爲虞卿光者猶在也納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而出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爲二三子者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歟虞卿名時舉年月日某記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太皇天壽於万有開七秩是將咸義黃登姚姒天齊日昇後無無極自商三宗周文武而下藐乎無以須爲也聖天子穆然語茲盛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闓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岐推鴻號對越太紫昭天同符親親老老流貤厥慶溥將有截以表章不匱之孝臣孚有母某氏厥齡若干僉曰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廻玉軸山輝華鎭掄狄命服斯皇邑里趨譙來賀塞門於是宣溪之人始知王氏有子矣臣孚廼作新堂以侈君賜以怡親頫以詔孫子取絲綸之辭摽以慶衍既落之屬某記之竊惟孚安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未更事而孤其母夫人著替蕩剝裂香罄木歡夙宵匪如憂子無立孚念父所付感母已憂我將何修以懌母懷則致身書林畜攸興墳膳服禮言將摘其

根不寧其葩淑其心不寧其喙亢當世鉅人長德是惟不聞必輕千里師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敷諛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用光厥親是不特書罔克用勸則攡張厥初刻石堂上淳熙七年正月日具位某記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餘歲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偶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謀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元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數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爲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爾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數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之主有志之

志能知兩公過不遇之說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
然竊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充職數月謁
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謁於
太守徐侯瑾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
某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饔於
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
兩公曰莫予云礕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
殖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
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誠齋野客廬陵楊某記

吉水縣道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
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褱室廬之夥名數之精粟米
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
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
書之制　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輕而重
船船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大夫顧曰毋
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
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身如也謁吏部得吉水
或甚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荅既佩印綬欣然曰
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

道則勤己以佚民癯己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服夕
之餐丙乃即簡矣書綫篋令屬弁不登輒怛勸分
大家恍隨若己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
庳且瀕大江三月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
如澍晝夜無止某人輦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
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果卿者如徐徽者如王
子後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朞年政洽民懌
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
道民以自勖其志移書謁予記其說予喟然曰君
之志則矣君之許其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

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
二左也贏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
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
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旧矣其左老子之宫
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圮于老里之士
陳懋簡徹而新之其經為尺六十緯稱之為楹三
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為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
有記之者願分椿以請謁焉某曰是不記不可也

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絶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爲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讎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否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有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不

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爲齊也後此百千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矣大抵賢人君子沒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遇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豈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乎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爲爲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黄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皆無在者而陳生愁簡奮然刱斯堂而尸祝之其誰爲也生而有爲其不以此而易彼乎年月日具位楊某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

廬陵楊萬里 廷秀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

曰樞密屬寧屬異劉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貳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神也下無以神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蛙黽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某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汝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

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録今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辭言白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弼籲天賓絕顧以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米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承弼既為叔父廷圭後承弼復分以己田承弼受業于零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丞掾丞劉穀死官下卧在

地承弼為指斂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
庚其直鞠于家及嫁後已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
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
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
倒廩振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
過羅活者何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
子輳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環才雋士小大有就
承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書
士承弼孳詩文講之佐遣騎招之則去已遠矣佐
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

人宜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
官劉焞以承弼為首承弼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
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録誠如制書證昧死
以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雄權侍郎臣熹員外
郎臣端臣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
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
禮部下吉州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立綽楔門
夾之以臺壹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藐以嘉木云
淳熙十三年九月戊午楊某記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掾官寺之雕子城之椒負東面南有亭
而小若黝若奠若蒼若皙若昊斯擊若味斯華若
袪服巖弁之飾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
之汪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打戒仲刻之趙君
亮夫懋德嗜亭之圮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
之嘗公伏閤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万鈞不栗不
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月者蔑如也則為獄掾時抱
具書訴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
潛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
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㒸則公

之所易士之所難而况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
者一尉而歸則使車若干乘行者立道旁不敢仰
視公止一馬又斃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
之笑之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
此亭以自見其尊賢之心遐矣抑嘗陰求幕下士
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
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怒公者
否亭之作否損益云乎哉年月日廬陵楊某記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川故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

聖周視屢屋兩風空穿菜橘蔓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亡所取訾忽寤曰四鄰來脩之則辟之則禮飲食之則義飲流貽之於橫舍其可廼斫廼度廼陶廼甓乃甃廼髹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百其楹有雜其唐於是舍采孔時齋宿孔脩子佩林如誦弦錯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邪之士民靡不閱懌公移書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從之曰為我謝通川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自齋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脩身而入

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評略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瑑焉彫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瑑且彫矣而琢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唶碔也則瑑肖而理不接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碔也而主人嗜焉莫之識則亦或毀于塡或捐諸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

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與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欵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於聖潜乎身溥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惟焉在年月日具位某記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途惟先志大懼實墜以貽前人羞懸鶉捽茹銖積取餘以作新

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歲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懵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為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來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遁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啻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

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為有後矣是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甬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筐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修宮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己酉閏月十二日門人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某記

高安縣縣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

西廡一小齋房號焉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瓔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正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數子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窶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顏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於陳蔡之厄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關以執廓以千區鐔以万鍾於二三子之學詎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

家焉而親其親宮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仁本孫大成請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六年閏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梁溪尤袤書清江謝諤隸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拕山而居

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遠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鍊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異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宮之西財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

裡逢今邦侯江君拘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
極官下後一年郡事畢葺蠹者飭廢者舉後一年
廼諏其地賤畧襄之吉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
霤廼闢其上月扉風櫺繹渉飛動若出天半廼鋤
文木廼架廼積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物道
李惟實鄧本受捐與勠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
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
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
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飾廚傳
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

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驚之自余與之合而離離
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盍其孤懷勝
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
彌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熙初元九月
望具位楊某記

郴州仙居轉船倉記

嶺隩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坻寠蓄氣厲涸
蒸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餫卬哺於衡堂堂
犇羸蓋其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
土益矗厥瀧六六沿若激矢泝若躋陛米舟重屬
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艱困膠而不前州家於
焉糜於茲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郛後道山蹊犖确
盤疋棘裝留行泥呻擔喘過信乃達人勩費倍險
踰於磧估踰於糴掎敝今侯都公胄公至無幾何
旁諏博茹郛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麋一葦可
抗廼謐州隸我來自東書艾囊衣不貸不庸吾以
私人挈攜以從官餽之布封識如故盡以召匠三
十維縣維度七楹廼廡其前爰受來粟廼墉其環
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季春是經季夏斯
成罔敗于官罔痛于氓師歆且逸歌與舞侯德郴山

之石廼礱廼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
名諱其書之雖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
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學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何
時蜀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僝功於己酉之秋也作
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薩承奉郎謝
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
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浸吡萊其邑提舉常
平使者陸公洸以聞詔行振貸公奉詔錯事下二

尺木書諭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此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辭以告于縣尹曰丁君某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飢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賙則此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王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就此為工造舟為梁退通奔轃運木挽土月千其人刳刻鉏鎡二十有奇于鍥于石截維截埏橋成湧而望者兒鷗之泛清波而揚翔也履而過者若鳥翮之梁天漢而不殺也於是此之拐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淵為陵視冰為炭視驚濤為坦塗縣人錄其役請余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夫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溺者其頸泚然舟子導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君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奪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康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奪李君康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康飢此飢此利焉而莫之悠夫惟飢此利而舟子

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此始不利然邦此之利大之難乎抑久之難乎大而不久邦此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毋忽紹熙初元十月九月具位楊某記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乎陳望之若橫淵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迤迎大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蓋承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万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渺於煙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瞥黃綠耳貌奔爭馳而不可縶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追暇則裴回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索虜再葺至紹興辛巳又火于索虜兩葺雲棟萌為荒煙野草蓋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

守左侯昌特作落之數月因民齋先生謝公遐逵捐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嶺然獨存廼誅草茅廼屬工徒為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遂以欄檻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庳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勵於民又種萬松以繚其西北又執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物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而樂之捐與謁余記之且曰吾侯秩滿將歸 天朝留之不可惟侯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倚府庾絡滿壘訓兵戎虞疆場夙夜畢力以整以暇江海盜欲悉縛致麾下[illegible]

跡熄不敢竊發年穀荐登倍徙他境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攬江南之形勝而起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我淮士以詔于無止余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具位楊某記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江右甲朝廷視郡選侯其重視姑蘇雲川諸郡云紹熙元年春 皇咨于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為閩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教條既洽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畧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祀焉非闕歟捐布三十万石匠視成官無所預誅茅於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賛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焉得而易於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曾及士子陳其姓者尊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長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人乎

於先生獨無情哉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昔在潁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潁之華屋今為荒煙野草在廬陵之荒煙野草今為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然則鄉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聞六一之堂其在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反厚歟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沒距今百有餘

歲矣堂之在頽者化為荒煙野草矣而斯堂自頽
而歸廬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
逢今侯斯堂其能歸乎然則天也亦人也既以為
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月具
位楊某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
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
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
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
才傑而官府事物稱焉且隆顛可謂稱矣是澤宫
古以擇士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

歲陁月隤至者千人項背駢肩至肆筵為廬架以
蒼筤雨風驟至傴僂蔽遮莫全丈卷紹熙二年春
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寔來居守
恭府肇啓一新百為劬躬夜寐于夙于夜仁聲義
實允洽吐庶文令武競兵戎截肅廢政不舉靡敝
不革多于九郡水潦雪霽一日庠序諸生秦晋等
若干人充庭眾以為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
則見舊拔級夷棟折欀傾廡廡將壓顛謂治中廖
君俱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湫隘否不簡陋
否其宜稱否亟徹厥舊亟圖斯新意匠是斷畫堵

是度捸案崇崇柱桷奕奕率牲舊貫益四之一考
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廓四廡爰拱二掖可案可几
可研可席堂之北埂中闢以南前後仭墻內外有
閑自閑之表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負左次
右局不併會為門闢啓閉維時職誰何者於此攸
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
徂肉皆甓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淖經
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
落之公屬予記其役予諗于諸生曰公之於諸君
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來試於斯盍亦躬長

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紀以寫胸中王謝康濟之
長策以答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讀毋讙毋懈
以毋負余公延佇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具位
廬陵楊某記并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
平生無它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
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子林鯛永新怪石以遺
予予喜甚曰子祀所謂天賜者亟石匠飭飾為假
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譏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

假山將誰紿予笑曰予敢紿人聊自紿耳才臣曰
有石而無泉非欠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
舊有一泉而堙即命浚焉泉洌以猛因接筒引之
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甓一小方池深尺廣五
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藻荇每疏泉
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閟而
激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
與假山相高閑而達之則為流水其聲至也若嗄
若咽若嘖若叱然後瀹然而上決決而流流而入
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

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喜浮者
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
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余固異之其始
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顯其
後漸與人習圉圉洋洋若與人為戲既而後隱若
恥以身供人之戲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
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也者後不出予益
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
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攻也予曰
膏肓有法可攻也泉石膏肓無法可攻也有法可

文予亦不文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王陸病叟
楊萬里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趼踊熱走百有二十里訪
予於南溪之上既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桂江朱
生知微德全者嘗於先人手從學湛與之同研席
緒書業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為人湛能言
之申旦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求詩
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悅口泳仁義之洪瀾而
不知江海之汰曰饋道德之具圓而不知雲夢獲

會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
言乃取以名其堂敢介湛乞先生一言以範之上
何巍而不陟下何濬而不睎顧細以為後學惠不
寧唯朱生之福抑湛也實與被焉昭昭之不揭昏
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
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
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畀也有器其承也
有豕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
豈唯吾不知所以告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年
月日誠齋野客楊万里記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逆予於中
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目已盱未遑也
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
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皆有頃
信臣攬衣犇犇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渰淖沒滕予
語信臣曰今月遂有遺恨抑也山月寧不遠五十
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
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
屋後折而左度脩廊陟雪巘有亭若在天半撇然

孤峙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
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
塘三十許武石磴崛起堦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
小霽攸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闤闠數十萬
家如在井底下視騰倬凝隔神犢乃知此亭面勢
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
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載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
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橫屬而皎空者白鷺江水
也周覽未既驚風欻起林木吽吽大波怒跳翻倒
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

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
四年十月朏誠齋野客楊萬里記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潭之瀏陽李氏庋書之地也重修者李
君之傳也閣之址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
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君彥從暨乃父
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語以名之從為文以記之者
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既扁之以三大字從與侍
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舉其紀者今侍
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紀再圮勢傾致

政君喟曰吳之役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
一月迨暇携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
所得其地於太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矣
而父子相繼以逝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
齎志未攄則又喟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為人子
為人孫矣則惡衣絕甘圭積黍累匪閣弗思匪閣
弗為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址正方厥廬高亢自
地視閣嵩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三峯
吾山桐臺排霄爭高摩肩並馳後先低昂互為崛
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

是役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詩皆命代無價手作
也新記微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不遠千里
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價以謁於予予謂價曰為
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
粟帛金玉固不禁也世世之遺子不以是遺而以奚
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干其貨于其
書不既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
乎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
賀李氏子孫之遺也不寧惟李氏子孫之遺也亦
為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遺也不寧惟致政君父子

之遺也亦為我賀茲閣之遺也致政君名作乂淳
熙甲辰遇　東朝慶壽恩授迪功郎致其仕德廣
名丹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有稱於州里
云紹熙甲寅閏月五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巷據胡床
小極騷思昏昏也縣尹李公主簿公趙昌父傳呼
而來予攝衣躡屐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
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徙是時春欲十半
憑欄送目一望無際綠楊拂水桃杏夾岸澄江漫

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平野自献䙡山谷登臨之
時脕睛落木之景其縣絶過之而公程驟奔不得
久留忽忽留兩絶句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
予宦江東予之倩安福劉价以書來為言西昌佳
士陳識之所居距快閣不遠而距澄江又加不遠
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闤闠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
有擿識之者曰盍樓其上既濆于成呼酒與二三
詩友落之開牕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凄神寒
骨便覺貝闕珠宫去人不遠因摘山谷語扁曰遠
明願先生記其說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于居

識之弩小舟三百里冒春雨訪予於南溪之上授
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
閣士慈手識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槩白鬅老矣
因跽而請曰先生於恂有宿諾顧踐言予笑曰嘻
吾為子懼矣昔半山老人會與謝公爭墅公去我
來應属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爭球割我鍾山
一半青之詩是也今子以茲樓偪快閣非城虎牢
之策乎山谷猶有鬼神嗐爭端自此始矣紹熙甲
寅四月庚戌誠齋老人楊万里記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遠歷幽屛一月吉水人士王子俊等
四百餘人合辭請於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
百年於此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添痛焉蓋自唐
末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租
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為
税疇於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
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
十五年天台陳君鐵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請
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
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

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彦逾丘公
崈柔公嘉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聞乃紹熙之
二年越五月十二月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月
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懽聲丕同升聞于天顧先生
特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
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
具位楊万里記

邵州希濂堂記

余謝病免歸偃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
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數遺千里還騎蹟

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廳壁記不書矣諏故老皆無在者焉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誦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適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淺淺以于譽者也子於此當深發矣因爲焉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識似密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記

譚氏學林堂記

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郡博士始策上第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嘗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員選試太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絶甘屛嘗而以詩禮爲膏粱指綺紈縞而以文史爲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爲笙鏞問堂名於艮齋先生謝公公大書學林以扁其楣又問學林之說於予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黄豫章擬之以諭學者也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嵬嵬乎其陟而彌峻也蔚蔚乎其幾而彌廣也窈窈乎其曠而彌邃也子也入焉偕矣取乎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邃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偕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塗悠翹名爵者其蹊捷予能不誘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怠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曰矣不然腴

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懼榮辱之勝而根柢之負也文詞之詠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偭也嚮聖賢而偭名爵苟不止其嚮必至乎爾也嚮名爵而偭聖賢雖不止其嚮亦必至乎否也子將欲入其林顧聞其嚮知言字養正紹熙五年十二月　日具位楊万里記

友善齋記

太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其爲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於友人張功父坐間未之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論詩文當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怪而問之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杞菊賦語也子也方與四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於賢科之中於寒綠奚取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堯臣之所以深取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爲賦之予既謝病退休于居自念平生若詩予紛紛縣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走一介遺予書以道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以道亦豈有求者乎而其書詞乃曰堯臣嘗受孟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堯臣有一齋房名以友善願先生記其說以迪其衷以莊其學予曰善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蓋有有其善者有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者子之所欲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善者善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鄰有千金之璧我將假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璧也而況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璧爲子之璧則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於子者也年月日廬陵楊万里記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　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歷春王三朝　皇帝駕和鑾備法駕翳葆扆與星陳天行朝于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　壽皇拜前　皇帝拜後　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驩浹怡怡愉愉如也縟禮告旋慈顏有喜　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祐佑我王毋受茲介福施及家邦予一人敢專饗之其錫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

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負
吉州太和縣進士臣胡箋父母詔封迪功郎致仕
毋歐陽氏孺人賛賁書寵嘉命服洲曜邑里交賀族
親相鬱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 君賜蓋取
諸賛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五季避地寔來
其別有三若資政殿學士忠簡公是爲值夏之胡
其祖伯也若譚衍葉慶曆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
有是爲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
爲貢澧之胡其祖季也伕而未審泊而未昭其昭
其審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教子
若孫切而箋也允迪其教用勵其業將以揭其家
而元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
屢書于月成焉繇 皇上錫類之恩既于丕天爲
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於親者以忠於
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也
師之則是學之則至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
則殺矣豈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具位
楊万里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無它嗜好顧獨以爲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投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進以善大不可一日掃溉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爲則手種雙桂于其地二子捐顧嘻曰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伯霸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艮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爲記其事且舉似王氏種槐之意以攄張其說以假歐陽氏光以寵礪二子考德請業以顯揚乃父巨卿最後詣址之遠謁予得艮齋之文讀之因著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卿之積善二子之繼善艮齋之樂善一記而具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偏一堂未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來請曰成務與弟成文蒙被先人彝訓夙夜緊遵惟是懼先生不以兄弟爲不可教教以五美先人不尙有知也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顧更乞言以終其惠予吾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子產後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惠歐陽氏不旣大矣乎問一五聞三五聞三五得一五成務字發先成文字昭先發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熙五年十月　日誠齋野客楊万里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繄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捐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庾右用遷于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旣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庾關塞門峻級塞途非其舊也礙峻而夷徹蔽而通絕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肆之堂或造或因櫺門直廬從祀之廡肆業之齋

庵溫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黄侯沃始也經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君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万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官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還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為万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還于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者其復

毋壞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或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掾張球佐其費者保義郎新郴州級轄廂捉逢士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具位楊万里記并書

廖氏龍潭書院記

湖之南大家鉅室富於貲者不少也其所少者富於書者歟其不富者非以其不耆歟於所少之中而僅有之者其惟攸川廖仲高文伯兄弟歟予聞其人耆書如阮孚之於屐如陸羽之於茶如子猷之於竹如淵明之於菊也如拐斯饕餮喙而愈不厭如疾斯痼愈瘳而愈不除也東若閩浙西若邛蜀有善本有精紙有大字之書必叩囊底倒橐中罄所有走健步以致之又聘良工伐山木作一書院以庋之凡數萬卷不翅也中敞之以文會之堂後附之以怡然之軒館池有亭名以愛蓮玩芳有榭名以春風披以兩齋庭列四桂奇崖峭峯遠岫遙岑邇者芝秀孤者玉立團者盂覆銳者筆逆靜者麟卧躁者猊怒左右後先皆環以山下有回水匯而為潭紺潔冷冽寒入人骨相傳有龍過者神筌俯者瞻掉故總而命之以龍潭書院云歲拓明

師日集良友與其子弟講學肆業於間士之自遠而至者常數十百人誦弦之聲燈火之光簡編之香達于鄉曲其子弟服食仁義浣胸經訓往往多為才且良者往歲之冬賓介予猶子壽森來請予記之予曰諾哉以臂痛未能也今復來趣予聞淵有龍者頷有珠聖門其猶龍淵乎泳其涯必觀其源探其驪必探其頷故得其夜光明月者為顏為曾為伋為軻得其璣琲者為琴張為牧皮得其璣瑟者為漆雕哆為公良孺廖氏子弟可不勉哉異時廖氏子弟有孝友忠信文行名實超然照映於

湖之南者予將賀其得珠也仲高名仰之文伯名天經艮齋先生謝公許其伯仲為材進士其父諱彥修字敏道嘗為陽翔主簿慶元元年十月　日楊万里記

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于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今廬陵之羅其後也出疑歸門北東四十里而近為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泓澄演迤之學嶄刻卓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族遂鼎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遥為印岡之羅自鄉先生

天文以詩一經為三舍八邑之師其子君孫君晝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七人其薦于鄉者何數至今遂為士鄉家章甫人誦弦也由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為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關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閣焉長吉之孫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蓄書扁以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每月之吉定省其毋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昏嘗忘寢食記覽簡策目誦萬言追琢詞章月禿千毫以書來請曰宗禮刻意顧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聖涯矣而可航聖門矣而可階予後之曰服食仁義菑畲經訓學也誦數訓故摛藻文詞亦學也蒲陋歲脩游談空虛亦學也子也擇於斯三者在楙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為數其然豈其然乎譬之田焉水旱數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文先生之未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於東西塘之羅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敬夫而為印岡完塘之羅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唯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楙焉後出益可畏晚發愈可仰

豈唯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父弟姪皆親也予以隨牒倦游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辟經有軒曰遠俗曰默曰南曰北云慶元二年重陽前一日具位楊万里記并書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辭移書於余曰豫章學宮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于建炎而復于紹興雖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叢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堂堂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承歲增年培

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揖
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備歲在
乙丑侍郞李公廼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郞張公廼
立都門既屋老而圮講堂最久則最先圮新斯堂
者樞使王公之爲也齋房久則又圮新斯齋者樞
密黃公之爲也殿宇久則又圮重門久則又圮新
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爲也公以天朝法從之
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
首謁先聖顧瞻踟躕則見殿宇將壓兩序僅步櫺
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曾謂夫子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廼誕寘之隘巷乎於是市地片壖召匠
屬役殿宇齋矣廼撤廼新櫺星稱矣廼拓廼廣戟
門陋矣廼易廼崇翼以二門幾其入出廣厥二序
增之四楹端委度左犧象度右費不于官于學之
廩工不于毗于市之庸執扑不于吏于學之職厥
布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
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
千有奇者厥瓴也前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
歲之暮春高明爽塏美奐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崩
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余復之曰公所以

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
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
于戟門若覩孔墻瞻彼時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
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若此其不遠也近聖人之
訓若此其甚也盍退而月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
身充者家蹈而國達者孝歟忠歟仁歟義歟得諸
心矣充於而身者反否焉而謂得於心也可乎不
可也充諸身矣蹈乎而家達乎國者反戾焉而謂
充於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
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子公名戡

字定夫首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公有焉具位揚万里記

暎春園記

新喩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鄕曰臨川其山深秀其
水紆縈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峯孤聳
如有人自天投筆於太空至天半翔舞翻倒而下
至地躍而起卓爾而立其頭豊而安其穎銳而端
又如有人卧地仰空辟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
之人名之曰卓筆峯云士之居乎臨川者皆爭此
峯而面之面之者衆而莫有正焉者面之而正焉

者惟人士周仲祥之居爲然餘皆不然不然者皆
仲祥之爲嫉嫉仲祥而仲祥不懼又加貪焉又築
一山圍於居之旁其求多於此峯未已也一日介
吾亡友之子劉庭杞繪畫其所居與圍與此峯以
來求予名其圍且記之予歷指以問曰彼圍之山
擻有亭翩然其上如張蓋風中勢欲飛去有劃而
止之者何曰此靜菴也彼山之趾有大屋碧瓦朱
甍風屛月櫺闢其上而齋其下學子徃來操琴挑
書口吻嗚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以進修之齋
左以辭讓之軒而冠以緖經之閣也彼圍之植高
者雲倚早者地覆鐵者茸如茂者蟠如冊者叢者
碧者噬者泚者又紛然如侍女之出闥曙晞遊月
而拾瑶草者何曰木者淸逸陞者卉木也予數曰
又多乎哉仲祥掇此峯於懷袖多矣而圍亭卉木
之幽茂藍縣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寶
劍手予恐造物者亦將仲祥之爲嫉嫉之者不寧
惟臨川之士而已圍之景名其一遺其百則兼總
而命之曰奐春蓋取諸劉夢得之聯句云仲祥名
璃喜教子好賓客艮齋先生謝公爲記其堂亟稱
其賢其一子某未冠已秀發誦書如水倒流下筆
翩翩有可愛者其筆峯秀氣鍾美於是乎韓宣子
曰周禮盡在魯矣慶元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具位
楊万里記

委懷堂記

宜溪王价卿淳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
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蓋其家
自察判公旁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萬卷無月
不討子若孫立於庭而訓之于承家之不易樹身
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釋之我有師友汝其範之
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劬於學必
曰宜溪之王如价卿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
有文而劬於學者耶使予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
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它日遺予書曰維落於
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望然去之至於欣欣
暴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
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落之心而出於淵明
之口者也敬以名其肄業之堂顧徼福於先生乞
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爲扁之
未暇記也今日良仲文歸自宜溪首賜而請曰价
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爲作否予笑曰東坡

先生不云乎詩儀隔年而後還予適价卿之責今
十年矣其可不庚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
人徒手復命乎哉年月　月楊万里記

趙氏三桂堂記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於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於
秀孝文儒之圃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
科者亦往往如麟之角兼此而砒美者其惟少師
惠國良公之一門乎試冠延和頌獻聖武
仁宗皇帝是以有務學秀出之詔宗學方新經術
首選　英宗皇帝是以有文義異等之擢學洞詩

禮傳釋孝經　神宗皇帝是以有究厥微言之褒
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子正議公每曰五
十二子可教惟汝〻可不懋正議公感父之訓念祖
之業耕耨種續溢爲偉辭儒先推表厥聞允焯
遂中紹興戊午之科正議公又傳南陽侯之業以
訓其子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易爲文臣汝今未
官可不吾續徽州公於是鑽礪覃思纘我先烈遂
中紹興戊辰之科徽州公又傳正議公之業以訓
其子亮夫亮夫以訓其子時佩時俊二子皆以文
詞薦名而時佩遂中慶元丙辰之科是歲六月時

俊來爲吉州户曹掾携徽州公書還予曰彦恂愚
不肖不能大先公之門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
授受不敢汙茶曾勵諸孫曰汝纘世科當爲汝作
三桂之堂今不跌言罔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
在盍爲我記其説用光光前文人以起起吾又子
又孫子獨得辭余報之曰自晉人以桂林一枝自
況相傳至唐乃以策第禮闈謂之擢桂歌於杜氏
之詩今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之盛事矣哉
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之書且一卷之
書未易言也顧所用何如耳收科發身一卷之書

也惟忠惟孝以維城王室盤石國祚併　宋萬嗣
復無無極則君家子孫久大闓遠亦與　宋罔
極亦一卷之書也顧所用何如耳惠國諱某南陽
侯諱某正議公諱公稱字子顯正議公累治劇郡
紹興間其治最天下晩守京口獨當辛巳虜冦之
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没至今屈之云年月　月楊万
里記

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
亦廢其地入祥符宫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卽舊

址作新廟即廟廡為學舍至紹興庚午火于救卒後六年予為州户掾武夷陳君孫元器為宰盱江黄君文昌世永為主簿一日二君約予登覧其學之地則榛棘生之瓦礫翳焉二君慨然欲復之未能也後四十二年黄君之第文富來為宰其治明而寛惠而能斷朞年民馴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給迺斥其贏為錢百萬揖守黄侯涣復佐以五十萬中峙大成之殿翼以七十餘區之屋講席有堂入直有廬肆業有齋東西有序庖湢有所籩脩胡簋爵事從祀百爾文物彪列一新釋菜之客觀者起敬誦弦之聲聞者勸學為役於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室於仲秋黄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天下士也予之長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也今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故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乎贛之為邦其山聳而厲其水湍以清聳而厲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

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於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於節與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陽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為淵章貢為山曰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予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今孟子之言子已得之矣異時將有磊落光顯於朝以名義聞天下者其必贛之士也夫其亦子之教也夫予老矣其猶可得而見也夫慶元二年冬十月十五日具位楊万里記并書

廣漢李氏義槩堂記

予自少從紫巖先生父子問講學則聞先生同郡有君子焉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為空言業文不為篆刻譬如農夫耕以忠孝而種以仁義視君以親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以莅不莅而異其惻君實畢之予私竊起敬焉後班于朝見蜀之賢大夫士益衆問以所聞則又益詳咸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報聞而歸可以

巳矣君則喟曰苟可以報國吾何愛焉紹興丙辰之旱傾家為食以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巳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巳矣君則又喟曰吾自為善耳吾何憚焉如是者三十餘年矣五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蓋甿之捐而餔瘠而腴殣而藥者至是枚數其人至二百七萬一千三百有奇斛計其粟至一萬四百六十有奇於是里之甿且慭且諱相與謡曰我有耋老李君粥之我有

饑饕李君榖之孰旌李君吾尸祝之是歲之冬廣漢新太守余侯時言至止聞而愕曰州有斯人而壅於上聞咎不予在則以其事上于部使者轉運使趙公公說丞以聞宣撫使樞使王公炎又三以聞後宣撫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璠趙公不慝又以聞　孝宗皇帝嘉之曰爾以布衣君于下土乃因年饑多所全活仁心義槩徹于聽聞𥳑錫賛書官以九品時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也於是君之名一日布海内君旣拜上恩則扁其堂曰義槩以侈　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仲以奉大對剴切第甲科佐著庭史成增秩復請於朝願移榮於君　太上皇欣然曰孫知尊祖朕之所嘉再贈承務郎於後里之甿者懌譁者息謡者默今年三月寅仲以書及圖抵予曰義槩之堂先祖名之未暇作也重惟先志其可弗承丕堂其可弗築端策面勢得其址於先人敝廬之側西山之趾蓋再一終乃克有就復聞其上扁以尊祖執事實為賦詩今不為記其役以此誰誇則諾而書之其高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之二間以尊奉而朝之賛書君像在焉群賢之詩則刻石堂上

慶元三年上巳日中大夫煥章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楊万里記

玉笥山重修飒馭廟記

惟泰元尊情下土勤萬生俾發育亭嘉罔有札瘥豐𥝩穎栗罔有捐瘠怡愉洽熙罔有哀顣是惟皇
皇后帝之心然高居霄極下視豪端或闕雨暘或壅外聞則有伯強猾狂崇降威虐我民於是乎有癘疫之眚虐魃支祁僭暘逆涔我民於是乎有乾溢之眚回禄屏翳肆攸飄怒我民於是乎有飄霾之眚我民披肝為紙滴淚到泉吽闇排雲將焉攸

詢惟天一方必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臨徹帝省挈携陰騭籲勺民瘼孰耗疾感眣閃雖盱孰暵孰墊孰噫孰久孰燧厥緘閟而彝之膏之渥之淪而流之熺之收之駕彼飛龍乘彼白雲秉纛旗提青萍搗訶百神詰誅慝秩惠辭我民會歸和平迪民之康彙帝之心惟大江之西吉之吉水出縣北東六十里所鄉曰某鄉山曰玉笥廟曰飆馭者帝心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茲或曰西嶽華山之神離宮也或曰吳史君雲儲之神受后帝茅土于茲山也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今曰飆馭自

皇朝之宣和　徽皇所錫也上汭章貢下沿洪撫旄倪奔農商梵芬士夫欣欣相踵于塗足會于祠彼以祈年此以祝釐帝牲弗嘗惟菹惟粢祝史致告如鼓答桴隤祉山則疵癘不作霖雨時敘甚豐孔碩滌及其塈大熄風寂頻年泰和我民興歌則相與視廟蹴餝諏其壞隤某殿某室某像某服是痝是築是葺是繕于瓦于木于堵于壁昔故今新今煥昔壓匪神我勤緊我吝神用永賴于我民其費出于里之人其倡之者斗灰生鄉貢進士曾三異云慶元五年十月既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万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五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表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於余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武夷劉公嘗請於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可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磽之汙萊民之荒棄者也於是官無目

不討其民強而授之曰惟種惟穫於我手取惟積惟來於我手貸惟錄惟更於胥手後廢田畝賦米斗有半廢土畝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競耕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於是民之田此田者以泉餘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爽於民田之賦於是兩稅二役繭絲預買為粟為帛舉重其估易而為泉民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邑謁之州訴之吏吏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琯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者在此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於是君孤憤不勝

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宰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耶後有賢師與賢宰意合則必可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妄去今請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請之於公公欣然行之吏猶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十變者舒凋者蘇疾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

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禋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剝膚疾苦則事相若兩公宜立二碑對峙式永厥垂其不淵耀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余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挽旁無牽顧我不欲

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爲亦得不爲是以難爲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損州家十百之利其細匱官其大匱觔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亦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說以呑三士慶元戊午人日具位楊万里記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 高宗及 孝宗及 太上及 今上 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衆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姪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爲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諱輶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同産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歟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鄰紹興十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弓治爽業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來一家而已景伯收科之年蓋 孝宗之季年王道郅隆之時也如唐之正觀開元如 本朝之慶曆元祐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 聖心臚句之日參政以疑丞侍 王座覩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出班再拜謝恩畢參政自 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歎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目睹盛事謂景伯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而景伯方爲國子博士兼史官遺予書曰逹嘗讀易竊有志於靜之一字則以名其所居之草菴以自儆焉敢請先生一言以記之予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山以靜靜動之義也故其卦曰頤頤者養也貞山而其悔雷以動動靜之義也故其卦曰小過小過過也知以靜靜動之爲養又知以動動靜之爲過則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頤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 日具位楊万里記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磊也昔乾道閒文仲武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樓觀葺園圃與往來士

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武仲之樓命曰憑虛皆求名於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自石井來者予必問二樓無恙否為我寄聲樓中風月客曰霽月故無恙憑虛今為烏有先生矣予每歎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爾其速也客曰憑虛雖廢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房者種學擷詞尤工詩句即其舊址作新一樓靡汰昔宇靡迤今覽宇前有與嶼上有葩嶼外有沚沚中有藥沚外有疇畮若博局疇外有溪橫若羅帶是皆未足為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

視之則佳葩芙木繁蘙爭發秀色奪目奇芬襲人予為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其軸而左手舒其餘樓隱滄浸沒而葩草翻翻退藏忽有萬峯橫空起立通者如黛遐者黝濃者如濕淡者如無銳者如筍卑者如屏跳青躍習呼雲噓霧或儷而來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僂而揖或奔而追或凝而居予不覺眸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之來也希房九頓首奏記願徼福於先君武仲敢請先生名此樓且記其役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烏帝山光夕此古今絕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甚

年月日具位楊萬里記

章貢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垂故裡顯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十而大疆壤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穀而直小訟必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懸其俗古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艱慶元五年前尹直秘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　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雲川俞公兼領府事蓋兼印不畀者將朞逮十有一月

以畀今尹右史舍人括蒼張公公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謠受其貧直信其無譌則顰其耆老而諭之曰而之所大欲將無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無在於衣食飽溫之不匱乎將無在於刑憲頌繫之無麗乎皆對曰諾公退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于　上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者良吏之為吏斯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誦楮生毛頓其價十之於是一令無出出而必承一政無行行而必傾無改民勇勇於孝悌無息民

爭爭於耕織年穀大穰盜訟頻清未朞年而贑之治聲以最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人而公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揉木之枉以心化者以抱召響公笑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賓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謙字子智與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八月具位楊万里記

湖北撿法廳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春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撿法官張君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藝文擢奇輩流蚤踐世科趾美續閻方當 聖上體天大德隆彝好生妙選賢使桂林唐公為祥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實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獄成之義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万里曰瀛不侫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七緜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僚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獄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

歟抑求其生歟惟君子之爭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還之若君之盡心有今益稱矣空來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歟惟君勉之嘉泰元祀十月望具位楊万里記并書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縈縈為天鏡滴為車輪行為彝鼎罍罇之紋激為金聲玉磬之音人士周夾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

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閣旁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良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傅求問於予曰奕也聞先生之於後學勿之有拒焉奮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有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繫理義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哉其淺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攄張謝公大書書院之言以序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矣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閲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之學者為己矣欲知古人為己之學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修辭者立誠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獻先吉昔者子張嘗學于祿矣欲知今人干祿之學此其是也曰淺可乎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斷其柢也將由

夫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莠而鋤其耘也子於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鋤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斷其柢淺者其不隆乎子盍於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彥傅嗜學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云伯紀承勛冀以詩學首選於膠庠餘皆競爽嘉泰壬戌人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楊万里記并書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裔五傳者曰

琮剌吉州子若孫遂家焉琮之裔又八傳者曰萬守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于吉者派為三支一支為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為廬陵之歐近世詩人伯威是也一支為安福之歐今奉議郎賜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舉輒不錄乃拜王父滕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也四轉而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風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簿楚之酸語

手青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卽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峯之西麓闢三徑鑿九畹垣一圃內卦千畦晝爾于行宵爾于憩其所高爽亭之榭之其所深窈沼之沚之其所演迤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靈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遊巖月與方外之士觴詠其間乃作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飾我醉翁堂成與客落之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名似得謝

今十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楊万里記

永新重建寶峯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五千尺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秉珪佩玉坐于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迫而視之瀟乎若巖岳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為糧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挼挐雲煙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爲寶峯云距山不遠有浮屠氏之宮曰寶峯寺飲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要里之人樂遊焉而樂之尤者廬江居士朱君諱敔也始遊而愛其幽邃昕而來夕而返超然有會於心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隤浸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夕夢至其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屋金璧其浸芙蕖其林多羅其會頻伽其牧猿猊其人偏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徙徙或跨龍鳳以為騎或坐菡萏以為床駕雲騰空超忽變化須臾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皆若金色光奪人目霍然驚起因悟曰茲非予之心許而未言者耶則側橐召

匠斵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墻為圃為像被飾堅好琱飾備具金碧有爛鼓鐘其鏜市腴田以業其生買度牒以世其徒遂為衆山佛宮之冠至其子良肱繼而葺焉迨歲戊午燼於鬱攸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壞之蕪者堆基之窪者夷級之欹者發宇之燎者立像之亡者補尺椽寸甓舉非其舊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間一大鐘而止耳里人縱觀耋者喜其復稺者駭其麗遠者賀其新寺始葺于紹興之甲子再葺于紹熙之庚戌一新于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

各百篇云既成知微介予債劉德來謁予記之予喟曰天下事患莫之倡倡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忠孝繼以背誕倡以術業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父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月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楊万里記并書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為郡八軌難理曰汀汀之為邑六軌難理曰長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峻其川怒湍其俗悍堅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

君周卿佩印組一之日顧而嘻曰地岡險易險易在令俍囿恒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手俍者肅手躬以繩乎昏者繩乎衆先是邑以鬻鹽為田外之賦鹽以養錢為條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循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隤東問其囹扉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户蠹壁空初而戚既而懼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廼市材石廼陶瓴甓廼鳩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囹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羸為燕息之所其廢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靖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紓若倦若勧碁年僝功無糜公藏無發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已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其羸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疚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情哉不稱之所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万里記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弓治祖考襟帶詩禮耕稼陶楮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硯一中書君步入吾州鵞鶴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餃而遁其光遣其子巽負笈遠侍從郎章公學焉其文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房之前池中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耿耿祉哉為之兆矣是秋有司薦巽諳太常又上巽之子應雷可情士弟子負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廼遣巽來謁予記之予曰章公之所記瑞其止於一蓮而已乎揩不

止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擬焉者而家在唐自瑀至遘持國秉者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擬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瑀之忠復之直瑞也嵩之貴倪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乎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瑞乎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日具位楊万里記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雲川沉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郛而曰山居者癖於燮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郛居而各以山居以見燮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灑落如風檣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冰岳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瀛嶠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郛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睹所謂昆侖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楹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來觀公為出之竟氃氋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會稽矣琴浪王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嶢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康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七

序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施少才蓬户甲藁後序

蓬户甲藁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讀其文槁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腴乎其有文矣讀其詩杳乎其無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詩矣無文與詩今人之不嗜則宜有文與詩古人不嗜之耶嗜與不嗜非施子之所與知也吾獨有歎焉閔焉而不以觀市焉而不以丞施子之為人

則然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施子嘗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而彼又何辭焉辭曰不受則吾為妄人矣吾妄則施子又大妄矣施子妄也歟哉不妄也歟哉吾不妄也歟哉吾妄也歟哉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亦且至矣吾猶有以為施子贈勤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妄其至焉則詞泰矣思逸而詞泰則古之人其去我遠者乎抑近者乎既以為贈亦以自贈紹興壬午秋九月五日書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夷禮闕以肆欲天下不胥而狄者否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非乎五胡耶律之禍亦烈矣吾民不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自智也而樂禍也則亦無所主有所懼焉無所主而求道是故無得於實而有得於妄有所懼而畏死是故妄之中

又滋其妄焉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詔憂乎妄之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無有而有無此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信半愚者信乎尔疑也疑信半也則於此塞其哀信也則徼以福其親矣不者家者詈里者譏矣嗚呼夷禮而親焉瀆之大也夷俗而身焉亂之大也然下達乎細民而上通乎王公大人安焉於瀆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為之者之禍歟抑有所不欲為而不得不為歟不害於迫而譏於咻者幾人

也佛足道哉永夫特立獨行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又幾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將安行其家故貧喪其親哭踊葬祭甚禮而零陵之人不稱孝焉問焉則曰佛無所禱也安行聞之若未始聞之也嗟乎不能於王公大人而能於匹士其賢否何如哉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中國幾年矣佛之俗將狄乎夏矣人之聞於古也弗絶而絶矣而安行鼓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無安行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生中正之道而禮復於古言異有禁術異有誅

以攘佛者之妄而謂天下不復於先王之治可不可也吾既於安行乎嘉之而又深有歎焉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

送郭慶道序

鄢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氐夕痊而朝發万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召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他日問之曰卿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繇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且子以多為貴乎則淝水之役苻堅法當勝謝元也且子欲已病乎欲膏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猶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於其成之待而於其初之責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禦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者何數也醫不必言也万里聞其言欣然有會於吾心為書其說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廬陵楊万里廷秀序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于南溪之北涯三年户不閉而無客未嘗掃迹而出無所於往間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鳴珂傳呼則又匿草間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商有無議什百翕如也聞予來則泯默罷去若燥濕若酸鹹至於時之所指以為迂儒寒士達不多於予而窮不少於予者則往往日來而月不去晨坐則除夕賓主面有飢色而談有餘味人不惟以嗤居者亦以嗤來者不惟人之嗤也予亦自嗤且自惑焉謂予與人相同於無相同則後之

稱矣以合謂予與人相異於無相異則前之稱矣以駭使予不爲而不得也最後得王生子俊才巨者其於古聖賢書一見便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假而之此生其有以哉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於有司願請所以贈予曰生之是行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於得科目而已耶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之嚮時之售有餘也科目足道哉其志將不止於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上之不置乎士士之不避乎上生以爲爲何等事耶靜則道動則功

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身則福之是之爲也場屋之文夸以賈驚羣以媒欣抑末矣是之爲耶士之言曰我猶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末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爲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其終而取士不與焉孟曰姑以是取之云爾古之人不介不達不贄不見場屋之文其士之介與贄也歟介之弁若吒也贄之惡若嬾也於賓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愚良繫不繫於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啓穀稗者不矛柰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生其力乎其所以植以堪乎其所以計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之人之得也介與贄乎爾奇與羣乎爾則生之得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予於生乎觀南溪楊万里序

歐陽伯威脞辭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於傳彥博之坐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予敬之慕之私竊自愧其不如也後二十年聞吾里蕭岳英爲子弟擇師得異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鬚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彫剝之餘落

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於貧而減於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脞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闖殆遍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

曰窮之療與否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為孰賢伯感愍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療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耀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療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療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感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

感名鉄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第第者凡七人有曰中立者附入元祐黨籍其尊公彥美終於廣州經幹伯感事毋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充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為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然稻粱吾猶以為淡也而欲求薺於荼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粱而矣也天下可無稻粱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月而無稻粱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況未必死乎然則稻粱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月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也然讀之之不還知之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歟食之而淡也食如不

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為三年也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幽矣忘其為淹且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之則曰吾方論語之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觀而不今人之觀是以樂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屬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紲也已擬乎其嗜其若失亡而不可捕也已今也勃乎其辭其若決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於書以其副遺予予取而讀之欣然歎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歟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歟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歟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

其叨若此其得若此其發若此也予聞書與人必相變也書變則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孔顏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奚以至此之變也奚以舒顧與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劉先生為師而交子劉子彥純一日彥純與客過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舉酒百醆皆釂吁呼大笑坐上索紙筆為古文辭詩章百千言須而就

飄然不可羈靡予驚且奇問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亦劉先生之門弟子也自是定交居三年亦不自以為樂予既白劉先生去歸其家日夕非彥純景明之為見於是始悲已而予官於贛又官於永中間與景明過者一再今年秋景明訪予於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服相問則相泣相慰以皆失所天於是相弔當予與景明居年少氣銳各未更事視天下哀樂泊如也豈今日之弔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交相交而相樂樂而離離而悲悲而不見見而相弔人生之萬變慨乎其

有感於予心也數月景明來與予曰子乎留也予與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幾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数使予與子皆中壽率八年而一見則其見者又有幾予不子留子猶予留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學而得貧身以嫡長而責不輕吾父之宅岁有期而所為宅岁之貲者無斯吾將適宜春以之長沙以謁焉於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貲予因賀之曰子行矣或曰初留而卒至其行予未既而賀及之禮歟予曰非禮歟父病無教子病無學教以昇之學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貧者多矣

予是以賀事親者不干其豊干其勤豈言物勤言躬也景明之諸弟未有立而景明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予是以又賀景明之故人賢也而厚祿之為食見以貧猶將勸於貧而况為親而見耶其不勸乎否也予是以又賀無或人之說無以發吾說吾無說無以為送景明之說乾道二年八月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送羅永年序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

其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捨
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
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擯而進之以為可
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欵且久見其文辭清
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
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兄來與予別且求予
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為永年曰捨之命儒
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
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儒
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用儒變吏

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者不加多在彼者不
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
用皂隸而變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客而變衣冠者
無之乎用獄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
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子者吾以
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子獨病其嗤
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於數其談禍福多奇中其言彬漢
先生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
一月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耕如軒轅彌明
之長頸其語也於十月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
漢廷諸老生之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
病也予驚且奇之與舊所聞無所不及而有加焉
予問之曰子之技前於人而子之貪亦前於人獨
何與銀河仰而笑俯而歎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
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徇技而不以技徇人其
於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擇以至於斯也然予之
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奇之如銀河者其
隨於技者歟挾技者必有求求不得則罪其技自

技而之貧自貧而悔自悔而無所不之也不為此
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與謹序

送馮相士序

揚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昏也強取故書讀未竟
篇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予急取其謁視之則永嘉
道人馮君君與予別四年別我時自言將上九疑
登蒼梧以遍覽嶺表之山川與南海之濤波未還
也忽至吾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
恙外馮君悒然不樂問之則曰俗情益不古之似
矣吾厭之吾厭之吾將脫冠巾祝髮爨辭以去之子

謂之何揚子曰子知去俗以就不俗矣未知子之去俗以就俗也子以佛之說者爲不俗也叛父母棄仁義不俗者不爲也子以世之人爲俗也夫楊浩初比高門之炎以自飄其雲月泉石之身此爲不俗耶子欲去俗以就不俗正使文暢浩初之與曾猶將俗乎爾也文暢浩初今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俗果佛不佛之謂耶氷雪也塵埃也孰潔孰汚也使氷雪之所擇必塵埃之地之爲擇則地之有氷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與於吾之氷埃者自埃何與於吾之雪子之俗不俗在子之內耶在子

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外則無厭矣此未可以言語得也馮君慨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揖予在衡湘中識之其言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是名蓋聞因併書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七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八

序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吾族揚氏自國初至于今以文學登甲乙者九十有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嘗題殿柱云揚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仁和縣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留貫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窜蔡氏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據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

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揚氏之人物不爲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者其族弟鱣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無相屬曰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卹其孤以飯士大夫咨且暴曰兄忠于國弟忠于兄不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數穀頑頑仕卒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宜州簽判先生既没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

詩文章爲若干卷命其序之曰先君之才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生奚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之所以爲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也趨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優於氣強於力以諧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誠非其窮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窮達於窮不必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適其均乎哉次山曰是

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孫具位万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表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推有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齋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爲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長於奇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鐮刀匕危道也世昭曰不犯至危勿求至安在

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尙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范陽彼其審者歟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嘗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子曰此於書何徵世昭曰吾以意也不廢書又不可盡子曰子之妙於醫信矣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爲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從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爲未爲者之徵其二可以爲不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

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凡瘼太息瘡痍根株是在甫吏吏最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差薄厥官爲華爲庠廻旋其良差擇具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風揮雷行丕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秩滿悄選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作邑亦未易蓋治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手彼必無以獲手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爲侯之難也侯嘗

為零陵宰予嘗爲丞全州兵執其守臣以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懼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前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獨全州手詔宜白於使家丞下教咨其守臣鎮撫御徒乱庶可已姑徐圖之爲云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静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静而叛自無事而之有事也叛而静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吕侯是巳然是役也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吕侯之患也天下之患也

使全卒叛而不静不静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幾兵費糧幾何闕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爲有功則吕侯爲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有功有事而無人則難焉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吕侯歟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薦士也吕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四月二十六日廬陵楊万里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蓋漢書之幽者白紛者釋陜者不陜矣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家彼其人自爲奇家自爲詳矣及顔師古最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家而無百家賾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爲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窮哉漢書之爲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於道也末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況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説以爲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

之爲注也豈知有顔師古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羅子爲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者難起衆挈者易趍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況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誠齋楊万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僞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僞也然予嘗以爲是無足病足病者盡有之矣僞不在

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口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技也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起萬古而聖轍使無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也偽也是未可知也蜀士李聞去非著書六十九篇之曰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至今不絕曾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疑焉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始口口如心能以秋毫為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具細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不忘言也不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故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為哉奚以為哉年月日楊万里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教復齋記晞顏以書來

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饜也子盍序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益踈今年八月忽得晞顏書來徵余叙篇蓋余已忘之矣而晞顏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編蓋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顏猶喜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篷風雨悪平明已失繫舩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効之疾驅急追月未至而足已逐矣而況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嶽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菓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効哉予嘗聞晞顏言步從後湖先生游盡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疾於窮者其詩折惱於達者其詩衒折則不充衒則不幽是固非詩矣至係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

慈乎腨顏有新作否予叙既往腨顏詩當來予盥
手以俟年月日楊万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毘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
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
良州家常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常用之世言劾
驗者必家之於所常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
醫藥紛如劾驗茂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
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
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

矣壞而後使葉君爲之焉爲之而劾焉如葉君者
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爲之固不若未
壞而使良者爲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爲
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惜於良不良之别歟且良
不良之别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諏者耶蓋予
之召醫前之諏諏乎脣後之諏諏乎交方婦病之
將壞也吾交蔡定夫過予予因諏之定夫曰奚葉
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諏信不可歟予既感
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万
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余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閥
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烏能徧交
其人一日除書下還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爲秘書
丞吾交張欽夫悦是除也曰此真秘書矣予自是
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解欽夫之云之意
也既與延之還往且久既同爲尚書郎論文討古
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
蓋殘月日之穿漏歷歷畢之無遺聽之無疲也余
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

蓋延之每退則閉户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
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
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腴之矣
奚所事於手之手此余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
未解者焉今年余出守毘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
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飯一月入郛訪余余與之
秉燭夜語問其閒居何爲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
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
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
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抄之富

學之執不必讀之功復其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
章溥之爲事業深矣而猶眈眈於傳寫篇唇於誦
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復其不可解
也衹其爲不可及歟延之屬余序其書目余既序
之且將借其書而傳焉然使余盡傳延之之書傳
猶不傳也蓋世有得易牙烹飪之方者依然以易
牙自爲也且得其方不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齊
其滋治其飪而不齊其滋飪猶不飪也而況得其
方而未嘗治其飪者耶予老矣每觀一書口誦而
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延之之書其曰

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矣其曰齊之云乎未可
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媿延之亦以
是賑延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袁樞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
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
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
樂且相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
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
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

而擬其究遐而通其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
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
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
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
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
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
之以嘆且泣也噫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
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亦
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
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

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
可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審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
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
也其入通鑑之户歟雖然覩人之病感人之病理
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惜焉不諱焉不
醫之距焉不醫而釋其醫焉古亦稀矣彼悶而此
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子袁子名樞字
機仲其爲人也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
憤怒見於色辭蓋折而不靡隤而不悔者孔子曰
剛毅木訥近仁子袁子有焉

讀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竭子長詩其清麗奔絶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悠遊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假莫之知焉是可歎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决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河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歎乎讀雙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

為之祟耶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將老焉然則吾子長正患後知之爾彼而不知其足歎也夫其不足歎也夫子長名頌洛人今居嚴陵之雙桂坊為江州通判云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序

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官書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畧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貪矣逮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汰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葢余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葢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

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隱括其偉辭以為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寖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游未知其何人徐

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宫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主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

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為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離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耕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攜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為也穡者為年賈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

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汩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孟遡洄於顏淵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爾也借曰未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不遠乎爾也顧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

盡賡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尓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敖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蒼答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黃賡韻之躰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賡焉者勉故歟不惟勉也而又因焉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今晞顏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窒也然則子蒼之所難晞顏之所易豈惟易子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吏

則遯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蓋疾行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嶷之蹊二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餓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詞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與簡齋競於險以騫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詞必有所渟於藴而不決也然晞顏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遯矣抑猶在痴黠之間乎勉於詩所舒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晞顏之黠也抑其為痴也晞顏之痴也抑其為賢也晞顏此詩既成集矣請序於誠齋先生胡公而後謹某書其後年月日楊万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毘陵之數月欲於事外徐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月有秀才陳生籍者來謁予欲甚野亂甚靜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知為力以仁為需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道忽乎斯道之未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傳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籍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籍而籍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鶩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

言以諭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

年月日楊万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牓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聱牙倔奇讀之初則戛戛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朞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諴之又得其為人於潤州别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大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召用嘗為郎又以叅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飢寒窮困以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躓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為德輝歎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者非天也人也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矣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哉而其沒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朞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為德輝而歎也嗟乎德輝且然而況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輝之文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予亦奚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珵世為毘陵人年月日楊万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舜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擷天下之香嘉禾以苾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蘺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遇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盛起千載之下而躪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

夏盟而梅於其間有出挑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
梅之有遺未有盛於時者也然色彌章用彌晦花
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
之遺其信然歟吾友兆湖陳晦顏蓋造次必於梅
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
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
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
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
長耳一何奇耶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尙飄照
日不俱消蘇子卿云徒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

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淸極不知寒是三家者
豈畏跡影橫斜之句哉今晦顏之詩同梅而淸淸
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老則妖與梅亦有妖
晦顏此詩非晦顏語也梅之妖憑晦顏而語也或
曰非彼憑此乎尔緊此即彼乎合夫語怪聖門所
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因倂書之年月日
楊万里序

似刻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與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淸純
先生之門是時予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身玉立大
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毎閒齋房中搞藺劇心
斷肺於文字間若癡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拔此
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與賢剝啄竹户一見則抵掌
絶倒如見何平叔衛叔寶予幽憂昏昏之病不知
釋然去躰也旣而予以官游北南西東與賢之爲
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
以予嘗諳太常遣值
壽聖慈闈七秩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隨
門三十八年之契闊依戚把燭相對中且不寐蓋

予與與賢皆爲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
豪放壯偉欿然如蛻者益索然如秋矣而與賢之
談笑猶尙少也間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刻正論示
予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獄經史之疑獄者歟乎
反古今之罪功者歟世無此作久矣惟晩唐劉蛻
沉顏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
喜於斯亦窮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躰者
不在吾與賢乎嗟乎大哉鉅膳肖臑豐碩固可飽
也然旣飽之餘周之歜楚之芰王戎之李陸羽之
茶其冷然之芬起然之韻獨可廢乎與賢此書若

以示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少有讐者矣與賢亦諱其示哉與賢名嫓嘗與其子偕薦名既富特奏名不就似刻盡以其所居似剡溪故自號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閩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為藜莧矣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哉不可尋矣達齋惘然字

謂某曰廷秀手子吾卿廷秀也非異縣廷秀也子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某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掾辞滿乃歸南溪卜葬於達齋之西自是月還往相唱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叔召為國子博士入脩門見朝士一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變處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間方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壁始能叙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不位又不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得年五十璧其長子也次曰奎淳熙甲辰十月二日姪具位万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

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簪人子屣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

公侯也孰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青者詩人之詩其來遠遠也然唐云李杜 宋言蘇黄將四家之外擧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盍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飡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

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閶闔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黄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黄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乎蘇李乎杜黄杜黄乎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黄杜黄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屢直而帥江西以歐新民以學獸政如春而厲如秋而燠蓋二年如一日也追暇則把

酒賦詩以酬歡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吕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逸非闕斂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廬陵楊万里序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

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畧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窩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微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諱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戚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九終

序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飲蒸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

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媢於明必見媢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稱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　上踐祚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

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下誦傳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王氏諱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盧溪者五十年自號盧溪真逸少嘗見曾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韙焉先生之孫瀹及曾孫徽及其門人劉

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於郡齋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緒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万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墟市兼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僕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囂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余仰屋嘆曰安得白衣人手巳而

所親送至新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凉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隴復望蜀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月閑居淵明云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恐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落英者也西溪擬破琴數劫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乎問焉西溪之子偉及其猶子湘送此集謁予序之因書此語于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純嘗再與計偕報聞則歸隱于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謝公諤嘗倡郡士百千人列其孝行節義于朝有　詔旌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万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酉一別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翩然騎一馬來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否道德之粹精義理之淵永姑未用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故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帙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書下逮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撫幽討明擇殆數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揮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援唐史本傳而知送鄭権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抹月坳泓等語怪

奇不可理曉者援證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為不少也昔程子以羑里操為韓子得文王之心以軻死不得其傳為韓子見之識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廢乎學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讀韓子之文韓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是後世終無韓子乎後世有韓子韓子之幸也後世無韓子韓子奈乎哉文蔚屬予序之因書其說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當再拜以請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浮屠德璘談循王之曾孫約齋子有能詩聲余固心慕之然猶以為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肩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岳雲月之外者蓋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遊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之臞又甚於其貌之臞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蘇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高勳塞兩儀而貫三光為之子若孫者誼宜揮馬箠鳴孤劍咯中原以還　天子若夫面有菜推之容而吻作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覆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余之所以笑約齋子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所以嘉約齋子歟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諗余序之乃書其說于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鎡字功父淳熙己酉四月庚辰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傳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愚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

子謙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万里謹序

誠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卹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跡星熤熤沙貫月緑雲擾擾水舞苔如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

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然焚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者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録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要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熙戊申九月晦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晚乃學絶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予喟曰詩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予乎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閲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往日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

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臨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彚其稾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予曰荆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難者今難十倍不審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歟予一笑抄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万里廷秀序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毘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荊溪集者竊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討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至二百首題曰西歸集録以寄公今後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之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熙丁酉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毘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為常平使者後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如竹枝歌等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為有劉夢得之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為清遠宰時嘗為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變也乎其亦厭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荊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餘四集伯順尚欲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廷秀序

誠齋朝天詩集序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嬰戚還家詩始廢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後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詩詩必頹善如爾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

召之命後十日就道入京道塗荎荎得二十餘詩然自覺其扞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尤職明年二月被　旨為銓試考官與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衷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

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序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　壽皇聖帝有旨畀郡尋賜江西道院蓋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　皇上詔令奏計詣北闕驟奔道塗踰月乃至　脩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塗及在郡時詩錄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

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結局之句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併書之自笑云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堦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瀹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何去非之亞匹

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與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恚居者曰盍垣焉門焉盍甲而衛焉或曰垣乎衛未若門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衛未若廡乎衛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郤之里之外盜迫吾鄰吾猶郤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廡易門乎而三言者乃咼為主人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弓而後知其可不可也今也駸駸焉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

而門矣而為之計者日持中者終者之說而詆初者曰迂不忍於以家為戲乎哉和卿此書蓋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相而勿曰迂乎爾達之乎吾君而勿曰迂乎爾予猶有賀焉不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以告當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乎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曰其猶有吾家人之瘞若瘝也子弟之良若疵也甲者之鼓若羸也與其貲之蓄若裕也和卿之書慮之

蓋辭矣其亦止於此乎哉曰猶有蜀和鄉名鹿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自軍器監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已酉十二月十三日廬陵楊万里序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鰐溪蓋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轍馬跡余皆略至其地觀余詩江湖嶺海之山川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再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於是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見東南之奇觀如渡揚子江二詩余大兒長孺舉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為余詩又變余亦不自知也既該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純先來訪索余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遣之俾攜以示其兄焵先余詩自壬午至今凡七集近三千首云

紹熙元年四月九日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句外蒙　恩除江東副漕辭行諸公間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久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脩門友人鞏豐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固未易著又經半山品題著句亦未易豐曰先生何畏焉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絕固也抑詩家未有敢者歟有敢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焉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徽歙饒信南康太平諸郡所作得詩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焵先維先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羅氏一經堂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盛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鄉先生曰羅天文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序從之傾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受者必訓訓者必成也於東脩之問雖不卻亦不責往往貧者從之多於富者之從之也嘗薦名至京師報聞而歸自是不復試有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略又登第後幾年其孫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德又登第後幾年其曾

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達先生之長子也曰
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澥亦先生之曾孫也
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
至瀛薦名登第皆以詩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
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有儒其
子而農其孫者矣蓋有儒其躬儒其子儒其孫而
農其曾孫者矣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
孫又儒其曾孫不亦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
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詩學世相傳爲所謂積
而精傳而永者歟里之士見其素儒之盛明經之
專爭求其以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余叙之因名
以羅氏一經集予之於天文親也猶李漢之於昌
黎云叙其可辭紹熙元年六月十日朝議大夫試
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楊万里序

千巖摘藁序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
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
不達名垂百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禰衍
是也人孰無耦已則鰥居人孰無承已則哭子茲
謂宍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

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
也豈惟吾之憂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
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
可也窮之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
宍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宍之矣不必疾之
亦可也有併舉其四不必而集之於一身僃曰其
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
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
意合即襆被徃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
欲登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
余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余即
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識去
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
余出守毘陵東夫丞龍川相遇于上饒之西郊一
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
訪余於南溪之散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
頃廣西提點刑獄胥閥負丞相王公問余孰可余
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
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
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

子與諸孫在耳此愿人之惜東夫者不忍畢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手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予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至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詩一編曰千巖摘藁屬余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疢疾者余顧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為大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

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謹序

雪巢小集後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

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祕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詰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

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餘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横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横民也治横民者宜以横政既與詩人同爲横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横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恤以不辞造物之横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聞之

順寧文集序

余紹興己卯之冬員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士爲永之決曹掾以與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劉子駒余固起敬恨未識也偶過張敬夫談間及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於歸亦無所於食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焉嘗有師桂林者是時秦

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賓贊寓公集府庭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驛曰秦成者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之將以聞壽坐皆曰唯唯不賦者二人曰李成叔其一則子駒也余益起敬敬夫曰子駒行且來此未幾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永館子駒于所居之精舍曰讀易堂公未嘗館士于此也余於是初識子駒瞻其容寂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離其殖學源委浩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確乎有所不可易余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來立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月天下郡國同以仲秋之望是已使立法皆然豈不簡而易守余每思斯言每懷斯人也子駒沒後十有三年余宦于金陵子駒之猶子無玷遺余書曰伯父有文二十卷目曰順寧集湘中學者欲屬士人劉光祖刻梓以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義者伯父之交游盡矣惟君在耳君其毋遜余得其文集且披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其言也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諱芮河間人忠肅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孫奇

父尹和靖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氏子駒長於晉古而短於諧今工於料事而拙於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離之憎而強敎之恍故其仕落落而其心優優云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及入三館傳唐詩數百家多至百千篇寡至一二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環詭寶略無遺矣晚識李兼孟達於

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卻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嶂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卻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時愁蓋征人嫠者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娩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觀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談方懌之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弦絕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大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栢靈寶哀梨之論也或曰推官之詩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丕無靈寶推官公其已矣予則有憂也不然推官公其已乎予何憂哉推官公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席

卷篇帙包舉牽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其誦數也苦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齋賢陟徵樂山瞻彼令芳既擷而穡之後導而泝之既確而屑之後糅而劑之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目曰通鑑韻語既成以書走六百里緘其副寄予且介艮齋先生之書求予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書苟出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絃可以放可以慨背也病記覽之艱今則艱者夷背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

者憚然則齊賢三十年成之之勞學者一日饗之
之逸也齊賢無更於學者矣紹熙癸丑十二月二
十四日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二

廬陵楊萬里廷秀

序

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予晦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遙見一健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詢其奚自曰自參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莘叩頭請曰莘不天不自實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痼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

若干卷遠將易簀執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無序有序篇非序篇寧無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時可以囑斯事小子識之若莘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隊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曰万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發政坐廟堂進退百官而万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交公不我薄陋而辱交之万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倨公也今忍死丁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學材氣受知 壽皇自

致大用至杖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
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階闥之擊竄位
樞臣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
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劌心於山水風月之場形
容於言語文章之間此我輩羇窮賤寒無聊不平
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
利者必於市是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
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非不願也亦各樂其樂
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
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士

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屛其所可樂而
役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
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
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峯造極
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
出諸口者公嚬呻噫欠之間徐然談笑而道之則
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
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
諧於時世之嗜者或漓於古雅之風箋奏與記序
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

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
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
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
而不僒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
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倡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
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
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
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噫人
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惠子不生莊
子不死復何道哉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

水之勝東南絕境也　壽皇嘗爲書兩大字以揭
之故號石湖居士云　公諱成大字至能世爲姑蘇
人其世次言行藏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
國周公之銘詩在紹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
客廬陵楊万里謹序

羅允中尚書集説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辭最直其
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故于今學者每病乎通
之難者何也訓故家者流曰象必有類義必有比
不擇其象其類其肖也不辭其義其比其若也其

學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為之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味而不取至於行者之趾不遠焉則窮焉義理家者流曰訓故糟粕也義理精醇也守訓故忘義理是味糟粕而忘精醇也其學能使人自流而泝源及覺者為之至指秫稻為糟粕而水泉為精醇廢秫而飲泉以求首酒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梓必緻弃必秋而況經乎其學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蚩者為之如得曹氏食野葛張老食堇之方秘而藏之他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家者流曰

道欲自得其有兼者雖盡善猶非自得而況未必盡善乎其學能使人見獨而超詣及鑿者為之如幻人之吐火可怪也不可以燎也今有人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故而不膠為義理而不覺為師承而不蚩為心會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集四家者之長使學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者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集說之書乎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意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已見以補

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三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事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豈有不可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導之也居憂於桐則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

如論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藏六腑其一受病則其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矣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藏之病為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為未必亡而不憂此說尤愛之可以為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叙得者也允中自叙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人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矜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廷秀序

送郭才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用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精而達物何堅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於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數者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逃於人手哉吾友人郭克明之子才舉書生也以賚文投徒為生産作業今乃得耿中丞張手子之學製一器於此而盡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十八經崑崙旁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止也常也變也皆不逾吾蚩尺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焉用而精焉於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達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於是乎有感慶元丁巳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户曹掾趙君彥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爲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遠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户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欠歟近巳旁搜遠攗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橐印印以傳諸好詩者且以為寒廳之寶王大弓顧得先生一言以叙其説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巳甚又有少陵以為之孫遂建大將旗鼓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挾是孫乎三也鳥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為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寧有種哉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

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信遠人如飛花撲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吴之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吉未必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矣乎趙君其為我商畧焉慶元乙卯熟食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盧陵若也每大比與能士之群試于有司者至於盈數萬有過之無不及也然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盧陵

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曾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尤者也至於連年収科相望者羅氏七人曾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人若加少然三氏者或散而群從至於同産三人相継収科者惟羅氏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又盛之尤者也然仕之盛者羅氏惟一人今為二千石曾氏一人為二千石一人今為右史而孫氏則一人為二千石一人為天官小宰豈不又盛矣哉孫氏三人以文行相高以聲名相摩将皆光顯矣而正之獨不幸蚤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之尊公主簿大夫同薦于鄉既又與從之同膺相識最早既乃識正之於中都是時歲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殿下考官國子司業林謙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也將寘之異等而其中用魏鄭公名遂不果然林公見予每屢歎不一歎也正之自是名滿中都朝士以不識為恨正之既與予別學日益進文日益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琱多至百千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惟其辭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距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

而審之無一辭半語趨準鵠蹈律令者此集是已淳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得之既喜其文復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逢可也未有逢而少假之年獨不可歟既無逢於人復無逢於天予是以重悲之後之覽斯文者必有與予同其悲者矣必有悲之甚於予者矣雖然同歸於盡物之究也使正之富貴壽考得志於一世其究不歸於盡哉彼皆歸於盡此獨有不盡者予又何悲焉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南安軍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云慶元乙卯十

二月朔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　高宗皇帝厲精更化獻震乾剛有赫離明總攬稽咸四聰言路廓廓乎慶曆元祐之未遠也而士冒壞隕禁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遠方歷詆諸公私書執法說以死義其言劇切痛心刮骨見者朗誦聞者遞告傳之紙貴於是任公之名一日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想見其風采予時為贛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其人而師尊之又恨當時未大用之以咸唐虞而登禹湯也後三

十年予為丞相府長史而公之子今新安史君寺丞清叟時為掌故一見傾盖定交首問公無恙則已即世久矣問公終官何嘗則內不過奉常簿正攝尚書郎外不過祥刑使者而已問公之文集則綱羅放失詮次未就也蓋予之昔恨未有以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與寺丞公別又十年今年三月七日寺丞公自新安不遠二千里走兩騎以書抵予曰執事嘗問先集今已編就矣執事既愛敬先君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及其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執事不序之可不可也予

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達於追古其四六關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數氣蓋將與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公競爽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病焉其此故之以歟賦性病太剛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茲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公今病其三生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衰去

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言字元受忠敏公諱伯兩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子至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庚申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謹序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宋有　藝祖基命順應天人　太宗集就清一文軌　真宗銘文倬彼雲漢　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于　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

之傳揚雄所謂奏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
之降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
聖意作為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
暘作為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 哲宗時祥道
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
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建
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以書抵万里
曰岐學殖荒落誓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
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
曰聖門之樂駁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
則卿先生陳公晉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
求其書老而後得之鄙鼎昭兆不足為古璀斝紀
氣不足為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
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
方俾學者有稽焉万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
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
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
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
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
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

求之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女樂
之篇曰女樂之為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
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禪帝疾愈屢發二八邦政亂
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
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
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
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元庚申其位楊万里謹
序

澹菴先生文集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
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 高宗皇帝以 顯仁皇
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
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
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
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
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 宋之安強不以
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
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

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今者今事之今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矣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有其為人其議論闕以挺其記序古以剛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觝斤持寧諓寘巖涯愁抗酸骨飢蚊血牙風中雨嘈濤謡波說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不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

茫崷崒銖劇刻屈扶天之幽渺神之瘦楇臞而不痒惆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瀞與其族子渙族孫护衷輯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重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既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顔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震

于夷狄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旦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万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万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繫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于神道碑矣慶元

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万里謹序

龍湖遺藁序

予嘗觀　本朝登科記自建隆以放于今日其中甲科在前列十數人者其不至於公卿者不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公卿也其不至於臺閣者又不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臺閣也其不至於部刺史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遠之難故擢之峻歟吾友衡陽段昌世字季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萊來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詭切至之忠言當

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唯十人之前而已不曰遠之之難歟然同年生其前乎季成二三人者或持鈞樞或掌絲綸而季成獨不幸蚤世終官于水衡都內而止耳哀哉季成天之生斯人也其無意耶而才且賢謂無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位且不幸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天而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非天而後之不者天耶抑亦前後之兩不可者皆天或皆非天耶哀哉季成哀哉季成季成既沒其子光朝詮次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遺藁予嘗與季成同朝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詩清婉而其文清渊讀其集見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人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豈真亡也夫可輟卷而永慨也夫

慶元戊午十月晦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存齋覽古詩斷序

或問士孰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歟曰括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予嘗與公同朝嘗評觀而審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爲彼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色其著在辭有弗干于之意必忤有弗違違之色必改有弗競競之辭必捕欲揜之能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有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歟或曰異乎吾所聞矣吾聞何公于之無忤意而意有感於五兵違之無改色而色有凜於秋霜競之無拂辭而辭有厲於烈風何公亦有動矣然乎哉予固心疑之而未有以釋也今年九月公之子塗江宰子頫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者遺予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其間天下國家之大事君臣父子之大義其治亂其中失其淑慝其正邪其煒然者公一一以議爲也有至善惟於裏而不白於其表大惡伏於隱而莫覩於其顯當時後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擿之於策書之外暴之於天日之下揭之市朝而公之以衮斧予驚且歎曰予之知公淺之爲知矣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則信而或者之知公抑又淺於予也夫斷古之書非靜者作之莫能也靜故明明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還是書也其在六藝其深於春秋者耶其譬之至者耶因書其說以答子頫德器諱偁存齋其自號也子頫名洪其賢有父風云慶元己未十一月三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誠齋集卷第八十二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三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序

陳簽判思賢錄序

吾友閬州史君上蔡陳侯師宋之子元勲好古而尚德初尉吉之永豐屬因王事按行田里道出六一先生之父崇公之墓次慨想先賢進拜設奠退而周視其阡門墻壞隤憫而葺之謝公尚書嘉之爲記其役元勲於是作思賢錄之書既又爲春陵從事維崇公所居之官宅崇公所宅之館又作堂繪其像而祠焉於是又作思賢續錄之書秩滿來歸宜春以二書寄予曰元勲官二郡皆故有崇公之遺蹟尊其德懷其人竊有慕用之志焉二書所以見元勲之志也願從先生乞一言以發揚元勲之志予復之曰善如子之志也善如子之志也抑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不云乎見賢思齊焉夫景行而不行則如勿景見賢而不思齊則如勿見子其楙之嘉泰元年四月初吉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

送侯子雲序

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積不神也宜春侯氏以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于世昭駐泊又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睨之莫敢措手或莫能名其爲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瘉故三十年間名震于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又幸而其子子雲盡得其枕中肘後至精至神之傳世昭未死也然吾猶有贈焉子雲勉乎哉吾願子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賤乎疾者之貴賤也勿貳乎招者之貧富也勿芥乎餽者之豐約也顧吾之技盡不盡耳吾技吾盡而瘳不功有之

乎無也顧吾之瘳功不功耳吾瘳吾功而名不章有之乎無也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說後數年有宜春之良醫名震于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少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嘉泰元祐六月末望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頤菴詩藁序

夫詩何爲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

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叔向寄其父頤菴居士詩藁命予爲之序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之寂寞黃昏怨吊影雪窻怕上短檠燈又燭與梅花共過冬淒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窻外一聲婆餅焦又早行云雞犬未鳴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嘉泰元年六月戊戌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淑溪居士文集後序

鄉先生澈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諱道原其字也方其壯也以文名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行最三郡及其老也終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爲達矣或曰以道原之賢且文而老於州縣不究其施卒以廢錮不究其蘊非薰乎所賦仕不遇者歟予曰不然君子之仕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賢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乎遇者伊呂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顏冉是也駁乎遇不遇之閒者孟子是也若道原者豈粹乎不遇者耶其亦駁乎遇不遇之

閒者耶然道原之不遇者加少未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遇哉且夫三百有九人之籍奚病也病不籍耳後之人羨用其選蓋有欲與焉而恨不可得者豈惟後之人當時之人蓋有欲與焉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謂之仙籍而道原以上書北闕而得之非遇乎昔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而子雲不與彼李仲元鄭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錢不求一字而子雲與之二子之事後世無傳焉而其名至今與日月爭光者以子雲也東坡非吾宋之子雲乎巻彭賀

州之將其亦有求而不與者乎道原不求而與之非遇乎抑又聞之雖有南威之容匪蹇脩不妍雖有太冲之賦匪士安不傳道原之文與詩質而珍擷而滋家乎朱絃之音泊乎玄酒之味今猶昔也昔無傳而今有傳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國周公序之之故耶前之稱惟其賢後之稱惟其文曰賢曰文廼玉廼金誰敢改評者非遇乎道原奚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孫汝翼夢弼攜澈溪文集以示予敬書其後嘉泰元年六月庚子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楊萬里序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爲天地爲鑪再變而爲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爲四夷來王再變而爲敢以德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吾僚陳國俊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

而不求詞氣肆而不蕩婉而莊麗而不淫駿駿乎
既息之味矣蓋以詩人之情性而寫之舉子之刀
尺者歟至如信符之一題獨非古題而詩句亦不
為題所製可謂難矣蓋亦嘗試為我賦為政以德
之題乎惟蟻封乃見子王子之馭嘉泰辛酉九月
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應齋雜著序

淳熙季年海内英傑森而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電
燿廷集孔鸞陛列爪牙雖師師瑞㬥濟濟莘周無
所與遜　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見廷臣

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干人
皆譁對曰無之　帝蹙然喟曰堯明俊德首乎九
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　聖神子孫枝葉扶
疎俊乂無寡獨無一武誕寘文石是謂靈囿無麟
太液無鵠也可乎即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
人居亡幾何鄧戲奮地間乎歐駭茹拔鷺振大者
台斗小猶郎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
南州狎東湖之鷗毛西山之雲遠追徐孺近訪山
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擧而諸
公亦無求無咎者君子至今恨之或曰其者無咎

之才之文未卑歟曰無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
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薦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
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與文
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然無咎可以無憾
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無咎為蘄州別駕已
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
家見門巷蕭然機杼蔚然知其為幽人高士之廬
也而其人老矣無咎既沒其子汝譽來為太和宰
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無咎詩文一編目曰應
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為追琢

不立崖岸要歸於適用而非夸非淫也至其詩皆
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
能役我而役於我嗚呼無咎生無遇也沒而詩文
可傳未為無遇也無咎可以無憾矣無咎諱善括
嘗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撥煩決疑所至名跡煒
煒云嘉泰壬戌仲冬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
序

曾無媿南北遊篝後序

蘭溪曾無媿則門下惟三十年鏤敗索珂後語對
古義以應明有司之求亦既蒙有司薦之詣太常

奐無過而歸人皆知其為名進士也予曰是淺之
為知曾子者也所謂知我如此不幾於駡者歟或
曰何如斯可謂知曾子矣曰吾嘗見其南北邊事
之書矣其於秦漢三國二晉宋齊梁陳魏周隋氏
之史若木蠹蟻不究不止若燭炳幽不覩不休其
君臣之良若寂也其地利之堅若瑕也其國勢之
競若羸也其兵制之銛若頓也如身詣其國目覩
其時手執其事而心盡其策無俟於胥詐而逆折
其枉直無逢於捐角而前料其捷北也為人謀國
者可不置此書一通於坐右乎異時　孝宗皇帝

英武於鍊慨然有吃關四方混一兩儀之志及席
奇傑寤寐策謀使見此書當捐髀而歎曰朕獨不
得與此人同時哉又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也然則曾子之為士也名進士而已耶

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

古之君子道充乎其中必思施乎其外故用於時
者施也傳於後者亦施也然用於時或不傳於後
傳於後或不用於時二者皆難并也是有幸有不
幸焉生而用沒而傳幸之幸也生而用沒而不傳
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沒而有傳不幸之幸也至
有生既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豈非不幸之不
幸也歟南豐先生之族子有二詩人焉曰臨漢居
士伯容者南豐從兄弟曰子山名阜之子也曰懷
峴居士顯道者伯容之子也子山嘗仕于朝出漕
湖南後家于襄陽遂為襄陽人伯容一世豪俊而
能文其詩源委山谷先生然以不肯俛仰於世有
官而終身不就列顯道得其父之句法亦以氣節
高簡嘗宰邾陽小不可其意即棄去隱於衡之常
寧者三十年此君子之一不幸也伯容放浪江湖
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與韻見於均

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
第一又云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
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
伯容父子詩皆無能傳之者此又君子之一不幸
也茲非所謂生既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不幸
之不幸者歟今月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使雷
公朝宗書寄予以二曾詩集二編屬予序之欣然
盥手披讀三過蔚乎若玉井之蓮散月露之下也
沛乎若雪山之水瀉灔澦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
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入歷

陞而升者歟昔人之詩有詩傳而人逸者矣二南是也有人傳而詩逸者矣祈招是也有人與詩俱傳者矣載馳是也然祭公謀父之作雖逸於三百篇之外而式金式玉之句猶略見於檮杌之史者以子革之誦也二曾之詩昔無傳而今有傳不以朝宗能誦之歟不曰二曾不幸之幸歟不曰後學大幸之幸歟因命之曰江西續派而書其石以補呂居仁之遺云伯容名紘顯道名思朝宗之於顯道如李漢之於退之故二居士之詩朝宗得之於德耀德耀傳之於懷峴懷峴得之於紹熙嘉泰癸

亥四月丙辰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廬陵楊万里序

三近齋餘錄序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　光宗東宮講讀一日入講尚蚤輦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

御覽書策有孟皓然賈島等詩集二人相視而歎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後矣然二子之可弔又未若當時之可弔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弔乎或曰二子亦有過焉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歟嗟乎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於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為可貴彼其不求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求知豈終無知我者乎今日几案上者是已特知之者有遠近有遲速耳不見知於近必見知於遠病不遠耳非所病也惟愈遠則愈貴耳遲速足較哉故曰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三槐王文正公五世之孫有詩人文士焉曰正夫清峻簡遠有二子之風偉矣不幸又中二子之病牢不可破坐是落落是可歎也正夫自幼

有官然其於世未汲汲也顧獨有汲汲者不於仕而於學閉荊扉呻槁簡不窺市朝者餘十年其學以忠孝為根幹以詩騷為菁華以議論為穎栗觀其詞探其中可以知其為忠孝人也然其人深自韜匿也襲其芳弗之肯賜衷其寶弗之肯耀雖至戚至篤彼一爽顯則絕不與通庭無我一武几無我一字他日其人退而歸正夫與之好如初也親者如此況疏者乎晚乃被薦召為中都官涉歲應遷貧不能俟求郡丞以去後得郡碁年又請祠以去亡幾何而卒後二十六年其詩文乃出士大夫

爭傳之而正夫不及見矣傳與不傳見與不見正夫何慽焉予獨爲正夫悲且嘆也如落木森猶力寒山淡欲無如地迥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如凉風田遠笛寶也帶歸舟如塵心依水淨歸鬓與山青不減晚唐諸子矣如隨葉盡應輸燕子嬾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千里鶯花想故園如身閑更得過陵澗花早殊非愛情春如我生列岫雲尤薄泉激懸崖路更慳置之江西社中何辨焉幽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意不在蘭也至於驗辞如釣臺沐髮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遊天

問之海頗頤幽通思玄之圖矣至於　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又如蓋殘至內之可以求飽也皆裳韈纘之可以御冬也使其遇合其功用可量哉紀之亂鄭之璞積而不能瘗而不啓久則光怪四出貫日襲月有不可掩者惟其不求知是以不可掩也歟其子高安史君淹詮次其詩文凡四百八十餘篇正夫自題曰三近齋餘錄者作書寄示予求序其首予不得辭正夫諱從其官簿嘗歷弋陽主簿福州司理參軍知縣木縣幹辦諸司糧料院倅臨安添倅天台知信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年六十終官朝散郎嘉泰三年七月四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廬陵楊万里序

杉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　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闡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　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　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　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

崇姦紬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盧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無何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達暇或哦詩句或續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狄而戢紫鶯之鳴折揚驟歌而奏清廟之瑟鶡冠胡服之競聚而覩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盧溪而師焉而

閒焉其所以告予者大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聞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今兩先生逺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允杉溪先生啟新領異之詩登峯造極之文旣擲張掇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于篇末俾後學有聞焉遯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毁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黄金斤易坡文十

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厄矣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爲之勸耶六一坡谷共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杉溪諱才邵字美中遯溪諱庭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杉溪再中宏詞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贈顯謨閣學士遯溪晩爲國子監簿終官直敷文閣奉祠云年月日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楊万里謹序

周易宏綱序

古有其事而世無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爲之說天下其信之乎曰愕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旣有一人焉爲之說矣又有一人焉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之乎曰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愕矣一人倡之矣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

未嘗見也未嘗聞也亦未嘗和也從倡而爲之說與夫前之倡者偶同焉天下其不信乎借令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矣非同焉之可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說者曰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愕焉曰嘻甚矣其好異也予亦疑之淳熙戊申予與亡友尤延之同寮因語及之延之大喜曰此古人未嘗言平生未嘗聞也予獨疑之今年三月吾鄉之士西昌劉文郁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之書亦曰八卦者古之字也予

然後釋然不疑夫予之說從周未嘗聞也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無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亦不可乎君子之談經可不可之間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喜人之同乎己者亦私也予蓋喜予之同乎從周也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琴其

親首來謁予予始識之與之晤語愛其壯而敬其自數予之老且衰也今以老且衰之思乃偶同乎壯且敏者之說然則予之老且衰其尚可少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換從周之心從周獨不喜歟雖然此易之小學之事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於易之道者也既以易學鳴上庠中文科矣初仕為雷之郡博士雷之士無遠迹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雷之士也嶺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嶺以南之士也海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遂以其口講者

綴而為此書其於天人事物之理君臣父子之分仁義道德性命之蘊君子小人消長之數天下國家治亂之機聖賢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至白以鉤夫至玄自至弘以寨夫至纖其於學者之學易蓋涉鉅海之堅航陟泰山之飾梯歟雖然其程梯航也其至非梯航也嘉泰甲子七月庚午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遁鐘小序

劉敏叔得一古琴攜來示予是夕霜月入簾寒欲隨指為予作流水高山中之以易水終之以醉翁

吟其聲清激若出金石聽者聳毛酸骨予命之曰遁鐘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廷秀

易外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唯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無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裁天之藏拓聖之蘊揔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

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繋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纖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縕道之王府陶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

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毋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及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

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廬陵楊万里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四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心學論

六經論

易論

論曰聖人之教不離於言而未始不離於言不離於言者言也未始不離於言者非言者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且得而離於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於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因天下何從而詣其詣哉詣其詣則不因其因矣雖然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於言不離於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不廢則特此之特彼之惑是故不得不離於言離於言者不特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廢言見人之迷於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特言指人以塗而謂之家者也莫指其塗天下自此絕指塗為家天下自此惑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耶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特耶言不可特耶聖人憂焉欲廢言也而天下之人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特言也則天下將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為聖人之言盡於此也天下以吾言為盡故捐其思捐其思故死其見死其見故篤信乎吾言而心無得於吾道非無得於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也者心之翳也晚天下者睹天下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為聖人之意聖人自不能盡於言聖人之言聖人自不能盡於書也嗟乎聖人天地也今曰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物而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笑其妄者乎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為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則曷為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惑也漁者之於漁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

者也大其得者少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江海夫豈若是淵渟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先也黝乎其幽也是故求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聖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爲在其後有象矣辭爲在最後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於易則近於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悅悅則研研則諳故聖人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

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盡而求吾之盡則道也者聖人得而秘也耶夢飲酒者覺而言之於童子童子曰矣而醒也彼以爲真飲也不悟其夢也或者曰聖人不能盡言盡意也其見與童子異不異也謹論

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嚮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嚮道之潰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潰與棄潰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屋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惟經首於易而後道不潰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命之原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畫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又有象焉此所以爲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嚮焉雖然道則神矣不潰矣天下於焉而嚮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踰也聖人之經爲聖賢而作也不爲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已多矣否

也則以不踰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卻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盡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

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契其方遺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禮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入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畫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内使天下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内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于今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呼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裘以求燠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子之徒有聞乎聃者厲行避影而後進而聃未輕告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耶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辟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聃是已謹論

樂論

論曰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靜而不得不動於動不得不動於動者執其機以觸其機也聖人欲天下之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而執之則觸焉而無動也觸焉而無動則能使天下之吾從而不能使天下之自從使天下之吾從者天下從聖人者也使天下之自從者不從聖人者也從聖人者非從聖人之至也不從聖人者從聖人之至也蓋從聖人則亦勉焉以從於人爾從於人未必得於己勉而往亦必廢而歸是故所從者雖聖人也人耶我耶至於不從聖人而自從者非其心欣然以啓也其何能決然以趨也欣然以啓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決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驅故夫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撓而進不躐而高不引而深者矣是故欣然之心者進道之機也歟聖人者得是機而執焉從執是機而觸焉惟其不觸天下也觸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趨於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其初易之道無所倚而聖人申之以禮

之可踐冝亦可以少足矣雖然禮之道可以踐之者未必決然也豈非欣然者未動而勉焉者獨行歟人之情安於佚而禮勞之以恭人之情速於得而禮緩之以遜渴也而百拜乃得飲飢也而日昃未得食夫雍容文雅之化固天下之所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乃天下亦有所不盡安者耶夫使天下之情有所不盡安則聖人之道其行豈得而遠也道行於勤而不行於遠是未得天下欣然之機也得其欣然之機而道可以遠矣且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兵家者率天

下之人以趨其所至畏而捐其所至愛也此亦有所甚難者矣今發而士之坐者涕霑襟卧者涕交頤此宜有所甚不樂者矣然鼓鼙之聲鏜然以鳴則三軍之士躍然以奮悲者喜惰者激至於殺身而不自還則有以動其欣然之機故也故夫得天下之機而執之者可以動之而趨於死也聖人之道非如兵家使天下趨於死之危趨於道者趨於安也聖人者執其機而觸之則天下之趨也孰禦今夫金石絲竹八物之善鳴此其於吾道何與焉而聖人之經維禮以樂者何也人有幽憂而不樂

者散之以嘯歌有所鬱結而不平者銷之以管絃聲之入人心易也然則天下欣然之機不寓於八物之質而寓於八物之聲也聖人得其機之所寓而執之以觸天下之機是故取仁義道德之意而颺之於恬愉平淡之樂使聽之者心悅悅之者心喻必有渙然而悟釋然而契者矣樂之功用至此而天下不知也惟其不知乃其真知也歟善乎孟子之言道也曰樂之實樂仁義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聖人之樂至於使人手舞足蹈於仁義之中

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不示其機者也孟子者不秘其機者也謹論

書論

論曰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接也樂者道之安也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接之以禮則肆者約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於吾道足而約約而豫聖人於此畢矣乎曰未也道之聲固不親於道之形也且夫道未始有聲也而有形也邪道無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啓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觀啓天下之

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形也形信而後聲信道果無形邪道猶天也天果無形耶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於虚而颯然霆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於萬物也使無蒼蒼者以縣焉則風霆者自訖之無所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形信而後聲信雖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已之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易禮樂

者離婁之所以喻衆人者也衆則何敢疑乎離婁而亦豈能信乎離婁也耶何則以已之目傳之天下之目猶非已之目也而况以已之目傳之天下之耳哉然則聖人何以信天下之觀蓋天下之無形莫鬼神若也而聖人能使鬼神之有形况於道乎祭之有尸所以形鬼神之無形也道獨無尸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其道之尸也歟聖人之作經是以有書焉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夫易禮樂之聲也前者易禮樂之作也聖人曰此爲易此爲禮此爲樂天下不可一日而不

知不可一日而不行也知而行則聖則賢則君子否則愚則鄙則小人知而行則治則安則存否則亂則危則滅天下則從聖人矣雖然知而行者誰歟向之而成者誰歟背之而敗者又誰歟天下不見其事則曰此聖人之私言也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言曰古之人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有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其成就何如也反是則桀也紂也四凶也而已矣則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做慕心一生則

信道而必行做心一生則不疑道而不行嗚呼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毋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禮樂豈其欺不知書之已行者毋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易禮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於書備之矣

謹論

詩論

論曰天下之善不善聖人視之甚徐而甚迫甚徐而甚迫者導其善者以之於道矯其不善者以復於道也宜徐而迫天下之善姑感宜迫而徐天下

之不善始遂蓋遂因於莫之矯而感起於莫之導善而莫之導是謂蹈善不善而莫之矯是謂開不善聖人反是徐其所不宜迫而迫其所不宜徐經之自易而書非不備也然皆所以徐天下者也啓其右聽其入坦其軌縱其馳入也馳也否也聖人油然不之責也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則不善亦可導乎聖人之徐於是變而為迫非樂於迫也欲不變而不得也迫之者矯之也是故有詩焉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寬嗟呼孰知禮之嚴為嚴之寬詩之寬為寬

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鈞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夫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於媿媿生於衆媿非議則安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於是舉衆以議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矯矯斯從從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寬乎哉乎其必譏而苛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愚莫愚於盜而懦莫懦於童子今夫童子竊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怍也而東鄰之童旁觀而適見之則怍

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者作焉者病焉不惟見也不惟告也見者與不見者朋讒而群哂焉則不惟作也不惟病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作於奪而作於見故曰矯生於媿夫焉不啼於未讒未哂之先而歸其奪於讒與哂之後故曰媿生於議議生於衆夫奪人者汙也奪而歸之者絜也其汙也可損其絜也可進奪於先而歸於後汙初而絜終君子將不恕其初乎將揜其終乎則讒為譽報哂為德源矣故曰媿斯矯矯斯從從斯善矣詩人之言至哉其君宮闈不修之隱慝而亦

不捨匹夫匹婦從閑溱洧之遐歌詠文武之遺風餘澤而歎息東周列國之亂衰窮屈而憎貪讒源陳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則議之者寡耶夫人之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後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今夫人之一身瘟則倦凜則力十月之瘟可無一月之凜耶易禮樂與書瘟也詩凜也人之情不喜瘟而悲凜者誰也不知夫天之作其倦強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於易禮樂

書詩喜其四媿其一孰知聖人以至媿媿之者乃所以以至喜喜之也歟謹論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必不肯者身爲則優也家爲則戾天下爲則敗矣聖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耶聖人之心非不欲喜怒之不作湛乎以止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行之家子弟僕妾之善猶不善不善猶善也則其家立而亡也而猶可行之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於經繫爲制爲作爲定爲删爲勤矣哉而志獨在於春秋蓋老而不寢不就則不瞑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爲政而夫子荅以是亦爲政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人也而不知其政於天也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今也而不知其政於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

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恕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爵而或國之夫子賞政下猶不捐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匹夫也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脫於罰也而奚以賞罰人爲是不然夫子之身則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王則警與譴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則黜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天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與譴黜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又曰吾不復夢則文王周公以是柄而與夫子夫子知之矣至於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知而隱則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曷爲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儀封人者孰告之孰發之耶與之告而告與之發而發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則天與文王周公其與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

而幾其急辭其與獨不得罪於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無賞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無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職以佐天子之賞罰也然則夫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政也夫子何過焉且經曷嘗曰此丘之觕哉書元書春者天之臨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臨也天不得臨周周不得臨諸侯魯不得臨國乎得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以情也夫子之恩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人之於天下後世教詳而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出夫子之教者入夫子之政者也入其賞政猶未遠於其教也入其罰政猶得入其教哉入有三而學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學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幾矣

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心學論

聖徒論

顏子論上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躋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不倦非不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厲挫焉而益振望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戀夫如是奚其足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

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見而後至耶吾以為至至焉見次焉乎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闚京邑之聚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爾是故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什落牆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徹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性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港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綱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万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

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微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闚宅之安而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至矣見矣而又曰吾特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佚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揭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日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謹論

顏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眞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炙石以求其爲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

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瞶然不知所以觀之彼非不受不觀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觀也舉珠玉以投無指而責其不覩指目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投不示也投則受示則觀矣不惟投而後受示而後觀也雖不投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過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

目與日月遇則其觀不可閼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為絕不遇而少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人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少過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瞚瞚原於遇今夫月能消氷而不能消木豈月

之樂乎氷而怫乎木哉氷與月相受而木與月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月之與氷歟何其遇而瞚瞚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

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為訓故再失而為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

顏子論下

論曰顏子勇者歟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知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勇者患不知而已顏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歟曰非也顏子知之極也勇足為顏子道哉今夫火燎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爍勃然發於一爇之初而放縱遂於不可禦之勢此其勇非不俊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恃也人之情和而勇久而習終則頹隳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所息也使顏子之於不善勇於去其一息於罷其二則勇不如恃勇足為顏子道哉是故勇於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勇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顏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顏子何以能安於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鴆之能殺人也明矣而過鴆以死者爽然飲之而不悟非喜於鴆也非喜則曷為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以異於水之可飲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鴆之不可飲然人

之於不善明惜之明踐之何也豈非天下之不善或有似於善者耶不善之似於善鴆之似於水者也似而不知不知而不疑則亦爽然飲之而死爾甚矣君子之學急乎致其知也知不善如知鴆則終身而不行其不行非有所勉而能亦非有所思而喻思而後喻則夫不喻者必出夫思之所不及勉而後能則夫不能者必乘夫勉之所不繼顏子之不為不善固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遇者則逝攻者則堅彼敗且逝故和不能欺而卒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能欺不能留且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苟極其致矣物奚遁焉故曰顏子之知知之極也知而不極猶未免不善之欺飛蟲之觸燭而求出也其身去燭之外無毫髮之間爾毫髮而有所隔則終日求達而不得達知而不極雖其不知者毫髮也而於聖賢之真知則千萬里之絕顏子之知極矣豈有毫髮之隔哉有毫髮之隔猶足以為顏子病無毫髮之隔斯足以為顏子賀夫子曰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顏子之無妻憂
之隱也歟謹論

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
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
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
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
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
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若參之魯
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

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
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碑佛
者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腤
然眛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
擇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腤然眛者能之乎
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
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
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
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
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

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能
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者
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為道之資
道固無用於能而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
道者妄也謂不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
以入者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其
為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為
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為性之翳不知其所
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為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
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

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
瑩焉曾不能以蹞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
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為
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
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
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
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明則一以貫之之妙何
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為錐刀
之敏而已不能為錐刀之敏而以為道之資則錐
刀之銳者亦可以為鏡乎且人之學於道唯根於

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微焉謂智愚為性之辯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猶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參遂為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謹論

曾子論中

論曰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覩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且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也布之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

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為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為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其有夫道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為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為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為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及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於天下極于淵

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察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匠夫有璧而櫝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匄於其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匠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則富則察與不察也嘗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

不有者謂之遺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既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謹論

曾子論下

論曰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於牆

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

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趨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烏獲可學而不

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舉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洪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洪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洪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泰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通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

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泰雖去楚遠也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泰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謹論

誠齋集卷第八十五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心學論

聖徒論

子思論上

論曰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遂然如天淵然如淵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形之可措而況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

於槁木死灰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西學也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人以措手之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則固在於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敬其獨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帶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止耳則此言無乃鄰於不帶而此道無乃墮於無用耶故子思之學不特其性而特其率不特其中而特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者也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

意也而學者不之詳也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也而不通也則未有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致中則中至然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處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之也心知之也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而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懼則喜怒哀樂未發之

初內不既其養外不既其閑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妄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是閑蝇蛳千百於一室而求其靜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內有養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靜者動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養養而閑則一妄起一察應一肆動一徵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徵與肆隨則徵至而肆者

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之時此心瑩然真而法矣未發而真發而非真未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妄去肆而一之於真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所以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所之過也所得其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耶其有以養其中也耶謹論

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三人者必擠夫一人者三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遊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慍後有忌慍與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為通也或者不察以為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

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強弱怪奇為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於是有楊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非不立論也夫子而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樂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瞥然見

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哉其微不忍自秘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為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習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以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隣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而出

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性果惡耶則曰逆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水之寒而濕火之熯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水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熯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

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為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而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天地者在焉性為善耶惡耶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為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者也不

邀功而大有功者謹論

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可乎妙亦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惟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逐於見而不反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為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行亦觀天不知逢荆棘蹈溪壑也躓而傷焉豈天使之躓而傷

哉傷生於喜喜生於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者其初患於無見也而盡銳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於不見何也不見則羨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通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於高通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退想畏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易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為粗迹於是探滉茫以為深極孤絕以為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之地舉空虛無有之

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疎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博論辯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吾見之為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至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辯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戶論辯一口孰為高孰為下孰為遠孰為通孰為大孰為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不明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

及固難於道矣而賢智之過之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智者之罪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乎學至於此其斯以為子思中庸之學也歟好游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

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為糧以求博觀於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見而不反蓋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謹論

孟子論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体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

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孰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於博愛何與焉吾

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潜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潜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呼孟子之言仁蓋至於此妙乎然則曷謂惻隱曰是不可謂也孟子之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

而惻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悶也痛則覺覺則惻惻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抉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肢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骸爲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肢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

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獲是故不愛始於不惻不惻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爲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爲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惻惻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潜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

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儈終日導千金之貨而鬻金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盍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謹論

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不奪自非

聖人誰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天地之儀其氣之至其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未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萬世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

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之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之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悅於至乎悅於中乎射而不悅於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皆后羿是以中為悅者也蓋有至而不中

者矣未有中而不至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能離於清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為加乎聖則局

荀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言户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正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帥列子爾使遇

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足於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子之不過孟子也謹論

孟子論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

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既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為汲汲於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用之故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為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關焉而有怍焉無關則何所

加有怍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且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破富

貴之鉅刀也歟蓋簞食豆羹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受無用者也何則簞食豆羹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與乃未至於死耶身未至於死則曷為受之曰為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求也且夫疏食曲肱聖人樂之啜菽飲水聖人以為孝也顏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為悅也今夫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為宮室妻妾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為誰

計耶乞人能不受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受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違乎萬世之誅豈必明者而後見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知識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心也士君子之心心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也而失之也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青盲孟子其痛箴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為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為也必窮其為之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奉士聖學之不絕誰之力哉謹論

韓子論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於聖人者歟吾曰道與德為虛位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非以虛為道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則虛

與實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民之初蓋有所甚不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別群焉而無聽爭焉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棄愧之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体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

則賢至則聖熟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爲是足以安天下澤爲世而無憂矣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而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修心生焉於是道德之名果能士道德之實也天下亂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亂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亂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亂以爲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

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爲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日用而求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爲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以爲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之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野之空虛也而其位則虛久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耶

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徙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耕之他日其鄰者歸焉則爲匹夫細民者將逐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爲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者也謹論

韓子論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爲者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敗而降也有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盡殺者矣不受其降而不寬其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蓋聚姦宄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爲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

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為高者則妄意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起死生也則之焉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傳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則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劬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依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焉者之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焉者之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憂何也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之

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閑其入而闕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且則夕生則死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弔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為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

去而為盜決而為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又思所以處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焉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

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特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七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君道上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蓋有長於談兵而敗於兵工於說難而死於說言非不奇也疎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料事非不明也昧於處也今

天下之士衆　聖天子求言急治千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豈無一言之功於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哉而未聞　朝廷行某人之言而興某利也又行某人之言而除某害也夫言而無用者言之塵聽而不用者言之棄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其言之塵歟言之塵者其責在下言之棄者其責將歸天下皆曰　聖天子之求言者以為始初清明之美觀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所知者臣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遂不量其愚而夙

夜以思當世之故千慮一得慨然欲吐者有三十策焉顧有缺也非敢謂有用也亦不可謂無用也惟　朝廷財擇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

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惰弃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交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扶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

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

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尒今以　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于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有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特其天而盡其人不儆于危而儆于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紓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俊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遊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孰扑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彘

戲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循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　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召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脩身日就月將　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

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鬱抑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

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末節度則與節度末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士唐藩鎮士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

其專制詆辱則可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以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慨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舂方閙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捷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禍甚則兩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　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　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

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　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牆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夫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　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東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

復 祖　宗之業而滌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　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君道下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

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反為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須臾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執為神執為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柙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

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亂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臨以俟其所嘗而出臨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臨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發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

而天下不厭有一發而天下大厭則公與私之異
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天下之所
同罰顧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
則姦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
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
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
古之君失其柄者皆瞶者也瞶則失其柄固也而
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
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
己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
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羣朝
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
為可防則羣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
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
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
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
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
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
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
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

下之人歟或曰此官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
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
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
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敵己之
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
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
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
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乱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
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謩所以言於唐步師乱
隋子韋𢧵隱祿産危漢朱异士蔺奈之何漢唐數
主之不悟也今以　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
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
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
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
臣頋　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
延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
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倖倖蓋有介其援
而至牢相傅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
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
而天下之乱亡所自出者也　陛下聖學高明洞

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為是耶非耶盍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群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黙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所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 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歷

必蛇履霜必水臣不勝忠憤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

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討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 國家已

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喩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 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

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駭然而失措其所未有備其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募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顏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駭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駭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讎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

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及伺閒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拔挺及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為之應手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隨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憂顏捐

顏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耻以宗廟社稷未有為世不可土之實為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　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修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

矣錄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應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應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為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隨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嬉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狃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

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與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隨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　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隨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飢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臨患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　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　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

國勢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立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盡地以相伺據險以相持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　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將擾擾而未來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據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　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　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衰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荊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

主孫仲謀揚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
其東而三江五湖緣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
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也蜀之饒瀘江淮之
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荊楚奇才劍客之精鋭此
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
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
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
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
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
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

之業哉獨患乎因循積蘊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
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
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
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
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
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
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
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
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
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

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
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
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
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
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
納淮南而李景蹙 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
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
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鋭也以仁義之師乘
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
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擊秦非宛之能重

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
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
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
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
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
特虜之創殘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
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僕僕如前日
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
攖者穹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
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

立於塗人孰不操戈以剸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
狸亟還劉仁贍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
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
忌也大抵敵人之來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
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
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
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
耶蓋逆亮嘗來漢淮之地矣而　光堯不與之地
而與之戰臣願　朝廷以　光堯之塞逆亮而塞
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　朝廷固嘗

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
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
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
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
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
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
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
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
江可恃嗟乎不特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
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

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
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
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
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
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
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
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
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
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
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

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
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
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
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
可窺引寇以自近而旦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
則國尚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
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
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
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國勢下

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為國者何獨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蘘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

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收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某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㧾也盍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

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遺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否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

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為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

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嘒呼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謂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憶　宋德當天卜世萬億曆祚替天土不及夕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　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銳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青欲圖符堅慕容垂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善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強不過符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

治原上

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

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胄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句踐不恥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句踐不變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變故有以保其所甚變會稽之栖恥之大也社稷之存變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變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

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得以有盡而兵固在其殿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禍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特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狀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常事故齊士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特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

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轂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向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　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夫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警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　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

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討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法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中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凉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爲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江東之不振

也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治原中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

流行也而政令人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夫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測以便試及以以堅而試十以二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弭天下之試以齊大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爲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惠不舉爾舉而大有爲焉夫誰我禦　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

之資非無閒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横身以當天下之大難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各主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扶有其志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隨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

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發懦者肅伏者興句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鼓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爲治湯繼夏則變夏夏之政爲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

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　陛下蓋繼光堯者也繼　光堯而變　光堯可乎非變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　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擅朝恭已既久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強敵投　聖子出於一日之獨斷

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　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　光堯之所以變之之方獨得而䟽也其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刋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閲天下之遁而後天下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於張寵而商黜言於陶侃曰將軍為此非黜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暴歷代之憲承

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説曰茗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為不重矣而鬻私茗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衆也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自存則絶肉味以求一犆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欲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欲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欲以拓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損之以欲蓋將爲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

邀其所欲既得其所欲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脈章焜煌步武歷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基者也卽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陞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歛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　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某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怪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　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為上宰而　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它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為宰相予焉能戰臣愚欲深詔有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複而可以兼者如　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

而不為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强而敵可取關中興起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易爾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一不審故可快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乎怒不一故發而悔悔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戲天下者也今至於欺而欲民之信令至於戲而欲民之不疑是畫宮以與人而曰能館擿千蹊萬逕以導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群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犬戎

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詰之而不威此二者何為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翦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翦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詐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誑之後能於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而非則孰不以有警為無警非誤為真誤叚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

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爻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雪為湧山細則激激滌滌焉大則洶洶韜韜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安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痾非汗之出而入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令之必行欲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以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其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糴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為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　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之名用之實

廢之則其無乃誑耶至於恩沛有所謂民之四親與存者蠲其征役有司至今持而不行曰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將曰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　朝廷試思之

人才上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踈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

來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俶儻瑰
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
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
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嚴
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
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
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
紛紜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
事於審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審則必有所偏博
而未離於審也　國家自　祖　宗知規矩繩墨

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
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
中罷而後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
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
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
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
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
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
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
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

興以顧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瘦辭
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
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
策於廷而難之以奧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
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
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
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
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鱗躍之笱
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
其不至固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

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
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己而去之
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
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
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
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
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
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
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
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　朝廷以此等求士而

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夫呫呫者爲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户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斂後之縱小之明大之惜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　祖　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爲六經之正經下之爲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剷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詭上及乘輿而不諱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

其難而就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瘦辭隱帙之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爲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請郡大比之薦各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放宏詞之体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猷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爲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負而不羈之不至於損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忌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夫姦邪不才之人盡人主之所甚

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皆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淺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淺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爲羞禮也蛙蛤以爲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爲嗜爲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

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盖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哉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來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捏足而天下巳知其旨矣　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

聞也嚴薦舉之法頒聘召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顧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縉紳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趨識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基諫又宜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群猜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欣以

致其來聲蹈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

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罷然於秦故其祚短漂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逐採其好而爭為之趨尊

迎其獨而莫為其他使天下趨而不他則雖損肝腦踏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凛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　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　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　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　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凛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凛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

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為之死哉臣不勝大懼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之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轉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肯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变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勝後無萬人之林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獨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

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体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遂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者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磨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

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
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
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
少而壞之者過多耶　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
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
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　光堯之興褒
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
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
士暫閱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
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

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
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如
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鑛
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
如見漢官威儀也　陛下亦知其所自乎
光堯成之　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
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
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靈然分散為之一空
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

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　陛下亦嘗
審之矣亦嘗憂之乎且　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
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說
人歟說人之說也亦豈曰吾說人也蓋曰吾忠也
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
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說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
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儕
退則與儕同進則不與儕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
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論不容進而不與君子
為異則其論不力是故初貴之終陥之公孫洪之

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
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尊既以釋其君又
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
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
乞貴來濟是也說必有名說而無名則言之者怍
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說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
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
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譖張說是
也吁說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
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

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　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適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按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七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論相上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岩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耶人主曰才天下曰駑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懟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還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逐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

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挫敢於
盡而不敗於挫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
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
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
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
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
周世宗薄其無大臣体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
而固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
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
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

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
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遠子馮為
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
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為宦者引為
相而鄘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
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
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啗衆以
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
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
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

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
方以為賀而
陛下以為疑非
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
陛下之疑也使
陛下持之不堅天下眼之
陛下臨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歷宰席以待
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
傳則天下啡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
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

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
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
於皐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
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
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
故老相傳
祖
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
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
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

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無所在
陛下使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
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
徒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
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
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臣夫有百全
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
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

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
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
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
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至危而不慴不勞談
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
量壓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
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
固輕發於吾之所究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
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究
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

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
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徃徃得其所恃
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
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
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據而
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
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
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
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
者焉有示強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

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琴清
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
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玄而琯有劉秩此
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
延賞亦使渾瑊儆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
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劫瑊而德宗欲出
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冦子儀知其情之不
得已故變冦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
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冦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
裴度荅朱克融以兵臣速來之語景延廣荅契丹

以摃磨大劍之語此同手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
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
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
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乱歟嘗天下之變而決天下
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
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
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凉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
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
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
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

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
無事則蔽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
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
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
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
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
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
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乱則試
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

為
太宗之所知
太宗屢以事咨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
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
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
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
太宗所咨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與事而不求且
不試養而不飭明年何衣稲而不麥明年何食臣
實憂之

論將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争
先於為用長治而不乱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
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
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
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
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
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與芒芒然以
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
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也
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弃而

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邉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為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稍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穰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還將閱戎如是而為車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鐲鐃如是而為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夙暇裕之目與夙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變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万户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擾經於學技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恥矣轅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狙大敗者無怪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邉警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憂之機也臣願

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耆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畢野之狀而毋恕其禁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採之於其中而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特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前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論將下

臣聞今之議者曰還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

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靴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悵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賜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

酣宴沉浸汩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消靡然而勇果之氣者消磨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損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極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楠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惡醫焉見其欝之末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

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歌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覆兩京

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顧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為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感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沉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

有所蘊而不徙厓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
賤有扶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
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
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
天下之無特也哉

論兵上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
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
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
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斂之之說蓋

斂之之說古之為斂者處其一今之為斂者處其
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
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
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
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
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
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
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
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
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

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
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
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
為謹厚黠黠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
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
平居特弃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埋剽奪
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
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鬭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
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
則其為用亦不步令欲弃其為用而不步者而強

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
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
於大乱也夫與其至於大乱孰若收之以為吾用
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
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
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
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
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
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

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絶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蠧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虚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予虚爲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虚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

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

而貢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卒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

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

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揀押之則虚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揀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亡存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閲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虚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虚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論兵下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必有所還譏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

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假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趙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為趙人固害也趙人而不為趙人豈不害哉識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趙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

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為趙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為燕趙者為趙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暴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況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熙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為歸鳥以林為歸夫

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寓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堀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

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弃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故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

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脩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而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過一虎者人勝

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鬬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鬬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險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馭吏上

臣聞馭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贓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馭也臣以為用寬不若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賂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皁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為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

小人小人非君子則奠之使君子非小人則奠之
事奠之使則不養奠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
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
君子尊君子者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
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
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廉給焉有所
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
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
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
卿而以皁隸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輿臺自

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皁隸輿臺之小人
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貨
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
城之有門所以譏何姦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
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
苴者雖其筐百金孰有門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
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万金亦不問也非不問
也不敢問也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筐之緘題
或曰上之於庿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
貴近某官也夫何敢門且夫所謂万金千金者何

出哉將帥刻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掠
公盜民以求美迁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掠
之天下之籍筐肩捐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
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
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
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賂以
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
必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
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
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

靴之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不
之禁而籍筐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
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
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
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
禁也哉

馭吏中

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
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
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也哉必有

為之謀畫者有為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為用而不樂於人之為費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繡而不卹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少不為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為斗粟豐之為万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倹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

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飢而不能出戶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為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浙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荊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貪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

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尓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獨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恥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少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為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鞠之得實獄奏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僉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論之使自

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作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頑者

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笞一郡守之賕者矣而天下至今賕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吳州而賕七十万者特

詔弃市又有知衛州而賕得實者令伏法於衛州

臣願

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奸

夫賊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賊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

馭吏下

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土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

雖堯舜能不究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弃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弃今弃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絶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得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迁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賊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抑則必習而為不威懼之急則必反而為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究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為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

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某貪吏某非貪吏天子曰爾昔為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老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為貪者將曰貪不可為也於是相率而不為貪今夫某廉吏某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焉非廉吏者不用而廉吏亦同乎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於我於是相戒而不為廉天下之俗生於勝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

朝廷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天子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爲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庶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襄俗所尚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贓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盧陵楊　万里　廷秀

千慮策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

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執筆閱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　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　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　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　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

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　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

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特法之所可亦特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諳之吏故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匆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所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　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敘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　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　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得

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　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他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郞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

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闒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絜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慾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慾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醫而

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耶臣願　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

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絶多補寡亦無幾尒一日之閒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

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拔彼不猶愈乎

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　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

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歟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無止則其極不得不反而為殘殘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書獄之成也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王則為之徹膳為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行之未之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止於三者仁

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推之以風霜毒之以氷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至願而與其所不願也闔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究也而聖人能之歟

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冤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冤告

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　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姦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為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連逮者復與焉鞫

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矣瘐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為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寧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飢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一其里之千費錢万者十億三數十焉其鞫之十則為千里者十費錢万者十億三數百焉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恤猶忍害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歛去則人忍其哭猶忍聞也歛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焉歛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於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為殘哉

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也臣願　朝廷深詔有司步增三鞫之舊法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究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

究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究究則民狎
狎則犯者衆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
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究民至於怨者不生
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温而
惡寒欲凉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
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
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寛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
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究而民
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
然文詳而畢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

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畢習其疎也則知
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畢則犯之也易知甚漏
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宜乎
未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未天下之善者
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畢之略
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爲之歧二曰
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
何以議爲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寛仁
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
法之苛如此其急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

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便其
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
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
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
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爲帝
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
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鬭之目焉則有曰故曰
謀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
曰鬭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
也又況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

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
民可遁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眞誤殺也不知
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爲之歧夫民
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
爲法法用之則爲刑民不犯則爲法民犯之則爲
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
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
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
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
於爲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

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
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
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
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
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
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
與大獄鞫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
與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鞫上之人則俱釋之
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控不
過扶而遣則姦民何憚於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

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
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於
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
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
是以盜不敢逾未發而勇夫樵牧者出入之途也
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
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
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群盜揮臂而
入矣法不執而多爲之歧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
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揮臂而入哉臣願

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
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
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
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也歟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
病於末而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
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貪求富
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尔吾貴
尔吾與尔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

求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
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
無究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
究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厭其異
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
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
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以繼其始不慮其
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閉之也孰
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
人之操舟也有万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

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万斛之力載万斛則万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万之衆而委於万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賴為臣者万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万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　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任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

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　朝廷自

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從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積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滷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知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內而省監司之僚屬於外也

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倘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途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途實也寬與嚴盍名與實借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堵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堵者也嚴其途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任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諧太常者士應數千而南宮

之以名聞得官者僅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僅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較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脩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倘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

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爲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未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弃人無以人弃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兢其公而兢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尔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顧官者不僥於官而建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未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弃人今

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弃耶此以人弃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皐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月萬機事不多耶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

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食民得而不病耶以人弃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禄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

創為奉祠空廩之位以禄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愿 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析舉茗以隸於刑舉常平以皈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禄

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禄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禄仕者也然士則禄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禄其有以人弃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 今日者也

祖 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舉茗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宮岳靈之祠奉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外者皈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貪者懶者宏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卑之為主管為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

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弃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死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復去其死則盡去天下之死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罹之於後功啗

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亦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　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

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　朝廷喜其辦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顧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惜亦古之人君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

社稷之重忍於困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亡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宫市利民則信焉且夫　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恩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

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黄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

聞之道路往歲擲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
之所致也嘗有以告
陛下者手天下皆知　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
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
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
病者與官爲市也始乎爲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
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
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
爲督責於正租實爲鄰郡之横斂且有所謂和買
者已倒爲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倒爲正租

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爲
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
朝廷亟罷之庶不爲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
民言曰此絹自
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
者士皆冬而不衣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
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姦
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
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
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

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笞之以誣其
服又呼其民强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
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
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
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
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
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
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

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爲吏皆能愛
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欲不疑而不
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
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
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
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
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
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
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
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

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爲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爲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爲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爲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旧者皆不敢問民訴某

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縣以與某令是爲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甚斛數和糴十之二者　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𣪠如星火者大軍不粒而不未殘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昏懣守令之罷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昏此之謂不復問　朝廷以監司爲可信安知其不可

信聖人之爲天下不使民有所怨而不洩則其怨有當之者怨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盍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儒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厥氣民怨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壞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

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傍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懾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議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𤰝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

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

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媮食驕惰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肯爲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汙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汙者耕之拓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斂於上則斂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瘐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爲濟飢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爲備敵或爲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月則兩淮顧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豫焉揚兵以屯田焉執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

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　今天子甚不諱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土者許他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聞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

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警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遷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撿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罷內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

臣以王成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優且偽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責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倖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使民以錢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終

程試論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代既往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風味隱而功能與則無以見孝文矣

魏文帝曰漢文帝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人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毀瓦而藥之既成而謂之玉視之良玉也其光炎然其聲洽然玉則玉矣至於玉人之所藏和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玉也惟學亦然聖門諸子後辯如賜人以為仲尼不及也英氣如由自以為諸子不及也然是二子者聖人皆不與之蓋辯之後也氣之美也非所施於聖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於二子之美與後乃在於顏之如愚曾之詠而欽耳不惟學也惟君亦然是故論玉者不以輝彩而以器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不以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為文帝也強不如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如矣不爭似弱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何也蓋嘗聞之狀其谷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帝獨得肆其弱哉矜其察以究天下之欺先王不樂也帝獨得肆其懦哉厚其奉以虐天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肆其褊哉以帝

之用心求帝之風味溫乎其有所不可激也隤乎其有所不可隔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而其風味則三代聖賢中人也不如後世之君而有三代聖賢之風味帝亦足矣帝何求焉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歟嗚呼是亦見其末而莫原其初者也隨其聲而莫睹其形者也肉刑何從而作乎其作於聖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與禽之未別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糾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因刑生焉聖人非欲

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夫堯舜後生必除之矣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過乎謹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於身而後可以言忠於君蓋忠於身者其正先身而後君忠於君者其正先君而後身先身而後君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故其忠有名恕其身之不正而責其君之必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為也大人者無所責於君也無所言於君也非不

責也無可責也非不言也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身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媿吾君之不正亦潛消於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吾何知焉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為最易歟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叩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後繩

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後糾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糾非私吾君之過以為諂也消之於先其為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有過以為諱也救之使叩其為力不易也古之君子以身諫者也後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為從與凶之異也古之君子何修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於己者素厚而服於人者素著歟名為天下之正人而心傳聖賢之正學身繫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致也其在　朝廷吾君忘其己之為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與有

為也忘己之為尊則必深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為其非心耶意十已去四吾矣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耶意十已去其六七矣則其立人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與之注措未幾何也吾君忽乎其為聖君矣天下見吾君之聖也不知其所從來也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為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歟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大臣之力歟自吾君有意乎吾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吾君有意乎其人而君德已進而況與之君也歟非孟子所謂

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況於其君乎太宗袖鷂會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愧也驚也夫為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不言而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公則近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誰

論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於道資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之資有遠近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逐資之所不近君子不能勸而進太宗之行仁義人以為鄭公之勸也帝亦自以為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入也非言之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證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為非勸也天下之治乱其發在機其擇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也蓋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之說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與墨並興而道與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從其所謂道則倦於難成將不從其所謂術則樂其有速効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効也者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怠心以勝其樂心見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乱之機一言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者果難矣哉秦堂上之一議甘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失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灾由此而生也不惟

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憚也乎唐之治不在乎正觀之後而在乎正觀之初正觀之初太宗未治而未有所從鄭公嘗有言焉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言也倫之言刑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似安國似可倦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是時一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乱也君子憂之非憂其遂乱也憂其發也非憂其發也憂其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伯之資有漢武帝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勝矣公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

手近哉帝資之所近近乎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堅入之也堅故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斷之也成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四夷來賓非勸也資也非勸而太宗以爲勸豈亦太宗之賢與其言之忠而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治之主莫難於有其天有其天矣莫大於盡其人禹謂天資是也禹謂人學是也鄉人之憫孺子入井也齊宣王之不忍於牛也太宗之觀明堂圖而罷鞭背也禹湯之泣辜祝網也其天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爲齊宣齊宣之不爲太宗太宗之不爲禹湯何也其

人者相遠也充其人之學以拯其天之資鄉人其不爲禹湯乎而況太宗之賢也哉君子於此是以爲太宗而歎也謹論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爲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終身之名節已定於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於偽定於初何所負於終陸宣公自謂不負於所學其果不負所學耶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耳學之真故其

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不負之足爲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爾天下有偽學而無真儒以偽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敗於貪此張湯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於姦此公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乎廢矣世主見一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爲之地是二人者皆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之頎然是其言之稟然觀聽焉而已矣用之且將爲佞爲貪爲姦固無用於學也

曲爲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學以學爲無用學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爲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有用之學訓詁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偽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姦耶非偽而何又焉用曲爲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有真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與世儒固未見孔顏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己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爲公之不負

所學也尊而乎之任以復天下之業哉者以此為
公之不負所學也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
公之功也非學也教蕭復以扶君子天子有不拔
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
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書以易總詩天下有不
堪之究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犯
天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者難也未若安天
下之究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
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
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為出處學之力與公為

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說吾是以知
公之諱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學亦洙
泗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之
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為儒者之夸也不
用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為儒者之
倨也至於為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為賢也世俗
之所賢者固誤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
未易得也孔顏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
國之安危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
以為夸與倨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

論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
臣愛君之尊也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
不治人君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
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
不可也與則樂樂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成
開元之治也而論者以璟為過於崇何也蓋璟以
其治與天下崇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
君亦享其福與其君以治之功君必衰其功彼宋

璟者其剛有可憚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
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
不憂歟史臣曰宋璟剛正過姚崇親君子而踈小
人人君之心也親小人而踈君子非人君之心也
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之樂必使之憂不
欲其喜必欲其憚不待小人間之君已病之矣非
君子之過乎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愛而後
能有所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憂不使之
樂其所不愛者身之不踈也故欲其憚不欲其喜
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之名無

憂之實雖其所以有樂於君歟非不使之喜也吾得其喜君得其乱吾得其憚君得其治並其所以無變於身歟天下之治乱君子所恤也吾身之親疏君子遑恤哉嗚呼以治與天下而不以治與其君此宋璟之剛正所以過姚崇歟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相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成開元之治致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權譎一則剛正二公不可同也吾甞觀乎姚矣明皇之獵因獵以進皮冠之招無是車也太廟之壞以為偶然爽伯之震無是説也捕蝗之役不曰修德蝝生之

書無是法也姚之權譎一至此哉吾甞觀乎宋矣中使之召不交一言孟子之所以遠王驩也倖臣之飲正色而起蓋寛饒之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淫乱周公之所以警成王也宋之剛正一至此哉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吾意其一言必和焉一跂必羨焉姚之為人溫乎其可喜也明皇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跂必剌焉宋之為人凜乎其可憚也見姚而喜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而憚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宋則皆賢也開元則誠

治也明皇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禍明皇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福不勝其憂明皇於是乎一而逐韓休再而逐九齡不勝其樂明皇於是乎一而捐林甫再而捐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後知宋璟之可憚乃深可喜歟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愛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惡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暱焉扶蘇不在外秦皇帝無一月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月之樂扶蘇遠矣胡亥

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為樂矣為樂矣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為樂也秦皇帝之秦亦變而為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唐之所以未亡歟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之矣謹論

李晟以忠義感人論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心之所回勢之所隨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心以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心以去其君天下之心已去於其下而小人之寵猶不去於其上

天下之勢至此雖使君子爲之若之何而爲之哉
涇原之變天下共應盧杞之爲也李晟欲以孤軍
而復王室其勢亦難矣晟不求於勢而求於心盖
天下之勢可以定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
心易以散亦易以收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己忠義
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心既回天下之勢
自定矣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人之言曰與死
人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
爲醫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
之病也君子無巧拙也其能有爲者非君子之能

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
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
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
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
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
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夫良醫所以能生必
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之國亦必有說矣人
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
實係乎人之心良醫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
能生必死之人也君子者有道以回國人之心是

以能存至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必以忠義感人
心此其回之之藥歟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
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
下取河北亦未聞以河北而割天下唐室何危焉
盧杞一進殺真卿沮懷光士心去矣間架有征陌
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戍者復行軍心去矣
且夫天下之權託於人主也人主之權託於誰哉
一曰士二曰民三曰軍今也德宗之託於天下也
是三人者其心皆去矣涇原之役奉天之役興元
之役不在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久矣當

是時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衆寡不敵也以我之
弱當賊之强强弱不敵也懷光吾大將也則叛於
內三鎮强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
以一己之忠義回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忠義回天
下之勢以寡爲衆以弱爲强以孤軍復京師醫必
死之病而存至危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强國
有强人有人而有國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者
吾未之聞也唐至於德宗大盜再起天下再定有
人焉故也安史之乱李郭以忠義而相勉遂能回
天下之心涇卒之乱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訓

辟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再小人離之也其收者再君子回之也大哉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人乎與其既去而回之孰與未去而留之吾故因李晟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謹論

儒者已試之効如何論

論曰道不離於用而難於信蓋道也者用則為帝王之業不用則為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見儒之不可以小用則以儒為不適於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

能用其道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盍以古人已試之効而信之乎唐虞三代已試之於一時者也夫子已試之於万世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可揜試之万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觀之可以少信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不計也而信與不信其關人之國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書於儒家者流所以言其効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於有功賤生於無功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百家者曰欲富而

富欲強而強問其期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有功歟儒家者曰欲帝而帝欲王而王問其期則曰必世也百年也何其無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始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矣儒非無功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一言出於儒則誹之以為大也一事出於儒則笑之以為迂也大與迂相遭而賤與貴不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堯舜三代與吾夫子蓋嘗以身試儒者之道矣泰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

王之業何從而致哉儒道之為也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則乱乱而用之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父子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也天下有之故天下忘之也一日而無君臣父子也無仁義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効可觀也已秦人蓋嘗以身試百家之說矣富則富矣君富於上民貧於下猶不富也強則強矣有強於威無強於德猶不強也得地而失民取人之國而人亦取其國然則百家已試之効可觀也已世主觀之儒者有功乎百家有功乎儒者可賤乎百家可賤乎能移其所

以信百家之心以為信儒者之心則儒者之可用與不可用決矣世主信則用之不信則已之儒者忘言焉可也班固之論儒者言其道之最高此適所以滋世主之疑也人不吾高而吾自高焉誰其信之至其歷陳唐虞商周與仲尼已試之効頼有此爾雖然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蓋嘗言儒者之與百家已試之効矣其言於文帝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刑罰人主故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乎生之言不為緩矣而文帝若無聞也有黄老以病其心生之言何從而入哉因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

難謹論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而不喜於相遭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頗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為求善不可也然當頗牧之時或以間而擯或以讒而殞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其生也莫知其徃也始思思頗牧而天下無頗牧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頗牧而已哉揚雄曰文帝曷不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則澤其身用則澤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乎雖其挾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從而必之自古聖賢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在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負與不負頗牧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

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況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賀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冦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不徒匈奴聞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耶漢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惑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

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爲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平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平則辭自婉辭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万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耶過主而又云云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捨之於今焉無頗牧則思之於古焉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用用帝則怒唐也怒馮唐之言而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當悔之

矣悔於廣則不怒於唐矣不怒於唐而悔於廣則頗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也謹論

文景務在養民論

論曰必有所不爲而後有所力爲天下之事將求夫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無恥其無功二者要難兼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不得不有所捨將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故敵之未柔也國之未強也名之未榮也皆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爲事一夫之捷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遑他事哉班固曰文景務在養民

治天下之法二曰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曰專專則有守有守則無慕有慕則有成羿而慕王良則喪其射伯牙而慕高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枝固不可以兩能能固不可以兩精也堯舜治天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靜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動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聖人不能兼擧而雜用也擇其所當務而吾執之以爲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謂專務

文景之務獨在於養民蓋以古之靜者而自屬矣而於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辱可恥也文景不恥也大通甘泉之警可念也文景不念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爲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積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天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萊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

之烟火万里也方文景擇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恱於心勇者必忿於色矣未幾則捐與樂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小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幾措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務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槩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勤也其所以守者非勤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為則不可也夫豈樂於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

祖父之初不樂乎勤也狂夫怵之禍夫激之以為無勤於身則無強於家或鬪焉或訟焉家則強矣無乃適所以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為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狂李陵之禍而文景之生產作業始搖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備乎哉湯武周宣之勤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之全盛而必欲勤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勤也可咲者靜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咲者也可咲而可安者也謹論

太宗勵精思治論

論曰明主之勤於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禦蓋可見者以勤為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為勤也以勤為勤者事常出於勤之外以思為勤者事不逾於思之中納天下之治於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未具而治之計已具矣太宗之勉厲精勤以治天下非貴其勤也貴其思也思以計乎治治以應乎思故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禦也勤於思而不勤於迹又何見焉出於心而成於治又誰禦焉崔植得其說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不勤則成可為長太息也

且夫量晝者即成湯之昧爽也傳食者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成歟師廣成者即梁人之齋戒也游岩廊者即晉人之高簡也然與梁晉同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其不勤而成歟蓋有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衆人之勤勤以勤也帝王之勤勤以思也以帝王而為衆人之勤秦隋以之以帝王而為帝王之勤黄帝堯舜以之太宗之厲精不用於事而用於思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田業之法府兵之法租調之法此

治之器也非治也未斗三錢之治外戶不閉之治
密夷宿衛之治此治之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
事親伐夷狄之事目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
綱也太宗厲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
其事事而思乎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其物物而思
乎有所甚察必有所甚疎蓋太宗求治之初有勸
以刑名者有勸以仁義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有
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難者太宗之所以憂
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厲精不疲於身不瘁於
色　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宗自知之耳何也其

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故也蓋天下之至勞莫勞
於念慮而莫逸於胷肝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
不瘁於色而心已瘁勤而思焉思而決焉天下見
其治於已決之後不見其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
宗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於
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
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嗟夫天下之事有潛
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淮淝之寇方
熾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宦寺之權方横而元載之
嬉笑方和孰知遊燕之憂甚於蹙頞嬉笑之慘甚

於按劍者乎故夫真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
者不勤彼夙寤晨興以為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
也太宗之厲精不在勤而在思其真勤歟勤可知
也思不可知也知且不可知也又可見乎哉太宗
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
之哉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曷為其
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
有焉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庸言

庸言一

揚子曰七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為怒君樂為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月偕者或曰然則欲其發皆中節矣施而豫哉揚子曰聖人以一君臣衆人以七臣臣一君

揚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信為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揚子曰所樂存焉則陋巷在前而顔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黄屋在上而堯不知

揚子曰君子恩及禽獸而周公必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薅荼蓼

揚子曰仁者為善之元道正者為事之木幹

或問横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不服而為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何謂也揚子曰伏一使於二頫之下使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閉二使於一頫之外使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或問濂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何謂也揚子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詘而正非誠之復乎亨利用也元正體也體名二也誠一而已

揚子曰以理從心不以心從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從口不以口從心故懼以語則民不應

揚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或問程子説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蓋君無旅也信乎揚子曰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也曰是固作易者與説易者之所諱也非諱也不忍言也

揚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盡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其然乎揚子曰誠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猶天高地下不可易也非有

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之志猶不可以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可乎詩曰無教猱升木

揚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決事比易或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或不可違聖人之斷不可犯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

揚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平於予則怒不副其痛則哀

或問學者之言道或闗已於至幽而隨人於至淺

何也揚子曰非強則妄誣所不能之謂強德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揚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

或問君子敬其獨何謂獨揚子曰作於其心之謂獨

或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道有竭乎揚子曰觀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富而表者無列

揚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不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安

揚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無遷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夷齊兩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揚子曰夷不去無父也齊不去無兄也

揚子曰文王顧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

庸言二

或問橫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揚子曰水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君其宮火陽物也而至陰之精陰其家

揚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不然故不懼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懌諸心體之則淑諸身溥之則澤諸天地萬物學者言不及此何也揚子曰道一在已言道病已已不在不道言道愧道

揚子曰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念以樂而消是以犯而不校

揚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二程子宗子別子之宗子也

揚子曰禮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禮之嚴師

揚子曰君子懷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懷土故安其舊不從其新

或問廬而不落落而不墉落且墉而不崇不厚不復廬其妥乎徹落墉以納於充禍夫不為也徹封建以納侯執而謂君人為之乎噫哉柳子之誓封建也啓我以宅奉使疆不落陸不墉蕩蕩焉通而莫禦民到于今受其烈者少柳子之言夫揚子曰以落墉為落墉廬其妥矣以於充為落墉廬其妥乎

揚子曰仕優則學豈其數學優則仕散其穫

或問田不井贖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歟欲王澤之下究其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勇不足以行之蓋仁於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均萬夫之無是以王澤不下究也揚子曰奪一夫之有以均萬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訟其所有可乎或曰上均之下焉得而訟之曰下患無所訟乎秦之慘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下患無所訟乎

揚子曰呂公未嘗献淮魚献淮魚者婦也文公未嘗献錦献錦者亦婦也不献甚献也

揚子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揚子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女人而少曰貴留也異矣

揚子曰不遷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揚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不以名掩實察其所安不以迹掩心

揚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痛癢也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非君子之依咸也人主觀君子之隱顯可以知其身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揚子曰今之學者亦為己舍為學則無所不為己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揚子曰古之學者亦為人舍為學則無所不為人

揚子曰君子見其所不欲見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孔子闞陽貨之士是也君子敬其所不欲敬亦

有不敬其所不欲敬孟子不與王驩言是也為陽貨王驩者知怨其不見已而不怨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怨其不與已言而不怨其不與已言之端惑矣

揚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足相摩則寒者溫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揚子曰思精其宜則衆理通何謂窮神知化揚子曰理盡其通則為變徹盡義者物之宜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變

揚子曰直於已之謂忠孚於物之謂信

或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何謂隱揚子曰惻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痛之謂惻痛於彼惻於此而仁不可勝用矣

庸言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揚子曰栄變而枯末離而本不離鬢變而素色改而質不改此變也鷹化為鳩見鳩不見鷹草化為螢見螢不見草此化也變者跡之遷化者神之遊

揚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揚子曰國家之敗其敗者敗之興抑亦興者敗之歟家有範人有表範究而表端罔或斯側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縱欲而人不譏然則敗唐者高宗也而非高宗也

揚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揚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辯之有不受也

揚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非贊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也

揚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揚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揚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靜則息

揚子曰君子之於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或問本朝誅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揚子曰非誅臣之盛也祖宗之聖也

或問天地未闢闔如之何揚子曰古猶今也天地既闢闔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楊子曰君子之於小人有容而無敵或曰何也曰不為小人不勝小人不勝小人不敵小人敵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於西漢也本朝與西漢孰盛楊子曰西漢縣令勇於敢殺本朝人主勇於不敢殺

或問熙寧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儒其咎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楊子曰臨川王子之論曷嘗不曰三代哉

楊子曰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也呂子大臨之為也何如楊子曰無傷也曾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楊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閹人唁己為恥後世之士以閹人薦己而不為恥漢文納爰盎之諫以宦者參乘為恥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為恥

楊子曰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

必知害其所必知仲尼不為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其所有用仲尼不為也

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後王以聖人而責學者膚寸不恕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其甚以先王而責後王是致後王於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於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光耀者日月之散也日月者光耀之聚也散故其瞬無不充聚故其象有可指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數以三罪則愴然之哀一變而為懼然之懼何也道長則情消懼生則哀止情也子夏見曾子之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也

楊子曰人之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為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楊子曰重不及徹敬不及諷

楊子曰且將飲者夢必渴且將跌者夢必悸今皇皇焉汲汲焉得則悸否則戚奚為哉

庸言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已恕歟揚子曰紂不可恕也亦可恕也周師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亡國之罪後有死國之節嗟乎後而已矣猶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為全者其惟子房乎揚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矣而不為全哉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栈道之絶策之通乎

揚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徇中不正而利寧以利徇正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揚子曰學者無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為仁揚子曰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心息覺一身之痛痒者愛及乎一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痒者愛及乎万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之痛痒者愛及乎萬物故君子遠庖廚

或問孟子謂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程

子謂仁者覺也三子之言仁異乎揚子曰何異焉愛者惻之應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何違於仁子貢問博施子曰必也聖乎博何違於愛然則博愛之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何也揚子曰不肖者不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鯉也死夫子不慟鯉而慟回回也死顏路不為之慟而夫子為之慟何也揚子曰哭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禮乎重哉道乎

揚子曰置虗器於水中未充則鳴既充則默噫噫以為知道囂囂以為知德充乎哉

揚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其兩乎曰否粹於天理者性也駁以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過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於未發之中矣若而可曰戒不睹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者為中庸乎揚子曰執是以為中庸非也外是以為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必均時乎不必均爵祿可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刃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謂也揚子曰幽而太極乾坤六子之妙用顯而君臣父子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犢牿鴻雉植則取諸瓜杞茅莧器則取諸鉶鼎簋缶軆則取諸軀腓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

或問五行之序揚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而有宅故曰定

揚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親於民而民親君子之德亦然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踦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揚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得而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仕楚天方興漢信則廢漢信得而才乎

或曰子諍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誅而臣有誅是故桀之龍逄紂之比干孝宣之蓋寬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桀紂為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揚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誅諫之戒也後三君之誅不諫之勸也或曰諫者戒不諫者勸其究若之何曰士焉而止矣桀紂明皇則士孝宣光武焉嘗士哉曰夫士者身至焉國次焉

脩言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揚子曰顏不孔不止紂不桀不止

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學者宜何師揚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聖者二之前

揚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揚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說之言也不致其知
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説珍乎行由後
之説珍乎知學者將疇從
揚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矣離
婁而躄是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師冕而馳也可乎人
乎人目趾具而已矣
或問荀彧魏從而漢殉孰忠乎揚子曰漢魏均忠
也一則以心一則以身
或問扁謂中扁謂庸揚子曰中者群心之根株庸

者衆口之穀粟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乘商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揚子曰商輅周冕尚儉
也樂則韶舞尚邇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揚子曰薄非漢文始
也昔滕世子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曰吾宗
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
薄其起於周之衰乎
揚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措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
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於無然後
謂之道物亡道存道則存矣何地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咎焉何如揚子曰此富
公未察也韓之請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
至不可知機之既至不可留然則先事未有以白
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此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材晉大國也衛蕞爾國亦
何爲多賢也後世以天下之大歎人材之乏又何

歟揚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不能
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揚子曰學之爲言傚也以己之不知
傚彼之知以己之不能傚彼之能學云學云誦數
云乎哉辭命云乎哉
揚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可欲
不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欲而可欲
故曰可欲之謂善貪者未嘗不言富富者未嘗言
富故曰有諸己之謂信瓶之罄矣維罍之恥不充
故也譬彼玉瓚黃流在中實故也故曰充實之謂

美山川之趣乎外也百里珠玉在内不盈握耳故曰充實而有光趣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刻木而爲山一山而已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歷家之言天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揚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非爲下者言也進退無常非離群也非爲進者言也

揚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蓋以進德脩業爲樂也樂乎内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憂蓋以德之未進業之未脩爲憂也憂其大者忘其細

揚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以獨有亦不可以獨無仁言覺義言宜也覺其宜則行覺其不宜則止故仁者右義者左

或問近世之健吏某子吏也以健聞某子儒也亦以健聞二者同乎異乎揚子曰異何謂也曰吏以我索治周索儒以我索爲周索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二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庸言

庸言六

揚子曰利不歸於上則不圖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利歸於上則無民故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揚子曰赤壁之風天道在南采石之霧天道在北也

揚子曰夫子之道博矣完矣卓矣邃矣故六經既

就而六經非夫子無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與二三子適故子貢之問也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道大如天子貢欲以一字盡而取也終身途遠子貢欲以一字生而死也問之大適也吝之之難也微吾夫子誰實能吝之子曰其恕乎然則六經雖博可以一恕撮夫子雖聖可以一恕啟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一夕頁之而走矣子貢得之之難而學者喪之之易也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智而免諸邑情乎

揚子曰學者隨其故而不能不安悅其新而不能

不惰其於至聖人也遐哉
揚子曰衆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盛乎衆之落矣其黃而隕其周之東乎
或問張湯推賢揚善有諸揚子曰推揚有矣賢善未也掾史之薦非賢善乎曰吝薦吝史薦史賢善乎
或問陸抗歆羊叔子之藥程子謂其不當歆信乎揚子曰抗歆焉不可也祜饋焉尤不可也不幸而抗死焉若之何
或問君子而時中何謂也揚子曰詩不云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或問張敞其健吏乎揚子曰敞可謂賢矣不貸昌邑王以告其身敞可謂賢矣
或問顏淵死子哭之慟何如揚子曰夫子欲有與言將誰與言
揚子曰水託於器而有象器毀則象亦毀火託於薪而有質薪化而質不化象者形之歷質者象之實
班固贊王莽曰天變見于上人怨作于下莽亦不能文也揚子曰固之言過矣莽之言曰天生德於

予漢兵其如予何未為不能文也
揚子曰作詩者其深知小人之情狀乎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也言之巧能以欺夫人顏之厚不能以欺其心
或問元亨利貞如之何揚子曰元而不亨不釋老乎利而不正不申韓乎
揚子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或曰性譬之水焉濟人水也溺人亦水也謂濟人者水之性則過德乎水謂溺人者水之性則過咎乎水水之性有湛然而已爾性譬之火焉飪物火也煆物亦火也謂飪物者火之性則過德乎火謂煆物者火之性則過咎乎火火之性有燁然而已爾人之性而曰善焉惡焉混焉非不性也非盡性也何如揚子曰所謂湛然燁然者為善乎為惡乎為混乎
或曰何謂性何謂命揚子曰受之之謂性授之之謂命
或問戒不睹懼不聞其惟闇室屋漏之地乎揚子曰不睹莫如吾心而闇室為十月之所視不聞莫

如吾心而屋漏爲十手之所指
或曰後世爲將者多養寇以封己非罪歟揚子曰非其罪也有誨之者也自高帝殺韓信始也
或問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然乎哉揚子曰仁可譏也建恭爲子職斯而可譏彝亦可譏

庸言七

或問楚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楚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聃之識高矣乎揚子曰高則有矣非

其理也且弓以用言也去其人則弓孰得之得孰用之
揚子曰沖然之謂道烝然之謂氣澄然之謂天凝然之謂地烝然者天地之充也沖然者天地之渾也故道爲氣母氣爲天地根
或問揚雄之劇秦美新有微歟揚子曰雄而有微久矣其獲矣耄而後微焉惜乎哉然則奚而作曰避禍焉而已矣禍可避乎曰禍可避則令可避
揚子曰聖人之辞渾賢人之辞辨渾故一言可以爲觀辨故一言可以一取聖人之辞微賢人之辞

章微故思而有不詣章故不思而獲
揚子曰天下之至神者其惟人心乎己有過焉何必人告也見人之過得己之過聞人之過得己之過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己之過聞古人之過得己之過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得己之過見寒暑之過得己之過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己之過見輪几之過得己之過何必萬物也因前月之過得今月之過因今月之過得前日之過何必有過也一言之過未言而得其過一行之過未行而得其過是觀者之得非人告也心告也故有

不善未嘗不知不惟顏氏子而已矣知之未嘗復行惟顏氏子而已矣
揚子曰禮出於人心入於人心樂出於人情入於人情
或問班固論人也其等有九信乎揚子曰人之等奚若是之多也七等而已矣敢問其目曰自庸人等而上者有三曰賢人曰君子曰聖人自庸人等而下者亦有三曰小人曰狄曰禽人而至於禽狄不已甚乎曰是未足甚也由余狄也反噬禽也人而禽狄如焉非甚也人而不禽狄如焉非甚乎下

免會狄上諸聖賢奚為而可曰學

或問聖人可學乎揚子曰奚而不可學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子孟子之言也聖盡倫子荀子之言也聖人盡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聖人人也我亦人也我無人倫乎我無人道乎眛弗明舍弗行行弗至弗盡耳

或問何謂天位何謂天職揚子曰履大君之位以承乎天兹謂天位脩大君之職以荅乎天兹謂天職有斯位也當知有斯職也臣而不脩其職則為曠官君而不脩其職不曰曠職乎然則孰為君職曰君職在養民養民在仁政文中子曰七制之主以仁義統天下是也又曰其有以結人心乎非也結之刹之也

揚子曰命德討罪自上天出此二帝三王之隆也命德討罪自天子出此漢唐之競也逮德下衰自權臣出德人下衰自藩臣出至於自女婦出自嬖倖出無衰矣

揚子曰小人之於爵祿未得則羨不得則慍既得則懷懷則固固則恩恩則妬妬則士孰亡乎曰士身雖然士身小矣未足悼也大於士身足悼也

或問近世士風大不爽何以易之揚子曰奚而不爽也曰痛在奔競曰病不奔競耳奔競非病也未諭曰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使天下之士皆奔競於此奚病哉病不奔競於此而已矣

庸言八

或問仁義禮智為四乎為一乎揚子曰一而已矣易謂一曰禮生於義義生於智智生於仁

揚子曰為人謀甚於為已謀則謀無不忠責已欺甚於責人欺則交無不信既見聖甚於未見聖則傳無不習

揚子曰市之為道也競晨而晝競晝而肝競肝而夕雖止其競不可也夕矣雖使其競亦不可也故聖人觀復

揚子曰引重者先進之盛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也

或謂曾公不報赤壁之役其怯乎揚子曰赤壁之役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役魏勝也

揚子曰燭定則明搖則昏而况心乎

揚子曰有為而為不若無為而不為

或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乾坤有毀耶揚子曰乾坤毀而後可以去易去易而後可以息乾坤

揚子曰由道以出器者道不孤由器以復道者器不流

或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也揚子曰存乎易者其易死存乎人者其易生

或問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何謂也揚子曰志為政則氣聽乎志氣聽乎志浩然之氣也氣為政則志聽乎氣志聽乎氣未定方剛既衰之氣也血氣之氣盈則暴虐則屈道義之氣塞乎天地矣然則氣何以能動夫志也子不見夫蹶與趨者乎踣於行者其心敬然以震至於趨者其心躁然以爭蓋氣外折則心內悖氣外鶩則心內競然則使聖人而蹶且趨也其心若之何曰聖人吾不得而知矣君子死而結纓足可蹶心不可蹶君子徐行後長者身乎趨心乎不趨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或問心與性為一乎為二乎揚子曰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心也泉水之詩曰相彼泉水亦流于淇心與性之謂乎

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揚子曰召公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之言是召公之言非矣

揚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君子小人消長之理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死生之理也

或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謂其泊然無喜怒乎赤子之喜怒非泊然矣謂其漠然無哀樂乎赤子之哀樂非漠然矣然則赤子之心何者為心歟揚子曰有感心無流心

揚子曰君子之學一歸焉而已矣百其塗奚傷焉曾子言忠恕夫子未之言也孟子言仁義子思未之言也

或問鬼神揚子曰神者氣之靈鬼者體之毀

揚子曰按一塵於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

或問斷一草木殺一禽獸夫子以為非孝何也揚子曰愛心存乎爾則及乎草木鳥獸愛心亡乎爾則至於無父無君

或問管蔡之間周公其忠周歟揚子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扶武庚忠商歟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志焉在曰王焉而已矣何謂號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其號忠周也扶武庚其號忠商也不周之忠則周公不可得而殺不商之忠則商民不可得而激周公不殺則周室不亡商民不激則管蔡無衆假武庚以興商商興而周亡周亡而斃武庚以自王此管蔡之謀也故周室譬則秦也武庚譬則義帝也管蔡譬則劉項也

庸言九

揚子曰垂緌以耻惰游之民何必鞭扑之辱緇冠以刑不齒之士何必鈇鉞之誅

或問書一也或誦焉而君子或誦焉而小人何也

揚子曰非誦與不誦也由與不由也

揚子曰春秋作而乱臣賊子懼後世斧鉞鼎鑊而乱臣賊子不懼者有矣戰國之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後世君子而犯刑者有矣

揚子曰君子敬心以理敬身以心

或問臨川王子謂天變不足畏可乎揚子曰王子之不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亡王子之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有

揚子曰日退則月進月退則星進星退則霧進君子小人亦然

或問士何以得為君子揚子曰惟受責惟能為君子未論曰受一人之責無乎萬人之責受千萬人之責無一人之責

或問謝子良佐謂宰相不能富貴人也信乎揚子曰富貴人者豈惟宰相不能也君亦不能也豈惟君不能也天亦不能也天不能富貴人則孰能富貴人乎曰蒿也不可使為松栢也不可使為龍能

使其不可使能為其不可為則天能富貴人矣

揚子曰孔子之言恕孟子之言嚴恕故許千萬人皆為君子嚴故不許一人不為君子

或問甚矣小人之不可附也古之累者孰不以附小人哉揚子曰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或問赦者小人之幸信乎揚子曰小人幸君子亦幸使小人不幸君子幸乎哉

或曰古者人主下士如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是也後世無聞焉何也揚子曰非後世人主不

下士也人主之不下士自士之自下始也

或問易皆六爻而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然則爻其七乎揚子曰非七也曰用九用六者所以該六十四卦九六之用之凡也

揚子曰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或問六經之道有要乎揚子曰何莫非要也雖然有始終焉始乎易終乎春秋又問易春秋之道有要乎曰何莫非要也雖然陰陽君子小人之消長易之要君臣夷夏之隆替春秋之要

揚子曰有善而盈曰驕有不善而執曰吝

揚子曰學而不化非學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惟愚明柔強哉雖明必愚雖強必柔

揚子曰頸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揚子曰士大夫之家其興亡有數焉視其數之多寡而已矣詩書也貴富也由乎前者其數七由乎後者其數三雖曰未興興矣由乎後者其數七由乎前者其數三雖曰未亡亡矣粹詩書者無亡粹貴富者無興視其數知其家矣世之君子毋視乎人之家視乎己之家毋視乎己之家視乎己之身毋視乎己之身視乎身之數

揚子曰意者逆其所未然必者期其所願然固者安其所不然其病三其源一曰有我

或問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然則宜何從揚子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歟曰子路可為也夫子不可為也

唐言十

揚子曰風者天之出入息也人之一身莫小乎語默而莫大乎息天地之造化莫小乎雨雪雷霆而莫大乎風息死則人死風亡則乾坤息

揚子曰司馬君實之文準荀也臨川王子之文準揚也

揚子曰古之巫者處其一今之巫者處其三曷謂一曰巫曷謂三曰釋曰老

或問明哲保身何如揚子曰全其名守其節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揚子曰秦人之尚功術猶人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羸必強其究也其死也忽焉

揚子曰成帝韜折檻以旌朱雲聖明之資也不聖不明不擯不充蜀

揚子曰揚雄言秦之士也賤夫四皓高祖且不能致也況秦乎士未嘗賤也

或問孔明與仲達未戰也戰則孰勝揚子曰孔明乎矣以知之曰其立也山其靜也淵古之將也巾幗之遺仲達已動矣

或問舜之舞干羽七旬而苗不格則如之何揚子曰苗民之格愈遲舜德之進愈速

揚子曰見乎表者作乎裡形於事者發於心是心

作焉其外寂然其中森然勿謂無形峙於丘陵勿謂無見燁於震電

揚子曰精於理者其言易而明粗於事者其言費而昏

或問君子言命乎揚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為為不言命言命則人廢奈何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君子為為必言命

揚子曰顏子之學聖人亦遠矣仰之彌高其遠無極鑽之彌堅其入無間瞻之在前可望而不可至忽焉在後君得而又若濆

揚子曰口者躬之戶目者躬之牖德者躬之府府充矣其戶燁其牖瑩雖然燁其戶瑩其牖其府充乎

或曰學者莫上於敏莫下於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揚子曰不可怙者天不可畫者人

或曰昔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且封以地子西以為非楚利也昭王乃止子西之言信乎揚子曰昔者虎之君乎山也自知其無以德乎獸也使貍召麟焉貍曰今月之事有虎無麟有麟無虎子以為麟之至則獸麟從乎子從乎虎於是疑焉麟聞

而歎曰吾以不願鬪也貍尚疑我哉子西之說則貍之說也

或曰曹公孫權一世之雄也不為曹公孫權者能當之乎然曹公用舟周瑜敗之孫權登岸満寵敗之何也揚子曰二公龍虎也龍以水而雄虎以山而雄易而居焉敗矣曹公之用舟虎在川也孫權之登岸龍在山也

或曰民之溺於戰國之虐政也其必競其力愈極之難也其力充其位缺極之難也孟軻荀卿力不足以行其心非患也為齊卿為楚令不位嬾而其

拯無關焉何也揚子曰今有孺子將入於井仁人有不見無不拯雖然仁人趨而拯之孺子之父從而撫之則仁人雖欲拯之烏得而拯之孟者則惻孺子矣如撫何

揚子曰夫子之論禮商得以損夏古之禮有不苟取周得以益商今之禮有不苟去

或曰孟子聖矣乎揚子曰謂若聖豈敢者夫子也況孟子乎雖然孟子之學至其至矣非曰聖也非不曰聖也或曰孟子之與孔子假而生不相後也將並於孔乎將學於孔乎曰異其並矣其並

誠齋集卷第九十二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庸言

庸言十一

揚子曰陰動之謂陽陽靜之謂陰動靜不息之謂道道也者三才不息之體也善也者三才不息之用也性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質也覺此之謂仁達此之謂智公此之謂百姓之日用行此之謂君子之道道果多乎哉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有過與不及之中中

其二乎揚子曰中有二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之初過與不及之中中之後

或問有以活為仁信乎揚子曰活則圓圓則忘分有以公為仁信乎曰公則方方則忘情仁者不忘情亦不忘分不忘情故愛人不忘分故自愛

或問禮義廉恥抑子以為非四也二而已矣然乎揚子曰一而已矣爲謂一曰恥是也惟心知其一則三者至矣是故君子以一生三以三養一小人失其一以敗其三何所不至哉故立天舉建民拯恥爲大

或問應變何如揚子曰變者天下之不幸應者聖人之不得已

或問士大夫當仕而報怨不可也報恩獨不可乎揚子曰不可未喻曰吾聞之吾友尤廷之曰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報已之恩不私乎

或問道術奚辨揚子曰大路之謂道小徑之謂術正塗之謂道邪徑之謂術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一夫取疾而終迷之謂術故周禮曰千夫有川川上有道月令曰審端徑術聖人之所謂道者明告天下後世以可行者也故譬之以路而謂之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故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顏子之道道也老佛管商申韓之道非道也術也（袁術字公路）

或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無所不說於聖人之言而曰非助何也揚子曰鐘不自鳴撞而後鳴夫子萬石之鐘也回也不撞而聽其自鳴則鐘之鳴也不數矣使七十子皆如回則論語孝經或幾乎息矣論語孝經而息豈惟無助

於夫子亦無助於天下後世豈惟無助於天下後世亦無助於天地萬物

或問憤世嫉邪何知揚子曰世不必憤邪不必疾焉

揚子曰晝而夜莫之異也溫而寒莫之異也得而失生而无異焉何哉

或問禮與時孰從揚子曰禮汰從時時汰從禮

或問橫渠張子與二程子其學孰至揚子曰孰不至也雖然大程子不幸短命吾所歎也橫渠子不幸短命吾所尤歎也

揚子曰西漢之士不正東漢之士不中

或問易與天地準何如揚子曰易與天地準天地與易準

或問君子不言而信此何理也揚子曰見棗者有廣意見米者有飽心棗與米言乎哉

揚子曰移攻昧之師以攻己之惡回克敵之力以克己之私

揚子曰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者也

揚子曰天焉曰命人焉曰性主焉曰心

揚子曰農夫之播種也種黍不生稌種稌不生黍有種此而不生此者乎學者譏之

揚子曰堯舜有存心無放心桀跖有放心無存心矣

庸言十二

揚子曰居其前者不欲絶其後賢之進也難居其後者不欲立其前賢之立也難

揚子曰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也本根將枯枝葉將瘁試取聖賢之書一閲焉枯者茂瘁者榮

揚子曰有敗詐無敗誠

揚子曰古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晉文請隧不與貧而不粥祭器也仲叔于奚請繁纓與之寒而衣祭服也

揚子曰天下之物不可不有而有之者其有不贅不可不無而無之者其無不匱

揚子曰登高者未必跌而嘗覆車於夷塗夜坐者未必寐而常失旦於昧爽

揚子曰魏乎而山立南豐子曾子之文也發揚蹈厲眉山子蘇子之文也

揚子曰生而知者信其當然也學而知者見其所以然也惟其信於斯故曰誠惟其見於斯故曰明明之之謂賢誠之之謂聖誠而不知其所以誠之之謂神

或問曰古之有道之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虎無所投其齒兕無所投其角信乎揚子曰然曰有道之士若是其異乎曰何異焉舜與其雖雜處也雜而不處不曰不亂群乎宋司馬欲害孔子也害而不害不曰不濡不熱乎雖然此非聖人之至也而老莊妄意其爲聖人之

至也

揚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炊甑與實物於甑而覆其上實水於鬵而煬其下判乎其不比也然水火之情偪而氣升焉則覆其上者潛然而零矣覆其上者彼其初燥如也潛然者奚自而來哉氣也天地之為雨也亦然

揚子曰聖者天之習賢者聖之習

揚子曰歷者盈之終息者消之初

揚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不足欲也居無求安必遷善也

揚子曰君子以身觀人以人觀身
或問王行一曰水水者物之初有乎無乎揚子曰
有者水之象無者水之質
或問物有相反相成何也揚子曰反者激之極成
者反之定故飴之甘其極必酸荼之苦其極必甘
也
揚子曰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榮也枯者或
與之同日反其稍也生者或與之並時故華敷而
菓實拔摘而萌出此造化無息之妙也
揚子曰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

何疾乎奪焉而已矣不嗜不疾不利不奪也而聖
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
奪攘之氣以舞雩之風吹戰爭之塵彼視一世之
所嗜所疾者何如哉或曰然則聖門忘天下歟曰
否
揚子曰聖人之畏天也以民聖人之畏民也以天
矣
或曰夔離兜失之宰予堯孔亦有遺照歟揚子曰
聖人天也無遺照亦無遺覆雖然照有或遺也覆
無或遺也

或問至大至剛以直何謂也揚子曰無不容之謂
大無能動之謂剛無可愧之謂直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何謂中何謂和揚子曰不觀之天地乎陽氣潛萌
萬物歸根之謂中分至啓閉序則不愆之謂和觀
吾心見天地觀天地見吾心
或問致中和在彼為致也在此奚致焉揚子曰井
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庸言十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謂

也揚子曰天命之謂性人為云乎哉率性之謂道
外取云乎哉脩道之謂教倖得云乎哉故令之畀
之謂命無加無損之謂率作之晶之之謂脩
或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功用若
是其大乎揚子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
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虜竟
天死人如乱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然
則聖人之致中和者何如哉
揚子曰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潤四
海

楊子曰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楊子曰水能濕夫火而隔之以金則濕者燥火能流夫金而衆之以水則流者止

或問無窮之謂理無盡之謂性而曰窮理盡性如之何曰窮無窮盡無盡之謂學

楊子曰金有範天地亦有範木可圖天地亦可圖易也者其鑄穹壤之範量高厚之度歟故易曰範圍天地

楊子曰學有思而獲亦有觸而獲思而獲其觀親觸而獲其詣速

或問為人君止於仁何如斯可謂止矣楊子曰心有所先定之謂止建邦者先以都邑為止行旅者先以舍館為止心不先止於仁雖囊括萬善包舉百行其吾物乎哉

楊子曰水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違善之出而不揜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內違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

或問橫渠子謂君子之學為天地立心奚為其為天地立心也楊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地之心之師也有天地而無人無天地也有人而無君子之學有天地而無心也是故學立心立學士心士

楊子曰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或問孟子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楊子曰草木本乎根人本乎父父吾父以及人之父一本也父吾父亦父人之父非二本乎

或問揚雄謂仲尼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聖人亦有調也信乎楊子曰信斯言也則見董賢敬王莽亦仲尼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未嘗屬也至責冉求原壤未嘗不屬也孟子之言未嘗不屬也至荅尹士滕之館人未嘗屬也

楊子曰孟子之文豐而約楊子之文瘠而腴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於荀卿有敝而已耳有蕪而已耳

楊子曰聖人之言可以觀可以知不可以指

楊子曰太極氣之元天地氣之辨陰陽氣之妙五行氣之顯元故無象辨則有象妙故無物顯則有物人者氣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極也心者人之天

地也動靜者人之陰陽也喜怒哀樂者人之五行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而已乎
或問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何謂無適
楊子曰心有他之之謂適
或問何謂惟精惟一楊子曰使后羿為王良得良
失羿使王良為后羿得羿失良
楊子曰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
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
也
楊子曰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終不能終之

非篤信也非真知則自欺非篤信則自畫
庸言十四
楊子曰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易從則有
功信其前之無阻也
楊子曰精氣為物神而明也遊魂為變明而神也
聖人觀物而知變是以知死生之故聖人觀變而
知化是以知鬼神之精狀
楊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誕曲成萬物
而不遺遺則私
楊子曰富有之謂大業無足心也日新之謂盛德

無止心也
楊子曰湯至熱也久激而涼陽爭則一勝也泉至
寒也徐燠而溫陰化則一歸也
楊子曰金遇火則釋遇水則凝陰從陽者反其本
土遇水則釋遇火則凝陽從陰者歸其宅
或問何謂動心忍性楊子曰動心君子之疢疾忍
性君子之藥石
楊子曰晨昏一日之晝夜寒暑一歲之晝夜死生
百年之晝夜鬼神萬化之晝夜故通乎晝夜而知
者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

或問再思三思何如楊子曰夫子為季文子言之
也不善而再思則衰善矣善而再思亦然善乎況
於三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大法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清議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
議之威甚於大法
或問君子之為善或以為好名何如楊子曰不可
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
乎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形絶影絶
善滅名滅善可滅乎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

名節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而
莊周曰為善無近名周之言可師則夫子之言可
叛
或問横渠子云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何如揚
子曰湛一氣之君資取氣之佐何謂佐曰以天地
之氣牲天地之氣
揚子曰陰陽一氣而二名陰言靜陽言動陰外無
陽陽外無陰
揚子曰三代國命在民與諸侯戰國國命在士秦
漢國命在民魏晉以降國命在兵
或問莊周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
小人信乎揚子曰妄哉周之言也人之君子天之
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奚以知之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或問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隨彼乎揚子曰子
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揚子曰日以晦而明氣以息而和故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
揚子曰神領意會者見鶩於騰口塗說之儒下惟

潛心者見誹於閉門授徒之師意
或問諸儒同異之說學者宜何從揚子曰事疑從
古義疑從是
或問漢儒句讀之學何如揚子曰非不善也說字
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意外之味
故說經彌親去經彌踈
或問天地之牲人為貴何謂也揚子曰君子自尊
其身不敢自下於天地自貴其身不敢自賤於天
地非尊貴其身也尊貴天地也
或問横渠子謂天象陽中之陰風霆陰中之陽何
謂也揚子曰日月星辰明而有象象者陰之凝風
霆幽而有聲聲者陽之散

庸言十五

或問横渠子謂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
地所遷何謂也揚子曰日月所不能眩而況同民
之吉凶作易之憂患乎天地所不能遷而況死生
之故鬼神之情狀乎
或問横渠子謂神天德化天道何謂也揚子曰靜
而存曰神故德動而周曰化故道
或問横渠子謂仁敦化則無体義入神則無方何

謂也揚子曰敦而不化固於体義而不神局於方
也
或問横渠子謂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
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
之說何謂也揚子曰水之聚散海不得而與吾之
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或問程子謂鬼神者造化之跡何謂也揚子曰息
而神盈天地之間消而鬼反天地之間非迹而何
也
或問何謂闔戶謂之乾揚子曰不觀子之噓何謂

闢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吸
或問何謂富有之謂大業揚子曰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揚子曰孔子謂君
子之道四未能一焉
揚子曰天下之治福常集於小人天下之亂禍常
集於君子
或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斯天理歟人欲歟
揚子曰偷其不得已天理也肆其得已而不已人
欲也
或問曰吾將任矣事上官君之何揚子曰事長勿

太親任事勿太專用心勿太薄或人倣然曰聞事
長得事君
或問學經有法乎揚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
神雖然是四法者耳為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
以思之神以會之辨之不瑩思之不審會之不
吾適人莫吾莫
揚子曰陰陽神而無名是以無極陰陽渾而為一
氣是以有太極陰陽辨而為乾坤是以生兩儀陰
陽始交而為雷風交再為水火交徧為山澤是以
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具而萬化生萬化顯而太極

隱萬化神而太極復
或問弟子問仁問孝未嘗異而孔子荅之未嘗不
異其隨才而寫肯乎揚子曰果隨才而寫肯也是
容心而擇告也然則奚其異曰後之荅忘前之荅
然則孔子亦有忘歟曰不忘不足為孔子
或問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為物孰為則揚子曰
天敘有典非物乎天秩有禮非則乎
揚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此孟
子言也非意也孰意也告子之意也一以告子為
犬不可以守盧一以告子為牛不可以駕車然則

人也牛也犬也其性為一乎為二乎

揚子曰文帝之生財以取諸民者取諸已武帝之生財以取諸已者取諸民

揚子曰道必有所存易存乎存乎人也當其存也至傳於陋巷之臞及其不存也乃奪諸千駟之貴

揚子曰告子之論性不勝其雜也以善外也非內也故作性猶杞柳之論以性隨也非定也故作性猶湍水之論以性者人猶物物猶人故作生之謂性之論以性者知斯慾慾斯知故作食色性也之論一性數說一說百雜告子而知性也自言之自雜之故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四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庸言

庸言十六

揚子曰二程子之學以仁為寬以敬為守以中為居以誠為歸以致知為入以明道不計功為用而韓子曰軻死不得其傳其真不得其傳耶其真不見其傳耶

揚子曰天下有至樂不笙磬而雅不芻豢而腴不麴蘗而酣君子趨焉衆人去焉是未可以語夫俗也顏子不以一瓢易五鼎乃在於不遠復之一爻揚子雲不以饑顯易禄隱乃在於太元之一書其可樂者安在哉使其有可樂必有以易其樂

揚子曰公都子之問孟子其性之說有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揚雄氏之論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也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矣言性者不入于釋必入于揚不入于揚必入于韓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不入于孟而入于公都豈三家者流之所知

揚子曰畫衣冠之法至三代則踈禹貢之法至商則密

揚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一目仰之與萬目仰之見之者執大聖人之經猶的也一人射之與百人射之中之者執多

揚子曰以禮制俗古也以俗制禮古乎哉漢武帝招儒生集方士雜議特株制作之勞終身不離於稽古而禮文之事終身不離於世俗去委巷而之委巷何也以禮制俗以俗制禮之異也

或曰孟子荅公都子之問性曰情曰心曰才何也揚子曰安之之謂情發之之謂心能之之謂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毁無以見性

揚子曰法無不良良而變則弊者起法無難復復而搖則良者遷

揚子曰人之於善最患於賤其所已得而貴其所未得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貴與賤之心相為循環非終其身循環其已乎

揚子曰夜氣氣之歸根也平旦之氣氣之將春也自此以往其微緒千萬而其大變有五然於五大變之中其存者二其居存亡之間者一其亡者二曰夜氣曰平旦之氣曰旦晝之所為曰梏之反覆曰違禽獸不遠二者存吾徒可以自賀一者居存亡之間吾徒可以自警二者之亡吾徒可不大懼哉

揚子曰欲善易信善難故可欲之善不如有諸已之信且何必二帝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之為不可也匹夫之言非聖人之言然有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開基信三老仁義之一言也異端之學非大經之學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平信黃老清淨之一言也不然前堯後舜左周右孔日陳於前朝聞之夕棄之

揚子曰堯舜之允執厥中與末俗夫之放同一警孟子之免卿人與耻指屈之疾同一憤

揚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辞愈緩孟子告齊宣王當其責王臣之友不知其責士師當其責士師不知其責王

庸言十七

揚子曰修身在立主立主在有力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修身而立主者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惟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

為非禮勿履之事此立主而有力者也修身而立
主立主而有力斯人也不曰真大丈夫孰為真大
丈夫
揚子曰古之人責人有終責己無終
揚子曰齊莊公設勇爵以暴勇士而得殖綽郭最
孟子設天爵以暴天民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揚子曰赤子失其母而鄰之母乳之貌非母也聲
非母也而撫之則母也朝而啼夕而笑始乎鄰卒
乎母矣烏知鄰母之非吾母歟惟民亦然為人上
者乃使鄰之母得乳吾之赤子何哉

揚子曰一杯之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仁之細也
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仁之粗也細則功不大粗則
力不精
或問孟子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君可要乎揚
子曰君求於臣可臣求於君不可
或曰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孔子何愛於主之
以得其位行其道哉揚子曰孔子之與衛卿不可
以兩得也得衛卿則喪孔子矣非衛卿之能喪孔
子也自彌子而得衛卿則足以喪孔子矣孔子如
此其巍巍也而一主彌子即喪孔子故孟子曰使
孔子而主癰疽瘠環則不足以為孔子
或曰百里奚之非自鬻孟子言之明矣若夫宮之
奇與百里奚之諫與不諫臣子宜孰則揚子曰宮
之奇哉然則孟子之言曰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孟子之言非歟曰
是孟子之意也忠者臣之則智者臣之賊百里奚
非虞之臣乎君違不能諫而逆言之言吾知其
不可諫國將亡不能死而又先去之智矣未知焉
得忠故孟子與其智而已矣與日月爭光者其惟

宮之奇乎哉或曰百里奚死虞則何以有相秦之
功曰為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婦之事夫倚市門
狎不還夫病棄之家貧離之而曰克家乎臣之事
主亦然虞在與在虞亡與亡則百里奚無相秦之
功猶不可乎或曰然則孟子曰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言何謂也曰
去虞之智以功沒罪相秦之賢以罪設功孟子乎
哉
或問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何也揚子曰
溫故而知新豈特可謂一時之師哉為百世之師

可也然則其誰能之曰其惟孔子乎然則溫故為難乎溫故而知新為難乎曰溫故非難也溫故而知新則難也然則其孰為故孰為新曰古人已往之迹之謂故出古人故迹之外神而明之之謂新也

揚子曰周籍之未去文武周公諸侯之深讎也及其既去國之八百為七十二七十二為六七當此之時少有思其深讎而一可得者矣

或曰閔子不肯為季氏之臣惡季氏之尊督而不忍汙其身也孔子於季桓子乃有行可之仕何也

揚子曰佛肸公山之召猶欲往況季氏乎且夫子之仕於季桓子也而豈徒哉

揚子曰舜寧失不經而後世不失不辜自失不應為之法始也孔子有不稅冕而行而後世有稅冕而不得行自夫種去官之法始也而天下不治則上之人從而尤之曰法未密也噫

庸言十八

揚子曰以位為賢陽貨賢於仲尼以賢為賢季氏賢於顏子

或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也揚子曰忍始於八佾終於弑父與君

揚子曰衣有破補則全人有過補則賢

揚子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易以一字為義理

揚子曰易六藝之首種也天穀之叢播之文王茅之周公仲尼甲折之

揚子曰一思而是非之心明再思而利害之心生利害之心生而是非之心昏矣學者警之

或問横渠子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何謂也揚子曰日火也火者天地之中女月水也水者天地之中男又問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何謂也曰

男以陷言女以麗言

或問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何也揚子曰狄宜無而有夏宜有而無

或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揚子曰無心爲生無路為行

或問莊子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何謂也揚子曰循天理之謂觀加人力之謂助

揚子曰色斯舉矣有未色而舉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是也翔而後集有翔而不集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揚子曰圖語謂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自以為智矣不知夫福者禍之端禍者盈之報擇福以輕其禍猶重而況擇福之重者乎使此智可行則李斯之禍免矣

或問青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如揚子曰文視諸侯則正視桓譎矣桓視文則正視三王譎矣

揚子曰君子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棠身

揚子曰聖人以道行命中人以命行義

揚子曰天下不一則不治戰國是也不一則不亂秦是也

或問何謂一何謂中揚子曰會之曰一約之曰中也

揚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而況君子登顏孟之東山登周孔之太山乎

或問儒者謂封建不復古不復矣何如揚子曰孟欲天下定于一世儒欲天下定于萬世

或問門人厚葬顏子夫子奚而不可也揚子曰顏之心門人知之乎知之者天子也然則顏之心奚若曰顏之所恥門人之所榮顏之所榮門人之所恥

揚子曰神有不能窮而化無不可知窮神則人不弱知化則天不強

或問何謂窮神知化揚子曰神者心也化者天地為物之變也不盡其心不達其變

揚子曰世之所謂為人者我知之矣其所鶩者是也舉一世之所鶩而不置者曰飲食男女焉而已矣飲食男女之外無行焉是果古之所謂為人者耶古之所謂為人者何也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

者也且天地若此其至大也吾人若此其至小也以至小並至大其必有以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耶抑不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若曰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翥者走蹄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吾人能彼之所能而遽自以為足以並天地彼能吾人之所能力不足以並吾人也今吾之所能未離乎彼之所能求以異乎彼且無以異乎彼也而欲以並彼之所不得並也遐矣哉

庸言十九

或問詩有六義何如揚子曰此說詩者失之也詩之体有三詩之作有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此詩之体也一曰興二曰賦三比此詩之作也何義之有

或問陽貨饋孔子豚孔子受焉繆公亟餽子思鼎肉子思辞焉何也揚子曰推陽貨之饋不可以不受惟繆公之餽可以不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也揚子曰天因物故易地因天故簡

或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

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聖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何也揚子曰聖賢以易簡成小人以智巧敗易簡無他因天下爲物之理而順之耳

或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揚子曰以地之明知天之幽以始之生知終之死見其一知其萬也何也明必有幽始必有終也其理必然不足怪也

或問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也揚子曰氣之精者聚而爲物故有知而謂之神氣之逝者游而爲變故無知而謂之鬼魂者氣也鬼者体也亦謂之魄故神存則物生神去則物死神者体之主人体者神之傳舍

或曰作易者誰乎非聖人孰能之揚子曰非也然則孰作之曰天地然則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具是理作易者書是理猶繪事焉物必有其生繪乃肖其生世無日星何從而繪日星世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肖也彼以其天我以吾

乾彼以其地我以吾坤不觀乾坤二卦乎此之貴賤彼之卑高此之剛柔彼之動靜吉凶者其方物變化者其象形也故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或問道者不可須臾離何也揚子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可須臾離於道

揚子曰水爲氷雨爲雪精氣爲物也聖人因其有

而處其有不以無廢有水為水雪為雨遊魂為變也聖人因其無而聽其無不以有遁無異端反是也

或問何謂鬼神之情狀揚子曰情存則神狀存則鬼

或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也揚子曰晝則作夜則息死生一晝夜也晝夜一死生也

或問今不如古信乎揚子曰矣而不信古者官人以世後世官人以人古者士大夫專殺後世天子不專殺古者士死必以殉後世天子不以殉今不如古矣而不信

揚子曰有所忘則必有所不忘有所不忘則必有所忘

揚子曰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緣公孫弘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之為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弘知為禹諱矣獨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為聖人諱過者小人之諛也為聖人諱天災者又諛之諛也弘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而後載也猶諱父

而移之盜也又以諛湯者諛禹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堯固無辭也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已也三聖一道也弘諛其二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投堯之手而坐於桀之側堯亦無辭也桀何顏哉而弘獨有顏以見堯也臧文仲曰禹湯罪已由弘之言則臧文仲之言妄矣

庸言二十

揚子曰成天下之事者譬之山行而攀木焉陟者以順攀為進降者以逆攀為進事之成豈一端而已哉

揚子曰人有一足履甲之舟一足履乙之舟不惟不受於甲亦不受於乙人有一足居閫之內一足居閫之外不惟不信於外亦不信於內故高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揚子曰梓人能為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能為乘輿王路而出無車仲尼能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而糧無餘

揚子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此君子之事也聖人不然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

而不非諸人

揚子曰喜者陽之脩怒者陰之拂欲者陽之伸懼者陰之詘不動於陰陽之謂性動於陰陽之謂情動而復於不動是為聖賢君子動而不復不復而無不之也民斯為下矣彼異端者甚惡四者之情而求去之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陰陽亦可去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也揚子曰一陰一陽而非道何者為道一陰一陽天地所不能違也而况人物乎陰陽之在天地其位為高下其精為日月其運為寒暑其物為水火闕其一則天地息陰陽之在人物其耦為夫婦其親為父子其分為君臣其道為仁義其事為德刑其類為君子小人中國夷狄禽獸闕其一則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謂物不得不行之謂道

或問上繫首章既曰天尊地卑又曰乾坤定矣何謂也揚子曰天下有二易有造化之易有策書之易造化之易原乎太極策書之易成乎聖人易豈聖人之私書哉太極以易書示聖人聖人以易書述太極如是而已爾未諭曰聖人觀彼之天地得吾易之乾坤觀彼之卑高得吾易之貴賤觀彼之動靜得吾易之剛柔觀彼之方物得吾易之凶吉觀彼之形象得吾易之變化天之除虛嘗假手於成湯天之作易亦假手於三聖

揚子曰克己復禮不可以有己為仁由己不可以無己

或問涉世當若之何揚子曰寧得罪於君子毋得罪於小人得罪於君子君子必察得罪於小人小人必殺

揚子曰古之法亦疏矣未若後世之備也舜窜失不經未有不應為之章也孔子不稅冕而行未有擅去官之章也

或問賜自以不如回為其聞一知二聞一知十之相遠也何如揚子曰子貢聞一知二多矣聞一知十可乎

或問孔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何謂一揚子曰入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一出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二然則孰為三曰楊墨也申韓也釋老也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揚子曰聖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之徒乎然則或謂二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知清淨寂滅虛玄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爲聖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焉得爲非聖之徒

或問何謂安其身而後動揚子曰安在動後非要則臨又問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揚子曰慮在求後

非辱則累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解

天問天對解引

予讀柳文每病於天對之難讀杜少陵曰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難而終則易焉予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離騷天問及二家舊注釋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庶以易其難云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　柳宗元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古往古也太古天地未分之說傳之者誰何以考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古蓋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者爲之也鴻荒靈怪幽深紛紊何可得而言哉且不可得而言也考且得而考也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瞢然而闇誰能窮極之者天地之馮馮而盛滿爲形之翼翼

而衆多何以㸔也其像初誰識而命之者人物之明明鬼神之闇闇是又誰為之者將是也馮馮盛滿冥冥翼衆也見顔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馮馮翼翼

對曰曶黑晰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曶音忽

曶爽眙晰而為晝昏黑竆眇而為夜蓋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爾而已屯屯而昧焉則冥眙瞢闇之理蓋不可得而竆極也二儀之盛滿者自盛滿爾萬形之衆多者自衆多爾人物之明明

者自明明爾鬼神之闇闇者自闇闇爾倏焉而革泯焉而化此其厖昧之氣像蓋不可得而測識也月月晝夜之由不可竆也天地人物鬼神之由不可識也又孰有為之者哉蓋亦強名之曰惟元氣存而已曶爽見漢郊祀志謂昧爽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穀梁子之言也陰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何而化生天体之圜也孰與之營造而能圜天重之九也孰與之量度而有九九如此者矣而功誰之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䡵音火 渾淪蒙以圜號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陰陽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吹而吁炎而寒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化天之九重者陽數之合沓而積者爾天之圜体者一氣輪輪而渾茫者爾烏有所營烏有所

度哉其凝而結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釐而治也玄然而釐莫見其所以釐烏有所功烏有所作哉蒙加也號名也天之圜亦豈真圜耶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圜故加之以圜之名而已故曰蒙以圜號

問曰天維焉繫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天維之幹旋何所繫綴天地之垠涯又何所加八柱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傒繫維乃廓身位無極之極漭彌作垠或

形之加孰取大焉皇顾壐壐胡捄胡宇究雖不屬焉恃天八柱無青無黄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爲除手夫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縻其体與位矣天無待於繫者也天有極以加則有形而不大矣天無極而大者也皇顾者天大而廣也天廣大而壐壐不息不捄不宇全然離物而無所還屬豈有八山爲柱之恃哉九天者東曰皡天東南曰陽天南曰赤天西南曰朱西曰成西北曰幽北曰玄東北曰鸞中央曰鈞天也天無色而亦無方豈有九天之涯際哉

問曰隈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衆多之數天運之會合何以有子丑之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沓合也日月列星亦同此問屬音注又音搊

對曰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憯厥列折篿剡筳午施旁竪鞠明究䁾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規燬䰟淵大虚是屬棊施萬熒篿音專筳音廷竹也楚人折竹以卜咸是焉託憯美孔切

巧謂撥巧也淫謂巫史之淫聲也午施者布筭於中而横也旁竪者布筭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圜也燬者日也䰟者缺也淵者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燬日無缺故曰規燬也月者水之精故曰淵月至望後生䰟則缺故曰䰟淵也萬熒者星也蓋天地之列位有幽陰陽明之別而已烏有所謂隈隅旁角也哉謂之有隈隅旁角者機巧淫瞽之言欺誑云爾天運之推移有晝而明夕而䁾而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哉謂之有十二辰者卜筮之人折竹施布以推究晝夜者之強名自取云爾然則隈隅之數十二之名豈天之作爲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爲則屈子以此問天天亦何以告屈子也故曰非余之爲焉以告汝余者天也汝者屈子也至於日月安屬則有所屬焉太虚是屬是也列星安陳則亦託於大虚焉故曰咸是焉託

問曰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湯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汜音祀湯音陽

對曰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
仄平旋旁還為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為臨度引
久窮不可以里綴交奠儷淵迫而魄遐遠乃孛何
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體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月之
行週天而旋以成晝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
所謂次也哉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月出
於東見其方之仄而西則謂月次於西彼未始
有出次也平旋旁達亦未始有暘谷與蒙汜也
當日之所及則為晝而明不當月之所及則為
夜而臨曆家引三百六十五度之説為日之行
者其説久則亦窮矣又豈可以里而計哉日之
炎也可違而不可並也月迫而並焉則月之光
不勝日是以魄而缺為有所謂死月違而遠焉
則月之光得以孛是以明而盈為有所謂育月
之陰也以缺為體也以陰感陰兔者陰之類也
以缺感缺兔者缺之形也

問曰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妶女既曰神靈則不夫而子也宜

問曰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強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瀕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
屆時縮何有處鄉

瀕猶彌也更去聲怪而彌怪冥而更冥彌怪與
更冥合此伯強之所以生也和順既調則惠氣
行矣故伯強緣癘氣而屆惠氣以癘氣而縮者
也惠氣以和順而屆伯強緣和順而縮者也莫
非一氣也又烏有伯強居處之鄉

問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曜靈月也

對曰明焉非闢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
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旦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幽不得
幽非有所藏而幽謂之有經躔百傳者之繆也
彼日之出於蒼龍之東特寓焉耳豈真以角亢
之宿為月之廷者耶故激其詞曰蒼龍之寓而
廷彼角亢乎廷猶太微三光之廷

問曰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荅何憂何不課而

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嗜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王逸云汩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鮌於羽山飛鳥蟲曳銜鮌而食之三年不施謂不舍其罪也鮌很愎而生禹禹何以變鮌之愎洪水之淵泉極深禹何以塡塞墳分也九土禹何以能分別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万里

曰汩謂乱不任汩鴻者謂鮌之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於鴻水反汩乱奔潰而益甚也書曰鮌堙洪水汩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古文尚書未出故誤爾

對曰惟鮌譊譊音鐃陳聖而孽恆師厖蒙乃尚其圯后惟師之難矘頑使試盜堙息壤招音翹帝震怒賦刑在下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䌙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大固不可以類胲竊躄步橋揄勩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形九疇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行鴻丁貭厥丘乃降焉塡絶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鮌很愎而譊譊故逆堯舜之聖而其孽不移師言推之尚之蓋衆人之蒙而不知其圯族故也后惟師之難帥疑當作師謂堯難於違衆不得已深矘蹙頞而使試焉鮌乃盜堙上帝之息壤以招上帝之震怒故刑而棄之於羽山堯於是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鮌之孽而生禹之聖此

如汙泥之生芙蕖夫豈以類云乎哉鮌之昏禹之昭何害於姒氏之繼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哉行鴻水而下頤之此所以降丘宅土也初無所謂寘洪泉之說也從民之宜而分九土此本於禹之聖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畫之說也為此說者皆欺者為之也左氏傳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所謂招帝震怒與此招同柳子息壤記云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鮌于羽郊

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也馮怒者盛怒也王逸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曰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圜燾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亦立於虛而無所植則地之立豈有植乎地之東南傾亦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小子之力所能觸而折絕乎誰為是說以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

天聽也陸賈傳云毋女恩汝為

問曰九河何錯川谷何洿音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洿深也

對曰別錯畐塯妥定于趾躁川靜分形有高早音餅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究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漱漱又何溢為

水涸者地脉之收水流者地脉之行燥則收衍則流人見其常趨流而窮於東也不知其已陰滲而環於西也人之氣血降而不升則人死矣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不西流而不收則天地有不死乎然則水之究於土區也如運行於一器之內漱漱焉爾積而不運則溢也運而不積則又何溢為哉畐塯后土神也前漢書禮樂志云塯神宴娭趾丁也歸墟海也漱漱水流貌音救

問曰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脩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澒洞課校脩長

澒音胡孔切

問曰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墮音妥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左

崑崙山左西北其巔曰縣圃縣圃上通於天尻古居字

對曰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乾西北也是崑崙居之方也蓬首虎齒西王母也西王居於崑崙

問曰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
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天地四方之門
對曰清溫煥寒迭出乎時時之丕單由是而門辟
啓以通茲氣之元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

而照之
對曰倫龍口燎炎北其首九陰極寘厥朔以燭
口燎謂銜燭也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禀羲以耀
若水之光華受日而後光也
問曰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凝氷于北至炎有炎洲司寒不得以
試

疑音凝北有氷山故夏寒南有炎洲故冬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猩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徃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
西極有不木之山
問曰焉有虯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虯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
遊
對曰有虯蜂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掎
言有此二物相須而為神怪也

問曰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王逸云虺蛇也倏忽電光也
對曰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王逸以為
電非也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
長狄
對曰負丘之國身氏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蓱九衢枲華安居
蓱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枲麻也王逸云交道
衢言蓱草有生於水中無乃蔓衍於九交道又
有枲麻垂不何所有此物乎
對曰有蓱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
舊注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
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
如麻赤華即枲華也華即花字
問曰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覩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巳號
足見其大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對曰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不姜求詳蓋地名也
問曰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
紛華漫汙而潛謂不死

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鯪青陵 鬿音祈
王逸云鯪魚鯪鯉也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
對曰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舊注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為
雀鬿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誤注
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
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對曰焉有十日其大百物羿宜炭赫厥躬胡庸以
拔屈大澤千里群烏是解
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群烏之所解問作烏字
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旬改為烏
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
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
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維憂
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
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
分竟地
塗音途鼂音招早也與朝同離遭也蠥音孽憂

也台桑地名也拘隅也射行也𦬸音鞠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隸陳也賓列也禹宮禹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屠剝剝也王逸云禹膉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朱集曰啓棘賓禹當作啓夢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賓于鈞天九奏為舞也古篆書夢字似棘天字似禹

對曰禹愆于續鯀婦孕合胧離厥膺三門以不胈呱呱之不盈而孰圖宋卒燥中野民攸字一作字攸暨彼呱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後為叟耆曷厥曷尊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捷先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一本無聖天胡徃不道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容之序帝以賁嬪禹毋産聖何謡厥旌彼淫言亂噣聮賊以不處

禹愆創於無嗣故亟娶於塗山爾豈以欲哉彼股無胈而不恤也三過門而不視也胈即胝字啓呱呱而不傷也而孰圖於世味之愆哉惟禹之用心如此故卒能援天下之溺而置之於燥宇天下之民而置之於安暨猶暨也暨者安也彼呱呱克臧者呱謂啓也啓能為善故使姒氏為

夏國而不使伯益得以代夏國且禹之薦益於天非不至也而天諄諄之命不歸於益者以啓之克賢故也益雖不受命然不失為夏之老臣益又何感於已何尊於夏哉啓既受命而勤於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啓之德正也有扈氏不正也以不正而雠正天之所以授啓以征伐之柄以捷之也先之必窮聖之必功天之理也孰能害聖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民之艱食而使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出天下於既溺而踐履於堅土彼息天下之居而康裕天下之食者實禹之功也埴者堅土也食者食稟之食也禹之聖如此而啓又且不失禹之聖則天命胡徃而不導之哉姑者且也道者導也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謂啓能作九辯九歌以達樂之聲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吟之也呻者吟也辯同容之序帝以賁嬪者何也容者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啓之九辯九歌能分別其與天地同和始終先後之序則啓之樂大矣故能與天之和相賁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之和相媲配而無不齊也賁者易也嬪者配也帝者

天也禹母產聖何隔厥旅言禹母之產禹也劾無腷剝毋背之怪詩曰不坼不副副與疈同音柏過切旅者背也旅與膂同謂禹生之怪者淫瞽之言出於妄亂者之口而已聽者割耳而不聽此語也喝青畫口也聅青識割耳也聅聅猶曰洗耳云

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天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狶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夏革命而為夏民之孽也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者河伯化為白龍羿何射眇其左目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馮珧利決封狶是射者馮侍也珧弓名也音桃封狶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弓以射神獸為田獵之娛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者言無德以享天獻封狶之膏以祭故帝不順不饗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者羿之相寒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言羿以射革

命宜其強也何為寒浞革交起而吞滅之

對曰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鴟厥蘇集矢于皖肆咔帝不諶失位濫嫚有洛之嫭爲妻于彼夸夫一作夭快殺鼎狶以慝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衆姦民是識畢土作仇從估身孤

夷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羿既滔淫荒怠割絕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作孽也柰何誣以為天降之乎震鴟厥蘇集矢於皖者言

河伯化為白龍其蘇鴟鴟不深居而妄出自取失之集其目也皖者明星也謂龍之目如星之明也左傳云集矢於其目肆咔帝不諶失位濫嫚者言河伯為羿所射上訴天帝乞帝殺羿而帝不允蓋訴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羿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乎遭羿之嫚侮也有洛之嫭爲妻于彼嫭美也音戶言洛妃之美焉肯妻於羿之兇狡也夸矢快殺鼎狶以慝飽者言羿自矜其以殺為快故射封狶為鼎實以自飽也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

台舌恢而濫厥福者謂羿以豨膏股之香而祭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饗之帝者曰何肥甘我舌喉以僭濫求福也台音怡我也寒浞婦謀后夷卒伐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藏者言寒浞伯明氏讒子弟也而夷羿以姦民為善人信其讒而佀之宜浞與其婦謀羿歸自田殺而烹之棄骨于野者以姦民為讒之故也舉土作仇徒恃身弧者舉率土與羿為仇而羿不知方且徒恃其身之力與弧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民恃藝而不恃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者言堯放鯀於險阻窮荒之地使之西行而度越巖險也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者言化而為黃熊入于羽淵雖有巫醫不能活也熊音奴來切三足鼈也見國語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者言禹能平水土使民得播黑黍於莆雚棘茨之地變蕪為田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者由用也投棄也言何用禹而棄鯀耶豈以鯀疾惡脩長而貫盈耶

對曰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菹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萩維蘆玉徵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嗣後世是郊

穉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鯀之子禹也莞蒲萩蘆之地皆大徵去其蕪穢以圖農功民謹悅而美之也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憤激以成功用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而鯀乃得配上帝於郊祀也

問曰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躰

蜺雲之似龍者茀雲之似蛇者白蜺與茀氣相嬰胡為在此祠堂乎此原之所見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者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僑之尸也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者言天法陰陽從橫陽氣去則人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躰者崔文子取子僑之尸覆之以弊筐須臾化為大鳥而鳴飛而去言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也

對曰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猶悄夫藥良

終鳥號以游奮厥籠筐曶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文祧操戈者祧青斯福也又青祧祁宮名二義
皆與此句不通𢮎恐當作祧青直爾切奪衣也
謂崔文子見子僑蜺形茀裳而魂魄驚怖祧奪
遂操戈以擊之也曶漠莫謀謂明爽昏黑莫得
而究也形胡在胡亡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萍萍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雨興何以然也
對曰陽潛而𩆜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陰陽蒸炊而雨爾彼萍翳特馮藉以起而號呼

其所也非號而後雨也
問曰撰躰協脅鹿何膺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腸屬支偶尸帝之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身腸合為一而支分
為八以主天之方隅也
問曰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巨靈之鼇背負蓬萊山而
抃戲於海何以能安龜負山若舟使龜捨水而
行於丘陵何能遷徙此山乎

對曰宅靈之丘揜焉不危鼇厥首而恬以夷要
釋而陵殆或誚之龍伯負骨帝尚寃之
丘即蓬丘也宅於巨靈之背而不危且恬安平
夷也欲釋水而陵者天若誚讓以居陵何不可
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帝尚以為寃而
不足夸也
問曰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
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
殆
澆多力論語曰澆盪舟至其嫂之戶佯有所求

而遂淫其嫂少康因獵放犬遂襲澆而斷其首
女歧即澆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康初以夜
襲得女歧頭誤以為澆故言易厥首
對曰澆嫪以力兄麀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
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澆淫且力也故曰嫪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
伐蒙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湯何殛焉
湯謀變夏衆以從已何以恩厚之而得其從也
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桀伐蒙

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逐之
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偪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惟桀奢
色戎得蒙妹嬉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湯之奮興而變夏衆以煦偪拊摩而得之自葛
始以誅仇餉也少康復舊物故尋尋安得而保
其國其易如取如攜爾以覆舟喻之猶爲難也
湯之逐桀非湯也桀自淫自暴以啓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
萌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鱞堯不告舜父
母故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鱞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亂厥世
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
瞽不可告故堯自專而女焉女去聲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其克兆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於王杯必盛熊
蹯豹胎則璜臺之兆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崇尚之
對曰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德則爲帝天下相帥而推以爲元首
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
而圖之
對曰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相傳其蛇身則以蛇占之而圖以類之也豈有
化七十之說皆畫工詭異而爲之爾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
敗
舜卑以服事其弟而象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
而不能危敗舜之身也
對曰舜弟賊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
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以致愛邑鼻
以賦富
舜之弟賊舜如仇浚井則屠之以水焚廩則屠
之以火象如犬之自齗齗圂焉能傷舜而舜盡
其兄之道用之爲諸侯以致其愛邑之於有鼻

以富其給

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思得兩男子

自古公之子有吳大伯而太伯採藥南嶽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illegible]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於南嶽仲雍實同此高義以成吳國之美度音鐸

問曰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后帝湯也伊尹因緣烹鵠羹飾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爲相遂承用尹之謀而謀桀桀遂滅亡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於鳴條而黎民大說

對曰空桑鼎殺諂羹厥鵠惟軻知言胡焉以爲不仁易思危夫易揆易謀咸逃叢淵屯后以劉降厥覯于下匪摯孰乘條代巢放民用濆厥疵以更于膚夫曷不諂

伊尹生於空桑負鼎于湯羹鵠以諂此皆妄說也惟孟子知言視之以爲不也胡視也昔胡罔

切不育方焉切湯之代桀以至仁而革易至愚至危之桀又易用揆度而討謀哉桀之於湯爲叢敺爵爲淵敺魚者也民皆逃鸇獺而歸叢淵此屯君之所以爲湯庚劉也劉殺也湯觀於天下未有如伊尹者非尹孰承用哉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如爲民濆其身之瘡疵而平更其肌膚也易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妃也簡狄侍帝嚳於堂上有燕墮卵呑而生契

對曰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

言契以禖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曰該德胤考一作孝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少皞氏之子熙爲玄冥該爲蓐收言該之德能嗣於父故列於神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慝也

問曰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國相捐之子少康為有
仍牧正典牛羊後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矜矜澆扈爰蹈
少康以戒懼興有扈以驕淫亡
問曰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曰階于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舞于羽以格苗有不在於于羽也緩其死而開
其生則苗民何狃於為盜而不懷
問曰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紂宜憂亡者也憂則臞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
肌畜寶被躬焚以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
武王斬之懸其頭於大白之旗
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一作賈复何逢擊牀先出其命
何從
夏啓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啓攻之
親擊殺之於牀
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壽寓一作寓啓楙以
斯

扈以力酉侯以失民心而無所居
問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
來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獵而
還以會適班祿惠于百姓不但往還田獵而已
對曰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隨民是冒而丕
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實也班會而獲牛
者非也此隨民蒙冒而稱其瑞小惠是班以市
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晉大夫解居父聘於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
其子欲強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
鴞萃止獨不愧鴞乎言循闇微之迹而有夷狄
之行不可以寧其身
對曰解父狄淫遺慇以赧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
視
以解父之強暴而遇陳婦之正信安得而不愧
赧乎此解父不見陳婦之心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

迻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久長君有臯
何也
對曰象不兄龍異而畜以謀蓋聖執山怒關用鯀厥
愛
象不恭其兄而謀危其兄此象之山也然舜之
聖豈怒其凶哉不廢怒而親愛之此象之嗣所
以鯀鯀而久長皆舜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

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排之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於空桑故使
之送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於重泉何罪也
湯不勝民心而伐桀桀自排之
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
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昬以不識胡木化于毋以
蝎厥聖豕嶌不良譏以謗正盡邑以墊執譯彼夢
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溝
怒以割癸挑而讎
伊尹之聖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

智之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毋姓
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毋走其邑盡
為大水毋溺死化為空桑有兒啼人取養之即
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為是說以蠱伊尹之聖也
為是說者不良之人欺譏以害正道也盡邑皆
溺果孰傳此夢哉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於
桀故桀因之衆怒桀之因湯而割夏實夏癸自
挑之以致讎爾
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到
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

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
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紂遣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欲以何
日武王曰甲子還報會大雨道難武王曰吾甲
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救賢者之死蒼鳥
鷹也言武王之將師如鷹之群飛此孰聚之者
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爭
遣伐器者伐紂之器爭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
爭先奮擊其翼也
對曰膠鬲比祲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

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顛紂黄鉞且孰喜之民父有蝥嗟以羑之位膺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涎圯之咸追厥死爭俎器之翼鼓顛鬻譏舞靡之黎沫也紂梢殺膠鬲而為沫矣故武王如期而往如捧盎水以救焚灼顛鬻未詳蝥膚胥穡

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献白雉親往逢迎之為楚人所沉梅貪也妖夫者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此器者以為妖執而曳戮之於市夏之衰有二龍止於是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棄之被戮之夫婦哀而收之奔褒褒人後献此女是為褒姒梅音每

對曰水濱戮昭荊陷穢之繆逐越裳鳴青雉之毯憎祈招猖佯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藏勝之歡觴瑤池以送謠儒賊厥說爰黎其狐幽禍弩以夸恒嶽以漁淫嗜虎殺諫尸謗屠孰譏黎以徵而化黿是章儒一作孺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毋虎骨戴勝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王謠其詩曰白雲見列子儒賊厥說說疑作說言幽王以侵漁其民而士以淫於嗜慾而士以輕殺諫臣而士豈有歸咎於龍漦化黿之說與夫檿弧之謠哉此世儒繆說害之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終乎一身不保天命之佑與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公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逐孽而壞

天遠而幽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從而責其罰佑之不常哉齊桓之事皆自取爾天何與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於屬任之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及不幸而遭孽孽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梅伯梅音洗
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謨以寵
于異己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鞫頌道醢梅
奴箕忠咸喪以醜厚三本皆于異于類作于比于也
紂誰使之惑哉志使之爾志使之惑故倒行逆
施惟謨是寵比干以異己而死雷開以同惡相
濟而侯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故虞芮之訟頌
之紂以醢梅伯之直奴箕子之忠故忠良皆喪
而醜德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
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
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何所悒載尸集戰
何所急志一作識悒喻段也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也武
王承稷之業誅紂而切激數其過也伯昌文王
也紂號令既衰文王執政以爲州牧也徹彼岐

社者武王誅紂徹去邠岐之社而爲天下太社
也遷藏就岐言文王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也受
賜茲醢者文王受紂所賜梅伯之醢以祭告於
上天也師望呂望也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歸也載尸者
武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也悒音邑
對曰稟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
岐既嶷宜庸將焉紂山以啓武紹尚焉伯鞭于西
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蹌梁橐囊
殪仁萃蠛狙戕淫商黷民以丕去因梅以頌烏不

台訴執盈癸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
岐目厥心將耽顯光奮刀屠國以釁饕厥罔哀殺
爲逞寡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易岐社以太者易一國之社爲天下之太社也
蹌梁橐橐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殪仁萃蠛者
文王遷岐而民從之其仁如殪其萃者如蔑殪
之蠛也殪蠛見莊子烏不台訴者台音怡我也
我者天自謂也言紂內梅伯以爲醢而頌諸侯
諸侯烏有不訴於天者哉大抵屈原天問原之
問天也柳子天對柳子代天而答原也執盈癸

惡者害紂之惡盈於夏癸故矣其躬而殄其祀也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於屠釣非真屠釣也其隱德於内而見於外惟文王能見其心甚明故太公樂為之用屠商如屠牛之觀髀也觀髀見貫詛傳發殺曷逞寒民于烹者武王之殺紂非有憤悒而逞也出民於烹熬之中而置之寒凉之地而已惟栗厥文考者栗當作栗武王曰予克紂惟朕文考無罪武王祿栗文考之靈故伐商也而庋子以徂征予亦天自謂也武王之伐商下畏文王上畏天命故徂征爾又栗者

文王之木主也以栗木為主也庋予一作庋子言庋其子道以徂征也禮小祥以栗為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墜古地字

對曰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蟯賤而以變天地

恭太子為驪姬譖之於内而不得列陳也死者如蚓之訟譖者如蟯之賤爾此安能感天地抑子之論大抵以天人為不相關以天理為溟涬無知皆憤懟很忮之所發非正論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命王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德則畀怠則奪也天又祐之言不祐也

問曰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官天下而垂緒官天下謂王天下也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貽未克膺成纘

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貽

問曰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生闔廬少放在外及壯而厲其武以流其威

對曰光徵夢祖憾離以厲仿偟激覆而勇益德邁

惟其憾於離散是以厲其威武

問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也進雉羹於帝堯壽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

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其死自晚爾豈有饗其羹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自相
齧
對曰蜆齧巳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卒
蜆胡對切蠭蝓也
問曰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肯有女
子采薇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昌
有福喜也
對曰回禍偶昌鹿曷祐以女
其昌偶然鹿何為耶

問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百兩謂車也魯昭公元年
秦鍼奔晉其車千乘坐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以多車而卒為旅人於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
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
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王逸云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

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楚人因論述之
故其文義不次敘去薄暮雷電者原所問略訖
日暮欲去天雨電也厥嚴不奉者楚王之威日
隋不可復奉雖求福於天無如之何也伏匿穴
處者原將退伏巖穴復何言也荊勳作師者言
楚先王之功與楚之衆將士而不長久也悟過
改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吳光爭
國久余是勝者言楚嘗為闔廬所勝不可不戒
也穿閭爰出子文者原見楚將士而無賢人以
教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

告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
堵敖者楚文王兄也原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
而死以此告之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者言
原何敢嘗試其君自號忠直之名以彰於後世
乎誠以同姓義不能巳也
對曰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
違匿固若所得嚶忿毒意誰與睨齊很秦啗厥詐
誅登莪庸嘯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悽不可化徒
若罷閭焯厥武滋以侈頹於荒不可以作怠焉庸
歸欸吾敖之閟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言原之咎歟于野何其很然憤懣而不釋也楚之威將墜而誼將殄自有當其任者道合則行道違則匿固其所也原之嘐憂忿毒意欲與誰合哉楚與齊久交而絶之與秦宿讎而往朝之餌於秦之詐而不自悟也讒者登之叛者用之楚之政所以逆理咈衆而施也禍止且至而甘於處郢滅不遠而怙於歡此其愎諫固不可化矣原之忠懇憂疽徒自汝瘁而已何救於楚之士哉闔廬以武而强以侈而頹而況楚哉於堯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可作矣原其誰與歸也款告也闞天閽也吾教謂懷王也告懷王之祚將短矣懷王卒以客死於秦旅客也尸死也誠若名不尚壽極而辭者言汝之忠名誠不足尚何以窮極汝之忠憤之辭如此乎所以深言忠名之足尚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冊文

代梁丞相作　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冊文

維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一日庚戌朔皇帝臣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五三六經若稽天則勑叙人紀罔不上昭帝猷內勸母德與情載相永與職胐相輝是以書首堯典詩首周南盡降義迄黃肇允而未具嬪武狄亂若淑而靡隆君子於是手詛帝道莫盛於唐堯母德無加於文母也恭上下千載相望遙遙若夫堯父文母生同昭時參天兩地壽儷太極如月斯升如月斯常倬乎如今日之於錄者盛哉不可得聞已德月新壽月新則鴻號須聞又月月新顏可挈而不顯哉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　太上皇帝陛下皇建渾淪再造穹窿更生肖翹重熙宗祏固天縱之聖神武文叡聰徇齊又多績也厥亦惟我　壽聖齊明廣慈太

上皇后徽懿淵穆惠和靜專實左之右之輔之翼之在河之洲言秉其荇關雎之所以風天下也莊敬以恩謙恭以畀恩齊之所以垂徽音也為絺之俗薄澣之服葛覃之所以化婦道也至於求賢如卷耳逮下如樛木化行如兔罝由身而家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毋也克仁繄 光堯有不殺之武毋也克儉繄 光堯有月損之道毋也克遜繄 光堯有黄屋非心之聖惟父惟毋同道一德惟齊惟鈞光施沖人恩被函生格于皇天自天壽之有永無疆臣敢不涓選令月肜飾上儀躬率百工增崇顯名用昚揚二親之光訓蓋聖善壽祺言之不足我是以有明慈之稱光明宣慈言之不足我是以有齊廣之稱乃齊乃廣言之不足我是有備德之稱且厚以持載博而能化德也貫三為一龍長六為八備也象美會焉萬善叢焉德行該備視周之大任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加上尊號曰 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伏惟殿下同堯之天合堯之日對越大養於萬斯年彼無無極蒸翼右序以篤 宋祐以祿于萬嗣臣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詞

給太學士人綾紙詞

朕甚人成均材之圃也言藝其苗言擷其秀既曰擷之曷不藝之士之入於斯出於斯有碩其用者捐軀也膚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養士之仁有自養之仁往者毋怠事須準勑給朕充太學生故朕

議

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某聞聖人之孝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於愛之以德吾如是而尊之吾親可以受之受之而安居之而無疑是之謂愛之以德不然拯吾之所欲尊而不顧吾親之所不欲受豈所謂愛之以德乎昔魯之閔僖兄弟也然閔公先君也僖繼閔者也而文公乃躋於閔之上文公知尊其父而不知嗣其父於非禮之地是則尊其父者陷其父也故春秋書之曰躋僖公譏之也至定公而逆祀始正故又書之曰從祀先公嘉之也然則議者欲尊 大行太上光堯皇帝為祖無乃近於躋僖公之類乎兄弟且不可而父子則可乎恭惟 太上光堯皇帝以上聖之資當艱難之運而能撥乱世反之

正皇建太極再造兩儀更生烝民重立　九廟
中興之業巍蕩邃古至於回龍輔於永祐承太母
於慈寧偃兵息民涵育溥博和戎靖國方內密如
紹興辛巳逆亮叛盟戎路一征兇酋自斃功成不
處斷自　天衷蹇寔去之以授　聖嗣殿功丕烈
赫然如彼道隆德茂卓然如此其視光武無所與
遜皇乎哉　宋丕天之大律不可敗已尊而為祖
何不可者然莽取漢而漢亡則先漢至乎帝而絕
光武取莽而漢興則後漢自光武而始國自我始
謂之祖可也光武之於平帝光武所不得而父況

非受之於平帝之於光武平帝所不得而子況非
授之於光武親則非父子也世則非授受也謂之
祖可也今我　光堯親則　徽宗之子也位則
徽宗之授也禀父之命傳父之位至於　廟號父
居其前同　列聖而稱宗子居其後異　列聖而
稱祖　光堯之心其安乎哉揚雄曰孝莫大於寧
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尊其號而使其心不安其神
不寧可乎今申命公卿大臣議郎博士僉甬而進
貿之於天蓋亦無變稱宗之制而獨求極尊之謚
庶幾下可以稱　吾君變親以德之美意上可以

安　光堯左天之神靈也謹案謚法窮神知化曰
聖一民無為曰神克定禍乱曰武修德來遠曰文
禮文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德聰明
仁儉不曰聖乎內嬗　聖子獨觀昭曠不曰神乎
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干裔夷用
賓不曰文乎剗經作制典禮舉備不曰章乎宗廟
再安祀　宋配天不曰孝乎肯　帝堯之德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煥乎文章堯之章也親睦九族堯
之孝也惟我
太上異時尊號于堯有光厥今易名備堯六德勒

崇垂鴻金聲玉振於是為稱若夫高者天德之稱
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曰謂天蓋高
惟高之一字乃盡乎天德惟天下之至聖乃配乎
天德於赫太上其道高乎九皇其功高乎二典其
壽高乎五三六經之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
孰能當之　太上光堯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聖神武文章孝皇帝廟曰　高宗謹具申尚書省
伏乞照會謹狀

葉秦簡公謚議　名義問 字審言

議曰天下有名教聖人有天爵政教莫大乎誅賞

而誅有不及於隱慝人爵莫顯乎公卿而爵有不施於幽光謚也者其教不以政而以名其爵不以人而以天者也一字之襃死而不忘片言之貶百世不改是以君子貴之樞密葉公既薨其子某請于太常考其行實稽之謚法法之所與也謹案謚法不懈于位曰恭正直無邪曰簡合是二者可以易公之名矣公何以謂之恭也紹興之季年虜敗盟寇我疆埸有為右捐而受命督視者逡巡畏避竟不肯行公入對毅然請行　太上皇帝玉音慰諭且謂卿能為朕從何慮大抵幾則食其祿急則逃其死為臣如此懈孰甚焉公遇大難而以身任之可謂不懈于位矣是以謂之恭也公何以謂之簡也公自為少吏而上疏論時宰之姦邪以取免官之譴及執法殿中則論執政之怠慢必使釋位而去且謂君子當長養成就使之有立小人當芟夷蘊崇勿使能殖可謂正直無邪矣是以謂之簡也請謚曰恭簡謹議

節使趙忠果謚議　名士玫

議曰身與義孰重曰義重志與功孰難曰志難古人不以天下易兩臂蓋以身重於天下故也然身

不可殺乃有殺身以成仁生不可舍乃有舍生而取義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重之器在義而不在身古人不以九合易一死蓋以功難於濟世故也然以其君霸者或有比之而不悅以其君顯者或有耻之而不為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難之業不在功而在志故節使趙公奮至難之志而不懼捐甚重之身而無愛功雖不就義則獨高矣矧公神明之胄宗室之英乃與上古之伏節死義者爭日月之光凌雪霜之嚴是歲寒之松生於　高宗之景山疾風之草生於文王之靈囿也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議禮者當正色而謚之夫何疑焉公在靖康之間憤金虜之猾宗國之危結豪傑三千人以赴京師在建炎之間復結義士數千人欲為　朝廷取河北竟以謀泄虜人執之斬腰於市嗚呼痛矣謹按謚法殺身報國曰忠犯衆所懼曰果公之志欲取河北於既陷之後不亦犯衆所懼乎公之義能捐一身於衆人貪生之日不亦殺身報國乎宜以忠果為謚謹議

策問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為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之有用是以假之也嘗怪鑄之自於古積之至於今舊者不足繼之以鼓鑄鑄之不足繼之以楮券宜其為錢不勝其有餘也而反愈不足夫錢之與物無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與物兩貴其咎安在或謂以楮為之其數十而其用八非細民之便此其所以散也然行之於益州未聞如是之敝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為之其費不貲孰與鐵者兩行乎議者曰鐵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鐵之費無泉之利無

以為也然是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放鑄可為也其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券之偽者民猶病之放鑄可為不可為也禁其鑄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雞二彘之實孟子所不忽也何必曰利孟子有為言之也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術亦孟子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稱實言無施諸君必不為也願悉辭有司之議皆有擇焉

省試別頭策問

問道與德可勉而能才不可強而致此蘇氏之論也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司馬氏之論也由前之語則先才由後之說則後才兩從則戾一從則孰歸或曰蘇氏駁乎權司馬氏粹乎經權則多尤經則寡悔信斯言也仲尼之所謂才難不尚才哉舜之五臣周之十亂不用才哉且司馬氏之說曰正直中和之謂德聰明果敢之謂才然則才與德之分也昭矣及觀傳稱高辛氏高陽氏之才子則曰忠肅恭懿又曰齊聖廣淵傳之所

謂才乃司馬氏之所謂德也又何歟諸君且用世矣於此何嚮有司願觀焉

太學上舍策問

問趨治者固多塗經乃謂之道緯乃謂之德濟乃謂之術就乃謂之功其趨三其就一也唐虞氏粹乎道周人粹乎德秦人粹乎術漢人駁乎術與德嘗怪二帝之治執中之彌邇而光被之彌遠精一之彌約而雍熙之彌博堯曰成功舜曰大功何其卑也及舜以是傳之三而至文武周公觀周公相成王以治周者豈第形於心忠厚浹於物禮樂陶

於天下甚矣然呂刑之繁已伏於圄空之日春秋之戰亦倚於兵寢之年自是而後周弱矣嘗周公用此以治魯而君子已逆知其寖微矣周公用於周而不自知其將弱歟抑知之而不改歟且其道未離於唐虞之所傳而其德非遠於道也所傳者無二而所就者不一何也於是秦人監之絀道以進乎術偭德而嚮乎功一用權勢法制以驅其民挈携其政以歸乎兵與刑以爲吾可以有就則亦矣天下不恤之恤故其究曰富而富曰強而強爲國而濟登益焉者可也然說者必曰秦以此始亦

以此終其信然耶抑詳以成毀而不以工拙乎夫成毀之與工拙此二事也秦果工於爲國則不以毀廢功不以人擠技也且其後之毀詹知其不有由歟抑其所以毀者果出於其所以成者歟於是漢人監之高文創守以寬厚公恕之治與天下爲清靜和樂之事然漢無秦之術而亦有秦之功朽貫紅粟白老兒嬉秦未必有也南越請服匈奴和親不爲秦之強而亦不至周之弱武宣繼之則又不然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曰何至純任德教周周政乎二君之治蓋出乎秦人之所謂術者矣

然一以之虛耗一以之中興事同而功之異此又何也且夫道與德唐虞不得不帝周不得不弱說者曰窮於周然矣而不窮於漢之高文乎此尚有可議者曰異世至於術秦一秦也由乎前也矣以功由乎後也矣以毀說者又曰秦之所挾者毀之具也其前之功者幸也然宣帝後用之而功則又矣說之誘秦惟　主上躬發聖德統揖群元蓋將攄闔闢天地之志以丕續祖烈内修之政自治之策必有方其全也比者紓淮民之勤蠲江湖之逋後墾策廢缶甲卹災餘款横斂劭農功講木澤蒐

如之治登周漢而咸唐虞有月矣敢問諸君緊郡縣不世之功則宜術之施然秦之短武之臨乃有可懲而秦之強宣之功亦有可計欲建不拔之業則宜道德之用然周人之弱得無可監而唐虞之隆周漢之永又有可宗今行其三而並歟擇其一而專歟抑外此而之他也或曰仲尼之門羞稱乎術或曰仁術不自孟氏儒術不自荀氏歟願殫議而洽講之將以聞焉

公試武學策問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非古也危而注

意將是寒褒兩義之論也故擇將在素論將在豫嘗試歷選若胥與諸君論之或謂制勝者不穿札破敵者乘軺車將豈顓戴鶡哉然栒邑陳濤之役山西之族哂之或又謂列兵法者皆決水轉圜之家學谷父功者乃忠義感人之燕翼不干其人于其關也然長平河橋之役非將種乎彼起屠敗爲爪牙何必將種乎或又謂謝病頻陽乃能平楚老者可使也不更事少年亦能破秦可偏廢哉軍市之租盡給士卒廉者可使也貪而好色亦得士死力可獨取哉抑不思故將軍而失道尚乳臭而見

輕嘗雜水斂錢帛而賣爲胥斯焉取斯嗟乎將固不易知知將亦未易若曰亡險老臣若曰臣能平之自嘗何婦焉然降伯奴者即自當單于之後因壺頭者即據鞍矍鑠之老獨何歟或謂戰必勝之將徵信謹守鋪者明知之勇可用之將徵經濟大畧者明識之擧良將大臣事也然守汝州而會擧之者誰歟此猶可諉曰文武異科將相異列也意思深長必會万人敵者擧之策敵制勝必武擧異等者擧之亦各於其黨也然敏辯言兵而望風輒潰擧之者又誰歟或曰相崇而飄將重而遠盡親

且近者之咨爭魯五擁之敗即中尉之門人達關之觚即軍容之上客旄節以賂得者有債帥之號招討以貨取者士封丘之師又何歟擇將之難也如此或謂君王神武則駕馭必英雄然有君無臣古人歎之何也恭惟　主上聖武如堯勇智如湯競烈遹臨如武王然猶寤寐方召旁招頗牧迺者發德音下　明詔內而侍從外而討臣令各擧偏裨以備采擢　聖慮至深遠也伊欲甄差真材免吝陰指據旧以鑒新舍短而集長策將安出願諸君切磋究之將以聞焉

庚戌殿試武擧策　御題

朕以寡昧獲承　至尊壽皇之休德任大守重承惟保邦安邊之要莫大乎二柄夙夜祗懼遹求天保采薇之治至親御鞍馬講武詶兵宴諾諸將一意擢摩選偏裨之智勇而上之樞庭或將帥之措克而察以御史　朕於軍政非不盡心焉今子大夫咸造在廷　朕甚嘉之蓋聞古者兵制夏商而上邈矣周家之制地方百里出士若徒者三千焉此井牧之法也然乘馬之法一同百里出士若卒者七千有五百焉何其異也至於諸侯兵十大夫

孟津之會侯國八百則兵之為千万者六矣而天子之兵止七十有五萬焉財足以當十諸侯之兵而已豈強幹弱枝之制乎至於齊之內政晉之被盧秦之材官漢之南北軍七校樓船唐之府兵彍騎雖曰非古亦各言其制也其因革善否可得聞乎若夫歷代舟車步騎之異技奇正偏伍之異法擇將者或以文或以武或以新進或以老成何塗而得其人議兵者或仁義或詐力或祖韜略或祖孫吳何門而決其策子大夫講之熟矣悉意以陳朕將親覽

誠齋集卷第九十六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七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詞䟽

代宰執開啓　天中節䟽

有王者興五百年而名世使聖人壽八千歲以為春惟燎馨熏以介祉福　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遊心於淡與天為徒以顯親親承繇莫大之養為衆父父中以無疆之齡

代宰執進　天中節功德䟽

於赫太上身為與子之天有開必先節届誕彌之月光揚頌語申衍帝齡　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道心惟精德壽必得紹唐軼接漢輔可謂中興德舜日為堯年不勝大願

代宰執滿散　天中節䟽

前期一月嚴香火之彌文佳節千秋正星虹之初度爰熙玆事告厥寶慈　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齊心大庭函氣太極二百一十載既濟中興之功八十一萬年永膺天下之養

代宰執開啓　皇后三月六月生辰青詞

詠舞雩之風載逾蘭禊夢入懷之月有慶並庭中
其寶書令以純嘏　皇后殿下伏願與天齊壽合
日其明六百四十年既應誕彌之旦一萬八千載
永同富守之齡

又　皇后生辰功德疏

青牌維季載逢春月之陽紫殿有椒是生天下之
母焉依梵力喜頌壽祺　皇后殿下伏願合明月
君侔德天妹佩環而勒萬乘永寧金室之居奉玉
而壽兩宮長對瑤池之燕

代寧執八月二十一日

壽聖太上皇后生辰祝壽青詞

執矩步昊適行秋之正中思齊大任符夢月之嘉
應桑蔬作誦萁壽申休　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
上皇后伏願博厚侔天光明合月玉卮萬歲長對
上皇之觴瑤池百紀永齊西母之筭

為太安人醮星辰青詞

蒼穹昊昊仰止逾矜黔首芸芸視之愈甫惟一念
之既摇則兩儀之不遐伏念臣某自頃入朝獨言
惜毋甫充負之再歲嘗受籍之三朝朝罷玉清侍
南內萬官之後歸持拓酒為北堂千歲之歡載驚
慈顏驟有痼疾聚閭門而無色恍四顧之噂依馨
天之心一萌勿藥之効如響久矣爵旌未之獲酬
益焉遐歸敢不盡敬召羽衣之仙侶寫桑珠之奧
籍伏望上帝下臨百神降格中錫老親之壽永庇
寒門之私

為妻安人醮星辰青詞

上帝高明遠而無極下民哀籲感而遂通伏念某
妻室安人羅氏頃及月辰還纒災疾命已危於一
髮禱遂通於三靈歷忱恂于方寸之間格化育於
圓穹之上其應如響厥疾乃瘳既頰僕於神現亦

兼全於毋子戴天地再生之施敢報期何薦濆汙
行潦之微於文其可乃命黃冠之侶載繙玉字之
書取蕭雅琴桑藻既素願近仙馭下照衡閭庶昭
鑒於悃誠亦永綏於迪吉

玄潭觀度道士疏

文江杜縣玄潭古壇別得張道陵之真傳具存許
旌陽之故蹟冶金為蓋彈壓九淵之波濤裂石洴
鋒尚餘一劍之苔蘚看管風月可無後人吹送煙
霞何發朿力或倒帑廩或捐金珠斯集事之無難
亦獲福之攸是

常州禱雨䟽

吏之多罪積𠎝戾以傷和春聿嘆深乃淹時而閔雨懼首種之不入畢小民而曰咨籲天有祈徼福丕應伏願召龍震電詰山出雲雨偫崇朝霖以三日千耜畢趾勿令東作之違時力穡有秋允協西疇之望歲

又常州禱雨䟽

時維仲夏言執其苗瞻彼大田無寸之水敢丕單於精素以率籲於穹蒼伏念臣菲然抱扆膺此治劇積乃𠎝戾傷于大和荐雩禜以有祈尚乞膏而

未洽儻吏祟朝而不雨則將卒歲以無秋民亦何辜吏實多罪伏願降臣以百殃之罰以徼罔功錫民以三月之霖來蘇此旱格于上穹慰彼群生

禱疾青詞

疾痛呼天人以窮而反本高明覆物民所欲而必從敢瀆告於再三庶徼福於萬一伏念臣 某 發身寠乏竊祿滿盈上不功於王家下無補於民政不肖老而後止乃於既止而進官君子君無求安果以偷安而篤疾繫天賜之過分致身吏之自招歲將一周痾尚未去不堪極痛屢祈死以載號仰止蓋

高何塵聞而未徹深省愆尤之積爲逃星曜之臨敬介黃冠荐掄丹悃願回哀眷老雖罪而不刑俾有夷瘳疾無妄而勿藥

淋疾祈禱青詞

龥鳴九皐無徹聲而不達昊閶虛類繫哀眷之必回豈其孱弱之臣隔此恫瘝之訴伏念臣年幾八秩病已再秋念萬物自遂於兩間咸各正其性命顧六腑獨窒其一者曾不如於狗豬雖備古來刀鋸鼎鑊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慘怛之狀三醫丞手百藥罔功餘生莬如瀕死數矣屢哀籲於玄造未

徹聞於蓋高瞑眩小瘳根本猶在肆旁招於羽客敬展盡於血誠敢祈昇吞一洗沉痾亮然去躰儻五福之康寧大哉唯天與群生而鼓舞

箴

言箴

金乎鍼則以三圭乎彼亦以三前三以脢後三以悔脢則去悔悔則去罪

學箴 爲清江陳叔聲作

匪仁弗泉匪敬弗源心爲之淵以安其天是心未熟求躬之淑譬彼𧁩麥而欲穫救聖有六藝道之

國都立師求友徃問之塗有充於中必充於外行
與聖契言與聖會其或戴筆以飾厥辭大本斯拔
何業弗萎咨爾後學於斯盍覺惟其篤之是以告
之

官箴

大兒長孺試邑南昌辭行問政於誠齋
老人告之曰一曰廉二曰恕三曰公四
曰明五曰勤因作官箴以贈之曰
吏道如砥約法惟五疇廉而殘疇墨而恕兼二斯
公剔無公處三者備矣我心匪通兹謂不明借諳

為聰夙夜惟勤乃克有終

愚谷箴

安成劉江伯深自號愚谷丞公銘之誠
齋野客楊万里　從為之箴
愚公之愚有允無証愚溪之愚程黠褥愚如愚之
愚愚與道俱何擇非一亦顏之徒

銘

裕齋銘

零陵嚴慶曾之齋以裕名而屬予銘之予蓋德於
狹而心於懼者也將焉取裕抑敢不銘以與吾友

共守之銘曰
鮮克民彝靡慈靡忠則外是務而裡斯陋孰寬其
蠱孰畜其豈盍其反而裕哉厥躬崇崇天如若月
伊煌雷以萬生光施八荒仁以覺之敬以握之維
其學之是以積之匪革匪門則孟顏氏于經于理
將不姚奴盈而沖諸伊其冠而沖而盈諸豈其投
而匪投匪冠匪新伊舊人見我新我若而人我其
裕矣我其怙矣怙心驕驕其裕月消瑞乙孫子孔
聖孔神而好是問可自用云齋房靚如夙圖胃書
弗牲其牲有如百聖

光齋銘

鄧晉卿以光名齋而請銘於予則銘之曰孰蹟吾
門自門徂齋有釜而鼎無駘而靈賓忘飯而主亦
樂哉曰樂斯何僕夫其咍有聾者綸有康者澤潤
兩作光交相為益厥益交如其弗悅懌惟聖作則
爰得講習兩儀乃神講則貫兮萬理則彩聳弗乱
兮相彼一鬨悅言手刹我友萃止則喻於義口之
非艱壯之惟艱群餔獨飲易牙則愁孰天而言孰
聖弗傳我友歸止我其未旃

[illegible]巷銘

歐陽伯威名其居曰寓菴徵銘於誠齋野客楊某
乃銘之曰

言曆我居言邁彼廬我寓吾軀載離我梓載旅彼
地我寓吾里曾是里離曾是廬蘧廬而子寓爲曰人
斯生控摶漚塵千誰贋真漢來秦去能幾寒暑茲
不曰寓矧吾與若寄是垠埒胡帶胡絡洛甬寓翁
既儒厥身亦古厥風賈而未售侯誕甬味聊周鄭
冕可浚匪涤可詠匪雩執聖之樞宅彼四室騖彼
尼月後天其炮有寓有窮有居無終不在其從乃
定乃宿乃蓑乃穀乃匠乃玉弗勳則書其以久渝

子獨忽諸

書室銘

室不厭塵書不厭整牖不厭明几不厭淨君子資
之君子師之四物敢侮非天疇欺我躬匪几我性
匪牖莫整莫塵心有弗夜

七星研銘

端溪七星研紫巖先生故物也其子敬
夫以遺予則銘而藏諸

金玉其聲追琢其形端溪之美紫岩之朋維仲敬
父詒我誠叟裁積驂之月中見斗揚氏所客墨氏

所國逃揚逃墨子將奚適

充齋

毛少說作齋房讀書其中名之以充請
銘予銘之曰

人皆玉其廬莫或玉其軀人皆穀其腹莫或穀其
德爾胡弗思爾則不貲孰降之衷孰秉其彝有降
靡竭有秉靡奪有覿靡悲天以人菀睍柯匪柯曾
是遠而操士去士曾弗反而推之而充何埋弗崇
充之而實何猶弗鋀續之幽幽繹之油油言製其
秋其衣其裘爲室燠只爾弗鞠只爾弗鼎只東方

旭只

務本齋銘

永新左揆字正卿嗜學進進命其齋以務本艮齋
先生記之矣後請銘於誠齋楊万里則銘之曰

咲猶手獲梓猶手斲繄士所猶何猶非學學將奚
先何學非賢自賢而聖自聖而天淪則有岸畔則
有畔天人之道畔岸河漢河漢可涯道可方思其
端惟四乃六其藝既三其綱亦五其常闢之彌幽
跂之彌悠據其一原爲善來求人有怙恃誰無孟
季執柯伐柯乃睨而視二典兩帝參天兩地咼濟

登茲不曰孝悌有若肖尼參乎攸嗤本立道生是以似之懿彼學子遐不務此聖其遠而子其反而

存齋銘 吳丞名少大字伯豐

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諗予銘之銘曰天奭天精孔神孔明聳埏彼中尙宅是環庭我有神舍弗掇于夜冠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懐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續予爲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冠則逐逐匪予汝歸汝弗去兮匪彼汝冠汝弗居兮汝室載寧汝扶載宏宗廟百官晦不汝或承尼月堯墻有覿斯煌有隋斯昇則莫

我敢當道腴義梁詩冕禮裳有操無士晦莫知其鄉

彀齋銘

吾友吉之户曹掾趙君公拮少監提刑老先生之次子也賢而文儒而能官位職之初名其公之齋房曰彀諗予銘之銘曰急爲彀師匪弦匪規彀爲急資資在在彛有嗚者雖二人同彛一跖一嬀塗是遠而君子所發晦彼晦此彛弦由巳不可則止爲跖徐徐繄善之遹舍彛而趨如鶩赴荒爲指汲汲繄利之拾舍弦而戲如燬違涇宜赴而違易嬀

之歸宜違而赴易跖之去跂聖之藩求勩于山求魏于淵於萬斯年之子耆學家有老鄧過庭有覺其避席而作

敬齋銘

新喩蕭一致字伯易三堂居士從義孫也山谷爲作三堂銘云伯易作敬齋禮曰毋不敬程子曰主一曰敬銘曰

維事維萬維心維一聽弃思鴻維貳維忽貳豈其忱忽豈其欽維動維言其弗衰心三堂孫子學以爲巳欲巳欲跂聖門主一爲址諠獨慄慈履臨水

淵及鞾厥成對越昊天

省菴銘

西昌梁大用字器之篤志嗜學遑未慭也命其讀書之室曰省菴來乞銘銘曰

人無鑑銅當鑑以身人無鑑身當鑑以心一善之萌鬼神知之非鬼神之知吾心巳知一不善之作海漚亦覺非海漚之覺吾心巳作知之斯行吾心吾朋非之斯絶吾心吾鈹孰鈹孰朋省則勇而朋士鈹喪昧則縱而以省攻昧維聖作對以昧辟省擿埴觀井叅省以月吾省以時叅省以三吾省千

之雖聖無過雖賢寡過欲寡未能吾其敢惰

西塾銘

禾川寧行之作西塾以訓迪厥子請銘於誠齋老人銘之曰

衛俞之族有西其塾雖學之麓雖子之淑咨爾子孫于弟于昆洗心雪神明聽詁言我恭我虛爾群爾居有易春秋有詩有書琴在在牖書在在手爾誦爾弦以從爾有爾有伊何伊孝伊忠伊 義伊仁于玉爾躬雖既噣矣爾鳳爾起日之夕矣爾膏尓燬具躰維淵聽視動言維禮為塗雄趨聖門命世

維孟盡心知性傳統百氏仰承三聖亞孟亞顏于跂于攀轄復數仞覺而登天潛而未徹如攻堅木徹而真禦如泉赴谷由心而身由身而親由親而君氣志如神咨爾孫子爾盻爾思非道弘人室是遠而

贊

文潞公畫像贊

竺景東畫文潞公像陳勉之携來求贊某贊曰俾宋作古自我 仁祖心一德同潞國文公不兵不革正是賴色式是中國震是我狄有傾者冠忽然

在前喜有人焉焉知九原

醉筆戲作生菜贊

粹乎蘇則已癢粹乎肉則已腴腴而不腴蘇老肉也癢而不癢肉膏蘇也孰使予最雲子之諫拓歡伯之醱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菜贊

其菜可温其黃可飧其幹可薪其藥可根有稗乎身墨氏之仁

玉石贊

山有玉工則琥之溪有石家則碶之士有韞人則

語之呵

張定叟畫像贊

湖之西東轉饅而豐其誰之膚朱張兩公神皋天咫畦鑒其理後先趾羨雖張與李孰知夫傾東海於談餘振華嶽於物初顧是區區是殆見吾善者襆歟長松白石清泉激激披襟野服於一丘一岳之間予安得從定叟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自贊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詡寫余真戲自贊曰

汝鋼弗長汝趾弗強毋欺汝穎毋競汝曠于崖于
濱其窮其茳暗體其光戈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
華青花荒哦者遯厄隘者遯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
銓

張伯子尚書畫像贊

江西連帥華學尚書篤素居士張公伯
子之畫像大兒長獨圖之以示予一別
十年千里再見敬贊之曰

庆庆契契逢怖則折嘻嘻休休覩謗而流有偉張
公洵素且沖匪石厥衷匪玉厥躬勁于疾風柱于
河洪淑兮吾怙慝不吾惡弗撼弗助弗謗弗怖曲
江之持于湖之操孟氏之素其不在茲

張欽夫畫像贊

唐德明示士友南軒先生畫像敬為之
贊

名世之學王佐之才一體一斷非為公哀

寫真贊

吉州通守趙德秷命史寫老醜戲題之
曰

有谿者巾有蔬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龍伯國

之民歟無功鄉之民歟

王時可命敏叔寫予真題其上

縣巾鶴裾山澤之臞汝荷蕢之徒歟抑接輿之徒
歟

張功父畫像贊

功父久別喜得解后寒溫之外勞苦之
曰

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
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
冰茹雪食瑀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
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
鷗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贊

索汝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于南山之
南汝在北山之北丁寧溪風約束杉月有問汝者
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約齋之牽率

樂府

誠齋歸去來兮引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稚滿庭闈正坐瓶無儲粟漫
求為吏東西

偶然彭澤近鄰坊公秫滑流起葛巾勸我未為酒
黃菊愁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去來
兮
老圃半榛茨山田欲蕪穢念心為形役又奚悲獨
惆悵前迷不諫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颺破朝霏風細慢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
光小恨熹微
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荊扉已荒三徑存松菊
喜諸幼入室相携有酒盈尊引觴自酌庭樹遣顏
怡
容膝易安栖南窻寄傲睨更小園日涉趣尤奇儘
雖設柴門長是閉斜暉撫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田鳥倦亦歸飛翳翳流光將入孤
松撫處淒其
息交絶友塹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從出何求者
曠千載今欲從誰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遣俗人
知
辭后又春熙農人欲載菑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
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崎嶇窈窕丘岳隨宜
欣欣花木向榮滋泉水始流斷萬物得時如許此

生休矣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為委心任運無多慮
顧遑遑將欲何之大化中間乘流歸盡喜懼莫隨
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遨嬉獨
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了復奚疑

上章乞休致戲作念奴嬌詞以自賀

老夫歸去有三徑足可長拖衫袖一道官銜清徹
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
柳登山臨水作音佐詩三首兩首
休說白日昇天莫誇金印斗大懸黃肘且說廬陵
新盛事三箇閑人眉壽捩罷軍負歸農押録致政
誠齋更只愁醉殺螺江門外私酒

七月十三日夜登萬花川谷望月作好事近

月未到誠齋先生到萬花川谷不是誠齋無月隔
一林脩竹如今纔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
光奇絶看十五十六

昭君怨賦松上鷗

晚飲誠齋忽有一鷗來泊松上已而飲

去感而賦之

偶聽松稍撲鹿知是沙鷗來宿稚子莫諠譁恐驚他俄頃忽然飛去飛去不知何處我已乞歸休報沙鷗

昭君怨 詠荷上雨

午夢扁舟花底香滿西湖煙水急雨打篷聲夢初驚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還聚聚作水銀窩瀉清波

武陵春

老夫茗飲小過遂得氣疾終夕越吟而

長孺子有書至巻以武陵春因呈子西

長鋏歸乎踰十暑不著鵕鸃冠道是今年勝去年特地減清羸舊賜龍團新作祟頻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兒信問平安

水調歌頭 賀廣東漕蔡定夫母生

玉樹映階秀玉節遂年新年年九月好為阿母作生辰澗底蒲芽九節海底銀濤萬頃釀作一盃春泛以東籬菊壽以漆園椿對西風吹鬢雪炷香雲即君入奏又迎珠幰入脩門看即金花紫告併舉蕭常兩國冊命太夫人三點台星上一點老人星

四月二十八月同葆常子上晩酌戲集句作四月之詩五章章四句

四月維夏春酒及時魚也四月維夏飄風自南綠竹猗猗維石巖巖我有嘉賓賁然來思為此春酒酌言獻之南有嘉魚維其時矣維筍及蒲維其嘉矣園有桃左右采之摽有梅薄言掇之今夕月出皎兮東方未明不醉無歸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七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八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題跋

跋　御書誠齋二大字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榮觀堂召宮僚燕集酒半從至王淵堂詹事臣郯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袤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箴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為末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

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涤屠覺竹絲筆來與一揮誠齋二大字賜侍讀楊揆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捐若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　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覺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敬刻之金石以侈寒士千載之榮遇云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借紫臣楊万里拜手稽首謹書

跋　御書御製賞梅雪詩

今上皇帝陛下在東宮榮觀堂宴群僚日既為臣万里親灑宸翰作誠齋二字復書御製賞梅詩一首五紙將以分賜臣郯臣端禮臣揆臣万里臣袤置之几上莫敢先取者臣万里即請云敢用劉洎登牀故事乃急取此紙蓋肆最得意者

皇帝天顏為之載發群僚皆有歆羨之色是歲冬

皇帝一日復命春坊臣特立傳賜群僚以御製梅雪詩三首凡五紙恭惟　皇帝陛下道德之崇極典學之緝熙固已登咸二典三謨之業聖之渾畫

詩句之高古又復戛擊商頌周雅之音祀大風之歌秋風之辭皆莊周所謂風斯在下者臣敬刻之高安郡治俾士民誦之詠之與雅頌異時同聲焉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借紫臣楊万里拜手稽首敬書

跋張欽夫介軒銘

欽夫之文清於氣而味永吾見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衆人豈異也衆人之愛水木竹石也愛水

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乎介又以其得而施及於唐氏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有來觀者其愛與欽夫同不同未可知也一笑而書其後所以一笑者予欲書而志其書也紹興壬午廬陵楊万里跋

跋熊叔雅所作唐傑孝子贊

孝慈者多連理同蔕之應世以為祥非也當是孝慈所化草木亦孝慈耳觀孝子唐傑之事豈不然哉至乎草木非有知也人非無知也或化焉或否焉又何歟隆興初元四月十二日廬陵楊　跋

過揚塘趙清獻神道題柱 衢州地

是惟清獻之墓過者可不敬乎敬斯慕慕斯為二之前則曰能一之後則曰不能敬猶不敬也吾徒楙之

跋歐陽伯威句選

右歐陽伯威詩句之擇也予既序其膛辭復乎抄此數紙自有用處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罌樽酤白酒釂一黎花光殘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爇之蕭然不知此在塵埃間也而伯威喜予書又奪去此紙誰復伴幽獨者 年月日跋

題曾無逸百帆圖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章友直草蟲

春寒介許蛶蝍飛蠅輩遽出耶細觀蓋章伯益墨戲也庚寅三月上巳日楊　跋

跋曾無逸所藏米元章帖

米家字畫遺逢紹興聖人謂字字皈復古殿中矣

而此紙尚遺人間士之遺時求其少不遺難哉

跋曾正臣兩踈圖

予每讀唐人文字喜言兩踈畫圖惜不得見今真在眼中矣然以孝宣清明之代而二先生何去之早耶及觀蓋寬饒傳則知都門祖帳之餞二先生父子相顧歎之彼猶以為晚介

跋劉景明四美堂序

吾友劉景明此作非四美堂序也蓋禾川晚秋圖也乾道六年九月望誠齋野客楊万里跋

跋陳興樵印五經善本

以書刻印者未有不利焉者有不利焉者惟異端之書為然刻異端之書者則然所以刻者則不然朝刻其書以貽諸人夕計其福以貽諸身烏在其不利焉者歟南雄陳經於

光堯朝以童子科免秋賦諳太常未得志於有司退而歎曰有司之門則不可以迋而入也聖人之門其不可以迋而入哉益讀古書以溉其心以揭其躬以肆其辭章盍退而後進者也病夫書肆之刻五經者字畫之不精脫訛之不更求善書者為而刻之使來者皆得以印印之嗟乎利之不勸福之不計異端之不溺

士之若陳子者稀矣五經之彰斁繫於刻不刻耶不繫於刻不刻也於斯三者吾獨以嘉陳子年月日某謹書

跋陸宣公集古方

陸宣公之敗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謗者歟或曰窮而不怨也揚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題曾無已瀟湘晚景圖

湘吾里鄰𦨭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閱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歘欲然振衣登舟云乾道癸巳月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秋聲賦及試筆帖

六一先生墨妙每見石刻未見真蹟也今乃得見秋聲賦試筆帖先生之孫提幹不來叙故鄉安得此奇觀提幹云尚有集古錄跋及家書四百餘紙某聞之雖喜然未敢書盡求觀也某山林之日月未欲一月盡此四百紙何以卒歲

跋李成山水

余葺茅捄而工徒病雨擾擾不肯畢也今日偶小齋烏烏之聲祟吾友王才臣偶携李成山水一軸來展卷煙雨勃興庭戶晦冥吾廬何日可了耶

跋趙大年小景

予故人曾扁任寄似大年小景敗素一規不盈咫也愈視愈遠忽去人萬里之外然木石草樹漓厲鬼魅可辨秋毫予剝欲放目洞視之而舊以挑燈抄書目青暈作嘗謁之醫醫云窮勝遠覷目家所忌也偶憶此戒遽卷還客

跋蘭亭帖

右蘭亭記曾爲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襲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泝峽舟中日月惟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絶云予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

跋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予以歲癸未官湖浯溪去年自杭都補外每懷兩地山水之勝輒作惡數日所謂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者歟今日獨坐釣雪舟中風雪方霽故人曾爲任邀我乃併至兩地此殆夢中事

也

跋劉彦純送曾克俊作室序

曾克俊之居距吾家三里而近予每步訪之周以脩竹而以東山甚愛其幽勝終日留而心不隨忽喜而倦帽往往不及坐而去者蓋克俊之幽境能悦人未若克俊之破屋能逐人也西溪先生所謂將壓者特聞而知之焉尒今則又甚矣西溪所謂左擔者前月晨炊不熟取以爛竈而曉昔之夜雪作地爐無火復取所謂右支者薪之矣適有天幸入冬不風後此數月春風動與此屋亦殆矣哉因克俊攜西溪序篇來附書左方以告仁人君子之憐克俊者

跋張安國帖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跋許將狀元與蔣穎叔樞密帖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今人年未三十一舉於禮部則卿先生不敢字之且稱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薄矣夫

跋半山老人帖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侍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曾子宣帖

曲阜筆迹斷爛可惜擣扮爲牋其薪也豈不滑澤可愛其久乃尒閒交亦然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九

盧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題跋

跋郭功父帖

俗吏之冗不得觀書功父所厭此殆予同病也

跋薛諫議曹都官帖

薛諫議曹都官與親戚少者書前著名而後花押使施之今之後生怒罵不置矣

跋山谷小楷書陸機文賦帖

予嘗見前輩言山谷先生為人書古人詩文初非檢書亦非已出少問來書者曰子欲某史某傳乎某賦某詩乎文選諸賦自三都二京子虛西征江海之外文賦辭最多而先生一筆為晁仲詢郎民書之雖未卒章亦不少矣今之士引筆未識偏旁姑無以識為也能不檢書而寫古人詩書字六七十如五六十者有幾頎曰筆畫記誦學之末乎余以此帖示之得發舊說其榮辱矣年月日某跋

跋王才臣史論

此吾友王子俊才臣年十七時所作歷代史論十篇也是時老氣橫九州毫髮無遺恨誰謂只今猶在餘子後耶今尚書承旨周公每歎科舉之刀尺精於擇士而粗於擇有司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其意端為王子發也吾又奚言

跋曾達臣所作蝴蝶螳螂墨戲

飲愚居士曾達臣子家親戚且最厚者予知其蓄學問善議論今古而已其子無逸為予出二蟲數紙而有生態予既驚喜其奇觀又歎平生初不知達臣之多能也所挾愈大者其知愈狹予之不知達臣獨此而已乎之二蟲又何知淳熙已亥季冬

十七月誠齋野客楊某書

跋尚帳幹所藏王初寮帖

覽王初寮帖卷首愛其字畫美秀然其神氣風骨竟莫名其實出也最後次韻尚仲明衡陽十絕句如歟臺腐峰等字乃知其為東坡之別子豈其出之於建炎之後而歸之於宣政之間耶蓬篨之下誰知庚水欧在此也

跋東坡所書雄帶前大字帖

東坡先生所挾執非招尤取嫉之具僕出此撒天大地大字投界嶺海豈元符大臣罪哉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某學書最晚雖遍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大字乃知李密來見秦王耳

跋尚仲明文藁

知已在言路此巧宦者避軟語待彈冠之秋也尚仲明抵之以書覘其志失而讀其盡言拙矣哉

跋謝昌國所作何孝子傳

昔柳子書段太尉事以諗史官今謝子書何孝子事以諗予予野人也何孝子於是爲不遇矣年月日楊某跋

跋韶州李倅所藏山谷書劉夢得王謝堂前燕詩帖

此山谷欲自黔南之宜當塗時所作也雖放舟大江順流千里而兩川雲煙三峽怒濤尚勃鬱淘湧於筆下

跋蕭真滑稽錄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爲捐遺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子曰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

跋東坡小楷心經

予每見山谷自言學書於東坡初亦與然恐是下惠之魯男子也今觀心經乃知渡瀾莫二昔宋人請南宮長萬於陳陳人飲之酒醉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跋劉原父制詞草

歐陽脩　宋祁　范鎮　王疇　宋敏求

觀古之爲政者法後王爲其與已近於其制度文物之可觀也（故表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其聖君賢臣忠捐與經綸扶持之功（美政善事謂回美政堂記圖）（已更其行事多矣而史之所記官名其人）記述失序（至於使臣）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悵（故擇廷臣使纂一書爲文書輯成一）（寮之異官某異官其創列）統紀載成大林具官某具（日冶羅）（遷進官某特洽聞異聞積藏之書編）厥惟異同凡十有一年大輿乃（留闕）

誠齋集卷第一百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雜著

題跋

跋廖仲謙所藏山谷先生為石周卿書大戴禮踐阼篇大公丹書

文字中喜用古人語此自是山谷一法也如先生羨末後生為我以貧賤有人易以富貴有人難之類此呂覽語也豈盡然哉而今集中至全載丹書諸銘與山谷之文相亂蓋山谷嗜此銘故每喜為人士書之耳此軸其一也莊周之蝶不可以告周子之兄信有是事淳熙丁未六月十九日

跋謝安國詠史詩三百篇

過周紀傳一篇百千言而安國約之於二十字杜少陵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與誠齋楊某淳熙丁未八月二十日書

跋段季承所藏三先生墨跡

六一先生半山老人東坡居士間何闊也因段季承為介紹乃一月併得望履幌下快哉淳熙丁未至後三日廬陵楊某敬書

跋豐城府君劉滋十詠

豐城府君愛山成癖不知身之化為山歟山之化為身歟讀山中十詠覺嵐翠染衣崖凍襲骨淳熙丁未十二月七日誠齋野客楊某跋

跋蕭武寧告詞

某聞吾鄉蕭氏藏去其祖武寧府君仕於吳時告命而未之見今日延卿姑夫携訪相示墨色如新不知其為異代二百餘年以前物也自武寧至延卿於是九世矣微祖孫仕學相承能如是傳之之永乎余知蕭氏之未央也豈惟未央其必有興者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誠齋野客楊某敬書

跋蕭侍御廷試真書

侍御蕭公廷試文卷一日三題文不加點固難能也而其詞深厚淳質不雕浮文如大羹玄酒渾金璞玉可以見　祖宗時人才之邃雅矣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誠齋野客楊某書

跋趙士嶐江州死節墓碑

趙端國初相識於金陵詞辯而氣淑以為其人恔恔儒者也別去七年矣甫歲之春來為吾州上幕與之把酒道舊故為笑樂外莫知其挾未幾則聞

絜廉自將正學以言守法以立每議一政一事山可移不可奪蓋天下之士乃未易知如此哉今月王才臣來訪袖出端國之曾大父總戎公墓碣與前輩諸公間題傳後語讀未竟舍卷起立變上衝冠髮髯畢張且憤且悼而繼以泣曰嗟乎忠義信有種乎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而太史公乃曰天之報施善人非邪昔魏文帝以世無火浣布信有是事年月日誠齋野客楊某敬書

跋蔡忠惠公帖

世傳仙人呂公飲酒家大醉自寫真壁間而去明

日觀者如堵墻或以問予曰傳者誕也或曰寫者亦誕也予不能决友人蔡定夫寄贈其祖忠惠公帖讀至思杜祁公過孫資政詩情殿中君論春別事簡牘因悟曰呂公事非誕矣或曰何用知之曰忠惠斯言非為三君子發也然則誰為曰是亦忠惠自寫真也或曰子之言亦誕也予滋不能决併書于牘以决諸定夫

跋李氏所藏黄太史張右史帖

右山谷帖二十七紙張右史帖十一紙予友人李師心携以示予蓋自其從曾祖承議公與二先生

遊從之尺牘識去至師心今四世且百有餘歲矣其紙新其墨濕猶昨日物也藏之久而莫之竊觀者衆而莫之奪某守實有道哉予於是有感焉豈惟此帖哉又有大者焉使李衛公子孫能守其花木竹石魏鄭公子孫能守其宅與笏房杜子孫能守其門户皆如李氏子孫之守此帖至今存不存也予於是重有感焉豈惟歐姓之所有哉又有大者焉年月日誠齋野客楊某敬書

跋趙主管乃祖忠節録

二叔叛周七國反漢而我宋逮炎之難永豐有謚

道直閣齊安有今處長沙有韋之三公皆以屬籍死節節貫三光名塞兩儀霜松雪竹生我靈圖世謂今人不如古其然乎哉其然乎哉直閣之孫彦橦示予以忠節録敬書其後

跋李伯珍詩卷

伯珍取别一星矣今日安成劉伯强送似渠癸丑詩一卷清新俊逸奄有二子成三人矣今想更進觀伯珍之進自笑予詩之退也

跋張禾別尺牘

右同郡齊年同舉張公叔保之尺牘也是時予乘

官山居而叔保爲豫章别駕與予此書甲詞余爾
殆過手恭此禮應上官手施不應朋友手施者予
再拜辞而歛之其子履乃能藏去此紙把翫手澤
如新覧之凄落林謙之劉賓之無云叔保佳士恨
不盡見其文然牋記中亦可見其一斑此牋又一
斑者嘉泰元祀六月庚寅誠齋野客揚某䟦

䟦張伯子所藏兄安國五帖

于湖張公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
醉墨縱横思飄月外與逸天半東坡云李太白死
世無此樂三百年矣其和挂名於公之牓又嘗再

見公於直廬今其季伯子尚書寄示五帖闗卷未
了山立玉色凜然在人目中也或曰昔東坡雄雋
而服子由之近道今于湖邁往而愛伯子之端愿
何也其曰東京人士有問二荀於許章者曰清與
爽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嘉
泰元祀六月戊戌誠齋野客揚某敬書

䟦彭道原詩

吾族與蕭氏世姻也而未聞有所謂靳節堂者因
觀彭道原此詩問堂無恙則化爲荒煙野草久矣
曾不百年而物之廢興如此是可歎也至於昭甫

之名節則千載凜然也堂何與焉嘉泰元祀六月
庚子誠齋野客揚某書

䟦羅天文墨蹟

右此帖予婦翁印山先生羅公天文送士人曾千
里序也予往來印山求公之文章字畫而不得今
其孫紹何許得此紙再拜三讀悲嘉捐叢環詞妙
墨兼覽山谷此羅氏容須之彭封父之繁弱也君
家子子孫孫永言寶之自紹興辛酉三朝至今歲
嘉泰辛酉良月初吉蓋甲子一周矣此帖六十年
乃出而歛羅氏物之顯晦故自有時耶況於人乎

誠齋野客揚万里敬書

䟦袁機仲侍郎易賛

右易賛并序吾友子袁子機仲侍郎作也微斯人
脟子不逢而見三聖一心空洞以納大極能倒傾
蛟室寫此瓊瑰否誠齋野客揚万里敬書

䟦喻子才爲汪養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李銘汪碑喻題若著同時汪規異時遺珪一日三
師累其庶幾

䟦王瀘溪民瞻先生帖

瀘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

先生以策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殞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泰壬戌後五月門人楊万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云

跋林黃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林侍郎黃中一字寬夫其所書澹菴先生遺事當万里作行狀時所未聞者豈特某所未聞其子孫亦所未聞也是時王之望尹穡得志其威能陷張魏公而不能不折於先生之一詰其辯能挾學勢以脅其上而不能不沮於先生之一荅茲不謂大

丈夫乎

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澹菴先生之孫槻寄示先生諫草几十一行卒章云臣不忍見虜寇入門等語其痛次骨万里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是時和戰之難之時也國是數定而要搖國勢將怯而後壯仲尼曰民到于今受其賜

跋張魏公荅忠簡胡公書十二紙

此帖十二紙皆紫巖先生魏國忠獻張公荅澹菴先生忠簡胡公手書也紹興季年紫巖謫居於永

澹菴謫居於衡二先生皆年六十矣此書遐往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慮也萬里時丞零陵一月併得二師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夙夜大懼此身將為小人之歸後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痕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落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

必問曰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賢書何篇宅詩文亦然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開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仲丞口誦山谷筆誦也西昌彭孝求好古特雅示予踐阼篇因志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蠶事若女工難得新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併志之年月日某書

跋李彥良瑞木

董生孝慈瑞見大雞韓子詩之謂刺史不能為天子不聞名歎其不上聞所以媿其不能為者也孝

良乎國之孝友幽能致瑞於天而明不能上聞於
朝當有媿其媿者今彥良之孫彥從能傳大父之
學用心如止水邺族如葛藟瑞木其再榮李氏其
有開與嘉泰甲子孟陬晦誠齋老人楊万里書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祭文

祭張魏公文

具官楊某謹以清酌之奠西望慟哭百拜致祭于
近故大丞相少傳魏國張公先生之靈嗟乎殄瘁
之悲天人丕同同至極者孔明與公敵人骨驚中
原欲手展屋壺腐而折其覺孰喪孔明非天而天
孰喪我公天而非天胡為手天天厭漢也胡為非

天天　宋聰也　宋聰則那而奪其老天不其奪
天不其保叔破且斧叔毀孔月天而能保則摧其
舌公未再相國人曰賢公既再去左右乃離語公
賢矣莫留其飯公不賢矣國人我欺托以蕭口魔
以一手一不勝萬其勝其否彼退則憂公進則憂
憂同而殊家國之謀正叔之學公則心之君實之
德公則身之因心以身因身以君正君以　祖
太　太　真　仁相于兩朝春年春月日洗天澄
淮妥江謐春月乃命胡不百年公而百年公無地
安公今安矣民則殃矣吁公不聞民則湑矣鵩鵩

小子受知惟深道學之傳可謂手心報公則無雨
以清血俎以名誼對以誠實贏然倚廬莫望喪車
千里一觴公其吐諸

祭羅季呂文

惟靈蘊而不播藏而不葯有欝斯幹而不千尺不
惟天倫滴淚到泉凡我昏友誰其不潸子之尊公
非異人望心子目子持扶而上心久益堅目久而
穿豈子頹然則懸乎天天可下人培淑賢愿子悪
則無而至此極春如其容淵如其中蔚如其詞竟
不其逢吾文則蕪聊役子尉子知不知吾涕則霣

祭劉公佐致政奉議文

疇昔之秋我往拜公公老不扶鬢顏白紅秋又重
至則聞公病我首斯絰莫或遑省云何不淑遽至
於斯以哀弔哀有國無之我不知公知公者天弟
仕兄及德高於年子賢而文我友之晃義均孔懷
豈待姻婭申以姻婭兩翁私憂旨予兩家百世相
繹其憂則私其意不私交不金石義斯磷緇公今
千載言從奚益一觴觴公有淚沾臆

祭趙子顯直閣文

具位揚某謹東望慟哭百拜謹以清酌之奠致祭
某官之靈歲在辛巳虜酋跳邊謂吾大江可投以
鞭諸將千也雲崩濤退天子自將與虜作對大江
之濱有金其城嵒然孤堅虜不敢攖匪城斯畏伊
人斯忌其人為誰趙公刺史城以公崇江以公深
餉以公豐虜以公擒公忠而勞民懸以奮南國既
寧公功誰問臺閣造天不以公登瀧瀨如豪乃以
公行蜀天遼遠公以喪返摧國之楨萬心一愁嗟
我孤窮恩深惟公赴告來思悲塡于胸職思其守
莫哭于柩挹醆注茲詞以為侑

祭九叔知縣文

嗚呼惟我與公宜如他人族則小疎情則至親名
則二人實則一身自幼至壯于學于仕我有公隨
公無我棄公唱我和疇同疇異我步也賤無廬于
鄉流離之悲我豈無腸公曰子歸子生我里他邦
之人何得留子卜鄰接屋此心疇知竹林之遊老
以為期則公三年此豈曰久如何公歸乃在于柩
我忽無公如屨失梁如駕失轄如涉失舡天乎痛
哉奚用呼天曰天與善公胡為然厥操栢竹厥德
龜玉厥詩厥文凡今之獨天不祐焉付之孟既曰
付之焉不稀之西垣南臺皆公知己薦口方闢公

則已矣我以官拘會哭則那寓辭之一哀公乎柰何
尚饗

祭虞丞相文

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西望再拜致祭于近故宜
撫步保左丞相先生之靈嗚呼嗟彼元顏衝于淮
壖氣無長江不日投鞭鍔也旣退推也亦潰孰宜
王靈式遏狂悖公以書生雍容請行澹乎無營安
乎無警矢而石而公則身之有殞我躬無役我師
三軍一人萬人一心彼自送死無勞我擒長蛇噬
矣公其殪矣有吴地矣公其起矣宗祏殆公其安
矣黔黎泯矣公其拯矣其後十年乃相吾君進退
遠邇盡詢國人人曰公來四方底平公曰吾戲西
鄙匪輕俾民知兵俾兵知耕雜渭之濱前無孔明
大功垂成大星夜墮我師相泣彼虜交賀公宅于
揆人或公咎今皆公思公豈役有維彼之人於公
爲長爲存而忌爲亡而喜維此之人於公爲疑爲
生而識爲沒而思在昔聖賢疇免乎是苟無天月
我心則媿維公平生憂國如酲齊志下泉目其能
瞑昔公在位如富范韓古風肅肅公欲追還率額
衆後龜飛戴集而我何爲亦寡百執我思其人玉

立長身凛然目中御風駕雲思之弥近忽然弥遠
西望峨峨有淚如綫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氏夫人文

嗚呼近世大家孰振厥聲于江之滙維王與汪于
閥有光岌然相望有齊夫人維汪之孫王氏是嬪
茂族相攜是似是宜孰盛與衰彖服汏如壺彝豨
如婦德肅如邦君之來爲幹則偕鵲巢與傳云胡
不淑逝者其逝隕霜于萩菲然醒寤不腆不豈小
君之恭

汪氏夫人路祭文

夫人所怙肇自慕府扶日御天再考宋宇遂相光
堯宅是元輔中興疇庸其孰與侶如夏女艾如周
山甫如漢鄧禹如唐尚父盛德所流實翊寶濟是
生夫人典則有裕蘋蘩中清環珮中矩謂天不祐
德豈厥付謂天不忒矜嗇厥與邦君方昌雲翔風
翥諸郎玉立雝雝多譽偕老之章陟屺之句遂廢
此詩誰詔茶苦江水汪只江日暮只靈載路只歆
此略只

祭羅元忠文代內

嗚呼手足之親實維八人三兄五妹相依以生仲

氏夙喪伯氏鮮侄雖我季兄既老益拙皆我夫婦宦游東西庚寅之別五年乃斂非一見兄已有痾顏今外兄堂兄輩盡捨長捨既作小草何附蒼天蒼天有此倒楚翻翻者旌近彼幽宮一觴永訣悲不可終

祭三十五叔母蕭氏文

於穆夫夫憲部之孫大夫之婦保昌之嬪廷玉厥德閨中雖則贊贊保昌俾劬厥職保昌德飛棄官言歸二老其皤松雪相輝教子兼孫芝秀蘭茁慶流如川有溢無竭保昌既逝夫人獨存如彼靈光

巋然益尊云胡不淑護單斯葬莫櫕斯殯象服斯閟嗟我先妣幼失外家鞠于夫人德豈有涯我見夫人如妣存焉歛而不見淚如逝泉尚饗

祭劉雩都先生夫人彭氏文

嗚昔零陵師生同條月親範模月聆英韶既而兩家復締姻好先人康強先生未老繄我老母相從夫人尊酒徵逐兩家如春歲在甲申我失所怙瞶瞶無依視師猶父先生繼徂夫人白首兩家北堂二老眉壽如何不淑夫人隕傾赴告爰來令人怛驚懿懿夫人淑問有耀班姑之文孟母之教毘我

先生丕崇厥門命服有赫丕顯厥身既貴且壽夫復奚憾家失賢母子孫之悲我將使指詔遣其行予之不得有勸失聲尚饗

祭張欽夫文

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近故欽夫安撫左司之靈嗚呼孰毓斯世不扶斯器舍矢即肆孰玉厥躬不瑩厥蒙胄征不烽古我涪聖天實鐸之洄彼洲泉飲者酌之學外曰政人外曰天茲不曰欺天其厥旃孟閩諸伋程關諸孟伋關諸參參關諸聖聖也析薪嗚荷其重程也執柯實曾其冢孰冢

手程紫巖先生紫巖有子紫巖是似紫巖南軒層為後前聖域有翼南軒拓之聖門有鑰南軒鄰之聖田有秋南軒穫之我稼在圃其教士女其饗有昊其悉皇祖云胡不淑上天雨霜嘉穀既零我心孔傷孰琢我璞孰斤我璽孰疚我藥九京不作豈我之私毗失母慈士失宗師邦失倚毘已乎南軒不耆其年不遐其壽天胡云然延頸之光揭孟之芷昭回彼蒼公未或亡歲在辛卯終門諸離相從濠梁白首為期誰謂此別是曰永訣淚盡眼枯續之以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某夫人文

嗚呼結緣懸黎生於玉山火齊照乘出於龍淵世無賢母安得賢子山淵鍾慧珠玉是似於務夫人禮儀閑閑國史拳拳言德安安吉蠲蘋蘩薦雖佩環訓子其勤建家其艱式洪其源式昵其門象服腊田龍光便蕃中庭有蘭中堂有萱豈曰家慶衣冠之盛壽母之頌彤管之風變爲憂我其誰弗恫其昔與賢子同科同舍東頭西廳志無殊者升堂拜母此禮未陳生留一來哭以斐尚饗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 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雜著

祭文

祭王丞相文

嗚呼昔歲云秋公在里居問焉以書答焉卹愉今春云暮公在甕室唁焉以筆哀不能答八月中澣我來自西次于上饒聞公迎醫九月之九吉至都下則聞公薨驚淚以雨爰自乾道壬辰仲冬剩經頃蓋我初識公公爲貳卿我則員丞薦王六貽傾蓋悃誠公自此升雲騫漢騰我自此退契闊一星我再郎署公宅元輔青親今疎遐不婣附俗異且喜公雖不疑不寧不疑以此予知豈虛府掾夙宵幕辯猶有違拂聽無舒捲俗忤且憎公和且平以水濟水焉曰作羹緊公秉心瀆瀆昭廓不渾不撓清水吞舟孰無眦睚公坦以同孰無府城公闢以通孰無遺悃公抑以恭孰無色辭公辯以勸近世數公豈無賢哲匪才之矜以量爲悅公之在位或者公誹公既云亡疇不公思彼誹彼思公則不計公存公亡邦之珍瘁知舊盼睞悴以其私人物盼

然悼以其謫繫官于朝莫往弔之言寄一觴公尚鑒之尚饗

祭衛大著母夫人文

傷哉夫人胡年之不長尚其家之昌其又奚傷粤自來嬪洵懿且仁相其良人學以發身騰彼庭堦蘭玉其相追琢成璋于晁董有光金馬承明選儁堰英匪我舉首晴冠着庭英美參卿夫也金陵皇皇使星子兮山陰彤軒亙迎蕩節斯征兩地望塵有燴佩聲盍百其年觀厥蠹齋隨座後先宋光相宜古凡有喪尚力以救矧友之哀若之何不弔伯鸞吾寮阿戎吾朋父子之間昝吾弟兄升堂之拜蹉跌至此生芻之奠少恭敬止尚饗

祭劉諤卿知縣文

嗚呼公之文足以追前修而口不置後進之片善面折人過而退則稱其長當於古求今也則亡推與一官百不一試改秩方新如斯其逝嗟乎痛哉與大尹爭是非寧使其上官面頸發赤以直一夫強死之命今尚有此決曹掾也耶以部使者之尊而欲薦公公則不屑其人而不顧出其門謝其薦書而不受今尚有此不負丞也耶今求斯人姑置是幸慥慥有懷懷我知己我始徒步摯文謁公辱公鑒裁拔之徒中謂彼珠璧寶不難得惟此人才可珍可惜始則教育使漬于成終焉承好重以昏姻赴告忽來失聲有慟儀形堂堂吾不復夢民失慈母國失高賢士失主盟我失二天潰餘千里寓哀嘉青公手闓手一訣永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三叔母文

某幼而無母壯而喪父老而哭繼母煢煢余生未即死者有叔父而猶父有叔母而猶母也歲有巳爾天奪我叔父今茲天又奪我叔母未死之身其將疇依天乎痛哉天乎究哉恭惟叔母大孺人女德柔惠婦職孝敬母道宜慈生膺恩封年于九齡子孫盈庭相傳詩禮復何憾焉誰云壽觴變為奠酒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侍講文

嗚呼我未識公得之欽夫云今傑魁舍公則無我初識公玉山道閒我病補外公徵入關平生相聞恨不相識既曰識只一見相得我欲從公臨水登山萬仞峯頭携筇捫天揭取北斗酌海為酒滌雲為裳舊霞為袖海波若乾更借銀河二老醉倒頹

足浩歌天不諱衰室人癘疾此意莫遂邈及私室
猝猝一見握手絕倒借曰不歎亦慰懷抱自此與
公好如弟昆我由兄公公賢我先途來二老年各
七秩告老之章彼此若一念欲命駕千里訪公爲
盟玉山一快我悰有昊降割曾不憖遺奪國忠賢
奪我友師赴告至止一慟欲死已矣元輔吾道已
矣訣不公面哭不公闆生芻一束以瀝我肝嗚呼
哀哉尚饗

又祭十三叔母文

嗟我先妣叔母其娣嗟我繼妣叔母其弟二妣秉

我我生藐藐有叔母在如母存焉有昊降割又奪
叔母疾哉余生何恃何恃豈無骨肉莫非後來毋
黨盡矣云胡不哀有餕其俎有冽其酒一觴送叔
云胡不舉自此永訣千年不晨仰瞻空堂有淚盈
巾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師文忠公京左捐文

嗚呼我聞公名十年之先我守荆溪公寀朝端我
涯一書公吝奉奉我識公面十年之後偕掾公府
我左公右公使相從我出銅守自此一別不再盍
簪十三年間一昇一沉公冠台鼎我老山林公使

猶時大節王立公以衰往彼以娛接夷樂雷起花
帽雲集月肝肉乾公辭秩從以死自誓挽之不前
金節來飯名重於山公飯自蜀逢國多故
孝祖上賓　聖考違豫手秩日穀安駕皇路窶我
皇德天清月光安我國勢鼎安岱昇諧我廷紳鳳
噫鷄蹌如公忠賢與國永肩與川流禧與棔流年
善人怙爲斯民仰瞻秋氣將半望爵將圖未圖一
纏公薨式遄誰歟不仁隤我維垣維垣之位文忠
之謚　上恩疊雙不請而至他人敢承公則無媿
嗟我與公同居江西分郊鄉友情如孔懷我老乞

骸公臏駿骨謂我之齒盤古所稀身猶康強毋遽
曰飯三請乃白帝其允茲聞公及柩已違維梓我
以老病不克言只寓辭往莫有淚如水嗚呼哀哉
尚饗

祭余丞相文

六七月間客來自南咄咄怪事有駭其談南斗之
側文星載昱一夕研然實于㺯麓南嶽之巔天柱
一峯同日亦摧震于湘中匪峯則摧匪星則實丞
相余公薨于潭于星精嶽靈既銷既零奪哏之毋
奪國之英吾聞其語淚下如雨知音云亡流水誰

御淳熙季年　光宗潛淵公爲宮詹我忝経筵屬
元元祀　皇上嗣位公爲左揆我以病廢公在章
門如商甘盤如楚士蒍如漢綺園金得砥石木得
繩墨鳳得羽翼諒我　皇德公在宰廷揚館之清
君賢之王子明之平補天不圻月不倒支厦不陊
定我王國　帝睠方隆　帝任方崇翩然去之歸
雲冥鴻　帝再起之係璽甫紀惠然肯來周邦咸
喜云何不淑我民不天天曷降割騎箕而僊吻吊
于朝士弔于野工弔于市農弔于社我本任者深
山野夫淳熙十二逢公中都公爲侍郎我在郎署
同省異曹一見殊傾中都金陵一再爲僚心則訢
金情則同胞有酒呼我有詩和我一別雲散公升
我隨公捐我　皇放茹無方嚴掾結綠淵漉夜光
恢彼雲綱愁我長往搜林剔藪下逮草萊病夫掩
爲再勸弓旌招之不來實彼西清　君恩天覆病
夫非探微公之故胡爲乎天路天乎至此吾道已
矣東望一慟絶而復起嗚呼哀哉尚饗

祭建民則提刑少監文

嗚呼淳熙季年天臨丕乎文祥武吳鳳翺鸞倂
孝宗當宁顧瞻在廷孰爲有賢孰爲左親孰爲宗

盟帝省其名周諏九賓獨無爲娍天顏不怡爰詔
途臣麟趾之良各舉二人肅肅蕭公台斗宜搢有
鴻其裘先生是親王言如綸擢貳匭卿來儀筍班
其人玉水成鳥之目老成典刑崇論川流名章霧
清談者推表雙止德麟世無東坡孰價厥珍人爲
國賀公則我鑒我武丹墀我心白雲月我風帆猿
崖鷺汀帝留不能出節湘衡荐巘庭嶽于彼甌閩
琚瑀玎璜大鏞厥鳴陶謝焚泚甫白收聲竟觧其
組紱卧柴荊鳳山其嵘錦江其瑯顏濱之神山谷
之靈于昏斯朗于昏斯麥劍池之稟丹井之醞我
以吾醒一世仰止鴻飛冥冥既吾其福壹千其齡
有比者風吹彼畫心維孟之夏辰乎何辰月弦其
弦奄奠兩楹門人小子泡若浮零高安語離倏逾
一星誰謂此別契闊死生走也老矣維疾之嬰纓
暮遠而徊克駿奔有潰其綿有餘其戚有漣其恫
先生是聽嗚呼哀哉尚饗

祭西和州太守陳師宋文

嗚呼淳熙之季我守高安小邦犒軋遠民勤艱慨
莫助之同流上恩郡內之邑有宰則賢辨訟也恕
治賦也寬民氣穆如民譽藹然情也及僚來暮其

年我召君濡君後我先後會中都義均男昆屢以
治行升聞于天言輕手刅推之不前竟老于外不
登不騫君飯自西屢書相溫爲聞先驅于征塞坦
再竹其符再朱其輪如何不淑一夕九原總章把
捽爾于尺椽太宮玉璜委諸瓦盆才難豈然用之
惟難我欲往弔弗駿克奔有生者爲有澮者緜式
寫我哀式招君魂嗟嗟師宋英爽若存嗚呼哀哉
尚饗

再祭余處恭左捐文

嗚呼瞻彼日月如環斯循倏然而夜忽然而晨曾

是斯人乘此大化忽然而晨倏然而夜晨夜之間
又有縮贏田縮而折防贏而伸有偉鄒公金玉在
躬潸天之學拾天之功我學淵閎我功變爭而不
百年止乎耳頫唐盛開元實相韓休十月而去吳
之興留宋隆康定杜公實相五月月而去王室用
壯偉彼慶元左輔惟公朞年而去皇基用崇三君
子者進退雅雅奚以久為朞月可也不久且然況
歷其年使克永弼作虞孚先青歲公薨反柩宅里
病不克弔遣倩塗祭今公攢期兒曹未飯病不克
送老涕其涵一以詩悼兩以毕誄其尾之光三燭

于位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謙仲樞使文

嗚呼淳熙作罷我守荊溪公職壁水一見異知厥
後八載公為小宰我入郎署刮目相待自此投分
以漆傅膠顧我奚取辱公定交歲在涒灘我以憩
出公尹豫章館我勤邸來歲之冬我長道山公持
鈞樞再見解顏我既子立公亦孤詩寒栖獨棗昏
存昏尉其後一年我使江東公飯淮堧尊酒再同
夜闌秉燭追驩不足一揖而別日月轉轂誰謂此
別遂千其秋忽聞公薨我淚滂流　孝宗季年杰

又八極遠併正觀近壓慶曆儀儀泉賢金海玉淵
孰為之宗未或公先有謗其儀有毅其色伯夷之
清史魚之直作　帝耳目作　帝股肱上所深
知下所深惜　帝有合宫公其梁棟
帝有靈囿公其麟鳳脫卧霞外風嘯月書手折君
木濯纓咸池身濟名起人望靡已盡飲手來裏我
明世赴告驛闐善人失聲玉折蘭摧嵩隤岱頹嗟
我老矣沉痾垂死云胡不天又哭知巳千里命駕
巳負此期一束生芻弗躬致之滴淚清墨以寫哀
些一个行李執摯諸靈座嗚呼哀哉尚饗

祭益國周夫人王氏文

嗚呼昔謝文靖方在東山其優居之能無歡然昔
向文簡方受責貸其優居之載績晏晏賢聖通塞
爲閑其身閨門戚忻則艱其人卓哉益公萬邦是
式懿哉夫人婦道維則公之未相夫人敬之寀過
其眉匪直與齊公之既相夫人安之匪直載績濟
如平時有魚其軒有象其服其在廟朝如在巖谷
退飯午播有漁有樵其在巖谷如在廟朝匪亟跌
匪叟匪鐘儵然而徃如蛻如蛻年七其秩不曰不
齡國崇其不曰不榮有斐君子而不偕老有遂過

庭自公所召心手不贏神手不寢此外奚慽神手
上征乘彼白雲䟦彼織女艦覡人寰積蘇塊土嗚
呼尚饗

祭周益公丞相文

維皇宋嘉泰四年歲次甲子十月庚寅朔越十一
日庚子具位楊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近故致
政少傳大觀文左丞相國公之靈嗚呼六七月間
聞公屬疾欲徃問安我疾方棘曾未發何聞公有
瘳尚摛鴻文以應人求云胡一夕而遷不起柰此
哲人騎彼其尾軋切天柱坤隤仾嵩圖廚股肱道喪

師宗天乎痛哉一老不慭自家徂邦聞者涕隕公
自紹興奮跡諸生獨提一筆萬人莫攖遂收雙科
遂入三館遂掌絲綸遂貢輔贊中興以還執晃詞
臣維汪龍溪學士曰真公出其後而出其上發
帝之令有一無兩　高皇倦勤遜于　孝宗訖
于者誰維陳曾公　孝遜于　光疇績陳者公扶
日轂以照天下昔漢董賈王陜文事彼豈不文文
而不位昔唐房杜星垂相勳彼豈不位位而不文
維文維位公俱其尤其詞典謨其勳伊周齡甫七
十倢若霜鶴而挂其冠而還其笏飯于午橋爭席

漁樵岫遨川嬉風啜月謠酒舩淋漓詩陳跌宕九
老非高七賢未放赤松之從公其前而蟠溪之耋
公其肩而汾陽之祉公其全而神清之蛻公其仙
而公一無憾我心孔悲殄瘁之傷豈我之私嗚呼
哀哉尚饗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終

雜著

文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南溪上梁文

兒郎偉伯起三鱣之堂所傳清白子雲一區之宅焉用高明祿鶴雖迎溪山造請可緩斂歟之計攸寧老矣之身南溪老人步出里中倦游晚緣兒輩之漫仕江湖千里萍梗半生雖樂土之豈無眷故鄉而亦憂悠悠歟夢久飛繞於枌榆了了眼中今

眞還於衡泌萴第一畝結屋數間車轍有長者之多竹洞無俗客之至春並小摘濁醪細斟持花送以坐賓親聽松風以當鼓吹田父泥飲從月出以見留童子塵門或日高而未起小隱之樂句傳於人甫練日以抗梁聊占詞而伸頌

兒郎偉抛梁東玉笥千峯列坐中胸次更無一丘岳其如明月與清風

兒郎偉抛梁西坐待天邊掛玉筧群雅還生桂枝想讀書也擬上雲梯

兒郎偉抛梁南觸眼青羅繞碧篆夾巷也無奇草木陶家五柳柳家村

兒郎偉抛梁北夜寒斗柄垂簷側庭須百屋堆孔兄只遣五車迎子墨

兒郎偉抛梁上老夫老矣心猶壯仰看天河瀉碧空便欲挽將洗氛瘴

兒郎偉抛梁下今年幸有如雲稼浣花春社定何如我與鄰翁作秋社

伏願上梁之後胡星早落漢月獨明地闢天開河清海晏要令平世家及國以寧安不獨吾廬子又孫而寧處

施參政信州府第上梁文

兒郎偉襟三江而帶五湖惟古上饒之地秀千岩而流萬岳不減晉人之談我卜我居是斷是度同知參政相公身居魏闕之下夢寄故園之春萬金家書若無他語千里明月稱說思歸永惟我家世有險德先太師挾經世之具身雖不逢今相公遇明主之知天豈無報胡不觀乾道壁間之記抑又聞崔氏枕中之書再激餘波六月得雨播在人口驗于今朝含錦里而不歸是繡衣而行夜爰得勝地乃立相門玉水前隊匯一潭之清鏡靈山後倚

列百疊之畫屏雖云近市而無宣澡有幽人之遠
致佯圖首肯端策辰良屬當執扑之延宜有抗梁
之頌
兒郎偉拋梁東春曉千花繡畫中正對玉山峯頂
塔一枝椽筆仰書空
兒郎偉拋梁西秋曉樓臺夕照低聽取烏龜山客
語去年洪水決新堤
兒郎偉拋梁南槐夏清陰染蔚藍景德諸峯高見
寺大溪一水匯成潭
兒郎偉拋梁北朔雪入簾深一尺望中玉作萬屏

風筒是靈山人不識
兒郎偉拋梁上一抱正掃銀河浪柔搓耐可摘星
辰騎鳳翩然徧崑閬
兒郎偉拋梁下今年萬頃觀多稼相公日日只思
飯要與鄰翁同作社
伏願上梁之後君親尊顯家室綏寧凡我後人變
乎泉之竹石亦令來世敬綠野之園林觀倫之詞
永歌不足

奉新縣謁先聖文

某至愚極陋亦使爲邑夙夜兢懼未知所以免於

敗績者聞之夫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
敏請事斯語尚饗

謁先師兗國公文

先師充然有蘊而濬然無作不惟天下飯仁萬世
皆飯之某受邑於此視事之初敬有謁焉尚饗

謁先師鄒國公文

吾聖師者必曰孔孟言亞聖者必曰顏孟某諸生
也初學爲邑視事之三日而有謁於先師禮也尚
饗

謁諸廟文

有謁於神者非謁神也謁福而已矣某以非才受
邑於此其或無賢於其躬無仁于其民神其殛之
謁福則未敢也至於降以穰歲驅厥癘疫神於斯
民獨無意乎尚饗

辭廟文

某至於是邦水旱之與逢錢穀之爲問雖有撫字
之心竟於民未始云補也賴神之庇全安而罷敢
不重拜

辭縣學文

某承乏於方六七十之邑亦半歲矣而卿技藝爲

茂草今猶昔也毀㙜興學耿耿此心不遂而去某
之罪大矣尚鑒之哉

常州謁先聖文

某以諸生冒守此土視事之始敬有謁焉重惟非
才何以免戾嘗聞之夫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某雖不敏請事斯語

謁廟文

某以愚陋而守於斯神以聰明正直而祀於斯身
之絜汙民之欣戚吏之職也吏之淑慝年之豐耗
必有司之者神之職也某臨民事神夙宵祗懼惟

神無寧疵吏之有罪寧疵民以有年視事之初不
敢不告

焚黃祀文

某幼被先考艱勤之訓登名官簿十年而喪所天
暨有列於朝則有不洎之悲仰惟聖上再款泰壇
溥疏自來之澤黃告朋錫以繫官周行今而後能
涓日以告于幽宮蓋已晩矣某也不孝之罪何以
自贖惟先考歆享之

焚黃祝文

某八歲而妣氏實棄之暨其壯而仕既又官於朝
每嘗君之炙則淚落入杯永思至痛終天罔極念
不可使妣氏之祀忽諸不敢殺身以從養於地下
仰惟聖上再款泰壇溥疏自來之澤黃告朋錫
以繫官周行今而後能涓日以告于幽宮蓋已晩
矣某也不孝之罪何以自贖惟妣氏歆享之

焚黃祝之

歲在丙申太史告景至聖天子端冕執玉親款
紫壇熙事告成澤及四海煥然寵命賁我先公陛
于議郎服在朝著仰惟英爽歆此恩榮

焚黃祝文

歲在己亥聖天子大饗合宮湛恩臣子以及其
親先君朝奉是膺今命某以游宦久謷王命今焉
來歸乃得以綸告之副燧之以告先塋惟先君歆
此榮寵尚饗

四贈先祖焚黃承務郎文

粤若我家儒學經訓實肇允于我祖惟我祖經明
行脩師授學者闕于丘園不顯其光德充澤厚詒
我後人五世有列欲報之德其道亡繇万里屬當
追階亟請于朝顧移榮于我祖皇上孝理哀其
志而命之湛恩告第追錫京秩敬燔贊書之副徹

于幽宫惟我祖歆此丕顯休命尚饗

先考焚黄進贈通議大夫文

昔歲季秋　聖天子大饗于合宫孝熙休成錫福海宇我先考以潛德餘慶增秩一等惟通達大議是為法從之崇階告第賛書用焚其副惟先考歆饗之尚饗

先通奉焚黄文

聖上廸者郊見上帝發東休成湛恩厖洪暨厥幽顯惟我先公潛德不曜闇而日影追秩三品賛書告第敬燬其副聞于後貞光靈儀綠歆此天寵尚饗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　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四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答太守

某伏以即月廪秋益深恭惟判府秘書牙攝入境川后静波台候動止萬福某幽屏遠村不能審伺擁天之旆政爾欲俟開幕府之日躡奔賓墙以修來拜之敬乃勤遣騎下教先之諭以淮陰乃青谿喻之旨用民何敢當此禮於詞人岳牧之前既止其陰垣之避又塞其避道之迎擇於二者則有一焉願令前茅肯諾之達有篤其幸拜謝不莊不勝主臣

答恭帥　定夫

某伏以書雲令節發日鄂長恭惟某官威惠滂流民咏天廸台候動止萬福某頃蒙札翰遠貽慶問至自郡中書司亦復以謝劉委之後命今尚未達何也黄司理東叔來出手筆其人之於文詞可謂篤好者矣見贈四六亦拯不俗知自詞林宗伯許來也剃口間詩君欲猎軀於李杜壇前者小至之辰野人遠跡不得望見詩書之帥奉上千歲之觴乃

勤遠騎賜書勞苦分甘名酒洗醆開書對局軍故
人作爭眼為青社黄二詩敬賦之以九頓首謝焉
濟翁辱厚餽今月官府赤立之餘此惠不啻足矣
盤賦初草荷擲示未繇再侍顧言珍重即登兩地
以稱寵海

荅新清遠軍王節推

某伏奉手筆敬審即月雪寒台候動止萬福餉牛
貍數脡松實腊脯又照之以畫燭今夕濁醪真有
妙理矣珍感何極姑賤百番毛穎三十莖聊伴空
函匪報也承詩過我當令平頭奴子汎掃苔徑

荅王提舉大著郎中 府發

某伏以微雪應候恭惟某官登攬未發風采已肅
民咏天渠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空山焉依獨有
之天得免愁歎未白參覲願言珍重即從上雍
某日者吉水陳簿專騎修敬賚因之奏記乃尚未
達恭承一介鼎來拜天落雲錦之書老病自廢之
人親朋無一字誰復嘘呵其寒冷訪問其死生者
乃獨得此於天上之故人豈但加於今人數等古
人恐亦未必多也某改坐汎緜不能造朝得免是
行幸矣誤蒙恩除非所據焉方且控辭乃荷慶語

竦乃單占謝不恰仰惟全度
某頓首再拜敬問慈闈雙親福壽兼隆台眷即娘
均度精紙寄贈政所匱者下拜珍感山間不敢請
委竦息竦息某小懇家藏撫州公庫六經偶缺三
傳之釋文敢乞贖捐小史以清江薄紙印補便中
惠我至幸不少裁剳也

荅顧倅

某小竦登峰造極之談寸心尊仰如水赴岳也伏
奉誨帖慰喜可言即辰雨寒恭惟貳郡政成行且
入覲神介台候動止萬福珍餉玉酥山村那得此

味便覺清風吹我入水精宫也至感至感鵝兒四
十隻敬復伴空函匪報也占謝不恰竦息竦息

荅廣東憲趙山父

某伏以天意釀雪寒感政力恭惟某官玉節遠華
風采一新民咏其賢天渠其正台候動止萬福慶
門德星之聚尊尊幼幼受祉有衍伏自使軺臨
衡茅美戴尊俎里巷改觀溪山輝媚故老咸曰自
有此里以來不知幾年今公盛事未曾有也追送
紫氣凝聯行塵至今了了在人目中名部遐迩按
行難徧然飫甯要坐棠蔭清靜足可養望以待聘

且得以施學道愛人乎反多德之手挈嶺海萬里
之外置之於襟帕咫尺之前此任之不輕而重也
昭昭矣顧天下寧可名為窶齋而東廣又齋之到
骨者鉄椧之小肅則不漏守以克儉則不窘某平
生用此十室之邑三家之市亦無不可為者聊供
一莞前數月連拜所賜二書其一報舉全幹其一
告以下車息肩之初皆自城中遽至欲襞紙一作
款領之字致悃款之謝而天上無鴈池中無鯉奈
何弗施未報而遺騎至止銀鉤玉唾照映爾紙訪
問生死噓呵寒冷詞肯劬惓此意中人何可忘也

餉遠別金樹不識此味十有四年矣薦先之外留
餘陸家不忍獨嘗也披緘十缶聊伴空函匪報也
金幹荷季諾更望終惠未占再傳顧言珍重即肴
賜環遂登郎從

答提刑何正言 同叔

某伏以臘盡春回天意欲雪恭惟某官建臺所部
密邇天日高厚參衛台候動止萬福年家台春安
問隨至某向者初夏專走一介奏記仰蒙報教重
以書精法帖之貺山間苦無姑蘇之便未克嗣音
仰蒙遣僕步賜手書銀鉤玉唾如從天落某老病

免歸自分終焉遭逢聖明特有收召實以沉痼不
能造朝一再控辭得免行役此已幸矣恩除過優
遜避弗命真鍾鼓樂鶢衣冠被狙倩令人不我哂
亦頷頷自哂耳此蓋年丈平日議論之餘噓嚅挽
摩之力遂濟登茲敢忘所元重勤慶語若將誦周
南之滯喜樂克之用者特朽株何以當青黃也年
丈登攬亦既本歲直聲勁節清德峻望宜在王所
日聽尺一尚竊遲之月湖山莊自有白雲守護明
月看管何必切切掛懷抱先泉石而後王室非所
望於前傳益公倡和亦時有之每與其兒子中性

性言句交至所謂如行山陰道中令人應接不暇
老鈍窘矣何啻一歲而七奔命一笑伏蒙遠寄真
酥八斤建茶百夸松實赤鱗各十斤公以為千里
之鴻毛我但覺窮兒之暴富感激珍餉山村那得
許也厚儆近詩輒准數首一覽而擲之幸甚隱顯
殊塗合并無期顧言珍重即從上雍

賀周丞相年

某竊入城府得望見天官上相末光且勤為我生
而設醴紫感兼之踏凍還家臟毒之疾大作下血
數升㮹然憊且病矣抒謝阜後此故之以三朝又

新敬敬敬語以賀焉淸無底十尊建康稽鮮四瓶乃長孺親製酒醇料足非市脯及公帑所造者敬藉手再拜上千歲之壽仰惟財幸

又答饋歲

某已專人奉記敬修履端之慶茲不重累恭承遣騎休有賜書奉之以瓊琚玉佩之偉詞重之以酒殽銀釁之珍餉坐令寒谷頓發春光推謝不涯感愧交集仰惟台察

與江東萬漕 元亨

某伏以元夕已過春寒政力恭惟都運龍圖右史中書舍人年丈玉節遠莅冰漕整暇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之蹟待盡山林雲慧霞映焉依知免出處殊勢合并無期願言金玉屏貽即從上罷遂執事樞以昌斯文以裕善類

某頃在江左年丈東歸不得一見猶獲一再致書未幾某謝病免歸遂與世絕姓名不入脩門書問不致通貴有如平生至親至厚執與年丈者亦復作除其勢然耳年丈以山藏海蘊之學瓊琚玉佩之詞光風霽月之望妙齡孤秀漢廷無右立右螭兼西垣天下尚竊遲之而論事剴切抵觸當權脫然冥鴻之高翔特以賓眾而不顧公論勃鬱久而後伸東淸未足為慶然直推臣之前蔵諸太史之留滯亦良快善類不平之氣矣青鎖復還不夙則矣

某惶恐有懇大兒長孺在中都特嘗令進拜年伯蒙一見僕視今官總司糧丘幸得趙奉使舉之末光已書一考前任有四考今有益公定叟王樞使三章最緊者職司合尖也天惠孤寒年丈來臨二緊之章併在門下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惟年丈動心一引手焉不勝望恩願賜之切

答張判院提刑

某伏以天氣澄穆景物閑美恭惟某官玉節光華民詠平反天棐忠正台候動止萬福某吉獨筆硯奉記行臺且謝先施仰惟財幸

某初告之交暄涼唯謹副墨之子開訊有申恭惟紫氣東來牙檣西泝屏翳弭節川后靜波顧言致謹細竭式承蓋服允答凝旒之眷即膺走節之召某不勝心禱

某恭審消凝名勝平亭祥刑德星臨翼軫之壓煙騰南斗仙搓度雲漢之表福被西江感惠旁流動

祖舊豫恭惟驩慶某屬以老捐臥痾山林自幸餘
生仰席雲天之飛翥獨嗟病骨莫瞻編斧之光華
仰惟台慈下燭固陋
某恭以提刑判院人門俱高照映當代文行兼懿
表儀名流立朝則班行聳瞻外庸則勳績焯著會
逢初政旁招異人謂宜級上林之鵷鷺從此為明
堂之柱石乎擬江右豈無它人乃屈星軺再臨舊
治百城之民歡呼鼓舞於二天之下矣九州四海
未屬饜也含香握蘭簪筆持橐某且以祝某側
聞今代人物絕俗之標如光風霽月瑞世之璧如

景星慶雲不在門下而誰在也某也山林衰病之
身踈懶自放之跡與蓬蓽居與麋鹿遊安得望使
星之末光於霄漢之上哉欲通姓名竊自薄陋敢
謂收人所棄遺騎賜書清風入懷珠露在手何如
其榮光也敬九頓首以謝將命
某伏自壬子之秋以病自免歸自金陵已作終焉
之計去夏誤蒙　皇上記憶下詔收召一再控免
幸免其行而恩除自天擢實次對此蓋惟善引類
分以餘光未敢抒謝先辱慶語愧感之極言之不
足仰惟鑒省

答湖州侯寮院壽老

某伏以蘭禊已過春事趣裝恭惟判府直閣寮院
分陝保釐天衆忠正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病空山
庇屬知免未占參侍願言金玉厥躬判白之徽持
紫之擢不夙則暮某伏自壬子之秋謝病西歸即
反關荊扉掃軌世路遂決終焉之計姓名不出州
閭書問不至通貴有如門下同朝知己之舊詩社
論文之契亦復作疎非意也勢也敢謂高誼絕風
不遠千里特走一介天落雲錦霞發簡牘以訪問
其死生喔呵其寒冷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新一編

披讀未了恍如墮冰井起粟豎寒毛不足以諭清
警甚快甚荷台座經濟之學麗雅之文孤介之節
曾未展娀扎之一二考功左遷抑末矣即從上雍
逢當開社俾老生擊壤於耕桑壠畝之間受賜多
矣蓋月望之
某殊息倦易再拜敬問台閣玉眷恭惟尊尊幼幼
受祉山則有委不外領賜縣器書籍攝衣一一降
拜感謝情至骨矣近詩數首呈似賴濱詩云木瓜
却用報瓊琚敢賦以聞焉

與總領顏郎中

某竊以首夏清和恭惟某官拜命維新三神送喜
台候動止萬福某欽修竿牘以候前茅仰惟昔者
某頃在金陵屢嘗奏記伏自壬子之秋謝病自免
自此姓名不出里閭書問不至通貴有如名德之
崇高知遇之篤厚亦復作疎其勢則然至於寸心
眷用每望南雲則與北鴈俱往朔風並馳也某盧
陵村居去城六七十里勝欲騎奔遂見山立玉色
之光去冬一病垂死至今茶然神往形留獨切悄
跋
某竊惟鏡絲萬寵之煙不可以久虛本牛流爲之

任不可以輕畀　聖主南顧得人於梅花雪片之
外先之以召節申之以除書其差擇之意勤矣恭
惟璀慶絲泓渟演迤之學雄深雅健之文光明俊
偉之材自應立春風玉筍之班此行入奏昇金掌
持紫荷遂留王所也必矣某謹特賀曼賀不一賀
而止
某皇恐輒有迫切之懇大兒長孺頃官湖外得仰
事玉節之下蒙被國士之知台旆之西復欲辟置
俱往是時以宿諾鄭總漕官之檄不得承命然眷
趣至今也長孺前任四考今已得舉公王樞使張

定叟劉戶部京尉四章仍有職司獨少合夫之奏
茲事重大幸逢先生長者總鎮下車之初敢望特
賜一京狀以成就之八月便可兩考底滿此兒通
塞溶以今日否以今日望夫在晋舍此何適脚色
狀一封敬以申納仰控財幸
答廣東唐憲
某竊以首夏清和恭惟提刑太中錫節蕃庶三神
贊祉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修竿牘以拜重勤伏祈
委照
某月瑢之間彝恭有前餞司靜作栽見劉皇不審

比辰台候何如伏惟名賢所居百城是式多祉攸
介更冀勖熙茵鴻之宜美調鼎飪之奉某不勝善
頌
某遠跡山林卧病田野姓名不出里閭書問不至
通貴影響昧昧與當世不相聞至於門下尺素之
問亦復作疎然高山仰止之詩實勞寤心何時晤
對釋此鬱陶鑑風依帰之極
恭審　聖主有詔使星移耀方典領鐵主雅望之
司存役平反囹圄茂草之審克三易蕩節曾不淹
朝恭惟龍慶某敬伸短啓以爲執事賀具陳別幟

仰惟賓覽
某恭以某官負蓋腴英茂之望蘊光明俊偉之材
掉鞅藝塗跬步雲漢遹觀　聖主屢遷之意可卜
鈴車促召之期含香握蘭昇金度玉不夙則奚某
自此當不一賀而足

與余丞相

某林下病人自放於荒山野水之外靜與猿鶴同
夢動與雲月同意人間萬事九霄其十瘟凉何如
之問不至廟堂而非筍山立玉色之標長在目中
而非踈身輕恩重此心炯炯即辰六月維夏南風

之薰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既展鴻鈞畫繡錄
野觧帥藩之重寄首書啟之隆名御風珍聞尚友
造化三神隤祉襄我大忠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
春瑩成山則某初聞除書私竊自意拂天之旆爲
有一不鄙夷翼軫之屋而降上台之末光以照臨
之則落霞秋水之勝雨簾雲棟之華門下下客尚
得拏舴艋欵䆗閣叅扶舞上下岩岳追逐雲月爲
公賦之竟臨在目碧雲句中抱此悁悁何時心
寫短啓申賀布之別紙敢祈鈞覽

答吉水李簿　名恕己

其咫尺劍池之涯惟是清文風飛虞寒川流君日
接勝曾未得一聽登峰造極之談是之爲恨拜辱
墨妙有不待傾蓋而相與獨至者推謝不恪惟洞
視焉

恭審載巾乃車來賛巖邑仁聲義實先甲已孚伏
惟雁慶某老病林棲不得與涑黎仮子一覩惠化
洗筆快耕

答黃縣先

某一路治報爾後罕便坐踈問訊寸心弘往碧崖
道人來袖出手葉欣然多多即辰秋高霜寒伏惟

侍側怡愉神介尊候萬福毋夫人壽寧無㒰項蒙
約下訪極知一來未易辨已而果然知敬弃兜轉
小出以踐此盟至感而當塗之士未達所厚不敢
輕也人事好乖古來數之碧崖詩句古雅信矣佳
士書詞筆力師競已甚用枝業占报抵定不凢耳
安得一晤騷九河以洗渴心落筆獨增耿耿願言
進學進德即看已未冠淡墨之題

答周監丞

某老眼昏久無警世之新文以一洗之忽拜萬
象之記清新雅奥隸篆斑左自辯抑而下無議焉

大手所臨小至昇息當抒歎語挂名經端酒思軋
軋顧小紓其期至幸

賀新趙守冬

某伏以開府云初時臨小至恭惟某官茂對令節
丕輯純嘏恭惟雖慶某偃卧空山不獲躬綴衆賓
之末行面致千歲之善頌敬吸短啓塵賀見之別
賤仰惟台察

答贛州黃侍郎　伯耆

某伏以小至即序化日初長恭惟某官作鎮帥藩
惠化滂被三神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山壑

家複餘嗽未期待見顧言盡珍重理即會擬撥之
拜扶捫斯道

某幽屛山間殆與世絕千騎東來初不聞知不得
邀見一吐耿耿玆蒙遠騎墜以翰墨訪問生死風
誼崇嶠古之所罕不論斯今也感慰何數惟立朝
大節霜嚴日烈危言讜論家傳人誦進退徇道出
處中清於吾道有光至於作藩未幾仁聲義實與
贛江俱東甚賀某自壬子之秋謝痛而歸已作終
焉之計近於六月之吉上章引年乞挂甚冠而諸
公持之久不下此正如垂死之人親戚環而守之

不放其暝灸之炷以苦之耳台座知我者必憐我
叔因推謝併及其私云

某悚息進熱再拜敬問台閣玉春恭惟尊尊幼幼
受祉山則頃倒官垂半百既肯且多凍壁冷胞坐
變春温降拜珍感山村不敢請委仰乞台察

答王信臣

某老病日侵臂痛比劇親舊書問十不通一不然
如吾信臣豈不懷者即展臘盡春生恭惟里居緝
裕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諸
公持之不下此政如將死之人骨肉扶掖不聽其

絕受之乃苦之爾何惹未核否然不勇決一拔疽
根所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某平生狂直
太上聖語云楊万里直不中律豈於故人而獨諂
亘温語孫盛之子云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
一笑而恕之幸甚

答胡聖聞

某日蒙過我而東知行不聞不敢苟留堇堇得一
夕把燭緩談吾猶以為加少也奉教欣慰即辰臘
盡春回恭惟循陔閒禮神勞尊候動止萬福某老
病日侵大馬之齒今歲平頭七十矣僕竊言其焉

求自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天意未俞諸公遂未
與將上寢而不報既未奉詔又難再劾所謂有似
魚中鈎也正學銘文小綫蜚鳴豈久無違者席文
行之珍以奧其親亦未為無以報也顧言保重

與提舉王郎中　南強

某伏以即日寒盡春生恭惟提舉郎中契大澄清
一路天業忠勞台候動止萬福某敬脩辭以問焉
於將命仰惟財幸
某冷撚死灰過者掉臂聞者掩耳天上故人高誼
邁倫孤風絶世王節行部眷焉顧之不以勞確而

廢久要無論今人求之古人亦恐如麟角也繼睹
鄉音竊知衹召歸補春風玉筍之班恭猶小遲及
瓜王覲尚詘於新制某今年大馬之齒已平頭七
十矣從駕言兮焉求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諸公
持之不下亦不以不俞報蓋以陰塞其再瀆也士
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鈎今方悟退之此詩耳
某妹息再拜敬問庭闈致政中大國夫人壽康無
央其進越有懇妻姪孫分寧簿羅迪功瀛少有俊
聲早而擢第康勤展職好脩未已某已嘗面納爵
里欲于新歲上半年職狀破白之舉已蒙矜允今

專人拜賜敢望不侵為熱諾不勝寒士如天之福

送鹿與周丞相

某皇恐小稟偶長孺送至雙廟顧山園偶乏僮青
生跡不足以畜之平園幽茂而寬逼給使武儀而
精熟且聞舊有四鹿今增其二可以群矣敬以獻
諸原圃惟鈞慈不賜揮斥榮甚幸甚

答朱侍講　元晦

某再拜伏以春事欲半暖氣尚遲恭惟宮使侍講
殿撰契丈高路事外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
自去歲六月上乞骸之章七閱月而不報偶大兒

謁吏部因令面控誠懇於廟堂諸公聞方與將上
而天意殊未可遂降不允之詔仍諸公答書云未
要勞擬出籠之鶴尚絆一足又須小待也今東床
過城中留台翰於劉丞許披讀大尉尊仰之懷乃
知目疾尚未十全大抵書生繙故紙則其眚在目
弄柔翰則其眚在手某老來得臂痛之疾每一發
則視管城公為讎遂與契丈分此二眚可病亦可
笑也近見邸報果若所慮此醞釀久矣限久必決
其勢然也道眼學力豈待外人開釋者然景純葬
書東漢以前無有也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怪乎

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也然豈不前知其故
而進善其先人之宅歩手已既無驗於人何有某
手生最不信此因闕及之一笑王漯父貽書於歐
公畢仲游淮記於坡老可試取而一閱否未見君
子願言珍重

荅嚴州知府曾郎中　致堂

某屬者小兒切爽試吏部塗出左溤因之淮記蒙
篤容久要視之甚偉且勤専走一介行李移書累
翩作山谷之字畫追揣叔之發遣逃虚之人得此
跫然二字不足名狀其喜也即辰傳燭散煙春入

侯家恭惟民詠豈弟天相循良台候動止萬福某
老日益加病日益侵去歲大馬之齒平頭七十幸
得訖禮法以气骸骨而廟堂寵不以聞者八閱月
不免令大兒長孺面控諸公乃得將上誤蒙
聖恩降詔不允而諸公吝書告以不要勞攘又未
敢歷追恐或以為激或以為要也出籠之鶴尚絆
一足私竊之鄉里故人嘗蒙見憐也嚴陵頃於淳
熙甲午寓居兩月以幼女寄產截脊故也是時曹
仲本為精論某以州無寓公可耻留某充賓而先
妣及家人子懷土思歸不能從其請曹丈至今悵然

也是時州討其裕今得來教屢空乃爾何嘆幼與
過逢乃拜方兄歡伯之貺所謂劉白墮篇敗食鳥
肉矣推謝餅供一哂來教五幅非所以用之鄉人
喬某若視此為報所謂五尤子期而又為之荷會
弁涉無前期願言珍重即會郎從之拜南史見寄
字大紙佳甚便老眼至感至感台眷恭惟尊幼受
社山則

與新隆興府張尚書　定叟

某伏以即辰備禊已過禁煙暴來恭惟某官帥閫
建牙川后靜浪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恩閫台眷均

慶今似稍宜今何嘗在侍旁否某老日益加病日
益侵去歲大馬之齒平頭七十上章乞骸諸公持
之寢而不報者凡八閱月因大兒入京令面控廟
堂方與將上誤蒙　聖恩降詔不允出籠之鶴尚
絆一足契丈知我當憐我也契丈卧護北門身當
十萬外虜既訖便應入秉鈞樞顧斜飛取勢後照
臨秋水落霞之歷何也十州之幸則大矣天下之
福則未也然老病野人遂得故人以為獨有之天
此又幸之大者不敢以為門下賀私為病身賀也
大兒長孺前蒙論薦推轂於耿漕遂獲改秩此恩

已不貲矣臨行窮空又拜厚賜度越屬吏之常跡
爲創見不啻甚不能歸眞東坡所謂我兒即公兒
也感服恩紀言之鳴此寧有足耶某皇恐後有誠
懇妻姪迪功郎分寧縣主簿羅瀛三世登科者七
人此即其一也能文曉事廉勤自持到官一考民
譽甚休頃者契丈帥臨安之日羅簿嘗得拜見仰
蒙與進今幸得趨事葦蕭之下敢望台慈特賜今
年上半年職狀一章以收錄之遇於某身受此恩
也亦已懇南強採舉亦見與論藹矣僭易皇恐未
占參侍願言珍重即間兩社以俟其始

荅晋州李大著 君亮

某伏以禊事已過禁煙晶來恭惟某官倚潘承流
暮年報政民詠天迪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病荒山
乘化歸盡西望故人渺無再會之期顧言珍重即
膺賜環遂正持橐以昌斯文

某伏自錦襜西浙小泊龍蟠虎踞之邦嘗爲老夫
小留遂得秉燭把酒握手縱談追還道山之昨夢
一別七年蜀月楚星各天一方每一矯首遐想故
人此心翩然與大江長送流而上忽焉歷覽廬過
戡滇也今者歘有二騎剝啄柴扉手把一封書如
天落雲錦稱仙此句端爲我發再拜三讀豈但愈
頭風刮眼膜而已洗蒙擢謝未究娘兆之一二云

某把翫書辭驚喜未既忽見赴告先文朝議尊伯
奄棄榮養既久外除欲弔則已後不弔則已疏二
罪當併按也若以地迫人遐爲辭則後之一罪又
浮於前之二罪矣朋友道絕之誅不敢逃遁敬自
婦於大府之司敗伏紙惕若　恭審游横茅士榮
建牙纛以便御就國之寵有過家上冢之榮恭惟
雕慶緜有如契丈挾經世之具發搢庭之文政使
小却猶應對紫薇秉金蓮也朝賜環夕引道某也

尚稽遜之

某一昨壬子之秋移病自免雖得章貢以沉綿竟
不能之官自此柴門反關僵臥環堵四年矣乙卯五
月誤蒙　上恩收召亦以疾免而除命自天誤寘
次對野人僥冒微故人齒牙之餘何以拜此未能
推謝先辱慶問九頓首以俟將命今已後矣

某僭易再拜敬問契家玉眷惟受祉山則諸郎達
學日新恭承遠寄文編四種便面十本降拜珍投
有爲其盛私居無以爲報建本誠齋詩八集凡三
千五百餘首聊供擊轅拊缶之一　莞爾堂記某豈

其人初不敢承又不敢辭牽課數語以塞喜命悚
仄悚仄

答周監丞

某卧痾空山内黄皮皴右臂痛楚怨於操觚左目
眊昏難於細字親明書問幾於絶矣無似之名小
踈於凡閣此故之以恭承誨帖藹自天半盥手而
披玩九頌首而朗詠不覺躍然而起負牘而之禀
然如有生氣濯龍二大字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仲
將陵霄逸步春鶴何必減焉阿我美妙青額兒曹
蒙傳約之誨辱矣南北二臺天香國色吞雲夢者
八九顧老圃山蔬何足進焉抒謝不莊惶恐惶恐

答錢判官 文季

某竊有桑梓之邦幸甚得一世名勝以冠賓贊山
林野人庇焉以免麝非盛福上印王覲小泊錦帆
不嫌山石之犖确野徑之詰屈肯餡環堵左顧病
夫剪春韭炊黃粱以留上客不蒙推去而不鄙何
榮如焉何感如焉倥偬別去奠審旆旌之所指恭
承誨帖下逮乃知依劉表嚴武於西山南浦間落
霞孤鶩寂寞久矣今逢耿介絶俗之操豈無半語
以寵光之獨不我寄何也顛踣殊塗自此遠矣握

手論文豈再作夢顧言珍重即看館學之除以重
我門家

答吴軍使直閣 知能

某茲蒙遣騎秤至誥書續其七字之律四言之贊
璀粲玉璟昭兆鈞鼎衆多如雨應接不暇二篇酬
謝不能佳也不敢匿耳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四 終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答朱侍講

某伏以夏氣有做已覺微暑恭惟侍講殿撰契丈里居燕超天衆壽俊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因劉丞稚記多問海辱手筆之寵甚慰尊仰之懷王君報書嘗為轉致台諭云未可破戒我道蓋是也王君豈不解此契丈既安受之而尚疑某之察否何也某行天下自謂知我者希知我者其惟七友欽夫

與契丈乎由今觀之知我者欽夫一人而已一笑東坡云過客如雲牢閉口是在兵法指出則贅矣某請老不獲又不敢促迫歐公所謂恐黎教投以為輕發也士以進為難不知又有難者吉凶悔吝聽諸造物亦安能擾擾自若也會合無期但深翹跂顧言珍重以重斯文台眷尊幼均慶諸郎學士進學日新兒輩蒙先生長者存問列拜謝賜有委俟命之辱

答撫州周通判

某頃辱車騎照臨山間此意殊不淺摘園蔬酌老瓦肯留片子時尤以為感恭惟某官對時仲夏天衆薦善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消還令日佩服印章恭惟慶慰某卧病成懶念念賀竟蒙先施賤詞清銷字畫道妍藏去為榮小啓修慶惟一週目而覆缺幸甚顧言珍重式符判璋之徵

某皇恐拜問親庭萬金之書恭惟繫道紹至兒曹荷榮間周悉次第長幼二子寄徑提封當得修敬中男百拜起居有里中委領索閲之

與周丞相

某小詠癸記蓋勤報教是惺青天白日長在上在

左右也某比偶作一二闕文字王才臣云已誤徹鈞聽頗辱掘落吳江之問今録二通呈似非敢享敝帚之估端欲求成風之斤不勝主臣

慰程監簿

某伏以王春正月兩暘時若恭惟大孝監簿契丈孝誠動天三神感格孝履支持萬福某伏自壬子之春奉詔決讞死囚於上饒道出休寧之西郊仰蒙先丈奉學給事篤寀事契契丈承志承命遠出山驛衝泥班荆綿款誼風永懷意氣至今不忘惟是老病之餘是歲八月移疾還家人事都廢姓名

不入於脩門書問不至於親舊深交厚契如吾契
丈亦僅作跡非意也勢也至若出塵絕俗之標登
峰造極之詠則夜夢晝思了了長在目中也茲以
本甲乃得修敬未占再瞻顧言循既喪禮節抑哀
痛以當門户之重寄
某上饒之役初志以王事不敢一登宅里瞻拜先
丈華學給事謂歸塗當遂此願既而戀於草腸之
險擊舟東下遺恨至今恭惟先文高文大册範模
士流舊學耆英蓍蔡昭代謂宜百年如衛武千歲
若廣成以重邦家亦關上下巖岳步履如飛與客

爭棋申且不寐不知通日何悲疾已遂至大故聞
赴驚呼一慟欲絶嗟乎天乎世豈復有斯人乎某
以山居僻左聞之也後弔之也緩負我知已言之
忸怩且以老病不得躬奔會哭敬遣騎持奠章致
不腆之儀寓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哀苦同之令弟
判院朝議附此致慰有廬陵委顧細大聞之
答胡季亨宣教
某頓首再拜曏青之歲車轍來館初得識封胡絶
俗之標秉燭夜話不知落月滿屋梁陣雞下五更天

也辱書深慰別後一日萬閒之思即日春寒未懋
恭惟判縣耕筆此樂無央尊候萬福壬眷均慶某
老病日侵自去年七月一日再上納祿之章而諸
公寢不以聞又不敢迫趣恐動不如靜也姑聽之
耳未見顏言珍重以須晚成之寵
答本路不送運使
某伏以即日首夏清和雨風時叙恭惟都運直閣
年丈英邁又新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
摧隤爰自壬子八月移疾自免歸從金陵深閉荊
扉長往丘岳不惟自棄於當世不必息交而絶游

而世與我相遺物與我相忘錄是姓名不入於脩
門書問不至於通貴坐分黃犢之草眠占白鷗之
沙而平生故人致身青雲背負霄漢者亦不復俯
覗螻螘激活波臣矣過者與之執何豈有天上使
星辻宋邑正乘北斗之槎館翼軫之分弭節曾不
崇朝慨然興懷一念首及四海九州之同年聞其
來散薪以爨白石携長鑱以斸黃獨不遠數百里
專走一騎訪問生死使黃冠野服之客手把一封
書如天落雲錦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仰惟年
文一世文儒之擇當今洪丈之英乃與朝齏夜糵

之寒士爭螢雪之苦以筆陣掃千人之軍持節把
麾外膺有赫藉第今小綾德老之鼎鉉亦何少減
從善之替橐手天其或者将以幸江右百城之耆
瘵抑以幸短衣掩脛之一老覩隆未徙而月逾除
書細作行矣易目行部下照舊治當與父老扶杖
遮見道左抒謝不莊顧言珍重
某惶恐進趍再拜敬問年家玉姥恭惟尊夫人初
受社山則飲賜官壺雨露既旨且多後侑以玄纁
綺縠有是四端此漢世諸公所以禮高賢者顧某
不佞何以堪之降拜敬受冷腹凍壁頓作春溫矣

感謝情至骨發賦是詩以復将命者野人不敢請
太史爲走之役
某皇恐有懇賜書之初不應便引惹請謁仰惟年
契愛舊敢爾不自外妻姪分寧主簿迪功郎羅瀛
通經學古文詞俊發早忝科第吏事敏明已象定
叟南強帥倉二丈舉以職令之章矣合尖之恩舍
門下而誰望焉亦已書兩考敢望台慈特報今年
上半年文字以成就之某實並受此賜也
答李子立知縣送開月堂詩石刻
某伏拜誨帖之辱又重之以墨刻之貺急詩拓出

已供觀者之一莞跋語擬非其倫恐誹有婦耳推
謝不莊反仄反仄
答周丞相
某小躁奏記隆暑禽赫此故之以中男病心氣不
能作春蠶食葉之聲露馬去冬冊風之赦恩以一
試終場年及四十許令諸曹受署叨冒安仁之監
河皆異時化筆疏而為令之所波及也卞婦病暍
未克走謝首勤墨妙勞還慶語周詳吾黨小子何
以辱此於相國小涼當令扶服趍材大門之外以
謝恩紀兹未究宜仰惟財幸雷君觸熱可念信如

釣諭
答普州李知府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大著尊契
文報政有績被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
某卧病山間乘化歸盡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
望見其末光顧言盡珍重理遂膺紫薇玉署之拜
以昌斯文某竊揆即報恭審紫泥夜下䟎召正人
青藜朝馳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嚮
慶某辱在草木臭味之同尤深松栢茂悅之感未
由面賀而以尺紙伏惟財幸筆橐之除方且拭目

以俟
某昔歲拜厚天落雲錦之書遠今猥衣十襲每拂
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千里外再蒙遠一个行
李遂五紙妙帖訪問生死不以霄泥昇沉而兩其
態不老病泪振而白其眼厚祿故人書斷絕少陵
之語可悔此事今無古或聞東坡之句可献也感
謝至骨爲此寧有足耶
某目眩觀書手戰執筆平生止携破研一拳亦久
寄絕交書矣長者尚以故我來徵義聚之記抖擻
病心側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戒謂應覆公家

醬瓿矣來教乃蒙稱賞不置敢不以榮亦秖以媿
也二傳絕妙好辭左拍子長之肩右摩孟堅之壘
陳范而下不論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
碣所荷寄似
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媼恭惟尊尊幼幼函祉
山則老妻兒女列拜起居須既越羅餘座下拜珍
感蓬萊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廬陵季頎索
聞之

別趙知府

某以隆暑故小疎奏記齋閣寸心尊德一飯以之

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提舉太中戒
鼓鞞維川后静波天集台候動止萬福台閣王春
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人間事
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太中小褒節宜之宜萬
金之書既至台抱惻惻不遑寧處請告乘印戴星
駿奔吉歸覲者某瘞老幽屏不振之蹟一見荷傾
益遂得仰依蔭藉於獨有之天者三年于茲父子
廉餞銘於知遇不以衆人遇之老身義當扶羸疾
走追送牙牆偶以病賜伏枕短氣如縷不能支梧
敬遣大兒某遠拜道左惡詩一篇聊寫癡惡銷黯

之情惟一覽而擲之地烈日鑠赫遠途良勤顧言
爲君親自愛即看詔追遂俟　上程

荅袁陽屬運使

某伏以即日素秋有假新凉入郊恭惟知能運使
中大恩契兄乘遂以整卧鼓減烽民咏神介台候
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去秋再上乞骸
之章迨今未報亦姑聽之然自壬子至今晦致仕
已七年矣弟未結階耳鄉中去國西門數千里而
遠不過東西行者相思二字安得至我故人之側
清風明月未嘗不思玄度也遠蒙隆教四六千百

之脁稠沓煩悉何其過勤也自代之舉聊以自見區區薦藻小小酞齊之意而已在故人則亦焉能為一羽焉能為千鈞哉下問詩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語敬徹所見寄大兒七字甚寄古如風公卞四字渾成雅健使山谷見之猶應擊節務官二句乃散文語前輩固有偶出此體者如木之就規矩然吾曹不可學也其餘或與澀而不風騷不可不知妄言惶恐來教至宿草不哭之語令人淚落不能休山谷云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敬賦是詩以洩孤憤顧言珍重即膺召除

答全州黃通判

某伏以素秋有俶新涼入郛即日恭惟巖老府判太中契丈監貳政成為裝王覲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行且聽對豫以從幾顧言羅闔必戒丈會有嚴用對越中都宮之拜

竊者文度來歸袖出旱蛟驚虬之字久未督報而厥赤又以近誨為賜矣丞拜何覥如焉某茲蒙誤恩序進諫大夫之秩溫枯所逮抒謝之臯慶語所鍾祇重其不斂之辜耳陸陟文字仰感領畧長戚妙絕禮則過之丁藁新詩酷似千巖青顆布陣似項羽見者悉之老夫之於此集亦云荷荷瞻書通止尚面傾倒

台眷尊稱恭惟受祉何數有委敢請千巖集三星圖荷寄似至感

與蔡定夫侍郎

某伏以素秋有俶新涼入郛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殊庭高簡夫棐忠貞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南北相望侍君子渺無前期顧言金玉不貲之身夏盟斯文棟榦吾國允荅肅瞻其一從九旌之東介在山墅置驛斗絕表焉則不

與大夫士還往裡焉則不能遺長鬚兎尖爾淨之敬瞻不至于几閣乃若山立玉色之標金鍾大鏞之韻無步選不在耳目中也契丈學古居今持方入圓故應落落然啓沃之韞經綸之具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舍是可終擀而不白乎日邊細作行之除書予日望之某昔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迄今不報諸公之意則不薄矣出籠之鶴尚縶一足亦可憐生適候吏輩略新二千石念此便不可失急呼兒覔紙敬問何如黑淡字頗與無書同又賢於無書耳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尊稱受社山則膝上文度今何曹何地抑有在桃李之庭者否老妻兒女列拜起居有里中委囑所願勿乞

答萬安趙師冋知縣

某伏以即日涼秋恭惟知縣中大學道愛人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自免世我相遺誰者此數過聽誤矣特書先焉再拜循走不敢承也不敢信也推謝不莊伏惟財幸

某竊得侍郎彭丈書吃吃談知縣文行之微懿以其言想其人定知不凡及辱遂言先之長牋中之

以雜著發書占之金玉相輝詔漫以聞蓋吾宋乃有兩德麟西京不特一子政顧老朽知之晚耳范膵所謂子陽井底蛙者果若其言則元愷宜產於環堵且爽不生於京室也顧言自愛遠者大者老夫假須臾無死尚親見之

答余丞相

某伏以沈碭有假清涼未多即日恭惟判府安撫大觀文左丞相作填火維分陝一面威德所鎮北垂以安王室以寧天棐大忠鈞候動止萬福某老已老及病後日侵縱浪大化之中應盡便盡獨東海之鼈左足尚繫未得恣意曳尾泥中耳去秋再上乞骸之章迨今不報諸公美意夫豈不辱於推隤之鶴欲側之禹與其留之藥罷孰若縱之水宿愛之摄伏孰若放之林栖此外惟有注易一責長恐一旦溘先朝露使義文素王折券已責則此債無可庚之期今幸止有未濟一卦小宗當卒業則冥然長辭亦勿之有悔焉耳矣他無足為知已道者昇潜異勢居侍無期不勝大願願言愛重此不訾之身以畢未了之勳業以推轂吾君於五三以濟登我宋於億萬年微我公天下誰望者

某野人之居介在幽谷不假一卒於官以故無使令而平頭奴子生蹤鄙野又不熟於置郵以故不能專价以致東閤之敬每東西行者偶與之逢便不可失則少寄牋奏記眷慈恩紀屢書不一書亦不記其幾回且不自知某繁且瀆也丞相乃屈上宰之崇高覆一个之行李賜盈紙之真帖餽百壺之酒材有用之書策難致之蜀附至珍之蒹霜森然盈庭塞破茅屋少陵詩不云塵名每蒙卿相問泛愛不揀滿岳辱今益訪問生死之誼齊潤豊碩之儀所謂惜不令德纍見之也感謝不足敬賦唐

律三章章八句別紙以聞焉仰惟丞相手扶黃道之日身柱大過之棟不動聲色不崇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車𨌏未煩堂印未刓脫屣庭然無一分顧藉心近世社稷之臣於今無兩雖曰心如江水日向滄洲而后皇注想元老之意海內莫挽于京之望舍魯何適者惟丞相毋怠

某惶恐頓首再拜進越敬問恩閣大國夫人即日恭惟尊候萬福東閣即君林下道蘊受祉山則老婦提灾幾為臺驗所殺史巫紛若醫藥雜進幸而更生不謂上達鈞聽曲賜下問至感至感亦同兒

女羅拜𦆅遇之訊大兒自別奏記族弟濟翁及正遂去作幕下士寵光赫奕閭族榮耀黃倅竟屢刑剡之恩此舉挈之濆汙轉之碧海無疑者莫簡二篤皆衆恩顧之深厚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某何以堪之小言詹詹何足以為萬分一之謝云澗材特荷赫蹏之論至於印章款識之周密以防換易之敝克勤小物至於如詩頌蜀士張季長步卿　頗寄似洮硯啓封則一柏笏也嘗以詩謝之云如何綠玉含風面化　青銅溜雨枝至今中都士大夫傳以為哂與鈞座䨇事遂

與推府聶通判

某小詠奏記心往鈴下僭易有白事友人王子俊字才臣今日見過云剩聞台坐因見益國近詩渠桂名其間辱至稱而褒可者感激望表之知欲求一望見其末光大願不諱門墻之塵有萬其幸渠非敢有世俗可憎之求也併祈洞視焉渠於原夫華之外詩文超絕云

與揚侍郎

某皇恐小廉一覲瓞岳之臨湘簿丁迪功　甫偽　鄉里名儒兄弟十人榮第者二人其餘皆薦名而薄

公以特奏得官文學深長吏能精審諸司多知之者見委之以福峽之首春而任守范邑以職令秩舉之然寒士寡特未有合穿堵波之夫者敢告宗丈輟一令秩以辱收之一舉手之間便有出千仞岳之力井渫不食為我心惻舍門下宜無先焉者偶臂痛不能多沓且懼勤於執事者惟燭照而星臨之有萬其幸

答曾知府

某伏以秋氣已末西爽彌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政成王覲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

日侵前塗就宦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諸公特
之至今事未下出藏之鶴尚絆一趾殊可憐耳契
丈中和平易之政釋耋歌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却
猶當誕寘之含香握蘭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
也詒我金玉之音得得語離情誼眷眷若不忍啓
遠者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推謝不莊顧言珍
重即日看日邊除書細作行矣

答朱侍講

某伏以肅霜既降即日恭惟宮使侍講殿撰契丈
燕居蕭遠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秪有

不如不見所超乞骸之請諸公竟不以聞寢而不
報亦姑聽之恐以為只管煎熘也蒙賜報教發於
去冬得於今秋人事大氐然耳不猶愈於十書九
不達乎昨日劉丞再遞至今年七夕一書乃知春
間嘗小不快中間曾無疑亦相報云足疾良劇不
知五藏神却不見夢於子雲而乃苦之以樂正子
春之疾方寸不自說其疾而下移之於者存此楚
昭王之所恥也一笑下問論著脫稾者數千萬言
曩者釋褐不曉事作此狡獪去冬因室家捷疾為
臺駘輩推墮井中欲打併僕居以避之怒移水中

鬭凡此物輩多狡畀欝倣矣非徒逃天刑與鬼責
而已契丈嘗發我以德猶欲我斂然踐錦靳手者
哉苦哉念書辭宜答又不敢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也契丈再歸五夫遂無事焉喧此某之所賀而來
教乃謂苦於所居窮僻無書可借無人可問疑義
無與析信矣逃虛耐靜之難如此哉未見顧言善
保千金軀用奉答當宁荒野之思
某皆易再拜敬問台嬸恭惟尊稱蒙福山則諸郎
仕者居者為誰不及上狀老婦宍疾仰感存問非
義均骨肉何以拜此大兒尚待次一年有半中男

調衡州安仁稅官小男桂州户曹皆待次長者參
秋少者四年蒙問故及亦列拜起居有委不外

與福州安撫巢樞使

某伏以即辰維仲之冬清霜晴寒恭惟判府安撫
大資樞使相公表海荒東春仁秋威民咏兵齋三
神扶特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嬸受祉山則某身
日益衰病日加侵秪有不如不見所起伏自去歲
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蒙鈞座與諸公閒春眷寵留
未與上聞仰惟美意隆厚豈不永懷然滄江鷗鷺
之野性尚畢命而守皆除也追惟向來學省一時

英俊並游于青霄而直上凌太虛而徑度遂持鈞樞宅三能者相公一人而已謂宜小侯虛左之拜止一武之間崇朝之頃而翩然去之高則高矣君子曰胡不福我小人曰胡不穀我相公抑一念到此乎某皇恐至懇大兒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承嘉吳璪文世其家才敏於政其父公叔與某一再同官事契甚厚而某假守高安之日此郎為户掾極賴其助首以京削薦之某再入道山遂令長孺娶其女弟異時此郎亦嘗參拜幾座受知不淺今敢進越控告仰于一書殿京削端倚此增

山嶽之重以求當路則此任改秩沛然矣儻蒙特轂來年上半年之章以卵翼之所謂變化在喙毳也小官還人良難得不虛其行生之成之之恩其輕重大小宜如之何今帥閣雄盛非閩即蜀而山水之勝妙天下者必曰三山峙約川巖月且雲煙當有金聲玉振之句賜也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以否霄泥珠塗鵬鷃翼翔安得致身於其側再聆登峰造極之談以豁此襟陶鑄此埃壒伏紙跂跂惟金玉厥躬以棣餘吾國而五三五君再還廟堂永專國秉不勝大願

答鄭樞使

某伏以即辰維仲之冬清霜晴寒恭惟觀使大資樞使相公珍閣冠倫沆瀣騎氣三神所護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王媿受祉山則某伏自六七月之間長溪士人王應祈奏記帥閣受書謁之隸已徹閫否在席久虛天下日俟登庸而郎吏忽以得請祠庭報善類及斯民非所望於鈞座也某皇恐至懇大兒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吳璪公叔監丞之子也文世厥家才敏於政自是今日之人物某傾假守高安此郎為户掾甚得其助首以京削

薦之未幾某再入道山遂令長孺娶其女弟公叔宮南吕參幕時此郎嘗拜下風自此出入門墻深荷異知敢望鈞慈未忘其先契特轂已未上半年一書殿之京削以成就之諸司見此必爭收録則改秩必濟矣公叔有知當為九杜回以報不貲之恩也惟金玉是身即再還廟堂遂專國秉以福斯世不勝大願

答周監丞冬

某伏以即日小至特臨清霜戴肅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文稱立萬物之表足蹴三神之鰲台候

動止萬福某謹再奏記於受書謂之辭且謝委覎之牘仰惟財幸

某再拜敬問台閣王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川增大兒進拜蒙飲食教載之寵具能言忠誨類悉之快坡云我兒即公兒也今真得此於卿先生矣有萬其感

答提舉雷郎中

某伏以小至將臨清霜晴寒即日恭惟提舉郎中契丈使節又新小憩錦里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日益侵病日益加自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

而諸公竟不下其事安得乞我一牧童林間聽横笛乎易節便地得請可喜然猶小須未慰湘南父老扶杖之望何也然老友私心獨喜畫中男次公安仁監河之闕正在來秋正得趁事故人如天之福何以代此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某之於台座亦云好音鼎來訪問生死此古人盛德之事多言何謝惟珍重以前追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五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答贛州彭郎中

某伏以小至將臨清霜寒霽即日恭惟判府郎中尊契丈春年報政惠化川流民詠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正姥受祉山則某老日益侵病日益加閑冷之蹟姓名不敢自達於通貴之前四方人事皆已掃影今茲陽侯令辰君子道長有如台座心所起敬亦不克奏記為賤長之賀盡畀洸異勢其理然

也不謂台慈折節岳牧之尊篤契章布之舊遺騎損誨訪問生死銘齋名酒分餉野夫以睽其長饑劉貫獨之寒以勞其散薪煮白石之苦攝衣下拜恭谷春生中心藏之多言何謝一衣帶水無從伏謁金玉是身筆橐就列日夜惟此之禱

答廬陵劉縣丞

某伏奉誨帖以小春絶品分似野人烹玉塵試春色心知韻舌知腴第恐春風不慣腐儒湯餅腸耳一笑占謝不莊悚仄悚仄

與湖南運使陳郎中

某伏以小春良辰新寒氣肅卽日恭惟都運直閣
節玉節倚天忠誠貫日百城蒙惠三神多休台候
動止萬福某敬拜手奏記徹姓名于執人仰惟財
幸
某也愚不肖顧獨有落落心事吐之則誰聽不吐
則不釋開卷閱且想千載若相期玆非退之之詩
乎士或目接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玆非退
之之語乎某之與執事同生於今而謂之異世謂
之千載可乎不可也繄執事以又玄之學不世之
文一戰文闈萬人奪氣有司驚目收異科策高足
僊名蕃冠望卽陞延閣持英蕩豈弟于州忠慨于
朝風采于一路厥今談者言當世之名勝必曰陳
公焉某老病之身不中用世棄官八年請老四祀
發癀乎西疇之煙雨笭箸乎南磵之水月獨不得
與嶽麓之猿鶴橘洲之鷗鷺一望執事之聲光以
某之想慕知退之之想慕想而不見慕而不釋不
於執事乎吐之將於何吐之尺一且下紅藥紫薇
矜公之歸自此愈遠矣臨風慨然
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閣玉眷卽日恭惟尊尊幼幼
受祉山則有廬陵委顧奉教條某皇恐白事中男

承務郞衡州安仁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
面孤寒伶俜之蹤所望於上官收卹其尺寸而脫
略其罪戾隸其始而全其終百數之仰膏雨屢屋
之悰震風含執事鳴依者
與衡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兩卽辰恭惟判府太中
填撫火維爲若天柱民謳豈弟天廸忠嘉台候動
止萬福某誼貽飾不腆之書自徹於消人謁者之
伍仰惟財幸
某竊嘗洞視今古大夫之家有能擅勳名之場沂
儒學之源登文章之籙世濟其美蟬嫣相繼有陸
氏爲著乎輿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
敬輿在唐皆人中龍也孰謂古有其人而今未有
乎執事英妙之年拔奇收科玉映漢臺德明之儒
學機雲之文章蓋嘗留之實玉大弓黃梅之夜半
衣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問外人者也遜抗敬輿
之勳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綠淨之波豈眞
能苟留者一州之福將均宏之於天下公卿闕而
選所表寵遐徵黃詔寘禁近其不遐矣某也山林
野人已抽手枝付丞相矣安得一覩當世之勝流

以一洗其胸中之悁跂手敬賦章蟲之三章以寄
此心
某皇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閣玉燭即日恭惟尊尊
紉紉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效老聃之役者唯命是
聽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有假百事墻面今
官衛之安仁監税正隸大府之下邑遂得仰事高
牙大纛之光塵充太史之牛馬走豈無涓埃收之
卿之豈無罪戾羔之免之不勝趑趄之情不敢自
蔽而瀆聞于大君子之聽不勝主臣

荅權桂陽軍斛通判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帶雨即日恭惟權府府判
太中設監最課假守兼官二境宜民三神隮社台
候動止萬福某敬上記以謝書禮報況一再之辱
未見君子願言珍重立族春風玉笋之除
某竊者專走家僮修敬樹門之隸人延承諸臺遠
賢兼刺鄰府春仁秋威洽于二邦在彼願其為真
在此願其終惠疊是最狀於以上聞外陪使幕程
翔卿署在此行矣某中男次公效官有假百事墻
面適有天幸得我鄉先生而庥蔭焉未趨府庭而
萬口已徹于五馬至於假材官而六之使不徒行

以壯官下不貲之恩盡室永懷衆被與王定國書
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一請再請不一請而已也惟
終惠之

與湖南黃提舉

某伏以維孟之冬亦小之春即日恭惟提舉太中
一節星臨百城霜凜民氣嘉樂神天給扶台候動
止萬福某敬齋心奏記司鈴轄者仰惟財幸
某恭聞 皇上顧憂元元遂在湖山之外其欲安
安如在畿甸之內於是疇咨宰臣涓選膚使如西
周皇華之五章如東京繡衣之八人者惟提舉太
中以豫章楩幹之材商瑚周璉之器繫星五緯之
望百千人中褒然舉首仁風先春義氣後秋榮發
舞歌姦貪斂縮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使事有指顧
此耿中丞之一職豈韜贊久居者雞翹豹尾之間
尚多虛位非執事是待而誰待也某棄官八年請
老四祀孤雲野鶴之與倚桃花流水之為釣仰名
流之芳風瞻使星之末光可思不可忘可望而不
可見寸心耿耿安得傾豁抑許穆夫人之詩不云
乎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引領南雲悃悃款款
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閣玉春即日恭惟尊尊幼幼

受社無史有廬陵委命戒唯唯某皇恐白事中男
承務郎監安仁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
今以蚍蜉蟻子之微而仰事動搖山嶽之威是震
是栗敢九頓首以請儻或辱許效其十駕而鵠覆
之以二天使得竊五斗以活其孥仁人不報之恩
寒士不貲之福繫門下是估

與湖南陸提刑

某伏以即辰大冬初寒小春猶煖恭惟提刑太中
出節步府訓夏祥刑百城觀風三神錫羨台候動
止萬福某敢恭奏記賡告主書仰惟財幸某竊惟

祥刑使者千古未聞蓋肇自章聖皇帝咸平四年
閏五月始有開封斷獄覆奏之詔於是殿中丞李
湘首膺荊湖南路之選聖聖繼繼此職增重於部
使者之中命曰職司今提刑太中一代人物之英
三朝德業之望儼然持節聲光藹然斗柄垂天夔
雲拂日何以尚之結綠而侍禁廷聽履而上星辰
人猶遲之而原隰載驅于彼烝湘將非
聖上欽恤亦如還李湘之意耶使事有指繡衣春
當霄漢立某方賡少陵此詩以賀班公登僊之行
也某老病野人棄官八年請老四載講聞嶽峻川

流之盛名而獨無路以望見其末光一生遺恨孰
弘於此寄聲修好吁已後矣仰惟高明洞視心曲
云

某皇恐再拜啟聞台閣玉媪即日恭惟尊稱蒙福
妓兆有廬陵之役敬請指縱某皇恐白事中男承
務郎監衡州安仁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
天假之幸適遇今日之陸先生倏叔孤寒而主後
進如退之所作行難之篇者寬其鞭箠而宥其簡
書使得餐於是以餬其口此非人皆有之天此真
我獨有之天也嚮風歸依有爲其望

安仁涂知縣

某伏以即日良月初寒恭惟判縣中大佳政宜民
自天孚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上記下隸伏惟財
幸

某辭奉瑤林瓊樹之耀光歲月淌奔至於照人風
度可思而不可忘者了了在目眷眷在心且畫往
来于懷也執事之才之邵大其施則宜進鵷鷺之
行小而卻亦合當麾節之寄顧尚淹郵于鳴琴製
錦之地何也蓋學道愛人之聲與湘水俱流下轉
上聞自家縣而起拜何知非福某中男次公筮仕

之始百事墻面纔得事其大夫之賢者豈非幸歟
惟故人高誼必有以訓其所未能而恭其所不逮
者使得覽於是而璧或全舍執事何適矣

送俞憲羊麪

某伏自道塗相傳玉節光華將照臨先人之故廬
日掃花徑以俟東來之紫氣惟是荒村去城差遠
山廚土銼索然不給於辭遣人赴市喚婦自餽豈
不夙夜然高牙盧徐而日昃食乾矣一易再易則
亦如之復伺之久倉猝之頃不免效荷蓧之殺雞
盧氏之烝鴨湊毛野蔌此固不足以羞於王公者

不腆乘壺羊腔麪碩敢執事諸行厨惟洞視其禮不
足而敬有餘不　而揮之有萬其幸

荅趙户　房法

某伏承還騎墜教殊慰孤寂四六妙絕切磋彌瑩
後又過前老夫當避路矣可珍可妒兩絕句次之
似非得意之作也他日進一步則自知之加餐餟
長相思玉帝除書定應不遲

荅周丞相

某下稷吹燈發函奉告覺銀鈎炳煥天氣盡白驚
喜絕倒命戒程丈銘詩歡以敬承已留玉當少須

矣辱相國有畫子詩寫來之教春前偶醉餘䆿語
懷春娥小詞云新春早春前十日春歸了春歸了
落梅如雪野桃紅小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圖燭醉
花前倒花前倒兒扶歸去醒來總曉仰供仲尼之
莞爾不勝主臣

荅韓提舉幹文賀年

某伏以献歲有俶好雪知時即日恭惟某官玉節
倚天霜臺掃日三神盡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
退休木茹沙眠貧而安病而不疚者部刺史之天
我獨有二也兹焉恭審六條允寀千倉既盈咸惠

川行歐寡春熙帝疇顧膺恩錫書賚進直彝典潛
文之閣式增周諏禮樂之華恭惟雖慶自此月昇
金掌春度玉墀某也幸拭目以觀盛事

荅程監簿

某伏以春意澄穆即日恭惟監簿契丈大孝哀疚
深切天相至性孝履支福某卧痾山野庇焉以免
未占良覿顧言以禮制情跂美績聞恪遵聖人哀
致之戒此朋友所望者

某山居苦無端便小詠問訊獨有景行之勤斯赤
剝咏諳帖下逮驚喜不勝命戒先丈閣學銘詩某

受知不淺其何敢辭自視歉然其如固陋恐斐文不足傳遠耳今月十五日夜拜領行狀明日撰成又明日刋落其甚謬者又明日脫稾又明日送似益公求是正併為求題蓋臂痛不能多寫凡四日乃書冊畢不知襄事之日此之到否蓋行狀通期乃至非敢作魯人之皋也如莆田陳丞相兼丞相皆前期一年送行狀來庶得小從容文字較子細耳仰惟亮察

答醴陵錢知縣

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每一動心向風永懷便如

對面語也違驕遽言雖喜亡量即辰春事過中寒暄之雜恭惟文季知縣中大契兄學道愛人民詠天棐台候動止萬福玉婘均慶寄似新詩朗詠三反五復拔清新於手決之中蔵古雅於追琢之外非時世折楊黃華之音也第如俗學多翻變脫輩論時學等語不宜筆之於書何若以毒口牙拓齒舌手每以此戒朱元晦今復奉諭古來得道人挂舌屋壁間此真吾師也顧言自愛以俟㒌拓

賀吉水秦宰交割

某伏自牙檣西上紫氣東來日復先驅令兒輩擬

奉廷逆久之寂然竟辱旆旌屈臨環堵如之何其感又如之何其愧也違離屬再尊仰如新即辰春事過中寒暄相半恭惟美錦初製民詠天棐白候動止萬福玉婘均慶某恭審消遷今日佩服印章教條一新稱蓋呼舞恭惟離慶某獨以老病不克從大夫之後修來拌之恭尊令大兒謁賀伏幸台察

答新封州譚知府

某頃辱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數間吁滿備歇衆燭軟語老病之軀頓有生意别去未幾復增永

懷又書寵詒殊慰耿耿即辰暮春積雨恭惟明仲判府太中鄉丈為裝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日邊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坐致通顯閱禹貢之同載多耳茂之一官才解二千石之章即佩見大夫之組恭惟離慶某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四年三請一奉不允之詔一不報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揄揚何以拜此方具辭免職名未敢推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筍之班

與朱侍講

某伏以四月維夏南風之薰即日恭惟侍讀殿撰
尊契丈燕處超然天棐發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衹有不如顧棄官八年乞骸三請待命四載前月四日乃始蒙恩放牛桃林俾聽橫笛惟是增秩進職踰分絶等方具辭免自非平素借重何以拜此伏自去秋得一書於曾無疑許既而遇甘道士往五夫因之修報不作石頭事否近得城中親舊書云契丈露章告老而適當新舊尹去來倥傯之間莫府文書不免曾人之皁遂致相誤且無疑訪來具談其詳相與太息天下之事固有蹉跌如此者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浮雲去來想能安之無待於開譬也足疾今年不至良苦否吾曹老矣能復閱幾寒暑步年救猶著書罪過頑痛掃除退之云書於吾何有此外無可相規者餘惟珍重永綏眉壽

與丞相

某僭獻二詩仰献一笑不敢奏記懼勤報章而山僮言歸銜袖彤列盡天落雲錦之書華星秋月之字金聲玉振之詞也盈尺之紙萬寶是載燕然鑑手而披文頓覺沉痾之去体銜戢河謝蔵去為榮仰惟鈞慈下燭悃

與丞相

某移疾棄官今已八年三章乞骸四載逢命近蒙
聖恩辭職歸田而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控免弗俞閔免下拜重念某孤陋之蹟奮自諸生效官於中外者四十六寒暑矣乃今得以保全幸無玷缺不辱先人之教茲蓋我丞相以天下之大宗師長育吾黨之小子挈攜造化不遺餘力遂齊登茲感恩戴仁無以表見敬𠰻小啓別紙申呈仰惟鈞察

答周丞相

某疇昔之朝方被控免弗俞之命登時下拜發書除脫走兵人奏記并短啓以謝造化之恩當既徹聞矣今日下稷上介戾止法書貢之雲牋郁紛玉句鏗戛墨池家傳之故事撥據閑遺黄公酒壚之戯言收拾為雅荷聖恩之非淺入鴻筆而彌榮抒謝不在悚感無數仰惟鈞察

答周提舉

某疇昔之辰方被控免弗俞之命登時下拜即具短啓推謝我秉成老先生蓋引年致為臣之風曠不見聞於昭代久矣惟公家伯仲首倡退舉以媿

貪夫如某之淺陋豈不慚祿靴竊仰慚二大老之高節故欣慕踊躍以自附其末光所謂奮無君子者歟而遣騎詒書華以牋啓矣詞絢綵逸韻清鏘至於履危機居憂患與夫杜陶汲賈韓孔歐蘇等語某何人乃敢承此此殆詞人逸筆不能自閑輒借某以裝鋪席者耶緹衣十襲掃除蛛塵永以為寶耳摧謝不莊主臣主臣

某伏承別紙諏及花事老圃舊有蘇花四百株丁巳秋暵枯及其半豈敢望萬象臺上春光頰兆之秋毫也耶邪尹不可相見必有能辨之者一笑

答聶倅

某伏以高軒僶然一新風月之壯觀蕪詞陋矣不啻巴渝之俚音既洗翠珉之鋟鐫復點華綺之藻藉賜以墨本覽之赬顔摧謝不莊論言靡已仰惟台察

答張尚書

某伏以即日暑風清微恭惟詳定判部尚書尊契丈八座穹崇名位兩隆天監孤忠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嬰清漳之疾偶拖彭澤之朱荆扉深閉今已八年丙辰者稀之齒上章乞骸前後二奏俟命四

載乃今始榮　聖恩放歸田里惟是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此禮特異控辭弗獲俯傴下拜不勝震懼自非天上知己吹送之力何以逮此懷感何數自顧襏襫在躬夫須蓋頭竊自薄陋不敢貢尺書以謝齋閣不謂屈尊念舊忽拜天落雲錦之書訪問生死侑之以天雄附子北果之珍餉拜嘉驚喜亟餟亟拜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唐律一首小見謝悃一覽亦可知別後筆力之退自此吾弗敢斗矣荷雲況益隆伏諗何階顧言珍重即看趾美祖烈邁跡韋平用光吾道

答胡季亨

某辭奉談閒居諸易久妙帖下逮長牋偕來明月連城驟驚滿把落英隧露頻覺回春某三章乞骸四載俟命蒙恩從欲謝事歸田顧摧謝之未能忽慶語之先辱叙報不恪伏惟財幸

答臨江王守

某伏以即日維孟之秋殘暑未退恭惟判府太中尊契大惠化告成民歌天乘台候動止萬福玉婘咸慶某老病坐踈安訊而金玉之音紹至矣清江史君百餘年間豈無一聞人而三孔之文未傳非

闕歟今旁搜放失遂成一書舉一推萬其政無遺
典矣分似包山之副至惠至感野人孤陋不足以
鈞君子之深者然植之以豈弟之根黃而茂之以
平理之枝葉則塗之人異轍類而同謳唫也貫子
所謂類非俗吏所能為者非歟然某猶竊有恨安
得結葦十數公參錯天下為邦伯使萬物吐氣吾
與少陵蓋異世而同恨也相去尺有咫無從參拜
北轅悄然顧言貴珍即齊公卿表環之對大兒昧
學仰辱異知盡室榮之又恐立霄漢之日貴人多
忘耳荷荷

答市舶葉提舉

某伏以維孟之秋殘暑未退即日恭惟景伯提舉
太中僚契文使事整暇有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
某老病日侵自丙辰以後三章乞骸四年換命通
者方蒙　聖恩察其懇切放歸田野而增秩退職
異數優隆控辭弗獲閔免傳受震懼靡寧未皇摧
謝先枉慶緘契丈把麾持節已徧外庸盡歸春風
玉筍之班以宏其施垂天之翼尚小留滯周南何
也先丞相銘詩羈之益圖真今之無價手也甚賀
雅意或欲持江介之節此老夫之福也里諺云老

人如小兒得人矜憐而溫存之乃其顧欲者荷荷
顧言珍重以賫勤渥

某再拜階問契家台媼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
山則令似長育計今應就傳從學久矣想一日千
里也遠餉通異味絕交經歲矣雞尤耐久山村客
至便可供一杯也珍感珍感有黍不外

答趙運使

某伏以時雨滌暑老火作仇即日恭惟都運數文
年丈宮使奉瑄祝釐天迪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
入秋感暍遂作瘧疾平生故人黃昏為期蘧丰舍

去獨此謝謝木寬與僕作緣雙日暫別隻日必至
殊不爽約今日當見臨危冠焚香方徙倚以俟之
而年丈語離之書如天落雲錦洗手披讀此疾忽
脫然去躰古人草檄可愈頭風僕始不信乃今知
之甚榮甚惠凡今之交其合若萍其散若煙有如
吾年丈之有情若斯者乎無也僕材達學何必減
不士之里無言之詩著侍臣冠而立玉堦方寸地
自尺國之光耀外庸已枉其人矣而又遂聽其去
可為時歎不為年丈惜也寓直寶儲上意可占又
有大者手顧毋疾其驅以挾詔追

答傅尚書

某伏以時雨致爽秋陽作強恭惟判府華學尚書
尊契丈岳牧詞人民之父母三神贊祉台候動止
萬福某伏自壬子之秋移病免歸山林野人姓名
不入脩門書問不至朝貴至於平生知己如台座
者亦復作踈非意也勢也識高明洞視其何實非
罪丙辰以還三章乞骸四載俟命通者始蒙
聖恩察其悃愊放歸田里而增秩進職異數優々
控免弗俞傳受震竦揆厥所元咽括所逮道遠莫
謝而一个行李剝啄荆扉把一封書天落雲錦慶
語玉絮故情春熙甑略雲泥相望之懸彌堅金石
素交之誼今人有無此事固不論也求之古人有
是否乎未可知也其榮其荷宜如何也台座人望
在今所謂水之江漢星之斗者廟堂虛位上宜置
諸左下猶舉疑丞而宅之武夷山川似不得苛留
此一朶垂天之雲也顧言貴珍以須書賛之汗漫
也

某再拜僭問契家台孃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
大兒荷不鄙下問何榮如焉敬拜謝意未敢奏記
不專故也遠餉新茶所謂元豐至今人未識者老

夫是已敢不重拜當自擕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
之散薪然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雪乳以享天上
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
荷荷

答戴在伯知縣

某伏以秋雨進涼即日恭惟知縣朝議僚友學道
愛人奉法循理民謳天豢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修
牋以謝先辱伏惟財幸

某沉痼自屏親者掉臂而過疎者白眼以覷惟吾
故人金石不移松栢後凋年歲録續遺騎詒書訪
其生死於黃犢之草中白鷗之沙上彌久而益堅
不懈而愈劬一何與人異嗜好之酸鹹如此哉某
自壬子棄官丙辰請老連牘三請俟命四年近蒙
聖恩放歸田里惟茲異數優優力控弗俞傳受震
竦皆故人平素吹送之助也佳政宜民下轉上聞
借令未至如阜令之入宅公府小却猶應察廉爲
臺含香粉署所謂家貧望鄰富也荷荷

某再拜上問契家台孃伏惟尊释咸慶賀牋妙絶
久不聞韶感喜亡斁小啓稱謝却成以瓜報瓊也
寄似紫花衣石乳香拜受寶之此正扶老所須者

故人之意厚矣感感

答余丞相

某伏以即辰風生桂枝露下金莖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珍臺皋伊平地松僑明畝變君江海存闕三神顯相隤祉彜祥鈞候動止萬福恩闕相媿尊尊幼幼純碬山則東閣即君伯仲亘閣叔出季處皆足慰意某餘生奄奄本之以支離疏之形骸申之以遺積痕之沉痼歲在丙辰幸及未先犬馬填溝壑之須臾自列上閽匄歸田里一奉不可之詔一蒙諸公閒寢其事荅以宦簿之年未至三表

乃荷　聖恩放牛聽笛縱鶴出籠此已徼福不貲矣而又增秩四品進職四等以榮其歸而華其老以鏡湖老監而初豈夢到甘泉法從之綴乎深惟　聖主所以幸老臣者而誰實白發其端手援厥所亢不在門下而奚在遠未克謝而濟翁弟於七月二十三日轉致荅教乃四月某日筆也披讀有衛武公鄭子真之褒有垂安車策鳩杖之賀某何人敢竊仲尼一字之衮手感恩在心言之淺矣竊審恭階之光尚寓躔次於賛公之房人以為陋我以為華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者何處覓庚求庚承

正在此一笑親感吳推　璟遂蒙若肯少後敢不他時備數之諾某敢代吳下拜以謝恩言矣來年既盡則辛酉上半年文字正渠書考第三之月何晚之有小兒幼輿入京換授此又我公之恩也今詣冠材以謝吾此外不勝大願受金玉之身即看衮繡之歸濟翁當故舉族洋溢乎恩波中矣

答林提點

某伏以顯碭過中庬凉漸屬即辰恭惟都大提點寺丞玉節行部使星還次高厚孚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懸車曲肱兩耳挂豆乃不聞知拂

天之旆照臨鄉邦曾不得隨父老扶杖縣令負弩之後以遂見右轅之清塵不敏之辜雅宜呰罵而一个行李盈尺錦書惠然飛墮野廬之荊扉愍愍瞻凉訪問生死黃冠草屨之人何以辱此於部使者攝衣端拜盥手朗誦如獲寶玉大弓郜鼎昭兆不翅也非有胸無心畤不慷者占詞推謝為此寧足顧言變金玉之身抒筆囊之拜心禱毣毣

與張寺丞

某伏以即日千崖秋高恭惟功父寺丞詩兄大隱臨朝自天隤祉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人事

盡廢書問不入帝城平生故人有厚於吾叨父者
乎無也亦徙作踈可不可也寸心孤往惟夜夢多
見之耳吾曹抽手扱付丞相良一細事某乃四年
三請而後得之士大夫以躋攀分寸而上爲難不
知乞身謝事其戛戛乃爾叨父所挾者古而所售
者今所賞者稀而所値者衆十里九山一武再止
想前知其然而怡然不怪也歸至湖山篇句風月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肯遂以此而易彼乎小兒紉
與入京㨿援敬令一見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
即公兒也惟面命而撰耳焉是所望者顧言珍重
當有夜誦子壓者

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皖晄顥氣高寒恭惟判府寺丞
契丈露冕惟新建牙伊煥耄倪呼舞神天炔𤼵台
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媍受祉山則某老病餘生伏
自壬子𣓁宮丙辰乞骸今春乃得卷懷衣冠𦈢䙿
麋鹿惟兹影響眛眛自頃一別每於山間仰故人
於雲漢之表揭日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遐未嘗
不爲之喜而不寐也兹審䨕是遷觥詔之行自說殷
肱之郡一麾出守千騎東來恭惟慶慣某不量鄙

人之踈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斜曹戴從政圭照
妙齡收科一再試吏其文詞清駛本遠源流出於
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百千言益出而益無窮
愈讀而愈有味今親逢岷江之文伯而爲之東道
主敬應坐上一見而察其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
後知其爲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
一人焉拔其尤特挾一上半年京秩之章以列于
公車則黄金之臺隗始之舉古人復生何以代此
且爲士夲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其
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
而誰在也進趍之辜不敢自宥敢自歸於司敗也
黟歙山水之郡異時名公作牧者累累焉某在江
東日嘗一過之使事有指不敢入郡至今遺恨紫
陽諸峯皆與知之今以告訴于史君之天其肯與
我酌𨠵中之渌問諸峯之神而一笑乎久不揮塵
縱談下筆云如旋盤之落屑不自覺其煩且瀆也
雲泥相懸眇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言逌玉是
身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雍

與韓運使

某皇恐死罪僭有白事頃者一个行李五朶祥雲

照臨之日比其返也因之奏記蓋嘗進越以儆州錄參戴從事重熙爲淸䇿櫝之薦貴人多忘野人泠書不堂抵擲以否敢再以請今歲下半年金臺京秩之章可得而下拜否竊知高風卓絶不推於熱書而無喜於泠書是以恃此而無恐不然何罪之敢逭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六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七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答王樞使

某伏自春時張斜之官因之奏記今月十一日臨江村官持報教以來天落雲錦以驚以喜端是廟堂之客坐鎮雅俗之節廓然在人目中也即辰黄花節過風露淸峻恭惟觀使觀文樞使相公明睿忠君江湖存闕自天隤祉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待盡環堵自丙辰乞骸露章三請挾命四年

逮今歲春𡻕之交始蒙　聖恩察其非矯僞者放牛縱鶴以遂物性惟是異數過優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控免弗獲傳受震靦揆厥所元微我天上知己挈携振德不遺餘力曷嘗登茲千江隔而萬山阻末克抒謝先屋夔語仲尼一字之衮劉公十部之賢野人拜此栄光赫然下燭蓽屋上衝斗牛矣未占避席之待願言愛重即還虛左之位式是万邦

答朱侍講

某九月十月之交於肖道士曾無疑許連得報教

二書幽憂滿懷風濯雪釋即辰首冬殊温恭惟致
政侍講殿撰尊契丈懸車里門天相台候動止萬
福玉姥尊釋均慶某老身幸安隱黄能臺駘昔寮
其鈉禄不官鷺股無可割者不蒙見崇而今歲秋
熟不照年例特地助祝融為虐坐甑垂炊怏怏無
奈先之以痁申之以河魚蓋兩月而後巳得書云
股肱之疾移及腹心且養於憑烏皮呻青竹是在
醫法顧不察耳截神不曰孰使我飢渴之不恤者
非書乎孰使我劌目鉥心掐擢胃腎者非書耶某
婁陳橐研櫝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諭以酷嗜在此

第根病而力不足耳政使和緩復生能洗此學古
之膏而破此土炭之嗜耶諏及啓棘賓商之義即
問焉於益公益公報以二說今録在別紙似聞所
著楚辞辯甚奇可得而竊見否獻方之末既而又
繼史之又似李公擇被東坡勿作詩而及送墨也
一笑願言珍重用永慶壽

與湖南安撫趙郎中

某伏以元熚和平執權司冬即辰恭惟判府安撫
舉文郎中制閫雄深連帥崇崛一面倚寄三神所
禧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拜手奏記潭府之中消仰
惟財幸
某竊惟近時岳牧之繁雄如金陵六朝之故國長
沙定王之古城居上流控形勝其責任均也二郡
大帥異時一二大丞相之閑勞鼎鉉息肩戟書者
於是乎居焉其不輕而重明也舉文郎中以兩京
政駁之儒先聞乎之德望　皇朝不土無言之賢
且文實綸一二鉅公之殊襃令修於庭戶之間而
人自得於湖山之外作一長城當十萬兵一何壯
哉至於賦詩以吒開衡山之雲命驗以彈靡洞庭
之波此又其陶鑄之土苴云耳紅塵一騎紫橐兩

禁日斯邁月斯征某也尚竊遲之退惟老病之身
已垂車以示子孫矣天不作緣有如執事一世之
名勝如朝陽之光在物久矣而某居覆盆之下乃
不得快睹青天白日之清明茲非命也夫終乘化
歸盡偶未先朝露之間猶得九頓首徹姓名竊慕
用以聞焉抑持以自賀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台閣玉媪恭惟即日冬寒尊釋
介福川增山委有廬陵之役業命是荷某皇恐白
舉中男承務郎監衡州安仁縣税務次公並仕云
初百事墻面天假之福得仰事禮樂詩書之元帥

慶雲之惠不別荆棘厦屋之毒焉必免震凌仲尼不
云乎吾舍魯何適矣惟仁人照臨之

與周丞相賀冬

某皇恐今茲歲在鶉火之津月旅黃鍾日臨長至
惟　皇上帝萌陽氣長君子是用錫純嘏介眉壽
于我丞相于時賀賓戴集壽斝斯舉而下客某也
為賈獨後譚子不至非罪歟不腆春酒有十其壘
敢效野人芹子之誠奉上一觴千歲之壽仰惟鈞
慈不賜麾去有萬其幸屬者次公辭行之宮仰蒙
一再宴集父子迭主致曲示　恩又賜之以帥漕薦

誦之書至矣盡矣盡室銜戢抑又聞新作樓觀排
霄拂日如元龍之百尺東坡之十丈皆奄有之一
何壯也幼輿次公之既皆能言鈞誨云將與某落
之宿昔傳聞豈若身見又何榮也亦既沐浴祇行
李以須皮冠之旣延前月二十有六日晦昔既塗
之疾驟作季頗僵臥月惟特粥如魏生卧沙薄持
卒九之華皆絶交矣寸步非扶不履陳三詩云人
言寒士莫作宰鬼奪客偷天破碎茲游不遂茲命
也耶呻吟成聲因得唐律三章敬以獻焉以佐工
師抗梁之驩以代燕雀臆對之賀以贖病夫衛命
之譽併以聞焉仰惟財幸

荅周監丞

某伏以一雪應期三時有望即辰恭惟致政提舉
監丞卿丈獨立萬象之表高並兩原之峰春祺鼎
來眉壽川至台候動止萬福某已修獻歲之慶茲
辱行李之臨親染銀鈎鐵畫之法書頭誦玉佩瓊
琚之俊語足幸其老亦孔之榮至於龍節之懇懃
發然為儀之溫厚敘魚異品而双止良鰛盈尊而
四之右彭蠡而左洞庭忽登玥俎滴真珠而濃琥
珀狀吸山杯拜嘉載欣推謝無斁仰惟台察

與江東韓運使

某幽屏山間與搢紳東西行者略不相遭仰止縈
屋之芒寒寸心深切欲寄双魚之白錦其道亡繇
凝神載馳與江水日夜而東下也即辰一雪知時
歲律適止恭惟都運華文丈玉節山立霜威風生
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挂冠得請
上恩優異孤迹既全微台座及晉之波咼潛登茲
感極幸極繡衣持斧觀省民風　聖主仁厚之澤
沛然覃于耕桑墟畝之上縈紆幽桂之情渝然徹
于鮮繍玉藻之下使事有揖盍歸春風玉筍之班

用宏厥施山林野人蓋月望之某皇恐白事頃因
使風膏進趨以徹州録参戴從政重熙為筵檳不
滿之薦恭承台翰報之以今歲下半年與來歲上
半年京削皆有前議矣仰測台意蓋已心許而化
筆未及也寒士得此何福如焉乃知貴人多忘閑
人言輕之説未易可以測滄溟之斗外度嵩高之
尋丈也敢復僭懇欲乞台慈特輟來歲下半年一
京削以收録之不勝大願某亦嘗薦之於徹守任
文任丈已發來年上半年破白之章矣併祈台察
再三之瀆無所逃刑仰惟矜恕未參拜間順言珍

重即膺賜環之寵

答徐參議

某伏以即辰景迫凋年天欲再雪恭惟致政參議
直閣年丈高蹈物表獨樂事外天業名勝台候動
止萬福某老病月侵摧隤已甚所謂稀見有不如
不見有所趨者退之此詩似端為儂發也年丈官
簿年齡尚能記憶當未及者稀之數奉聞挂冠神
虎懸車里門無乃太蚤儒榮之堂于青霄而直上
綠綸之誥揭雲漢而下飾斐然之詩何異蟋蟀之
鳴蟲飛之聲撥簡所臨不容九頓首而辭避已犯

不韙敢蒙伐石深刻架軸裝潢不日以玉橫而衷
燕石以繡段而藉魚目手寄似碑本榮不蓋媿也
未占侍見順言珍重以輅加璧裡輪之微

答胡上舍

某久別得誨帖恍若覩玉樹風前之標何如其喜
也示教程誠草卷疾展快覩轉圓石於千仞之溪
不足為其清駛也敬留録本以矜式兒輩而歛草
卷切幸收至顧更掾其耘以歛其豐即看冠冕多
士之捷親賞與有榮云

答周丞相

某伏以即辰雪後方寒恭惟致政少傅大觀文左
丞相國公潭居府中鈞轉天上春回維斗星見老
人鈞候動止萬福某漁釣棄物不自意得奉於今
月之公且洒玉字隧碣詞餽節物講歲禮有若均
綑僞之為者璧黃冠野服手三盥首九頓而後降
拜敬受焉別占蕪語以謝嘉惠茲復重瀆

答斛通判

某竊者見輩之官因之奏記材官戾止踵以鍚書
如渴得泉喜可知也即辰欲雪不雪入春未春恭
惟府判太中卿丈釋彼宣煩飫我風月旌旄尚淹

山岳用光天相台候動止萬福至婚感慶某老矣何思何慮獨念兒輩未免隨牒餬口四方而次公愚騃未更事懼抵官刑爲光扐蓋微我鄉友知己深厚託契姻款情之以慶雲之蔭難乎免矣安得廣厦千万間步陵是也眼前突兀見此屋次公以之示及陸文史君書信已敬受亦復作一書謝之望順指材官爲投達至幸

答韓守張舍人

某伏以歲事俄端春寒方峭即辰恭惟判府右史舍人尊契丈圖御紙乘雄感惠洽暢忠賢昭格后帝年休台候動止萬福某睠岩野夫無適俗韻晚綴千官雲片之末行獨得編交海內之名勝時則有若舍人丈英時超詣欲論卓詭瑰詞清銷見之使人自失聽之使人忘罷誦之使人驚古作之絕唱退之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者非某心服此言矣爲至於前哉一別十五年高山仰止之詩夢亦不忘也某自壬子之秋棄官還山丙辰之春上章乞骸四年三請去冬始蒙上恩聽請放歸出籠縱魚入海方覺吾身之爲我也契丈赴鎭剡欲候紫氣之東來趁朱幡而一見旣而聞之已望行塵而不及

矣蓋村居阻深去城逾遠故也不謂燒襖未設餅袍益篤裂下一封之雲錦倒傾十斛之頷珠快閱新篇把玩初發驚而兵廚名酒未酌先醉不覺頭白眼睛之再明寒窓凍壁之春温也側聆輿人之誦露冕曾未春月而仁行如春威行如秋寓猶歛於裕和而振寬乎於峻整儒者之政故應有此類非俗吏所能爲者不在此其將焉在甚盛甚賀某辭褐初學作吏之日嘗充負是邦之民掾崆峒之曉日貢水之秋風今故無恙乎今得一代之勝流以爲東道主寵光江山澗挅泉石真不孤矣天意欲

雪清旭寒甚炙硯呵手作故人書其始憂憂忽焉泯泯也安得再見縱談忘塵尾之落歛送飛鴻而揮弦以續晴肯之樂耶顧言姬王不貲之身式柱斯文之任即還兩地以均宏之

答周丞相

某下覆恭承訓告降拜披讀驚喜不勝野渡斷橋非冠手叔訪魏野之便中路破店亦非宰周公會許男之所蓋嘗以聞矣而未蒙頷之今得銀鉤而後操心不危慰甚幸甚　考槃枯且盡矣且屬有叔毋之戚亦不敢衛巷以獻也新將戾止即圖一

小出岩石之瞻伊邇預以躍如

答徽州知府任寺丞

某伏以即辰春服既成既恒既務恭惟判府寺丞
尊契丈惠化允洽民咏其仁天畀其忠台候動止
萬福某老病侵加乘化毆盡無狄豪可對天上故
人談者侍側渺無前期不勝大碩言適王是身式
柱斯文延竚且且上雍之從
某伏自頃來千騎居頭之初寄牋南風以寫欝胸
之思以慶人生之貴辱報之之寵問之之多上談
宿昔論詩之雕下及生死一訪之盟何如其懌又

何如其感也樂職宣布亦既詩曰擲字勞心手易
近民類非俗吏所能為者下轉上聞故當不少矣
表選之好音應有隕自天矣野人聞之獨後何也
被命先正文集序引命代文將要必得無價手如
夢得乃可序柳文如東坡乃可序歐集不應下屬
之某也抑嘗副代匱摳斂承之手欲承命按簡則
不揣醜面欲再拜避席則有負交情奉々下筆以
塞下教之辱別紙呈似
某皇恐晉越再拜敬問契家台姥即日春熙恭惟
尊尊幼幼受祉山則頒貺錫紙筆墨晉書圖絕品

下拜敘賦山谷去蹬畫虎之篇以謝嘉惠云某頃
者僭以鄉友戴斜重熙薦諸筵檟不滿之處仰辱
大人不以為疑未及下車而論薦之以京秩奏豈
戴君受此恩實某受此恩不翅也

答袁陽虞軍使

某老病僵臥瓜牛廬中瀏瀕之波久矣況聯雪山
之風亦不到面慨我故人於千遞萬隔之外豈不
欲寄一字寫九回厥路何繇子淵之便了朝來剥
味荊扉踏破苔徑三書朋至七字偕來披讀醒心
清骨炙翅痊頭風也即辰暮春暄淑恭惟知能軍

使提宮直閣恩契丈金湯一障華裔𢌿寧民詠天
遊台候動止萬福命戎益公書專僕登時馳達今
待報也李江州無半面已轉子俞漕一書或撤亦
以書繳來教及事目付便介持往漕司投之又未
知俞文肯從欲否便介必能言其詳也先雍國先
生銘詩拯佚行狀至止即為落䉤未見顧言珍重
即悕必從其始之拜

答韓運使

某伏以即月四月維夏氣猶清和恭惟都運徽猷
文流為勳崇𣪍聿威肅民二其天神百其相台候

動止萬福某貴帽青鞋乘化歸盡瑤林瓊樹清蔭
焉依空有闌千里共明月之寄懷豈若開青雲睹
白雉之為快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使事有指
遂歸帝所以從上雍惟日望之
某曏昔之夜青燈作花破臆既晨乾鵲饒舌私自
驚怪一寒如此槁木冷灰誰復以春風淑之以束
縕難之者竊咲未既而江東之雲蔭我林磴秦淮
之月入我懷袖矣字字烟霏而霧結語語金舂而
玉應此其為賜固已百結緣而千懸黎矣而況蛺
蝶之羅水紋之縠雲機之紗以換其獨速之短裘

五臺之花魚藻之沚魚東海之碧鮮以洗其藜莧之
枯腸手九頭首以謝嘉惠猿鶴亦為之呼舞泉石
亦為之焜燿也餞行之章蕪拙可供一莞乃蒙奢
石漯剗濃墨塗澤花綺緣飾覧之赧歟悚懼媿汗
永詒作者之嗤點耳

又

某槧槧之謝謚列他鄭梁兹不累爾恭審都運徽猷
榮冰斛漕下之勳膺日邊除書之寵裕陵聖作星
翻漢回徽閣華摛雲與霞蔚自非名勝莫寓直盧
緞紫魚金蕃錫丞拜恭惟慶懷某聞之也後賀已

云遲惟兹孤懷戴依靡已戴斜書兩辱賜報殊為
執事之勤屬紙有限求者何究亦安能周及也戴
君荷矜獎感已不淺

荅建昌陳知府

某伏以即辰玄扈有鳴赤熛於赫恭惟判府太中
外膺告成為紫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
老身函昇何從得一望見玉山瓊樹之餘映頎省
展鋗焉對翅旅衰敬賦卿月昇金掌之詩以挨展
底之賀
某洛辱遠騎墜賜誨函折展走趨盥手披讀情誼

獨至感至感喜不勝惟兹良牧剸印昭代大槩之
書蓑金鑛石室之秘以備陳展之旁搜而荅竇年
之大問顧下取於哇俚之蕪詞以選諸篇末不曰
以駿薦錦以韋先璧乎頌以墨本不覺汗浹背也
推謝不莊仰惟財幸

荅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南風之薰時雨既降恭惟判府右史
舍人尊契丈五月報政千里生春風謡式和時載
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自放於山顛水
涯之外麋鹿之與處鷗鷺之與渚逢者不識過者

不問而我天上故人獨回朝陽之倬揭五緯之芒每黍照裹扔於叠笠蓊屋之下親戚李簿之叙道暄凉問無恙外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也正冠九頓首盥手三復主退之所謂曝日寒光之映骨子厚所謂垂露清風之入懷一日而兩得之其榮且感宜如何也誦及易書此意尤厚蓋老者無嘗廢有無俚則聊復呻搞簡編蠹箋且以永日且以遣心而已尚不足為京房焦贛之奴婢而況王輔嗣之精微程伊川之至到亦何能窺其藩而闚其户哉八八之卦亦未終篇未經釐定何急於出而

徵於傳也太史公死之日是非乃定伊川先生易傳已成而身前尚未出也而況於某手㩦稿先生亦嘗問及嘗以家人一卦呈之今亦呈似一本也若李何必多唉唉其一恐咀之未竟而擲棄道旁矣李簿云張先生詩傳已脫藁成書矣竊鼎之側儻可染手公之指乎某皇恐僭稟陳幹章絕識偉器文學卓越未冠擢第彝甚厥舞數年前為尉安福貪則到骨而益廉去已久而見思然孤寒無媒蹉跎二十年矣今幸遇一代之正人莊士儒宗文師一顧賞音使價十倍敢以為諸薦損未滿之処

望特輟今歲上半年一京削以為之破白先生一唱群賢畢和矣知春是特故敢於言獨冷無扶故可以言仰惟財幸李簿荷國士之遇非但廣厦之庇而已一衣帶水未有望見玉山瓊樹之期顧言省厥細渴式如金玉即還上雍之從以主吾道之夏盟

與隆興府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帥閫禁雄德威洽暢芝寡貴軫氣淑湖山三神致祥台候動止萬福某漁釣一岳麓同

群何幸蒙恭於仲尼覆燾之天獨恨未拜於韋伯星辰之屐不勝大願願言式玉啓處發若護之即宅鈞樞用宏其施

某深惟大江以南督府大牙而洪都雄峙不作第二處屬之帝子中興之初屬之大丞相李公不以其上流一都會故耶時則有若華學尚書厥今高文絕學之英本朝鉅人長德之首瑞一世而福天下粹手如不熱之鳳不觸之麟未嘗朋一善人而善人怙焉未嘗仇一匪人而匪人慴焉是非有不私之仁不累之嚴程充而表自身心化而目不運

如古之所謂德人者烏得登在　皇上因其勇退
之不可留而優之以上流其不輕而重也昭昭矣
而某也不意老退之身乃得受一歷為娛何如其
喜也然父老扶杖而往觀兒童騎竹而驩迎某獨
不得從其後又何如其恨泚筆奏記盡前以為一
賂賀而後以致一已之私云仰惟財幸
某皇恐頓首再拜僭問客聊之門潭居之府德星
之聚蘭玉之婚尊尊幼幼即日清暑恭惟善祥叢
委山則川增某皇恐輒及其私大兒長孺愚騃無
似徼邑南昌適有天幸遭軼蠢蘇庶之日首得拄

笏拜庭以趨走仰事五雲三台之末光敢乞屢屢
千萬間之大庇不勝懇切之至某虛泰正出令兄
安國舍人榜末亦嘗妻參拜蒙顧聘則此兒亦或
者猶在門闌子姪之後塵手及此則僭矣惟夫子
忠恕焉

與隆興府趙參議

某伏以即辰昌歜踰節安擂薦芳恭惟參議提刑
少監先生高議帥閫嘉謀師律后釋憂顧天眷忠
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處雷在
上覆露焉依恃側云除御尚風孤往頑言綫厥恭宇

式如玉金即隨鋒卓遜賤台手
某伏自袁輟江介歲在六身嘗走兵人奏記起敬
來年云秋移病上印自此棄官九載請老三章不
惟衣冠束之高閣而已文積研囊筆不記吾誰姓名
益遠於鄙家書問諱泥於親旧藉弟令不自益諱
彼獨不汝益汝諱乎乃至於一字亦疎於先生知
已至深至厚者之門此故之以柳子所謂非意也
勞也然我先生妙於詩文何必減於介軒峻於德
望何必減於大賢稱於才識何必減於起部恭芷
寒色正實大聲閩磊磊在宇宙間者五六十年顧

乃與其一同其蹇而不與其再同其亨信矣吾道
之艱於逢而善類之永於喟也自令子戶掾之來
每見必得閒靜作晤涼之詳先是益諱之戒可以
破矣又作延之役老病故也令子下筆其布陣甚
似項羽吏道殊精敏而繫已直道王立竹裂所謂
生子當如仲謀者歟敢以為老先生賀矣
某皇恐再拜敬問師門台婕恭惟即日清暑尊拜
咸慶有里中委織悉唯命某皇恐賤懇大兒長孺
受知不淺今學為邑於南昌正依仲尼無不覆焘
之天百爾誨之庇之所謂我兒即公兒也故知不

謁而獲慭申申而謁焉仰惟財幸

與運使俞大卿

某伏以卽辰玄龜載鳴赤煒有輝恭惟交代都運
華文大卿尊契丈壍節光華冰曹飛給百吏霜凜
萬家春生三神備發台候動止萬福契門蘭玉之
嬉尊尊紉紉受祉山則某伏自春半衡雨江干邂
見錦纜牙檣之下風得一瞻青天白月之清明瀟
聽登峰造極之談咏盈襟埃垢冷然一空所謂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者歟既而又蒙書禮衆公
讌之盛儀委折俎之腆賜曾之百牢鄭之九獻何

以尚此野人降拜何如其榮又何如其感也某抑
嘗進趣以吉學金廣文爲進於門下不崇朝而提
學之京削如從天落有請必從有謁必獲何如其
感又何如其媿也交代文數月之間榮兼三組任
不重而事不亦叢乎而若漕若帥若憲之政掣領
而裘頓擧一而萬從微關物成務之鉅材聽遠燭
幽之絶識泛應曲當之敏手烏濟登兹甚盛甚服
然羸離舊行將十霜矣把江海之一麾駕原隰之
四牡外膺有續使事有指勤亦頻矣歲亦淹矣細
晝夜下肯泉朝陟弘尚竊邅之也新帥既至文書

少省而祥刑尚虛位未能不小勞否某皇恐小東
大兒長孺無能不才輒學爲邑不寧唯犯玉不避
而已今丞之官如天之福乃得充下走而執鞭爲
先驅而頁娉仰戴於仲尼覆燾之天容溉於叔度
澄清之陂東坡云我兒卽公兒也敢以託翁餘之
無私可乎教之誨之俾知爲政之方塡之撫之俾
免凌雨之虞吾含曾何適矣言之瀆而不自知
也皇恐皇恐未占侍側顧言省厥細禡式如金玉
卽從上䧺用光吾儒

荅太常吳少卿

某伏以卽辰仲笅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寺奉常
少卿尊契丈玉立頌臺刺經作制閒樂知德天棐
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秉化歸盡仰天
上故人於非烟倒景之表自視蚊雷隱汙濵臨雞
㕓覓天何敢望分天章而織雲錦者小兒來皈袖
出奉星秋月之書玉聯金句之翰藻物藉藉之贈
若將郎睦婣而禮高年之爲者恬遍之人何以得
此於夫子通貴之門也九頓首而三皈依其何感
如之東坡云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邂無聽高明聽淸趣之期顧省厥細禡式如金玉

用對于掌制進讀之拜
某頃寄奉懷之唐律情之所至而形爲吉畫者正
如兎柳嘒嘒之蜩草根嚶嚶之蟲耳若繩之以敲
金擊石雲和孤竹之大音則陋且歷矣賡句下逮
所謂突過黄初壓倒元白不啻也回視倡者徒有
或百步而後止耳至於近作一軸如梅花朔暮相
催君莫問一遍零落一遍開如乍開乍閙月穿雲
如猶有旧時双脈凌而今不忍十分圓如木犀天
上移來和月種如年來只有賀人書如問大鈞撤
然不得文章力也向連山去作州如夜永只憐灯
是伴秋宗最許草先知數盡更籌寒送聒起來贏
得鬢成絲如九日年來只有身究健莫把茱萸浪
自愁如篷底吟哦詩有味胸中磊隗酒無聊故人
莫枉緋袍意范叔猶能忍一寒如燭短怕更長如
學後方將接踵至淮民未有息肩期如兎皮良在
有餘感如滿懷氷雪中秋月過眼鶯花上苑春如
一別十年難再逢至莫爲元規扇障風此又珠中
之径寸玉中之連城也和林正父八句皆奇此尤
難者難者所謂夫子奔軼絶塵而回瞠若乎其後
矣侯喜曰弟子伏矣

某皇恐頓首再拜敬問契家蘭玉之姥即月清着
恭惟尊尊幼幼贊社山則有盧陵季頓奉教小兒
幼輿進拜既辱先生長者與其進又辱盛禮㬎集
謚言周誨褒字稽絢闡宗棠感喋喋何足以謝媿
兆之一二

再荅虞少卿

某已端拜天落雲錦之書亦既纈纈奏記以謝嘉
惠矣而別紙之誨又特達以先國太夫人墳窀之
銘詩謚之於愚僭不能文者兼命恍駭慄莫敢當
竊惟聖主在上文治熠然慶霄所發百物五色一
時儒宗文師老於文學者麟儀鳳師金舂球鳴如
司馬班范如鄒向卿雲如韓之日光玉潔如柳之
芒寒色正如本朝之歐蘇曾王者磊磊相望契丈
凌銀漢歷咸池而不酌顧乃過瀕汙潦牛蹄昝井
而斟焉何也契愛不淺命夜甚栄又不容趣風以
避掩耳而走閱免授簡以塞盛意敬書冊封以呈
似悚仄悚仄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七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八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謝俞漕舉南昌大兒墜陟

某近十三月燈下大喜走筆以致命吕之賀當已上達適得大兒書報仰蒙台慈矜則寒士特賜剡奏舉以陞陟劉安登仙雞犬隨之而上天狄公為相桃李皆出於其門方當知已大用之初首在舉端曆寸之下此舉殊絶一路聳觀仰惟異恩盡室懐感喋喋何足以謝步見萬分之一耳

荅新澧倅胡判院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暄凉之雜恭惟季鮮府判判院鄉文淳家趨鎮前茅追隼片雲催詩川后靜波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上釋圭木衘都内之印寫定國竹西烏徐之幅洞庭木葉澧浦玉佩寂寥千載復得今代之屈宋衣天孫之錦家提詩人之椽筆以主斯文之盟何其盛也沅芷澧蘭端可賀矣幻與如天之福遂得走趨服事於清塵之下風詔之濤巷續弦之脉庇之以仲尼上律之天不於門下而望更於誰而望也麼㡳未泚墨妙

先之推謝無多語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某皇恐再拜敬問金玉之堂芝蘭之庭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病不中使令繇取覆結轍尚堪承命兒曹皆辱榮問至感

荅本路張提舉

某伏以即辱春箋更端寒燠挑戰恭惟提舉郎中繡衣立漢玉節倚天秋霜百城春雨萬物三神贊祉台候動止萬福某納禄為詘遠跡荒野二天覆幬四体不勤此賜誰出可該其感拂日之旆扂月

行部當與山農披獨速戴夫須九頓首于星軺之清塵將命者還奉記推謝顧言瓸王厥躬以桂吾道即從上雍云

某惶恐再拜晉趨敬問潭府之居德星之聚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善祥山則純嘏川增某卧病餘生固不足備牛馬走或者執晏子之鞭取黄石之履猶足代匱否

又一幅

某惶恐敢因賜書之寵光輒致毬牘之賦愬大兒長孺過不自量其不才冒昧學劉眾南昌之岩邑行

且一考適有天幸乃獲走趨服事于使星之末光
敢望台慈憐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羨万
間之厦俾得展尺寸以竭其力竊斗升以活其孥
訓迪其不逮而全度之有終不勝寒士祈恩望賜
之至

荅成州李知府

某伏以即辰春䒦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太中
卿文身作長城隱若敵國邊圉大競天人具依台
候動止萬福某齋莊奏記以謝先辱未見顧言貫
珍大業即還禁近某辞奉玉立十五其霜蜀月楚

星萬里同磬一封雲錦西風吹來披讀三周雕慰
士量恭承命戒委以先太中掩幽之刻老病學落
其曷敢當司馬大夫之簡介弟得得遠臨以兄之
命命下走辞之可乎抑文債如山撥之不開顧小
紓期會儻擬作章就當得敬淮惟原省焉

與本路運使權大卿

某伏以即辰首䒦清和南風薫阜恭惟都運徽猷
大卿尊契文外基倚天使華掃日春雨萬物秋霜
百城三神儲祥台候動止万物某自頒黃冠野服
之微仰聽繡衣霄漢之貴楚星蜀月各天一方雖
欲寄牋書成無鴈今焉東皈乃獲奏記何喜如之
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登有臬法從之緩

某恭審寅受璽書肅將水漕錦江玉壘回岷峨曉
日之旗雲棟雨簾煥紊梓畫衣之繡過家適止即
拜栄如恭惟都運徽猷大卿嗣中興佐命之英為
昭代典刑之光郎星卿月徧春風玉筝之班使傳
仙挑犯北斗銀河之浪乃底可續式遄其歸即陪
紫禁之鷟花寄綴彤庭之筆橐某十年不見千里
相思獨有二天晚託故人之裁燕憑将尺素小攄
憂語之悉勤仰惟合察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閤玉婘即日恭惟尊尊幼幼
受祉川增某惶恐賤懇大兒長孺不量愚騃誠邑
南昌遂獲寄依使星之末光俯充臺治之下走敢
望御以柔嗇寬其疲駑憐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
之以子羨萬間之厦俾得効尺寸以展其力竊斗
外以活其孥始終保全不勝寒士幸願

荅隆興府王倅

某伏以即辰震治將笑暄凉方戰恭惟府判太中
同寅帥閫分月湖山天逈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
敬瀞濯衣冠上記速款仰謝于相先伏惟原省

某山林野夫分牘章眠鷗沙影響不達于市朝姓
名不至于通貴顧獨閫督府之貳有君子焉盛名
與五緯爭光雅德與三江同流而未得一識私竊
恨之敢謂達官貴人乃折節以下草野雲錦一封
自天而落意氣煥休勞苦劬愉又披贈之以先正
木抄龜趺之碑盥手漱石三讀九歎仰覩前輩立
朝伏濤之大節卓詭切至之忠言僕雖老矣猶得
師也何福如焉推謝之心尚嫌萬於此紙上之云
云者喙訥於心筆又訥於喙甬
某惶恐九頓首以敬問盧家白玉之堂楚天綠荷

之屋德星之聚飛仙之嫓即日恭惟尊尊幻幻受
祉山則某老病無能爲役然豈無取履結襪之可
執者傾耳以竢也某惶恐有鵝大兒長孺適有天
幸乃得叱丁走于大府託蔭映于慶雲教載之全度
之舍曾何適焉

答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光紅駐春乘綠生芨恭惟致政提舉
監丞尊契丈台壓老子之龍鍛弄朋月仲尼之麟
頷頑飛霞堤與篇渠川岳盡護台候動止萬福爰
暨金玉之堂芝蘭之庭安期羨門之集受祉山則

某一生強項小信禨祥而嚼昔夜者玉蟲作花如
太華之蓮盼奕清旭乾鵲饒舌如魏人之諜家人
子輩咸曰是必有異僕固盧胡而心誹之也言未
既而韋公五朵之雲謫仙一封之錦自天而落矣
隻染雙摛莫非寸裁金而尺截瑤也意者乘成先
生撐腸以東壁西崑之藏潑筆於冰鷗雪梳之泓
而然耶不然何其一字不似人間來也若其期汗
漫於九垓之上御風往反或命巾車于青原之雲
或掉孤舟于白沙之烟其出也導乎前者維有白
鷗和其聲者維有黃鸝僕亦不得而追也其歸也

夾其轍者維有荷芰俟于門者維有楊柳僕亦不
得而隨也其人亦不得而追隨則其書顧不可襲
而寶乎昔歲冬年之約蓋出於仲尼相君不敢以
聞耳僕焉敢作意起韋乎且此世俗之苛禮也非
吾人之內心也尺素勞苦固所願得而望賜者所
約豈爲我輩之情話恩書也哉鳳毛仇香似聞拂
撒覲者即有膝上文度之喜可羨可妬某三雛偕
出而王陳二倩夫婦皆挾床坐膝者來叙相伴耳
受其聒不落寞也厚多問故及顧言永綏眉壽
監生三王乞言之益七十二饌勿肰勿倦勿靳

答提舉雷郎中

某伏以即辰離治肇修清署云釋恭惟提舉郎中尊契丈身兼三官名齊十賢逺吐如發蘇波如砥自天祐之神介聽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來日無多前途就窄羅雀之門亦無雀可羅矣畢將打門逢首出問乃吾天上故人飛臨雲錦之書訪問生死之語詞温如春意厚如親至於清酒百壺花羅八兩東坡江瑤之品蔚宗室重之妙縧香甲至郡將塞破野人茅椽矣酒錢與鄭衣着遺白數百年無此事矣古風蕭蕭公獨迫逐士俗所關與時高下豈細也哉顧老病之人無以堪之耳言之多多亦祇以贅顛聞眞徭小蠢臨即珍璣纈勤指䌫否大兒數來迎侍張帥亦一遣乏宅初欲一往竟未能也東湖西山招王勃喚山谷尚不要徐洪郡委病翁耶荷荷未見顧言珍重即還雞虵豹尾之閒以昌斯文

答彭澤王縣尉

某恭承千里寄聲示論文編讀至潛玉述宣于誅詞氣沛然如銀河倒挂孰能禦之進而未愁老夫當避路矣王亞夫有子可賀也已二境詩呈似一咲

答黃宰

某案命我新學記書丹夫以賢令君之盛舉鄉丞榻之古文而某乃得挂名經端緣不我命猶將求擕頰有命手示及方目卷子即當落筆

與江陵范侍郎

某伏以即辰離治厭初清署猶釋恭惟判府安撫閣學侍郎尊契丈昨護北門身作長城威惠交如天人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僵卧待盡耻然未有參拜之期不勝大願顧言式玉厥躬以棟吾道即間兩社均宏四海

某一昨台座持祥刑之節於湘江某服乾韓之役於建業大兒長孺每得從載後車於淡岩浯溪之上是時嘗一奏記未幾相如諭蜀畫繡錦里而野人則解組懸車歛耕岩石之下楚星巴月相望万里公之便了我之奉壹皆隔其蹤矣飛雷山倚空而照人伶傳之影無一日不在光映之中也契丈正學懿文何必莪當家之玉堂鳳池孤忠壯節何必減宗人之文正忠宣人物無不及而名位有未稱儀寧勿言言之生瘿姑置姑置每懷館中之樂

公之珠乘自史院而東出僕之柴車自提挈摩而
西入相顧交揖㕦立小語今如在天上而況賁椽
石渠登高鳳望也手僕亦勿言言之斷腸
某惶恐再拜進趨敬問台座自揚祖荊溪家移鎮
嫂氏淑人一行尊攆能勿勞勤即日恭惟紫福山
則今似直閣今參人先是未塗柴爵之時每動乃
翁之念今有子万事足矣老妻兒女列拜起居有
盧陵委吾某惶恐賤懇第三男幼輿不量稱騄初
習為吏充貟澧州慈利縣監稅故人作尹眼為青
之句顧賦山谷是詩也又有至親長孫之妻兄承

直郎澧州推官吴瑑文詞炳蔚敏明廉已仁民足
周世用某淳熙已酉假守筠陽之日渠為户掾極
賴其助是時未作親也首以京𦡆薦之今又有余
丞相顧守二章矣唐憲亦許以職司之章舉之獨
合夫未有畔舉敢告契丈帥司特輟今年下半年
一京削以成就之不啻某受此履濡之恩至懇至
禱

荅湖北唐憲

某奏記節下三致志焉伏勤誨荅訪問生死情文
絢縟榮感万斯幼輿初習為吏使蒙天上故人招
為人幕之賓罷之潢汙轉之清波使某與老妻閤
之感激不寐也吴推文字極費區處死罪紫許來
歲京削至感至感閤家埶一新義學多士朋來敬
泚一古詩以詠歌盛事惟一哂而棄置之

與澧州趙守

某惶恐敬致賤懇推官吴承直瑑大兒之妻兄也
文詞炳蔚才識敏明廉已勤民足優世用某淳熙
已酉假守筠陽渠為户掾極得其助是時尚未作
親也首以京削薦之今又有余丞相顧守二章唐
憲亦許以職司之章所大缺者合夫之舉也適有

天幸乃獲趨事戟轅之末光敢望台慈特輟上半
年一京削以成就之似聞幕下賓贊多初官未用
得文字計亦無爭者惟台座一源薦墨則五章之
恩併歸門下不然則九仞虧一簣矣其利害輕重
大小仁人必動心焉

荅吴節推

蒙諭趙澧州書今上納如看訖却緘𡡉而投之范
帥亦有一書幼輿訖此并求尊親京削令幼輿錄
呈也唐憲回書封去某又再懇之矣陳漕無半面
不曾通書亦不曾作幼輿訖之書彼此無情分

豈可干求謏何容易不惜取辱但無吝耳餉鱐醢
果實至感

答吉州趙倅

某恭聞總司畫䃯糴事此盡通守仁賢深軫民瘼誠心所格金石為動某何力之有重勤謝幅何敢當也叙報不莊惶恐惶恐

答江東耿運使

某伏以即辰祝融仲月昌歜佳辰恭惟都運大監殿撰尊契丈玉節扸天水漕流地百吏秋肅一路春生高厚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少安

田里皆天上故人五緯之芒九河之潤所照映而滲漉者敢忘所元未占叅拜願言保合大和對揚休命即侍甘泉用光吾道

某頃者台座自陝以東召公主之適小兒入京因之奏記仰勤報教覺然餘生今在村落知坐井底乃不知不知有談堂之感不獲修生芻之弔今春尺素赴告始聞噩欲唁則後矣所謂既除喪而後赴人來弔者耶死罪死罪台座經世之材冠出漢廷諸老之右即星卿月使節升麾顯庸嘉績簡在上心久矣寄任替褰鈞樞端不作難此海內所仰

日也五年之間再鎬旧部孰不有下喬木之歎尺一式遄可倚而俟某挂冠林下死灰不難朽株不芽過者掉臂而契丈不遠千里詒書寄聲訪其生死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推謝之詞焉此寧有足耶也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嫭即日恭惟尊候蒙福餉以天花麞姑䱐魚鮝線海錯宣筆下拜珍感之至大兒長孺荷合夫之大恩得僥攺秩之官南昌行且一考次公幼輿為衡澧税官亦皆之官矣併辱下問尤感尤感

答韓總領郎中

某伏以即辰五弦解慍八能奏音恭惟奉使總領郎中尊契丈上應列宿外鎮師干天人是矛河岳盡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未先朝露做我天上知己憐以慶雲之惠何以遠此未占叅拜願言導迎叶氣衰對龜光即第從臣之嘉頌

某恭審對越紫泥壽于粉省氣衝星象虹貫依烏之蹕銀給鍰綵輻湊汎舟之役恭惟驪慶某曩者奏記控于司聡以鄉邦疇昔之小飢祈臺府獨除於糴事大懼僭言之僭自投鑕斧之誅敢意宣慈

未忘日部應之如響報以好音煖然似春沛以潤澤免符既下闔境謳呼饑病夫欲謝而未能忽行李鼎來而雖好一封雲錦訪問死生千花趣羅衣被寒苦倩以看枝圖非珍芳馥勝絕於浙臺淡兒同於周雅紅縣如瓜之棗霜清大谷之梨旅百子前有万其寵徒知九頓首而坐書不盡言安得一交臂而談愛而不見仰惟丈席下燭寸心幸甚幸甚

某惶恐再拜僭問金堂玉室之闕安期羨門之嫓即日恭惟函丈祉福尊雅惟鈞某病身無所可用然取髮結襪尚堪爲役

答鄒校書

某伏以即日五弦解慍八能應律恭惟校書校理秘文依光東壁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途就衰未先朝露蔭映所逮敢忘歸倚待見盼然顧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十年麻沼某也尚竊逢之某深山野人雉兎之與麋鹿鼃之與渚幽屏寂寂姓名不入脩門書問不至朝貴曾謂一代名勝以卑跪切至之言而當聖心以博習修潔之儒而表冊府乃於霄漢之上踰雲錦之書以辱收之不以其耄老而加斯須之敬乎惟名高而詞之卑德盛而心之不足此古聖賢進德無底之岳也顧肯與鄉里小兒校科級而競名爵也耶趙戴道所委記亭子之文某也淺之爲丈夫矣以是媿執事

答彭憲

某伏以五弦解慍八能應律即日恭惟提刑直閣郎中尊契丈霜臺拂日玉節倚天一路春生百吏秋肅天棐忠賢台候動止万福某來日無多未先朝露者不曰仲尼上律之天覆幬而生殖之乎一

簸一飯敢忘所元旧因疾趨肅客過關折段損一脂指嗚青夜痛呻吟呼天起視東牕殊不肯白清曉命夏蕭既而出忽有軍將打門童子走報天上知已詒我一封雲錦之書尉存賑寡訪問生死發而占之再拜三讀不覺失痛楚之所在撼愈頭風儀始不信乃今知之此惠已不勝其渥矣而又申之以名酒佳實之餉縹玉芳冽金橘澄清先薦屏攝而後敢洗殘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程鄉之若下沙洛之醁鄠風味勝絕所謂有過焉並無不及哥至於來會山風瀟把月露貽洗色香味尚帶

林下氣韵也一抔徑躋冥入無功之鄉親睹伯倫
之德尚天高地下之不知而何樂正子春之疾之
知哉歲戢意氣娀兆未多也卿邦自入夏五風十
雨未足以喻今歲大旱三月而霖霪五月而滂沱
不冒田疇不漂室廬食新之望在挾日間耳微祥
刑使者平反空圄之仁職召嘉氣爲濟登齋退之
云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山谷云三十餘年霖雨手
掩留在外作時豈古今同此歎也侍見未有前期
不勝大願預言受此大業對越休命細禮除書且
書以須金堂玉室之開安期羨門之媿恭惟尊雅

蒙福某老矣取履結韈尚堪爲役

答蜀帥劉尚書

某伏以即辰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制置
龍學尚書尊契丈卧護天西名震關外忠勤將恪
高厚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病與老期前途就窄
覆露所逮未先狗馬塡溝岳耳餘無足爲知己道
者楚星蜀月萬里相望何從得一瞻玉山滿聽韶
鈞頓言愛此盛德大業作我明堂一柱即補虛左
之席

某自齊癸記西征前茅之隸上林之雁石頭之函

香如也第覺風來雪山水下凝須帶仁聲而挾威
聲日夜與之俱東允答平生期望於一世盛名之
下有甚賀厨赤三革清曉剝啄柴扉驚鶴之
夢真謫仙所謂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也送似
書冊之富侑以藥物之珍降拜有萬其感某頃在
金陵京丈是時帥蜀以通鑑唐書爲寄至於太平
御覽之書疇昔聞名何嘗夢見此惠尤不貲也方
當問龍乞水洗開病眼晴牕棐几時展一編便如
見諫議面也小詩權謝見於別牋惟一覽而拔之
苦海耳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開安期羨門
之媿即日恭惟尊尊幼幼蒙福山則諸郎學士直
閣俱未嘗展連教之謁仕學之優衣鉢之付無狳歉
義之詩某所以願賦也大兒獲倚通德之門巢万
間之廈風雨不動如山矣中男皆已之官極感多
問如陳閑州雖不及一受出鞭竟蒙約王恭爲同
上稱罣不翅某受此厖鴻也羅普州荷寄支積奉
即送其寸渠自有謝緘今付來騎呈似京丈當國
天下之士受陰賜多矣當時未必知也今乃知之
矣而九京不可作矣煎膠續弦不在門下而焉在

乎惟毋忽

答本路張帥

某伏以即日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安撫閣學尚書契丈以北斗喉舌之洲曜鎮南紀波瀾之上流令修戶廷民安田里天人咸若帯禄鼎來台候動止萬福某視蔭及夕未先朝露慶雲在上敢志所元顧言愛此大 業對越休命虚左之席含我某誰

某深山野人識不自意天上知已遠紅塵之一騎隨雲錦之尺書寸金双玉之詞秋月奎星之字訪

問生死尉存歿寒此恩不贅矣而蘭生玉甕飲以公瑾之醇德雲腴雪乳濯以玉川之清風煎烹于留之渡鼎赤鯉有神之漉又屑屑其口腹而燕及其室家至於念炎官火繖之蘊隆則揮之以安石之蒲葵憐明牕棐几之寂寥則富之以剡藤之玉板究兒畢富真成塞破茅棟矣恩意隆重何以堪之降拜感懷惟誦淵明冥報以相詒之以謝妓兆之一二而已載惟老病之身未死之間有願未償剩欲駿奔府廷望見癈狗而嵇康之嬾不翅七者之不堪李陵之德亦徙曼鼓而不起情與願違豈非

天哉愁先生解揚之意非有胸無心者其誰不懷終當一往以償千里命駕之債僕之業在載馳卒章之二言矣某既濯冠盥手發書石之矣則又有文書一函啓縢未既而珠璣盈把霜雪四光奪目發神應接不暇蓋于湖先生之手澤也篇素先生有命命以挂名左方夫豈不榮然以嫫母譽南威以拙工讚王禹偁不自揣其若旁觀明眸者何魁署數語竟不能奇塞先生長者之命而已戒及頤菴詩集序引併奉教須者天幸乃獲瞻拜凌烟之冠劍僣睋四字覩呂化光二十四頌東坡德威之

詩彼狩僕命我矣重勤齒及震黻以之惶恐再拜進趍敬問台閫玉婕即日恭惟尊释家福山村有委細大唯命長孺愚騃不肖仰戴仲尼上律之天密巢子義实兀之屋今知免矣闔族感恩膺有既乎更祈給惠不勝大願

答廣西張經略

某伏以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經略數大左史舍人契丈以五侯九伯之師撫百奥群蠻之封威德兩崇華裔交慶三神盡護台候動止万福某老病日侵荆扉晝閉不逢東西行者之便無從

奏記以為捷牙開府之賀而羅令之歸首奉一封之雲錦訪問生死尉存寂寞溫詞勉愉厚意篤懇所謂故人情誼旣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洟也台諭以謂鬱俗本自易於填拊非濫小利者激其變則徵奇功者促其變可謂洞見西事之根據矣當變七夾張欽大帥八桂月有勸農之詩曰國之大法有時其垂蓋欲爾驚非欲爾施爾或自殘予栽予恫安得予心違于爾衷此眞鑑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此意與契丈章貢謝表異詞而同精魂可相為表裡矣惟契丈但辦此心何病鬱俗之不懷民

功之不集哉甚賀甚賀羅令與道契丈知遇訓誨之意居諸邑之右甚頓展布回休釐竭尺寸允答恩地古人士為知己者死死尚可而況為之用且求自見於斯世哉破白京削之謡挂知踐言必不侵為者亦遺紙尾赫然之翁不敢濫飾于多兼也一吴衡陽兒子次公昔嘗參拜再見荷未忘顧問之半面且辱齒牙之借譽老懷欣感簡清老儒尤蒙青眼寒士之光也益公事出非意初欲一出謁之緣無一見必來山間報謁不欲勤之第以一行之書問勞之而已荷問及某與益公同感辱意也

未見領言會重盛德大業即還甘泉之著述磨鈎樞之拜台嬀專拜即日受社惟鈞有委不早夷之乃幸

與湖北陳提舉

某伏以即辰季旻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提舉寺正王節倚天使華揚月登攬有假風稜肅如三神所瞪台候動止萬福某吉頌泯頼奏記達教未占參拜不勝大願願言會重大業封揚休命即還第頌之錄

某頃在千官雲片之末行因得盡交四海之名勝

而泉山為最名相如梁公則知己之深者詩人如傅安道則投分之厚者是時已聞執事其德似太丘其文似子昂其詩似後山至於領都內則有釋主之令聞賛廷尉則有有功之陰德與名蕃則有次公之治行其所立皆卓然如太岳之玉立炳然若斗柄之天垂也而僕也獨與執事出處不齊也如相避然寸心歉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探中情之勤以納交於渙蕩之末光爾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藐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為借焉揶揄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

畢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吾家
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
曰賤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
一書定交所謂朝陽之光在納久矣者其書云耳
則僕之尺紙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

某惶恐再拜僭越致問金堂玉室之間安期羨門
之儔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
為役然尚堪取覆結轖也遲速惟命某惶恐致敬
先生長者之初不應便有請謁亦惟曠度盛德是

恃小男承務郎澧州慈利監稅幼輿筮仕之初愚
騃無以適有天幸乃獲趨事外臺之下夙敢望情
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俾得
竊斗升以活其孥致尺寸以展其力終始保全免
於罪戾不勝寒士少祿之福

答張主簿

某恭承誨帖既以高廟日曆全書某蓋嘗充貟史
官載筆一人之數然無力抄傳今忽拜賜喚醒史
館之昨夢驚喜其可言哉第先史君行狀非如皇
甫持正之文一字惠一縑者乃蒙潤筆之禮如許

不貲何如其感又何如其怍也推謝不莊不勝主
臣先史君史牘敬跋數語叙諸揷架云

答郭敬叔教授

某伏奉劄翰諭以令子試藝恩數伏惟龍虎第立
法小靳未稱所挾然父子世方圓動靜之科允曰
吾鄉衣冠之盛事矣大年之父同叔之子猶將弱
焉如某諸子若孫之罷駑皆竪牆而降自崖而反
矣致使累月苦之亦何益也不勝其羨又不勝其
媿耳一笑文丈附此致賀云陳文書信已領

與余直閣

某伏以即日秋暑小却新涼入郊恭惟恩館大孝
官使直閣縗製陟岵之戚偏奉樹譏之養天某純
孝孝發支持萬福某敬上記違教伏惟財幸

某曩者先丞相華誕開奏記辱報竊知甫耆
宜之喜叟龍強健之身謂壽考百年未艾也近旬
扶聞遽傳赴告薨逝聞問哀痛一慟欲絕仰惟先
丞相宿德尊于四朝元勳冠于一代皇上為之震
悼朝野罔不相弔直閣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
堪之然不形毀瘠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
子之大孝敢請強歡淳糜稍進溢米漢之玄成唐

之德裕與本朝之呂軸叔范尭夫世載台鼎趾美名德此某所望於直閣者孺泣難維衣不勝喪豈某所望於直閣某老病不克駿奔會哭于總幕之前敬遣女壻陳丞經代某一行不腆奠儀列之香秩斧文矣敢煩台察

某惶恐進趍再拜敬問比堂國太夫人即日恭惟褒衣方新戩依万福老妻敬致起居慰唁之悃恩閫台壻長梓均祉諸令弟直閣附此弔門有委不外

與范侍郎

某昔時遊群玉之山侶振鷺之渚不自知其為天下之至樂也老病棄官居閑處獨每一興懷並遊英俊之日欲再覿其末光餘韵何可得哉至於蘭蕙留瑩玉粹金貽可愛可親可師可敬惟吾范文一人而已兩來升貢復雷哉致齋宿之句恍若親覩有如種玉之種至今口誦心藏而不能忘也荆州楚蜀之衝有古英雄之遺烈迨服登臨當盡破錦囊矣恨不得上下岩岳追逐雲月棄百事而從其後也嚮者建牙之初過不自量其一寒之野夫乃敢奏記於十連之大帥未嘗或取而一覽未忘

掘手論文之雅手柳一擲而棄之云我方有公事手姑去手公尚忘我天下誰記我者一笑某不勝主臣敬游致其鶺大兒長孺有妻兄澧州推官吳承直 琛 建炎尚書表臣之孫隆興監丞松年之子也文詞婉莳才識敏明廉已仁民足周世用近曾進趍爾之門下收之允足為桃李之嘉種今幸有舉者四員秩滿近在歲抄行百里而半九十山九仞而虧一簣仰惟仁人能不動心敢望台慈特輟今歲下半年一京削以合浮屠之尖此恩不貲淚渤非深高依㕓重也儻辱沛然之肯寸導映滄

於章奏豈惟吳君如天之福抑亦某實並受之弄貫之事無所逃遁皇恐皇恐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八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九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答虞侍郎

某伏以即日凛秋暑肴退新凉入郊恭惟侍郎左史舍人國史尊契丈玉立日泉天棐忠盡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癃狀已迫夕𦡱摧隤餘生未先朝露天上故人情我懷我之惠也念念欲致一字之敬多問絪憑桱知叔孫章儀為時歸龍正當播山事嚴之秋既而季孫奉使為國光輝又有漢節星馳

之役蹤跡至此竟蒙雲錦之書先臨柴荊之下情誼至到詞氣劬愉至於毛穎所不能盡之精微又託赫君口以傳授其懇款古之交也將別而悲後之交也既別而不思今執事之於野人一別之後無歲不存問無書不懇懃在外既不踈居中弥不踈此豈野人有可思蓋執事自作古人事而見思野人也祇荷曾傳之詩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少陵之詩不云乎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敬賦二詩以仰祝焉伏惟財幸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全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嫌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為役若曰取瓊結職尚堪捐繼也長者謙及陸賈徧過諸子甫昌大兒去之尺有咫尚未能作意一往翔某餘手退之云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今萬山阻一笑愁中男次公秩滿將來敘矣

某荐蒙別紙鐫諭斐然之文欲求當代名流善書者書之以入石敬聞命矣抑非元次山之頌莫稱魯公之妙畫非六一先生東國之記莫稱君謨之奇字某也何人乃承此寵悚仄悚仄

答周丞相

某昨委材翁攜擬試詩賦呈似而不敢奏記蓋恐仰塵王宇之報今反拜賜華衮之褒榮懼交如也六王畢日五色李是丞相擢桂之長技某本以墨義進而勦安石之洛詠焉其廣眉半額舞袖裹當手足俱見矣昔半山老人公讌觀優未嘗解顏而一日偶對之不覺一粲或以問公公曰吾久思咸恒二卦不得其義適得之而喜耳某或者蘇咲而適適其喜乎摧謝不莊仰惟原省

答瀘州趙知府

某昏者寄聲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異

推爲舊仰千中二千石親民任使之京削挾今之
請行於今之俗是犯二不避焉親勞涼燠者今俗
不然矣大兒長孺嘗得京丞相面作親札薦於胡
總胡總不畀勢之燠者莫相君若也而尚不切以
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老誕而不能
炮烙我者亦不能動悟也况某退休水氏之人乎
此其犯不避一也肯祁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爲
私近世呂文穆公舉其猶子文靖至謂有宰相才
當時聞者不以爲欺至於齊則有司以其爲宰相
昳之弟而不敢敢焉某何人薦其犯黨於執事其

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避一也敢謂執事度越
一世之拘攣追逐千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
其人沛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
一字無非真實語矣退之云翁大人不疑人欺巳
侯高何足道哉微執事孰可以當退之之所云者
手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万分獨以居今之俗行
古之道爲執事賀也

答福州帥張子儀尚書

某爲者奏記仰干業端之青瀏牒試王親薦厚裁
教聽請竊聞藏官要人求者不少皆詭諉拒之獨
曲徇一故支野人之求薦舉不以勢而奪交游不
以寒而棄爲物皆流金石獨止孟子所謂豪傑之
士不在門下其將焉在寸心感服那有量數疇昔
呼倫兒之簡遂拓鑄鉞送似墨本覽之汗如水漿
可以爲鐵筆痕言者之戒矣傳聞三山公帑有唐
文粹大字板本嘗求一編以遺老眼未拜賜何也
得寄王應旂秀才許無沉浮耳

與權運使

某惶恐敬致迫切之懇女夫子修職郎泰寧縣丞
陳鍷聽於學問工於詞章韞民瘼惠遏事勤敏登

年登庚戌科第前任爲吉水主簿今者適有天幸
乃獲駿奔趨事于御月使星之末光天其或者將
與之抑羽翰而雲飛脫泥塗而淵泳也某適不自量
其老退之蹟輒特與台座前有同朝十五年之旧
後有鄰邦二千石之范僭致古人内舉不避親之
懇上于肇端屑寸薦進之潤竊惟陳丞前任未滿
而辭官今任通理至來歲之冬乃成三考妄意欲
望台座特軫嘉泰三年上半年一京削以爲破白
之舉名賢一唱諸臺必和僥厚未忘貪賤之支尚
篤金石之契離懸收郵仍乞來歲先賜照牒以慰

安老懷信其有可望之期也仰惟此不報之恩恭華未為重渤澥未為深豈惟陳丞得出門下實某得出門下也一寸丹心天實臨之

與周丞捐

某宿昔奏記且以虞公銘詩呈似一寸丹心端欲永指畫之益非以徼浮實之譽也乃上勤鈞翰之報至假以子長之褒且謂彪固而下不論聞命砕易汗背頳顔抑某偶當虞氏兄弟投簡之責承懷知已不報之恩含已不美後誰諸者閔免下筆所謂傖父學人作謦語兒童羅益効樽俎者仰磬彪

固之門牆尚不敢充負於衙官筆吏之列而何假子長之褒也乎非小人不肯之患子長不肯之患也次哉丞相專以文許人乎至以子長許人乎此鄉所云不甭則人不果嬖者乎丞掩前跡之耳未敢頻包晉之首也以榮以懼以媿以感示教當改為神道碑即已登時剔改書丹矣至如書史誤以勑為戮亦蒙是正而文病之尤者乃獨不揮匠石斵鼻之斤不試醫王洗腸之方豈姑摘其細以塞其求鞫其妙而不屑於教乎再作得一書呑虞氏兄弟今納一本不寧唯發仲尼之一莞猶未絕望

於實定之論

與隆興張帥

某惶恐小稟女夫子修職郎新奉寧丞陳經瞻於學問工於詞章早年中庚戌科前任為吉水簿今茲之官汎舟之役塗出南浦欲郤行於委吏戟蠡之前茅以望見台斗侯舌之末光仰惟一世之儒宗文師天下之鉅人長德謂之進而不拒使得瞻仲尼之日見老子之龍後進之士如天之福何以代此進越惶恐

與本路提舉張郎中

某惶恐小稟女夫子修職郎新奉寧丞陳經工於詞章達於吏事早年中庚戌榜前任主吉水簿今茲之官汎舟之役道出臨川仰慕一代名德之尊願瞻八使光華之末敢望戶郎不拒連款謂進俾得以觀道德而聽教誨不勝後進之榮耀

某惶恐再稟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貞督先驅之步吏願追隨掃門舍人而不得敢謂台座攬轡之初小子奏記之日遽蒙灑濡士之墨刻陽明之章先之以熙彩申之以奏牘舉詞褒榮恩意山峨蓋下士鯫生欲求而未敢叅

者顧搢紳先生未見而先收邺之老身柴慺罔有
藝極塵聽攉謝万不一陳仰惟原者

與本路提刑彭郎中

某惶恐仰恃天上知已二十年聽與之雅敢雁行
避影進趍致追切之懇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
才適有天幸乃獲充貢婺之先驅被二星之末光
全度熹護粗安庇職竊斗食以活其孥未在西曹
適滿之科荷戴恩私盡室同心也重念此兒白幼
訓以一卷之書年十有八嘗忝鄉薦技能淺陋竟
以門子而進故蘊在千官之底仰惟台座一世之

儒宗文師四海之鉅人長德餘論所及枯朽再春
敢望不勤筆端膺寸之潤誕寘屬吏薦墨之後或
以奏課或以察廉或以陞陟或以十科或以所知
一字拜嘉皆踰華衮靡有細大莫非異恩第得在
狄梁公桃李之圃某死不恨矣不避古人舉子之
私上干曆使拔士之牘一寸丹心不任悃款頃背
預棄矣

謝隆興張帥薦大兒

某惶恐大兒南昌今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
獲充貢牛馬之下走仰依台斗之末光玉振之所

閒明處雲之所履露炙燮容審成始成終此恩已
萬萬不貲矣敢謂蒙國士之知度越百輩特添薦
士之墨刻叙陟明之章孝友問學慈祥公勤覈小
子未能於一焉拜舉詞難并之四者矜其柴則奉
教未得較其恩則依宗猶輕父子懷仁靡捐莫報
洪筆推謝未究万分仰惟台察

荅趙戶送糟蟹回送黃雀并黃雀肝心脂

糟丘解系久矣寄絕交之書詩人審言惠然送鮮
頰之味酌淥鄱而延問吐黃中而載欣箸以籌之
氣之罄矣投桃報李媿莫瓊玉案之兩無披解多

脂與心腹頭顱而俱往薄言藉手不稱所蒙伏惟
原者

送周丞相糟蟹

某惶恐彭蠡郭索二十拳用四明法糟之以獻柱
知戒殺故不敢生致免使拔人畜之池亦不須送
與江其黃祖也一笑既微且瀆不勝主臣

荅雷運使

某伏以即辰廓秋暑退顥氣高寒恭惟都運煥章
吏部玉節天倚霜臺風飛群黎載歌高厚咸若台
候動止萬福某濫釣一岳過者㧞顉而胥漬稱立

紗一月雖遣行李臨素書重幣以將其意名酒以
接其醲諴之養生則有隱君所注之編被以仁風
則有晉人所揚之扇休之燠之恩斯勤斯此殆執
事將挽回古人之光芒以甄冶末造之澆漓而爲
是舉也不然反躬自視無以堪之世俗感嘆推謝
之語乃無一二可以藉手報嘉惠也先通之侍未
知曷日詩不云乎四方既平王曰還歸又不云乎
萬有千歲之眉壽耆艾敬賦二詩以頌焉仰惟財
幸

某竊惟則行則藏聖賢之高致有光有臨古今之
盛節歷選昭代特則有若都運煥章吏部經世之
學邃有淵源華國之文絢於藻火是故立之春風
玉筍之班而不爲奉分之帥闡使軺之勤而不爲
淹速疏頻年卷而懷之退藏於道林岳麓湖山之
幽深追逐乎紫岩南軒名德之芬香其處也潔々
如隱山之玉草木被其光輝其出也垂垂如出岫
之雲海宇後其膏潤然自西徂東持京兆扶風之
節復自北而南爲西山東湖之游往來雍容皆裕
如也此其中少有大過人者而世何足以知之哉
天之祐宋爲之生賢必不爲江右一道計昭昭矣

遇之云胡不均宏俾執事樞今日此責將有在也
金馬碧雞之訪豺狼狐狸之問未敢以爲門下之
賀

某惶恐進趣再拜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
之嬉即日恭惟中外尊拜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
爲役抑取發結轍尚堪指縱某惶恐敬致賤懇大
兒長孺無尺寸長適有天幸得充員督之下走不
勝大願頓老先生薰以道德之馥飫以仁義之膏
熏之以仲尼上律之天振之以北海厲士之墨使
得爲門下桃李廡中病類實如天之福闔族之榮
也一寸丹心罷罷惆惆

答全州知府陳秘書

某伏以廉秋暑退風露高潔即日恭惟判府秘書
契丈作藩政成民頌宣弟天集忠貞台候動止萬
福某老病餘生棄官十年懸車三載雖未先朝露
而自絶於斯世久矣姓名不徹於通貴書問不抵
於故舊如契丈之賢而文有四十年與游之雅而
亦不敢以一字相聞雲泥相望車笠相違其勢則
然耳而風誼拔俗意氣邁倫不遠千里遣一介行
李臨雲錦之書訪生死於寂寞之濱篤久要於平

生之言此非今人之事也古人之事也顧施之於獨冷之閑人則所謂賢者過之者歟擢謝有隊方此事足出異殊轍何從晤對卿若太息頓言迺玉在躬以捄吾道即斂硯草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嫂即日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不假伏辱四幣二蕉班筍非琛埔之所宜有者拜嘉珍感之至

答虞制參

某伏以維孟之冬新寒告至恭惟恩館制參直閣燕居渾府德名彌高天集忠賢台候動止萬福其

桑官十載謝事三年老病摧隤幸安田里慶雲之蔭景星之光實衣被之揆厥所元感幸萬萬惟東序之金鏗大鏞西望邈在天半安得小叩春容之聲以啓謏聞敢請謹細渴戒益服即賫一札十行之詔徑斂三事大夫之班

某伏自壬辰之秋雍國老先生倦台鼎拜孤保三論蜀父老之日而諸鉶肯來一見東關之行焉得瞻琪樹而聆玉振乃知傳鯉庭獨立之訓實接踵奮渥之功自有人也竊喜竊歎此生端不虛矣回首旧事倏三十年人生幾何良可太息鄙人既斂

隱抹下而直閣抱負經世致主之業潛珍韞櫝自翫其光不屑小出而一施之使朝家不獲舊舒庭堅世濟之用天下不精尋賢玄成嗣業之鎚獨非缺歟遠辱雲錦之書曾華草叙報是時臂痛旧疾偶作令女婿陳丞代執管城至今震惕所列人再至乃能具短書以謝伯仲長牋之辱老先生銘詩併以呈似並不重陳

某惶恐再拜敬問恩閣玉嫂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委不外家寄贈紅紫素羅三十匹下拜珍感之至發羅木綿各二匹聊伴空函匪報也兒輩辱問勞長孺次公幼輿皆之官未及奏記以謝先生長者之賜也

答虞知府

某伏以良月有假風露高寒即日恭惟恩館判府直閣身作長城卧護岡西感惠用章天人咸贊台候動止萬福某大馬之齒今七十有五矣已迫夕照未先朝露微我故人燭之以末光何以遠此蜀月楚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床聽雨握手論文以究此心之蘊陶顧吉金玉大業棟幹皇家即來緝綍遂賽紫禁

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
和得瞻北平之碧梧翠竹望東山之玉樹芝蘭益
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盡在魯矣盛德有後老
身定交自賀所得之也語離一星晝思夜夢爲嘗
不在鉅鹿下某蘖官飯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
三請還第始危得之寒灰枯草過者指譬伯仲間
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珠玉之唾訪問生死
慰存酸寒詞旨勤愉意氣傾豁老病餘生抵掌頓
足覺生意頓回霜毛再玄也惟經世之學濟美之
才小淹外庸日坊光顯如范氏之堯夫呂氏之晦
叔此所望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付使了矣短
書以謝長牋之辱茲不重出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恩閤玉婕即日冬寒恭惟身々
幼幼受祉山則有香不外紫寄貺紅素羅十有四
匹七史太平治迹老先生劍集下拜珍感之至是
本詩集一部木綿兩端聊伴空函匪報也

答湖北倉憲

某伏以即辰良月應期初寒戒候恭惟提刑太中
尊契丈体上好生作民司命霜稟百吏春煦群黎
天人孚休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婕受祉無艾某

老病餘生死灰不然貴者所棄旧者所忘也今茲
遠紫一个行李臨以雲錦之書勞苦酸寒訪問生
死此古人盛德之事非今世末造之有者而又寵
寄葛洪岣嶁之碑圖非玉床箭鏃之英虹氣貫岩
寶隶浮鼎老者得此隱居扶衰却老之劑仙人長
生不死之珍借未能死藉之可落摘鹿幾髏骨之
再肉霜鬢之又玄也九頓首以謝嘉惠紙百言而
未宣寫耳小兒幼輿孺子不足進於先生長者之
門仰辱拓延寘之幕下自娛素餐句逐賤職而挽
留不置恩禮益篤老懷感激何有終窮出處異轍
安得再望見青天白日之清明顧言愛重盛德大
業即還雞翹豹尾之班

答彭侍郎

某伏以即辰雲葉護霜風乃勁木恭惟觀使待制
侍郎尊契丈淵兮萬物之宗游乎九垓之上天人
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之身已迫夕照未先
朝露芝寒翕觸君之餘也極知孤掺逸韵高蹈事
外闔扉以謝莅臧下惟而對聖賢其名可得聞而
其人不可得而見茴肬飲水其樂也天所謂豈不
賓辛苦所懼非飢寒不類固究節百世當誰傳者

耶我欲從之慨其室則邇也本教告濂谿便如對面谿谿頻失心疾吃吃王秀才定不凡耳已約渠惠顧當掃廳作一日談也諸封胡執仕執居皆未及共我語辱諭及兒輩皆景外兒子耳長者記憶以栄以感未見顧言珍重以據斯文

答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勝巽晉命雲師來同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丈萬鑠失容以爲裳析若木以拂月天人畫護河岳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併至幽獨無俚有可樂者其惟海内名勝平生故人一咲一

談一觴一詠之間手千江隔万山阻海内姑舍是也烟火相接雖大相閡如吾二人尚可謠曰隠手哉一居白鷺之北一居青原之東一葦可杭而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毎一念之作悪數日屬者奏記以寫我心而管城老矣罷於傳言赤鱗蠹甬拙於寄聲心之精微欲徹於下執事何繇而徹也吾教之返真以玖報李也把翫未釋而漢水白錦又將一封雲錦而至矣金聲玉振駭洞凡扶搖星秋月淵耀耳目双馥佳實千顆句圖初疑得成杞黄龍之珠又似弄王孫精金之丸驚喜自失不敢尋觸

偶有剩咏輙錫者台贊曰魏秀才也至廷入坐上坐觴而祖之飲谿兩家之鮮鮮濂谿五斗之醒本奏占謝不敏末後一語惟曰后皇之嘉橘與臣朔之挑爭歲月論春秋云

答陸與張尚書

某已謹公牘以謝官壺之賜滸奉真翰以示意氣之勤且分似于湖先生之金書兼之灰于家閒之新刻至於君明臣良之大守赴官臨風之留題大篇短章日光玉潔銀鉤鐵畫鳳翥鸞翔至寶滿前究兇瓊瑤降拜驚喜栄感万斯某屬嘗奏記以謝

大兒毀瘠之章錐辱報教再有後月特對之議得玉求劍敢崩此心一諾千金益深謝臆附見于此併祈公案

謝彭提刑薦南昌大兒

某恭承召節以趣介圭入覲玉宸記以賀屢茂哦詩而餞行在野人既蒙報瑶之賤而大兒復被薦鶚之表虞請擢用式勸臣工至於趣尚行能之著闕廉謹剛方之獨立一之謂甚四者難并舉哀不足以諭褒嘉之栄泰岳不足以擬恩紀之重降拜銜戢謝詞周薛蔵之中心言之不足仰惟台慈賜

之下燭

答李孚之知縣

先大竹林先生銘詩今驛送呈似別股事恐非不
諳於教者敢犯鄙人對之大禁也故微其詞秦漢
以前無塔字韻書云浮圖也故易而為搨亦傳以
豫章縣搨之士風云望示報庶知不作石頭驛而
已

答胡撫幹仲方

某伏以即日近臘如春恭惟仲方撫幹學公卿兄
賓賛我閫天集賢哲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世

所擲於道旁者無數書札訪問生死公自為德吾
何取也吾別又添一趙班人未足為賀添一詩人
真足為青原山賀矣龍山十詩其味雋永而長殊
有后山風致使阿溫老兵知之追恨當時坐上初
無此客子耳咄嘆不足卷而復卻無論餘子老夫
亦當避路潘巷先生有孫季永亡矣有子此何可
當也來紙通止豫為兆喜顧言珍重臺家即以贅
臺屬賜財之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六伽九鳳月上即日尊釋
均乾挑及書簡佳甚降拜珍感兒曹荷寄次公子

前月二十五日秩滿計漸當歸尚未至也

答王晉輔

某伏以即日臘雪瑞歲恭惟晉輔上舍鄉友茹古
之餘神介尊候萬福某老病怯寒方願隱於麻以
附似紅之火乃蒙一个行李踏瘦阺之路詒書扎
以尉存之北果白燭惠然朋來今夕濁醪真不孤
寒須尊春二字小僕霽暄呵筆炙硯勉為作也願
姑徐之近詩未欲拈出幸察

答周監丞

某伏以若歲春秋益固已免其奏記贈我錦繡衆

成復講於多儀高詞清鏗笙鏞以閒至寶琱瑑金
玉其相如還百末之蘭生侑以四老之橘戲淮泗
入舟之白湖海半殺之黃初疑食指之予欺頭使
飲涎之泉湧衍氣不淺夏屢實多昔歲有北杏之
盟此敢為於我首今茲報東門之役罪顯道於選
先顧夜堅於降幡句復來之返旆頻首衣纓捨心
戰毅謹具劄子稽謝仰惟台察

與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手地尺雪九霄益寒恭惟致政提舉
監丞卿丈飲瀣餐霞御風騎氣與造物而同遊與

恭初而爲鄰三神交畝乾暇畢至台候動止萬福
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姥尊壽幼幼錫羨惟
鈞某主臣敬以今兹閑歲將興瑞策週恭除外陽
内小徙大來是爲君子道長之辰丕應五福類升
之慶某生涯短褐行李長鑱頤隱於勝方館焉而
如蜎風其吹汝覺燠然而似春敬上三百一斗之
觴仰祝千二百歲之壽謹具劄子陳賀恭惟台察
某惶恐上覆吾州大賢不敢以茅柴爾綢卻司祿
帶堂乘壺北果四奩進趨爲壽棠不麾去有万其
幸

慰恭寧

某恭聞護堂太宜人壽考康強蒂祿無艾如魯僖
之母如戴勝之仙謂宜万有千歲以享榮養不審
何爲靡已遽至大故聞赴悼心但然恭惟愛孝如
曾子純孝若考叔罹罹哀疚何以堪之某老病待
盡不克奔弔敬修尺牘以寓慰誠不腆具儀布之
別楮恭惟台察山川悠遠護飭動止頤言哉哀以
襄大事有委不外

荅福帥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梅雪餞歲柳風迎春恭惟判府安撫

閣學尚書尊契丈上印閣府移鎮蕪臺尺五近天
一星朝斗高厚送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與病偕
昏會而集夕膿無幾朝露未先天上故人情之載
之以及於斯也新除家便頗似永叔覓蕪以近穎
然上意有在當如君實赴陳而過闕爲賈後賀而
任安先書已重知不敏之怍矣至於蕪司業之酒
錢恭君謨之玉錡羅池之魚荔嘉惠狎至拜辱不
暇瓜牛之廬殆塞欲破感戢恩意南山之竹不足
寫此懷抱也稧堂新記示教古文兄弟繼踵爲郡
潢人詫爲盛事載之風謠特未睹祖孫後先迭建
戟舊蘇於元戎之閣耳潞公德威之堂其子作之坡
記之豈若當家之坡自記之哉絕妙好辭敬無古
人矣惡詩寄題別楮録去或可附託碑陰否未見
君子願言珍重即登鈞樞以世厥官

荅贛州薛侍郎

某伏以即辰元夕將臨寒暄方戰恭惟判府侍郎
尊契丈卧護上流外撫百粤惠化威譽民頌天迪
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犬馬之齒今年七十
有六矣棄官於壬子之秋乞骸於丙辰之春
聖恩特異王音宣諭京丞相云楊某官簿之年未

及章却復上至巳未之冬乃得掛其衣冠長為農
夫以沒世矣道旁老稚過者不顧契夫不我數還
尚軫當塗樞府僚屬之雅若節春秋必修時事移
書以訪生死送酒以通慇懃顧僕無淵明之高公
有王弘之賢公奚取於僕僕有媿於公耳鎖江主
人能置酒顧渠且住莫終更但賦山谷之詩以抒
銜戢之衷也然天生大賢必使澤四海豈獨詘之
外庸以私庇一野人乎前言戲之耳曾公平易近
民之政王襄中和樂職之詩類非俗吏所能為也
下轉上聞歛岩廊秉鈞樞可倚而竢惟貴珍大業
以對越焉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契家台眷即日
春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益公與野人同居
一邦信如台論第野麋山鹿畏入州府巳未之冬
聞益公新搆落之即駕柴車一往觀焉而州郡即
招以公讌繼以臺餽是樂克從子教子與無成心
也因與益公相視而笑一揖徑歛雖却郡禮而得
免焉自此無有相思折簡而巳蒙問故及山間有
可委否

與新吉守劉伯協

某伏以即辰天氣澄穆風物閑美恭惟判府太中

十乘啓行五馬南來千里載歌三神送喜台候動
止萬福某敬齋宿奉記以迓執事之顏行仰惟財
幸
某蓋嘗歷選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而江西
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偕以
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
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淵心
授斯文之脉不在執事而誰在乎宜其根諸心形
諸事賦諸政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所居民富
所去見思掷江之吡至今手之舞之吾州適有天
幸上賜仁侯然州民則有其來何暮之歌臺家必
有無疾其驅之詔朝野爭賢若為應之盍亦一臨
吾州五月報政然後寄徑乎即宿卿月之隱積聲
乎簪筆持橐之地政未遲耳某也亦歌暮一人之
數者輒掇民言裁為短啓以代衆韋之先或辱一
覽而抵諸地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
之婣即辰恭惟尊尊幼幼茂介春祺某老病無用
抑尚堪取履結韈也

答王監簿

某伏以即辰春事強半寒氣未斂恭惟判府監簿契丈至孝欽承几筵天衆永思孝履支持萬福某老病餘生牛衣僵卧長為農夫以没世矣柴門寂寂無雀可羅而况長者車轍乎敢圖荀龍薛鳳伯仲之間尚未遺忘先相國翹材長鋏之下客先之以一介行李之書禮申之以式之玉季之親臨労苦之綣繾勤加遺之儀益腆父老驚怪泉石煜燿自顧一黄冠野人莫測其所以得之之繇第極其所以感之之切多言為謝萬此有足耶未見君子顧言念門户重大之寄佩聖賢毀瘠之箴古有聲乎今有范呂皆父子鈞軸後先衮繡茲老友所望於門下者其勿與唐人之孝競一概之者

某恭承介弟旆旌惠然照照袖出伯氏尺素之書面授相國言行之實付之以紀述詭之以銘章自視淺陋之學久矣就荒絶涸之思搞手將落墨之武所謂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亦安能摛詞振藻以頌盛德大業之萬分冩高勳濡烈於千載使與皐伊先賴周召上風手欲披襟則在蘇拙為己僭欲避席則在交情為已踈三省九思累月不決而介弟言之而不置迫之而不釋閔免授簡惴惴靡寧然尚有愚者千慮之一吾家子雲不云乎水避礙則通諸海人避礙則通諸理昔六一先生作范文正銘其間書文正與呂申公事極有與則務從忠厚而范氏子弟不知六一之深旨往往不快此意已託介弟口傳於聽下矣十月之交可遣便了來取也

某皇恐再拜借易敬問相門玉娣即日恭惟尊々幼幼茂介春祺令弟府判郎中判縣直閣府判司令棣鄂八龍孫枝九鳳受祉山則廬陵有秀不外頌既華墨香茗蜀國石器北果臈糜拜賜珍感之至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九終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荅蕭國博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景伯國博鄉丈教曽温栗物望歸赴天衆可大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乗化歸盡自放自棄之蹟惟恐幽屛之不遐淵潛之不深姓名不入脩門書問不至朝貴久矣誠不自意平生故人不閒雲泥之異勢不忘貧賤之素交隨鯉封之斜行寫鸎吮之軟語

諏暄凉而訪生死自覗隙人何以拜此戾均封殖捄幹之圍也異時佐三槐閒兩社者孰非由此塗出顧宮寶珍之即對赴西崑南榻之除以掃平舉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年四首雖聲茅店之月渭城柳色之雨久寄絶交之書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鷹峯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南浦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東征遂子如曹大家也必不得已從其近者莫南昌若也又怪暑行冬春之閒乃可作汎舟之役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始有還舍之望兩年之

閒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慨笑抒謝不在伏惟財幸

某恭承命戒先國太挽章靜菴記文鹿封破研蓋蠹管城久矣閔免各細數語以塞盛意公家舊執當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荷荷

契家台嫂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之使否顧承命幼與每蒙燕集盛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旅瑣感戢不淺寄餉水芽當爲君開包碾春風煮湯候蟹眼也正恐無五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枕只與杞菊藜莧暘背城備一耳

荅胡左藏

某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秋非恭惟季解判院鄉丈容與鴛行式法大府天衆勁肆台候動止萬福某屬家使了咏門賜以先集已嘗推謝小兒來歸重拜誨帖且餉以黃牛龍目離支矜之以爲暑服則大勝細葛之含風擘之以佔春酒則未減紅綃之裡玉降拜珍投則百斯感某棄官九年所待一死自分與長亭短堠永矢絶交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其勢不得不東征遂子如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姑從其近者近者莫南昌若

也而又未能暑行必也冬春之交乎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悃笑都内之署捐州稱圭盖嘗居之矣捐棄推輿不在茲乎惟珍重以須

荅袁侍郎

某伏以即辰秋巳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宫使殿撰侍郎尊契丈奉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蜀寢中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王婦感歴某旅月有自城中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約理明如斧折薪如水赴岳二五兩爻

尤為易簡若秉此破竹之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八卦矣何必如某旁搜幽討枉却十二年之燈火乎掎摭風火等詞皆切中二豎所居者醫和之目邪得道疾當聞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賛敬為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着否晦翁可痛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閎吾道興衰非細事也亦既道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為朋友唁也願言珍重即看賜環

荅徐用之知縣

某伏以即辰沈碭遍中高寒巳早伏惟用之知縣

學士宗藹久御祥琴孝思未懟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蒙誨帖命戒先丈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老病微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代作如錢侍郎仲耕孫捡正之父諸銘吉州諸廟諸記皆其筆也唯莆田陳丞相葉丞相建昌張彥文尚書新安程給事元成諸公銘詩乃平生或恩或游之至深厚者不免強為牽課耳今君房遠出御試去家富徐圖之或親作或令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也幸小緩之如已就訖貴廬陵轉致差易耳即聽新除

荅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凜秋過中顥氣巳爽恭惟提舉郎中契丈玉節光華使星淵曜霜日所狀海波不與三神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幽屛死灰不燃平生故人不待寄之以叔夜之書而庭久無退之之跡矣契丈盛德無兩高誼寡二獨迂拂天之旆左顧釣月之灣父老縱觀孫鶴呼舞賢者自為人所不為野人有以致此客則否矣遣騎墜誨撫存捫至先之以東京之玄纁申之以司業之酒錢至於寳熏名果重叅脈坐落英撝秉頻回生意冷胞凍

發皆作春温書吏龔生又辱收補藥人支賜月給
某無穎士之才安能使役者見愛而不去非故人
此舉則拚臂在且暮耳多詞不足以盡感之一字
未見顧言愛此大業即還第頌之綏慰此老懷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台㛹即日凉秋恭惟尊々
幼幼咸集純嘏有委不外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巳
交職老身就養小須步男冬間之官澧浦然後議
此行其上春之間手令親伯珍近方得書過望過
望

與衡州知府趙判院

某伏以即辰廪秋十半顥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
新拜煎書報從𠗐序高牙乃建幕府初開神天是
手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齋宿奏記可歎仰惟財幸
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麟趾公姓異人林立時則
有若德莊之詩文時則有若德老之勲賢時則有
若從善之才氣漢之政駁唐之白賀方之稿矣今
又側聞判府判院妙齡嶄然卓詭絶出揮玉色筆
草三千牘掃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筆々
光映千佛名經之中鳴弦杜縣則如耒下之剛彩
雉分月名城則如竹西之寫烏餘暁登春風玉筆

之班已藹秀出班行之譽翩然厭直自詭一麾清
氣開衡嶽之雲高吟動湘江之水借日遠民之福
其若海内之望青規紫禁式遄其歸子淵所謂可
倚而俟也某老病幽屏姓名不至朝貴之門十年
矣天誘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趨大府牛馬走之
下陳因之修敬惟一覽而擲棄道旁云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閫玉㛹即日秋清恭惟
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効老驥之役罷以
茲仕云和殊未更事幸得充負衡之安仁監稅仰
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皆有一天也恃以慶雲照

以德星需以膏雨含曾何適矣不勝懇禱之私仰
瀆聽衡之公無任主臣

荅南豐陳宰

某伏以沈碭過中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
契兄三月報政千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
福某敬上記以謝先施未見顧言愛重不貲之業
對越選表之除至望跂跂
某闊者闊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諼遠騎
墜誨再披三讀恍如聽清唆而聆淙琤也鳴弦義
何時而學道愛人之聲與風俱來以儒飾吏故應

宥此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某老病幽屏道旁之擽過者不顧故人相存之意誼風槩然足以追舊俗而回之㦣歎不足推謝不莊悚仄悚仄

某再拜敬問契家玉㛐即日恭惟尊履受祉山則有委不外大兒長孺前月二十一日已赴職南昌小兒幼輿咸陽客舍每辱臨存尤感故意之長也諸司惟俞漕甚厚今納一書因便送達契兄何待於此餘皆無一日雅頌既羅參至感微箋二十投聊伴空函報也

與俞運使

某惶恐白事故人南豐宰陳通直名與先人同從廿從市文學政事加人數等所至吏畏其廉明民咏其慈惠某與渠乃翁中書舍人安行兩同朝著情誼如骨肉父子交游二十餘年此即今宰劇邑盤錯根節衮沸湯火隨身其間不敢不勉然非外臺獨有之天倚以慶雲庇以萬間涵以滄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某敢以為託渠今歲季夏方赴職耳三月之間已有美聲年歲之間必有可觀恐差次部吏此即得在門闌桃李之下陳不勝幸願之至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丈直閣遺書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歲十二月入城見益公云仲憲十月一日不祿聞問驚悼涕泗交頤不知到官幾月竟以何疾而終天文丈人三子十一孫惟先丈仕官方將光顯而遽罹大故吾親萬里護喪經灩澦出巴蜀歸葬里閭不使其父為旅櫬客魂千辛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孝老懷忽聞來歸悲喜交至歎重歎久探無消息昨日得李周報老病之身久罷慶弔一二日間當遣幼輿奔慰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宜節哀以終大事不悉

答羅必先省幹

某啓清曉已專僕奉疏馳慰尋嘗聞達行李交至伏辰手箋赴告披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即宅里又為之喜也即辰秋寒云初縞帷息肩小憩孝履支福卜歸豈無可委襄事有地有日否京丞捐親與其言渠家上世皆用浮屠法葬之水大每歲寒食只來江皐酹酒三爵燒紙錢數束即是上塚而京丈少年擢第致位左輔可以見郭景純風水之說繆矣景純自遭王敦所殺子孫亦無顯者而後世猶惑於不識字之山人仲謀伶卿宗

卿屢遷考妣累骨再三以求富貴反招短折之罰
老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顧勿泥此不悉

荅李路安撫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一雨既霑顥氣初森恭惟判府安撫
堂舉尚書聽履星辰移次翼軫元師嵩岷上流繁
雄五月政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福列僊之嬿
受祉韡兆某老病罷虵受一塵於二天之下齋宿
秦記孔夙不莫而兒輩未行之間誨函已從天而
降矣宜先者後宜和者唱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
渝此怍也惟是老牛舐犢之私仰恩永壺玉銜之

清退而省焉謂借不逮戾於至公亦嘗見笑於大
方敢圖教仁荅賜恩書垂牽星而落雲錦諏茹煩
悉拊存劬愉先之以不忘于湖螃尾之陳人甲之
以尚憶蹇叔坐上之半面夏諺謂貴人多忘始亦
信之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初當此岩邑微
仲尼上律之天情之在上才美实亢之星庇之在
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來誨諭以舊令小縱諳
輩不聳聊致詰治使承後者省力又世昊極之德
何以尚此某與老妻相語府公恩斯若此深孚感
甚至泣也至於某不才多病之身一生寡偶敎覆

車於太行沉舟於呂梁知難而退棄官九載納祿
再朞寒士仰此五斗豈顧尚幽獨而取高謇辭實
福而要虛名哉先人門戶日就壞隤已既不仕而
其子亦可以不仕乎於是驅三子而皆習為吏非
父驅之也飢驅之也不然子子老身煢然獨卧空
山豈得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索居無聊於是投
其隙而進迎養之説某重告之曰汝則願矣其若
以身累人何汝獨不聞夏諺不云乎中人十家之
產寧日增一斛麥無或增一客汝既竊祿於使家
矣又挾而父與而毋以湛是未能為主人增麥而

反增客也可乎父子既似拓山之鳴每念此兒之
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不知此聲胡為已上達
大師之衙聽乎得兒書云尚書面命之曰而父肯
來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及讀來誨則又曰江山寂
寥久矣一傳先聲下至草木魚鳥皆有喜色又聞
有傳台意者云將營修方岳連師之職加待之以
未至客右之禮蛙㡛鶴料亦與饍粟牙檣錦纜亦
與渀家蓋父子窮愁之所願欲而不敢請者我主
公皆廷探其心而不靳其賜矣如是而不感如是
而不純則木偶人而已耳少男幼輿方為裝以赴

澧之監河將以良月行姑俟其行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卜月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顧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以福祿四海云

答謝提幹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懌於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又有韓柳之擬尚書文固不減柳若名德柳何敢望回至於某尚不足以充柳之衛官筆吏而況韓乎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而尚書為最所命不應辭

讓但作傳之說若作家傳則家人子之任非外人事也若作史傳則合於　今上慶元元年日曆中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字某臨江人也云云如某修

孝宗日曆作張魏公欽夫李壽翁三傳是也今某閑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史議乎墓銘神道碑惟命

答虞知能

某聞者闊焉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披讀三過喜如之何家封示丈丈直閣萬金之書寄聲於某商略所書令祖雍公言行欲以議襄陽兵事冠于編首恐未可也篇首正當書紹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殲渠魁國之再昌舍此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有警本路帥漕戎帥請益兵而雍公不許妄動卒無他虞此特書之篇中足矣未足以冠篇也丈丈又謂其文名以雍志此又未之前聞也前輩文集中止有曰墓誌曰墓銘曰表曰神道碑而已今創名曰雍志此為何等文書乎恐傳笑文士而後無傳地某今所陳者丈丈如曰不可則顧別請儒宗文師一代大手筆者為之某當再拜而避也

答建寧府傅內翰

某伏以即辰顥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徽學內翰報政代藩易鎮河朔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歸歟待盡云耳山徑不與東西行者會漏亦不我過也欲濡一字其道亡繇獨有其人甚遠之歎遣騎墜教字垂華星語洗睛雪忽覺致身李中丞之側喜如之何家集拜賜三世文獻一朝快睹刻南宮望郎與游源學懷知永肩讀二三策未竟而淚落不能收也玄賴既佳又勝學落思軋無所事借十襲挂壁時一敬仰思王公而不得見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焉占謝未詳顧言愛

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用畢能事

答太和阜守

某病身無俚搔首怱怱偶聞剝啄柴扉者攝衣出問則詩家者流寄聲訪生死也披讀驚喜即辰良月初吉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丈惠化告成爲裴王覲借留不可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送似狀聞新刻眞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多荷多荷微惡語輙湛二絶句山谷有靈當笑小兒強解事也拜謝不莊疎及疎及

與周監丞

某卧痾空山雖有不如咫尺不見實同千里方寸尊德項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基獨立一世之表三神歸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惶恐小稟昨晚蒙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某本以老病乞官還家求以休息而東西周每歲建堂堂之陣以夾攻之宜特楚人一歲七奔命而已無地可以詭姓遁身者忽聞茲命頓解天弢敢以聞焉漢過不先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苦雨未霽恭惟判府右史舍人尊契丈春年政成二天化洽兩路按堵上流靜波神天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痾山壑意氣昏昏騎吏打門玉字下墮恩賢新記儒榮古詩聯翩而來珠流璧合七言雄偉讀之慨然起卧後居晉之意古文雅健攬者兜然逼眞柳愚溪之作崆峒曉目之光章貢秋風之清忽下照蓬蓽之門吹盡冠中之埃也至案陰丹篆之語尤足以破陰陽家流之邪詞解鬼神癃泣之大惑有功於後學丕變於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記章貢道院或賦某學落思涸何敢援筆長者有命又不容固辭當斂

款呈別遣人送似未是正也許爲第三徑小亭蓋榮第小圃偪仄無地可頓去大江二十餘里取材運甓勞人費財切告賜免此心乃小安耳下從天氣頓冷喧呵凍指推謝不莊仰惟洞視

與林總領郎中

某惶恐敬有賤狠小兒幼輿愚騃不才初習爲吏免負濫之愆利我官適有天幸乘獲趨事使里鄉月之末光不勝大願敢祈憐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羔爲間之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湖北唐提刑

某惶恐敬有賤狠小兒幼輿愚騃不才初試吏於
澧之慈利稅官幸得趙帥光華之下教督嚮
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長萬間之廈訓迪之挈
攜之全度之有爲其幸再有東白先是上巳曾以
澧推吳承直 原闕 舉主巳及四員政欠職司合尖一
章仰于台造乞特輟今年下半年或來年上半年
一京削以成就其政秩之榮更祈蚤賜剡發至狠
至扣

與江陵府楊侍郎

某惶恐敬有賤狠小兒幼輿愚騃不才初習爲吏

乞負澧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適獲趙帥詩書之
帥不勝大願仰祈禱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少陵
突兀之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爲斯幸

與廬陵錢知縣

某伏以即日苦雨未霽殊妨斂藏恭惟文季知縣
國録契丈碁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
家玉姪均覆某老病侵加縣事待盡無足談者君
子學道則愛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廬陵之民一
何幸也廬陵今秋兩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月大田
可縱燎今月遺秉又生耳矣潘縣歲事定復何似

小兒幼輿之官澧浦寄徑提斗敬令一拜函丈願
和扁底書以振德之所祝愛重大業拭目璧水蓬
山之除

與澧州趙守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太中
暮府修閣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乎崇朝三神具
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移病引年垂車山藪亦喻籍
芷寒色正之未光旁燭之也千里而遥何從晤對
願言寶珍龜玉翔集孔鸞采蔭未移天子有詔
某竊觀近代人物妙然獨環奇絶特之産邇半出

於帝家之瑤源玉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
府太中用冑室麟定棣鄂之英漢宗鴻寶苑秘之
彥而挑青燈磨破硯著鶴袍與四海九州之寒子
鏖生角雕龍鏤冰之技於蹙齧爆竹之場取先群
雄閧其口而奪之氣顧不偉哉至於鳴弦歌有學
道愛人之去思分風月有躡足未長之嘉歎澧陽
文獻是惟屈宋捐玦折璐之窟宅也牖頌衣鉢今
有傳矣寥惟蜀甬而今修於庭戶之間人自得於
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者耶敢以爲
遠民賀併以爲江山賀非爲執事賀也

某皇恐再拜啓易敬問駙馬高蓋之門閭風方壺之姥即日冬初恭惟尊尊幼幼受祉蕃兆某惶恐有稟小兒幼輿愚騃不才試吏之初適有天幸乃得旋趨仰事宜州仁賢之主人真所謂人皆有一天者某不勝大願願喜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訓告之警稱之震風凌雨今知免矣

答吳節推

某竊者便了送花之歸囊蒐細碎之報語在前書矣即辰者雨未収恭惟景陸節推學士尊親以賓

贊之良秉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玉姥均慶小兒幼輿之官監河得託豁㡳之芘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何侯多屬唐憲文字再趣之矣

與葉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節恭惟觀使大資樞使相公珍臺閒館阜伊冠倫御風騎氣松喬雜衛韵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昔歲吳推遣使了賫福唐因之奏記及其還也報以雲錦之書華屋之字此惠已弘多矣而又餉以荔子石巨之珍芳紅餉

玉膚光映冰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野人蓐覓之腴人世煙火之腸坐覺三洗而九滌也榮感欲次骨矣先是鈞樞台鼎小移六符之躔纂兜鈸壽覽作三山之行竊意

皇上未審必謂是役也周公分陝行且式遄其袞衣裴度鎮洛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悟其假此以釋寵榮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主臣敢有白事頃者不度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禄寧負除七望八巴三負輟仰于造化乞賜鈞播即秦千金之諾以來歲上半年京削收録之且煩以照牒

矣今茲閣歲至矣再遣便了馳奉以請奏牘一類文書敢冀給畀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此恩也今辰始霜病指欲墮喔呵凍筆墨淺字缺

皇恐皇恐寧希虛左正俟我公之歸告廷風雷四海傾耳

答隆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府判太中年家丈共理帥藩同宣皇化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不斂致敬小皐死罪死罪未見君子願言愛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筍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太中龍飛榜之末陵謙若虛名之下如五緯天垂四嶽王之顧公出我處相斷不遠膚非咄咄怪事耶台座斡國濟民之業鏗金擊石之文挾斯具遺斯世于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度宜也顧俯同沆瀣之集章貢定國之來淮海何歟將西山之爽東湖之神倏吾墨卿之臨求傳詞俊語消袚落霞秋水之寂寞歟某老矣而大兒有迎養之請大帥詒嘉招之書傑負薪小愈尚堪力疾一往則見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假寡歟而尺素修好乃辱長者先施焉薄雲之誼篤矣策焉之

駁駔矣負荊之謝晚矣

某皇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媲即辰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娛兆有廬陵委頓畢力某惶恐賤豚太兒長孺愚騃不才胃詠制邑適有天幸得趨事介師之下風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以此自紐於門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十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一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與余丞相

某伏以大冬有微霰瞬未舒即辰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上能芋寒造物與游霄垠咸若河嶽盡護鈞候動止萬福恩閎相媲錫羨娛兆某山鹿野麋之姿夫須獨速之生老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於人間事恍兮如隔世矣獨有痛掃滅而不除者胸中一點耿耿感激投分之意氣不復久要之然

諾纆欲如寒灰之不然槁木之不芽病未能也而況野人之塊辱在化工大鈞之播寸草之心未報陽和三春之暉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然雙鯉尺素之敬有壓月於中渭千里命駕之約意寒盟於載書不日肉黃頭白屑高頤隱坐則有垂釣之傴行則有可笑之僂而然耶抑亦石齧我趾龍擾我艇陸則有犖确之徑水則有洶歘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不作惡數月也若夫清風明月必思玄度高山景行獨仰仲尼皇天后土實臨此心側聞相君潭潭公府與珠履落之久矣東望佳氣想

見綠野之堂碧瓦拂日翹材之館華裾織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灰頹荒儈曾不得陪燕雀侶龜魚於上下也長裾彈劍歎於前後良可憐哉良可憐哉廬陵自七月十三日不雨一行稿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以縱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于今日還家又復生耳餘生逢此也也書空坐待土銼之不煙塵甑之不粒也老瓦盆虀蘇尋不待寄猶叔夜之書而鄭不來矣三衢歲事定復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而小靳於九州四海獨不可虺及於鄰里鄉黨乎專走使了奏記東閤略無一物可以伴黃耳者竹扇五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各一千合胥趁贄諸蓬人真所謂野人之美芹子雖有區區之意亦已陋矣惟不揣而出之大門之外有萬其幸天扶柱石人保鹽梅可不寶之珍之愛之重之以答揚其意耶以公歸今之雅尚能為

聖世賡載之

再與余丞相

某竊者専僕奏記恭想聞達茲復賤狠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璪頃蒙鈞慈頒賜脈牒舉辛酉年上半年改官親民任使丞相一倡群公並和今得舉

主四員矣嗣歲且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

宗文字敢祈鈞肯顧指與盡特賜判發以投去僕以歸有萬其感恭惟如天之恩某實並受之

答新卓幹王判院

某伏以積雨新晴六合清節即日恭惟子林判院卿友歸軒鏘編待綴班行神介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錫綸言於殿墀除車府之戶部寄徑於斯亭衛孔邇恭惟雖慶某小緩修賀趣辱相先偶以三子皆出無分勞者罷於書問曾猶復作自此恐與管城子永絕交矣口占寸筆史推謝併惟大賛

答安福徐令 緯寺

某伏以即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惠化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某生無他好而惟文詞之好顧近世古音絕響久哉該學問者薄之以為技蒔儒偶者殺之以為淡恭是退之之五弦可薪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該不自意彭蠡之濱有執事者獨奏人之所莫奏而味人之所不味頭白肉黃之吏竊伏林下聞其風而悅之豈不欲肩埴其霖兩崩山之遺音與指于函

竹獻蠶之息餞哉大兒長孺曰翁孝之兒有之當翁奏翁唉也斗藪敗篋未始云獲而大夢中琴山屑海鎖畢陳于前矣滿聽清鏘大對萬永何其奇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遠圖如怨壁記見勤民之深惻如吳畫記續愚溪之斷弦無窮嘆惜古文其遂熄矣延斯道之光以炳來者不在執事其將焉在挾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弘於此者乎惠我無驪言之不足寄贈謹帖古碑曰燭皆清且佳敢不重拜惟為斯文自愛當有夜頭子歷者

與衡州陳通判

某伏以即辰景迫涸年霜酣霽日恭惟府判太中分月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不憩老及慕用下風吉鋼頼汲徹名諱者邈未瞻進賢之冠輒進保金纓之頌式許騶呂怒飛蝸行某蓋究觀近代人物之最盛莫三山若也而最盛之中華斗冠出者執居太丘子孫之右者前有兩博士之制科後有一樞相之斗魁磊磊相望日杲星垂宗不乏人執事以擘霆裂月之筆收片玉一技之名清風震山游及破竹年甫弦仕而聲已盈世肯人謂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以展驥則相錐治中別駕亦未足以展執事也恭東坡倅杭瀕潰倅處在二先生則為不遇矣顧不為兩郡江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衡湘為執事慶而以執事為衡湘慶今人恐未知耳若老朽之人方幽屛侍盡猶及見執事之盛隽也及今相聞猶不可乎惟執事財幸

某昧息再拜敬問台閣玉穟即月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盧陵黍碩奉承之某皇恐僭有至懇中男次公不習為吏自試揀征適有天幸乃得走

趨服事於旗纛旄麾之下親炙熏陶於宗師道德之側抑諺有之鄭渠無旱畝崑山無礫土前之說以徼恩紀之覓後之說以旬學育之惠惟執事垂意焉

答范監稅

某伏以涸年受代嗣歲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丈新除近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聞者闊焉久不聞問乃心尊德無須臾置忽繳語帖驚喜不勝恭承來諭如先集刻印行矣僕功將有分賜於野人者病眼作花昔無異書以金篦之日復此賜

如飢腸雷轉而望脯踏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
未見顧言寶珍大業立俟明廷孔齋之集

答贛州張舍人

某竊者行李遝返因之奏記以謝嘉惠且一再祈
恩以妻姪孫羅令[illegible]為門下屬乞特賴今年上半
年首章京削以為破白之舉兹辱遺騎墜以王字
之書誨以金諾之實大師之羣兒錢蓋蘇曾未西栖
而春風已先到河陽之挑李矣尾恩特達何異老
身之親得出其門也多言何足以寫中心之感官
壺拜賜臨行遺愛而不忘一野人况十邑之吡乎

書吏饋食餅謀衙戕錢行二詩別紙呈似依依知
已之意抑亦見娛兆之一端云

與湖北傅提舉

某伏以即日由元至人猶寒已暄恭惟提舉寺丞
登攬霜清風采聳動百吏震疊群黎謳謡天迪神
保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肅九頓首奏記謁者御
惟財幸

某半生漫仕十里九山常推轂焉顧獨有貞特而
矜善者不曰盡交天下之名勝手而其尤者則未
有過於草堂一家之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
公同朝一見如舊相識繼與郎中公同朝之談到
金石處最後與内翰公在朝則莖羽在外則合符
候之於執事契似不薄也然有遺恨者識機未
識雲觀元方而未觀季方也搢紳先生曰執事詩
似父文似兄德業節槩似二祖其名位宜過之無
不及也而尚乘孟博之車按壽昌之度宜乎否也
惟執事小須之時有求於執事者非執事者有求
於時也某老矣病矣已棄人間事矣不敢復讀天
下之書不敢復言天下之事矣然猶惓惓於執事
而不能去者詩人不云乎空餘見賢心忍渴望梅

嶺執事幸無忽

某惶恐再拜僭問列戟揚日之門安期多門之嬉
即辰恭惟由尊及拜茂介春祺某也里居膚誼無
一事可以效牛馬走之役者顧承命戟某惶恐致
敬之初不應及其私抑聞之莵彼抑斯嗚蜩嘒嘒
言大者之旁小者無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駿不更
事初學為吏今充慈利監税之負適有天幸廼獲
走趨服事一世之先生長者詩云鄭渠無旱畊昆
丘無礦土前之説顧以徼福繡衣使者履露之恩
後之説願以洽句文章巨公教育之恩惟執事惻

之

答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褒龍長六為七之學摛騈四儷六之詞如遺所尊豈僕敢拜敬以歸納仰乞賜知趙户荷領略欲見職令之辭渠千台造且夕必自呈爵里也某惶恐僕有至懇南昌令長孺乃某長男也不才試邑適有天幸乃得趨事繡衣之下風敢祈先生長者賜以萬間廣厦之庇或他時考察所部官吏之殿最願沾丐薦墨之膏潤寒士寸進繫此一援手千鈞之巨力抗之則九垓之上乘

之則九洲之底惟仁人動心焉不勝祈扣深切之至

答臨江蔡守

某伏以維仲之冬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淑化名城碁年報政民彝豈弟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今茲書雲侑綯迎月節長陽氣潛萌君子道長寅對小至瑞慶大來某以圖郵不敢哦爲鳴拊缶之音爲巍巍大厦之賀反勤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錦之書月對華星之字三反九復清風襲人又重之以縹玉之泂金漿醪先薦升橘洗

琖閒嘗演之蘭生偕之玉蘊沙洛之醁鄧程卿之若下風味勝絕何必減焉今聰東壁頻生春溫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先生之聞孫祥刑使者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文學政事兩有家法乎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風自北而南洋洋盈耳也衆此一陽之後遂膺三節之召徑登春風玉筍之班某也蓋日望之高蓋列棨之門安期美門之婿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豈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者雖以承命

答本路彭提刑

某竊者上記以謝判薦羅親之恩蓋出於聞而知之也既而羅來訪具能言契丈所以延竚者甚至既飲食之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其操清治瑞不少也媿感何已茲蒙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兼以石刻且辱妙句寵和壓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旧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倩女壻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萬安趙宰

某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

朝議契丈鳴弦敢政民咏惠和神勞豈弟台候動
止萬福近剸進奏判院曾仲卿損過極談龍頭書
院絶境江卿未有恨不得飛臨其間觀文物之盛
也並紫遺嚮發教有霜捐貢雀山樂之餉厚意所
臨拜受珍感舊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
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倩女壻陳丞代
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答隆興張帥

某恭承緘翰象尊重以名酒肯多洗殘聞嘗漢之
藺生隋之王蕤涉洛之縣鄠程卿之若下視此風
味之勝絶何少減焉榮感之衷已奏記推謝矣別
楮又勤親染華星之字暇律之詞煥体押至連雲
無柄病身真寄而嚴鄭公之眼獨為少陵野老而
青焉窮途易感不知老淚之沱若也小男幼輿前
月二十四日已之官澧浦之監河矣而天寒既至
霜雪旣降老妻有小痼疾怯寒特異迨春微和當
議行期也

答福師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辰書雲舊絢迎日郤長恭惟判府安撫
恭學尚書尊契丈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咸惠充洽

天天咸君袁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動止萬福某
昨六月間新安福林簿待問來自三山云有歸者
某因之奏記以賀建牙且謝戟轟出修門之日賜
書告行其中稱某與徐逵書酷似柳子云者今紫
高誼不遠千里遣一騎寄雙魚驚喜披讀乃知此
書未達何也契丈幕府肇開曾幾何時而平易近
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已與風俱馳與川爭流君
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之政故應如許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而來教乃謂自今似之官之後頻起
歸歟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子丞相本朝之呂大
小申公公家先正大參炳靈在上門户之責不責
之賢孫而誰責也契丈勉之頌貺羅池蕉黄漆園
縣器君謨水蒼之鈴録師蜈蝶之羅歲時雜記又
得異書此意厚矣降拜不勝感戢之至辱問近詩
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絶句謹録呈似未見君子
願言珍重秉此一陽之後遂膺三節之召先之以
世宫申之以韋呂且且望之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嫿即日亟歲令節恭惟
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大兒長孺近七月𠖥職南昌
縣事中男次公去歲仲冬𠖥職衢之安仁稅務小

男幼與前月下澣啓行赴澧之慈利稅務仰蒙敦
及故稟有委領承命戒

答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某今月十一日巳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
似矣今辱遣騎下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
偶然參差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帝諫元帥公
應疇咨自玉虹翠浪之鄉建羅帶碧篸之纛恭惟
慶愜某得有至懶妻姪孫從政郎靈川令羅瀛既
冠收科能文能政幸得仰事詩書之帥敢乞先生
長者特賜慶元七年上半年一京削為之破白之

爲一經拈出諸司少和不知某受此恩也拳拳至
扣

答臨江兼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獨寒已爍恭惟某官春年
而化千里而謡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黄冠
野夫又逢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如蕊蹐彼公
堂稱觴介壽隔一帶水罔克駿奔寸心惘然獨有
跂跂乃蒙特遣行李墜以玉書尉存勤倫訪問生
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白謝匆卒何以報德上言
加餐飯下言長相思先賦是詩以為善禱卿月昇

金掌王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為善頌云

答隆興府張帥

某伏辱專介疾驅中宿而至手札下逮累百其詞
報以大兒蜀疾之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
以主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聽存問及後商略
家藏萬金之良藥輟以餉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
以牲之小變則為之變頓小退則為之解顏竟與
起死可謂更生蕞爾小官愛若己子壽載鞠育之
恩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亦得大兒親書
報以小愈雖是銜恩戴仁不知所報抗回之章顧

印之龜未煉由衷之萬分也以謝一二仰惟鑒省

答隆興府張帥

某恭承行李押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
門者芾趣於信次先諭之以兒疾之小愈申告之
以兒軆之復初深惟生死肉骨之恩私彌覺河海
華嶽之淺辭何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令此兒効死
門下抑折骨絕筋而後已矣服箱歷塊之足辞雖
不足於使令犬馬鞭於夙夜某舊苦手痛近偶復
作留二介七日今晨僅能執筆抒謝已後矣不勝
主臣不勝主臣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為甚且如貧
家歲收米鄉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户田租
主分米四百石他户可類推也恭聞使司移文委
本州趙倅同吉水泰宰鎰 和糴米二萬石此聲一
傳民户驚懼若果去秋八九月米熟之時糴之尚
恐無可糴者而使司之命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
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糴乎萬一州縣奉行則飢
令必歧追遠必急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
列宿之輝下燭民瘼特與改命速行住糴則一邑
生齒免轉徙他邦㨿舂滿岳仁人如天之恩何止
活千人而已泰宰有公劄子來求某一言於使臺
併以呈似

答經略左史張舍人

某恭承一个行李臨八法親書寄似三碑拜受悚
惑適此小溪驟漲舂雨斷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
以利涉者而又野人蝸牛之廬門不容轍巷不容
軒元戎小隊蹇兜拂月旆旌絳天前茅所次羅閭
所呵撝於何而頓之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草推
謝十分未見其一端也

霊川羅令瀛已荷李諾賜以補章敢望終惠

與周丞相

某杀得謝幹 覘書云丞相許為其先碑題蓋今此
文已就敬委陳倩持以呈似文有傷理有礙礙有
害辭者願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一歸用先是
石人峯詩仰勤妙跋詞藻滂葩源委洞徹盡發曹
劉李杜未睹之秘觀者以為某之詩真足以當此
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胸中蘊此一段詩評久未
吐出特因某而發故借石人峯以裝鋪席如子美
之黄四娘退之之毛仙翁東坡之雲龍山人半山
之方仲永耳所謂周子之兄之前不得談莊生之
化為蝶也荷荷長孺次公幼與前後皆拜藨補之
壘三子知免且有進寸之望矣感恩豈有涯哉

與淮西韓總領

某惶恐白車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為甚五月大
水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幸而閒有陂塘車戽者
抹得三五分而十月一雨連五六十日高者生耳
下者為泥土且如貧家歲收鄉小斗九百餘石而
去秋放佃户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户可以一槩
知秋也屬者恭聞總卿曾文行下倅廳收糴米七

爲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惘惘不知所出趙君即具
公文乞行蠲免適有天幸而台座馨新総臺之政
仰蒙特免其半此恩不貲州民始有更生之望然
此舉若秉去秋未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今
民間旱後入春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
糴其半則州縣奉行號令必峻追逮必嚴穀價必
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躔未忘舊部之民
特與改命盡與蠲免則一郡生齒免轉從他邦掎
瘠盡岳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趙倅以
某受門下之知不淺來請某爲邦民一言有書來

囑敢併以呈似

答吉州趙倅

某竊嘗奏記仰干使麾給牓約束水利事特蒙報
教其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威芋
鬼之謠不寧唯某一家老稚之感恩而已茲領誨
帖命戒韓總卿免糴之書尤見動民之仁心某亦
叨賜一人之數聞之距躍三百雖以奉承欲以呈
似覽畢望隨捎書吏緘而蠟之幸甚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某今晚得邸報恭審炳文膺受璽書徵還金闕即
傳除目遂冠從班恭惟暌慶某辱在與游之末其
喜其抃尤在人先老身遠跡欲送南浦其路無繇
敬哦唐律兩章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
幸甚

答湖北趙主管

某昨蒙雖舟江滸迂訪山墅徠鶴驚喜泉石煇燿
老病之人何榮如焉伏奉誨帖加遺少失元直之
蘇四客卿三畧兵一周栗之誌拜受至感微小詩
今以呈似諸公牛腰併歸行李

與湖北唐提刑

某竊者一再奏記尋嘗徹聞茲後三瀆未語先愧
伏自台座未登攬之初嘗亟以親戚澧州吳推　環
爲薦亦聞進拜即辱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
許以論薦而告以少待此意已不貲矣然以諸公
間皆爲人來那融未行極知區處不易今則上半
年文字已不敢希覬矣某亦豈敢咄咄相逼第吳
推秩滿近在今冬考任過足已有舉主四員所大
闕者所極緊者正患未有職司與合尖之章也二
者之恩舍門下誰適者代者今夕至則詰朝秩其
駒矣嗟乎殆哉岌乎某誠不識好惡千控萬告欲

望台座特報今年下半年一 京削以成就之吳推
一生昇況覩此一舉豈惟吳推感此壽栽生成之
恩某實並受之諸公所薦多有初到任者似未渠
晩也意追詞危併祈未督過之尤幸尤幸
某恰作此書間忽得大兒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
來報云小兒幼輿謬蒙異顧特拓入臺薦攝幹官
老夫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貲之恩
孺子眇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廈遂得託而棲九里
洪河遂得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
生長者教育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

終始玭存而全度之不勝大願

答吳節推

某昨晩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諭及唐憲文字事宋
氏之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今復准唐
丈一書乾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請淮
浦奉報仍批戒幼輿令時復一提之也雅切之詞
不遺餘矣後欲復作箋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及
矣公幸察我公幸恕我
花皆奇品千葉無價第石門劉氏二株皆未
見花枝葉一色二種也去秋來書云二種非

也

答新淦縣鄭宰

某伏以即日猥事孔邇毛空峭寒恭惟判縣朝議
契兄學道愛人朞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
福某敬恭上記以謝先施伏惟則幸
某竊者遘朝大丈侍郎朝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
亦開梧竹鵷鷺五色炳蔚剩欲滿聽戎談以濯軟
紅役々卒歲竟巫微尚遺恨逮今敢圖謚槩崇崛先
我饋好一封雲錦飛墜荊扉訪問死生激烈衷懦
自覩歛然何以稱此惠也侍郎起居拱遂得剩聞

便覺玉立長身在吾目中欣遇豈少哉最聲藉甚
下轉上聞密縣故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盍少
須之

答虞劉掾虞知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手札
申以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師相
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大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
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
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
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子孫皆撰

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版二三萬字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編版數字數皆以此為準却再示及當為落筆家既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坼封點數依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至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二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東宮勸讀錄

陸宣公奏議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御戎之策者皆以嚴尤為至論甚以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於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內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古之聖人盡得之矣而尤不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御戎之上策乎蓋其上策大槩有四曰修身曰愛民曰

用人曰立政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修身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
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
己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怠無荒朝夕策
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主德無可議國勢無
可窺四夷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上策
也而曰古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
足以知之

國家自祿山歙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
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來寇吞
空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

萬里曰自古夷狄之患寇擾中國則有之矣橫行
中國則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橫行中國者非夷狄
之入中國而中國之納夷狄也今有人居山而憂
虎者亦不過高其藩墻固其門關虎亦安能為害
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駭之間無以制之則
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
已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於靈
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
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兩京而欲速是故乞

師於吐蕃借兵於回紇祿山則亡矣兩京則復矣
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則不止其過在於
結夷狄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也高祖
起義兵乎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靜之策
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為二千終高祖之世無
歲無突厥之寇是以肅宗祖其遺策也豈特誤肅
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
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
夷狄以取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夷狄以取夷狄乎
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來寇則與之戰不來則

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
列聖屈己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聖相承中國承
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
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
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
禍此結夷狄以取夷狄之過也至今勞　聖主之
憂可不戒哉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
種德以佐威能通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
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

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必尅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

詔衆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制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

太子曰甚善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籍錄莊宅三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小才一慧時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所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設諂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燮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延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譖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反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參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為宦官妾之職無事君之大節而何還

為小忠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蓋初以小察而成中故主寵之以為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盆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不幸也嗟乎參之譖贄也不遺餘力而贄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君子小人之存心其相去近遠何如哉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受欺蔽讒是固然矣至於參之譖贄何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欺使任贄有終豈特可以還正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臣等謹按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驗悉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此來僱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輸二束充耗今京兆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試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僱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爲度支建折稅市草之議每束折錢二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脚之費爲錢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爲錢十有七今延齡每一束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而行其說也蓋舊制爲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車脚之費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蓋減車脚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爲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爲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

愈尊此延齡之所以減其直也德宗一歲樂於得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爲羨餘者非增其所當取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掊克也減其所當與者割剝也裴延齡以掊克割剝而得官職德宗得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篦白　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爲難執之事德宗

論諫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堯舜可以禹湯可以文武下猶不失為漢之七制唐之太宗德宗不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至於疾之惡之怒之怨之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為龍逄比干未知德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與固有不遇於同時而遇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而遇異世之聖上既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後使鶴禁之儒讀之於東宮蓋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而傳之子贄而有知亦必自慶矣非贄之慶也天下國家之慶也　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議論多所發明甚有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 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康之敗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焉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於問營陽所以死之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於義康初任之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亦託酒以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復變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於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拔耶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焉里曰太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以來殺傅亮殺徐羨之殺謝晦殺檀道濟殺裴方明道濟之死舉幘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己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害忠良儻或兼是數者而有之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內則為姦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為之者商紂隋煬帝是也紂之惡自以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万姓焚

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
為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性疾人諫曰有諫
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移書而數之
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流之波流惡難盡
此所謂內則為姦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
賢主也在己無失德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
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嫚書
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
辞其止於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帝惜有

天下者可不懼哉
太子竦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
石列於衢路北人見者譖之以為暴揚國
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
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
柳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惡止
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
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

法非中國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
罪高允爭之以為罪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
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與知也族人何與知焉
族人不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徙盡誅崔
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
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則其下皆有不自安
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
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弑萬里
聞之稱軾曰生民以來未有　祖宗之仁厚蓋歷
代之虐刑至　太祖而盡除

本朝之仁恩至　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
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　祖宗相傳以為
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於族乎故後之人主
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
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餘不過流竄嶺表而已
蔡氏子孫至今猶富也國祚久長實基於此此自
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　祖宗相傳只是一箇
仁字
　上欲伐魏王元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

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權彼國之大釁其法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魏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祖以為不可沈慶之以為不可太子劭蕭思話以為不可而元謨首倡兵端帝謂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元謨者輕而喜功貪而虐下是何足付哉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昔漢宮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荅之曰舉天下之力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元謨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士略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其具所謂具者非兵甲之謂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具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王元謨首劃北伐身為大將一且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元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元謨則置而不問焉帝之賞罰為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所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歟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為人取之國幸矣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惡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與愛不恊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弒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怒弒余源賀陸麗立皇孫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士㗊弒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言行而魏太武以弒殂蓋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己之小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聽小人之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之但宦官近習中有小人為多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為正是為小人以說諂

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為小人小人之士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萬化而大略不出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於宦官宗愛之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於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其言以殺其子又過也悔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

而殺戾太子豈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弒於宦官李輔國以憲宗之英武而弒於宦者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於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弒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懼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曰正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吳興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報劭劭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與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帝

萬里曰元凶劭之惡滅天理斁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人在側而發於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生不使巫祝得出入於宮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能擇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於宮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弒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四月戊辰

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於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修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

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儉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亂天下幾至亡國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報君父之讎亦可稱矣然即位纔數日而淫其叔父義宣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謂之爲獸之行所謂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即上疏告之以備邊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宫壼告之以辨毁譽亦未爲犯顏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擇人久任故也帝首變文帝之制以六周爲三周以久任爲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修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爲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質偪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於民内則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弑一己失德兩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雖然人君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

德乎居爲賢王然後一旦爲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於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弘爲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爲太子幸也何傷之有焉雖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鉤弋而立昭帝其意以爲鉤弋不死必禍昭帝始呂氏也不知鉤弋死而昭帝夭後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後魏未必知也特其

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為君亡而毋存則皆為嗣君子禍也於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盡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亡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桓靈之主而武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

伏伽諫數事皆人所難言者高祖賞之此三君所以興桀殺龍逢而亡紂殺比干而亡隋煬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亡明皇殺周子諒而幾亡此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於殺諫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郎其罪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亡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為己之語默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臣危言而不諱足見在我有從諫之聖觀其臣言遜以避禍足見在己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至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殺忠諫之士至於陷其身為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者君臣相與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於燕使荊軻刺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立而不敢救趙高說二世謂人

主當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夷宮之弑進二世乞為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禍也宋閔公靳宋萬為宋萬所弑陳靈公戲夏徵舒為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群臣燕嘉賓燕朋友故舊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與群臣燕集未為過也至於使之沉醉嘲謔則過矣君而嘲謔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謔其君則臣不臣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至於君臣嘲謔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劉宋之所

以不承也

三朝寶訓

初讀三朝寶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如所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暇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言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

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内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爲本朝之堯舜此雖 仁宗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 太祖 太宗三聖爲家法之効也自王安石相 神宗有 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爲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 哲宗首罷新法復 祖宗之舊天下大悅元祐七八年間號爲盛治比隆 慶曆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爲復新法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

祖宗之法變更盡矣 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 祖宗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
祖宗薄賦歛後世暴賦横歛而民貧
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 祖宗進君子後世退君子 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
祖宗納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
祖宗省刑以結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
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
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國之權盡歸於宦官
祖宗時與夷狄堅盟好息邊釁後世結金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 祖宗之法亡而中國之禍酷矣觀 仁宗之法 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而治乱興亡之鑑昭昭矣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東宮勸讀雜録

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邲曰歷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爲朋黨爲誹謗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死既而 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 光堯之意

蓋權臣汪黃之意也汪黃惡其發已之姦而誅之
而其謗及　光堯爾　太子曰所謂黨者即類之
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得以黨為罪哉又曰
嘗讀曾覿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黃視之
以為讎故殺之也既退万里贊葛詹事曰陳東之
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自不可使　東宮不知一
日講讀畢葛邲因數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
太子曰何至遽卒乎万里曰風者虛之極也如木
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蒂遇風則落士大夫以聲
色斲喪其根本故至於此　太子曰人之根本在

元氣豈可不自愛葛邲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　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欲而不亂者易富
貴者有可欲而不亂者難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
顧行之難耳可不戒哉万里因舉及　仁宗用諫
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　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
中必奏樂一日是日召對一士大夫未對間一宦
者持幅紙呈奏樂故事　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
宮嬪有問者　仁宗怒曰何辱我我方見一賢士
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
活不憂勤天下端午罷奏樂自此始人主何必遠

師堯舜自有
本朝堯舜葛邲又因舉及　仁宗時宮嬪一日群
請遞遷　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曰此事
在官家何關外廷　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勝一
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
妤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藏之衆皆謝他日有
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
不增俸何也　仁宗曰吾固嘗語汝汝不信今宰
相臺諫果皆執不可奈何於是衆黙然退而取御
筆繳納　太子欽歎不已時論德況接講尚書至

不通聲色万里因舉其說曰邇見況接講義云通
近也不通聲色者不近之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
況耽樂之乎此論甚　太子亦曰甚佳万里讀陸
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　太子曰參譖
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姦
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庭錫宴知大宗正趙
不悫建言云　皇太子賜酒方立飲於前而
皇孫平陽郡王安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
其儀上下其議

太子笑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某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乱班肆論服

皇太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徑鄂州太尉郭杲掊克軍士執上遣人廉其事果伏軍中措詀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千疋賂於軍不受故怨而譖請與偉辯上以其事付　太子議裁決以聞　太子曰特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搖亦不可以言罪偉罪偉則言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韙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冊月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讀既畢　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陰陽升降之理也詹事葛郯曰陰陽之升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長則陽消陽長則陰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曰治乱安危亦然　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備豫而小人贊之以奢侈贊之以邊切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也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　祖宗不殺羔羊不食水禽及禱敍側側等事　太子曰　祖宗之德仁儉二字而已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末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所在万里執牙笏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瑄同輿議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沉於蟇頤津

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事無可言者万里曰唐自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於唐亡　太子曰高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使觀書親近儒生万里曰此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士則我輩疎斥矣當以田獵聲色玩好娛悅之則

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真不可去乎蓋是時老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圖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　太子曰然

東宮勸讀錄終

淳熙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於是東宮闕侍讀一員將經營欲得
之者甚衆一日詹事余處恭葛楚輔見梁
丞相問云宮僚闕勸讀官如何余葛二公
對曰今日請間固欲白此乃合辭以誠齋
為薦丞相可之既而廟堂諸公將進擬在
選中者凡七八人余葛又與廟堂議損其
數凡經營者皆削其姓名乃定議以吳春
卿陳蹇叔胡子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
連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呈

上聞至胡子遠云也得又聞至誠齋云這
箇好也歷遂得
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下初九日余葛二
公與諭德沈虞卿侍講尤延之上講堂
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讀得非近日上封
事極言者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學問
過人操履剛正甚誠實又甚真尤工於詩
太子曰極好此間亦有數人經營欲得之
皆是由徑啟不要此等人今除楊侍讀極
好余葛諸公既退更相賀以讀宮僚皆得

端人正士不容倫人由學於其間也先是
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天哭地
震覆情遑備君德國勢君子小人凡三千
餘言不報余處恭因講讀之暇嘗為
太子誦之　太子竦聽稱善故知誠齋姓
名云　太子即光宗皇帝史名彌正梁名
克家余名端禮葛名邲吳名燠陳名仲諤
胡名晉臣何名萬沈名揆尤名袤
上
孝宗皇帝誠齋親結

主知天語稱好誠齋不負
天子讀陸宣公奏議讀資治通鑑三朝寶
訓皆效忠規於　太子特人以為稱職後
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
長孺謹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二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淳熙薦士錄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
事過於果銳若昷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
必為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嚴州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櫰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枅

外溫中厲遇事敢為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馮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采甚厲
官吏皆肅

董湘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慤文辭工致

王回

俊辯而斂手而裕

劉堯夫

昔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為甚進
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為湖北
參議官

章穎

早冠多士其學益進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箎

儒而知兵長於論事至於兩淮利害尤其
所諳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甫之業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
之心
王公袞
儒者能斷吏事敢為剸繁摧姦究其所長

莫漳
長於吏學達於吏治
張縣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
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黄鈞仲秉
以國士待之梁㧑陞朝前知袁州萍鄉縣
吳鎰
早以文詞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黄

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
風力振發勇於摧姦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今知
郴州
但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
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濂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
今為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充夫
廉明疆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
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審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度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霜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於世用鄭榜京官今知湘潭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
祠祿陞朝
祝尚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沙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
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刹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殫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藝第以廉律身作邑有聲盡罷横斂
梁榜
曾三聘
制意文詞雅善論事甫擢選人前西外宗
學教授
徐微
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靜而不擾
鄭榜陞朝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
今任宮觀

王濆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當茶寇之鋒修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于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辞雄俊聲冠兩學陸沉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辟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厲文辞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撫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宇
事母至孝作郡甚辨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吏能乃其餘事

孫濱
通敏更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郯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反之民情翕然至今去思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自辨章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為撫州宜黃丞其父字邦衡云
凡六十人

淳熙薦士錄終

淳熙乙巳　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　誠齋云宰相何事最急先務　誠齋答丞相云人才最急先務丞相云安得人才而用之　誠齋取筆

跳六十人以獻蕲所記憶者書之退而各
述其長上之丞相此卷是也槀藏于家穉
愁而書初無先後之序皆無優劣之意後
四十八年紹定壬辰男　長孺　謹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

詩話

盧陵楊　万里　廷秀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月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秖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 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不為吹愁又惹夢長

東坡云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

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深深〈杜甫云金爐香盡
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
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亦有甲乙
問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閑桃花流水宛
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遙訪赤城三十
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岳度盡松風聲
此李太白詩体也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
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
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
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体也明月易
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
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
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
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
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体也風
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
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溫又兒呼不穌驢失脚猶恐
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体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
回余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
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
雪興難乘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
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
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和
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蕤
公刺暴公之譖已而曰二人同行誰為此禍杜云
遣人向市賒香秔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
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
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
戀別之意而不忍又明酒月勸會老夫今始知朝
其獨遺巳而不拓也又芟月不赴而云野雪興難
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萬溪漫淬干將
劍却是猿聲断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
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愁錯把黃金買詞賦相
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有
人間四壁居
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
山起煙霧又研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
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更有無月中幸有閑

田地何不中央植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
天柱峯手拱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陁幾百里安得
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
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
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襃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
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
月近彫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

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七言襃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
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
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
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
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
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
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
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
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
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
云玳瑁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怨
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
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
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
是得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
燕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

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
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棊局局新又能諸世
事儘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
苦無官況莫來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
軟紅塵裡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翻巧宮
而事反拙者當初只謂將勤補到底翻為弄巧成
此尤可笑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
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余嘗與林謙之論此事

謝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
杜九月詩老去悲秋強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不
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
秋忽又自寛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
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
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
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
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
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東坡煎
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
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
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
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
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
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
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臥聽山城長
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
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
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
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
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
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
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
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
詩句不至生梗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
久而自出肺腑縱横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詩家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
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
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
非猩猩毛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
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
龍蛇周禮考工記車人蓋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
而山谷云丈夫要弘毅天地為蓋軫孟子云武成
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
三策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
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

寬為吏以濡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矣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鬬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

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捻是蟲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百囀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猶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渥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臥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絕唱也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倡三歎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嚴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腳到太古登岳陽樓不作蒼壯去真成浪

謫遊三年夜郎客一擲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絶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併與瓜茄倚闌休造物於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叨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絶似晩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黄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染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余帰自金陵叨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為我醉倒春風前看人䀹作詩中仙看人䀹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葉連村雨黄花獨徑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氏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幾分烟半大明借續麻燈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帰耕平甫題釣臺醉中偶爾閑伸脚便被劉郎賞作名泰仲云碎研生柴爛煑詩又有姚宋佐輔之一絶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明梅月蕭疎兩奇絶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又河横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

寵石甫者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黄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内門前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冊桂輪先手鏡裡朱顔正後生

吾鄉民俗稻未熟摘而蒸之舂以為米其飯絶香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黄

余先太中貧嘗作小茅屋三間而未有門扉于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絶句送至云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月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門昌英有絶句云碧玉寒塘瑩不流紅渠影裡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盧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絶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

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為國子監簿以老請奉祠除直敷文閣宮觀

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滿船賣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過江南又楓葉蘆花滿釣船水風清

夐挑琴眠覺來失却瀟湘月却問青山覓酒錢

神宗微時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已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神考如月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明無所不充而躔次必有所舍諸人大服

潤州火爇盡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菴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輕薄子於塔菴二字上添注爺孃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子再於塔菴二字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母嘗乳哺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鏖皐蘭山下注云今謂糜爛為鏖糟輕薄子用糟字黏菴字蓋今人讀鏖為菴讀糟為子甘切添注遂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孃菴糟矣

鄉先生劉尚書才邵字美中云劉弇偉明獻南郊大禮賦首句云粤惟古初材攢有祭大(音借)小大南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材攢之祭此譬如千葉蟲騎羽獵長揚而於其間說鬬蝦蟆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國時為師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李高李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李高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即令人扶李高坐再拜者再李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李高荅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

徽宗嘗問米某蘇軾書如何對曰畫黃庭堅書如何曰描卿書如何曰刷

高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孫字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三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悠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于人月遠日志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於晉月遠日志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

爲陳許帥曰重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道古云云曰憩云云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裡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

韓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柳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爲之者曾子固送王無咎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序云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望於升之也子固送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勝遊覽之樂亦大略相似未知孰先爲之

者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暫翳圖景斗於星中淼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横鶩屹然中流見此底柱又云公人中之龍那肯屈節於犬羊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遜歎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嶽必頹又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又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眥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

贖清卿人為其身萬又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
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
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乱至
廬陵嘗館於吳中之家故吳中得此文予少時嘗
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今士矣可惜廬陵村落地
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
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數其的對後吳
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
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官寺未立
暫寓一僧舍為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吳中

此聯朝士歎其親切

詩句固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
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晴又山如仁者
靜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
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弟子貪原
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
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有用法家史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借顧萬採支閒
入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
云因過竹院逢僧語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慇懃
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杜夢李白云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簟詩云落日映江波依
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秖是說家鄉呂居
仁云如何今夜雨秖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
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為新奪胎換骨杜蜀山水圖
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

彫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
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
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
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醾
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
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
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
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

第二坡來謝歐歐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皐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 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

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彫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彫鞍又驟也勞攘軾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喫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絶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珪說也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壽坡以遏客故亭宴之其人大喜以為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來壽臺坡陽應曰諾久之閑談坡忽問李曰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箇獃長臉李大慚而遁見王僑卿說

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技萬方坡終不笑一優突出用棒痛打作技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曰非不笑也不笑者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云非不治也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憖說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挂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予昔為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寺前壁間有山谷親筆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艷薰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蔡攸幼慧其叔父卞荊公壻也卞攜攸見公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說攸立其膝下回首問曰不知相

公所解之字為彼是解蒼頡字為彼是解李斯字
不能吞捬其項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美中
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
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山谷為坡寫
此賦為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云其聲嗚嗚如怨
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孫仲益作上梁
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
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易嘯為響
退之盤谷序云妬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妬寵一字

負恃兩字非句律與下句云爭妍而取憐不類又
既曰負又曰恃為彼恃當作特
本朝制告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盛有
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已出者介
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
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
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
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辭能
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詩書所稱何以加尹又上
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

豈後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
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蘄謝　上表云雖自
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識何心增雖然
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
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
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
竊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媿無琴瑟旨酒
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此雖增
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翟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

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
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
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二教官啓云識其大者
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
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年制云仰惟前代
守文為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紹興間
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宜王彼文武之
士可謂中興務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
夫然去一覺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

形者書曰人惟求舊而介甫謝　上表去仁惟求舊義不遐遺乃易人爲仁莊子曰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衆多而繼之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爲成王矣蓋成王名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弄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廷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啓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字爲父子子之一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年身居江湖之上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身寄江湖之上夢遊縲絏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於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於奔命亦此類也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州表云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謝知密州云賓出日於蹇龍江山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謝賜芴帶云草木何知被慶雲之渥彩魚蝦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汪彥章賀神降禹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

四六有作奉瀾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地彌天匯界截海外北嶽醫閭神畏受職析木天街星宿清潤曾子固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荒之北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云曰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搖此謂鴟鴞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遷謫在八桂思鄉里墳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漂搖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關雎雞鳴之聯以爲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

云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
愁歎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
矣
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都下而從臣未有
歷位　孝宗除爲在京宮觀兼侍讀太符少卿
張抑字子儀以啓賀之云珍臺閒館冠臯伊之倫
魁廣厦細旃論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揚雄賦全
語後兩句用王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對
予舉似予驚歎擊節以爲不減前輩未幾景盧入
翰林爲學士適梁叔子丞相以病辭位

孝宗變重之不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醴
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
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爲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起
絶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
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
也
僞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巽
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聶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民不肯

左衽群起毆山至死而　朝廷爽傳其生詞臣行
加恩詞云風寒易水知士去之不還月遠長安怪
人來而未至汪伯彥黃潛善爲相時太學之士陳
東以上書誅既而　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
而罷汪黃二相後趙鼎爲相汪黃有啓謝廟堂鄱
陽熊彥詩叔雅爲趙客代趙荅啓云一男子之上
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　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
高宗皇帝在外獨免　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
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阨十世宜

光武之中興此汪彥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
復辟赦書云斷鼇而立四極既成闢闔之勳取日
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
張邦昌既僭竊寬謫謝　高宗表云孔子從佛肹
之召蓋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因將誑楚其黨
顏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
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謫汪彥章行詞云朋姦罔上有虞必
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又云專殺
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說喜佞爲一時群小之

宗客有問彥章者曰內翰頃有啓賀伯紀拜相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稟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與今論詞一何反也彥章曰某此啓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詞有云乃傾家積陰與賊通者行此言則李公族矣恐豈至是此言何從荅曰某如何知得但見渠兒子自虜中歸

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啓云當年翰苑曾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空之蘿蔔自以

為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太祖皇帝嘲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者乎曰然又問蘿蔔何出曰昔司空圖在翰苑嘗作蘿蔔詩聞者絕倒又吾州安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為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於水火晨昏兩膳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遺表者首句云身獨立於上台未踰三月瘡忽生於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 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乞 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

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為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梁叔子丞相生日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羹之嘗大烹養賢無虞公餗之覆

黃仲秉攝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云服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

憚使君子至於困窮又云某目無全牛意空凡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於數嗟聞者亦為之興起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諸路發運使遍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餉師錢穀盡以為羨餘而獻之 壽皇大喜既而歲莫上供無一州至者杖曹大窘奏其事 上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多取羸於郡國無遺秉於雞豚技數歲之中以為常本無心計無三年之蓄曰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為刑部侍郎繳一權貴句外得丹陽謝廟堂啓曰一麾江海頗欲避西風之

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府之酒
王季海丞相為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為浙東參議官以啓賀季海用雞檄對鵝經季海賞其的對雞檄乃用王勃為諸王作鬬雞檄
山谷戲筆嘗書范文正公為舉子時作虀賦有云陶家甕内淹成碧綠青黃指大口中嚼出宮商徵羽吾州劉沆丞相微時讀書山寺寺僧請公戲作偷狗賦有云擣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尚回顧免之頭常州人諱打爺蓋嘗有子為五百而其父坐罪當杖者其子恐他人杖其父之重而

身請行刑故有此諺士人有戲作此賦者云當年祖逖見而知聞而知後日孫權出手爾反乎爾
投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用壽考字公曰五曰考終命和我死也誤了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為贛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降去甚處周茂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啓云十年去國嘗我馬之歷饋一月還家喜是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之子常先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上啓其自序處云叔夜麗跡次山漫浪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麗跡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問上官家諱吉州推官李椿嘗于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椿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予族弟英正字濟翁作一啓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羹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為京丞相所知有啓上丞相云秋鶯一葉飄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難桑麻之後長丞相遂下侍除學故之命也

尨廷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嘗粢豐盛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体面大又嘗愛于由行詞有云春德丘園本無求於當世書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
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熙河表云旌旗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
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

擧俗愛其名也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濼可涸之以為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揚蟠無齒貢父退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雱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雱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雱以父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揚蟠执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孰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東坡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汪彥章啓云筦甫里百弓之別墅七尺二寸為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今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祠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下亦詳史炤釋文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為蘭若今以唐尺計之蓋二里許也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雙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黃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為之者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敘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天月下照夫何歉於一心茲蓋　皇帝陛下体堯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為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間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得一鶚冠今為雜買場寄予詩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發秋天地自老江自流如笛聲吹起白玉槃正照御前揚柳碧如可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黃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四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傳

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祖紘賞舉茂材異等父咸舉進士復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守志鞠養雖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者知為遠器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州司録靖康文元召除太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太學中

聞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星馳赴壽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嘗奏事　高宗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詆毀朕躬亦不加罪浚請宣布中外以勸言者時乘輿在維揚久之中外竊議以為上將安居焉者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明詔令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大咈宰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　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為朕留浚頓首泣謝除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浚念虜騎必至而廟堂不為備力言之於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不答三年春虜果犯維揚　乘輿渡江行幸錢塘留朱勝非吳門禦虜以浚同節制平江府秀州江陰軍軍馬已而勝非召赴行在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焚剽浚散金帛招集事甫定會三月五日苗傅劉正彥作亂甫立　皇子　隆祐皇太后垂簾同聽政　高宗退處睿聖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張俊為秦鳳

路總管將萬人自中途還浚念　高宗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握手泣語之故俊亦哭浚曰浚即起兵問罪俊喜再拜因犒其師呂頤浩在建康劉光世在鎮江浚以書約其兵來會傅正彥等聞朝廷召浚請行在所浚奏張俊軍驟還宜少留慰撫之因命俊分精甲二千扼吳江即上疏請復辟仍以奏草報諸路又令蜀人馮轓持書往諭傅等俄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人馬詣行在所浚復言不可離平江適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喜曰世忠來事濟矣亟以白浚浚以書

拓之世忠至相對慟哭世忠曰顧與張俊身任之
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浚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
今日之舉孰逆孰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又曰若
浚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等不然一有
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莫不感憤浚令世忠奉以
兵歸闕而密戒其急至秀據糧道以伺軍至浚又
恐賊急遯　乘輿入海遣官屬募海舟皆集傅
等遣大兵駐臨平浚為蠟帛書募人持付臨安守
臣康允之等俾勿驚乘與韓世忠至嘉禾稱病不
進日造攻具傅正彥等大懼亟除俊世忠節度使

諭浚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世忠皆拒不受
二十四月呂頤浩劉光世踵至二十七日乃傳檄
中外浚率諸將相繼以行傅等聞師且至憂恐不
知所出馮轓以浚意說宰相朱勝非率百官請復
辟四月二月浚至嘉禾未奉復辟手詔三日進次臨
平傅正彥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持戰大破之
傅正彥脫身遁是夕除浚知樞密院事翌旦浚與
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　高宗再三問勞曰
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月朕方啜羮小黄門忽傳
太母之命言不得已貶卿郴州朕不覺羮覆于手

今其迹尚存念卿被責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後殿
過宮庭曰　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過度矣解所服玉帶以賜傅正彥既敗走閩
中浚命世忠以精兵躡之並獲于建安磔以獻與
其黨皆伏誅　乘輿方經理東南顧關陝之重未
有所付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關陝始慨然請行
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命以便宜黜陟將御
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來朝浚數其通虜
從偽之罪呂頤浩請留浚委以誅瓊而後行在道
婁言於　高宗願体乾之剛以大有為謹左右之

微而杜其隙聽言之道在親君子而遠小人責大
臣以身任國事　高宗手書嘉納焉先是
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
川別遣一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
蹕來武昌從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
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以十月抵興
元時虜已陷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犯
永興諸師莫肯相援浚至甫旬日即行關陝問風
俗斥姦贓搜豪傑諸帥聽命諜告虜將寇東南浚
即命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入

寇渡江四年二月浚治兵入衞未至襄漢遇德音
知虜北歸乃復還請幸關陝為定都大計是月虜
益兵欲必取環慶浚率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
時閒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為牽制
之舉浚之始行　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
詔浚以時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虜大
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來援九月大戰于富
平涇原師劉錡身率將士薄虜陣殺獲頗衆會環
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
軍亦退浚斬哲以退保興州命吳玠聚涇原兵于

鳳翔和尚原守大散關以斷賊路命關師古等聚
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命孫渥賈世方等守階成鳳
以固蜀口虜輕兵至輒敗浚上疏待罪
高宗手書慰勉焉紹興元年五月虜酋烏魯却統
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連戰三日虜大
敗走八月兀朮復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
玠及其弟璘邀擊復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祝髮
髯而遁制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
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宣旨浚遣兄滉及屬官奏事
行在所　高宗喜慰意有加浚在關陝三年以新

集之軍當方張之虜晝夜訓輯以劉子羽為上賓
子羽忠義有才略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
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
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遂
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
心張忠彥等降虜端與知之浚送端獄論死西北
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浚承制黜陟悉本
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
於幕府而不得者謗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

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遣王
似副浚會虜大酋撒离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
金商入寇破金州奪饒風嶺先是浚命劉子羽為
興元帥至是子羽約吳玠同守三泉守御甚固虜
至金牛知三泉有備又聞子羽遣銳師襲已懼而
引退王師掩擊其後斬馘及墮溪谷死以數千計
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呂頤浩朱勝非不悅浚月
毀之詔浚赴行在所浚乃丐外祠　高宗弗許四
年二月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詆以危語
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居福州浚知虜

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
極言其狀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繇
數路入寇　高宗思浚前言之驗策免宰相朱
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及召浚以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既入見復除知樞
密院事　高宗親書降詔辨浚前誣仍牓朝堂浚
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維
揚浚遂疾驅臨江召大將韓世忠張浚劉光世與
議且勞其軍留鎮江節度之兀朮聞浚至一夕遁
高宗遣中使趣浚赴行在所五年二月除宣奉大

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
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以正原本書王朴平邊
策以獻　高宗還臨安浚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
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諭　上旨使舉軍前屯
楚州以撼山東世忠即日渡江巨寇楊么據洞庭
朝廷屢命將攻之不克浚自請以盛䇲乘其怠討
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人乃楊么遣為諜者給
以文書俾分示諸砦諭以早降皆驩呼而往五月
至潭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賊魁相繼請降衆

二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遂奏
遣岳飛之軍屯荊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會
諸將大議防秋之宜　高宗遣中使賜手書促歸
制除浚金紫光祿大夫浚力辭不拜請以其恩封
其母十月至行在所　高宗勞問曰卿暑行甚勞
然湖湘群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
也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浚言自古小人之陷君
子必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
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何朋黨之有
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而已或故為

小異以彌縫其事或表裏相符以信實其言人主
於此何所決擇哉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
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天下國家非
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正而象以為
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行善道而未
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孜其心則
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
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方其一念
之正盡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盡而
為陰否自是而起矣　陛下能日新其德正心於

上臣知其可以致恭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
顧　陛下常思其否焉又言今日之事雖有可為
之幾而其理未有先勝之道蓋不在於交鋒接戰
之際而在於得天下之心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
皆曰吾君孝悌之心寢食不忘　父兄則當思共
為　陛下雪讎恥矣皆曰吾　君之朝君子在位
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有才智者悉思
盡其力矣皆曰吾　君棄珠玉絶玩好賞不予幸
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　君言動舉措

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
矣如是則將帥之心且以壯士卒之心且以奮天
下百姓之心且以歸夷狄聞　陛下之盛德知中
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　陛下何為而不成乎不
然疑似之心毫髮著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天
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幸勢去禍亂
之作足以致禍致難起或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
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為人上
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又言聽難則易惑多畏則
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

是以自昔人君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
作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
他卹　陛下聰明睿智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
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
和澄淨心氣慮總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福天下
石對使殿問所宜為浚既面奏復條列以進號中
興備覽凡四十一篇　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
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請親行邊塞部
分諸將六年正月至江上牓豫僭逆之罪命韓世
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

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
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高宗遣使賜浚御書裴度傳浚請　乘輿以秋冬
幸建康浚復渡江遍撫淮上諸戍七月詔促浚入
覲八月至行在所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岳飛遣
兵入偽地至蔡州浚復力趣建康之行　乘輿九
月朔進發浚先往江上劉豫及其姪猊挾虜來寇
浚以書戒俊光世令進擊又令楊沂中往屯濠梁
劉麟渡淮南涉壽春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
欲引兵退保趙鼎及僉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移書

抵浚欲召岳飛兵速東下又乞　高宗親書付浚
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為保江之計浚奏俊等渡
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淮南之屯正
所以屏蔽大江向者救賊得據淮西江南其可保
乎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
高宗手書聽浚揚沂中以十月抵濠州浚聞劉光
世舍廬州而南疾馳至采石令光世之衆渡江者
斬光世聞浚來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劉猊
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大破猊於藕塘猊僅以身
免麟拔栅而遁　高宗遣內侍賜浚瑞硯筆墨刀

劍犀甲且召浚還至平江班見　高宗曰卻賊之
功盡出卿力特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
事不偶則不起三歲之間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
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　高宗憣然從浚計
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浚獨相以親民之官治
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
舘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
皆從之七年正月以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浚
懇辭先是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浚辭不獲
即求流貤兄滉至是　高宗謂浚曰卿每有遷除

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浚乃奉詔問安使
何蘚歸報　徽宗皇帝　寧德皇后上僊
高宗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　天子之孝與士
庶不同必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
天下塗炭願　陛下揮涕而起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乞降詔諭中外　高宗命浚草以進其辭哀切
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
乘輿發平江至建康饑事叢委浚獨身任之人情
賴浚以安每見必深言讎耻之大反覆再三
高宗未嘗不改容流涕時　高宗方厲精克己戒

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
將詔旨往往命浚草之四方災異浚必以聞祥瑞
皆抑不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其很
高宗罷光世而以其兵屬督府浚命參謀軍事兵
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浚又自往勞之人情初
無他而密院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乃
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歸奏其
不然瓊亦與德有宿怨自列於御史臺乃更命張
俊為宣撫使揚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
至瓊等舉軍叛執殺呂祉以歸劉豫浚引咎求去

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
浚遣人持手牓入偽地間豫會瓊等叛去浚復遣
間持蠟書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
虜疑豫遂廢之臺諫交章詆浚旋落職以朝奉大
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於是趙鼎復相
乘輿自建康還臨安九年二月以赦復宣奉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福州
兼福建路安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決和戎之議
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前後五上疏爭之十年
正月　高宗遣中使撫問時虜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摧以制變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
又條畫海道舟檝利害甚悉　高宗嘉浚之忠遣
中使奬諭浚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
以俟朝命在郡細務必親訟清事簡山海之寇招
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學問人化之十一年十
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
奉朝請十二年　太母鑾輅來歸制封浚和國公
十六年彗出西方浚上疏力論時事浚又以天中
節手書尚書無逸篇以進為賀秦檜大怒令臺諫
交章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

二十年九月徙永州浚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
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
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
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虜虜主必問浚安在先是
虜載書有毋易大臣之語蓋憚浚復用也於是檜
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浚至謂浚為國賊
欲必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召錫為湖南提舉
以圖浚又令張常先為江西轉運判官治張宗元
獄株連及浚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
浚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時賢士檜所惡者凡

五十三人皆與焉會檜死　高宗始親庶務復浚
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丧母將歸葬浚念天
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元顏亮
簒立之勢已驕悍浚憂之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
以居丧歸蜀會星變詔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其
勢決生隙用兵而吾方信虜蕩然莫備乃復言願
法湯文事葛事狄之心用句踐事吳之謀以和為
權鑒石晉之事契丹以和致敗大臣沉該万俟卨
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虜初未有釁而浚所奏乃
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

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俟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
宮奉祠庚辰秋冬　朝廷聞虜有異志中外表疏
請還浚相位者不絶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歸
至潭奉欽宗諱號慟不食又聞虜有嫚書不勝痛
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
震動十月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充
斥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兵退歸鎮江遂命浚判建
康兼行宮留守浚被命即首途至岳陽遇大雪丞
買小舟冒風濤而下時道塗之言傳聞日異中外
危懼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不少顧過池陽

聞亮死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
浚渡江犒之一軍見浚驩呼增氣虜惴恐即遁去
浚至建康請　乘輿亟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
儲偫以須不半月而辦軍民恃以安三十二年正
月　高宗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以手加
額　乘輿入行宮首見浚浚言國如身也元氣充
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
財用皆壯元氣之道　高宗嘉納之　乘輿還臨
安將行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四月命
浚經理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

軍屯駐軍馬時虜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
張子蓋往救大破虜衆浚以軍籍闕寡請招集忠
義來歸之人及募淮楚壯勇之士以充弩手未幾
成軍又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
莫如車乃令陳敏專制弩治車且請東屯盱眙楚
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外可以塞虜寇
之輕道内可以接大兵之氣勢益募福建之海舟
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清河以窺淮陽張子蓋自鎮
江來謁浚與圖取山東之計奏乞益以精甲俾屯
淮上　上即位浚首言建康行宮當罷工役奉朱

之事詔從之　上自藩邸熟浚德望臨朝之初顧
問大臣咨嗟歎息召浚赴　行在所賜手書未至
國門遣趣三四既見　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
朝廷所特唯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主以務學
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
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嗜慾
私溺所乱則失其公理矣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
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
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又言今日當如創業之初
每事以　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

見　上天錫美武方陳和議之非勸　上堅志以
圖事劄除浚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
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爲陳
俊卿爲判官俊卿往江上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
洲釆石下浚議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虜
以削弱之形怠軍民戰守之氣一有緩急誰肯守
淮者不若先城泗州浩既爲叅知政事浚所規畫
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䖍將張子蓋散
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爲也先是洪遵張掄使虜回
見浚具言虜不禮我使執且令稱陪臣浚請不當

復遣使而浩議遣使報虜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
竟遣之虜責舊禮不納而還十一月　上召俊卿
及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
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遥爲吳璘德順之援
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
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契丹酋窩斡起兵攻虜爲虜
所滅其驍將蕭鷓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浚請
厚撫之詔浚擬官以聞虜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
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虜不敢動第文
移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虜詐不當爲動

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劄除樞密使都督建康
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虜將蒲察
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
壁浚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會主管殿前
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
浚具以聞　上手書報可三月召浚赴行在所浚
中道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
未洽宿敝未革接之廟勝深可疑者願發乾剛奮
獨斷盡循　太祖　太宗之法　上謂浚當先圖

兩城邊患既紓幣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
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
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
座右又以　上旨出旗牓軍前慰安百姓李顯忠
至靈壁敗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
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浚恐盛夏人疲
急召顯忠等還師而　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
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
未決謀報虜益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

解去時浚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傳言虜且至浚
亟北渡淮入泗州城撫歸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
罪　上手書撫勞浚復奏曰今月之事明罰為本
罰之所行當自臣始　上手書報從其請降授特
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
非議百出　上又賜手書曰今月邊事倚卿為重
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
卿獨任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之尋遣內侍勞浚
浚留真揚大飭兩淮守備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
保浚徙寨惟揚衆情始定於是浚又第諸將乞以

次行罰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
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兵形勢修滁
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陽馬軍壽春由是兩淮
守備寖固　上復召栻奏事浚言自古有為之君
必有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使浮
言異議得以動揺今邊陲稍定軍旅稍整而臣以
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
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　上覽奏謂栻曰雖乞
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
所惑　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每遣使來

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八月有　旨復浚
都督虜元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密院欲索四郡
及歲幣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浚言虜彊則來
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　朝廷欲謝遣來歸之
人其已至者悉加禁切浚言　陛下方務恢復乃
於降者而首疑之時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
遣盧仲賢持書報虜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委信
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　朝廷復遣王之
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
赴行在奏事至鎮江以論議不合乞罷機政

上賜手書報以面議既入見　上諭浚以欲專委
任之意浚復力陳和議之失　上為止誓書留使
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以四郡不
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
上與浚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
和議十二月制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
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虜械胡昉等　上聞之
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
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之望等

還　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大駭力
爭乃與其黨密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
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
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鎭江兩軍凡萬
二千餘人萬弩要害之地城堡皆築其可因水爲
險者皆積水爲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
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
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
有備卒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
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撤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

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
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琦盡
統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思退乃令王
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
宜力屬官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浚奏留
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又論乞罷浚都
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言者詆浚愈力左司
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不當去國
上謂良翰曰當今人才孰踰魏公卿宜備論侍從
臺諫使知　朕意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

上察其誠欲全其去四月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
度使判福州　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矣浚懇
辭恩命改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
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　祖宗之恥
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八月二
十二日寢疾後七日呼子栻等于前問　國家得
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贈太保後五年　上追思浚
忠烈加贈太師賜謚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不
觀無益之書不爲無益之文孜孜求士尚友以講

明當世之故在京城中親見　二帝北狩皇族係
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艱難危疑人所畏避
則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
唱爲和戎之說浚獨以虜未滅爲念晚志益確雖
不克就然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知有君臣
父子之道論事　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
德畏天至誠無倦爲先紹興間力抗耆儒賓之講
筵至隆興罷政猶惓惓勸　上講學紹興之日食
隆興之飛蝗率上疏請修德以弭變又以儲副爲
天下本自在川陝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爲

相復陳　宗廟大計及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臨安內則易以安肆外則難以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及大赦綱以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勇可倚以大事兄滉以才學為　高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繳駁浚言不可以臣故違後省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

當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挫折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關陝吳玠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屬于朝卒成順昌之奇功　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為名將大抵浚之用心以致君堯舜之道為已任以春秋復讎之義為已責以未復　祖宗之境土為已憂議者謂其

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諸葛亮云事母至孝及出身為國離母七年為宣撫日始迎養于閬中暨在相位始遣人迎於蜀彗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為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以負　陛下浚意乃決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於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其族及母族昏喪皆取給焉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起居皆有

常度在餘于未疾之前溫恭朝夕無一毫倦怠意浚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務坦明不為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說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書詩禮解又三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長子栻自有傳次子杓以才諝稱今為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

張左司傳

張栻字敬夫父浚故右僕射魏國忠獻公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

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宏講求程顥及
頤之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指栻黙然若有得者
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取友四方初
造深遠卒歸乎平易篤實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
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
上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浚
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
栻以藐然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莫府諸人皆
自以爲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　上即進言
曰　陛下上念　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

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
也願益加省察而晉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
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
和虜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
議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没栻不勝君
親之念甫襄事即拜䟽言吾與虜乃不共戴天之
讎異時　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
使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故至誠惻怛之心無以
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也今雖重爲群

邪所誤以變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以是開聖
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
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
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
不言和專務自彊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
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䟽入不報服除
久之劉珙薦於　上　上亦記其前日議論除知
撫州未上改嚴州入奏時宰相自任以恢復之說
且謂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意栻不荅見
上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

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而事
功不立　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
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胸中之誠者乎有則克
而去之使吾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
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
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
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他不盡
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閭民疾若首以丁鹽紬
錢太重爲請得蠲是歲之半明年召爲吏部員外
郎兼權起居郎時宰相謂虜衰可圖建遣泛使往

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敵者皆斥去之
於是栻見　上　上曰卿知虜中事乎栻對曰不
知也　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又對曰
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
上曰何事栻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
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
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
上為黙然栻因出所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
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

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
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決機之日今日
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
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
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
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　上為改容
歎息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　上面諭當以為講
官冀時得晤語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
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為　上言之
上曰正志以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對曰

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
闕則不過巧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　上聞之矍
然顧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
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
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因講詩
至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
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
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
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
其言上陳　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及今日興利

擾民之害　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卹
者所以誤國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栻
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
宰相慚憤不堪而　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
宰相使諭指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
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
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於是
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
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栻在朝未
朞歲而召對六七栻感　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

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說諛之意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之栻退居長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　上復命栻詔除舊職改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　朝廷絕遠土曠民貧常賦不足異時諸州以漕司錢運塩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故州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漕司又取其半州既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之常責其羸息於是官高其估抑賣於民而公私兩病矣栻奏以塩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

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費塩之本一為諸州運塩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州轉行抑賣者論以違制敢以資宴飲供問遺者論以贓詔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徼外群蠻尚雖我喜侵掠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惰又乏廪給死亡不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中最為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吏部以資格注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栻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効用令親兵推鋒等軍日習月按悉禁

他役視諸州有兵食不足軍實不治者更斥漕司塩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諭以討賊自効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其禁防示以形制於是內寧外服莫府無南鄉之慮　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帳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栻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綱馬在道則所過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首尾革之

其他姦弊細碎皆究其根穴事為之防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先辦馬無滯留亦無道死　上聞栻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而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遁去栻又益為教條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於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親勇民兵栻既以禮

遇諸將得其驩心而又加卹士伍於是將士感悅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肄武大閱於府面加慰諭勉以忠義隊長有功奏之補官戎政月修士心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户為義勇者栻慮其擾民丞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他悉無有所與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猺情號刀弩手栻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姦民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栻曰　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埸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為荒乞撥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辯詐諼及虐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栻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

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以固丕圖天下誦之年四十有八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江陵静江之民皆哭之哀栻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信道篤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所至郡必葺其學校暇日召諸生與之講學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必隨事教以孝弟忠信至於昏喪之法風俗之弊且為條教擇耆艾為鄉老授之慕使以條教訓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為浮屠父死不奔喪為移諸路俾執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有遣甚者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絶之毀淫祠前後百數至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則兢兢焉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所著論語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皆成書其他如詩書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皆未及更定云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子焯承奉郎蚤卒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五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傳

李侍郎傳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父升進士起家以康正稱靖康之難汴都不守屬大瘁升護其父恭以背受刄與其長子相繼卒椿殯三喪侍後母張避地逍湘陰領備嘗艱僅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參軍臨武寇作來盜者會致五十九人鞫之才六人抵死又誣為官軍鄉導者父子三人通寇釋之調衛州軍事判官邵守陳正同怒永民張巨凋誣以死刑椿鞫其獄竟直之弃調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奪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辯其偽取田歸陳氏元顏亮犯淮亟白守宜並江宜為備因為經理繕城池葺軍械料民兵宣特以無恐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充準備差遣浚拜宣撫使又拜都督連辟椿為屬是時賓贊之盛皆一時選至經營兩淮形勢事宜綠流民布屯戍詗軍情諳山水搖險要涉歷周遍規度精密皆椿力也癸未之

春時臣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下其議督府椿方奉
檄至巢丞移書浚之子栻言藩障不固儲備不豐
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論議未定彼
遠我勞雖得地必不守未可動也歸至合淝師已
行矣復致書於浚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投成算俾
進退毋損威重後皆如椿言是冬浚入覲事小異
椿勸之去來年春浚出視師小人之黨已勝浚跡
甚危而浚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誓當捐軀死而
後已椿又連書趣之去初椿得監登聞鼓院在職
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未赴召對除知鄂州

至鄂首行墾田復戶數千餘土大開軍民有爭一
裁以法主將斮服以治理聞移廣南西路提點刑
獄決前使者未竟之獄縱釋數十百人盛夏行部
厲蠹弗避宰戶憊問人人謼悉退閒文廩一夕千
緡廢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禁瓊管仕者買土物
復移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許奏事行及近郊會時
宰方謀逐正人逆忌公促使道之部抵鄂會歲大
侵官配民備米賑糴民爭於糴而官下其估商舟
不至米益踴貴椿損強配之數弛義抑之直未幾
四方之米輻湊賤十之三漕計之數常賦有定數

乃有爲糴代發之米凋殘未盡復乃有增起二分
之錢椿奏乞蠲其額寬其期又椿林壅滯請通以
錢和糴使民請從市直監司行部多從吏卒擾州
縣椿單車以行不將一輩所至之州就取吏卒以
爲使令又前戒吏具所當問事各條列爲籍按之
以問無復相通爲姦賄私錢自給一不受餉召爲
吏部員外郎頃之因議郊赦有蠱人雖殺並與釋
罪者椿白執政曰此椿在廣西因李栻事一時有
請耳非可常行也當删執政愧謝曰都司無人除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時張說僉書樞密會小吏

有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
椿白說邕遠宜近官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
哉莫氏方横奈何導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請治小
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爲兵以所募多
寡之數立爲賞罰之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虔吉
撫漳汀等州俗勁悍暴之易也湖北瀕盜京西淮
南凋敝恐有以捕爲暴者必驚擾請毋限額積兩
事忤說說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椿不自安屢請
補外　上疑之以問執政參知政事鄭聞以實奏
上令諭以安職未幾說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檢

正漂嫩吏女奴每歲正之輪對言三衙諸衞沿江蜀
漢之兵有用之兵也當益者也諸州禁兵廂兵
無用之兵也當銷者也然銷之有道死亡勿補二
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異時宜以沿江蜀漢
之兵分屯諸州可也又言穀帛本也錢末也今穀
帛之稅變而為錢此穀帛所以愈輕而錢愈重民
何自而不貧願正賦法更祿令多昇之以穀帛而
寡昇之以錢請補外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
西路安撫使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
舉四川茶馬復歸湖南建請減桂陽軍月樁錢

歲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免戶部配納乳香
衡嶽廟火樁言廟災火天寔儆其非創請除壇以
祭而不屋毋違典禮毋煩財力不報茶寇作帥臣
紬樁被　旨權湖南安撫時江西兵已集寇執儒
謀復乘虛徑湖南樁嶺外公當散寇之餘兵簡單
弱遣一將將數百人捍禦干攸茶陵安仁郴桂陽
之境措授合事宜寇卒不能再至事平請諸
朝歲分兵以戍湘陰平江益陽龍陽産茶之地召
歸首言軍政之敝曰近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
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上乃得盡聞

外間軍牟餘司農卿樁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
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月或兩月數曰真國非其
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以為一年之蓄又請自
南庫給錢以為糴之資又請糴洪吉潭衡軍食之
餘及鄂商之舟及取江西湖南北寄積之米自三
總領所送輸中都又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
用一月替一月之粟桴歲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
而未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積所謂積者
本非有餘也移東就西耳　朝廷之與戶部遂分
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

延齡者願懲佞臣之欺革而正之皆不果用臨安
擇守樁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彥穎曰李樁於人無
委曲　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異時
守臣走權門奉約束民事一付吏樁身親文牒簿
書不避浩繁寡弱得伸權貴屛息私謁不至故事
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樁弗謁怒因諭
旨故還延以相沮傷樁白廟堂無所用承受
德壽宮遣內人四輩鞫火事實甲遺爐而誣乙一
閤得情市有火延大閤之舍怒捕者不專遣兩親
卒至府庭趣蹴樁奏下兩卒大理大理觀望暴逮

府吏卒楷即委府職於其貳而自劾有
旨杖兩卒釋府吏卒抗僧跌蕩憑藉私寄數百因
有姦事楷悉取其寄以舍中都官旋辭府事楷在
府止三月云因轉對言易二五剛柔之義曰以九
居五以六居二位當之卦十有六宜無不利而辭
多艱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宜
有悔咎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
用虛中以行其剛健臣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
用剛中以守其柔順
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其剛健之德矣未見剛中

以守柔順之臣餡九二未順命者剛中之臣也遇
六二固志者柔順之臣也願觀象玩辭取九二剛
中之臣或未即順命究其義而無嫌則信而任之
察六二柔順之臣或挾情固位而無所執守則踈
而遠之執政滋不悅久之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還前職辭行　上曰卿未可以遠去改知婺
州進職秘閣修撰初至訟牒月五百久之損二百
率閱竟乃退食償戶部積負二十萬緡
詔價婺市皮角若干而筋居五千斤楷奏一牛之
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上為收前詔除吏部侍

郎言民貧多盜非國之便願令有司各疏冗食之
可省者監司疏一路守臣疏一州上于
朝議而省之　上善其言委楷疏婺州事上之楷
為吏部請薦舉陞改奏狀限半年而達以革欺奪
選人勳賞許後收用以勸勞効戶部酒庫監官不
許辟舉以公銓選秀邸館客周茔特注湖州戶掾
楷言茔未銓試且衛待次人闕選法奏改員外置
不預事　上親慮因命楷與蔡綸敘因使綸官
承宣使奏牘欲列名楷右楷不可白丞相丞相令
先綸楷退謂權要特恩不足怪廟堂曲徇為可畏

草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
閤門副侍郎耳所被　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
章未達而事聞綸亟罷時
上獨攬機務羣臣媮免楷言天下國家譬之一身
君為元首而在上臣為支體而在下故有腹心之
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之臣易經
八卦亦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為足為
股為耳為目為手為口今
陛下焦勞於上百官逸豫於下號令未允輿議則
曰出自　上意除授不厭衆望則曰命由中出大

臣不得侍從不規給舍不敢臺諫不論是人君獨
任一身之責也願体乾剛健奮任責成使腹心股
肱手足爪牙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職侍衛司兵
因競而碎僧寺新補軍頭衆忿而剽都市
朝廷不深治播舉張彝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
去職所從風聞者坐黥隸播言非置臺諫為耳目
之李意軍中結還者以搖主將播擿隱播播請嚴
階級之法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
繫有國之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
極則群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
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
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員室
而限其數復　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
禁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
與之交通之禁　上聞靖康明受之事頻變久之曰
朕幼亦聞此綱疏袖中最後為　上極言邊備以
奕為論曰敵有強弱猶奕之有優劣奕固以優劣
為勝負而又論先後舉此易之所以貴乎豫今春
虜加無禮於吾使人所以備之不可不豫歷疏保
淮之地有八曰楚曰盱眙曰招信曰濠曰渦口曰

花靨曰正陽曰光保江之地有四曰高郵曰六合
曰巢湖口曰北峽關若保淮之計今之事力或未
能及則保江之計在所必守其事如此近事如此
又襄陽宜屯一軍應城以為近援又荊南屯軍宜
徙江之南以備呂蒙取關羽之故智又論瓦梁濡
須之形便　上與從復商略播以病賜告請奉祠
弗許既朝謁力請甚哀　上察其誠惻然許之除
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將發賜尚方
珍劑當塗實采石重地　上意屬以一面播請有
接客章奏願從通進司以聞皆從之既至力圖上
流之備上言州管禁軍舊籍二千七百而贏今裁
一千一百而縮欲募若簡橫江水軍千人選精練
習銳急列艦以直裕溪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
以應采石又言采石水軍舟多卒少欲以步卒之
半為水戰之用或擇利而進則舍舟登岸不專采
石之備而為往來巢湖必保濡須之計又言沿江
濠渡宜隸南岸時和州利其商船開支港首尾屬
之江播曰是自隳天險也奏之　上亟遣塞之居
歲餘年六十九即請老　上初情其去章三上乃
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二年湖南謀帥兵役之後

思有以鎮安之
上以椿為重厚遂落致仕進顯謨閣待制知潭州
荆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強起至七幾何
悴者蘇疑者釋後如盛時　朝廷下府議復稅酒
椿定其議府貫民物積不償者椿至一錢悉償之
斗酒千錢亦不妄用故人賓客助以私財縣有兼
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為椿歸其半民事必躬剖
決如縣令然歲旱振廩勸分下一紙之令而定糴
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免流徙前
守創新軍曰飛虎雖議未息椿曰長沙鎮壓蠻傜
撫湖院嶺二十年間至三乞師可無一軍且已費
縣官四十二萬緡何可廢也亦在馭之而已椿善
遇其將而責之訓厲儆而技擊精紀律明隱然為
彊軍異論怗息　上説進其將一官椰故多盜而
又厚賦民輸田租率一斛官取倍之又八斗椿曰
何自弭盜讀損之今為二斛而減其一斗焉民稍
寬未滿歲請復致其事　詔不可章又三上言極
危苦乃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有三椿年
三十始學易有得不著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
在臨安奉　詔擇靈隱寺主僧椿復于

上願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毋鬻度僧牒撤無
名佛屋瀨汰游惰歸之農桑椿莊重簡澹雖終有
守泊然無欲而其中夷易平直廉不異衆介不絶
物不比權貴亦非矯厲每曰不幸值要人亦忌而
敬之　上嘗亟稱其樸直云椿嘗議渡江以來恭
法之敝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户州縣歲額配之於
民卒有頼文政之寇請更法初廣西鹽法官自鬻
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
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既為錢
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米
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費售者三年
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官民俱便椿初在
莫府即建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耕以捍泗
滁濠之田給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建康之
軍光黄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安隨之田給襄郢
之軍俾之自耕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迭耕焉庶
幾地利闢邊儲廣軍士足乾道之初渡江四十年
矣北來諸軍率老且病於是立法汰去養之諸州
然廩給不時而諸州亦困新軍未戰而舊人已空
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毋使失職未汰者可勿汰

毋給全廩其子弟不願涅者以為効用毋失彊壯可以收士卒之心寬州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中原來歸者待之宜有別若河朔起事摧敗而來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逆虜入寇避死而來者與大將通約先後而來者皆吾赤子其優之宜也亦或可用也然優之之恩厚於正軍以怠吾舊人不可也薄於降虜以怒仗義來歸者亦不可也至於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蓋雖敵之餘孽也貸其生足矣宜悉置之江上諸軍下者分配部伍之役高者假以添置軍職之名勿散之州郡勿屬之軍馬勿令出入於禁衛可也男二人敦夫正夫楷居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始至有新帟幕必撤而藏之以須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餽餉非律令所應受者率歸之公帑素篤風誼同僚李燮死有女棄民間贖而育之嫁之云云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六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傳

蔣彥回傳

豆盧子柔傳　豆腐

敬侏儒傳　短燈檠

劉國禮傳　節行

李台州傳　孝義

共計五傳

蔣彥回傳

蔣彥回名濬零陵人也居郡之南郭少辭家入太學旣無遇於有司則歎曰士必富貴而後得志耶棄而歸市書數千卷閣以藏焉築圃植花木葺亭榭以讀書於其間未幾圃產玉芝遂以名焉山谷黃先生貶宜州過而賦之是時黨禁甚士大夫有顧望心先是郡守丁注有玉芝之園詩山谷之詩蓋

次其韻也丁見之懼易其本韻二三以異焉教授侯思孺者一日突入郡士某之家命劙其壁山谷留題者持以告于朝主人亟刻碳之乃已惟彥回日從山谷游藏去其詩文字畫二百餘紙山谷亦樂為彥回作也實崇寧三年三月也明年九月山谷病革彥回聞之往見焉至則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後事非彥回則誰付乃盡出所著書示曰惟公所欲取之彥回竟不私片紙山谷既卒彥回買棺以斂而以錢二十萬具舟送之歸雙井云道卿鄒先生謫居永彥回復從之游驩甚未幾道卿復有昭州之命留其夫人與其子僦民屋於太平寺後以居乃行彥回實經紀其家同其患難而周其乏困道卿卒月致二書以謝蓋深德之其後北歸臨別之詩可見矣嗟乎士窮乃見節義此韓退之為久故之交而言也若彥回之於二先生秦越也非有平生之素而能慕鄉二先生之風既賢也已況二先生當蚊虻熊豹狺狺搖牙之鋒賓客落而朋友欽淹汩既塞於荒遠寂寞之地望風而憎無仇而擠者滔滔也而彥回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變此古之仁且賢者族且親者恩且舊者猶或難焉

彥回能之可不謂賢矣哉予來丞邑訪其所謂玉芝園者但見荒煙野草而已問其子則觀言者在老矣頗其家貧甚觀言居之澹如也其猶有彥回之風歟問彥回之遺事所言云爾其人顯朴而無飾緣其言可信也且出道卿之翰墨七葉讀之使人三歎恨不出乎其時又曰山谷義丈夫也今書者莫之肯觀言年十五在旁見其喜為人作字及留題吾鄉人士日持縑素以往几上如積忽得意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豫置酒且令人汛除其堂之壁先生曰何為者豫離立而請曰敢匄一字為寵光先生曰諾酒半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坐今士矣且志其詞又曰道卿對人寡言終日拱手不下帶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頃大盜孔彥舟屠城寸紙不遺餘矣予太息而為之傳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翻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黃祖仲叔秦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懷王為治粟都尉楚師不饑仲叔之功父劫自少已狙豆於漢廷諸公間武帝時西域浮圖達磨者來翻聞之往師事焉達

磨曰子能湅神慮脫膚學以從我乎鼎退而三沐易衣刮露牙角剖抉識心而後再見達磨達磨欲試其所蘊之新故於是與之周旋議論千變萬轉而鼎純素自將寫之不滯承之有統凝而謹焉粹然玉如也達磨大悅曰吾師所謂醍醐酥酪子近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見外黃布衣豆盧鼎潔白粹美澹然於世未有古大羹玄酒之風陛下盍嘗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食兮鼎有焉上方急邊功曰焉用腐儒元嘉中鼎上書請以白衣從袁豢侯傅望侯出塞上戲鼎曰卿從袁耶將傅耶鼎曰臣雖

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熟游於袁傅二子間未嘗焚煎阿匼顧得出入將部片言條白未少語言無味也上曰前言戲之耳然卿白面書生諸將豈肯置卿齒牙間哉遂拜太官令時上篤信祠祀詔鼎與名儒公羊高煎蔘同主寶雞之祠鼎雅不喜羊煎二子曰二子肉食者鄙殆將汙我不得已同盤而食深恥之頃之上祠甘泉齋居竹宮屏葷酒獨石鼎鼎奏曰臣乘才不足以辱金口之嘉納臣灰人汝南牛氏子穀音如闘穀於菟之穀柔而美願舉以自代上曰牛氏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甘朕不嗜也是

夕鼎有所献上納之意甚閒爽夜半上思鼎所献覺肝脾閒嚴冷召鼎問曰卿所言嘗多與姜子牙輩熟議耶鼎曰臣適啎子牙未至卿發朕腹心乃罷鼎召鼎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温衛侯次為平衛侯自是絕不召鼎鼎深自悲酸發於詞氣而公羊高等得志惡鼎異己因說於上曰豆盧鼎所謂人焉廋哉者也鼎遂抱甕隱于滁山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豆盧氏在漢未顯也至後魏始有聞而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豈其苗裔耶鼎以白衣遭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浮圖以進君子不齒也

敬佚儒傳

敬佚儒者名子木字承叠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長身碧鬚膚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樂也遯於徂徠山樵郡人有採藥至山者見伯松悅之久之樵郡人謂伯松曰聞君長子元明者未娶吾有鄰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乎伯松拒之不得免焉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樵郡人云次子叔材即承叠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焦僥國樂而家焉娶胡婦生承叠長二尺叔材怒曰吾兒亦焦僥耶其妻笑曰所

謂甥多似舅後携承登歸徂徠市時漢元光二年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曰吾雖身短而心甚長因益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壁囊螢之勤不過也歟年大明經籍言之炯然如明星焉武帝方求賢良徂徠推上承登上暮召見其侏儒心輕之乃親策于庭問三登太平之治何脩臻此承登對其略曰臣之學所謂一登明滅者何足以奉大對雖然螢爝尚足裨日月帝默寬而異焉因與語問漢家火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本木強然嘗聞火在木上云云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累遷登州太

守辟公孫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閤承登故人茅大心麻子游陶釘皆在坐承登遂頂戴三斗而白丞相曰鄙人淺短主上以侏儒倡優畜之謬蒙相君燭其寸長然鄙人之學所謂借明於三子者丞相遂留四人於東閤後一夕丞相召問攘匈奴之策承登献三足記曰足兵足食足士丞相大悅因嘲承登曰吾聞日烏三足君亦三足耶上內興祠祀外事四夷國家多事丞相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與承登游夜歸讀春秋府吏散獨留四人者同一書几承登尤愛幸丞相每曰微承登則茅氏麻氏

陶氏三子者能未墜於地乎三子亦曰唯唯後丞相稍倦於學而將作大匠有嫉承登之寵因譖丞相曰昨見東方生言於上云公孫其暗於知人而以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饑欲死侏儒飽欲死丞相其戒之丞相默然將作大匠因薦承登同姓敬子長丞相自是親子長而稍疎承登矣子長身八尺頗言甚佞又善睨知丞相娛樂之意而曲從之且有內援丞相久不見承登一夕因與子長在後堂為長夜之飲偶念承登寂寥召之既至承登精彩昏瞢面目垢汙又冠一小圓帽欹如仰杯丞相侍

婢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發怒罵丞相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時秋雨齋相親而卷舒簡編者皆偽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牖角太史公曰公孫丞相開東閤以延賢俊天下之士輻湊而敬承登為上客每至則一坐皆起可謂能不以貌取人矣卒以子長而疎棄之相業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於遇而子長之佞易於合不惟易於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古矣士君子之學而仕未始不與承登遊者然吾見其初而已至一歲於子長則往而不返者焉亦

一波也亦何以議公孫爲哉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琥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爲永州零陵丞國禮監戶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國禮調臨安府壕寨官居閑無以自食家于湖州新市一日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原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才於劇繁無所不可爲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於歸久之臨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無言及薛

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劫國禮武夫未嘗學也其劫歟貌可劫泣不可劫也其性歟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於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爲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曷曰利之云乎至是前日所謂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別國禮又泣謂其泣僞乎施之余則可施之薛侯亦僞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宮問之故居之鄰鄭媼者則曰嘻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而不嫁顧嘗鬻舞於門以長育其子曰永哥者今居某市某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仁既歸爲余言國禮事余於是泣且　歎曰國禮家事余知之其妻江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之以爲己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取之極條今國禮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則聯而莫之散也不亦懿乎大抵人之情聞倡之名則掩鼻焉聞非己之子則異心焉聞其主毋取其妾不

以人理則怒髮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以綱之焉欲其不漁然離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恩相維甚於國禮之未死可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往朝死而其妻夕去之矣有不媿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媿於國禮之妻也有不媿於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祿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媿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媿於國禮之妻也有不媿於國禮之妾者乎余既以告壽仁因私書之不

使其不傳焉

李台州傳

李台州者名宗質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母展妾也生宗質而羅靖康之乱母子相失宗質以父蔭既長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姻家司馬李思官蜀宗質曰吾求母東南無之必也蜀乎從之西舟所経過州若縣若村市必登岸徧其地大聲號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歸不食司馬家人哀之必實譬之乃飲泣強食李思秩滿東下所経復然竟不得至荆州復然月且夕號呼嗌痛氣憊小憩於君肆垂涕坐頃之一乞媪至前揖曰官人與我一文兩文宗質起揖之坐禮以客主既飲若問其里若姓媪勃然怒曰官人能與我幾錢何遽問我姓我非乞人也宗質起敬謝曰某皇恐上忤阿婆願寧怒試言之何害恐或鄉鄰或族親也某倒囊錢為阿婆壽媪喜曰老婆姓異甚不可言宗質力懇請忽曰我姓展宗質矍然起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媪曰官人勿誤吾見有驗右脇有紫誌其大如杯宗質拜曰然右袒示之於是母子相持而哭觀者數十百人皆歎息泣下宗質負其母以歸李思與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歡與孝養者十餘年母以高年終宗質亦白首矣宗質乾道庚寅為洪倅時予為奉新縣令嘗謁之不知其母子間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質起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覲姻家也覲無子子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再也亦未知其孝後十七年台州既沒予與丞相京公同爲宰掾談間公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喪先太夫人終身飲恨聞之泣不能止感而為之傳

贊曰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失母壯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得而不懈徧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東坡先生頌朱壽昌至今詠歌以為美談若李台州其事與壽昌豈異也茲不謂之至孝通神明乎非至孝矣而通神明非通神明矣而得母乎每為士大夫言之聞者必泣人誰無母有母誰無是心哉彼有未嘗失母而有母不待求母而母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愛者獨何心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叢桂坊曾祖故不仕祖贄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亂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言毅且賢推爲帥其行及旁郡甚遠也不立名號亦不爲人 國初乃歸宋 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爲江南發運使語在國

史爲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莫考相傳宋彭城王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福也先生之族自從祖溥以文章魁恩科群兄弟策進士者六人薦名者三十三人先生之兄曰安鎮字鎮臣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時尚少盡得兄之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足爲劉鎮臣之弟紹興初盜起先生奉其承事公避地適與二盜遇先生白承事公前行先生横一枝以進之盜有奪小留而承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古書前猶孝足以感盜心者世未必盡信也觀先生之事未

知古人何如耳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薦名皆有送十七年再舉先生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民流殍其語痛剴胥考官不樂降在第四明年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岳州司戶參軍兼攝錄事參軍有野人為傳保於大姓者父病謁主歸省主人不可野夫徑去主人以盜告官獄具如章先生爭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岳民呼郡稱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議月奪諸將俸十年先生爭之不得頃之諸將激其徒譁且變居民惶擾空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丞事也曆不在我至發帑取給當是時微先生幾無岳州辭滿陞秩左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詣學館墜而傷既受代先生未瘳州家憫其客間貧病以攝他職廩先生先生受之將行先生持所受歸之官為錢六十萬太守左史王公宣子驚異曰使士大夫皆如劉世臣三尺不有焉可也以薦者改秩左宣教郎知贛州雩都縣贛俗劉且相訐先生至曰民無惡良也淑慝者政耳邑之大駔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守令睥視莫敢抗其角牙一日從惡少推小民於市先生曰是敢用命揄之吏素畏

二氏疑莫先往先生罷一吏乃能寘之獄抵罪僚吏人士為之遊說先生卒不奪田吾非無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諷先生以羨餘錢五百萬先生曰縣之士田瘠而賦斂重耳將焉取餘令可逐一錢不可得郡丞怒說之守不聽說之使者又不聽郡丞窮且媿乃作詩以還先生先生謝郡丞亦謝先生之以不猛繼之以不懈往往月暎而進晨飧得疾以歸太守有悅先生者為之句祠祿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也皆走送先生遣之不肯去以朝奉郎致仕享年六十有八終于家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喪奈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拾非去非勝非知非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贛州錄事參軍寶依格非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承事公無不盡退謂妻子曰事親謂之色養不得其悅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取諸孤而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為憂承事公既沒先生嘆曰吾嘗許吾先君今

日之事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貲財秋毫無所分救諸猶子待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有富貧慧愚不同先生未溉江導人人自以為得先生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為空言其源委自賈誼陸贄蘊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影應書之歲率以春功之喪而不得試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達之不遲用之不狹其功用豈少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之四子以文相高先

生曰吾為不貧矣先生之在永州請于郡立故推通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永之士曰周濂溪之不師柳子厚之師可不可也是時丞相魏國張公謫居於永每稱重先生曰實學之士張公再相万里見公公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未及薦以識去先生尊亦病矣如先生者不得用得用者不少如先生天下以是惜先生先生不自惜也万里也先生門弟子之下者然從先生最舊及某丞零陵縣時先生更未盡一歲万里復得就先生而卒業先生之喪也万里嘗見張魏公為張子韶侍

郎　友之服又見澹菴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為清節先生服師之服万里敬為先生制服焉因與先生之子去非謀請銘於名天下之能文辞者去非曰先生行狀子當作万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辞不獲命乃叙次于篇謹狀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璉不仕

曾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載累贈太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

公胡氏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愷未壯而沒贈承務郎父載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所生母曾俱贈淑人皆以公惟祖母張以百歲封孺人云太中氣慷慨一試有司無遇即棄去公自幼起讀絶世強於記覧有貿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驗之而信年二十入太學試文淨

不加點轉士驚異建炎二年
上皇策士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娼其直者覚第
五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昭慈聖獻皇太
后避狄於虔州狄躡至公衮眦為兵與皇叔士㒟
撫州太守張循軍合遏其衝虜退論功轉承直郎
權吉州軍事判官時群盜四起守臣張中彥檄公
督別將趙彥之儀捕之覘者請夜襲之公不可曰賊
掠民自從將毋俱焚遲明賊遁掠者得釋未幾居
太中憂除喪與兄蓬山居士鑄舞精舍於里之洞
巖從名儒蕭楚講畫古學寘授治亂安危根株或

勉之仕不吞紹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浚都督諸
路兵辟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塩司幹辦公事
改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召赴都堂審
察兵部尚書吕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
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虜寇及營田事
上曰營田孰初對曰田制邈矣三代曰井春秋之
晉曰爰秦之商君曰轅漢之晁錯曰屯趙過曰代
充國曰營　眞宗用耿望之之計於是乎治屯田
仁宗用歐陽脩之議於是乎建營田無擊法有弊
吏今募民營田官給之牛且貸之種美矣然湖之

南士牛之所生市之以出鄉則無全牛降之嘉種
官有其費漁之於吏手則無實惠
上曰善當改之改通直郎樞密院修官七年十一
月宰相秦檜決策盟金人平生倫請致虜使以僞
詔來責禮異甚中外洶洶公獨奏封事其略曰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宰相無識擧
以使虜請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
也是欲劉豫我也豫臣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
為虜商鑒不遠倫又欲　陛下効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者
祖宗之位也奈何以　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
下　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
則廟社盡汙夷狄赤子盡為左衽宰執盡為陪臣
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劉豫我乎夫三尺童子至
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堂堂天朝
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　陛下忍為之
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陷　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

情偽已可知矣而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
之 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此膝一屈不可復
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
矣向者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
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
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淮上敗之渦口

敗之淮陽技之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
用兵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臣之欲屈萬
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
魯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
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
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
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秦檜以
腹心大臣而亦為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爾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

裳之會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為左衽之
鄉則檜也不唯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檜曰虜可和近亦
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
政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能折衝耶臣謂檜近
亦可斬也願竿三人之頭於藁街然後羈留虜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
活耶書奏除名編管昭州時侍御史鄭剛中諫議
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給事中句龍如淵戶

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張九成俱入對
引救檜迫公議亦偽為救公者謫監廣州都鹽倉
改簽書威武軍判官事於是寺丞陳剛中以牋賀
公曰屈膝請和知廟堂御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
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陳坐是謫知虔州安遠
縣死焉十三年御史中丞羅汝楫彈公以奉議郎除
名謫新州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有癡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為歐陽識所告王坐
毀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訕上再謫吉陽軍時

有觀察使其上書乞代公行不報張棣擇一牙校游崇者送公至半塗歸大江崇拔劍而前公色不動徐曰遠書謂送某至吉陽者賞爾不受賞乎崇笑而止至朱崖或論公以有後命家人為慟公方著書怡然也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坏治皆為良士初吉陽貢士未嘗試禮部公勉之行及位于朝乃請廣西五至禮部者乞不限年與推恩自是仕者相踵聞母曾之喪一慟幾絕句飲滋未三日不啟髮鬢盡白見者出涕先是檜大書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及公姓名於格天閣孟晉者爭

以公為揚監察御史田如鼇獻書乞斬公檜抵之地光坐移書於公彈貶儋耳武岡軍通判方疇以致書議姻遂下若盧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公與忠獻公偕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衡造焉館於讀易堂忠獻從容謂公曰秦太師顓柄二十年庶就邦衛一人耳

今上即位首復公官除知饒州召至　行在所即日賜對　上溫顏曰久聞卿直諒公首論為國以禮又論今日之事在修德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選將以觀其釁待其衰　上嘉納除吏部郎遷秘

書少監又遷起居郎論史官失職有四謂記注不必進呈使史官無諱史官當立於御坐之前庶幾言動皆得以書今之史官後殿立而前殿不立請前後殿皆立左右奏事請令直前不必預白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盡復唐制又祖宗之舊公請遷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民之思漢苟不

移蹕何以繫其心詔議行幸言者請緩其期遂止隆興元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奏圖恢復討侍御史王十朋力贊之於是忠獻公督師進討金人既克宿州以大將李顯忠欲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私憤俱敗於符　上憂甚十朋亦自劾

上愈怒公言近者淮上之衄蓋天以是屬

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以小衄自沮蒐乘補卒期於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罰倚決公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辱敗權貴游說自解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亂之漸間不容髮

顧毋忽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進序
篇其畧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
名以器爲重願 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
輕假人七月 上以旱蝗星變詔問闕政公請勿
徼福于佛老之教而躬行周宜憂旱之誠戒監司
守令有貪殘者必罰是應天以實公因論網諫曰
今在廷之士以辯黠爲賢容悅爲忠道路相傳近
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爲賣直臣未知信不夫賣直
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謂姜公輔爲賣直
此言一出忠臣結舌馴致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

邦者願 陛下以德宗爲戒以 太祖皇帝欲拜
冒言爲法 上曰非卿不聞此九月金人求更成
大臣欲從之公奏曰虜知 陛下銳意興復移書
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爾願鑒前車之覆
益修守備益張吾軍 上曰朕有二說斷然不移
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則夷夏名分決
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對曰 陛下至誠如
此何憂醜虜願持之以不懈絕口不言和字
上曰卿忠直如此朕甚喜兼權中書舍人公璵于
右史馬騏 上曰無以易卿又曰恐駁事不勝任

上曰責當理遂就職進兼同修國史有 旨以中
人李綽等嘗典發軍書無誤各進官一列公不奉
詔綽等泣訴 上曰胡銓不肯經筵講禮記至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去之
勿疑憎而知其善必任之勿貳 上稱善
壽聖明慈皇后改稱教旨爲聖旨公言易曰大哉
乾元至哉坤元蓋天地之位所不可並故以大哉
至哉爲別 陛下雖奉親盡孝而 光堯與
壽聖雖於並稱聖旨 上嘉納謂樞密洪遵曰奉
親之過朕當自受張拭召對賜三品服公言君子

愛人以德今賜拭服章非愛之以德也其父浚決
不肯使之輕受拭亦有守決不肯妄受恐或議浚
非全浚也十一月 上以和戎之利病遣使之可
否及文之後先土疆之取予下廷臣雜議公議曰
國家與金人講解羈縻亦可暗矣京都失守自耿
南仲主和 二聖播遷自何澯主和維揚失守自
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國
家罹戎狄之禍何嘗不以和哉議者乃曰姑與之
和而陰爲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又向來權
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生將士解体

終身不能自振尚安能戰手大臣見之相顧失色
於是益忌公且欲奪魏公兵柄公復沮其議除宗
正少卿公請補外不允晝遞宿玉堂　上召問曰
虜人汲汲欲和聞其勢窘甚對曰近有自淮甸來
者云虜人聞　陛下力任張浚所以汲汲欲和臣
願　陛下委任勿疑則恢復可必　上曰善公又
申前請　上曰卿久在瀛卿而略無瀛色天祐直
諒卿未宜去兼國子祭酒因見公言往年
睿旨欲移蹕建康不可但已　上曰澶淵之役當
時有勸幸蜀及江南者惟寇萊公決策公曰今張

魏公　陛下之萊公也願早定計　上曰善卿直
諒四海莫不聞不可言去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
以告朕公言晉開運之末有陳友者殺李璘之父
國初璘遇友於途手殺之而自言鞫之得實
太祖壯而釋之臣願　陛下堅復讎之志以不忘
太祖之訓　上在講筵謂公曰卿之學術士所甚
服因及比日文士如蘇軾黃庭堅者誰歟對曰未
見其人詩人如張耒陳師道者誰歟對曰
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中皆宗師道者　上曰如
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廣訪其人退而薦王庭

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弟鎬猶子昌齡籍云除兵
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
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
陷臺城在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而為
中國患今虜中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
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爲一包藏禍心
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
廣勸之耕種以絕後患時有國學生獻書
闕下乞用福國陳公康伯及公爲腹心者七十有
七人二年八月　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廷

臣各陳闕政及急務公言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
捐瘠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流
殍無備甚矣願詔遣水之處特施振卹使民被實
惠無至流徙此先務也　陛下又令條陳闕失臣
謂今之闕失孰有大於和議者因極陳和議可痛
哭者十　上太息公言自靖康至今凡四十年虜
未嘗不由詭道而我終不悟也竊聞道路之言虜
緩我以和而實潛師以伺我或言多作戈船由海
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願
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說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如趙之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侍讀因進讀寶訓至舍誑胥射奏曰四夷易以兵制難以信結顧　陛下謹守此言　上曰文武豈可偏廢又讀　真宗顧李宗諤曰聞卿至孝能保宗族朕守二聖基業亦猶卿之守門户公奏曰唐柳玭云積累如登天覆墜如燎毛祖宗基業誠不易守　上稱善公言側聞虜人慢書欲議書禮有所增損議者謂末節不必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之楚子問鼎義士恥之献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

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献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爭欲君父屈己從之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足恥献納不必爭也臣願絶和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勇婦人臣謂　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以邊鄙有興詔改卜郊用來年正陽之月大雩之辰公贊參禮經及　國朝故事陳不可者十宰相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於是大臣皆不悅遂除措置浙西淮東海道使　詔趣行以二月為期公即辭行曰臣願　陛下先絶和議　上曰要盡其在我者時

金寇及境號八十萬聲動輦轂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高郵太守陳敏與虜相距於謝陽湖水軍師李寶屯江陰詔寶條陳舟師及扼守要害白海道使公檄寶發兵兵援敏寶不行公奏曰臣受　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則更相援今寶逗留違　詔坐視敏之孤臣恐謝陽失守則大勢去矣　上以命寶公又移書切責之寶乃發兵渡淮與敏相掎角虜一夕退時天大雪河水皆合舟車不能進公先持鐵搥搥氷士皆奮踴　詔罷兵而時相亦有死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加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郡邑害民之大者三　上曰每思卿直諒朕恢復之志已決今虜中土木不息旱乾相仍機不可失對曰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虜和何為中變又謂臣決移蹕建康何為中輟　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須又曰在廷太半初儒卿不可去一月祕書郎張淵對選德　上因數不讒隨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　陛下之意端在於是　上稱善除

擢工部侍郎以修史書成轉承議郎因見
上曰屬已得契丹要領覩朕施設公言少康以一
旅復禹績今　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
九年復禹之勋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甄者
乙酉之歲脩門之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
右不以告此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
尋工部為真公辭焉　詔曰汲黯在漢謀寢淮南
隨會仕晉盜奔秦境卿其矣辭賜對衣金帶封廬
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今參政周公必大視草
以　御札歸公今庚子冬公嘗無見言初元經筵

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乞身歸田里
上曰卿忠孝有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上
皇太子公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　上曰三代
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皆由輔導不得其
人所致對曰誠如　聖訓公力乞致仕除寶文閣
侍　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有　旨復留改佑神觀
兼侍讀公辭不得請於經筵講罷復申前請
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諫公曰
從諫人主之高致　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言中

外奮然底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光武之殺韓歆文皇之殺劉洎終之實難
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各二人公以張
彭實昌永周必達李發劉之柄應書言者謂擧李
發劉之柄非是公坐貶秩二等三求去
上不得已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辭行言
於上曰願　陛下規恢遠圖任賢黜邪理財訓兵
速蘇恤孤然後布告中外必報國讎必歸　陵寢
必復故疆以副　太上付託　上曰朕志也又問
卿今何歸對曰廬陵人賜通天犀帶又曰臣在嶺

海無所用心專意經學三十年粗能訓傳
上曰卿可進來既歸　詔趣之遂表進易春秋周
禮禮記解　命藏之秘書省復奉議郎以郊恩進
封開國子食益三百戶又復承議郎除龍圖閣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創有身蹈東海獨仲連
不欲帝秦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發趙之語
光堯天壽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郎進封開國伯
益邑三百戶公自收科至是未嘗以伐閱自言增
秩也　詔吏部舉行所宜得之官特畀四秩轉朝
散大夫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復以加恩進

雨風不爲四事居新興時嘗名其室曰澹菴蓋取貫
生澹若深淵之意晚自號澹菴老人云公居無事
時下心拱手言恐傷人獨論國事勁氣正色貫月
襲日奮以直前不怵不惻不疾不忒大節揭揭細
行斬斬動容出辭見者起敬長身玉立望之山如
即之春如其爲文章駿奔軋忽幽紛膠轕隱映奇
字旁搜遠擷初佶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傾
脉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娩高儷沉中
與以來作者寡二其書真隸上規顏秦鉄居石出
肖其作人斂不重因一劃裂十稔而呈區鑱民指斂

適程退省其豪舉塋不竄惟太中公不貸於畫縣
德之植公實儀之達山既逝公字其子歲在癸巳
瀛以公任孝友惟抵忠義惟龢後茂碩大皇一朝
夕公有澹菴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
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
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編禮三卷詩
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淑人先公卒中
散大夫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敏才之女子男五人
泳承務郎監江東淮西總領軍馬錢粮所太平惠
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二年卒于宮參政周公

哀而銘之澥承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決濡皆承務
郎沖未命女五人適西昌嚴葸全福唐黄昌嗣上
饒方自厚承務郎贛州興國縣丞王宗孟將仕郎
王蔵孫男六人槐集程栻枳楷女四人長曰相孫
夭餘皆幼萬里與公同郡且嘗從學公將窆万里
以繫官嶺表不得築室于埸澥走書二千里以公
猶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言行譙万里論
次將乞銘於參政周公万里敬慟哭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南東
路常平茶塩公事楊万里狀

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
行狀

曾祖亨故不仕
祖中謹故不仕
父同故潭州司戶參軍贈宣義郎

公諱邦乂字希稷胄出漢太尉震五代之乱徙居
廬陵故今爲吉州吉水人世以儒學相承宣義府
君登進士第初命長沙民掾未終更而早世後以
公追秩宣義郎公其季子也父殁之五月始生未
冠而妣陳夫人即世兄弟相爲命公天性孫悌視

封郡侯加食邑三百户公從乞致仕優詔不許除
端明殿學士明堂合祭禮成從增邑户三百實封
百户淳熙六年十一月召赴　行在所公辭焉從
力乞致仕不許公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宫遂稱篤且拯陳時病五事
上寮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夏
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命諸子口授遺表
有死為鬼以厲賊之語表聞特贈通議大夫年七
十有九諸孤卜以是歲冬十月丙午葬于廬陵縣
之儒行鄉松山原祖承務府君塋之右公名德峻

拯膺絶敬畏丞相洪公适述其先忠宣公膺中事
云　皇太后以書歸曰胡銓封事此有之知中國
有人益生懼心公於利不苟取初　欽宗既祥及
冊隆興　皇后公以職掌事皆賜金帛再辭必得
請乃已使海道日　賜金十鎰既歸或甚之以理
生業者悉以賙昏交之貧其於君賜尚爾故没齒
先疇不益一畮邃於禮學冠昏喪祭式禮迂叟佛
老梵唄焚紙為錢一切刻碟四仲享先設醴分膳
坐客百人州閭耆老不藐賤貧挹對必躬投壺賦
詩雜以琴奕往往申旦睦族篤親慶弔必詣寒暑

兄緬父實揭其所居之堂曰華鄂仲氏没公時實
貢入京聞訃慟絶太學七年苦心嗜學言行忠敬
必以古人自厲政和乙未以上舍生解褐賜第遂
家拜伯氏感兄之訓更華鄂曰韡韡同郡郭孝友
記之曰予嘉楊氏友其季而不伐恭其兄而不忘
是可振頹俗矣一時名勝賦之者數百人初調歙
州婺源縣尉改蘄州州學教授以育才作人為已
任不顓文辭而已學政最淮西部使者交薦授從
政郎廬州州學教授改南京宗子博士又改建康
府府學教授秩滿改宣教郎辟權知本府溧陽縣

事縣久苦苛政公當官豈弟先教化後刑威均征
繇遠近悅服惟恐其去傾邑請留於部刺史者數
千人尋命為真　光堯踐祚肆赦轉奉議郎時
二聖北狩中原多故寇盜蠭起公訓民為兵五里
一堠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枹鼓一鳴遐邇畢集未
幾府兵叛閉關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繕治軍
實大閱民兵申嚴號令刻日趨府討叛者賊畏公
威聲走白部刺史願從諭招致遣方公會諸郡之
師討賊公董民兵首集城下士整而奮器甲犀利
旗幟鮮明觀者偉之已而群凶就擒初兵之叛也

溧陽舊縣領射士數十百以羽檄徵戍他所秉陳
雖次而歸刦延捡為兜甲而趨溧陽欲屠之以掠
其金帛公即帥民兵迓之諭民出財募士殺敵者
賞一戰賊殲焉邑人德公肖像祠之部刺史奏功
議賞公悉推遜僚佐云三年盗不入境建炎三年
十月當受代九月除通判建康軍府兼提領沿江
措置使司公事大將杜充擁兵數萬保建康公以
兵隸焉是時賊李成剽江北瀕江守備十一月充
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偽金虜大至與成合我
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復戰不

利濱兵夜叩南門以入虜進營于南門外鐵作寺
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月充悉
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道金陵空無守備知軍府事
陳邦光柔怯不足賴是日父老驚懼擁橋大呼曰
我豈為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
以下皆拜顙降公獨偃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
素有瞑眩疾虜酋曰四太子者乃拔出瘵之還所
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答明月復遣所親厚者說
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禄寡嫂孤姪遠來就
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妻孥無所

於寄寧不念此　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為
公曰此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
計決矣願無辭費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軍府
事與張太師者及前知軍府事陳邦光召公議事
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
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苟生與犬豕
均飽者流血被面憤不顧者久之左右掖以出虜
酋大怒幽之他室明日邦光復請出諭使降乃釋
出至庭邦光降堦語曰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
毋為徒死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鎮難

不能死甘心屈膝犬豕苟生復欲何時使人人效
爾　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團練劉者取幅紙
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　趙氏即書
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起取筆絓書死字下虜
酋大怒復囚之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
趙氏鬼不為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
出南門砦問公意如何答曰直不能降虜甫四太
子覆怒公嫚大罵曰我食　趙氏禄終不負
國汝夷狄豈是真天子乃使我從汝　國家何負
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劍汝頸吾豈為死怖耶遂

裂布襪衣以祈速死夢見所書襟知不可屈遂害
之刳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實建炎三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先娶傅氏生女一人
後娶曾氏生男五人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卿月
卿蚤夭時振文纔十歲云女後歸新淦進士陳彭
書四年五月軍府上其事于　朝　天子愍悼加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　詔廟祀于建康府紹興
元年冬知軍府業夢得復請于　朝以公大節罕
儷褒表未稱宜加秩賜謚錫廟號葬以禮二年三
月　詔復贈公朝奉大夫謚忠襄廟曰襃忠仍付

其事史官令有司改葬三月甲辰夢得東
天子命奉官屬啓公殯具衣衾棺槨葬于廟之上
東南隅之山五年十一月　朝廷以公子幼未仕
即其鄉賜田二百畝以廩其家七年四月駕幸建
康大臣從以為請　光堯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
非猶官其裔楊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褒加贈徽
猷閣待制再賜田三百畝兩銀疋絹各百從官其
一子昭文昭文孫于孺文以報託孤之恩杜充之
遁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苟去城誰與守
我尚發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

乃命其猶子孺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
月俄失守云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
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彊毅萬
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修於家稱於鄉信於友為郡
學官教孚於弟子負為縣大夫恩治於百姓至於
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
時適然也故天子褒之曰蔚有張御史之風無愧
顏常山之節紹興三十一年冬十月逆亮渝盟寇
邊入淮南至江北建康震擾人皆禱于公廟楚巫
占之曰吉秋主其殖秋旅其遽大邦其寧于有光

人夢告之者亦云十二月　光堯視師江左父老
杜彥誠輩數十百人述其事迹　法駕以聞有
旨下江東帥漕司驗問建康帥臣張公浚上其子
昭文蔚文祿尚不及顯官之以勸忠義會
今上皇帝即位命官昭文明年又　官蔚文公後
以振文歷朝四贈至中大夫公之被害也有卒子
曰陳大伯者嘗從公為傔至公被囚陳在旁不去
公罵偽四太子陳亦舉覓擊之不中遂同遇害又
有主山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絕人時號為賈山砦
亦同公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兵於

新以入閩人索之率党肩碑其父子於市
朝廷旣褒公之忠烈二人者亦各官其一子以武
階邦人肖其像袝公廟立公之前以從公祀云謹
狀

淳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姪孫朝奉郎尚
書吏部員外郎万里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行狀

宋故尚書左僕射贈少保葉公行狀

曾祖傳故泉州晉江縣尉累贈少保
祖寶臣故保州文學累贈少保
父霆故不仕累贈少師
興化軍仙遊縣某鄉某里
葉顒年六十八狀

公諱顒字子昂其先楚之沈氏春秋時爭將中軍
其後諸梁改封葉子孫因以爲姓世傳三國吳都
尉雄五代漢衛州刺史仁曾皆其後也自黃巢亂
中原士大夫避地南遷葉氏仕于泉因居焉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挈泉入覲四年始割
仙遊莆田建興化軍公今爲仙遊人五世祖素隨
洪進來朝授泉州文學太常奉禮郎累贈太常少
卿少卿公三子皆以學行稱高祖都官公實其季
也登景德二年策　宋興仙遊擢第自公始終官
屯田都官二員外郎蔡公襄實誌其墓二子曰任

曰傳任以父引年得官傳嘉祐元年第進士授秘
書省校書郎泉州晉江縣尉公之曾祖也累贈少
保少保公娶黃工部之女累封衛國夫人少保卒
夫人年二十四守義不奪至傾家創齋聘明師教
子讀書蔡公又為作賢母堂記是生公之祖寶臣
以累舉授保州文學累贈少保考霆晦迹不仕贈
少師妣郭氏累贈瀛國夫人公生於元符之庚辰
方髫時兒輩群嬉公獨危坐講誦弱冠與伯氏覬
俱入京師試太學秋賦俱薦名適金虜犯順
朝廷設武藝謀略等科伯氏一試中選授承節郎

從大將劉延慶守京城東北隅力戰遇害公徒步
南歸壬子　車駕幸揚州廷策進士公擢第調廣
州南海主簿兼攝尉有商私載鹽二舟監河官獲
之以授公使白府以侍賞公曰仕塗發軔如作室
之建柱柱一不正室隨以敧欺以倖得是曰正乎
盜發府檄尉與巡檢同搜捕巡檢獲盜十餘人盡
歸其勞於公公白府曰謀自彼出也今掠美欺君
倖賞三者皆大罪也某不忍為府帥待制曾開大
喜曰仕不求速勞而能遜退告其子逮曰棐主簿
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

朝循從事郎調建州録事參軍建俗狠而喜訟或
積年官不能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公原情
據律必得平亭旁郡民聞之有訴于漕臺者輒請
以屬某掾云建之兩稅每歲官受賦納遠民或憚
入官府市人為之代持送官往往過斂其估官民
交病公適司納為立法革之先是市人代送者斳
募市持白金以供張司納之官公悉却之用薦者
改宣教郎調泉州晉江丞未赴二親相繼即世服
除知信州貴溪縣時　詔行經界郡集諸邑長議
之莫對或請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公獨謂三等

不足以定高下乃定為九等郡守大喜且令信之
六邑皆式貴溪云又　詔行鄉飲酒是禮久廢縣
官無習聞者公舉行之登降獻酬少長有序得三
代遺意公家畜一酒鍾似瑠璃而非甚異寶也自
上世識去二百年矣公在貴溪命匠以金飾之手
觸而墜匠懼將走幷公笑曰器之成壞數也汝誤
爾慰諭而遣之更未盡三月民有以魔惑眾者因
聚為盜一月至千餘人公先遣二巡檢將兵捕之
乃飭糧備器自將射士七十人繼之二砦兵見賊
眾不戰而遁公引兵登山望之賊疑未敢進公麾

營山阯而植幟山顛日已晚賊且至與公對壘公
夜潛遣人於賊營某所某所縱火約其衆曰火舉
則亂射賊壘適五鼓西風急火四起箭發如雨賊
驚亂偶一渠魁箭貫其吭及天未明悉發兵急擊
之賊死傷甚衆餘皆潰遁入弋陽公引兵斂七十
十人無一人傷者知紹興府上虞縣歲適大飢公
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之粟不報公即發廩鄰邑
之民多轉徙就食者役民少令民自推貲力甲乙
不以付吏民依條皆以實應無欺隱者賑民少為
文書各其數與之期使民自持文書與戶租至庭

公親視其入給之貲糴皆便之明年府易帥屬縣
趨府受約束新帥下令諸邑今歲受租先期送十
之八諸令唯唯公獨進曰上虞小邑往歲無秋今
麥秋可望願小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公為書約
民民相率輸租旬浹而畢反為諸邑最帥大喜時
秦檜當國數興大獄以除異己參政李光已逐海
外猶欲殺之州縣逢其意爭蹈藉之上虞李之故
居在焉公與李無一日雅因勸農過其門謁其子
弟人為危之府帥曹泳檜上客也嘗檄尉龍溪索
李陰事湧以聞公公告以毋庸為此且曰吾非為

李賈為君也我為造　朝泳時為戶部侍郎詩薦
於檜公固辭未幾檜死其黨皆貶嶺海公謂諸弟
曰使吾受曹薦今與同禍矣禮部侍郎賀允中以
端方有守靜退無求薦公于　朝召見公首論國
讎未復陵寢未還中原士民日夜企望與之返顧
乃尚胡服習夷樂非孟子用夏變夷之意其語切
直　高宗皇帝嘉納越三日除將作監主簿遷司
農寺丞公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嘗詣丞相府樞密
王綸知公恬退而未知其德性欲試以事一日官
誥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公請寬其慢藏之罪於

是綸大喜謂其客曰業寺丞介而通嚴而恕真重
器也未幾公求補外除知處州括蒼山國也地瘠
民貧歲賦不給公節冗費量入出賦用充足有青
田令陳光獻羨錢百万公詰縣錢何自而得且以
所獻充所賦云宰相湯思退括蒼人也其兄犯禁
其家奴屠酤不遜公繩以法思退不悅於是常州
逋　朝廷緡錢四十餘万太守坐免繼者以憂死
士大夫無肯往者思退移公知常州公至民陵暋
庚赤立官吏無俸七閱月矣究利病定規畫置鎛
滿郡計遂裕屬亮犯邊　高宗車駕視師建康道

毘陵公以職陽對於御舟因言恢復之計莫先於
撙將捐故捐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
陛下也臣聞自逆亮死虜軍三十餘万比皈怗然
而無異變是虜未可輕也且虜之初退遺兵僅三
千人在歷陽李捧擁万人莫之誰何是我未能進
也臣謂今日爭言進取　陛下宜審之公初至毘
陵無朞月之儲一年之後乃餘緡錢二十万上佐
勸公曰某使者献錢若干某守献錢若干皆賞公
何不献公曰某平生悪人献羨餘非重征則横歛
是皆民之膏血也某之所積固出於撙節之羸然

以利易賞某實恥之轉運副使林安宅提點刑獄
王趯疾公不附己思退因諷二人求所以中傷者
公聞之力丐祠官于　朝未幾趯果劾奏常州事
坐不實免官而公以尚書郎召未至除右司郎中
時　孝宗皇帝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
員首膺是選者余時言為檢正馬祺林安宅為左
司費行之與公為右司時下詔求直言公上封事
謂以手足之至親付以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而
害一方時趙某為台州云近左司未幾擢給事中
公以右臂微痛求補外適湯思退再相公遂申前

請思退曰公之來去無乃以某之來乎既而思退
啓擬除公户部侍郎至于再三一日
帝召諫官曰葉某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宰臣
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顒聞之公論不然因
具陳思退移公常州之由及諷林安宅王趯中傷
事及思退至公不自安屢求補外意
帝黙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翼日除
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時隆興二年八月也又三
月復以公權本曹尚書四選之三悉皈銓綜吏抱
文書旁午捐屬須吏即竟時七司弊事未去公乃

上疏曰選部之所以弊者葢以典選之官貫穿案
牘不如吏出入條例不如吏歲月久遠不如吏典
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今乃使之入銓曹
之門則與吏為市出銓曹之門則與民為市可不
思革之乎一曰隱匿闕負之弊二曰引例異同之
弊三曰裾摘小節之弊三者革則弊革矣公乃與
郎官編刻七司條例為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
一削其一　帝覽之御筆褒表令刻板頒下公又
上疏曰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合人情則公否則私
今吏部之弊莫重於行賂葢立法有失其意者不

可不改也如令甲受賕有取予同罪之法今請勿
罪與者而止罪取者如仕子有用堂除賞典而陞
名歷銓試人之法今請勿陞以優中銓之士有未
銓試者今請中書不許除官有免試出官者今謂
雖宰相亦不許移貤　帝遂立為定制皇兄居廣
請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應得親屬合射差遣恩
例畀王若純公爭之曰若啓一若純則百若純至
矣　帝從之於是始有大用公之意時洪适簽書
樞密院其三世已贈東宮三師又請以已覃恩二
官貤高祖父母且援李昉等故事詔已聽請公言

追秩高祖禮經所無也為人臣者官至執政封及
三世恩至渥矣唐臣謂追贈出於濡恩非由臣子
之求斯言當矣　國朝會要止載李昉請以郊禮
覃恩追贈所生父母李迪以籍田恩乞回贈叔父
母未聞大臣以所得恩賞貤高祖父母者願循禮
經改成命　帝從之公在吏部二年士大夫之改
秩者詣曹者會課者行賞者吏皆不得預時人謂
渡江以來銓選平允惟晏與葉乾道元年七月臨
前三月　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他日
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嘗偏覽之又

問卿當官以何為先對曰　真宗皇帝所制文臣
七條盡之矣此万世臣子之法然臣之當官每以
公忠為先既盡公忠則不為朋黨不畏彊禦以之
為臺諫則持正論以之坐廟堂則行正道處富貴
而不以為榮視鼎鑊而不以為懼公忠二字其用
甚大未有一日捨之而安者　帝曰卿宜無忘此
二字公因言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
衡竊聞　陛下以万乘之尊為鞠戲之樂有如馬
驚為之奈何臣竊為　聖躬憂之　帝曰朕無他
但欲不忘鞍馬爾後五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越二月兼權參知政事戶部侍郎林安宅
請兩淮行鐵錢　帝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安宅
以此大與公不相平十二月拜中大夫參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事公入謝　帝謂公曰朕聞卿等
每事有條理堂吏不能為姦公曰臣安敢必其不
為姦惟每事必經意乃付吏庶權在臣等則不在
吏爾時臣下有刋名上章謂之白劄子
帝嘗下之中書公因言曰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
名示人以公如不可行則白劄安用　帝問曰朕
欲用魏杞何如公對曰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

臣莫若君興化自建炎間嘗有詔輸米二万石佐
福州軍食謂之猶剩至是四十年民尤病之守臣
張允蹈書移中書極言其為害公言於帝無損其
半後盡除之乾道二年春　帝臨軒策士唱名第
一人乃趙汝愚公進曰宗子文學如此極可喜宰
相洪适曰此實　陛下作成之效自嘉王後未嘗
有宗子魁多士者　陛下宜魁之以勵宗室公曰
不然　本朝典故有官而試者不得為第一人自
沈文通始　徽宗宣諭嘉王楷不欲以魁天下以
第二人王昂為舉首昂亦登仕郎有司失於奉

詔至今非之　帝曰當從典故參政言是也有江
陰軍判官受贓大理寺上具獄　帝曰貪吏朕欲
用漢法誅之适曰誠如　聖諭若行漢法擇一二
甚者庶變風俗公曰　本朝自　祖宗以來未嘗
殺一士大夫史冊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
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又安足道時武臣梁
俊彥請稅沙田蘆場　帝以問公公對曰沙田者
乃江濱作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于西水激
於西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
是未可以為常也而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

宜興　陛下矜兩淮之民連年苦於鋒鏑田租並
復至今未征今沙田乃不勝其擾　帝曰誠如卿
言租之正者尚除之況沙田乎公遽俊彥至中書
切責之曰沙言利未進万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
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惶恐汗下是月有
詔淮東沙田蘆場並罷明日公入見曰蘆場沙田
事昨已詔行之今以臣之一言而詔罷之真所謂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者
聖德高明史官書之可與堯舜禹湯齊驅矣自洪
适罷相公與魏杞同參政事兩無所私每議必同

帝一日問公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公對曰安宅
居福唐臣居興化實鄰郡少時同入太學此人當
官吏事彊敏惜其褊心不能容物甬若蒙
陛下擢置政府得與協力以事　陛下臣之願也
帝笑曰卿言甚公甚公蓋有以公與安宅不相平
上聞者故有是問未踰月安宅果上章論之云梁
十五官人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万得監鎮江
府大軍倉公上章乞下吏辨明　帝曰非追逮不
可公曰必兩造具備是日除公資政殿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公拜命即日出關　帝下公章於

大理寺寺官引嫌辭焉更下臨安府公至嚴度剛
獄移文速所謂葉十五宮人者乃公之長子元泳
實不在旁以報速書公至合沙再移文速葉十四
宮人乃公弟之子元濟也元濟數然請行即日就
道親故無不壯之者公至興化念元濟以一身二
千里赴逮恐仇家包藏禍心元濟非命則誣謗無
由而白公乃上章曰　聖明之朝事少關實然臣
私憂過計竊慮有司觀望或容心於其間臣仰惟
國家　聖祖　神宗用刑欽恤雖錦工之賤獄吏
之微亦皆引對至於婦人李氏兩至殿廷是以中

外無幽枉壅閼之事伏望　陛下下明詔獄成之
日先以上聞賜以睿覽仍乞依　祖宗故事親加
審克庶刑不冤特王夾卿臨安　帝令夾親鞫之
元濟至有司與周良臣置對初無秋毫跡然安宅
時同知樞密院王伯庠為侍御史恐喝具獄必欲
文致人人危之公章至　帝下之臨安獄成上聞
帝親覽御筆書其後曰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事關
大臣並免所居官安宅仍貶筠州時乾道二年八
月也明日參知政事魏杞蔣芾以周良臣具獄進
帝曰安宅伯庠之罷非止為葉某一人設也不如

此後來大臣少有謗以發昧執政請以公知泉州
帝曰無罪而去當召以來又明月詔公詣闕一時
賢士大夫莫不咨嗟嘆息謂公自徒步至執政初
非勳舊一羅謗聞人情岌岌非
天子聖明不能直此冤非公清介不能脫此謗非
元濟廉孝不能果此行公上章以疾懇辭召命者
再降詔促召者亦再既入見帝問勞加禮且曰卿
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公深引咎退見魏蔣二公二
公曰上自促召參政意有在矣參政未前數日
上嘗曰朕近日有二三事快意中外翕然皆以為

善如治臺諫誣大臣此其一也
主上聰明果斷真可謂中興之主參語未竟聞有
詔除公知樞密院事公未拜有詔鎖學士院拜公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入
謝未及言　帝曰林安宅向者章疏朕問之得之
鄭聞安宅已遂居筠州鄭聞不可不責公對曰臣
猶子就逮之時因思自昔人臣遭誣謗者多矣類
皆吞聲忍辱而已安得如臣今日辨明若是者此
皆出於　陛下獨斷臣之父子死而生之骨而肉
之　陛下之恩大矣大恩未報務修小怨實非臣

事　陛下之本心　帝曰不念旧悪亾是用希卿
有焉公又言臣識慮淺短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
外惟知薦賢以事　君父　帝曰惟賢知賢公乃
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茵熚
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帝納用
焉公又言曰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貪
寸長不遺惟去泰甚　帝曰固然堯有禹臯亦有
共驩周有旦召亦有管蔡在用與不用公曰誠如
聖諭臣謂今日在　朝者雖未見有如共驩管蔡
然有竊弄　陛下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
帝曰正欲聞之時召鄭聞既至見　上公啓擬欲
除石史　帝曰可命未下而外已傳同知樞密院
陳公俊卿容以語公公曰得之何人俊卿曰某聞
之洪邁邁聞之龍大淵公曰某當以公言為啟乃
於　帝前極論大淵與曾覿竊弄威福向也不得
其實今以鄭聞事觀之實矣　帝曰此朕之僕臣
御呼至中書切責可也公曰固　陛下僕臣然二
人在東宮事　陛下久從龍扶日官已高矣大淵
今為承宣使乃侍從也臣安得而呼責之
帝曰朕不憚去此二人後有事大於此者當極言

之始終無隱公拜謝而退明日朝退魏杞獨留
帝先問及二人事魏對如公言是日有詔龍大淵
可兩浙東路副都總管曾覿可福建路副總管二
人既黜中外相慶以為太平盛事時公為首相魏
公杞為次相蔣公芾參政陳公俊卿同知樞密院
權參政四人同心輔政中書之務頗清
帝以國用未裕詔謂理國之要裕財為急前日二
三大臣忽之至於用度浸廣浸不加省夫百姓既
足君孰與不足量入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
可帶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公乃言曰今
日費財養兵為甚　藝祖皇帝肇造區宇東征西
伐兵不過十五万建炎以來外有金虜内有盜賊
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惟多則有冗卒虚籍舞弊
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以臣
之愚如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
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然行於其間
若欲生財徒害民爾　帝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
王琪恃寵每於　上前妄薦人才一日
帝謂公胡與可可用公曰
陛下何以識之　帝曰聞之王琪公曰胡與可奴事

諸官宮朝士切齒王琪之贓猾也應為武臣何預
與可　陛下以此可知其人矣臣不敢奉詔公退
而遂與可至政事堂之賓次今條具
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者與可無以對
踧踖遁去大將臧方剝軍士結宦官　帝欲究治
以警其餘公言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主方者
帝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治之不可不急公又言
曰久無此舉雖齊威王烹阿與譽阿者何以異諸
將聞之誰敢不洗心易慮既而　御筆臧方之家
可沒入其財三之二以勞軍公又言諸將若此者

衆恐人有自疑之心不若止因有司所白其放散
官錢之數籍以勞軍則邦刑既伸物情亦安明日
帝見公曰卿所議臧方事深得体　帝又曰建康
劉源亦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公曰臣恐
廉者甚於姦者　帝乃止明日大理寺上陳瑤具
獄其贓為錢二千万　帝曰此曹為姦宜遲為城
且屛之遠方公奏曰凡假　陛下威福為姦者皆
然可盡遲乎願戒勅使自新　帝曰甚善於是有
詔陳瑤除籍首背免遲長流循州李宗回除籍編
置筠州仍詔免治行賂者後有行賂者乃必罰毋

赦　帝嘗謂公曰朕思　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
之甚易公曰臣嘗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
寧廷試策篇其首四言云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
年成之而不足一月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
帝曰誠為名言公曰蓋壞者非一月遽能壞也人
主一念慮之間不以　祖宗基業為意每事不省
則致敗壞如　陛下憂勤恭儉勵精政事無一念
慮之失古聖用心不過如此　帝曰朕非獨自警
戒而已又且憂子孫不能守公曰　陛下之言至
此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公言治亂在風俗美惡今

風俗猶未美　帝曰如貨賂一事非不丁寧尚如
此蓋習俗既成以為當然公曰　陛下治陳瑤輩
俗不患不改　帝曰作成人才亦須歲久
祖宗時作成人才至　仁宗時文武名臣乃出公
曰　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嘗
借才於異代乱世常患無才至創業之君一起所
用者乃乱世之人才也且如　藝祖所用將相亦
皆五代之人關撥闔開全在上爾
帝曰甚善公每除吏　帝必曲加咨訪公嘗啓除
王稱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　帝曰胡元質佳王

程曉事否公曰程極有才昊澧請中書求為無錫
縣　帝問澧何如人公曰澧有幹才公退朝與諸
公言上求治技才如此無不聳懼公於進賢退不
肖雖知任恐不示私恩每退朝見所親語不及
朝廷事有聞獻納必削其藁雖當國之月淺而公
道開達請謁不行王程謂公手章方務無一事私
喜怒者一月有官吏數章會于逆旅因語某人某
事或可以經營某人某除或可以路得者一人笑
曰非不料理惟棄公不可欺耳歲在丁亥月南至
帝親郊而需公以首相引漢故事　上印綬

帝三留之不可以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公歛至富沙聞季弟之訃哀痛不已遂浚行
我操舟者速行期以某月抵廣化寺蓋公所寓也
既至親戚咸在明月欲歛先廬是夕觴客酒三行
公秉燭作書札丙夜乃寢忽覺云我頭足俱冷取
某藥未至而薨享年六十有八以觀文殿學士致
仕訃聞　帝追悼久之贈特進公之師友林師説
高登登相纂用高當上書譏切秦檜檜名捕甚急
公與同郎擿令逸去高曰不為公累乎公曰以此
獲罪幸甚公即為具一舟舟移公乃去公為人簡

易敖聖之肅然有不可犯即之溫如也每以援物
後進成人才為已任處州麗水知縣薛良朋常州
掾曹陳舉善主簿單夔公最許可後良朋為吏部
侍郎舉善為殿中侍御史夔為戶部侍郎故旧有
以公為善風鑑公曰吾豈為此觀其言行知之耳
公旧在富沙時同年進士林宋弼同官厚善約遂
姻林死家貧子幼公仕浸顯先以女嫁其子又命
之以官後以其子娶其女云夫人陳氏累贈齊國
夫子二人元泳終官朝奉郎通判福州元淺終官
宣教郎簽判惠州女四人適儒林郎新汀州軍事

判官林夔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姚宗
之朝請大夫京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崧卿文林郎
新建寧軍節度推官林澧孫三人棠承奉郎監承
務郎圭將仕郎女孫三人長適將仕郎姚棨次適
迪功郎廣州番禺縣尉方信孺次幼陳夫人先公
九年卒葬于縣之仁德里偉南山公以庚寅正月
九月葬于善化里烏石大旗山之原公自初仕至
宰相服食僮妾不改其旧先廬隘甚不益一椽先
疇極薄不增不畝工部侍郎林公光朝以詩哭之
云傳家惟儉德無地著樓臺人以為實錄公之官

至少保以長子元泳累贈也公葬後二十有八年
元溍敘公之言行以書抵万里曰元溍先伯父應
謚不可不請非行狀何以請願先生哀而書之万
里嘗一識公於丞相府又與元溍同官于曲江每
敬公之清德且奇元溍之壯節則紀于右方慶元
年閏六月日具位楊万里狀

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

本貫吉州安福縣

曾祖貫故不仕

祖京故不仕

父遇贈承事郎

君諱德禮字敬叔一字子深冑出晉安城太守遐
八世祖德言仕南唐歟　朝為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君幼警敏父遇為鄉先生授徒數十百人程其
業君必為之冠父累舉不第試春官沒於中都君
徒步護喪歸葬毋老家貧復以授徒為生再舉於
禮部一為首送淳熙二年第進士調常德府司戶
參軍事迎侍解外臺及府中煩使必付有媢其能
者欲究之諷府曰吾與民為市賦租薄書僞濫千
万揹欲簡覈非劉掾不可府以付君文書山則大

抵今年為户者一明年折而十之今年為户者甲
明年䖍而乙之五年之後不可勝究君不三日悉
與覆初即白之府曰州家此意將欲遁租有餘良
民士害乎抑欲以法從事以廉取贏乎謂宜期以
十旬許民自列可不可也太守趙公彦操喜曰仁
人之言也即行之時臨川吳仲權丞龍陽與君文
詞炳蔚相挻名動荆楚稱為二妙部刺史江公溥
吳公燠吳公飛英汪公作礪皆一見而器之秩滿
用薦者陞從事郎授賀州教授丁毋太安人憂終
喪造朝有詔求言君慨然陳時政十事其一謂古

人之有志事功者其君臣上下議論詳審而制度
紀綱攻之而無間夫是以所為而成也
藝祖嘗歎息於乾德紀年之失易以開寶是時尊
劉尚未足多罪卿者屬之熙宗蓋曰思陵我
高宗居正体元中華之正統而襲用屬人陵名也
可乎奏下中書時宰怒不復改議授涪州教授夔
帥單公夔趙公單劉公光祖漕使張公徹馮公震
武始至皆具書禮招至夔茹以先務至則必入幕
為上客如損益鹽法及外銓擬官法皆君建明至
今用之單馮二公嘗露章薦于朝今丞相京公制

置四川倡帥漕同薦時京公猶未識君也改宣教郎得邑撫之臨川轉奉議郎邑名為江右之劇視事之初訴牒一月五百紙君時摘一二讕辭者徐詰以理訟者噤不得對一邑傳以為神不旬時獄訟頓清暇則與學子討古賦詩沛然如閑居歲饑富民蘊年飢民趣讙盜發其廩尉俘賞一月獲十八人且具獄君一問得其情謂尉曰非盜也尉擿富者訟之郡郡方移鞫而他所獲真盜乃釋之常平使者初議振貸君歎曰富民斷此必遏糴是振之者飢之也屏吏議一以誠意勸分得米數方石民受實惠臨川近郊無積土官有叢塚之圃曰漏澤者甚隘凡小民之死者無所於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歲終則以浮屠法火之君為買地數十畝且給以田命浮屠掌之鄉正錄役紛爭吏得以賣君曰有賦斯有錄不在此必在彼民之爭吏之喜也每一鄉有賤吏者則書其次十人下之俾族議其當為者來上其爭遂息姦民有曰十虎者持官吏短長聚空舍醵金錢為訟費君盡取寘于法毀其廬豪猾遠屏君持身有嚴奉法唯謹受俸必問令甲非令甲而曰例者辭之家人子數百指疏食

終日皆無慍見苞苴不入其門親舊之饋必報江西帥張公杓漕使趙公不廷太守曾公揩或以文或以政或以廉力薦之予薦以文辭典縣宜備著述之科單公夔來帥江西復帥諸司上其治最下中書書其姓名丞相京公僕其秩滿將擢而用之吏未盡六十月而君屬疾以沒聞者歎息實慶元五年五月也得年五十有五君於學博極而長於四六有文集二十卷娶王氏祁陽丞化基之女再娶彭氏廣東運判漢老之女子男二人子漸子棨皆進士女二人長適崇仁主簿孫鑰而卒次未嫁其孤擇巫咸灼僂句諏塴月暨窆地歲得上章涒灘月得娵訾日得合璧邑曰廬陵鄉曰高澤原曰太湖云將辟君之弟德壯述君之言行謁予狀之予與君游久且厚則哭而論次焉

年　月　日具位楊某謹狀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本貫亳州譙縣

曾祖言勑賜亳州助教

祖宰贈右中散大夫

父允蹈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

通奉大夫

公諱奭字叔保建安南渡直閣挈其族自亳徙家廬陵公自幼警敏已如成人旣長以文字學名下筆有驚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妻以孫女特直閣猝猝僑居生理單劉有田薄少而季父永春主簿諱某繼至直閣念其貧公請盡以田遜之而以其私室王氏之橐中裝傾倒以奉其父毋兄弟亟立屋廬亟實倉箱以廉族親以䘏朋友中表咸喜紹興庚午薦名禮部乾道六年以門子補將仕郎中吏部銓授迪功郎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服闋

元年循從事郎監隆興府豐城縣户部贍軍酒庫尉全增羨諸部使者才之命攝承分寧宰又移隆興府決曹掾皆以最聞發章自建炎兵餘民多死徙賦租僻滿貪富倒植公私俱病公白府請檢校買耕之田而實其主名有田此有人有人此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公檢校之朞月得實以報府下其法於諸邑郡賦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邑繪公像而祠之武寧縣令文岡為豪民倖其罪三十詿訟之於朝事下江西常平使者鄭公僑鄭掾公廉問公為直之岡致餽謝公怒却之遂與之

絕諸部使者交章論薦授衡州耒陽縣丞循儒林郎諸部使者拓公為衡州決曹掾時刑獄使者嚴急與獄者惟其風旨公奉法持平無所左右每獄成必齋戒乃上具獄有不可爭之必力詞劲而氣平有人士董其姓者於他獄已承殺人之罪錄囚之官問之不承又以付公公一問知其無辜是時郡中將試進士公請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試使怒公請不已從之既揭榜董為待補太學弟子負第一而實殺人者亦就會有卜者寓衡陽因病目眚同行者以藥點其瞳子乃漆也遂盲因竊其

妻以遁盲者疑其僕之亂其妻而殺之也執而訴之官其僕不勝考掠遂誣服詰其屍則曰投之水矣邑上之州州以付公公再三審詰囚無異辭公獨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古有之矣殺妻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守曰寧有是哉就令有之邑令不坐失入無之公不坐失出乎公曰二事細故耳憲使雖嚴可以理解以非罪殺人某所不敢也明日白之憲使果曰公治獄好為異公固爭曰其人未論決猶可以俟真盜也已論決而真盜出則如之何未幾其妻與為亂者自相訟於武昌

移文至舉郡驚異秩滿用舉主十員改宣教郎知袁州萍鄉縣轉通直郎吏民交通持官短長旧令煩苛公用寛大闊庠序廣生員碁弈旧俗盡革一夕霖雨江水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簷公秉燭集吏呼船具餉且食且載令曰活一人者賞若干遲明勞問無一人溺死者父老至今德之富民有柳時習者族人某無後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其貲訟二十年不決郡以屬公公立談而決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士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歛者公送迎賙助皆得平達前後數十百云轉奉議

郎單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除通判隆興軍府事紹熙五年至隆興以考績及單恩三轉至朝請郎時趙公睪蔡公戡相繼帥豫章事無大小一以屬公帥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則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郡使者以最聞除知永州轉朝奉大夫湘南名郡舊稱甲永乙邵公至則帑庾赤立是歲徬蝗捐瘠載路公節浮費糴鄰郡控于諸部使者得粟十万石將諭勸分活飢民九万有奇封公帑歷厨傳觴洎豆肉一錢粒米必鞫也有以客主禮望公者有譏語謂永之荒政有實費無實惠常平使者李公

掛聞而疑焉陰遣人微司之又行部徑看之饑民所廩其精無浮常平所儲其粟無縮嬴且數曰吾為不知賢矣乃同今漕使陳公研俱薦公於朝少傅丞相益國周公以書賀之曰適客責備勤輯與說若非庚公親往觀風豈能知治行第一氓謠講著也嗣歲大稔公封公帑如初永之富復甲湘南云更未盡一月嬰微疾州民徧走群望以祈既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歛與道里費皆勿煩官禄之未給者皆勿請千万致意周揚二公乞銘與行狀我無憾矣言訖而終實六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

四州民哭之如哭所親公為吏寬嚴得中材力敏濟推劇推難弥出弥裕其仕老既明習練達蘊之之充發之之審而施之不究為國愛才者惜之歛路由萍鄉空邑趍數十里而迎哭皆失聲明日又哭送公為文簡嚴精粹而不顧人知中書舍人林公光朝與著作郎劉公夙嘗相與歎曰張叔保佳士也恨不盡見其文然幾記中亦可見其一斑矣夫人王氏封宜人先公九年卒男五人後貢適館觀後迪功郎新辰州叙浦縣主簿貢當以公之遺澤陰補孫男七人長孫仲孫晉孫季孫衛孫同孫

永孫女六人畏與其弟護公喪返柩于家將以是
年十二月丙午葬公于高潭鄉永和鎮新祚宜人
墓之左方万里與公同生丁未而公為長又同鄉
舉於紹興庚午且相好公又以行狀命万里其忍
不承教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具位楊某謹狀

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行
狀

本貫吉州廬陵縣
曾祖志忠故贈朝請郎
祖衍故左朝奉郎累贈正議大夫

父合故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
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
累贈
特進

公諱漢老字季皓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廬陵
因家焉公幼長於詩紹興季年以門子補官桂帥
李公如岡辟之辟宜州思立縣主簿以廉介受知
漕使李公良嗣鄧公酢薦于朝三歲丁父憂隆興
甲申服除循修職郎監潭州南岳廟調沅州司理
參軍一囚以剽掠繫獄指病如服公白之守卒從

寬比部使者以寬厚勤敏廉正薦者九十有三循
從政郎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轉通直郎邑
有官池數十頃大將邵宏淵乾沒其利而不輸租
有馬從事冒占民田百畝公皆復之轉奉議郎有
二氓訟田公諭以比鄰友助二人感悟遜畔有武
臣祝其姓者掠仕族女為婢公分俸嫁之帥臣尹
公穡憲使辛公棄疾以其事上聞詔下中書書于
籍授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轉承議郎又轉朝奉
郎贛水暴漲浮梁蕩逸西昌氓有藏舟者事覺憲
使攝州事怒甚氓致白金以請公郤之而隱為開

釋鄂郡有武臣翟其姓者秩滿以事寄留公為辭
之翟德之餉新茗二小奩公發之黃金也公笑而
歛之贛守丞相留公率二憲薦于朝錫服朱銀授
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武昌屯兵數万仰給六路
之餉而漕運多後期且折閱士夫坐頌繫者衆公
言之於總餉使者曰折閱之敝非一或州郡賤其
道理之費或乞買之甲者之手或胥吏賕謝或舟
僂牟兼是四者官賦焉得而不負四敝革則無折
閱矣於是繫者釋轉朝散郎總使奉公戣趙公彥
逾以器能薦而公欲自適力請為祠官授主管成

都府玉局觀東餘道由劍城故舊有死而未葬者
公分槖中裝佐其襄事轉朝請郎又以
太上龍飛恩轉朝奉大夫投知均州主管管內安
撫司公事訓詞曰材術疏通分令汝宜賜對還德
公從容論奏三事曰補請軍尺籍之缺負枝請郡
寄積之外府嚴稍羨增損之禁今上一再稱善未
幾有詔覈軍實審寄椿重稍米轉朝散大夫將至
郡漕使万公鍾語連率今步保具公琚曰民當得
人矣先是守臣數易將吏屢空公曰天下豈有不
可為之郡於是興學校請博士而士知學釋道員
寬賦役而民蒙福損俸以招歛而藁葬之俗易闢
圃以居丘墓而棄死之骸除桐柏山有冦鄧者號
冦先生居南壹北除之間有衆數万為夏裔憂公
移文諭以禍福撫以恩意三歲不敢動暇則登覽
山川審察形勢乃請增戍兵以捏要害修器械以
備武衛豐歲計之儲足常平之本疏奏有詔下戍
卒衣器二事於所部一月覘者白有降虜二人公
飭邊吏令毋涉吾地武當麥熟官吏取麥斛易白
金一兩公下令曰犯者必勤會風頭華故事吏俸
以茶梢代緡錢之半僕損其半緡錢之陌守獨不

然公以身先之僚屬歌舞士夫仕蜀東歸舟過吾
境疾者藥死者葬孤者廩轉朝請大夫襄帥尚書
張公杓漕使朱公晞顏交章薦進且以書白宰相
曰彭其治郡先慈惠圖圄務安靜
今上登極轉奉直大夫明年詣　闕有　詔賜對
公奏二事其一請增均州之戍兵而精其器械其
二請赦邊郡之逃卒而許其還籍　上首肯投知
常德府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封廬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訓詞有曰甬公清可以臨民患
和足以綏遠轉朝議大夫外臺鄰郡有餽鵝豆之
貲者緡錢月計二十万公別貯之一月請學官領
毁墻屋傾撓乃傭工歛材取具于此有發身者裔
出文簡老矣而二女未嫁又以其餘為之斂裝後
皆有歸士君子頌歎焉暇日披職方圖記見武陵
兵籍肯三千人今僅十一請增至五百人
上俞其請於是室廬戈甲煥然一新軍勢整肅冠
於旁郡有　詔減磨勘二年有挾貲覓舉者公不
答時若水潦穀價倍蓰細民艱食而常平使者徃
攝荆帥公曰事亟矣遽發廩數千不暇白使者聞
之曰謂後世無冗直可乎總領趙公不迹會使梁公

李珍漕使鄭公稟上其治行轉中散大夫除廣東
轉運判官公入境諸臺饋鹽秋毫必辭改除廣西
轉運判官公曰足未履臺治而徙易節
上恩至厚其何以報乃擬屬部士夫人之賢且才
者如曲江守曾懋主管文字王久大淮泉屬鄭薦
中薦于　朝曰是亦報國之一也既解組舟行
至端溪意忽忽若小劇有急呼其子某曰為我上
章納祿因小愁夢覺而逝寔慶元庚申二月九日
也後兩月除直秘閣致仕　訃詞曰制行無虧居
官可紀以疾而休朕固深惜毋武陵郡夫人黄氏

天性孝友初二女弟㛮居公撫育獨厚仕必偕行
且必令敎士大夫後其一適從政郎隆興府豐城
縣丞李充其一適文林郎贛州觀察推官朱光祖
其憂乃鮮族親有昏姻過期未畢鄉郡有祖父之
喪久不能舉者公皆出力經紀之娶曾氏系出南
豐前福建漕使孜之從孫先公十年卒封贈至令
人子男四人堯俞先令人十有七年卒去疾文林
郎前監廣州市舶庫甞與計偕去泰迪功郎前静
江府司户參軍去非以公致仕恩當補通仕郎女
三人長適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歐陽倶次

適故奉議郎知撫州臨川縣劉德禮李未嫁而卒
孫男六人彝牧彝元彝愷彝申彝欽彝膺女八人
長適故儒林郎新鄂州州學教授趙師共餘未嫁
諸孤護公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
去疾來謁予請狀公之行以乞銘於丞相益國周
公則敬諾而書之嘉泰元年　月　日具位楊某
謹狀

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

曾祖承錫潁川郡王

祖克家崇信軍節度使安康王郡王

考叔響通議大夫

公諱像之字民則秦悼王之六世孫也今居高安
髫齔嗜學至忘寢饋痛掃綺襦鎖礪螢雪年未冠
洞視經訓貫綜太史公班固書屬文立成風驟川
達小試郡博士館下每楚寒士于下風而立其上
與其仲氏儼同登紹興十八年之乙科年二十有
一為宗子第三人授修職郎撫州司户參軍有異
縣令以苛政免者部使者下二尺木書譴他官攝
之皆移疾不行諸公合議差擇命公公不辭於是
用仁濟苛瘝雖汗佳政惠化滂被四達民譽雷出

諸公薦之陞從事郎郴州軍事判官溪傜出掠溪
民靡寧部使者檄郡丞往尉安之懼不敢往公請
代行丞感泣公單車宋入蠻巢召其酋長諭以
朝廷德意即日聽命三十一年逆亮寇邊王師征
之　朝廷下虎符發諸郡材官郴兵不滿三百不
發則違詔發之則郡無備公為太守草奏請勿發
免符下州民守譙門呼舞為賀且謝守曰此趙判
官草奏力也他日有詔賚中外諸軍餐錢而無其
數郡欲請而俟報士譁于庭守懼不出公往叱之
曰而輩人不過得數十百錢爾今欲何為遂白守

用郊賚故事畀之衆定公陰求其倡者白守先誅
之而後自列于朝有詔下郡國繕甲郴小州也而
其數視潭府官吏莫知所措公曰此易辦爾先是
境內有官軍會盜既去而棄其甲者居民或藏去
之公令求之以應焉再轉潭之攸縣令宜章縣兵
李金昌蠻數千人起為盜張甚聲震湖廣
孝宗皇帝特命中書舍人劉公珙帥長沙詭以平
賊劉公入境公與縣令御之境上劉公以公知名
士也送客獨留語以平賊之策且問郴城堅瑕之
狀公曰城小而堅然不可守曰既堅曷不可守公

曰城中有三井爾受圍五月不待戰死已渴死矣
曰為之柰何公曰此賊非湖南材官所能了也非
鄂渚羽林不可劉公遂用公言以聞
朝廷遣一將谷青者來賊即伏誅劉公首薦以改
秩且請擢以不次之位後帥張公孝祥至得公牋
記手之不釋以示幕下士曰吾當薦士無出趙令
右者矣即剡薦書且招公入府為十月飲時侍講
張公栻與侍講朱公熹相與講習皆與公遊文名
詩聲焯于朝野改左宣教郎知鄂之蒲圻縣會諸
道大侵流殍相望蒲圻邈在湖山之外地荒民貧

公勞來安集振貸有方境內安業旱不為災部使
者及太守交章上其最詔與中外陞擢之職除知
漢陽軍見上辭行時　孝宗方銳意恢復公進言
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舉大計而使敵人有備我
之心非策也願
陛下晦其強以驕其心使不我備修政刑廣儲積
礪兵甲選將帥覩釁而動待機而發使如雷霆不
及掩耳又言召見多士許其盡言此盛德事也然
人懷希合之心好立新奇之論聞之若可喜行之
則無實願審於聽言而謹於出令上皆稱善鄂之

一軍其舟師蒙衝視諸營屯獨雄且精每歲冬潦
孔殷則艤于鄂之西湍霜降水落則艤于漢陽之
劉洲明年復如初歲中在鄂者四閱月在漢陽者
八閱月而守舟者不滿百人公之未至一夕火延
其涯焚其四艘公至訪其利病有五丞言于朝請
移一軍隨舟次舍事下軍帥帥未嘗以大事聞怒
公發之竟格不行沔之與鄂相望于大江之南北
故事沔守未嘗踰境至鄂比十年間始有詣事諸
部使者而赴江者其始曰慶朔望其後曰受約束
遂且且而往公至之初典謁以近比白公曰先是
有不往者否曰無之公為書與諸公曰守臣出境
非令甲也因不復往諸公間有以公為傲者來索
錢穀簿書宜擾出入以求公罪見民無横斂官無
餼漏吏俸兵食給無歷月而公之俸不自與者餘
一歲於是敵歎諸公復表其治狀公因上章極言
守臣渡江之弊　孝宗大喜曰所未聞也有詔繼
今敢有謁與受者抵罪惟均改守全州丁通議公
憂服除貧甚有房州別駕歷佐公欲然請曾受署
房陵與公所居相距三千里公留婺以侍母太碩
人宋而匹馬之官守欽兼行府事勤恤遠民專務

惠養境內告旱公精意雩禜不崇朝而雨民皆欣
然曰此趙公雨也丁太碩人憂服除將造朝一月
孝宗御垂拱殿見文武俊乂盈庭天顏有喜因問
班綴中屬籍在列者若干人則曰無之於是惻然
不怡即詔侍從舉宗室文學政事可為中外之用
者各二人吏部尚書蕭公燧首以公應書除知郢
州公見　孝宗論事剴切上喜曰觀卿議論非苟
合者郢非所以處卿卿當為朕卿士即月除軍器
少監朝士相慶以為得賢同年進士官于中朝者
七人一月有陳郎中之喪七人致奠其一人參政
蕭公燧也蕭公以祭文屬公為之其文一月傳都
下云在列未滿歲白丞相句補外丞相以聞上留
之不可乃除湖南常平使者辭行上首問公曰何
求去之力又曰湖南去朝廷遠甚一路部使者之
寄非輕卿宜廣儲積以備旱歲蠲若之私當公對
曰儲積一事臣敢不欽承
天子休命地非近監非莅茗蔾哉之亦當以漸上
喜曰卿言是也急則激之使亂矣朝士惜其去置
酒飲餞踰月公不得行又皆賦詩以詠歌其退勇
守堅之節所部利病公至之日丞罷行之歲適小

歎公與連帥潘公時講求荒政發廩移粟民不流
徙移江東常平使者未上改西外知宗宗司有學
有教授官然有夫子廟而無祀事宗盟子弟無所
觀禮春秋上丁附拜于郡庠公進諸生講學政之
未周咨者首論之曰學奉先聖而不祀可乎或曰
禮器未具公計費召匠製袞冕弁繪藻火黼俎豆治
尊爵羽籥菅茅秬鬯卜牲牷明年服器既成先期
躬率諸生致齋直廬夜漏未盡十刻公夙興盛服
將事陟降拜起沃盥奠瘞禮文於粢盛於一時去
未幾即拜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建臺之始風采

一新浦城縣獄有以平民為大辟者其人誣伏具
獄來上公平反之劾其令免所居官一路聳服又
劾帥蜀王次春於過客中呼營妓歌舞飲酒其人
甚口人皆為公危之公不顧也竟讁其語寢而去
未幾請為祠官丞相京公鏜遺公書曰官有似祠
官而祿差豐者帥司參議官是也公肯俯而就乎
乃俾食江西漕差參議之祿以便其里居之適焉
公少無宦情年未三十即治則堂號曰南畦花木
成列松竹造天皆手植也一觴一詠左琴右書飄
然有遺世之想不治生業老而益貧有問者公曰

居閑食不足從事力難任吾故未能以此而易彼
也嘉泰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官至
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七十有五配任氏太
平州通判望之女也封宜人先一月卒年七十子
四人公掄迪功郎贛州左司理參軍公括迪功郎
吉州司戶參軍公哲特任郎幼未名世女四人長
適從政郎向士充先公而亡次適儒林郎王瓛次
適進士某次未嫁孫男二人長彥法次未名孫女
二人並幼公性淵靜不見涯涘遇物簡豁洞見表
裡然剛而不褊介而不崖雖貴介公子而臞然退

然若寒畯焉故其為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
松翠竹初無鉤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絕塵拔俗之
逸韻其文尤長於論事
上前數奏坦明練達灼然可行　孝宗恨見之晚
方登進而浩然去之使上有用不盡之歎天下賢
之士大夫惜之云諸孤得卜以是歲十一月八日
葬公于高安縣來賢鄉雲居山中主岡之原以宜
人祔焉將辟公括移書且錄公之言行來請行狀
公某之鄉舉明有司也狀之為宜門人通議大夫
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

万里謹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

廬陵楊万里廷秀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虞公神道碑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強虎狠之敵非得天下之大勢國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於一日不然百戰万舉何益於成敗之數是故吳以赤壁晉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日之大勢定基而立國者然赤壁淝水之役乘其方銳之初君子以爲易牛渚之役振於衰敗之後君子以爲難客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

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受任使者爲誰曰丞相虞公公有勇力乎曰否公儒者也公非賁育公焉得力公有機數乎曰否公德人也公非孫吳公焉得數然則曷濟登茲曰忠誠而已方諸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激怯懦不以忠乎方虜酋遺吾元帥書以行恭間公昌言其詐以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

一而爲從懷一而爲順惟吾所嚮何敵不克何難
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
足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失之鯀漢祖之善
任使猶失之綰與豨今我　高宗一舉而得公公
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難於周公瑾謝幼度而
高宗之聖賢於堯與漢祖遠矣嗚呼盛哉公諱允
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虞仲在六國曰卿在
唐曰世南世南七世曰敬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
家焉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
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男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初秦公未有子禱于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
一大官袞冕迎秦公執客主禮甚敬主人忽指其
側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爲而子秦國夫人姬公
將生戶外有異光云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有
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
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
凡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
監成都府推茶司買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
權四川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總領所
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戶部報料院既登第轉左奉

議郎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
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
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
又兼檢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假工部尚書使虜歸除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兼侍講爲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拜兵部尚
書川陝宣諭使　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
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
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徙
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未
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拜知
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爲四川宣撫使召拜
樞密使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兼制國用使濟國公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奉
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雍國公
以少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
今上慶元元年贈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
議增茗課公力諫不從謁告引去公在渠州地埆
民窶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公亟

除之然後上聞歲減緡錢六万五千有奇遠民呼
舞考試類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薦公於
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
法　祖宗時論韙之　顯仁后崩百官入臨皆吉
服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
在西掖秦檜妻王贈布妙先生冨民金鼐以奴事
檜而累官至閤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官
官而起除樞密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
汪應辰出知衢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官官
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年和戎既久虜情叵測

而　朝廷翫愒晏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
盟寇來之道有五曰川陜曰荊襄曰淮東彼必不
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之備
時上方在　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幾公使
虜館公者與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
虜中猝猝轉芻粟隸舟師歸見上再申前言請備
之上繼使徐度使虜還言虜無變意三十一年五
月虜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
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錡為淮東制置使京畿河
北等路招討使軍于建康王權與錡姪汜副之九

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完顏亮自將大軍
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万王權禦之既而二將
望風遁還而權以偽退誘虜為辭公料權必渡江
南奔白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諜報權果渡江中外
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狄
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是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語
謂公知兵心倚重焉急召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
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諸軍事以公為參謀
洪遵馮方俱入幕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
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

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豁門聞王權盡失淮西
劉錡盡失淮東錡亦託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
錡問兵敗狀錡抵讕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公曰虜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已乎
會建康告急公與義問倍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
汜又大敗于瓜洲逆亮以兵向釆石即牛渚也甲
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
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
忠領西師且犒師釆石乙亥公行是日逆亮已次
釆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

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公見官軍十十五五坐道旁蓋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逆亮在江北汝等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彼自有將帥公奈何代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位從臣使虜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虜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号七十万馬倍之而王

權潰兵止一万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逃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臯盛新王琪勞問之曰虜万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　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　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月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勠力決一戰何如且　天子出内帑金帛九百萬給節度承宣

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若有逃者我亦欲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輩效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與時俊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五其二上下東西兩涯為遊軍其一載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二伏内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岸有一高臺其上立大朱繡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一大黄蓋有一人被黄金鎧據胡床坐其下者逆亮也忽虜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秉一小朱旗麾舟數百艘絶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

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小卻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耶即手揮双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略盡其中流者舩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刃隔塞運掉不便而我之蒙衝往來如飛撗突亂刺虜舟破溺死者數万塡刻江水為舟虜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還數尸四千有七百殺万戸二人生得千戸五人女真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推牛釃

酒大饗將士公謂虜明日必復來乃與諸將再往
水濱整列步騎戈船出海䲡船五之二以其半直
北岸上流揚林河口以遏虜舟之所自出丁丑虜
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万計舟來
未已海䲡迸擊虜舟大敗頗見我師扼其歸路即
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迸亮遁去
入揚州留遺一騎移書招王權其辞若與權有宿
約者公觀其書權之將佐變色公慮生變即顧諸
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攜我衆耳諸將拜曰賴公之
明當效死以報是月李顯忠至公諭之曰京口無

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
李捧軍一万六千人及戈船百艘會京口庚辰公
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何必問
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
於一儒者我輩媿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
艘會李顯忠戈船亦至公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虜
棄采石來此欲出我不意我宜反出其不意庚寅
大閱舟師大而蒙衝小而海䲡皆外蔽板城中運
機輪但見舟行不見有人三周金山泝迴往來矯
如白龍奴飛水上風濤掀天江水盡沸北岸諸酋

憑壘縱觀駭愕皆以為神至遣人報亮亮至見之
笑曰此紙船也欺我哉因列坐諸酋前跪曰南軍
有備未可輕進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
久之亮曰姑赦汝宜率諸將五月必絕江違命先
斬諸酋退曰南淮必不可往往即死亮不可諫諫
亦死盍先諸亮居龜山寺乙未夜諸酋偽效南軍
劫砦直至亮幄前閽曰何為者曰欲奏事既入即
乱射幄中亮被箭斗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應曰
吾人遂連射殪亮十二月己亥公與楊存中等具
奏以聞公尋請閱奏事甲辰公至

上見公慰藉甚渥公謝曰此　廟社之靈
陛下之英斷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采石之役張
振等以偏裨勝迸亮今止賞以三官臣願貤臣官
以賞振等　上曰曩者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
此宜力功其可忘即除振等正任承宣觀察等使
於是劉錡致仕王權劉汜削籍流嶺表
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虜歸路徐發京
口之師襲之為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
盡復兩淮矣戊申車駕幸建康於是有宜諭川陝
之命三十二年春公自襄漢而西開幕府于興元

初與大將吳拱李道會于襄陽既又與吳璘會于
河池又與璘會于秦州前後得議經略中原之策
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
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
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
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饋道省至如兩河可傳
檄而定初以此策聞于　高宗又以聞于
孝宗經理有緒關河響應旌旗所指軍民斂附月
以万計且爭出芻粟牛酒以迎王師遂復涇原熙
鞏等十六州而蜀士揚民望者媢公沮撓於中韶

宜棄新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
史浩主之公數爭不能得乃請入見而陳便宜詔
許焉既見　孝宗問棄地得失何如公以筯畫地
具陳形勢險要如是而固吾蜀如是而基進取上
慨然曰史浩誤朕公既忤時宰於是有當塗之命
時隆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召歸於是有
宣諭湖北京西之命未發進制置使公開幕府於
襄陽與大將王宣趙撙等會議攻守之策以為荆
襄藩籬實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葉城
其次光化軍而唐鄧卑城難以扼守乃先城新野

次城鄧州次城唐州又開沙河以通漕運藩籬既
固則襄漢久安此安策也王師進取之路出蔡以
睨陳出襄郟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鎮以窺河
東出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分已定累奏以聞
而宰臣湯思退欲遂和戎議棄唐鄧既而二州之
民虜皆好義上亦悔之召公請闕未至而有姑蘇
瀘川之命旋又有召歛之命公累辭不獲參知政
事王之望忌公譖步須政成召用未晚上可之而
召公益急既至見　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之
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失色初虜議和其約曰俘

虜兩遂叛士則否至是併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幾
有參知同知之命適議毋后戚畹恩澤公請視旧
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爲王權公執不可
虜使來聘故事大臣躬與除館公獨不行虎賁給
其廝役公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請之不果識
者韙之湖寇李金頗熾潭帥珙請濟師公曰鄂將
可用而與某州將不相下即遣鄂將而以某州將
繼之鄂將聞之力戰會賊平久不置相有兩參預
會蜀人李宏來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曰是富
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於

上曰虞某納李宏王帶將除以某職御史章服附
其說以彈公請付廷尉句罷政於是有太平興國
宮之命獄成有司懷二奏以候司　上意
上迎問曰帶自虞某家出否對曰否於是同列亦
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紬中外讋服即召公
於是有知樞密院之命未幾蜀帥吳璘卒於是有
四川宣撫之命　上輟所御鎧及黃金甲胄賜焉
公開幕府於利州時軍政久壞民力愈凋公曰斂
之飲與與於大將之貪與私也於是首劾大將任
天錫剝其下以為苞苴又劾幕掾王槐孫以戰功

官其親族又劾守令劉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
瘰官者首薦負琦為西帥吳珙為東帥又薦可將
材者三人又薦其次者五人又進退偏裨二百余
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讙呼四蜀交賀於是
闢公正絕請謁繕營壘修器械明勸沮覈冗良汰
智勇紬姦贓裒克禁子本杜役詞拔散卒汰老癃
刋寃籍拔醫名一日罷浮食者一万有七千余人
乃賜寃庭乃試射候今之挽弓一石有五者昔之
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者也至是軍政修矣請
擇使者厚賈胡簡擢奇却罷駑瘠監牧廣緣牝至

是馬政修矣又請捐公錢一百万緡代民補輸自
是一歲軍須減錢穀九百万有奇四路郡縣除逋
負緡錢三百四十三万有奇又禁兩稅之豫索者
又禁鹺酒之豫輸者又減常賦之虛額者適邛蜀
等十四郡告饑則發帑廩除年租活流民數十万
口至是民力裕矣法行之初謗讟盈路或謂召變
公不為動既而下無異論蜀民頌蘇軍政一新實
自公始公引疾句祠一再愈力上優詔召公降詔
者一錫宸翰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者五公固辭
者八特命北門单麻除樞密使未幾有右轄辯章

兼官樞廷國用之命時乾道五年八月戊子也右
相陳公俊卿薦龔茂良宣在本朝有詔補外陳公
見上上愠見　上震怒陳公退句罷政
上不留行恩禮頻裹公泣入見　上為陳公推謝
且言顧全所以進退大臣之禮　上怒未息公百
拜于前始授陳公觀文殿學士知福州汪應辰曰
虞公所謂范堯夫佛地位中人也聞者一辭
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雨望祀于齋居之宮
六年卜郊及期又雨公憂形于色是夕公雨立露
衣燋瘁籲天引咎責己丙辰開霽上登壇成禮公

處 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日宰相無職事者
招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策自曰材
館録聞人一善必書一再論蜀首薦汪應辰趙雄
黃鈞梁介范仲芑章森前後居中及爲相首用胡
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鄭聞周執羔王希呂韓
元吉林光朝[illegible]丘崈晁公武呂祖謙張栻楊甲王
質辛棄疾湯邦彥王之奇尤袤王佐王公袞又用
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杕入經筵又薦布衣李
垕制科一時得人之盛庶幾有慶曆元祐之風尤
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

殺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浙有荻場其利甚厚而
爲勢家及將帥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
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万七千
有奇絹以疋計者一十六万三千有奇免符下九
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會慶聖節燕
群臣及虜使酒半 上起更衣使者密諭儐曰侍
坐孰爲史丞相硯者以聞 上命儐與之見公子
善次歎曰眞漢相也 上大喜召公見曰卿能重
中國如此七年春建儲公言於上曰皇太子宜曰
聞正言日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與正人處乃爲

王十朋陳良翰爲詹事劉焞李彥穎爲侍講侍讀
會慶節虜使烏林荅天錫來賀見紫宸殿既跪進
其主遺上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
右失色公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官
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伏使介還館吏
相棋責乃因儐者衆祈詰朝朝見上壽遂獲恭順
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撤虜中天錫既果
獲罪 上遣使使虜請陵寢地虜不可而荊襄羽
書報云虜以三十万騎奉迁陵寢以來中外恟恟
於是荊襄大將韓彥直帥臣張栻請發兵御寇公

料虜決不敢動戒邊臣勿妄動已而寂然中外大
服其後書贊稱公鎮物如嵩岱決事如蓍龜者以
此一日有報國門外海船數百艘將及岸者中外
恍駭 上召問公公對當是外夷賈舟風飄至此
果高麗賈胡也 上志克復嘗手筆付公曰朕必
欲用武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公執奏不可
上勉從之未幾復用張說爲簽書樞密院廷臣拯
諫 上怒甚公力抹辭皆投以郡 上寵講官劉
欲正左右丞相之名於是有左丞相之命八年公
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

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非是 上曰丞相有大功
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請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強
起視事之敵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焉
力祈解政納祿其詞危苦 上察公意不可奪於
是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四川之命錫宴禁中
上賦詩餞行有云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
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五室祭器其後大臣不
復此矣公開幕府於漢中建請蜀軍日衆者微增
其廩於是諸軍大悅又請閬外四州之民凡養馬
者復其賦役於是馬數歲滋又大將秦琪以邊頭

六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易置左右前
後中軍之部分以便緩急於是軍勢首尾相應商
虢之間有冦鄰者擁衆數万賫輸款於我公不輕
納屬中捕之或請增兵公不為增虜卒自退契丹
之使曰六彪者潛請合力於我俟命於西和州上
久不遣會其屬疾公請遣還無致後悔青羌犯邊
制司請發兵公止調鄰州兵三百留屯成都聲言
擊羌而實不進羌自散 上銳意大舉密詔趣進
公不奉詔復於 上曰機不可為但令機至勿失
耳植根本國富強待時而動可也安敢趣師期為

乱階乎公注意將才偏裨行伍寸長必錄延見慰
藉人人得其驩心幕府再招人士如韓虓王元李
昌圖韓焴陳季習陳損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
用云公念蜀任至重益務修軍政裕民力儲財用
戴星乘馬冰滿鬚髯人不堪其勞公不顧也竟以
此得疾而薨實淳熙元年二月癸酉也享年六十
有五是日大風揚沙前兩夕大星實于軍前太史
奏將星墜云訃聞上大慟輟視朝於是有贈少師
太傅之命公娶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國夫人三
子公亮奉議郎直秘閣前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公

著朝散郎知閬州兢孫奉議郎余杭縣丞女櫃娘
適從事郎黎州軍事推官張焴孫八人易簡承議
郎前秦陽軍使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
簡宣教郎知瀘州江安縣炳宣教郎知眉州青神
縣夷簡宣教郎知成都府郫縣丞晉承奉郎曾恭
未葬公事秦公秦國夫人至孝宅夫人憂哀毀柴
立既葬伏哭墓前僮仆不能起阡中有枯桑是夕
兩烏巢焉里人賦詩頌其孝感秦公嘗疾篤公齋
慄書章默禱於天云願移父之疾加臣之身減臣
之年為父之壽秦公即瘳後一星終乃薨公在紹

興隆興間以忠孝文武勲名徳望與魏國張公浚
相頡頏　孝宗嘗稱公曰今閫外能類魏公者獨
有卿耳然二公以身徇國皆不免於謗口賴
上聖明其言不行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於
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爲率有後福公嘗以聞且言
於　上曰一天下興圖易一朝廷議論難然公天
資寛厚每以徳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爲方公所
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報政彈公及
公爲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
水死而禄不及嗣請官其一子服久逺寘請貼職

授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徳何如公曰聖人
不曰以徳報怨寛身之仁乎有以明哲保身規公
者公曰仲山甫之明哲不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乎公之經畧絶人如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辭
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繇足兩各一千力辭得
請乃已最後論蜀辭行賜錢一万緡至蜀以市國
馬大將有献附子癸之金也有献家釀珠也公笑
曰是直一勠勠之迈名卻之而已公頎而長山立
玉色望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鐘傑魁後偉慷慨
磊落内無城府外無邊幅好士如好色視軍士如

視其子待内外族親如待其家人家居雍容無疾
言厲色不喑飲食不署癥獲謁鄉郡太守出入不
由戟門自秉政至論蜀退食少觀書爲文之成不
不琱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諸孤以某年月月葬公于某所後二十八年不遠
八千里遣一个行李來廬陵請銘万里嘗待罪太
史於職宜書銘曰
維古南國以江爲壁維　宋中興以人爲城孰爲
其人寔姓雍公王之長身岩岩俯嵩諦我
高宗殪彼羯戎匪公則賢　高宗叡聰擢而將之

曷美之中紹興辛巳彼羯暴至其來衝風其逺山
見我師旣潰彼鋒益銳公奮孤忠轉敗爲功羯酋
射天俯嵩歷之羯卒飲江俯嵩踣之則赘歷
之則殪赫吾天聲濯吾王靈風鶴弗鳴彼自震驚
草木弗兵彼自割烹在昔典午有導有安曷嘗師
師與敵周旋武哉雍公儒衣捉鞍矢石紛前對之
夷然弗聲弗歷弗攄笑談之間一清腥羶乾坤再
安神人重離赤子晏眠今四十年公事
高宗盡節盡瘁萬事不理維理一事公相
孝宗端委廟堂旁招俊乂寔彼周行維　宋中興

兩社稷臣前張後虞皆蜀之人相望有偉與
宋曆已作頌以紀太史万里

宋故少師大觀文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
碑

孝宗皇帝齊聖天投勇智天挺皇手有闔門宇宙
旋乾轉坤之姿蓋　藝祖之神武　仁宗之仁儉
神宗之英明　高宗之武文集　四聖之大成金
聲而玉振之者也而魯古今已比崇孝節聞善從
諫兼微湯爲聖而不居能而不矜漢五鳳唐正觀
風斯在下矣故其圖任相臣在初元時則有若魏

國張公浚在中年時則有若雍國虞公允文皆殿
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一何契也至
其季年則不然乃還於衆而舉魯國王公公之爲
人貌不矜其剛動不顯其方呐呐恂恂言徐色夷
以春遲冬濕之氣而當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君
臣異趣又何疑也然公自疑丞以宅該輔十有四
年視前數公獨久厥職罔效考成濟登隆平日不
足而歲有餘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布百度
咸熙民物樂康邁卑嘉靖淳熙之治視慶曆元祐
無所與遜者主之聖亦臣之賢又何偉也嗚呼

孝宗之遠猷深旨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
淮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
曾祖本祖登某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縣父
師德宣義郎皆贈太師魯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
國太夫人公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和衷正力學
工文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爲台州臨海
尉太守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師蜀辟公入幕
府造朝改左宣教郎累迁校書郎　高宗皇帝命
御史中丞朱倬舉可御史者以公應書除監察御
史迁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

智以引去爲高顧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以正万民時宰相湯思退與物望公條
其罪數十於是冊免公論韙之至於宰士方師尹
之殺險大將劉寶之掊克吉州守臣魏安行虐增
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官陳煇王傅之才皆爲
爲郡如兩淮之互市如七閘之鬻鹽如諸道之預
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摧酤皆言其獘多所施行
丁楚公憂既葬奉母廬墓哀動行路免喪除直數
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時　孝宗隆興二年也旧制
鬻鹽官自爲場其後戸計人箕强而售之淸以泥

沙損其錄兩公復其旧小民大悅未幾召飯言於
上曰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
陛下以堯舜自期群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云自
治之策治内有三曰正心術曰寳慈儉曰去壅蔽
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材
用　上曰卿累居言責議論確除秘書少監時
光宗為恭王　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
國史院編修官執政錢端禮私謁於公正色拒之
會王府生　皇孫公請正其典禮端禮因是散公
上知公不相安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

至郡老幼迓于境曰吾一鄉復來矣公儉以裕財
用寛以撫軍民有骨肉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
而去者獄無須繫里無歎聲就遷副漕未幾得召
御史李處全沮之詔仍故官建之北溪湍悍方舟
以濟每歲桃華水生隨緩隨裂民病涉焉公伐石
為梁官費而民不與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
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提點刑獄見
上陳閩中利病四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
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既至宫下指意詠平寃
者轇轕有數十年不決之訟皆與直之於是有司

不敢怠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妻空民知遠罪諸
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昭蘇治
最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曾覿一再來見公竟
不見聞者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子左庶
子未幾西掖為直兼直學士院侍講太子詹事會
郊祀恩應任子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閤門官陳覺
民超轉遙郡防禦使近習龍大淵贈太師仍畀開
府儀同三司恩數參知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政殿
學士成里張說為樞密罷政除太尉在京宮觀公
皆封還詔書公自掌帝制訓詞深厚有西漢風如

撫公軾贈太師詞尤為海内傳誦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知貢舉　上嘗與公論及朋黨至是發策問
士以崇名節悪朋黨士風丕變得士最盛
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後
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公言於　上曰畏葸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
和為戰於是一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軍帥
補置偏稗者必詣密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
軍以消其黨廬州勿撤戍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
勿互招亡卒致紀律之不嚴荊襄士夫勿私役民

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帥吳拱才可登用郭田張
宣才堪為帥辛棄疾平江西茶寇上功太濫公謂
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
彥威失利之罪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琪失利
之罪公謂二將戰没若反罪之何以勸士三年八
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靖州蠻既平率逢原殺及老
幼文州羌既定李昌祖誘殺降者公皆請懲其罪
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先是參預龔茂良之政大
臣慕魏相厯位承風多過於苛龔既去時宰席久
虛公與李公彥穎同秉大政贊　上以治尚忠厚

諸路奏讞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氣象藹如也
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黎州青
羌寇降公請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奏單姜寇亦
降公請詔撫之以勸來者先是蜀帥范成大言興
元軍帥郭鈞御衆無術至是折知常乃言鈞治衆
以整成大言吳挺頗失士心至是胡元質乃言挺
治軍有紀　上問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
固未可遽罷鈞亦未宜遽用此抑揚之理也五年
十一月除樞密使詔班綴恩禮並視宰臣
上從容言武臣嶽祠之員宜減公曰有戰功者非

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臣趙雄言北人歸附者
畀以員外置之職宜令諸吏部　上曰姑仍舊公
贊曰　聖意即天意也雄又言宗室岳祠八百員
宜罷公曰堯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疏骨肉之
恩可乎郴寇陳峒顛張帥臣王佐請節制諸軍公
言莫若使各展其效寇平公言佐之功卑賞不
可薄　上即除佐次對又言佐用流人馮湛有功
請先釋其罪因趣上其功又言軍志曰賞不踰時
請趣佐上諸軍功狀殿岩步軍帥岳建壽初元職
即轢其偏裨十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言恩未加

而威先之請密賜訓敕厲陳湊侃健無辜王世雄
奇庬有謀　上皆將之楚州守臣翟畋專殺八盜
池州守臣趙粹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殊死公言
其寬而正二人之罪廣西帥劉焞平妖賊李接
上問焞功孰與辛棄疾王佐公曰弗如也乃畀焞
集英殿修撰七年詔王某起居不名黎州寇平
上曰皆卿協贊之力江湖廣寇卿力尤多至於行
賞惟允遂為後法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於軍事
皆不及卿蜀帥言休平蕃寇將臣成光延高晃失
律公請奪爵或流竄　上曰不已輕乎盍從軍

劉公曰故事平内寇之功其賞半於平北虜之功
罰亦宜然　上欣然曰朕因卿言釋然有悟乃命
減死公執政七載多在樞廷凡遴揀中外將臣及
邉方守臣各稱其職有泛求恩倖從中出者皆執
不行四方所陳軍務雖數千里外應之皆切中事
機上眷益隆而公益夙夜兢兢朝野賢之望其為
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
先是自笑不雨至秋是月𦆵雨如注朝士相賀曰
此傅霖也時户部言諸郡旱者口筭紬錢其緡八
十余万　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於是公請發

廩以振兩淮之飢擇官以檢民田之損耀官粟以
平穀句之穀價於是富民無蘊年貧者無道殍民
皆欣然若更生焉先是丞相趙公雄蜀人也故蜀
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
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季
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於是求去者留久次
者迁蜀士乃安朝論以為盛德事有王叔簡者蜀
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召既至而趙去公力
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抃為樞密都承旨怙
寵為姦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其罪語甚切謂自

古人主受謗鮮不由此　上即斥之公薦名儒蕭
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冗官之濫請損任子公
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任子減前郊之半
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吏多滯者語聞
上問久不除郡守何也公翼月啓擬三人
上問孰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黄洽賀
上曰蜀帥得人矣　上喜以其語告公於是薦
劉國瑞可風憲李昌圖可版曹趙汝愚可閫帥張
杓可䥫淸　上曰卿進月選用得人决事惟允公
曰臣薦一士則詵與決一事則毀至非

聖主責臣以久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故相梁公
克家久外公嘗從容為上誦言其賢九年九月己
巳拜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秉同
心輔政　上虛已信任士夫翕然皈重天下顒然
望治公首以進賢報上為已任謂李椿之成朱熹
之練達可以寄民命　上使椿帥長沙熹為浙東
常平使者謂鄭丙之剛正芮煇之文學可以侍經
幄　上使煇為侍講丙為天官謂余端禮之精密
曾逮之風力可使為民曹謂葛邲之行誼能克之
文詞可使登法從又請補館職之闕員以儲人材

選治郡之高第以爲郎官　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政事之臣如京鏜謝深甫鄭僑何澹袁說友呂祖謙尤袤謝諤閻蒼舒羅點范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叔光宇文价謝師稷王正己趙思趙汝誼何万鄧馹陸九淵劉穎趙斐唐元宗吳獵陳仲諤詹騤周頡黃黼蔡戡林枅李壁鄭鍔趙彥中豐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也上皆用之薦李處全及錢端禮之孫象祖爲郡守上曰王某長者一日　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見古風矣故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

爲美談然公守法度愛名器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宜德意審幾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盡故鄭丙議戍期至而不之官者必嚴其禁令公請遵已行之法林宗臣議私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私書公謂長告訐之風鄭僑祈改冊書而宰掾謂其罪不可揜或欲屈法以從所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進士有求以免舉之恩爲陛等之恩或謂求者止八人何必靳公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矣宦官張去爲請以已之官貤其子云公言其子已爲遙郡法不應近襲顯以

執政之客補官未請銓曹公言聖世無近此門不可啓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陽民有擅決湖水以溉田者張杓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不執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政請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欲食罪不至死左帑胥史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衆恐傷好生之德於是流一人耐三人夔帥林栗奏部民譚汝翼豪横可殺公言夷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止殺夷人十七人謂宜減死於是止從編置吳宗且劉國瑞請爲盜者必殺公言若爾則盜必曰殺

人者死不殺人者亦死等死耳何憚而不殺人乎公之重人命欽刑罰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趙公雄請祠公言人才實難亦未宜聽右相梁公克家告病求去公言時方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官之職俟春暄而後行部使者曾逢請祠以養親公言逢之孝養宜加以貼職美名之寵示勵於風俗周極有才而人多譏其輕公言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上遂用爲郡守辛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公言此等緩急有用　上即畀祠官公之惜人才

全始終如此廠曹王佐言諸路旱熯除租至五十
四万石　上疑其過於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濛言
抹荒多濫公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癹
倉廩雖知其濫可不從厚況宗尙請行推排貪寃
升降之法公言閙民吏相糾舉其害甚大退謂同
列曰吾輩見民疾苦當如疾痛之在身王佐請諸
郡上供一歲再按後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一按殿
最州郡爭先鞭笞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歲至再
其害不細謂宜止於每歲之抄擇一二遠負之尤
者罰之庶幾吏不急征民苛政　上大喜曰甚善

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　上嘗論唐太宗之功
業因歎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爲規
上嘗遣湯邦彥使虜而虜酋不禮吾使因歎宿憤
之未攄公以上策自治爲献虜使魏正吉朝賀不
肅公責之以朝儀卒致其恭順而成禮
上欲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
備以示敵公之審幾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
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多邊吏言虜主敵
朔庭公言於　上曰虜之情僞未可知也或中原
豪傑起而圖之爲吾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

擇將帥擬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虜境
擻稱其主處行故國南朝來歲賀正旦生辰使暫
輟一年　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之何
盍亦遣使郊勞乎公曰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
使未幾邊吏再言虜境有擻果亦云然
上再三嘉公曰卿言於前乃驗於今眞廟謨矣時
高宗皇帝聖壽新歲八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稱
其崇慶之隆者澤必侈其溥　上命公歸纂其典
十三年正月朔　上躬帥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卮
上鴻號禮成發德音行慶澤群公百執僚增秩於

是恩逮于薦紳矣太學弟子負笈請太常於是恩
逮于韋布矣虎賁材官飫賜饗錢於是恩逮于尺
籍伍符矣敬老尊賢海刑已責於是恩逮于幽人
山農海隅蒼生矣公亦當進兩秩增封邑公懇辭
焉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矣而　上不聽今可以
從此逝矣三月公稱上丞相印綬歸田里章四
上不許九月再請爲祠官又不許進封魯國公來
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秋
高宗升遐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虜遣使來賀生
辰或謂上在哀疾既不受禮宜辭其來公獨言雖

好巳久驟辭其使未可也謂冝除館延之徐議禮
遣從之　上欲遂服令　皇太子參决機務遡於
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
請堂稟議翼日臨　皇太子請內殿進呈特公當
軸寢久盡瘁夙夜重以魏國年高士思而國邸方
殷欲去不可閔免躊躇非其志也來年春
高宗祔廟公乃上章丐祠見　上面控其辭危苦
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除觀文殿大學士
仍前特進魯國公判衢州從公便鄉鄰侍板輿之
志也　詔許辭行拊勞再三退辭東宮慰藉周悉

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親歛里拜
老壟雝迎親故歡䜩以為古人歐餘畫繡公獨兼之
公即日上章力辭典州請為祠官　上恩閔勞改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　孝宗倦勤
光宗嗣位公以舊學首奉　明詔詢初政公荅
詔言極切至大槩謂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
政因不在初　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宅魏國憂有
詔服除日降制公念毋子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
此痛極不如無生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肺疾
親舊勸公曰此素食所致也喪有疾御酒肉禮也

盍強食從禮言未畢公一慟幾絶勸者乃止未幾
小愈聞　王人及門傳宣慰問且賜魏國以白金及
帛疋兩各七百公起拜　命自草奏稱謝一月忽
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年亦然即命子弟
執筆自占表章祈致其仕翼日夜漏下十刻薨于
正寢實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
星霣于里門遺表上聞　兩宮震悼輟朝二日
贈少師遂以白金及帛疋兩各千令奏親屬一人
添差本路幹官以治襄事官其子孫七人卹典從
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之北郭外

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溫州瑞安縣紳
之女累封冀國夫人子八人樸通直郎監西京中
岳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機通直郎監西京中
岳廟樸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檝修職郎
監西京中岳廟樆宣教郎監西京中岳廟栻寄理
將仕郎楧櫼樸皆先公卒一女適校書郎姚穎孫
男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蕭然簡遠家人未嘗見
其喜慍沖淡寡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一衣十年
每一飲食魏國未食不敢先嘗閨門肅然寂無歌
舞在公退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合族千指

與同飽溫訓迪子姪不異己子士夫客死必賙其
緻好賢情才人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之嘗與不
市私恩每有薦進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怨
終不自明公捐　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
人先純正論政本寬厚是時士大夫多言閩人不
可用者公嘗薦一二士　上曰非閩人乎公曰之
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也
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也不
有丁謂王欽若乎　上稱善自此閩士多收用
云傳士章頴論事狂直　上議絀之公曰

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恥不相若此風
可賀也絀之乃成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
既歸於下謗必歸於上　上悅頴復留有司言
天長縣水毀七十余家　上曰此常事何必以
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一日不可不聞水旱盜賊禮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
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
開廣賢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
矣故　上每稱公曰不黨無私又曰剛直不欺
夫外人見其粹溫而　上獨見其剛直揚己要

譽者能之乎　隆興以來稱名相云有文集若
干卷制草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既葬十四年扶走
二千里以其兄樞之書來廬陵謁万里曰先生非
先公故人乎墓隧之碑未之先生而不為尚以誰
諉万里則按其諸子所作家傳及起居郎熊公克
所行狀掇其繫天下國家之者書之銘曰
皇矣　孝宗聖與天通英武剛明而相魯公
孝宗赫然魯公凝然赫赫然如天凝然如淵規㮣矩
柄落落弗契云胡相逢同底于治閒諸晏嬰有同
有和同罔可否和罔唯阿未聞儕室以俞廢吁面

惟予從違弗汝弼維皇之剛用公濟而皇之英用
公粹而皇武用公保大定功皇明用公海函地容
皇德墯墯皇功鍠鍠皇治其弘有嶷其成青周之
宣文夜勤止壁㕢未造鶴誨駒剌唐之文皇唐之
成康其漸二五曾謂無荒隆興之元闔闢乾坤震
是犹魂于強于安溥瀨之季薄海丕入金既罔缺
黽玉罔毀何施臻茲維皇不疑維公不欺維卒不
敢謂公乎乎無勇功智名後有思者曷不來下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碑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武文道盛德備奄有五三漢唐以還皆自鄶而下然天下知其聖矣至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盛大之極其惟從諫之聖乎嗚呼足矣堯舜之聖蔑以加矣於是忠鯁雲集用即丕功時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依嵩星之五行歟公諱大經字彥文世家建昌之

南城曾祖諱新祖諱本父諱富俱隱德不仕父贈至光祿大夫母朱氏封太宜人贈宜春郡夫人皆以公也光祿倜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知其有後公自總角從師刻志勵行不妄交游肄業精勤休澣不輟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光祿憂執喪如禮敬奉慈母益力學問再舉禮部紹興十五年進士公關仕自尉南陵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泉簽書定江軍判官事守真州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江東刑獄入爲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侍講禮部尚書侍讀

出守建寧提舉玉隆宮鴻慶宮太平興國宮積官
至正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爵清河郡侯食邑一
千九百户年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召入覲
公見　上歷陳民瘼時務氣和詞直翊日除監察
御史先是　上欲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
人御筆獨可公姓名召見　上曰朕於十中得卿
一人以卿風力峻整令下中外聳歎公自惟暮齒
擢自遠外益思禆報首論士風四弊曰掊克婾惰
誕謾浮塵時初秋閔雨詔兩浙江東屢因言請路
獄多淹滯有未决者一百有六十欲令刑部書之
于籍嚴立其期趣令具獄庶囹圄一空感召和氣
以消旱暵一再言之　上嘉其言增秩二等大理
正丞比年居外公以為言有旨作舍寺廷由是寺
官無居外者朝列肅然淳熙八年為殿試考官對
策切直者置前列其在殿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
大臣不任責又言敕局儲才之地宜選仕而已試
者仍不除兼官又以治民之本在監司請令侍從
給舍舉郡守之通敏可監司者一二人職事官補
外亦必觀其才力勝任然後畀之諸路按覈監司
守令之貪冒或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稍復而飛

蝗頗多公言於　上曰願　陛下深思天人相與
之理彊加警懼飭大臣講求人事之未至者更張
而力舉之政刑之閒益致其謹俾內而百官有司
輸忠讜崇寬大各修其職以濟事功外而監司守
臣察貪吏平寃獄去苛斂以寬民力而息愁歎公
嘗因見　上款聞奏云　陛下面令講讀官欲
鑒德宗之失令各言缺失謙冲如此何憂不治
上曰德宗不學不知道公奏云信如　聖訓德宗
拒諫飾非奉天所聽陸贄之言皆出強勉
陛下從諫如流實　宗社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
人心之說以為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
氣未應臣嘗求其故毋乃人心之未正乎昔
仁宗嘗患搢紳躁競文彥博以為恬退者擢則趍
求者耻乃薦張瓌韓維輩　真宗嘗問治道何
先李沆對以不用浮薄此最為先因言梅詢曾致
堯等不可用今能如此則浮薄之風何患不革陳
絳贓敗　仁宗諭輔臣以訓飭親民之官轉運張
士遜辟王且且以權利為戒今能如此則貪刻之
風何患不革臣願　陛下用人之際益思所以察
邪正崇忠厚表廉白明義利彰示好惡俾中外知

趨附浮薄者之必抑貪汙掊克者之必去則莫不一
洒濯其心靡然一歸於正　上再三稱善至言朝
士謁告以免朝參浙西收租而加公量諸軍市為
諸郡邊糴奉使不可以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
格事皆施行而監司一說　上尤注意妙選寺丞
四人同時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諫省首以警
懼為戒謂人主之患莫大乎安於小成足於近效
而無始終不息之志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遠大
之效古人之事業勉其君以必為魏證願為良臣
蓋以皐夔自任而致太宗於堯舜也

陛下宵旰圖治二十二年于茲而其效猶未能遠
過於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繼作星緯失常雖宸心
焦勞聖德感召而獲一稔之應退舍之祥然天人
相與之際蓋有甚可畏者欲望　陛下謹終如始
天心既格而警懼之誠益尊沴氣雖銷而修省之
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小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
已　上深嘉納宫官陳源以姦敗公言欲革此習
當載之於未然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之計以
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絶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備又
請嚴贓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闢

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公嘗從容奏薦閒
上曰比來中外亦無事公退而上疏曰臣聞治不
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可謂安矣而賈
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　本朝　仁宗時可謂治矣而蘇洵以為天下
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蓋二臣
之心愛治世而危明主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修
明紀綱振肅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
然邊境雖安而輿圖未復災沴雖消而豐歲未可
必至如寬賦裕民選將練兵急人才厚風俗未能

副　聖意之所欲者尚多也臣願　陛下愈加兢
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難能而勉其所未
至毋以今日之効為已足而堅其所欲為
上惕然開納秋旱下　詔求言公上疏陳四弊曰
臣聞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今者旱暵之餘蓋人心不和有以
致之民力困竭而愁嘆者多軍士貧乏而咨怨者
衆當今之弊無大於此二者夫民力之竭由於賦
斂之無藝賦斂無藝本於財計之趨迫州縣之間
繒帛不受其物而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而何

止倍輸峻榷酤之禁苛關市之征至如預借田租
誅責積負羅織以罪而罰入其財無名之需數外
之歛有不可殫舉者督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
嘆理所必然蘇民力而息愁嘆其必自版曹始版
曹寬則州縣寬州縣寬則民力蘇矣　國家竭天
下之財以養兵而軍伍乃有貪乏之嘆何哉蓋生
齒滋衆而廩給不贍故負薪販鬻亦皆爲之爲主
帥者又多務剥下以濟其私臣聞之道路皆謂中
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唯譽其美恃之者
略無所憚平時賂遺之費非天雨鬼輸軍士安得

不貧怨讟安得不作初傳　陛下欲親大閱士卒
忻然俄而報罷敗帥闒茸勞賚請步遂有太半不
聲喏者誠藝滅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
律隳壞一至於此蓋由主帥營利自豐素召衆怨
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亦豫池州統帥亶用衆力不
勝其苦橪饋給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流播
而黜罰皆未加焉臣願　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
養士卒塞其倖進之路察其借譽之私赫然如齊
威王烹阿之舉則軍情悅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
之弊猶有大者臣聞漢王吉曰朝廷不備何以言

治左右不正何以化遠往者一二近習固嘗招權
納賂以致人言　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雖舜
之去四凶不是過也今道途之人猶竊有議但見
干進者或得其所欲由徑者或遂其所求而竊意
其有爲之地者皆謂此輩在　陛下之前未必敢
直指其人之賢與否也明言某人之求與此除也
意者浸潤之言或得以乘其隙彌縫之譽或得以
遂其私不然此輩居第名園越法踰制外莊列肆
在在有之非賂遺之廣何以濟其欲耶臣願
陛下疏斥喜回佞倖之人更選老成醇重之旧以

備給使痛懲擠抑絕倖門毋俾妄議上累
聖德然今日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旱抗
論曰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聖明在
上而群臣不能盡心於國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觀
愈此言其旨深矣今　陛下屬精於上而大臣
不任責於下今日進呈明月取　旨殆不過常程
差除瑣瑣細故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召怨欲立一
事惟恐累身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　上意也人
有當用而不用曰此　上所不樂也委其責於人
而掠其功於己無事依違無所可否如此而望其

變調陰陽感召和氣難矣臣願　陛下深鑒舜禹
之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
之事必有能辦之者而　陛下又何勞焉閱旬日
公見　上而言曰　陛下近以閔雨引咎責躬求
言補闕願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　上曰已令大
臣錄其可行者亦捐南庫錢與戶部池州都政與
降充統制官殿帥尋亦補外蓋用公言也其在春
官雖無言責而論思獻納尤多如開數路而未賢
以補郎曹教兩淮之民兵以備緩急監司毋多騶
從以費州郡諸路時行推排以惠貧民減宗子取

應舉數以廣睦族之恩增四川銓試律義以嚴門
子之選求人才者大臣之職舉措才者二府之責
駁軍宜嚴修俗宜禁劇郡擇守以備監司之選治
行列薦必惟實迹之求中武舉者勿換文資宰邑
邑者必由薦舉每進見縷縷爲　上陳之其在講
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深陳正家之道損上益
下之義嘗侍　燕間賜坐從容　上問曰飲幾何
所餌何藥宦遊所歷何地嘗當春時
上問玉堂花木云卿於此亦可步進杯杓及叙院
即宣賜流香果實恩意周洽如此公屢祈退願爲

祠官　上曰卿公廉少能爲朕牧養小民乃以徽
猷閣學士知建寧公自隆大宗伯至是衣帶綬馬
再賫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韵賦詩朝士以詩贈
行觀者歎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幾移鎮紹興
公力祈免不拜　新命章數上乃被提舉玉隆宮
之除以叙公還家省松楸會親友墳復進祕書方
卷周覽無倦鄉閭有枉抑不伸孤弱無告或貧不
能舉婚喪或不能詣吏部試禮部者公皆全而濟
之至親近族或月有所給焉繼領南京鴻慶宮十
六年　太上登位以覃霈轉通議大夫人特頒

詔獎進龍圖閣學士下　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
正司馬光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致治之道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又曰當法
壽皇之孝與勤儉遵行
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納諫又言毋特和好之安
而忘備禦之謀紹熙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
通奉大夫致其仕公壽登八十閤室驩躍於立春
講慶命章綵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並作內
外姻旧載酒設禮撰爲詩歌以贊美之尋開賓筵
踰月乃罷閭里歆艷以爲盛事五年八月

皇上受禪覃霈於是有正議之命閏十月降詔撫
問賜銀匼藥茗王人踵門恩光轉奕前此未覩也
公姿稟特異年寖高体氣益彊一月疾作頗甚粥
食爲廢湯劑靡効乃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
君憂　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家事薨于正寢
實慶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訃聞
天子憫之於是有銀青之贈公娶同郡蔡氏累封
至淑人兩遇　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蘄春郡夫
人夫人與公同生於甲午先公八年葬于六人元
謙早世元晉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益從政

郎監潭州南岳廟元豫儒林郎監潭州南岳廟元
渙承事郎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
元豫元復皆先卒女二人長已笄而乜次適承節
郎趙師僕孫十二人國器承事郎知吉州太和縣
丞國華修職郎新興國軍司户參軍國均承務郎
新監紹興府乆鹽倉國成承奉郎新監溫州乆鹽
倉國光國棟國樞國祥國耆國基國俊國紀孫女
六人長適從政郎南康縣丞吕伯固次適陳克向
大榮黃葉皆舉進士餘未行曾孫男三人女四人
皆幼諸孤特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可封鄉梁家

湖之原從蘄春夫人之兆也公忠孝天得方重質
實自奉清儉待人謙和言不忘發宇量恢莫測其
際而閒心見誠學問尊正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
患深長每先事而言或者以爲過計已而信然宜
春太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亦六十象服委
他金紫怡愉七迎板輿就養公館士大夫榮之元
晉等承顏養志皆就祠祿元渙雖任筦擢閒亦檄
歸侍及屬疾捐三子皆在左右云先事元晉以書
赴告於予曰先公辱下執事與游久故甚厚非執
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爲守令有惠化爲部使者

風稜待制劉公國瑞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獨
表其在言路關國之大事者著于篇銘曰
諫罔惟行后罔聖名諫罔惟咈臣罔直聲於穆
孝宗惟天爲崇從諫一者聖名獨隆溫溫張公不
婞厥衷不婞厥躬惟樸故忠朝陽在東鳳鳴梧桐
匪鳳則鳴惟天爲聦文皇徽珪臣主惟一彛一夔
不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
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睿文自天典學日新尊道隆儒先路五

三於是儒學之士雲滃川匯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苤艾典刑之尤者在二浙則雲川程公恭之在西蜀則眉山李公仲仁父在江西則清江謝公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經學鳴或以史學鳴或以文辭鳴曰經而經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諤昌國其字世家臨江之新喻其先叔方唐武德初都督洪州因家于高安至元和舉徒居新淦十世而懋與弟岐子舉廉世充同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時稱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有藍溪集東坡蘇公與之論文有書尤稱其世上無真是

之詩蓋公四世伯祖也曾祖懋祖誠父華皆不仕父始徙居新喻自号清風老人累贈太中大夫母胡氏累贈淑人公幼敏而愿不妄語誦書日記千言既冠文名藉振屢薦名最後首送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迪功郎峽州夷陵縣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王傳撥公攝撫州樂安縣尉公條治盜方略上部使者其要在關其徙自告三十一年至夷陵適北陲有興羽檄旁午邑欵真令州請於使以公兼邑事軍無乏興民亦不擾循左修職郎陞左從政郎授吉州録事參軍獲死者旧瘞以稱姓

姓暴骨公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歛之賊有陳其雄者傭肱其黨以逼有隱盜者陳訢之官辭連其實反為隱盜者誣訢連帥龔公茂良怒欲沒入陳之產公為書以白帥陳氏竟免而帥亦以是知公以薦者改左宣教郎知袁州分宜縣表孝悌崇學校政尚忠厚縣名難理積負於郡者數十万一歲常賦之外又鑿空賦緡錢二万餘公歎曰奉洪羊復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於諸部使者力求蠲損得損士幾以母憂去後令許公及之繼請于朝竟蠲積負十三万緡至公居言路又以分宜及

秀之華亭月椿同奏詔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問故表之四邑例蠲正額緡錢僅二万而華亭又數倍焉分宜之民始有生意服除請為祠官以便養親授主管台州崇道觀尋丁父憂服除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國子監主簿太學博士監察御史先是州縣役法久蠹公里居時嘗教其里之人自占户之甲乙産之高下當役者自請承之編為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於　上下之諸路民多便之又論民之繇役有曰保長者有十二患又論湖州安吉笑租繭絲之征既輸細綾又輸細絹請

獨其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士大夫八習曰不
恤曰徇私曰貪忞曰刻薄曰佞汰曰輕率曰詐偽
曰隨厳凡此八習為民八患宜法湯之官刑以儆
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悪為易見未然之姦為
難知謂之姦者寔於心胸於迹未易研究
上嘉納之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七月詔求直言
乃條欵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摧酤之溢
如經総月樁之弊孫如趙州廣德軍之和買又條
振貸七策其要在勸分從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
講講尚書因言於　上曰先儒論學先致知經者

致知之源帝王之學先晉古書者治道之本故觀
經者當以書為本觀書者當證以後世之得失
上曰人君不知學則必至於自息如唐太宗非無
功也而不知學御謂讀書取證於後世者甚善
上又言及學問公對曰天下之事立本救弊而已
臣嘗聞　陛下論及允執厥中蓋中者本也中則
不倚自然無敝　上曰聖人所以貴中者無過與
不及也嘗夜召見論及南北事　上曰當乗機會
公曰機會雖不可失而舉事亦不可輕
上曰甚善公每遇宿必召見賜坐賜茶從容問曰

聞卿與郭雍從遊雍學問甚好公具陳本末
上曰雍論性可取朕於性說獨取孔子性相近與
上知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明自孟子而下論性
者愈煩皆失性之本公對曰　陛下論性真得其
要　上又問雍曾見伊川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
幼雍父忠者得頤之傳　上問曰觀雍議論多出
於易有易解否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冲晦
處士加封頤正先生皆自公發之　太上登極公
獻十銘其辞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
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
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
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黃
簾以激捷於号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月訪月問
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
吏乱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讒說尤害于國自治
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又疏二事其
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一定長久之道其
二則謂舉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巍巍之功易
以有成時稱十銘如李衛公丹扆箴云因經筵勸

講又陳二節三近累百千言大槩謂所當節者二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三曰執政大臣曰旧學名儒曰經筵列職未幾補闕薛公叔似拾遺許公及之有　詔各與卿監以示褒擢公献疏曰以補遺迁卿監官固陞矣意則非也況此二職壽皇後建之所以導諫用意至遠若驟廢之非新政所宜公嘗言有直諫有窩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窩諫者言之易受之亦易嘗進講至書無逸嗣王其監于茲言於　上曰監之一字帝王治功之根本由三代而上以監戒之辭為常所以

治多而乱少堯舜之懿僕爲之菲飲食卑宮室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皆周公所言四君無逸之類也太康敗於甘酒桀敗於酒池厲王敗於荒湎幽王敗於沉湎淫泆皆周公所言商受酗德之類也成王能用其言而躬無逸之行以致盛治誠可為万世法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權工部尚書六月上章請為祠官甚力除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扶濟再請者再既奉祠來歸天下士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之南郭名其燕坐曰艮齋天下稱艮齋先生後居

東郭茂林脩竹環列其居而桂尤盛遂以桂山名其堂又皆稱桂山先生云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以疾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階朝議大夫爵清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遺表聞特贈通議大夫娶胡氏封淑人柔恭勤敏梱內之事不以毫髮煩公二子峴宜教郎新差充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検踏官峙先卒三女適進士丁甫容胡定彭熠孫男四人淮渭皆登仕郎漳澧皆蔭補未命女三人長適進士歐陽珙餘幼公孝友溫恭出於天性清風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

賦詠必寄歸曰以此當綵衣之戲老人曰以是娛我足矣二親耋期而康寧朝夕侍養怡愉見者感化教育二弟皆得公學識有擧庠序諸中淳熙乙未科每詔二弟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雖聖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豪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天地相似孝宗嘗有怡嚴正大之褒故烏臺諫省出入七年凡所糾正無異論無愆言公有文集一百卷經解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學淵源五卷彝著二十卷孝史五十卷公之經學受易於郭雍以達于二程

詔艮者聖人之止無妄者聖人之動其銘有曰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於行又曰出門万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曰無妄學者宗焉公之文大氐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古文絕弦矣昌國之文如送陳獨秀序甚似歐而南華藏記甚似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朝時嘗攜二文以示兵部侍郎蜀人黃鈞仲秉仲秉以古文自命未嘗推表一人至見此文讀之一遍曰好再遍曰極好三遍曰此古人之文非今人之文也鈞也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果何代何人作

也予笑曰此古人今在中都之逆旅將詣曹而覓官黃驚曰乃今人乎慶元元年十一月甲申其孤峴奉公之喪葬於袁州分宜縣神龍鄉鍾山里西峰安覺院之右近太中淑人之塋從公志也後六年峴以書及文林郎充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歐陽朴之狀來曰先公葬六年而墓隧之碣未立非敢忘也念先交最故者加少而深知者又加少兼斯二者微先生碣之而誰也予因特書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錄銘曰

皇矣維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漂漢濫唐洛十之程洞聖之經南豐之曾司文之盟皇祐以降鳴嗣其聲　中興昌辰謝公其人擅場之韞孝宗下問優入程域泝源手艮以文而鳴古文勃興陟彼曾壇韶鈞其碑有一　其得則百斯世云胡傷廉奄有其二　公沒六年草鞠新阡碑于隊前列彼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嘉泰三年夏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以廷尉正僖　帝擢簡作牧廬陵幕府初開延見士民額而嘈曰此邦六一先生之故里也太守今日之

政其將曷師近舍先生遠取遼霸是宅鄧林而度材於他山航滄海而探珠於支川於是每夜漏未盡十刻先雞以興盛服以出周旋民瘼究哲民情治賦以寬聽訟以詳數政九居而後行錄因百慮而後決至於精意雩禁體為之齋禱雨雨集祝雪雪至既十告朔仁形於心化孚于民山農溪叟咸以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前日闢府之言其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先生文忠公矣公一日遊暇堂方史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仰而嘈曰古者必祭有道德者為祭之祖此禮經明訓也今君

六一之故園撫喬木之蒼然聽秋聲鳴蟬之賦覽
唐書五代史之褒貶如之冠晬如之容忽乎瞻之
在前也俾欲折白鷺之芰荷酌青原之石泉社而
稷之乃無一精舍以安屏攝以為邦人考德問業
之地不日室邇而人遠乎面堂之南得一壁亭増
築一室猶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爲士民
落之移書万里曰紀祠之碣招神之些不在子其
將焉在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辭曰
繄斯文之鼻祖兮肇集成乎素王二太極而三兩
儀兮曾謂逺賢於虞唐一剛一定而一繫兮叙天

紀而綴人綱膊肴止於麟筆兮過丂祀臣子以無
將惘侖頹而設祟兮邪詖㳄烈而波狂塞道統之
三絶兮疇再延孔氏之光㢤無君無父之方割兮
畢一孟之為坊撲㱾無齊戒㦝攸兮前一韓而後
一歐陽微一聖三賢之澤兮人倫何恃而不亡惟
恭元尊之丕仁兮褒先生乎　仁皇上以宋夫法
宮兮下以玉乎此邦羌此邦之子孫兮疇莫逸先
生之芬香耿先生之精爽兮千秋萬歲此邦乎不
忘翔崇永之馬鬣兮宿草風悲而雨荒膺屐眘之
不懷兮獨久於額乎捐羊雲起青原之嶶兮月湧

白鷺之芷筍有正叔之盍兮拊有羅浮之霜鶴西
江以為酒兮手北斗以為觴帥諸生比肩以迎拜
兮壽先生乎新堂乘回風而載雲旗兮忽焉來歸
乎故鄉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表

右司王僑卿墓表

南粤負山控海眦獠捐錯為一都會凡奉詔條為部刺史匪得其人則帥守頡頏殆若羈縻自淳熙戊戌以迄辛丑凡四年間有以小司冦帥番禺者既悍且收礪齒思噬倚門人為諫大夫怙執旁行聲氣出部刺史上小迕厥指鍛以飛語聞於是護漕布憲常平諸使者如萬世顯如黃溥如李綸如

趙公瀚咸被貴言繼繼坐黜鉗舌而斃莫敢校也帥既遂得意同時使者懲者靡傳者吹獨括蒼王公司平準監祥刑領饋饟凡三易使者節帯詭帯茹蔓嬰其鋒快收者怒欲為蠆尾未發改領他郡以死而公故無恙嗟乎公仁人也而彼收方狠獨毅不折是不亦勇乎截然居間有璞弗刓是不亦智乎是可書也公諱晙字廣元姓王氏初諱東里字僑卿少貪篤學為文有氣力登戊辰進士第歷汀州蓮城尉徽州休寧縣丞臨安府教授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

郎知太平州改知道州尚書考功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廣東提舉茶鹽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止朝奉大夫年止六十公初在著作之廷嘗與同寮劉夙相率論龍大淵曾觀招權害政章未上而去人咸惜之其在廣東救心黃海阜道商賈曾未滿歲得緡錢九十万有奇條上便宜請歲助廣西之費稍賸餘計之羨盡給牢盆之直又言二廣鹽筴宜權贏縮彼此相補無分東西畛紹興之制通識增損凡[illegible]之數合兩路而均之東[illegible]其四西[illegible]其六移役官無抑配民

力白裕時　朝廷欲糴米斛五万潜中都公不奉詔專竟寢公又言右姓年利秋時賤糴春時貴糶毗是用寒請令常平貴糴以救其賤賤糶以救其貴布憲之始捕冦陳峒李璞鄒春虔犯陽山雖王卒三捷而冦勢未衰公親帥師自韶至連擣其巢容冦李接繹騷西粤公又躬行壁壘邀其走集既驅原隰擊甸期年三冦悉平居職三載循行所部凡為州十有四為縣三十有九冞入黃茅無不至焉或有三四至者汀冦沈師猖于循梅潮惠之間兵卑有與公發輸漕下援粟矢謨兹事無牘丐敏

章七上不得請御史有以風聞言公者坐以視登之官罷歸至信得疾因家焉卒於癸卯四月庚申葬於是歲九月辛未曾祖慶遵祖汴皆不仕父㬚贈朝請郎娶余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鄭將仕郎判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簿女一人適從政郎新信州録事參軍葉宗魯既嫁而卒孫男二人揖女三人俱幼公天性靜默似不能言外寬中嚴直諒自信其與人交淑慝險易靡所置疑周急遠施有犯靡校其爲使者或責公不按吏公曰薄其奉責其廉可乎然遇事直前無恭顧慮嘗歎曰天下

事不患不能爲患不肯爲不肯爲者用其肯爲者於私用其不肯爲者於公闕者題之公既没縉紳先生以文來誄者或曰並受真僞兼容賢愚或曰周爲顏氏漢則孺子其爲一時推表如此予乘傳領表與公實爲同寮又繼公提點刑獄情義甚密予喪母而歸公亦使事言還過予敝廬留一昔而別甲辰冬十二月予奉　詔爲尚書郎寄任上饒欲謁公而公死矣外其堂哭之哀見公二子二子拜且泣曰知先君之深愛先君之厚信先君之篤者宜莫如子盍有以表諸幽予曰諾後三年八月公之子判試吏部得官將歸來見予予有感焉乃纂公平生大概以授判俾碣諸墓隧云淳熙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楊万里述并書

澹然居士趙公平仲墓表

魏悼王之六世有賢孫焉澹然居士趙平仲其人也何賢乎平仲也貴而賤富而貧才而愚德而屈也曷爲貴而賤富而貧也問誰高曾則廣陵郡王與安化軍節度使也問誰祖父則金紫光祿公也重王累侯拖紫鳴玉而平仲生其家不曰富且貴

乎然平仲不幸幼喪其所天又重不幸而火其廬而平仲短褐脫粟飲水捽茹以終其身不曰貴而賤富而貧乎然則平仲名在屬籍而不在官簿乎曰平仲承節郎也然則曷爲不仕無乃匱於所扶銳於所售乎曰平仲仁孝正廉人也平仲年未冠父疾亟平仲夜犯濤江跣走數百里迎醫之良者而拜之如父兄及父喪上無諸父下無同産兄弟以裒髫童子而攝大事毋寡已孤毋老已稺乃饘已以飯毋寒已以燠毋劬已以安毋毋子同命者四十年如一日是時平仲未命也毋沒乃得官則

泣曰君命其敢不拜無毋有祿其忍獨食不曰孝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於有司有官而終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黃老星家醫卜百工之技靡不解而不惑於巫史浮屠不曰正乎其居豫章之進賢急人之急恥人之疾或託之以死或寄之以孤者累累也不曰仁乎仁孝正廉是四者有一焉所挾既充矣而況四乎何匱之有然則曷爲鈍無售也曰非鈍也匿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才而懸德而匿然則歷聘轍環非歟曰歷聘轍環何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子真李仲元

之徒歟雖然子真仲元居下之賢人也平仲貴介公子也其於貧賤孰習孰不習也然有不習焉而樂者有習焉而樂者二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易地而處當有可小觀者平仲諱公衡濬孫居士其自號也卒于慶元二年四月丁卯年五十有九夫人周氏處士丕遠之女李公擇之外孫也前卒年三十有九與平仲安貧正家有鴻妻儀毋風四子彥演從政郎前德府司法參軍彥璋文林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彥法修職郎吉州司戶參軍同登淳熙丁未進士第彥伕業進士皆傳素有

聞而彥法與弟遊最故弟嘗舉其文行之美以自代云一女適傳傳孫男四人皆幼考諱緒之監潭州南岳廟母夫人張氏所生母金氏越三月諸孫葬平仲於縣南三牛鳴其月某甲子其鄉欽仁其原麻山迁周夫人祔焉其世次氏名職官之詳大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盛稱其信厚溫恭如晋宋間人物廬陵楊万里併表其墓曰

蔚麻原之松桂兮皆是翁之手植洒飲仁之泉流兮有是翁之釣石翁不見兮空山蒼而水碧孰知翁之不死兮山水長與之遨嬉朝躋霓夫霽暉兮

翁載之以爲旂宵喚鸞夫青湾兮翁策之以爲騑鸞天閽以入月兮不觸箕尾而騎步微子孫來拜翁而安仰兮盍諏雲而咨鶴雲垂垂而鶴傲傲兮翁其來飲而小泊酌桂酒而薦蕙肴兮必見翁欣然一醉其如脈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宋受天命一四海聖聖相承澤深仁高一百六十餘年間重人累寧罔一玷缺自宰臣蔡京究姦極妖竊弄國柄遂成靖康之禍言之可爲痛哭已方京與時敵斲天日閶闔雷霆生殺寒炎在其爪掌

京久居杭有尼出其門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
和縣縣宰廬陵楊公直之尼訴于京京諷守胡詥
公以地畀尼當羅以美官公執不可他日有從臣
薦公京以前憾擯不用公自是留落老州縣君子
是以為公惜也使是時公遇主得為諫官御史則
斬安昌破銅山為國除此賊不難也君子是以為
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字存之其先出晉武公
子伯僑伯僑四世孫叔向族号羊舌氏食采於楊
生食我以邑為氏其後居華陰在戰國者曰章章
生款為秦卿後四世曰喜仕漢祖封赤泉侯十一

世曰震至唐曰綰曰嗣復曰汝士曰虞卿虞卿之
孫承休天祐元年以刑部外郎使吳越揚行密亂
不得歸遂家江南六世曰輅仕南唐徙家廬陵子
鎰終海昏令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戩祖諱倫考
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太中大夫妣胥氏
贈碩人太中公樂易有容里稱善人家貧擇師訓
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言未十歲能屬文既
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郴縣尉丁父憂服除授袁
州司理參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
循州長樂縣令長樂二廣究處也士不知學公首

延士子脩學校與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一變屬
最諸邑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氏縣改
杭州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與文士
登臨賦詩為一時絕唱号詩將軍秩滿坐忤時宰
意授知襲慶府奉符縣奉符依岳祠廷在焉仕者
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與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
多墨公為置策書凡四方之民捐金錢以奉香火
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府廷已無與焉有戚里
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公白諸部刺史以聞有
詔漕使韓公韡之任置對究及證公既具獄公無

秋毫而任抵罪韓歎曰公之清雖畏人知神知之
矣通判建昌軍地與閩境盜所出入有惡少羣徙
數百殺人大塵延尉惲之公諭招不從設方略盡
會之既而赦曰愚民觸法情可矜白州戮渠魁徙
其餘民感悔盜遂息在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佗吏
通判洪州帥孫公埃素寬厚自公在建昌孫已知
公既至府事一委之公公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
公見時事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
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八月竟上章致其
仕歿于吉之吉水縣涖塘里之故居

高宗皇帝登極恩加中奉大夫賜金紫退居後口
不道　朝廷事手不涉州縣牘友溪山藝松竹葛
巾藜杖寄傲其間軒曰報春堂曰餘慶皆有詩以
紀之丙午冬大雪木稼嬰疾踰年而終建炎戊申
正月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葬以明年十一月壬
申卿曰中鶴原曰王阬娶黃氏曾氏劉氏皆累封
贈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辭藻兩預鄉賦修職郎
撫州崇仁縣尉王庭迪功郎興國軍司法參軍王
烈迪功郎全州錄事參軍兼司戶王猷迪功郎常
慶府司法參軍皆以公蔭補王訓不仕孫九人光

祖振祖茂祖煥承祖炳賡賡得清諸孫皆業進士
而得清桑家為道士云曾孫十人扶養清節撤清
成清簡清德清臣掖清卿皆世其業公字量峽陳
名臣冲淡家素空乏不問生業事兄布如父祿賜
少分諸其子如已子把未冠策第公以詩賀其兄
云月中冊桂輪先手鏡裡朱顏正後生至今詩家
者流傳誦為佳句公之葬奉議郎知處州度南縣
劉師旦銘之矣後七十有三年慶元庚申曾姪孫
万里覽其銘慨公之忠悼公之詘復表其墓曰
宣政之辰有尊其臣戲弄之鈞士伏以螫于其蟄

嗚于宵于泥穀穀揚公戴凜其風截劌其鋒怒霆
奮挺排山塞淵鳴不懷旃予進可蹺予傳可磨其
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万里迎侍老
親來吏零陵過湘江遇公於野店驩甚而彼此胥
閔已前行日荒荒欲落勢不容久捐語某拜公上
馬馳去公亦行一再回顧有惆惆之色公平生剛
簡未嘗對某如此也私竊獨怪之未幾則聞公病
遂不起蓋目之回顧殆永訣之意也嗚嗚呼痛哉

蓋明年之八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
劉氏字諤卿一字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
璣祖諱知復考諱仕先皆不仕紹興初元復元祐
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故執爛口耳聖經賢史古
今治乱正邪之大端漫不省為何物公與兄禹錫
以文章煒然同升里選而公在第二州閭稱二劉
焉已而禹錫登科公聞罷又十一年禹錫死公以
經賦兩科再諸太常登十五年進士第調鄂州戶
掾鄂居上流留屯神衛兵以大万計一夕軍中積
芻火大將田師中怒甚大捜後一夕得三倫兒有

火具械致之州太守張持承意委公鞫之欲少得三人者火與狀公精意問因盡其情將以寬威於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具獄白釋之三太守怒以語侵公公曰以火具而殺三人有以異於以釀具而抵酒禁者乎太守一笑破械遣囚逐與公為知己薦之朝迁左從政郎丞鼎州武陵縣數決疑訟歲旱州令公禱而雨甘露降于丞廳事之後圃挑者五李海棠者一邑民皆異部使者某公雅不屑其人某劾章薦公公以好言謝卻之既攝郡時士逾年用禮部侍郎辛公次膺及諸公薦改秩

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而疾作致仕得左奉議郎命下於身後云公初娶伍氏繼室向氏三子宏中處中得中二女始公未仕恤恤然有及物意安福西寅陂歲溉田万三千畝擅於豪右貧民病之公為作均水約上之官事下至今利焉嗚乎士大夫僭爵賦祿任民之安危福禍而漠然塞耳閉口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僞厲民以為吾民數百年不可瘳之疽根以進其身無怍色而公未有職於民之時而拏民憂以自諉如此使得大其施所及豈少哉公即世之二年門下士楊万里聞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

鄉里遺老為予言劉正臣極長者其陰德在人情矣其後增增未有已也今觀其二子捐軀棄躬而亦捐軀以死以不得遂其翔不及流其根則福善之報然不然未可知也然君子之望其子也無忝於其訓以無媿於其天而已負其先以左其天豈其志也哉是則報之大者是則二劉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士第負其有概然欲竭才力為國立功業卒至於

憊以病病以死死以不壽壽止於六十有一官止於左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嗚乎若元亨之志元亨之才元亨之廉勤而止於斯天邪人乎天也亦人也始元亨丞武岡軍武岡縣時大寇楊公宿亢洞庭狠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大將岳飛討焉元亨以飛檄督饟於諸郡至全州通判范寅秩挾家閥心輕士大夫元亨蹙蹙不動一日徑哀懇之范盛氣大罵曰公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抗言責之曰寇在心腹王師遠來不宿飽公忍坐視邪臣子之義當如是邪范怒且愧其坐人即發帑廩

以應然用是衡元亨元亨不顧也已而元亨寧靜江府茘浦及永州東安縣凡兩遇范爲部中監司數窘元亨卒不得餘粟罪然元亨自是困躓蹶乃教授德安府府學用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而元亨老矣至安仁數月境内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狀於朝丐頒其條教爲州縣式廟堂欲用之而元亨病革死焉蓋紹興三十有一年九月某日也其在茘浦民世爲吝於帥漕憲司怙其勢意氣横出視令亡如也令往往反折節降禮以就焉介其譽於上官否則與爲市以故多犯法不輸租令惕不

敢呵問稍怖焉則飛語鈎謗遠者奠致近者逐二十餘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然者白於三司請再犯者得逮治吝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運判修怨移以丞祁陽受賕鞫獄衡州先是衡有浮屠弱一孤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往山宗杲之徒也宗杲以才弁得幸於公卿要人孤兒每訟田於有司有司皆觀望宗杲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衡州十里所宗杲遣書於元亨啖以惟所欲或當塗薦章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畀田以歸孤兒諸公大驚及秩滿歸家万里私怪其蕉萃以問其子全略全略愀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盡於爲邑矣竟日坐聽民政飢甚則入屏風後卒卒索食食未徹聞一民揖於庭則又飛履而出迨夜過丙事已民謝去倦卧於屏風後率以爲常未幾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安仁卒死於勤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也已曾祖諱翰祖諱仇皆不仕父諱紳以經術爲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承事郎毋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卒子四人全略全

德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妹婿楊万里僕表其墓曰

嗟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爲已憂而不慊上官之含怒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冤矣雖然元亨之賢蓋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冤吾特爲國愛元亨之才而爲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嗟乎櫻已者醜誤已者妍同已者扶異已者顛今之君子此病未瘥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禍已如此況僕有大於此者耶然則

乏才於緩急之除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怪也
已不足怪也已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終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祐 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 祖宗暨于中
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至正之望為一
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
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
之為已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夷
視之為國輕重在 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

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
高宗及我 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
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
虜情猢甚國勢臬兀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
敢以聞首請用張公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
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
都督其繫人望如此至如乞斬大璫張去為尼外
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覿議復奏審之
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賂等弊皆根拔天下
治亂天下稱誦其卓詭絕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廼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
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禄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
陳公以覺聞　天子震悼對輔臣發歎久之為輟
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
十五年七月二日葬于莆田縣保豐里龍汲山朝
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公熹狀
其行其子守以請銘于太史氏而廬陵楊万里實
執筆待罪厥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
潁川人永嘉之乱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
將逵南迁泉江歴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
十二世孫嶠沈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
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莫公堯執喪
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
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寘首選有
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
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
已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一日忽心
悸亟馳歸莫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疾云服
除負外置通判南劒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
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　今天子為普安郡王

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争欲植所善
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
郎兼　普安郡王府教授尋迁著作郎在郎二年
講説常傅經以規歴司勲禮部外郎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以獄無
辜媚秦檜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掊克併
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罔言籍籍會冬無雲而
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
罷思退金虜自燕徙汴謀入冦中外震恐而揚存
中外久握兵柄尤以掊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
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公引春秋書
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今一日並見此夷狄陵
中國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
天子為罷存中而奪之兵時虜釁已形公言宜蚤
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選者旧臣唯
張忠獻在困於説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
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
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閫寄臣素
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疏雖有勤王之節安蜀
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

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諸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　陛下察其說謹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繫人心　上大悟官張去爲除沮戰議且請遣伏公請勒之　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遏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攝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北虜若來持以重兵犄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歛兵增

戍幣無策矣虜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有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　上然其計未發而虜自亂殺亮新酋遣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曰既蠶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至言曰今日正名之月也　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少也清心寡欲帛遠使佞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隸推建康府康府事時　上初即位慨然有雪雠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舊

發沉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効力大飭邊備十一月召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　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翻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闔奔外士夫以身附麥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万全而動從之會虜盛兵聚糧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爲然乃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與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

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壁二縣會其大將大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至撤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虜亦大發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麾戰城下自朝及昃殺傷過當虜氣熖爲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舉會夜兩不相知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爲我師大夫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討其實所亡失財數千人張公撤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

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衂沮大計
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
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
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
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
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
如此則人情解体浚方為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畫
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
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
徇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

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
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
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
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等所擠遂出視
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
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及思退貶死　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
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　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
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
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

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
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
朝之治惟　仁宗為最盛願
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　仁宗為法此今
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
當衆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國家之命脈氣節又
人才之命脈　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爭
以氣節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喪略盡今日之戒
也於是　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
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

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
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
事公又極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
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
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去而端禮亦卒
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　上猶未能屏鞠戲
又將毆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戚靈唐敬穆及
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月入對上迎謂公曰
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
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

陳良翰林栗劉珦時龍大淵曾覿以舊恩怙寵士
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為介
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吝偶中書舍人洪
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當除某官公曰何自得之
邁以淵覿告公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
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國權
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
事虞允文入謝　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
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荆襄落籬未
固言於　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

陴濬隍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
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
模悉如　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
分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來
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牘不名公却之
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求叛亡命
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俘虜叛投士否此載書也
鎮江軍帥戚方掊克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
議內臣中有主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
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罪方而以

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虜使來賀會
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儐者以禮
諭之　上親郊霖以震宰相葉顒魏杞策免公亦
請罪越數日除參知政事言於　上曰執政當為
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
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
其急務從臣梁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
其去可惜蓋有慕間者於是劾洪邁喜陰詭佞不
宜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
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者許得寢之

上曰卿能爾朕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
倖肅紀綱請軍政寬民力用人隨才無求其備異
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能否公曰召三數人與語
察其材智所堪而識之首拔閻蓋能江西羅及廣
西折配末鹽鈔諸道積逋以大萬萬計上於公言
聽諫從於是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
上念曾覿欲召之公曰自　陛下出此兩人中外
詠歌　聖德今復召顧罷臣遂止殿帥王琪奉
詔行視淮城還薦和州教授劉𤋮夫　上命召之
公與同列請其所自　上曰王琪稱其才公曰琪

爲將佐職也何與教官　上曰可召問之公退責
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楊州奏琪傳詔增城今既竣
事公請於上　上曰無之公曰此矯制也退至殿
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奏曰詔邊臣增城
此大利害大紀綱大号令也而琪得詐爲之令甲
曰詐爲制者發於是　詔削琪秩罷之先是密命
下諸軍　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自今百司
受　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焉至是復以爲言
從之尋佊前命　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
亦奏審乎公言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今三衙

發兵則密院不知每事奏審乃欲取決於
陛下也今命不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併旧法而廢
之矣意者非　陛下意也特無小人因此陰以微
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翼日面奏　上曰朕豈以小
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
忤旨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公力爭之曰
當與大藩　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
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
爲相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
獎廉退或才可用而伐閱尚淺即密薦於

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除用而不知所自
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
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
給舍必勉之曰　朝廷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
舉職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揚和二
州各屯三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爲
民兵要使大兵分屯要害以搤腹背民兵各守其
城以相掎角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
相　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
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北虜以陵

寢爲請公面陳未可俟手疏以爲恐慕虚名而受
實害事得小緩曾覿秩滿公預請以爲浙東總管
上曰覿意似不欲公曰爵者　陛下去覿甚堅或
謂覿必復來今果然願捐私恩伸公議又
詔進覿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虜正乃請以覿
爲介還以故事迁其官樞密承旨張說欲爲親戚
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予告請於他相得之公卒
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垕應制有旨召試搉
中書舍人林機言垕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
悰亦獨試乃機與諫官施元之意汪應辰不爲垕

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年允文復申前議
上以手札謀於公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
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曾覿
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士大夫莫敢
言者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
倪即侵軼閩廣海道聲勢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
方略慶頗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嚮
慶懼晝夜究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進銀青光
祿大夫閩鹽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

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
歛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
竟改之已而果不行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
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　詔盡發本道戈船及選
卒公奏留其半州大旱且火且星隕且地震公悉
以聞　上賜笏帶藥物三年　太上皇帝聖壽七
十慶賜守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
四年累章告老上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
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

撫使兼　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
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于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敬
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
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
上曰前日鄭鑑亦云鑑公壻故及之公曰鑑以小
臣論事　陛下和顏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
用不以材而以貨則下不服　上曰然又曰陛下
用人當辨邪正當由　朝廷聞曾覿王抃招權納
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藉藉恩歸此
輩謗萃　陛下　上曰小者或勉徇之大者此輩

何敢預公此輩未必敢明薦也或何知
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
願嚴戒勅　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
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見都下穀賤人
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　上曰何也公曰曩
者士夫私趨覿抃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趨
之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
非　朝廷美事　上曰抃下敢覿時有請朕多抑
之繼今不復從矣公曰　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
外間譁傳某由某薦某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臺

諫侍從多出其門　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
陛下言者如將帥䠞交又特甚者不惟士夫言之
吏卒亦能言之獨　陛下以為無有耳
陛下信任此曹壞　朝廷之紀綱𤲅有司之法令
敗天下之風俗累　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
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　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
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
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
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
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　行宮管鑰官者主之留

守待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官者置酒西
廂坐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建康
距淮南一水間無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
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
淮縣兵之戍者不受自北來畝者先是
上念諸軍有弩衆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界三總領
司各十万俾市易歲取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司
旁緣盡籠商賈之利陰奪関市之征公請罷之而
歲捐券三十萬於一司給弩衆者半犒大蒐者半
時　上前下文書于外多不用特墨詔之白劄子

率用暫御特送而廷旁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
抃遣所親以白劄來吏白近比公不奉詔因
上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　朝廷布於中外古
今所同也間有軍國幾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
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
指揣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錢穀所出
或師旅有興或邊防是經繫乎國家大利害者能
保其無偽乎　上手札愧謝公尋上章復告老荅
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　上手札尉諭再
三乃受時江東旱甚　上詔公預講荒政公請使

未解三十万穀二十万分州縣振糶而又繼以發
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逋羅淮東之糴蠲米商之征
從之惟所貸穀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云設施有
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
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
年正月公年七十元月即謝醴泉之廩俟中前請
凡五表　上又手荅却其章是歲親郊召公侍祠
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告老　上不得已
詔以少傅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
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

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　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
詔金器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圜丘且來歲增
上　太上尊号且慶壽陪班　上諭宰臣曰陳丞
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後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
傅而不名公竟固辭慶典告成將拜少師進封魏
國公及屬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
澤勿祷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後竟
上為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
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孫必
衣冠遇人無少長以一誠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

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辨邪正斥推要
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名意處國事顧大体
務持重在中書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
上奏稱其忠誠爲賢相云公性寛洪無私喜怒泛
然若無所親踈而好賢之心實篤雅善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嘗曰吾侍罪
宰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治郡尚風教民有骨肉
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一肉而
一衣或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
備内外緦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

部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別儲
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餘万緡悉歸之官公於
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爲
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蹈孔孟未暇師
髡可有文集二十卷曾祖諱仁祖諱貴父諱詵皆
以公貴贈太師沂昌冀三國公曾祖妣黄氏祖妣
李氏妣黄氏卓氏贈徐昌越冀四國夫人配聶氏
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
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蚤卒宓宿皆承
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黄涓次適故著作佐郎鄭

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梁
億餘幼孫男四人垕承務郎址坦承奉郎熱未官
女六人銘曰
宋十一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
皇惟皇惟肖肖我　高廟肖我　祖宗逌而與同
慶曆元祐紹興乾道　宋之聖時郅隆四之據圖
宿憤信威翔犹六月之師周宣之奇大醜仁琦麇
之以敍自此尺焉瞽不南下誤明何人猗張與陳
謨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大勳駿駿卒壞于成張公
既爽久艱厥相　皇相陳公奮熙載膺正臣表治

爲物吐氣勸　皇德心嫿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
以定一時群材雖爲公來若鳳斯翽萬羽斯會色
夷氣温　皇知發君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費頰
齒如石投水　乾道之隆萬祀攸崇走職太史作
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贈太師
諡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北虜遣使來弔　帝遣朝奉郎中
書門下省撿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大夫試禮
部尚書往報謝焉至汴京虜遣使郊勞用夷禮盍

我以哀往彼以吉迓彼必欲行彼之非禮奪吾之
有禮至臨我以威以張夷狄虎狼之強我卒能執
吾之有禮折彼之非禮使君臣詘服以伸吾中國
禮義之尊者京公以必死抗之也大抵自古及今
夷狄之所特以行其無道者止以一死怖士大夫
而已不知夫死之爲說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
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死正使
不死其辱有甚於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正使必死
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吾見有出使而
移疾憚行者矣見有不憚行旣行而不稱職者矣

見有不惟不稱職而辱命者矣見有虜人餞之至
於酣詩請降以乞臺發者矣奚而然也畏死故也
今京公執禮如執玉之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
正色而不可奪虜卒不敢加無禮不惟不敢加無
禮又復委曲順從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奚而然
也不畏死故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人道孰
爲大孔子曰禮爲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偉哉京公
乎惟得孔子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夷狄小惟
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見君命重而身輕孰謂一

死能動之乎當是之時天下忠臣義士聞其風而
說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矣至於　今上遂相之
天下尚遲之云云　諱鏜字仲遠豫章人漢魏郡太
守房之裔曾祖皁祖德用父祖和皆贈太師祖封
秦國公父衛國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封秦國夫
人建炎三年金寇掠豫章恐城中之人圖已家質
一壯男子衛公同産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母甚
急衛公慨然請行後盡戮質子衛公逸水而免寇
退訪父母得諸野來以歸兄弟俱全朋閭稱其孝
感公粹而穎秀受孔安國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

學必前列及大比對與談義極陳爲舉贊衆滯吉
考官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丁丑第進士奉
大對以直聞時年二十主撫州臨川縣簿令陳鼎
有能名公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
吾以簡再轉南康軍星子縣令地瀕江田病水故
多訟公按簿正程里胥餂萬頃清善良得職郡計
大半倚舟征吏緣是取過者目為虎兕守屬公董
之薄征通商民譽藹如部使者王秬首薦之及公
造朝改秩秬為小司寇見公喜曰公才宜在天子
左右毋庸請曾受邑公固請自試治民秬曰蘄州

縣繁中都官士夫皆然公獨不然可以此孟晋之
領矣知江州瑞昌縣俗以終訟爲賢大姓磐挾持
吏短長奪攘民業忽有媼持牒庭下公詰其由莫
知所對公曰必某大姓也竢此媼者逮其人下之
吏盡服其辜杖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攘以歸其主
始民樂公豈弟至是一邑大驚三年莫敢犯者部
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公於
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
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彥章輩代言手也尤職兩月
詔從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

應書即召見時　帝方英明果銳有雪耻復境
士志夸者乘之逅逅窾言以規速化公言於
帝曰天下固有落落難合之事亦未有驟如意之
事　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
蓋悟公之規也因極言州縣俱困民貧兵驕士氣
隤靡媚賢憎直　帝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
日除監察御史公言事務存大体不為苛刻至有
浮躁險怪之士或已拜官而潛入脩門造請者或
騁機巧以圖近次名械者或事談說以營求儒林
之官者皆斥去之帝謂大臣曰察官廉察非小補

也大朝會攝殿中監　帝顧左右曰京某威儀雍
容又謂宰臣趙雄曰京某有公輔器時士大夫有
倡為從罷之議者每事睃削公言於
帝曰此說一行日罷一月將下失人心上虧國体
帝曰事不務寬大氣象自不佳公曰繼今有進此
說者願必罰無赦又言求才不如儲才今姑蒐武
昌缺一守臣久未得其人萬一軍旅倉卒當屬之
誰又言非嘗任守臣者勿除為部使者又言天下
有勇敢之才不在軍旅則在盜賊二者相耦以為
消長為盜不死或抵黥流黥流而遠還復為盜異

特江湖大盜士卒半之　帝曰朕慮此深矣何策而可公言宜令諸路帥臣名為募兵實招士卒負數有額月月有限自首免罪賜名効用之軍不過旬月可以坐得精兵潛消盜賊帝皆施行衛公堯既祥除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舉廉細貪不避勢人遠邇振之不遺幽遠兼攝江陵帥訓兵御衆咸望稟慈軍民之政至今為法召為郎未行繼母秦國夫人堯既祥復召為將作監丞右司員外郎北虜賀生辰使來命公為儐值帝宅　高宗之憂公諸其使以　帝方居廬難以受禮使人不可既不得見又欲小留公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且過何名而留明月遂行　帝勞公曰朕不見虜使卿却之之堅之力也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虜又遣使來弔祭遂以公為報謝使公行涉淮故事當於汴京受宴禮前三日公與虜中郊勞使介康元弼琛里仲通相見於寧陵公請免宴不從至汴館公請必不免宴則請徹樂宜如告哀遣留二使近比遣之書曰蓋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巷不歌聖人禮經之明訓也惟北朝之治國家道之以仁孝齊之以禮義者也今某之來繄北朝之惠

弔是荷繄本朝之哀謝是為北朝勤其遠而閔其勞遣郊勞之使蕆式宴之儀德莫厚焉禮莫重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禮於臣節為悖義也豈惟詒本朝之羞抑豈昭北朝之懿哉敢請執事將何以訓之若不得請有死無貳無所逃遁惟執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以書辭者六七口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公亦竟不詘公慮其以銜命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徙倚于位元弼等遣人相蹕趣公即席又遣相禮者傳呼邀請甚聲不絕于兩序之間公不為動徐答曰若不徹樂死不敢即席必欲即席可取吾頭以往聞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奪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賜醴果寶之錫徐議去樂公乃帥其屬班于庭北嚮拜受未畢忽北典蕺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其聲厲甚於是公即趨退復位及門甲士露及閱閘公命吾典謁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聞其主留館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後有宴亦如之

帝聞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死執不聽樂其節可嘉士夫平時孰不以節義自許臨危乃見耳公

公見　帝　帝勞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禮固不
易執執禮亦未易何以賞卿公謝曰膚畏
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臣子之常
分敢希賞乎宰臣言使還應增秩右丞相周公必
大進曰增秩常典京某奇節唯　陛下之命
帝曰京某今之毛遂也即除權工部侍郎初公辭
行言於　帝曰此行禮物與前小異虜貪而無耻
當有以應之果以為言公荅曰禮物頒於　朝廷
使臣止於將命豈約非所知也虜無以詰至是
帝曰果若卿言成都謀帥　帝曰京某人材磊落

可使也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
府公至蜀念地險且遠天日万里當使斯民如在
輦轂首罷覘者以安疑情躬閱訟辞以達幽枉賓
接小官以來人才肅整維綱屏逐昏墨撫字細民
犒駐將士旬月之間仁聲威譽洽于四蜀又念蜀
民之貧節用薄歛以裕其力請歲蠲成都未估之
征緡錢七万有奇草估之征緡錢七万有奇四路
醦酒折估之征緡錢九十餘万有奇通三歲凡二
百七十餘万云後還朝又請加數年蠲減之期從
之於是舉全蜀之民被　朝廷之澤若更生焉紹

熙元年夔利告旱發粟三万石以振夔之民五万
石以振利之民明年東西蜀告旱又以錢二万緡
粟二千石仍請度牒五十以振六郡之民榮資二
郡尤甚公請除前一年未輸之秋租又盡除是歲
之兩稅又請度牒一百以為水旱之先備於是飢
民免於捐瘠大侵有如中熟志其水旱焉先是威
州之蠻其俗相殺者相償以錢即解而去至是蠻
有與吾兵人鬪者聲言將入郛守臣請避之公笑
曰我在此蠻何敢尓此必僨者教之若竿僨者之
首於境則彼不敢動太守揭公之令以示之蠻即

退黎州旧以西兵戍之一日與州兵相攻兵及接
兵其將又繼吏其下蜀人疑駭公視之若無事紬
其將而治其不咸者夷漢按堵瀘守張孝芳政嚴
兵殺孝芳及其家公明遣佐屬撫諭以疑其黨丞
發縣遣勁兵以躡其後未幾瀘卒自斬元惡僇其
黨五十人以徇戮於市於是三邊綏靖　朝廷無
西顧之憂公請為祠官　光宗曰蜀人方安京某
之政進寶文閣待制俾因任焉在蜀四年召為刑
部尚書　今上御極公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公曰
勤曰儉上嘉納之命兼侍讀上前陳春秋一王賞

誅大法讀呂公著新法奏議皆明古明今隨事寓
諷上喜因語金華諸儒曰京其進讀義理坦明使
朕意氷釋御等說經不當如是耶於是大用公之
意蓋於此矣尋兼吏部尚書紹熙五年九月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明
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
丞相白麻出在廷相慶公與同列頌容肝膽不忌
不克議疑從可否而毋我事疑從是通而不比心
本寬厚政出公方與士鈞禮不爲崇峻匿瑕用長
不遺纖末然守典謹度人綱人紀外若褒然中實

截然其所十二一遵　孝宗成憲而已有麻曉命
從中出負外置幕僚者有屬籍近親特增秩三等
者有禁中藥者超爲遙刺者皆執不行寺人王德
謙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上力言不可
上曰故事有之公曰　祖宗故事遵用有可有不
可在　眞宗時則有若劉承規將死求節鉞以王
旦之言而不與止與之以觀察留後今之承宣使
也此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在大觀宣政時則有
若童貫假開邊之出步府之節自此楊戩藍從熙
又得之譚稹梁師成又得之　二聖北狩中原塗

炭此之自出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
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今不以內
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爲者及
孝宗時有甘昇者二人非不親近也曷嘗有此至
於諫臣陳賈一言甘昇之罪
孝宗即逐去之此又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願
陛下以令典爲法以覆轍爲戒　上曰除德謙一
人而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必不可啓當除童貫
時亦云一人而止也節鉞不已必及儀同儀同不
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公於是力請裂

府上又曰不播告書贊而畀以告身亦不可乎公
曰是掩耳揜省之喩也　上又遣中人以宸翰諭
二三執政公與同列上疏力爭者至于三至于四
上乃黜德謙以外祠尋謫廣德軍仍黜請詞臣吳
宗旦朝論以公比王文正公云時
太上聖体未安　上每憂形　天顏復寔康寧
上欲消月上萬年之觴而宮臣又以小僭辭焉五
年八月辛未公乃呼宮臣楊端交等三人至中書
而詰責之泣而承命癸酉端交傳
太上　聖旨令　皇帝上壽辛巳　上詣壽康

宮奉玉卮禮成輔臣於幄次賀上
上大喜宮臣及屬車豹尾中侍從僕御之臣皆賀
驩呼之聲震于中外有司奏
太廟　太祖祐室生玉芝　上遂發德音布告天
下太史嘗奏星緯失次公勸
上恐懼修省以格天心邊域每奏北虜事宜公勸
上不必問彼而自為備　上喜年穀屢豐因宴
輔臣公勸　上勿恃小康而怠持守蘇閭容勿之
頊動容出辭必献敬戒至與同列在
上前首發大議陳　宗廟社稷為世大計有人所

難言者六年正月公與同列奏事退公獨留力祈
上丞相印綬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
上曰京某公正無私不可聽其去　上曰丞相誠
實安得言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
丞相三月公屬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
上竟不許詔藥丞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月
慈懿皇后上僊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八月庚寅
光宗升遐公聞之不能出因大慟遂疾革至丁酉
將逝其子沆問以家事不荅第長太息曰國家多
故何以枝梧言訖而薨享年六十有三先是太史

奏木星復上相還表聞　上為震悼以太保觀文
殿大學士致其仕　上以居廬從有司之請免臨
奠及輟朝有詔公薨于位禮宜優異於是賜之美
櫝以為襯又賜之貂蟬犬龍以為服又賜之水銀
龍腦以為斂又賜之白金三千兩帛三千匹以為
賵又贈之太師謚之文忠以為恩又命有司祭之
脩門命從臣中人護喪飲葬以為禮哀榮與章彌
文備物並用司馬光薛居正故事近世鮮儷也其
孤沆祈免門祭護葬甚力從之配盧氏封令人前
十二年沒累贈魏國夫人一子沆也承議郎主管

佑神觀三女長卒次適從政郎前廣南西路經略
安撫司準備差遣黃銖太史後也次適宣義郎添
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張忠純忠獻孫也
兄弟四人銓鎬皆以公補官仲氏鎬登世官其子
沂公之天資程和表裏喜怒不留色粹氣平可否
無忤策第最登或者易之特於稠廣試以嫚語公
一笑亦不孰何其寄瑞昌有毀公於太守者後公
攝師江陵毀者為幕僚反側求去使人慰安之且
厚遇焉其人感泣公常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至
於善善取賢不啻己出其在政地每挾一小方冊

以書才行氏名上有問必薦進於文無所不工尤
長牋奏仕雖至公台獨未嘗掌制誥者爲恨其爲
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痩態有雜著三十
卷經學講義五卷晩卜居得宋贇丘宅古松百章
岑嶎後先因号松坡居士堂曰眞趣樓曰山浦
上爲書堂名以賜焉雲昭漢回上賓翼軫沈以嘉
泰元年十一月壬申葬公于新建縣桃花鄕高坪
德源山之原走一介持書以朝奉郎國子司業李
公大異所作行狀來請銘銘曰
翊抗其柢阻兵以威血人以娛一个行李漢節逈

彼鮮不失次堂堂魏公往謝彼戎甲我関山彼用
夷禮傑傑庭止哀樂不類公辭以哀十反莫回盛
服往哉彼樂不徹吾首可折吾節可奪虎夫負牆
鎧爭日光又磨秋霜公毅以叱排闥以出罔不辟
易彼酋樂徹禮優詼事不留臣主相顧罷醼逸沮
敢或弔侮公既脩門
孝宗丕稱皇威伸伸人望有歸竟垷厥位贊襄大
事大閤其覦節蠹其除公還贊書
太上遺陳闕以勢御公達舜慕　二聖重惟一言
回天茲不曰難嗚不將命公當其榮彌隆彌勁嗚

不鴻鈞公迎其榮彌艱彌峋維垣其貴文忠其謚
哀榮寡二西山西偏德源之原名揭之阡玉立之
節章水有竭凛氣無歇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三終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
鄖國余公墓銘

聖上御極之元祀始初清明德新又新首選於衆
得一名相匪夢匪卜決以人望弗巖弗渭得之在
廷有揚綰之清有司馬君實之誠其知國如知醫
守法如守城好賢如好色用能柱天扶日奠定周
鼎徐聲怡色措國泰山懋勳芳烈至今梠焉左丞

相鄖國余公其人也或曰公賢固也如不久何
上睠方隆民瞻方輯善類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
留招之不出賢者固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
此公之所以為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能無
遺恨也乎斯恨也不在天下必在巳恨在巳者天
下疾之也恨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
恨而吾始無遺恨矣唐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
恨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　本朝之名相亦不少
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何
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朞年而
去蓋不究其用不竟其業也豈二公有可恨天下
不能不恨也恨之者惜之也仲尼曰如有用我者
朞月而已可也仲尼且去孫況公與韓杜乎此公
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名數於衢
之龍遊穉而讀書一過誦年十三文巳驚人紹興
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招賢之路云聖如文考
太公歸而伯夷歸明若昭王樂毅往而劇辛往有
司異之貢以前列遂第進士初尉宣之寧國歷江
西安撫司准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
孝宗召監行在都進奏院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監

察御史大理太常二少卿兼　太子侍讀兼權禮
部侍郎除權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
太子詹事為賀金國正旦使試吏部侍郎知太平
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光宗嗣位召為吏部侍郎除權刑部尚書兼侍講
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召為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叅
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除事除知樞密院事兼叅知
政事拜右丞相遷左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隆
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判潭

州判湖南路安撫使從奉祠除判慶元府改判潭
州積階自左迪功郎至特進爵自龍遊縣男至本
郡公邑自三百户至八千户食實封二千九百户
致仕授少保鄖國公以嘉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薨于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公之尉寧國也以
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己官尚忍
為之公之在江西幕府也帥陳之茂稱其文拙而
羅誅於諸公間章交公車遂改秩公之宰烏程也
邑之政舊聽於巨室宰一搖手輒逐去公曰去等
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飾蒲日數百紙

決事風生事棼如蝟庭寂如水鼠雀落膺鶩行股
弁有富估抵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陽
陽公曰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本部
祥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啓視竟置之法湖之六
邑病於口筭之征謂之丁絹錢率三很出一縑自
大觀始歲為足者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不輸絹而
輸其估其初一縑之估為錢者千其後為千錢者
五公以民病告于太守軍發請以上聞令七很出
一縑郭內二邑以錢為縑郭外四邑以縑為縑發
即以聞且令公詣中書面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

嘉歎即言於　孝宗歲蠲緡錢六萬公歸邑父老
萬數郊迎屬嘉　上恩罔不呼舞部使者及太守
列其治最淳熙元年召見　孝宗天顏有喜是時
帝意銳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敢逼者公
言於　帝曰謀國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
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
武秉匈奴之困親巡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
庭者讋其氣而服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
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
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禮益恭用

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也此先實後聲之
策也今日之事與漢大異而與越相若故漢之策
不可施於今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願陰設其備
而密為之謀運廟謨於靜謐之中示敵人以輯睦
之意使形聲俱泯觀其變而察其時則機可得而
圖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
有取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敵有內釁若匈奴困於
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敵有外事
若夫差奪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
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

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蹶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既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勢若破竹惟所欲為者　帝喜曰卿通達國体既退帝諭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不諳已止除奏邸謁告迎毋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觀丁憂既除喪不入脩門諫大夫蕭公燧薦公可御史蕭初不公識也淳熙五年七月召見言守令以掊克病民將帥以侵牟病軍用人宜先行實後才能擇吏宜舉廉平優勸獎初　孝宗惜其云至是喜

曰卿自此當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員者特增一員處公云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隳職業或內懷姦罔而敗風化或超資而擬恩寵或依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媮安為賢以苟得為能在朝者計日以求遷在外者便文以自營監司以喜怒為剌舉消帥以締結為勲績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正之路宜屏府縣之徒以杜群枉之門事皆施行公之貳廷尉也宜教郎王定國者以守禦之功得官宰掾修怨誣之以為偽官白之中書時宰主之獨

參政周公必大不以為然時宰怒以付廷尉令人諭意於公以法從公審其非偽以白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為屈竟全之公之貳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　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為之莅職之翼日有詔欲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耤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日以聞公言國朝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朝饗於太廟其儀視冬至郊祀之禮此　太宗祈穀之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異此矣以宮中火災之後考室落成之初故於天安殿廷恭謝天地因之明年仲春耕耤

此明道一時謝災之故事也非祈穀定制之故事也今欲祈穀而耕耤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乃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詔儀曹奉常集議中書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可以義起者至於禮之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也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以郊而施之殿廷亦猶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某始某死不敢奉詔

帝曰禮官不可則止公之貳銓曹也銓法所用有

法有比法者上世成憲之經也比者近世湛恩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屢遷吏所欲與必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否吏所欲奪必舉比之所否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與奪之柄不在長貳而在吏不在法而在貨公初莅事取法與比晝夜緒之一覽即强記及吏白事公前知其與奪之情而逆折其舉廢之詞彼以其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我以吾經老吏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宦蠹根朽掃瀩頻清郡邑衆職有欽負者吏每匿而不覿以要厚賕公令郡長吏疋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擕于

省尸俾應格者得之士夫詣曹小有幽枉許其夙夜面列至於武夫起行陣憎銓法者吏尤得以扼其吭而要其貨塞闕瓴徹文武下僚呼舞相慶淳熙十四年自夏至秋不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旱之辭必以六事自責京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事所召若成湯之六辭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政不節也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京房之六事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欲德不用也上下皆蔽也庶位踰節也　帝倖納焉公之為詹尹於東宫也凡閱五年議論之間陳古證今每寓箴諫若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必深言之罔不痛切嘗以司馬光言人主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願書置坐隅朝夕觀省光宗特為皇太子敬遇傳察尤尊禮公親灑汲古二大字以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多圩田田在大澤之陂大氐水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堅瑕每挑築水生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朝渺然田澤為一環數十百里匯為鉅浸乾則萃為槁野民之生業不大獲必大侵公至躬行阡陌周視隄岸勸民築隄增卑培薄益以捷菑隄成昔之隱

者廣瑕者堅於是田無水災頻年大穰民歌舞之至今賴焉郡有寓公以財自雄締交權倖動搖郡邑太守每至咲以貨寶一飜其餌私他惟命禁不敢息政用放紛公至却其餽絶不與通每以事來必摧辱之萬人吐氣　光宗即祚有詔求言公上封事言切於聖德者莫若正心切於國体者莫若裕民未幾首召見又言天子之孝不與常人同今陛下之孝於　壽皇豈特以天下養為養之至哉第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當如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　壽皇之睿謨聖訓仁政

善教天下所嘗褒稱者顧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斯足以拯　陛下事親之孝矣公之長憲部也廷尉上一死囚具獄蓋大俠殺人而使他人承之公讞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且北走胡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帥建鄴也裁民租之契代下戶之輸節浮費捡吏姦鄴觀不入私府賓燕未嘗卜夜初至守藏者以縣官緡錢百三十萬告既去以百七十餘萬告雩婁南勝圍不繒吾外邑嘗有蝗遺種公募民闢地以粟易之率一升全一畝遂不為灾連歲豐茂公之在樞

廷也興州大將吳挺卒久未除代公謂知院趙公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有識寒心今徙慮其驟易生變然天下無釁吳不敢動若更承襲將為後患趙公大喜遂合辭以奏　光宗猶豫不從公言趙某所請非為吳氏計乃為蜀計非為蜀計乃為東南計若無大將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六朝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大驗也又不從公遂求去初擬張詔除興元都統制至是始有俞音邊璜以覺中事宜上聞　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實有

備無患公每憂邊思職常若敵至講攻守薦材用章債帥繕戎器峙糗糧又援古今議論邊防之文綴為一書以獻焉紹熙五年　光宗被疾寖不能東朝重華宮外議譁張公寀疏深切皆人所難言詩同列將勇去以塞天下責望公謂二三執政與國同休戚今茲何時乃欲苟免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　壽皇大漸俄報外遐宮發表人情恟懼　朝廷莫知所出公謂丞相留公正曰不有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大極殿故事乎今日之事宜舉　太皇太后請代行祭奠之禮以

靖國人於是宰相執政上奏　太皇太后從之仍有　旨云　皇帝以疾聽於大內成服百官於重華殿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公正及樞密知院趙公汝愚參知政事陳公騤建言　皇子仁孝夙成宜登正　儲位累日申前請甲寅御筆示傳子之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戚得白太皇太后越七日癸亥得　旨仍宜諭汝愚騤及公先是丞相以朝臨仆地去國甲子禪祭百官畢集于重華宮　太皇太后垂簾有　旨云皇帝有詔自欲退閑　皇子嘉王可即　皇帝位

尊 皇帝為 太上皇帝 皇后為
太上皇后於是 太皇太后命左右扶上入簾面
諭 光宗聖意 上泣涕俯伏懇辭不能起
太皇太后命左右起 上仍命持黃袍扶
上至殿之左个素幄仍傳命執政同勸進再三
上遜避亦再三左右頻以黃袍被 上上泣頻却
之公泣奏曰今 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國勢岌岌
人情皇皇 太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也
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以莫之承也且 太皇太后
非為 陛下計也為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計

也為 宗廟社稷計也今 陛下乃執人子之一
諒忽國家之大計是蹈匹夫之小諒忘天子之大
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若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何其若 宗廟社稷何 上慨然收涕
愀然勉從不得已側坐御座之半公與同列再拜
上亦荅拜公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可乎
正君臣之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
上猶立而受內侍扶導 上詣梓宮前行謝禮畢
上衰服出至大次獨立久之公與同列再三固請
上始正御座朝百官退遂行禫祭之禮晷刻之間

人情大定中外相賀驩聲雷起乙亥除參知政事
兼同知覃恩進兩官公曰國卹尚新天命有屬詎
可因以為利即上章力辭曰 陛下承
太上之倦勤奉 祖后之慈訓勉為 宗廟社稷
計非以得位為樂聖心所形臣實親見君臣之間
自當交修此義豈應遽昌非常之遇辭不獲命止
拜一官十二月庚午除知樞密院公為山陵使特
葉公適以太府卿總餉淮東攝行丞相趙公曰明
日余知院入國門其步需往請之某且去士論未
一非余公不能任慶元元年四月己未拜右丞相

公辭免之章云好惡偏而黨論未息非包荒鎮浮
之量何以調一於異同蓋指是也朝士誦之中外
傳之於是人人相慶得賢相望太平云二年正月
拜左丞相公清介誠實好惡無偏恪守法度務行
故事力主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必從容訪
問人才記其姓名以備選掄一日謂侍郎揚公輔
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拔任
先是年饑淮浙江東請粟於朝以為振貸其數万
万公言於 上悉從之都城居民以戶計者十一
萬二千有奇元年米斗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

其估以糴至今年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
憂損膳羞自春徂秋至不肉食雨暘或愆禁以私
錢朝廷雩禱公每贊　上以實應天不專禮文有
禱輒應至是大熟因請廣糴積倉以備水旱四方
或小有癘異必聞於　上請恐懼脩省謹終如始
異時錢與券相爲母子以濟邦用至是券日輕公
私交病議者盈廷莫抹其獘公請出度牒以收券
之入發都内以散錢之出嚴大衆受入之令守錢
券十半之約於是母子相平民蒙其利臨安之民
有口筭之錢曰身丁者台嚴湖三州之民有筭之

錢曰丁絹者請與從三年衢之五邑自兩稅之外
非經歛者其名又十有四公請與損其十每歲所
蠲爲緡錢者四萬有奇免符既下五州父老欣戴
上恩喜極而泣時方事裁朝廷文書賞誅予奪政
令罷行公一一觀省句校不舍晝夜小有吏讁靡
釋不竄靡微不察三省黠吏不寒而栗朝士相語
責未睹聞史館書成品彙孔庶皆公典領要趣奏
篇將議行賞公當首蒙澤者公以國卹事之方殷
至於彌文非所宜急皆抑不行時有貴戚方見親
信丞相趙公欲疎斥之議泄竟以論去道學之士

遂爲深讎依附者日衆内外相扇浸不可制指趙
公爲黨魁其甚竄于湖湘也卿典未行議論紛起公
曰此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罪某自當之
即以從官歸葬奏請衆皆不樂浙西常平使者黄
公灝以擅放民租逮竄知婺州黄公度以隱庇屬
吏褫職罷郡是皆有深怨者公爲執奏止從薄罰
迨呂公祖儉南遷抹解帶獲朝士有知公者直以
公義相勉責公曰某自分決當去恐他月將有大
於此者耳未幾有上書者造設虛詞誣陷浸淫殆
不忍聞公即繳其書而兆眹已深媒蘖已熟有成

畫矣詔公與蜀帥趙公彥逾具即位本末來
上蓋謂趙公與丞相嘗有隙疑公相代爲相不相
能冀有所中傷因興大獄一時名士一網可盡公
食不能咽寢不能寐丞寺介走成都期以守正要
以同辭未達而趙公所錄受禪本末之書已至公
取副本觀之曰大体得矣若公所録甲寅龍飛事
實則皆主丞相趙公以明其功曾不自述其協贊
之力微其辭彰其義議論平實雖時論多所不快
而姦謀竟息外間所傳出於意料往往亂眞唯晦
菴朱公熹見之嘉歎每曰余丞相此書却不失實

門人共閱其書遂傳會賞殿除節鉞制詞盛推定
策之功公不自顧計徑貼其麻執猶使往錄事實
者其慮固深公自是憂見顏色義激肝膈語知院
鄭公僑同知何公澹曰某欲有所啓奈無助何二
公曰公安得獨為君子公又以語楊公輔相期協
濟他日公獨見　上閱陳甚恭且曰除從官而中
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本已滋聞者遷怒公知事不
可復為變不可再激即抗章引疾其黨尚嚴憚公
不敢侵侮益追怨公戒子弟毋入京求仕公既去
善類始思公之有力其迹之彰彰者如此至若攜

徒寄勿省發燭微潛消陰劇深計遠慮宜不得盡
知公嘗語所親吏曰某備位宰相無他長惟以全
護善類為急其他皆所可略要不可與此等爭虛
名而使士大夫受實禍此公之盛心也蓋當公之
秉國適有道學相攻之際事方鼎沸未易和調非
少有縱捨而徒為矯亢其勢必遽其欲未厭名雖
公歸禍將世偏故利欲飽而黨錮解此其驗也楊
公輔貽公書亦謂公危言動論世所不能而明哲
出處曲全善類辭顯義曰其大端不可掩沒如此
可謂深沉弘遠真大臣事業非淺之為丈夫者矣

一時士大夫羅禍不深坐廢不久終當藉以扶持
宗社公之為功少有能明之者公堅卧遂稱篤求
去懇切同列合辭於上前請勿聽公去
上一再却還奏牘寬期賜告令侍醫視疾太官賜
膳公固請去位　上不得已四月甲子除觀文殿
大學士判隆興府辭行召見內殿有詔免拜賜坐
撫問周洽還中貴人至江亭賜黃金二十五鎰及
幣帛茗香公又辭郡故有洞霄之命　上又遣中
貴人傳詔撫問賜銀奩香茗公之帥長沙也三辭
不獲命至則除諸邑頻年之積逋以寬民力効武

岡搜臺之兵官以安溪徭窮日力以決民訟夙夜
勞勤休為之瘁有勸以勿勤小物公笑曰吾平生
在官竊一月之祿必殫一日之勞可以老而改乎
後再帥長沙暑行得疾遂薨于位時有大星隕于
其里居之側云曾祖慶祖鐸父鑰俱贈大師追封
岐益蜀國公妣虞氏贈燕國夫人娶葉氏封福國
夫人七子峴承議郎主管佑神觀未除公喪而卒
嶧承議郎新權通判信州軍州事兩預秋薦嶸第
進士宜教郎有旨除二令峻承務郎嶠峘未命皆
蚤卒岡承奉郎擬監兩浙路臨安府浙江渡三女

長適從事郎新監慶元府鄞縣大嵩鹽場支鹽官毛淮次尚幼孫男五人琢承務郎新監蘄州永平監珙璹承奉郎珪瑛承務郎孫女三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徐鑄次適功郎新鄂州江夏縣主簿劉常道次尚幼曾孫一人初蜀公一兄已與分產未幾而貧悉以畀之性喜濟物飢者發粟貸者折券鄉里稱為仁人長者公奉母夫人祿養所至扁其堂曰戲綵既沒水暴言之必泣弟端誠先官之而後及已子在官得俸亦以分兄弟之子及其遠族云公孝友誠慤公忠廉介出於天

資自少至老無一語欺踰規蹈矩目自儆戒休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及其在人主之前胃鯁切直攖鱗苦口自敵以下有不堪者誅大事決大疑人所恍駭公處之裕然決之沛然也不念旧惡不阿權勢其在當塗有江東漕會使酒嫚罵公者公與彼交章相避遂兩罷為祠官後公長天官其人為貳郎踖求去公與之傾心盡歡仍薦其擢其人媿服人服其厚其在從列時宰嘗屬公薦某人公不承命人服其在相位財暮年耳天下方望治而謝病堅卧三月至補外得請乃出故天下至今惜之

嗚呼諸孤將以嘉泰三年正月十三日葬公于龍遊縣靈山鄉石壁之原以書來請銘銘曰

紹熙季祚　光考違豫仰瞻居廬傳憲機務北人皇皇靡所歸赴宅憂縗離非上而誰
聖考有命其代予悲　皇上益謙十命百辭兩泣其涕推去天衣公負宥府夫月以飛躬手扎數公手焉依國有大疑公作寶龜國有危事公作金隄有昊斯岌公作天柱后土斯隉公作嵩阜
皇曰汝嘉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國是孚公感主知其夜其劬先物以興後昳以餔以汔于痗弗

有其軀推轂　帝車匪堯弗塗嶌球天耳匪臯弗謨孰彥而翳孰媒而孳孰寔而戾孰縛弗既摧而彙之青而遂之纚而墨之塹而稱之五月而濟春年而又方寫而抗方揮而彈留弗可留致其可致揚清馬越韓逢杜止前五百歲一有其四後五百歲一無其二肅如清風聞者興起勳勞智名昌兼竹青朱熹所稱揚韓所謂有麟有煙對越圖清侯誰濟登汲古書生

樞密兼參知政事權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四月予上章得補外同郡今監察御

史曾公三侯餞送于西湖之上監六部門權侯安
節偕來曾公坐定忽跽而請曰權侯將有請焉顧
為其祖樞密公追碣其窆揆予曰諾後五年予歸自
金陵過清江其太守郊廷乃權侯也前請僅億予
志之矣而侯獨不忘再請賡前諾予其可辭公諱
郡彥字朝美河間人曾祖顯祖慶俱贈正奉大夫
父經贈光祿大夫儒學三世之而光祿公為時名
儒號無捐居士公自兒時嶷如成人七歲聞講毛
公詩退即能為家人說大義自是力學至忘寢食
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嶄然張廷堅與光祿公游

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識入太學崇寧
四年賜上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青州教授歷睦
親西宅宗子學正提舉河東學事除太學博士
徽宗幸學設輕堂上延見諸生　命公講下武詩
音嚮理明大顏喜甚　恩錫有差轉朝請郎改辟
雍國子司業宣和初遷左司員外郎
徽宗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嘗欲官
養人子衣之品服公言孔子惜一繁纓今以命服
服奴人手黼銜之故根之使遼虜面授國書責
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酋大

怒竟真奪公之在遼也審知女真強盛目睹官軍
驕惰歸言於上請繳兩河繕甲兵固吾圉益厚北
朝之好毋令邊臣生事敗盟不然必有唇亡齒寒
之患且言帥臣沉積中與詹度不咸當黜不報尋
除集英殿修撰知易州女真㬌犯京師
欽宗受禪公復為左司靖康元年十月改宗正少
卿除直徽猷閣知冀州辭行　欽宗勉之曰兵起
北方士大夫悉來南卿獨請北真能体　國公道
逢士夫自大名歸者語公虜且再入毋往公曰吾
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高宗皇帝以康王為大元

帥起兩河兵入衛王室以公為計議官公將冀兵
與宗澤兵皆師于澶淵與澤兵於丁未三月自濬
往趨古刀馬河拒賊列砦數十去京不遠虜騎充
斥諸路兵約同進者皆不應澤曰是以肉食虎耳
乃師于曹之南華及　二聖北狩　上檄諸路兵
追襲公與澤兵復之衛之滑賊已渡河公與澤同
表勸進及登正位號以繫民望者五　上亟召公
與澤赴　行在所公乃回軍自京師赴　都道除
公帥荊南澤襄陽旣拔　行在所澤以元帥事人

奏公未見閤除天章閣待制改知東平公言於
上曰願　陛下無輕棄南京臣當死守東平一日
三被詔督之官建炎元年六月也時河北盡陷京
東州縣半降賊公以疲卒孤壘抗強虜幾及二年
兀术合衆二十餘萬圍城糧盡而救不至人至易
子而食然公以忠義激士猶摧鋒陷堅虜患之為
書射城中云趣降即富貴何自苦為公罵曰逆虜
吾受國厚恩死無恨豈忍臣異類力屈城破兵民
爭扶公出城父母妻子皆陷賊惟一男一女一姪
走及公公自列請罪　上憐其忠喜其至

詔曰闕穀於荒殘毁家以紓楚國之難賴真卿委郡
而為朝廷之歸遂原之三年以朝散大夫寶文閣
直學士知江州公日訓兵旅集舟積粟以防虜寇
請朝廷分兵守武昌襄陽則表裡之形成賊不能
窺我於是李成在泗劉文叔在舒韓世清在蘄孔
彥舟在漢公以為此曹皆豫江上名曰聽
朝命受國爵急之則詐忠緩之則詒患皆腹心肘
腋之疾陰備之彥舟果欲來攻知有備而退屬公
丁父憂解官　上惜其去三命起復公固辭者
七不獲命四年正月以寶文閣學士知建康七月

改淮南江浙荊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初建康遭虜
焚殺城野一空公竭力安集不數月朝市小整人
以更生繼總漕事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
東西董婾懈摘欺隱覈遴士責督漕水陸程輸餘
五千里財用湊集於　行在所者億萬計有
詔嘉歎紹興元年入為　部尚書兼侍讀二年五
月除簽書樞密院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
機者三　祖宗德澤在人人心未忘王師一興諸
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虜騎春往西北以壓其
南外則林牙等浸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

覘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挾
之養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
制人而制於人哉不然經理淮堧以達下邳藩屏
荊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
策之次也　朝廷用其次云復有中興十議其
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偷安
于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
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
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
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說偷安苟合之

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詐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
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
用又謂厳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
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然後
可又謂削置一官宜可省也盍令沿江州縣各備
其境内而總之以連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釆石
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
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
者顧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
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獨歸之數

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
且不能措一辭　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
不可揜公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不誠未有能動
者　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堯舜
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言曰願
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未幾以簽書樞密
參知政事數月　上欲大用公三年二月己丑以
瘍臂薨于位　上震悼親臨其喪贈正議大夫
遂以金帛官爲護喪歸葬于徽之婺源官其家七
人女家三人公風骨奇偉胸次恢廓學術才氣過

人數等性至孝初無相在郢卧病公鋒從我然汝
盥必親執樂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及無捐歸
汝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比望長號之廬山飯
僧泣血禱佛冀父子如初三月而赴告至力乞終
喪七請不獲公廬　上深知每謂曰責難於君
謂之忠吾君不能謂之賊婺源之東山水奇秀築
室其上自號且然居士有古律詩二百八十首雜
著書啓章奏百三篇其所述作初若寂然無營忽
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雅善卑聖士大夫游其門者
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爲世名臣

配呂氏先公卒汝上封樂平郡夫人繼室李氏封
隴西郡夫人子男一人嗣衍女一人嫁韓穰孫一
人即安節也傳家學有祖風云銘曰
太陽鄉晨賓以啓明應龍將昇從以翕雲巨宋再
昌天啓　高皇文武椎公襄我烈光維時胡塵
塞乎穹昊滓于厚坤白晝爲昏維
皇勃興赫濯聲靈手其青萍叱開腥膻維公孤忠
杖策以從補天重光扶月再中如周甫申如漢弇
恂如晉導榮高勳昭明烜秉鴻樞烜頎政塗
皇曰汝嘉將遂相予總章斯皇胡剥我梁巨川斯

芷胡㡬我执新安之原是堋是窆佐命之元過者
式旃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

墓誌銘

淳熙甲辰十月一月万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月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遣騎隨門遺以書曰江西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泒于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某冥搜得之今刻棗以傳而序引欽焉非君其誰宜為万里辭不獲命既呈似公公不為丕可是時万里未識公也自是書問還往益密情益親厚後八年万里將漕江東被旨往上　問囚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鉉邂見于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指欲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庚此願既而山路崎嶔難以再經挐舟東歸至今以不識公為恨每每流涕公聞之亦流涕蓋万里平生知舊相識而不相知者有矣未有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没万里哭遣家僮弔焉今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万

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墓碑公姓程諱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冑自重黎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德之詔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謚忠壯迨今廟食至天臣始徙黟云曾祖宗顏以子顯謨閣直學士邁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轉之千載贈奉議郎父肯之以公贈太中大夫三世娶胡氏贈碩人公少穎異伯父奇之令從桓密至公學方卄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連除興國軍光化軍教授以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

造朝屬酋亮敗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屬兵馬守淮漢募興軍還閱諜理財用陳大喜以為足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府尹趙子瀟待下簡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以府事且屏後堤焉見公剖決如流遂大相知除知通州請御史薦為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饑　孝宗皇帝憂之分遣郎官御史行視振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有府始奏謂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　上大喜語執政曰誰肯為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上　上迎

勞曰卿振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　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趙抃之會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行也若夫今日之急務顧詔監司與帥臣察所部之官吏或罷耎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虔書者罰之斯者不可緩也　上稱善除右正言見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剴切時巳和戎公言勿恃和以為安必因和以為備復言廣盜始于湖冦復作蓋官於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宦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使者以察郡守妙簡守

臣以察縣令孰為公廉孰為苛刻或辟置或罷黜至於一切利擾之政尤宜蠲損　上即詔群臣集議于御史府選監司一人遂除張維廣西提點刑獄郴冦李金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門速發旁近精銳之師應時討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龔遂治渤海諸持鋤為良民持兵為盜賊此安之之策也張敞治膠東明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之策也願下攸司著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穎公建明表裡相應冦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於上

則僥倖息於下大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務任登仕除嶽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矣近有宜州文學高袤者除襄陽教授考其鄉里乃一時借補亂法亦太甚矣有旨押袤歸本貫又言諸郎皆華選也近乃有為丞十月而遷擢貟者有監門數日而亦充數者望申詔執政繼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有為淮漕者進死蝗公言月者廬州守臣張師顏奏蝗倫田野今乃諱言蝗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

前從臣召還者請復免役錢公言身為邇臣不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乃導為刻剝是可不斥遂左司諫言民困於執役及和糴四弊　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省僅四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

上再三留之曰朕方欲用卿尋以母憂去服除除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引嫌改衢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

陛下屬精圖治未嘗不欲大為然有志不可不養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怠速於用則或沮傾

毋徂宴安毋急事功　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易江東鄉部也即家拜命奉親之官郡人謂晝繡云既職事有曰本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苗錢曰宣城砦木錢皆蠲除之仍捐米數千石竊宣之乏徽州雜征有曰驛料豆錢者多取八千緡即奏蠲減又言徽紬銖兩昔輕而今重民以益困有旨十二萬匹減四之一公喜謂人曰大哉聖主之仁一舉革二百年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浙西提點刑獄辭行

上曰朕欲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既數月　上復問宰執程叔達已除庶子未其簡記如此公言王滕几例止紬實録而不網羅諸書恐有放失尋兼崇政殿說書　上前因論帝王之學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願講求前代聖賢事業而施之天下一月講周禮至泉府因言其法本欲斂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所以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說創青苗之法以取二十二之息故天下卒受其弊用經之誤如此因言今州縣知利而不知義受田租之粟則多至加倍理訟獄之負則專務罰金甚至周內罪名

沒入生業大則猷義羨餘結權貴小則私盜取資
妄用民日益困不可不懲　上曰亦非不懲更當
痛革石史蕭公燧在旁與閣出而大言於殿門曰
講讀官得人可為　朝廷賀再兼直學士院三年
四月兼中書舍人公以兼官過多力控免云一月
召見因言傳聞江東淮南多旱願修德明政省刑
薄斂庶人心悅而天意得　上曰亦聞江東閩
兩方以為憂而劉珙奏云已得大雨可喜漢唐之
士皆緣歲荒盜起朕每夏憂念常至五六月不敢去
心公退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

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兩省後至預聞或昏暮丙
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望詔
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末人之閥閱連書于
前俾得參考不然依旧劄繳奏十一月
召見賜坐　上曰卿劄詔甚得体公稱謝久之辭
起命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
超越　上曰何也公言舊京局諸闕本以待選人
資淺之有才者今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除職
事官願以京局諸闕仍舊歸　朝廷公每論諫
上必嘉歎即施行之再召見論敬天變民有志事

功三事其論敬天曰臣承乏司宗某修王牒因得
仰窺　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臣願
陛下鑒圖而法文王不已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
勤勿謂平泰而忘儆懼　上曰朕自為此圖頗覺
有益每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
見　上顧左右取圖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由
嚴恭寅畏尤當以為法公言　陛下既知所以戒
又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後以親老請外
上曰朕方用卿何數求去退而力伸前請
上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直

龍圖閣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明年丁太中憂服除
七年五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帥劉焞久病廢事民
方怨咨公為辨訟決囚滌滯除弊遇水旱與蠲租
振贍人爭舞曰非運使我等皆當死徙嶺海矣又
下令通財以本司緡錢助衡郴道求者凡一萬三
千緡又代道州輸歲欽之錢一萬七千緡積逋大
軍錢三萬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誼奏除永州旱
米四萬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
為表乞借留九年七月再除浙西提點刑獄餞者
塞涂其後漕帥季公棆竟以民言上聞時江西諜

卿　上命執政疏其人　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
季椿奏其甚得湖湘民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
興府見　上極論梆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選任
之宜消弭之策洎至洪以所部多盜申嚴同惡及
他盜捕告之令一夕郭外僧舍有冦其徒來告公
免其罪尊其犒盡得群冦尸諸市屬邑有八而每
歲之賦十遺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汗萊者
亦有田不汗萊而素無主名者謂之逃閣公分遣
縣官精敏者核其冣占其實百年蠹斃一日蕩去
州之材官日親兵者千日選中禁軍者亦千異特
士卒營居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為之築室三百
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服給散惟時晝刻夕警無
敢譁遠役請州置準備將一員擇其久於從軍者
以管轄之上以其法頒下之百郡云吉之兵諜
于牙門公以守臣與兵鈐不咸勤罷之揭賞會賊
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暢息十二月進集英殿修
撰因任公上體聖意下卹民隱其情官蠲甚於家
貸卿洪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為緡錢二十三萬有
奇為米斛一十一萬有奇談者以為多於王仲舒
云十三年八月　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
興之政甚美與進徽文閣待制再因任歲或小不
雨公無禱雨暴室不茹葷感召如響部內連年有
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引
疾正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去之日如始至在官束脩之問近比宜
受者積八千餘緡皆入公帑因任至再宜受禮物
亦以犒軍既歸宅旁治小圃曰西墅有堂二曰葵
心曰秀野鑿池沼種花竹逍遙志歸十六年二月
太上皇帝登極轉一官以嘗為東宮講官再轉兩
官特耆學素收召公獨以與執政隆興合符小忤
意不以聞奉祠四載引年納祿遂以顯謨閣待制
致其仕　今上皇帝即位有詔撫問遣使賜銀
奩藥名詔有渴見之語公感泣拜賜慶元二年十
月特除華文閣直學士賜衣帶僉論始伸公年高
益健一日對客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疾無苦
惟日食寖減忽命左右扶掖端坐於牀奄然而逝
享年七十有八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一百户還表閣　天子閔悼加贈特進
娶貴氏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
預國子薦第二名鑄早卒鉉朝請郎行將作監主簿

錫承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錫早夭女四人適進
士黃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黃榮通判台
州金輿樞密汪公之孫義實皆前卒孫男源洵俱
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靜重達事四朝守正
不撓始終一節感 孝宗眷厚日思報稱所論
列封駁無少顧忌以故齟齬嘗因草詔
孝宗嘉賞顧左右問學士為誰以他學士對公終
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和於族信於友撫姊妹甥
姪盡愛婚喪賙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志養不盡為
終天之戚俄舉太中資產遺諸姪且官伯氏子慰

下泉意族人病於鄉正之役則割私田倡義役諸
鄉倣之其利甚博既沒里人祭堂肖像祠焉嗜學
至老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柢書法得急就体
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曰玉堂備草曰表牋曰論
諫曰彖華故實詩牋曰宏詞賦頌曰歌詩書序記
存雜文凡六十八卷藏于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
有四朝遺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隕於
庭家人大驚沒于慶元三年七月十四日葬于五
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溫溫程公月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歛斂斂程

公玉立維嵩雷立維松衆正之宗既介既通不異
不同邦之夔龍垠之黃龔聽非不陸不譊其從不
究其沖其年其逢

刑部侍郎章公墓銘

紹興二十有一年時宰顓政燕居深念天下之忠
臣義士名捐如忠獻張公骨鯁如忠簡胡公之儔
終不附已朝逐其一其一夕發將欲一網以食之
既於是閒告訐興羅織智廷尉府作一大穽擇深
文吏為已所鷹宣城章公儒者也
高皇選於衆廼自刑部副郎擢為大理少卿以式

過其職或擿公曰今月士師非禾鑄士師也盍去
諸公曰全軀以私淑寧捐軀以庇善人時宰每事
論意公念爭之必不從從之必不可進而唯唯退
而否士夫置對多所全度於是大忤其指因惡黨
會樞密章夏論言者數掌去併波及公以為宗盟同
罪云公既去而頻年大獄起矣至時宰死乃已
孝宗嗣位之初旁招正人忠獻膺集一日顧大臣
曰 光堯之朝有一廷尉不昕大臣喜怒為獄者
誰皆以公對召見除大理少卿天語褒嘉曰以卿
異時典獄不觀望大臣故用卿未幾擢刑部侍

郎時乾道二年也未幾以疾哀懇求祠官除右文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乃老進集英
殿修撰致其仕淳熙元年十一月戊申薨于里第
得年八十有二朝論嗟悼公諱熹字彥渟世居宣
城擇而阜偉淵渟山峙宣和間以周官經學名震
場屋自鄉校貢辟雍升太學會兵革俶擾間關還
家建炎二年以父任調廬州司户參軍處州龍泉
主簿改監行在贍軍酒庫又改泰州梁家垛鹽場
又改行在酒庫所主管文字循承直郎紹興十四
年除大理司直明年授右通直郎除寺丞奉使廣

東鞫達官獄以平允稱歸朝轉右奉議郎除寺正
十八年遷刑部員外郎明年轉右朝奉郎後二年
遂除大理少卿既以忤時宰言罷未幾
高宗記憶除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右朝散郎未幾
除知復州為政平寬流徙皆歸治聲上聞二十五
年復召為大理少卿明年又以言罷又明年轉右
朝請郎二十九年起知蘄州其政如復而簡儉有
加名遂斂算為民角齒而為守臣階梯自公痛革
至當暑卧搨不徹織蒲至今士大夫媿之邦民歌
之三十一年轉朝奉大夫提點湖南刑獄地遠僻

句有司娛令老吏舞文獄以賄成刑多頗類公明
不察淵恕不縱很平反居多民以不冤全州材官
執守臣以叛公單騎諭招即日請降解甲還營公
獨戮其始謀者數人餘釋不問一郡以寧未幾移
痾請祠而去　孝宗御極遂見擢用將薨精神湛
然一語不亂惟語子孫以孝弟忠信明年十月八
日葬于宣之茆氏松山之原曾祖且不仕祖玾贈
太中大夫父元任朝奉大夫致仕贈光大夫公初
室萬氏繼室陳氏十子綺監台州黃巖縣于浦鹽
監綱臨安府學教授紀信州司户參軍綰蘄州黃

梅主簿紘太平州當塗主簿皆迪功郎維從事郎
復州推官綽經綸素進士一女適進士汪存寧
孫男三十人女十二人公於文皆工而尤工於詩
與里中詩人周紫芝賡酬還往詩筒牛腰吞藻江
山追琢風月佳句絕唱麗雅奇崛膾炙衆口篇句
群聽至今言宣城詩人者前有梅謝後有周章云
公天性質儉不為奢靡一裘補綴真三十年仕臨
三紀不竊一替得祿必分族姻友朋賙而無斁至
於一丘一壑乘興忘返理一山園于南山之陽命
日南坡扶藜於斯觴詠於斯卧興於斯酒酣賦詩

殆無虛日終無一言及於聲利夜坐一燈讀書自
娛或覓紙作字得唐人楷法年餘八十筆力益遒
目力益強今世未有也教子無倦自作家訓紀以
禮法迪以文詞純綱桐維葉第綱尤能文出諸老
右不幸皆蚤世葬後二十八年緯自宜城徙步來
廬陵訪予泣曰先公之阡碑石蒼蘚封之尊矣而
未鐫一詞以諭來者先公之客今惟先生在爾獨
無意乎万里曰敬受教乃撫侍郎陳公天麟之狀
著于編銘曰
紹興中年有宰而權竊霆之威膽膽彼夫睥睨異

己弗前朔弗止嗾彼層伯宅之大理皇咨章公汝仁
汝忠孫國程方往刑其鋒彼大而烈公水其焰彼
虎而吼公尸其噬卑蘇所先予張所艱公笑不言
善人以全善者是怙權者是忤公以是去公以是
舉　孝宗御天谷樓巖宴燕於幽閒寘彼甘泉其
仁其傳其裔其渥其誰云者揪表之鐫

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墓誌銘

淳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皇帝會慶節北使
來賀　命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假禮部尚書館
之天寒公罷於應薄是日嬰疾一足不良能行賜

告反室俾近醫藥予往問疾則呼酒酌我取秘閣
新刻法書相與展翫疾蓋小愈至十二月二日奄
忽而逝疾再作云公諱燠字春卿世為衢之西安
人紹興甲戌策進士第調福州福清主簿循從政
郎授撫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去官除喪授隆興府
府學教授并晃胡薳與之一新書策最殘市之充
牣其教條不可犯而訓諸可樂士多卒學有就者
改宣教郎知建康府溧城縣轉奉議郎邑名難治
始至訟牒千公疾讀十行俱下奮筆決遣文書為
清有惡少年挾兄弟盤據根理目日五虎公令縛

至庭皆置諸法藏癸吐氣鄉校無教公得民無後
者田皆歸之學官於是齋房始闢誦弦聲邑以官
鬻鹽為賦稱責致鹽取與民公私交病公致鹽有
貲而下其估民樂與官為市賦入有羨至庚旧令
之逋以數萬計部使者以治行上聞有
詔諸丞相府察廉為幹辦審計司轉承議郎有薦
公材可御史公自詭治劇得賀州辭行
上迎謂曰朕聞卿名久公論奏三事　上曰甚善
姑牧遠民行且大用賀凋郡賦亦仰鹽公行之如
溧城害所部使宜事謂南民貧不應租外徙有丁

釆請蠲除之又二廣盜之劫者有減殊死爲城旦
往往亡命恐貽後患宜差擇伉健涅而爲兵轉朝
奉郎踰年　詔舉可監司者臺諫侍從皆以公應
上語大臣曰用此人遲十年矣自賀除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公事於是鄂之囚有可議抵死而實未
嘗殺人公即訊一語得情破械出之一郡驚異奥
徭楊秀祿嘯蠻猺寇沅湘公即月單車引道或甚
以羽檄召兵曰此特其酋詿誤其下群蠻何罪遣
吏諭招許以不死秀祿出降不戮一人十一年
召還賜　對首言今月民貧皆在踰侈宜嚴其禁
自貴近始又言沅靖之蠻非無人性官不擾之可
以無警要在擇長吏勸豪酋練峒丁又言江東西
路流民纍纍將徙黃州請耕閒田宜令淮南有以
振業之　上皆說至流民事則蹙然曰非卿朕不
聞此除尚書郎與吏部右銓有副使致仕應官其
子吏格以策名未三十年公折之曰此令謂身在
官而任其子者今致仕矣豈得援此吏輩服升轉
朝散郎明年還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遷司農少
卿論任子之法謂比年有自他官而除倉帶者在
職或兼旬或踰月則便還其舊其意不過覬覦解

帶之恩度越止法之上徑轉横階或防團遥刺免
關陛叨蔭補而已且夫法之所謂實歷者謂滿二
歲今纔不及亦宜左職滿歲又論今歲災異重仍
星變地震仲春雨雪仲夏積陰近取諸身腠理疏
則正氣傷願思所以致此者又言三省樞密院六
部吏員無慮一千三百人願下有司議省冗吏事
皆施行兼權中書舍人中人有以覬　郊見冠服
增秩者公封還詞頭近臠有用近比奏其門下客
補官者公論至再遂寢遷起居舍人仍兼西掖遷
起居郎方　禋祀湛恩慶壽大賚書命填委公從
容占吏訓辭爾雅得代言体一日進勝言
陛下臨御二十五年厲精爲治而庶績未熙意者
群臣未能仰体焦勞媮以愒日隳靡益甚不親細
務者併當務莫之急不按府吏者併良吏莫之舉
以甲兵之問不至廟堂爲美事則不先無事之備
以錢穀之數問之有司爲當然則不計國用之虛
以獻納論思爲職者不過早論以應故事以寅入
午出爲職者不過充員而書紙尾將何以使樞機
皆周密上下無苟且盡有以振厲而一新之
上竦然曰卿老成敢言公既沒上愍之賻金帛有

加享年五有六曾祖常陸祖偲皆不仕父槩以太學上舍賜進士第三為太守再為部使者所臨有稱終官中奉大夫累贈至通奉大夫初室夏氏先公三十年卒繼室其娣也皆封恭人子男三人垣垿埏女四人長適沈韶早卒次適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事方俟侃次許嫁陳汶次幼孫男一人鉉女二人公介而和通而能立與人交粹然可即及臨事有不可萬夫莫奪其在州縣見謂明習及立朝乃以讜直聞家故貧性清苦每分俸以賙其族兄弟之子教其幼而孤者嫁其女之貧者垣既這

柩於衢以來年十一月庚申葬公同山明果之原公之弟烜狀其行來請銘万里與公同年且同舍又同志其又奚辭

銘曰

士中其業人爲家禩言佩之縱言植其垣仕邑及
州輻輳其獸寘彼京囿何毅不柔顯允吳公學政
兩崇中外兩庸風行川通金玉　天聽山龍
帝躬推轂　九重華勛之隆既蜻我筆垚棟我
室有奄其畢有盡無詰

林運使墓誌銘

公諱孝淳字世傳莆田人也曾祖賁故贈朝奉郎祖傳故不仕父選故任承議郎致仕贈右中大夫公少好詞章卓然自立一時流輩罔不推表大觀四年升貢入太學宣和六年登進士第建炎初調建陽縣尉再調南劍州順昌縣尉會有告其賊欲犯城邑公不謀同寮不檄旁援獨計以為可先未發會也提兵宵征遲明至其所賊方椎牛釃酒聚神祠中乃突掩之無一人免者未幾丁太夫人憂當論功而郡僚有沮格者通判吳逵曰使賊而張州且不保況邑乎是可不賞乃以聞服除授左承

事郎監建陽縣麻沙鎮稅秩滿調泉州晉江縣丞太守器其詳整訟有積歲不決者一以屬公靡不立斷人情服焉公所至廉於身力於職必欲以其羨及物至于以私秋毫不可上官敬憚之通判興國軍秩滿調祠官之祿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南康軍公爲郡嚴而不苛吏不敢欺提舉廣南路市舶有胡婦蒲持環座以獻爲子求官得之公持之不下而言諸朝曰互市與夷按也舶之所入法歸有司以俟公上之須未有私献無益之物者俾源一啓遠人何觀事遂寢朝論韙之即拜轉運判官

先是官吏以嶺南為非法令所能速駁類贓貨有
縣令挾太官要人橐橐之墨且横公得其愛賍狀
即舉奏之一路震慄曰是何可犯解印綬去者十
數人知漳州公年彌高矣聽決益精明北邊有與
斂兵於漳以戍焉前守匱於賦故事戍者既行居
者增餐錢而州不時給其徒族立庭下不去有劍
色公不為動徐曰若輩欲反邪先殺我餐錢極無
幾爾獨不可強取乎令還營取一二尤者寘之法
而令月庚之泉服其暇歲大疫為糜粥藥里賜路
界死不能掩埋者官為棺斂部使者上最遷提點

廣南東路刑獄公力辭不就　天子高之改除直
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詔詞曰循良之
吏吾所重止足之人吾所敬中秘之直吾所惜
朝廷方行綜核之政切齒汙吏有言於丞相者曰
林公雖老持節卿　肅一路獨不可耶丞相然之
白上除公本路轉運副使命下八郡蹙然曰此真
監司也公即以鄉里引嫌有旨越公入奏公謂所
知曰以南之命既得辭矣顧拜今命辭遠樂近非
人臣義章再上　朝廷知不可疆致俾畀祠祿是
歲乾道六年也公則蕭然自放因旧葺廬疏渠引
泉周以花竹日哦其間故人過逢瀹茗弈棊杯酒
淋浪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明年正月十八日疾終
得年八十有三後九月葬南郭五雲寺之東北公
性澹然無外嗜與人交一見傾底裡至遇事凜不
可犯南康節漳歲倚山澤之人以佐公帑公盡捐
以畀民過遇使客疏饗儉而敬賓亦無慽滿意公
自律清苦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公至閣內者公
曰此官燭也亟命持去林氏自唐正元旌表門閭
公始葺之數文閣直學士正公十朋詩而碑焉公
娶阮氏封安人先卒男二人案左迪功郎新台州

州學教授枅左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出知信州
女二人適文士方庭貢方自誠孫十人文之為信
州貴溪縣尉君之千之並將仕郎餘尚幼枅之朝
歸然弗激弗隨予晚與枅同朝而辱予得外補枅
追送予曰先君子窆而未碣非儕實有待子其人
哉予謝不能既歸廬陵枅又遣一介走二千里來
請銘曰
士釋而節石漱雪齧蔬者而涔毀珠貝塗我留我
駒我芻我僤我曰我輔啢餔其軀林公娘娘閩粤
之墾天子是眷南東其鴻公撥以辭執完不隳孰

滋不歆胡壘不歸蕭娥之南佛屋之北言孰其拓
以妥公宅清風肅而冰之玉之式訛俟貪尚式瞻
之

提刑徽猷檢正王公墓誌銘

公諱回字亜夫世居九江五季有仕于閩者因家
焉徙溫之瑞安曾祖岳祖霈皆不仕父佃贈中奉
大夫妣黃氏贈令人配丁氏封宜人公初入太學
名聲彰徹登紹興甲戌第歷婺州永康縣尉吉州
左司理參軍知建寧府建安安豐軍安豐二縣監
行在左藏西庫幹辦諸司糧料院出守濠州除提

舉江西常平茶鹽改江西轉運判官移福建轉運
判官召還為尚書戶部郎官將作監大理少卿檢
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除直徽猷閣浙西提刑
主管建寧武夷山冲佑觀改知湖州除江東提刑
以疾請老再得祠祿積官至朝議大夫享年七十
有二卒于正寢實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九日
也在永康以明稱太守汪尚書聖錫尤器之每事
委公邑人稱平又為之修學校教生徒老則教以
慈少則教以悌有感泉流湧者盧陵地接湖廣盜
賊出沒往往充斥公行以勤恕圖定四五每曰公

生明信矣時太守尚書王公佐風采峻邁察吏震
聳乃獨知公事少詢焉且曰王決曹學到古人才
非近用其不及也卒以此語薦於　朝諸公亦交
章改京秩得建安未赴丁中奉憂除喪得安豐地
當邊徼擲守之外無日不討其高年及秀民博諏
形勢孰議守禦於是周知兩淮要害使者上其治
行丁毋憂除喪得左帑畢力舉職且曰韓魏公不
畀此官吾敢不勉遷糧料院九百官之奉總焉在
京百司官為賦錢儲民為傭謂之雇募乃有借兵
人於外郡而以錢他用者公請革其弊知濠州辭

行　壽皇曰守邊之道無出威信公再拜而退至
郡廉婦赤立歲後大侵旁郡皆懸無所告糴淮北
有粟而非我疆故事守令莫敢使文公禱於天願
以身徇廼召里長貸以公錢隨淮私糴旬挾之間
得斛數萬民食之羸渡及旁郡來歲大稔慨然曰
文事武備闕一不可於是增修州學有民兵舡轄
徐彌倚官毒民公首流之老幼讋焉士命越境莫
可禁止公取其尤二十餘人月有廩給使各固封
守殺之曰一夫其風於汝手得材官且千伇以與
卑初不知戰公簡單實肅蒐苗厚勞來數月間一

愛精銳威懾遐　通盜怨屏跡有二山曰韻澗曰
韭山在百里所公躍馬按行知其緩急民可保焉
圖之以獻及為江西常平使者勤恤民隱發擿吏
姦風發凜威稱神明時贛吉南安建昌四郡告旱
公速振貸請除租蕪政大修民無殍江西稻鄉而
常平義倉郡邑乾沒多去其籍公稽之情得小郡
之負亦以萬數悉止今庚二之年衆就敗精漕時
適歲豐公念前日之旱逾請于　朝願以官所蔵
緡錢三十萬分命諸郡糴焉明年江西果大旱賴
之以濟江之德安兩稅告重表之分宜病於月輸

皆請模之閩之臨汀柳配鬻鹽民久不堪公詠其
由請正經界召為尚書郎付以其事文告所暨汀
民踴躍會從召為大匠遷廷寀掾兩省事叢擬議
精敏剸決忠實執政稱歎如從　勑令之司以防
舞文罷詔獄以存大躰皆　壽皇從公請世見今
天子首陳圖中與嚴旁侑請技名實通言路而法
聖政之說為尤切其說曰　高宗之紹興
壽皇之淳熙致治之道曰修身以學約已以儉莅
政以勤用人以公誠心以格天屈中以聽言寬以
椄下仁以愛民此其要也願　陛下取兩朝

聖政而觀之使大臣時陳於前經筵日誦於側即
其切於時者力行之公在省中歲餘來去甚力乃
使浙西力求祠官從之數月起知湖州湖士夫淵
林也公以耆德填之上下悅服又訪郡之大利修
湖濠增城堞建利濟院有盜夜殺牛牛逸趨烏程
尉尉不省從趨歸安尉尉視之傷焉然牛怒觸人
無敢近者尉聞于州公遣卒傳呼示以判事牛即
俯聽盜竟得云聞者異之或歌之曰謂牛不能言
何以趨其冤謂牛能觸何以俯而伏信及豚魚疇
不曰迂牛聽公令不顯公政中奉家故貧無田有

屋三楹中奉謂於公曰吾兄弟四而屋楹三將焉
寘一弟吾欲遜焉公即承命僦居郭外奉親從焉
邑人義之公既仕乃有田百畝及知濠州盡以其
入分族親亦承先志云公器識宏深襟度寬博議
論設施加人數等料事如神物無遁情然按物裕
和亦不可犯臨事莊毅乃後可親嘗曰吾有三不
欺一曰君二曰人三曰已自少慷慨有大志艱勤
窮空澹無慍色人之善必稱過必揜急趣才必拔
奉已過儉以先一家食不重肉衣不綺縠雖御僮
僕未嘗疾語一門之內穆如春風初居峴山晚卜

築比湖自號峴湖居士在湖州　朝廷方欲用之而來去益切既憲江東歸至峴湖摩挲鄭曲問訊親旧喜不自勝居亡何移疾乞掛其冠云子男四人自強文林郎監　行在省倉上界門自適將仕郎自修以公遺澤補官自治尚幼女五人適承直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吳琰進士項淵松何致愿迪功郎前南安軍星子縣主簿周寓孫男五人泰之鼎之益之履之後之女三人公有峴湖堂不啻足齋予嘗為賦之名士如尚書程公泰之禮部陸公務觀倉部周公可大賦之者尚多初丁

宜人先卒公親窆二室於峴山佛屋後而虛其一諸孤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焉前期公長子自強以公之行實來請銘予於公為同年且同朝睨且親乃哭而銘之曰

我入脩門公至自溫我出建鄴公濬若雲當其同朝晉從逍遙其稱外晉懋風退我歸襲時聞公堋沱若其淚滴為誄辞有煒廟器琮璧胡簋不祼后帝而捨諸瘞其既九京疇不傷之其未九京疇克揚之

知漳州監丞吳公墓誌銘

公諱松年字公叔永嘉人曾祖諱比故不仕祖諱充故贈右光祿大夫父諱表臣故任敷文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累贈少師母鮑氏秦國夫人伍氏宜人公伍出也以蔭補官初主平江崑山簿監南嶽廟由國子監書庫官遷删定官書成改秩擢登聞院將遷擢而少師以壽皇府翊善議出關事罷去公亦請外歷微台二州簽書判官廳公事其在徽州悉力吏治無文士脫略豪疎細碎之意大守多病予告以公明敏委以郡事吏牘填委或累月不省者公一日決之如

流守倚以集秩滿歸至中途聞少師病篤捐妻子犯波濤舟人無色公不為動翼日至家少師一見乃瞑台州秩滿得湖南轉運司幹辦公事部使者知公能文牋奏悉以倩公每一篇出大者百千小者數語詞意絶人給事莫公濟嘗歎曰公叔下筆無一點塵氣何必減汪彥章孫仲益時逆亮入寇湖南餉師粟斛四十萬當遣吏護送衆憚公獨請行舳艫銜尾先至師次糧道以濟丞相魏國張公居長沙望重四海名士輳集獨視偉公每見必促席語移日且勉之曰君不必苦心屬文當為有用

之學且與其子敬夫游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魏公再相首薦公于朝及其宣撫江淮拓公議軍政公以國事方急不告妻子而行通判明州太守滎陽趙公伯圭毋秀王夫人疾革委攝郡事公宿于郡舍盡瘁勠力事整而辦時有死囚數十公察其有冤色即呼而前溫色辭以問之皆號泣曰我海漁也吏執以來日夜笞掠使誣服爲盜公密遣吏驗問海濱捕魚之肆果然一日釋二十七人郡中驚服先是詔郎官以上舉所知尚書薛公良朋中書舍人洪公遵給事胡公沂直院莫公濟少卿

胡公襄皆以公名聞秩滿造朝丞相陳公俊卿一見奇之除將作監丞會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改江西安撫司參議官江西饑米斗數十百錢公捐俸以活饑者除知南劍州賜對便殿　壽皇勞曰吾舊學之子也因訪以天下事公敷奏詳明所陳四事如得天意固民心録名將子孫革武舉試文上甚喜至延平首條上民事一曰差注巡捕須武舉中選或仕子曉民事者二曰理訟先遠詞首三曰商旅不得操兵事皆施行有民誣其主人以殺其子者獄久不決公驗問不三月得實又明日獲

其子於建寧蓋張匿之云人以爲神暇日則召掾史與之論文入學校與諸生講經義時薦舉久廢有挾請公貴人書至者公一不省廷語于衆曰薦舉本意舉賢才及治行而已挾貴而問豈薦舉本意哉先是郡之材官多以請託隸尺籍公一不聽一日入蒐庭大閱許其子弟畢集試其藝能簡其驍勇涅以爲兵既有旨集諸郡材官請　行在所按試士氣奮甚挽强穿札爲閩郡最第賞減會課三年其治郡大臣慕朱邑及去延平之民遮道涕泣爲之立祠既入朝執政議以公爲尚書郎

上曰吳某治郡有聲朕欲再畀以名郡遂得漳州未之官而卒實淳熙七年二月丁酉也得年六十有二終官朝散大夫初少師官通判夢一浮屠頎然而瘠謂已曰帝詔予爲而子視其謁云杭州祥符寺及解官道杭公生焉幼穎悟甫六七歲日誦數千言年二十三侍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其學弟三人皆師友公得同薦書而公獨不第乃試宏詞科隱秩秘文過目不忘同學如丞相洪公适給事莫公濟皆推其業之精公風神高邁談間傾坐起然如晉宋

閒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脩不競於進慭而濟介而通寡欲而有守平居簡出終日簡編筆研間遇會心處即書于牖户為文深厚古雅有前輩風有詩文二十卷曰江湖集尤篤于兄弟從兄御史某主簿某病革託以死生弟宗學教授某在閩中罹疾公聞之疾走至其官下未幾卒公護喪以歸力貧以葬撫二室之孤不啻已子所至得俸不以入門不買田宅分以周族親同寮之急與游皆名勝如王公十朋鄭公伯熊林公光朝呂公祖謙尤袤云初室周氏封宜人永嘉先生行已弟之子也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前五年卒繼室潘氏亦封宜人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璩文林郎前饒州軍事推官瓈承直郎前監建康府提領所南酒庫琰文林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幼為人後公卒歸其宗以公蔭琯尚幼女六人希韞適文林郎瑞州軍事推官周若鑑希孟適迪功郎前潮州司法參軍薛澤季蘭適進士周及次未嫁次適修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楊長孺次適進士鄒畢孫男三人洵澥深女四人諸孤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公于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陽遷周氏宜人祔焉至紹熙壬子二月壬寅從以潘氏宜人祔其左方予與公初定交長沙中同官豫章公之子璩既從與予同官高安大兒長孺因得壻公之門友莫厚焉親莫至焉公既葬之十二年癸丑四月璩以書來曰先人未有銘詩微先生其誰宜為則追銘之曰

公叔風神白而長身如光風霽月之無塵公叔詩文光而日新如日光玉潔而不陳公叔搢紳意行無津如我馬既同而覺其趾我車既攻而方其輪嗟嗟公叔一跌秦之詘而萬斯年之伸公叔一去于今發春意其上塵空而跨綠耳下大荒而驂麒麟也耶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

淳熙有賢御史建寧徐公予聞之舊矣而顧見莫之逮立朝與之同也歲在庚子予為常平使者于嶺表之東公為刑獄使者于其西是秋澤宮當貢士公之子逸試于東漕之有司首選予書其詞甚度其意甚愜也且呼予為同年之兄予答書亦以是呼公退而閱同年小録求公姓名而不見至慶

元巳未七月十一月偶閱　本朝登科記得公姓
名甚喜熟視乃紹興辛未牓也蓋前予一牓云不
知公何以云爾也豈其知愛之深而誤墨及之耶
後七日其子逵遺予書叙先契且以朝奉大夫宗
正少卿郭公德麟所狀言行來請銘予歎曰豈偶
然哉予其可辭公諱詡字元敏胄自太末五季亂
徙建之浦城臨江曾祖諱伯祖諱安常父諱彭年
以公贈朝散大夫母楊所生母張皆贈太恭人大
夫公早棄場屋為詩千百自號散翁事見吏部朱
公松韋齋集中曰彥猷者其字也二子公其仲也

年二十九策進士授左迪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
簿帥曹泳權臣姻家也諉公督租公首捕府之吏
長逋租者二人抶之荷校以徇帥靈黙不敢問陞
左從事郎移建康府上元縣丞帥貴倨甚府縣官
月趨走庭下公始進見如律三日禮畢獨趨賓次
帥知其不屈乃皆免之公有十論極陳時政利病
未嘗出於人漕使左司郎中徐公度不知於何見
之稱歎以為通達國體一再薦於朝後帥韓公仲
通每疑事必諏於公公言無不盡頗忤意而卒薦
公改左宣教郎知處州龍泉縣宗室子有寓居浮

屠者散子錢漁厚息市民物不雠直一日有嘗鬻
炭者數人皆碎首來訴公即分遣吏卒逮捕卒寘
諸法有違官私橋黃柟木而請官役民者公不可
說之郡守錢竿竿反薦公說者愧焉歲饑公將發
常平之廩以振民丞難之公曰儻有罰吾任其咎
丁母憂除喪中書除監行在権貨務一日
孝宗皇帝召見時宰席久虛公首論宰相難其人
者由職事官不精擇也今日之宰相前日之侍從
給舍臺諫也今日之侍從給舍臺諫前日之職事
官也　陛下於用人之除常苦乏材而不知職

事官乃宰相所由入之門不可不擇也
上曰甚喜又論凡薦舉當以廉為本而才藝次焉
古之薦舉兼舉其已行之事不但任其未為之過
謂宜增其所舉之詞曰某人有某能嘗任某官為
某事以知其廉厤不致欺　上首肯之且勞公
曰知卿靖退不事請謁是日除監察御史乃參知
政事李公彥穎薦也公初不知明年李公出帥東
浙以書抵公曰劇方挺特良副所期蓋李公知公
久矣屬有　詔令朝臣言事公極論時弊數千言
其要有八曰正朝綱杜私謁節吏員之入流審進

言之聽納主根本以自治嚴守禦以防邊盡地力
以拔荒禁奢侈以正俗章下時宰不悅公姿貌嚴
冷未嘗以辭色假人中外嚴憚蜀人號為鐵面御
史公爰　詔監秋試有國子生江元者陳櫟頋與
太學生同試元殿中侍御史宰掾溥之猶子也溥
以文書諷有司公不荅又為時宰所不悅遂除廣
南西路提點刑獄至部　詔兼攝漕事時容盜李
接竊發前漕臣韓磊請留餉鄂州大軍錢五萬緡
及為摳事司錢二十萬緡以給未盜之費
朝廷從之公辭焉請自給主帥盜平以給餉不匱

增一秩　訓詞曰不御給於　朝廷不支移於鄰
路接既擒帥臣奏功而將士句句公因極論有未
嘗親矢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畧曰蔣璘陳
正陳永輔其卒長曰劉政至於將臣王圭張麟既
克復賛林又解化州之圍而賞反太薄化州守臣
何偉以數百市人弱卒抗數千方張之盜保全一
城有以見其才不顧家室守節不貳有以見其忠
上官冥搜其罪而秋豪無實有以見其廉今不蒙
賞而反削籍執不究之不報艮公兩秩吏部尚書
鄭公丙訟公冤　上遂除公湖北路提點刑獄

而何偉亦復官畀郡又改公成都利州路復官兩
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塞謫節浮費以紓
遠民之力州縣兩稅往往加歛及粟帛紬綿之估
皆重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多偽占名數以逃征
徭至有一户析為四五十者中産下農寔受其弊
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實者二萬有餘細民頼
蘇黎州邊事有興其費無藝分前後庚輸緡錢凡
二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改
少先學校去西路日盡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
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府學彭州郡文學劉大臨

來告曰生員溢衆而食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
也於是蠲其州榷酤之錢四百万及官所沒入民
田數百畝以給之公凡再奉　詔監護蜀之類省試
其場屋之弊至預泄試題及是夜半鎖扠已定公
盡易之宿弊頓革所得皆儒先公嘗按縣令楊世
方又劾前淮東總領宇文子震之私謁兩家怨之
至移謗書於本路憲趙善譽按公聚歛至十餘万
緡不俟朝命而徑以此錢為民代輸夏租欲以是
媚於民而掩其貪暴之迹　上省其章顧謂宰臣
王淮曰徐某能以十万緡為民代輸貪暴者能之

乎改知泉州歸至上饒改江東路轉運判官受命一月而沒淳熙十五年二月十有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議大夫爵至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在金陵時帥韓公委公受郡秩之輸故事東郡私其一錢公獨不受韓公一日稱公之廉而及之客有對曰一錢亦何足愛韓公曰不然積而計之議得千緡誰其不愛後公在廣右嘗論奏以為監司郡守應用之錢曰公使者自有名錢今乃於上供留州之錢肆其轉移無有限制漕計郡計安得不乏而取之民乎謂宜第州郡為三等

帥守監司凡五等公使之錢月給幾何迎送幾何帟幕帷帳幾何過是者以盜論不飭坐之赴利路憲至郢始值候吏以官錢蜀券數千緡來曰道里費之外皆應歸中府公不啓封到部盡還諸郡公自為監司郡守帟幕未嘗更造至興元未久而去悉還於官不留一物所至騶閧宴集饋餉悉從簡儉其行部非故事秋毫無所受公性寡耦然所交皆當世名流如陳公之茂莫公濟趙公彥端翁公蒙之沈公度蕭公之敏丞相周公必大蕭公燧最厚晚乃受知於鄭公丙李公椿陳公居仁在蜀所

敬畏者范公仲圭胡公晉臣公篤於宗親周卹中表自廣右還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性嗜學隆冬沍寒雞膏中且尤邃於經熟於左氏春秋西漢書酷好資治通鑑所居不庇風雨日哦其間人不見其喜愠自蜀還蜀貨無一物惟載書百餘篋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十九卷目曰東野居士集藏于家公初娶陳氏繼全氏董氏皆贈封恭人子二人達文林郎新監台州黃岩買納鹽監逸迪功郎前監常州糴納倉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周端書次進士楊揖孫男三人損之將仕郎吳郎山奴

及孫女二人俱幼以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忠信鄉新興里之夏村師姑原銘曰
靡乎其為流矣涉而避規乎其為運矣發而進頑頑徐公卑抗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曰予其速惟金玉爾身皭然不塵以對于古人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蕭希韓母彭氏墓誌銘

予友蕭希韓久不見忽衰絰謁予請曰森不天幼無父今又無母痛至骨不知所報今以某年月日葬吾母於某鄉敢介外弟王城所譔次吾母行狀乞銘以揜諸幽惟哉哀之予曰諾夫人彭氏廬陵人鄉先生伯莊之女潛溪先生蕭叔辰之孫婦進士彥績之妻也彥績諱唐卿其宗貴而大即所謂

兩御史之家者也惟潛溪舉孝廉不就其友曰孔武仲文平仲潛溪步騎文名與三孔相頡頏既歸隱武仲高之為序其文集有歎慕不可及之語至希韓文學凡襲世矣而未有顯人天其或者久其源以溥其流是在希韓乎惜也夫人能教子而不逮於有就也夫人以某年月日卒年若干銘曰

耿然夫人允節且仁迪子以文其疚其勤既曰敢只曷不壽只曷不諏只有昊幽只

曾時仲母王氏墓誌銘

予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其去其歸先君必過所謂曾表民者每過之必見賓客滿堂杯酒淋漓呼呼大笑以為樂予是時雖幼聞將過表民則心獨喜蓋表民之好賓客至能使童子喜之予既仕而歸里中問表民安否或曰嘻死矣問其家生產作業如初否或曰嘻貧矣問其子弟才不才或曰其孫有行中者以文學名其里里之人稱重之不惟文學也其母死其族謂之曰汝有父奠之饋養且汝年長矣盍如唐德宗所謂民俗有借吉成昏者而受室焉行中慟哭曰吾獨以吾父故不敢死吾又忍為此哉其為行也卑矣不惟文學也予

曰表民有後矣今年行中來學於予叔父麻陽縣尹之門予始識之叩其有過其所聞因間謁予曰吾母將葬敢以銘累矣予曰賢母宜銘夫人王氏吉之廬陵人表民次子紹榮之妻也觀曾氏之貧則知夫人能傾貲以奉其舅之賓客觀紹榮之能教子則知夫人之有助觀行中之文行則知夫人之賢至於撫紹榮元配朱氏之一女如己子館置親戚之不能自存者於其鄉而葬其死無歸者皆夫人之懿也夫人年四十九卒於乾道二年五月六月後一年葬於儒行鄉福田之原蓋今年十月

某日也生四子行可行巳行義行中其次也行巳文學亦為時輩所推女二人銘曰

閨壼淵靚婦道則閎於詠子弟有聞毋德則煒於文夫人有子門路而起夫人死而不死

羅元通墓誌銘

元通姓羅氏諱上達廬陵人其先以五季之亂自豫章徙也曾祖翀祖仇皆不仕父紼字天文以儒先文師伕一州嘗貢至春官不第以仲子左奉議郎安仁縣知縣上行追秩右承事郎元通天文長子元通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盛時

有聲庠序如澹菴先生胡侍讀諸公皆其與游也蓋一時同研席者尤顯矣而元通猶在場屋至紹興癸酉元通年五十有八始與其子維藩同薦名又三年元通再薦名又三年其子維藩維申維翰俱薦名又十年維藩維翰同登進士第吉語至而元通之死旬時矣元通事天文至孝天文貧而好客每客至置醴餞豆客主必盡歡客既去天文視元通一寒不可忍盡以衣為食也元通卒不自言天文嘗以非罪繫吏吏誅貨不厭將當以重劾元通徧走告友稱子本以脫天文於辟擭中元通年踰三十未有子天文曰吾兒孝而無子無天則巳建炎之亂里中盜有號李賊者執元通欲必殺摩頸揣揮刀矣而其徒有念元通恩紀者免之未幾賊敗有縛李賊來獻者請甘心元通一笑而釋之元通性慷慨以義自任如廩給族兄之老貧者曰子正曰忱叔救焚築室以居其族者曰德疑收其故人子之貧且失學而教育之者曰左龍卿葬其親戚之不能葬者曰李懷忠李晞祖之毋贏糧以送致里人之孥者曰劉生蓋不可勝紀也元通年七十有四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初配李氏士族乎

國女也繼室李氏猜州通判章之妹也繼室之李名為羅氏之孝婦三子二女皆其所生長女適彭阜次適丁南隱孫男四人澥瀛浩沂孫女三人元通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某狀維藩以書抵予曰子於先人至親也非子莫之宜銘乃銘曰

學周于身孝周于親義周于人元通之伸才不于驟謀不于國有抉不白元通之抑不昌其巳以昌其子元通之傷元通之喜

曾正臣妻劉氏墓誌銘

夫人劉氏故太師楚國公諱沆之曾孫諱王諱晉
趙氏之甥祖諱琯知滑州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
父諱伾將仕郎世為吉州永新人夫人九歲喪母
伯父徽猷閣待制劉公僩以為己女及笄擇對謀於
其客賓州録事謝唐臣以故人零陵令之子全惠
州文學曾君敏學對故歸于曾氏夫人逮事零陵
公執婦禮惟謹其姑劉氏今年九十夫人每謂妯
娌曰勝月不為樂以娛老人顧嗇於財乎故其姑
特愛之文學公壯而老於文老而壯於學館士教
子夫人主膳羞必躬必飾其門墳然未嘗無人其
室落然若未嘗有人秋毫無所恩於文學公父子
文學公父子業專學訖趾美纘聞則夫人實使之
外家死不克葬夫人葬之其兄仲修之子德聞幼
孤而無歸夫人教之塾而畢其娶乾道戊子男三
省舉於禮部文學公亦以五舉恩錫集英奉大對
夫人謂三省曰而父無過非而為名不借而行而
可不勉去年冬十月晦夫人病且革恐傷其姑之
意力疾起坐如平時九十日而沒其姑慟曰吾婦
無疾何逝之遽得年五十有一子男五人三省三
恕三顧三畏三達皆力學女五人長適簡璹次適

李良佐餘未嫁孫男三人尚幼今年歲在辛卯二
月丙午葬夫人於某縣某鄉某里龍城山之鹿卅
葬其孤三省以簡璹所論次夫人行狀來請銘銘
曰
懿厥夫人吳姓王之甥大丞相之孫靡挾其門而
叔於嫁方昌厥家不昌厥身奈何乎夫人

鄒應可墓誌銘

應可鄒氏諱定應可其字也豫章新吳人曾祖廉
大祖積皆不仕父彥昇以應可贈宣教郎母盧氏
封孺人應可自幼知刻意讀書年十七見府師大
丞相趙公某驚異之紹興乙丑登科授左迪功郎
臨江軍司戶參軍歲餘廣東帥王鉄辟為屬一歲
宅宣教府君憂服除授湖南安撫司屬官時溪蠻
楊再興寇武岡全永邵數州朝廷命統制李道討
之潭帥檄應可領師數月再興就擒惟盆溪牛皮
黃李三砦恃險不下朝廷命部使者選清幹為蠻
俗所信者招徠之咸以應可應書同列危之應可
單騎從老兵直抵窟穴群蠻以兵迎應可應可論
以朝廷威德蠻酋悅以大杯酌酒為應可壽應可
飲之不疑一舉而釂群蠻感其誠讙呼拜庭下曰

吾屬無慮矣於是相率就降者一千三百人溪洞悉平應可不言功賞亦不及秩滿受永州軍事判官全州兵劫太守為變諸郡兵皆搖心動目永州卒亦相挺從之太守召應可計事應可即招其勇而有謀者諭以禍福以離其黨擒其渠魁白郡斬之餘悉不問衆遂肅然零陵之民至今德之用薦者十有六人改左通直郎知潭之湘鄉縣一日有冦數百人猝至官吏及豪民四走閭邑震恐有白應可以家逃者應可叱之曰百姓視吾為動靜吾動則一邑騷然矣衆知應可不去乃少安應可於是身率邑兵出郊禦之捐持兩晝夜冦不能入而去尉捕農民十輩送縣欲鍛鍊為盜以希賞應可問因非是盡釋之尉大怒訴之於州州移書責應可應可即趣裝曰吾以一身易十人之命不亦可乎既而獲真盜尉大慚未幾以疾丐祠去官疾愈以奉議郎知隨州隨縣疾復劇以乾道庚寅六月七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應可初娶張氏追封孺人再娶胡氏封孺人子三人宗愈宗且宗南皆業進士女二人長適成忠郎監南岳廟趙善攸次未嫁應可為人孝友質直表裏裡方色辭晏温可

狎而親義所不可堅執不徇衆不敢為奮以直前學決文古其詩特奇其句法自徐師川上泝曾直以趙少陵户牖餘不敢也清以立之平以出之險不幽若故而新有詩集若干卷予與應可皆江西人且嘗同僚於永州離甚其子宗愈以岳州通判陳友直所狀應可之行來請曰先人與子最故納石土中子又奚辭則銘之曰

應可之詩其誰莫珍應可之才其卒莫陳莫珍匪人莫陳匪天能使不陳獨能使不傳

夫人朱氏墓誌銘

夫人朱氏温州瑞安人也處士諱俊之女林君文質之夫人長溪主簿顒叔之母也夫人事父母以孝聞及歸林氏為家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逮事祖姑陳夫人陳春秋高齒落盡舅嬰末病毋子飲食異嗜夫人治庖食上二老各為之飽調膳重仍夫人志勞姑媽夫人性勤以嚴月以助奕與視家政夫人盥櫛已輯事以待姑來有憚無詰媽既老有幼女最愛念託之夫人夫人與同卧興補紉必躬既長及笄飾厲則敬德言容功不教以今惟古是若辨裝歸于陳氏遂為賢婦每懷夫人必曰人有

一母吾有二母處士旣沒窶不克葬夫人言涕俱出謂林君曰吾父母未葬尚以生爲竟傾貲以壙焉夫人初得二子輒失之懼舅姑之傷乃養張氏子曰義叔後十年夢遇三男於田玉雪婧好累累若挽衣不釋者欣然挈攜以歸已而生顒叔淵叔貢叔云義叔以護作戈船功授承信郎轉承節郎先夫夫而卒顒叔舉進士中第淵叔貢叔皆殖學女一人嫁夫人弟之子伯山孫十人七男三女皆幼夫人年六十三乾道六年三月甲子卒後二年三月某日葬于邑之峴山頤槙以同郡陳傳良之書來請銘於廬陵楊某銘曰

親恙靡已何敬弗施曰予孝子悉職訖孤何誼弗渝曰予丈夫宜施而椓宜渝而否乃有此婦子兮方審毋兮下泉彼蒼者天

劉處謙墓銘

乾道八年十有一月五日里之儈寔來得余友劉彥純書謂余盍碣劉處謙之窆處謙之行彥純所狀處謙與予好方懷其賢遽攬其赴淹若以悲不於予微予猶碣之況彥純言耶處謙諱大有其先曰瑕守安城卒毋魏夫人學仙因壇于浮山遂爲吉之安福人曾祖益祖臣忠父仲珪皆不仕處謙於書無簡不徂曾經漢緯齊志虞初鉤貫跌宕既飫既酣學林幽幽我則宅之人皮以箧我皮以腹吐爲厥章將舉剸剛翰而敷棻有蔚有煌三詣太常輒觸報聞將逕入帝閽投奉大對展布其扶不幸死矣蓋七年二月十一月也年六十一配郭氏男曰夔續文是似一女未嫁孫男二人挺振孫女一人皆幼處謙孝友天得步而喪其母歐陽夫人事繼母蕭夫人宗族後生有不知蕭之爲繼者也伯兄亮季兄偉先卒處謙實葬之亮之子曰宏曰宇弱不樹立處謙實扶之偉之子曰衡曰大猷處謙實多遺土田以畀之大猷受業有聞遂僭討吏仲兄樞有女擇對處謙以妻吉水名儒桃源縣丞李次魚直卿處謙有文五百篇曰遯齋野録將葬夔以𨑒尊封之塋得黃岡石壁日得八月庚申銘曰

有領其容有介其躬有涵其中爲澤爲淵不雨不川其人其天

羅元忠墓誌銘

背歲予自朝列丐外得請犯雪出關觸熱至舍則

移書親故曰亟欲相見盛秋其可然予心耿耿念
元忠至親詎能待秋偶入州府元忠在焉一見握
手相勞苦各自慶非所圖也猝猝而别元忠歸頃
之以病告又頃之以赴告實淳熙元年十月七日
也嗟乎痛哉使余與元忠各不入州府幾失此一
見屬知此見乃死别也耶元忠羅氏諱上義元忠
其字也廬陵人曾祖軒祖仇父綍字天文元忠天
文之季子也羅氏自上世皆穡於業變而儒自天
文始天文以卜子夏詩學為崇寧大觀學舍師表
以仲子左奉議郎饒州安仁知縣上行追秩右承

事郎元忠自束髮與伯兄元通仲兄安仁公元亨
從天文入郡庠父子兄弟聲光有烨既而父兄三
人俱名薦書元亨擢第元忠老矣無遇於是棄捐
舉子業研還山治生如計然白圭之為者濫觴一
簪其究千金與武岡太守羅欽若今常德通判郭
仲質族子廣西轉運主管巨濟為丘岳交一觴一
詠容與事外一時想見其風流而元忠特為談者
魁滑稽玩世舉胸中百家書傳畢以資滑稽聞者
絶倒而元忠凝然也無恨曰使吾與蘇東坡劉貢
父並世未知誰執談圖牛耳其視一世牯犇死摧

若膚寸雲物關於教子不遺餘力歲以家之半財
聘名士為子弟師才望與年皆以文有傳聲年既
薦名元忠差慰意曰士有扶當為時施我山林人
也而勿我之似然後士大夫始知元忠非滑稽者
得年六十八配李氏有淑閑子四人才愈才望俱
先元忠卒葬元忠者年與采也一女嫁文士劉一
德孫男十人林杲衲大明大川辟淮炳烨燁後一
年某月日葬元忠於某郡某山其妹婿楊某哭而
銘之曰
趯然元忠眇視太空睇視鼎鐘卷舒河江千舌其

滂如彼東方瓘斝全匯厥包塗泥其將疇知有渟
弗流馨裘芾秋厥胄之祩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六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七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羅彥節墓誌銘

予既退居杜門避宣鄰曲有竟歲莫予覿者一日予故人羅如圭羅惟一羅孝廉羅子潛相與闖然剝啄予門予方及新兩藪疏亟攝野服迎之坐未定四子起拜且請曰如圭輩猶有求於先生先生固不可以勢利求所求者非勢利也如圭輩有族子曰彥節者不位又不年今不幸死不死也惟先生實財哀之予曰諾彥節羅其姓如松其名彥節其字也世為吉州廬陵人曾祖安祖稷父𨯡皆不仕彥節未冠而喪其父其弟妹尚襁褓彥節辛勤當門戶仰奉毋夫人彭氏俯畢弟妹婚嫁初彥節之父經國兄弟五人皆早世曰廷璋敏仲和叔皆無子曰仁仲有子三人經國有子二人祖母嘗有命以三孫繼絕分田惟均既而有難之者彥節曰使其父叔父不祀而多以田自畀於心安乎眾而後定彥節有妹嫁里之人彭忠卿忠卿儇羸抵寇網彥節傾囊槖脫之未幾忠卿卒彥節葬之發彥妹來歸未幾亦卒彥節又葬之撫其孤甥如己子為彥節每獨處一室書不去手顧以自少得疾亦不苦心績文疾革如圭輩問之謂曰頤儒邵氏聞見錄否彥節笑曰得非謂尹師魯事耶聞道夕死聞見錄云乎哉卒年四十二族叔父价卿哭之曰此里之瑞也今亡矣夫彥節娶彭氏二子曰廉曰度四女未嫁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彥節之弟曰如柘者衰彥節服衰麻以報云銘曰

釋而孤兮冠而痛兮強而殂兮天莫吁兮人其吁兮躬則都兮

通直劉君裴夫人墓誌銘

夫人裴氏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故武功大夫提點河東刑獄諱珪之女右通直郎劉君諱滁之繼室宣教郎贛州州學教授靖之宣教郎太常寺主簿清之之母也夫人天性孝友父母兄弟沒已久矣時思歲悲至老不衰通直君自元配趙夫人沒家道不振夫人始佐通直君蒸嘗冠昏歲藏載移初劉氏自江西徙京師建炎南渡流離貧困天人之歸也通直君仕未久其後廩給寢羸二子雖仕而通直群從兄弟來者日益眾夫人篤於骨肉之義

待之有盡禮無盡費曰喪亂而骨肉之散者聚此吾所樂也豐約遑恤哉夫人當暑燕私必衣冠里婦至者命坐下坐弗與均禮士之升堂拜夫人者退皆曰此母誠可拜也夫人精書計而不屑信陰陽而不牽敬鬼神而不諂凡有血氣之類未常身翦也一月之中蔬食者三之一謹於衛生服食必戒終其身髮黑而目明得疾既革精爽不亂盥櫛不廢將謝醫藥戒家人勿哭偶若假寐奄然已逝享年八十男女五人皆超出也長女嫁進士晁子綺次嫁迪功郎監鄂州在城酒務黃明從次嫁保義郎監撫州金谿縣酒稅張謨孫男若干人夫人慈其子甚雖親近者莫知其非己出也夫人之沒以淳熙三年六月三日以八月某甲子祔于吉州某縣某鄉某山通直君之塋婿之以書及人士丁立志張謙所述夫人之行實來請銘銘曰

維宋四葉多異人江西之劉勃以興公是公非兩先生金春玉應以道鳴歐陽臨川皆其明四海仰目避文星大家繼繼有典刑夫人淑問儀厥庭芝蘭雨露方春榮談草霜雪一夕零有歸者忤栢青青有萬其古安無傾

李母曾氏墓誌銘

吾友李春之母曾氏吉之廬陵人居西郭世以農圃自業未亂而父母繼沒鞠于外家羅氏母既孤苦痛自砥礪女訓婦功靡不習知長適李君諱富君亦市隱以仁厚自將犯者弗校終身不入公門州閭稱其長者母性簡潔每以不逮事父母與舅姑自痛歲時祀事既竭既嘉必躬必誠紹興已酉盜起有婦人至自言從夫宦游兵間相失母惻然憐而館之居無何其夫亦至母資遣之乙卯大旱母為飯以餉於市里之餓者貸於母家折券不取庚焉鄉鄰有流徙者棄其赤子母皆收養之俟其返而歸之母初未有子養里中孤兒如己出既冠娶矣一日不告而去人皆切齒無狀子母獨喟然曰彼亦人爾當不我負彼既我負羈留何為以禮歸其帑而憐之不衰年雖高視明聽聰筋力益強髮微斑白而齒脫復生聞者異之母見其子春幼而穎異令從師問學方君貧寒不可忍聞其無錢市書以衣易之或笑其迂曰留而後教是吾兒老而後學歟春既有文名輩流推表後學明從然輿躓于有司每以未副母望為戚母曰汝學而未就

是吾憂也學就而身未亨豈吾憂哉毋不知書而喜默誦釋氏語既感疾六月而逝盖淳熙二年六月壬申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人長曰廷俊次即春也女一人適曾堅孫八人男曰琮琳琦瑨女四人皆幼後一年其孤以某月日葬毋于某山銘曰

茅穪于蕙搖胥而択毋惡者類或壞而芝亦蕈于泥俟不曰奇才于其門不干其人何傑弗淪彼李之子茁自畢鄙尚其母之懿

羅仲謀墓誌銘

仲謀羅氏諱全略其先避五季乱自豫章徙也曾祖仇祖緋字天文宣和間以毛萇詩學為諸儒宗師嘗薦名兩學之士稱重之以子贈右承事郎父上行字元亨登建炎進士第有廉名終官左奉議郎饒州安仁知縣仲謀三舉於禮部擢第授永州司户叅軍湖南歲大侵部使者檄仲謀廉潭衡兩州飢民故事有司坐傳舍廉人發陳粟府史具文書上官取閱之攸然以為活千萬人不悟其皆子虛烏有者流也仲謀捺檄即騎一馬入墟落大山長谷家至里詣民衆實惠部使者以聞行賞減磨勘三年永州檄仲謀安集境内之旱仲謀白減其租過半掾曹有沮之者曰欲盡捐邦賦乎仲謀曰得邦賦失邦本其患孰丞太守從之郡民皆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户曹也永之邑曰東安久無縣令邑事荒蕪吏乗為姦郡俾仲謀攝之至之日教條一新簡而節寛而信訟不苛而理租不迫而輸不碁月東安大治先是元亨嘗為是邑有惠政後二十年而仲謀至父老猶識之曰是非吾父羅明府郎君乎有歎且泣者攝邑凡八月去之日有未給俸錢四十萬以邑之匱也置之而去秩滿以薦者

授從政郎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淳熙二年秋九月以疾告于朝願致其仕授宣教郎未拜命而卒享年四十有八仲謀之為人恢踈而夷曠其學醇懿為文粹然不立異論與人交和而久弟三人全德全材全功皆仲謀教之自幼以及成人全德再薦名全材後仲謀六年登第里之人皆曰此兄之教元亨之沒全功尚幼畢其昏者亦仲謀也仲謀娶劉氏男二人方大方正女二人長適劉某次幼後一年某月某日葬仲謀于某山其孤方大以仲謀從弟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雄藩所論次行

悵來謁銘予於仲謀至親初同學於鄉既聞罷而
歸未半途予得疾垂死同行者皆棄去仲謀獨留
調醫自親嘗藥晝夜視予至廢寢食予昏甚惘然不
知也蓋十有五月乃瘳予今年五十矣仲謀少予
一歲方將為山林投老相依之約仲謀乃舍予而
逝手則哭而銘之曰
聖田無無天文氣之有燁元有培之溉之世勿予
耕未鉏于登且鉏已忽在仲謀已忽雖夏而霜何苗不
黃罹此鞫凶嗚不汝恫拄手彼旻則莫我聞旻則
聞忌其如命忌命之不遐德之孔多客爾孫子勿

替厥粗

夫人歐陽氏墓誌銘

夫人姓歐陽世居廬陵之林平曾祖懷祖銳父祇
皆不仕夫人生而孝謹父母愛異焉年十八歸修
職郎王邦乂字俊臣俊臣兄弟三人二弟生最晚
夫人主饋祀三十年上事舅姑下撫俊臣之弟妹
補紉必躬敬愛匪懈姑太孺人蕭氏年八十每夫
人上食侍立不去下氣怡色不敢左右視食竟乃
退太孺人曰吾老矣不多食今日不自知其飽也
太孺人每言及夫人必流涕曰誰獨無婦吾有斯

婦非吾婦也吾女也夫人訓諸子以學問每夕吹
燈視其讀書默聽古人語時若有得曰某書某語
殆謂某事耶徃徃暗合文義至鬻簪珥惡衣服以
資其子使從四方名士游次子嶠年十七薦名禮
部夫人曰而勿以是自足俊臣喜賓客來者如林
至者如歸或夜漏下四十刻燕賓客散夫人乃食
夫人一兄早世夫人經紀其家至今俊臣謁吏部
選除夕宿臨川夢夫人若告訣者俊臣驚而歸及
門七日而夫人卒實淳熙三年正月十五日也享
年五十臨終色詞甚暇獨以姑老不得養為恨男

四人有開嶠有功有德女一人許嫁迪功郎李如
圭孫男一人大年女三人以十二月壬申葬夫人
於廬陵縣宣化鄉社背之原銘曰
姑得孝婦夫得良助子得賢母既曰得之而遽失
之去誰厄之不年者天不死者賢母悼下泉

浩齋先生劉公向夫人墓誌銘

夫人向氏諱莊文簡公敏中之裔　欽慈憲肅皇
后之曾孫武經郎高陽關將領子齊之女江東運
使直秘閣子忞之姪也初武經公政和間剿盜寇
發公遣人諭招之不從公怒出兵與戰不利曰吾

世受國恩死吾職也再戰死之　朝廷憫其忠贈
武功郎靖康初衣冠南渡夫人依于叔父直閣公
直閣公守衡州日部使者憚其剛正劾免之寓居
吉之安福縣爲夫人擇對無一可者時廣東帳幹
劉公禹錫與直閣公同生於丁丑雅相厚而禹錫
之弟浩齋先生諱廷直字諤卿者初喪其元配先
生方薦名禮部直閣公喜其文以夫人歸焉夫人
生長相門后家乃嫁布衣攸然處之若寠人子後
十二年先生登進士第初調武昌戶掾再調武陵
丞所至以清名著夫人之恭儉有助焉又調知臨

江軍新淦縣未之官而先生卒夫人身任家責撫
訓諸孤畢其男若女若孫之昏嫁者七人夫人天
性裕和與妯娌輯睦有先沒者哭之盡哀又十有
二年教其子得中治第既落之安且寧矣淳熙甲
午七月感微疾明年二月疾益進四月其姪承將
試南宮歸夫人見之喜曰自新淦老人即世門戶
付汝吾病矣不自意得一見汝五月戊子疾且革
禁不得語猶目謝家人來視者竟卒享年六十有
三子男三人宏中處中其季即得中也女一人適
承信郎王晉之孔十五孫男六人仍僩佺僖傳倫

餘女也曾孫男一人曰澄又明年十一月庚申葬
夫人於清化鄉櫟岡之原其孤得中以其從兄承
務所狀夫人之行實來謁某曰子盍銘吾毋某先
生門下士且親也則敬諾而銘諸銘曰
奕奕厥門有閎而貴崇崇厥家有椒其房是生夫
人載淑載穆心不康矜彌盛彌肅捷其玉笄易以
著簪從吾先生木石山林胡不耋矣僾其逝矣帝
錫其祉式馳其嗣

彭叔牙墓誌銘

鄉先生尚書郎彭公有四子而第三子叔牙者曾

而長身美鬚漆黑稠人廣衆望見之者不問而知
其郎中之子也不寧惟貌行粹學明靡不是似人
謂再昌厥家今年二月叔牙謁予語離之官一月
忽赴告至予失聲驚悼未幾其孤堯咨堯佐以洲
學教授連君葂所論次叔牙行實來乞銘予謝且
泣曰不見叔牙幾日耶遽銘叔牙乎叔牙諱周老
衎登進士第終官朝奉郎開封府刑曹贈左正議
大夫父合仕至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君以蔭補將仕郎授右迪

功郎德慶府端溪縣主簿辭不赴居即中憂服除授臨江軍新淦縣主簿辛卯大旱臨江三邑新淦特甚守以病免守擇所宜攝遂以檄君詣郡言旱勢如此攝邑有政救荒治賊何先守笑而不言至邑發廩勸分裁抑翔貴適漕司取羨粟于衆邑舟膠俟秋水至君亟白漕曰民瀕死而粟儲無用之地願假以振及秋成請庚之不俟報輒發粟百里呼舞郡督賦且急君詣郡歷陳旱饑宜少寬假守怒謂君寧得罪於州無寧得罪於百姓非干譽乎君不為動還邑及境居者焚香以迎郡丞行縣

督錢出無從故事當借來年夏租君曰民今肝未食而官欲前一年借租耶乃當滿器以輸分宜賊起張甚部使者至親歷賊營君謂鼠輩以飢至此豈誠好亂然不可無備乃什伍其民治兵以需遣文法吏曉以禍福其黨果潰得還民者千數稍所在枹鼓相聞新淦獨否去之日廩給數十萬錢一無所受曰吾無功胡取祿君兄弟偕仕臨江部使者議所薦君知其難兩得力請先兄同邑監河官闕舉者一人前守薦君君以其章遺薦秩滿授從政郎靜江府古縣令先是即中守零陵忠獻魏國

張公在焉君以才受知於公至是公之子侍講適帥桂林日遲君來君既抵府未趨尹而疾作竟卒於傳舍蓋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其孤反柩于家以十一月庚申葬于廬陵縣儒行鄉福田里環子谷之原君五歲已知詩杏園絕句詩流傳誦既冠業進士餘貫百氏尤熟左氏傳班固漢書特任子忤於銓曹試藝君一試前列輩行歆豔君事親篤孝自幼及壯未嘗一日忍離膝下端溪之辭士友多勸及親在而仕易以進者君領之而已娶曾氏子男五人堯臣堯咨堯佐堯

俊堯舉皆肄學女二人長適進士黃逵次適將仕郎康寧之堯臣及康氏女皆先君卒孫女一人尚幼銘曰

仕則不顧繫親之戀既既而官則耆之年適彼千里失且假寐載巾我車日亦暮止奠歸匪身奠瘞匪親以此易彼君憾無垠君失其憾而得其坎可碣者詩不可碣者悲

王叔雅墓誌銘

叔雅王氏諱頔九世祖誠自太原徙家吉之廬陵又徙安福曾祖祥祖奭皆隱德不仕父庭珪字民

贍登進士第終官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
祟道觀號瀘溪先生云叔雅自束髮受書性警敏
六經百氏悉鉤其深尤邃於春秋初文定胡公適
瀘溪先生草堂與先生講春秋叔雅從傍聽之即
能陳說大義筆削襃斧洞視聖秘諸儒陳陳一武
不隨夏秋侯卿謙以王法怒不及濡厎不病刻然
聲恍其詞以貫於時我實耻之一再試於有司即
棄去曰持古鼎今可乎先生詩句得法於杜子美
自江西而下不論也叔雅步從先生賦早行絺先
生驚喜曰吾子亦能詩乎遂授以句法龍圖閣學

士胡公以直言謫嶺表先生以詩送行有名高北
斗身落南州之句人爭傳誦一月滿四海權臣聞
而惡之下江西帥司與詔獄名捕先生叔雅泣以
從父子俱繫獄叔雅請於大曹掾蘇庠曰吾父老
矣願以身代之罪若皆死獲死唯命蔚之市朝亦
唯命願以聞焉蘇喜受辭白帥帥怒屏不奏先生
竟謫夜郎既赴貶所族大口衆不能偕往留叔雅
經紀家事夜郎徑嗥魑嘯非人所君崖路攀天下
則入井距家二千餘里叔雅徒步省覲胝足血指
一歲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歸凡八年權臣殂先

生始得放還年八矣　上即位聞先生名兩詔
召見先生往來道塗叔雅皆侍行禮部侍郎周公
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寵之者叔雅力辭
焉先生沒之四年而叔雅卒叔雅未嘗疾一日與
客飲酒至丙夜無惰容明日夙興坐而逝云實淳
熙二年閏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娶劉氏男
二人詹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葛孝年次許嫁進
士劉逢原孫男五人女二人將以明年十一月庚
申葬于安福縣翔鸞鄉青陂之原叔雅靜者視之
若不能言及論當世人物如水鑑影人犯之不校

或疑其矯退而察之終不言其非其胸中自與甚
高望之藹然簡遠若晉宋間人蓋近之若疎遠之
若親即之若遺去之若思者也群從與叔雅分田
既定有一人若不滿意者叔雅復割分已田以多
畀之與從兄二人同居且同食二兄沒叔雅字其
孤人不知其為猶子也里之人有伍其姓者以貧
不自食至欲扣其祖宮教墓中之藏叔雅呼謂之
曰汝欲錢耶吾汝畀墓不可發也至今松柏不刋
某少出先生門下與叔雅有五十年之舊屬復託
番焉於誼宜銘銘曰

瀘溪之詩叔雅胡得其傳瀘溪之奇叔雅胡半其年豈可傳者人不可傳者天耶抑瀘溪既逝叔雅不留人間耶將父子騎麒麟驂鳳追少陵太白而俱仙耶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七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八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鈐轄趙公墓誌銘

公諱不獨字彥親濮安懿王四世孫也曾主父宗隱贈太師潤王父仲叒贈少師華王父士諱贈武勝軍節度使公自總角儀觀秀偉端重寡言以五月五日生華王每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以蔭補左班殿直政和三年授成忠郎添差西京永寧縣酒稅建炎元年　光堯登極轉忠翊郎二年以京西北路制置司辟命權知西京永寧縣事兼總轄軍馬時胡騎南牧所在盜起永寧當賊衝公毅然以維城為已任繕修戰械峙糧立壁振作士氣屢立戰功鄰邑相繼不守公境獨全紹興三年內外阻絕西京遂陷公與弟不庾不壯率公族及鄉里豪傑各塹山為砦以拒賊來則禦去則襲一日偽齊步軍太尉王勝大軍快至遠近震擾公挺身與戰屢捷七年糧盡援絕勢不能復支遂率所部數千人南歸天子嘉歎賚予優渥特轉四官令吏部授優異職未幾轉武節郎又轉武德郎授建康府

兵馬都監劄曰趙某忠義可嘉又曰以勸臣節公
在建康威名煒著盜斂屛迹留守晁謙之倡諸公
間論薦章交公車轉武功郎歷擢吉南康臨江兵
馬都監官吉者再公屢總材官習執李法操切吏
士威信斬斬匹馬夕撤獄市寧壹倫兒相戒曰是
嘗赤手抗虜何可犯也三十年轉武翼大夫衡州
兵馬鈐轄　上即位轉武經大夫主管台州崇道
觀後轉武節大夫吉州兵馬鈐轄再遷武德大夫
光堯聖壽七十覃恩轉武功大夫公雖帝王子孫
而步歷行陣精騎射善用兵孫吳之書口講心計

洞達奇正沈涵策謀鉤摭料敵冰解雪釋毋論晉
生語曰何不試以臣爲嚮國請必數年單于當中行
說輒太息北嚮髮上衝冠及南北罷兵公亦老矣
戎馬之氣流以詩書群居燕閒黃帽野服投壺奕
棊一觴一詠市書充棟用訓子弟風流文雅翩翩
佳公子也天性仁厚方在洛金虜所過必屠遺胔
積道公見之躬取藁裡掩之雖在兵間不忘愛物
嚴不重傷勝不多殺晚喜浮屠物莫盥漱清坐齋
如誦其語必萬周淳熙三年九月辛未卒年七十
一十一月某日葬于吉州城北螺子山女冠平之

原配徐氏累封安人男善搞秉義郎監潭州南嶽
廟皆先公卒女二人長適成忠郎新岳州平江縣
檢管鎔次早世孫男四人長曰汝弼承節郎新監
潭州南嶽廟次曰汝諧汝賢汝翼皆以公蔭補官
孫女四人長適李純次許嫁徐洪王珏王希尹汝
弼以公族子善滂所論次行實來請銘銘曰
維嵩之蒼維洛之茫鞠爲狄鄉趙公之饑不粒不
兵身作之城有偉者節有煒者烈日光王業位不
功倖名不風休詩于兹丘賁彼柏楸

鬱林州教授毛嵩老墓誌銘

嵩老毛氏諱惠直其先三衢人八世祖侍御公爲
吉州太守遁出吉水之龍城愛其佳山水官滿家
焉歷四世而生九皐九皐生琦琦生珵俱不仕珵
字平國生二子季曰惠明長則嵩老也平國性簡
澹落然與世若不相接以是家窮空嵩老少長強
學授徒以養其家於是親若弟始忘其貧平國死
惠明亦早世嵩老字其孤終身撫妹孤甥煢然無
歸嵩老皆娶而衣食之嵩老既壯文名彰施再貢
于鄉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主邵武縣簿太守以
嵩老儒先厚禮之光澤縣令某以非罪繫獄部使

者命嵩老往鞫之令懼不能自白使所親語嵩老顧毋周内深文嵩老笑曰所坐有無在彼所當輕重在令甲我何與焉既至取具獄閱之皆文致讕辭也即手反之用薦者授左從政郎漢陽軍漢川縣令縣故荒餘又承兵乱公私赤立嵩老畢力撫摩民少昭蘇尉某缺捂克之策嵩老謝不納尉懟甚思所以害嵩老者夜遣卒斧縣庫盜官緡錢事覺跡至尉所人謂嵩老將甘心必痛繩治株連及尉嵩老曰吾知求盜爾既得盜又何求太守某難化貨諸邑爭剥民以啗之嵩老獨否守怒求嵩老罪百端竟無有然誅化貨未已嵩老喟曰浚民以自安去官以安民兩言決爾遂引疾上還印綬漢川之民遮留莫可既去俸之未給數十萬錢嵩老曰吾棄官尚言禄漢川之民至今思之授鬱林州州學教授以　上登極恩加左文林郎鬱林瘠薄地士不知學嵩老曰人謂教官無職事育人材非職事耶日入黌室為諸生講古今聖經賢傳口授指畫士得所宗始競于學中州文風五嶺不隔而嵩老不幸死矣蓋隆興二十年七月十有三日也於是嵩老生六十九年矣嵩老於鄉黨其族親之貧不自振者子弟之弱不樹立者可教教之不可教飭護之嵩老焉依以就其才安其家者豈少也然類負嵩老嵩老不怨不恤亦不改為初配張氏繼室羅氏廬陵名儒天文之女有淑德既歸嵩老傾橐中裝治生捆内之政不以毫髮累嵩老男二人良臣良弼學有雋聲方增而未已者也女一人適進士曾晞說孫男三人長曰靈運餘未名嵩老既葬良臣尋卒乾道辛卯八月某日良弼改葬嵩老于等岡山之原先事移書走都下以左從政郎吉州録事參軍謝諤狀來謁銘某與嵩老有連習熟其賢銘曰

嵩老之仕其征無車嵩老之沒其壽無廬嵩老之廉其獨無俱矜彼之腴嗟吾之臞後千斯年誰之絜汙老驥斯殂亦龍其駒其驤超如此其昌乎

故承事郎通判鎮江府蔡公墓誌銘

公諱湍字子東莆之仙游人曾大父諱襄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旻宣義郎贈少傅考諱伸左中大夫贈光禄大夫光禄四子公其長也公以門子為將仕郎尉台之天長郡守畢良史材之羅致幕下頃之宅憂免喪尉台之寧海

邑多盜皆竄於海盡則萬潛出則爲寇公以嚴治盜發輒得境以清寧代上功狀授承務郎知池州貴池縣貴池於邑爲劇公更平寬邑人宜之爲不可干以私大官要人爲女姦利者禁莫敢伸庚寅歲秋江淮流民道殣相望元夕守欲出遨符縣張燈公曰此遊觀時耶竟不奉教大江之瀕因溝爲田議征其畝州縣奉詔並緣傍年　朝廷知之乃命有司歸田于甿除租于官適議臣爲部使者沮格成命公爭不可力請於朝以南卒被上賜使者怒欲害以重劾紀羅瘢疵毫毛莫得也居二年弟沆

給饟江東公以嫌引去除通判鎮江府未之官乙未冬得上氣疾明年正月疾革命其子戩武曰諱塋先壠也我死葬焉庶幾從先人於地下疾少間家人咸喜公忽屏醫藥曰我生止今日爾乃盥漱更衣拱而危坐初隱隱聞鼻息聲倏而逝實丙申正月二十有九日也得年五十六官止承事郎諸孤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公于武進縣懷德鄉諱塋公命也公性闓明幼所佔畢耋而不忘穀穀碩碩其資則天事親慈孝見利惡絕嘗曰富非吾志姑約吾貧有田二頃歸耕何卜先是光祿以清

白還後之人不事生業而公爲吏猶且廉歷官半世而在官之日曾五稔故其家貧甚衆指數百自奉甚薄寧窮不一折節人不堪憂公晏如也既殁家無甔粟諸孤以賻布指斂焉公稟方澤固粹温成春善與人交一見傾蓋人人自以得公重比其沒也莫不隕涕公娶方氏封孺人長曰戩輩思道學下筆超詣舉進士甲科授簡三館誦言水旱所召上嘉其忠擢秘書省正字因賜對極陳士大夫敢言者非好名乃愛君善類怙焉今爲承議郎新知通州次曰武績文應進士舉女六人長適進士鄒彥

諫先公卒次適迪功郎新德安府應山縣尉孫敏問次適通直郎知江陵府松滋縣張拔次適張元渙次適胡豐次尚幼孫男一人康女二人丁酉之夏某來守毘陵戩以户部尚書沆所狀公行實來請銘某雖不及上堂拜公而與戩同朝甚厚義不得辭乃爲之銘銘曰

士貴巧慧惟珍爾迂惟孩爾諫恭公卒猶不寧其軀本李有初而祖君謨其貞玉如公其肖諸不壽而恭不利其畝宜豐而嗇靡究其途而畜其德厥聲則都

王南鵬墓誌銘

南鵬諱翊世家廬陵之宜溪蓋其先仲舒觀察江
西其子孫有家焉者其别為宜溪之王云南鵬兄
弟四人其長邦英業儒得官南鵬蚤游庠校有聲
財科未有就而逢靖康之乱兄弟奉其親轉徙兵
間乱定南鵬年已逾壯乃得一官非其志也因棄
去歸隱故山老焉乃頓屣家市萬卷書闢館百楹
爰誨子弟爰來士友盡訟其堂賓森裾繼壺觴淋
浪高吟大嘯夕耳其臚經聲史音咏歌乎祀鼓鈸鈸
酣南鵬角巾野服消搖是間送鴻揮弦其樂無央

皋壤山林凡四十年或秋罷人過屣錯我廡我囷
頃倒既竭縮估不羸堀泣其仁昏友族親以實來
婦乃充乃求不懈益劬里有役焉非意我于匪校
伊愉彼則風休役自害擭既阽於誅或惎於余盍
曦之乘我畀之晒作是惎者南鵬乾道九年二月
二十五月卒年八十二屬纊不乱猶進子孫枚訓
以善言訖而逝以淳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月葬于
宜化鄉山塘之原曾祖勢貫祖居父琡初娶樊氏繼
室劉氏二男東直秉國女適蕭汝爾孫男十一人
揚名厚揚祖琳觕揚善揚仁揚烈揚武揚庭揚煋

女五人曾孫男十二人女十四人夫人二子一女
皆先卒秉國補登仕郎厚琳觕皆預薦而琳再上
餘皆學蓋方昌而未已也万里舊聞秉國有父風
而琳又有一月雅琳父子以從政郎興國軍教授
李侯盛所論次南鵬行實來謁銘銘曰
有盡彼松于澗之中不匠而槁雪霜雨風茁是孫
枝既灌既繁孔秀孔妍遷彼景山宜溪之王其承
方碩謂淑不天盍觀斯石

蕭嶽英墓誌銘

公諱許字嶽英蕭氏其先自唐丞相俛觀察湖南

其子倹留家長沙六世而徙廬陵其後武寧令霽
子煥國初徙白沙今遂為吉水人自定基與其孫
脈相繼入為御史至公之曾祖汝賢為將作監主
簿蕭氏遂為廬陵大家公脈之從孫也祖公瑾不
仕父昂以公贈承務郎公七歲知屬文鄉先生李
端臣一見期以偉器年十二三有聲郡學三舉於
禮部不第　今天子嗣位慶顏海内公以特奏名
授將仕郎公事親無遺恨獨恨親不及禄既受官
則唱曰白頭非折腰具於功令選調者六考老焉
則歸父母吾得藉手下泉其可初調監常州犇牛

鎮犇牛中功邦甸外通疆場行李還往空道倣出
大農之供歲五百萬大寶儲偫則又稱是踐歷職
者闒罷自免非廢則懦凡二十輩蓋廣出狹入官
吏並緣剗剝市利虐取苛留征商其咨間道以逋
官用告匱稅外乾沒罔不滌除曽不旬時商旅走
集初年增至千萬明年二千萬又明年乃三千萬
時比鄰有興天兵濯征虎符羽檄夙宵旁降塗出
毘陵州不乏興犇牛焉依兼丞相衡實典是州嘉
公之才論薦于朝遽移公為無錫令奏令為真會
公秩滿力請自解以犇牛課最增秩從政郎監潭
州南嶽廟户部按迹比懋賞符州賜錢四百萬公
辭不受嶽祠秩滿調全州清湘丞改常德府武陵
丞官期至公雅不欲之官則請老于朝
上有旨以通直郎致其仕淳熙三年春 光堯慶
壽恩加奉議郎賜五品服故事仕而告休者半其
俸太府擬鄉郡廩之公辭焉是歲十一月
朝廷有事于南郊太賚及公以通籍朝列遂得
追秩考妣如公始願則欣然曰吾志畢矣奏牘既
上未幾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方子孫侍疾涕泣不
止而公神氣清爽顧曰吾無一物以遺子孫平生
所學獨得中庸二字今以遺汝言訖而逝公嘗客
臨安同舍多鄰曲前古縣令楊元皐病棘則皆棄
去公獨留晝夜助其子謁醫元皐死又助其喪紀
其急義類此公有文集三十卷皆有律令又有五
一堂叢目十卷初室彭氏繼室黄氏皆先卒贈孺
人男一人特起彭出也孫男六人必得必固必蘭
必取必蔡必東女一人適進士李棣特起將葬公
於吉水墨潭之上以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
之狀來請銘於某則哭而銘之曰
郢隆之階何聘非瓌何斲非材何刈非秉嶽矣之
才而不逢哉墨潭之涯堂斧斯凫松栢斯哀晦不
永懷

李縣丞叔周墓誌銘

叔周諱淦叔周其字也李氏故汜水人後徙洛以
贈少師諱章者為曽祖以贈少傳諱百明者為祖
而左中奉大夫諱元孺之子也中奉累贈至正議
大夫叔周年六十四卒於從兄迎明州通判之署
積階至奉議郎而所更者通仕郎從事郎文林郎
承直郎通直郎終官知饒州興國丞而所更者監
秀州華亭稅監秀州酒楊州節度推官吉州軍事

推官知潭州安化縣初靖康南渡叔周為虜所得
屈叔周使拜不可且曰吾家世荷國恩可為虜屈
虜怒擊叔周首流血且死遇天雨得蘇其任華亭
我以父憂不赴其任秀州監酒日叔周被檄視滌
舟行民田中問所主曰監司圭田也吏側目捉手
不敢以滌聞叔周曰水滌為患上供且廢況主
田乎盡復其租常平使者鄭公某聞而奇之又被
檄覆視平江府經界時立法嚴甚胥吏鄉正並緣
為姦欲高下定賦不以實閲叔周躬行田畝悉為正
之使得其均吳人德之歸日野夫羅拜於道有與

香火送叔周出境者揚州帥向公子固辟吏如東
漏獨樂叔周之賢將首薦焉時録事參軍施興祖
且更盡而薦員未具請于向向曰今歲止一牘將
為從事李君媿不君及叔周在傍亟曰願先薦施
向以為長者從其請施以是得先改京秩吉之材
官以主將捂剋一夕潰議者欲調外砦兵捕之叔
周曰此輩非有憾於州郡招之則定激之則叛郡
守兼公仁用其計潰者果歸民用不驚安化舊令
逋府錢數百萬既辭滿羈縻不得去叔周白帥張
公孝祥願竊代者當庚所逋張公高其誼代者

即辭既而沉公介代張公有不悅於張怒及所與
有攝尉董部者以私謁不遂譖叔周於沉叔周自
免去既調興國未之官而沒初正議沒時家有餘
貲叔周既仕則悉以委諸昆弟不名一錢也嘗攝
楚州寶應尉適有詔捕淮北逸寇甚急叔周獲四
人詔加官一列故事選調有武功受此詔者即為
京官叔周曰以人命為功吾不忍也置而不問及
以歲改秩叔周曰吾不奉詔今亦改官叔周有雜
詩百餘篇皆慷慨憤激一飯不忘君之語初娶劉
氏繼趙氏皆先卒子男四人長夭次純綸約女四

人長未嫁卒次適朱僑及保義郎黄良能及進士
楊揖皆趙出也孫男二人大中大昌叔周卒之日
無田一畝無宅一區其櫬旅殯於雪川其子純無
所於歸以叔周嘗官於吉吉其所甚愛者且趙夫
人之墓在今君焉純將返櫬以葬於吉之馬岡山
趙夫人墓之左前期以吾弟揖之狀來請銘銘曰
朔犹方狠裂顙不折讒夫豈多平陸九河無瞧可
耜無錐可置勞勞孫子將焉寘此羈忌之魂歸哉
丘墳裏我後人尚有其屯

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維字子綱姓陳氏鎮江金壇人也曾考元朝散郎致仕贈朝奉大夫王考廓登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考臧登進士第終文林郎知真州揚子先生早失所怙母蔡夫人殿中侍御史路女也念陳氏孤未樹立厲節自古栻有訓誨以底有造年十三遊鄉校試藝輒最譽聞藹然諸老生愛之曰幸哉陳氏有子紹興丁巳方與計偕數試禮部無遇子從古幼而穎異先生歎曰吾有志無成成吾志者不在吾子家本窮空至為從古求師則鬻別業以行東偕人皆難之從古旣

策上第先生喜曰吾祖孫射科三衆矣何必我躬睨乃以恩得官主信州弋陽簿竟不赴隆興甲申從古遍籍朝列先生於今甲當行封曰吾老得一官未能及親今先自及安乎奏上輒止先生讀書不顓決科擇勦根株探索源泉尤邃於詩孫潛古雅遍追陶柳一時名士如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張彥文皆忘年友故養直嘗稱曰子綱好古愽雅結交皆天下知名士云先生急義極物瀕死不疚不慢然諾聞人一善躍如以喜然資素剛是是非非有昭無聾理所価者鼎貴必爭數色正辭折愿

其人鄭曲有兢必執而正決以片言靡不悅服蓋其素履服仁食義身中徽墨言中槼矱人皆諾之非一日也金壇之征藕荻有布世不病輸而病不均先生曰我乃無田言之無嫌倡邑之人白之有司俾除十半太守寶文閣學士劉公子羽以書謝先生曰見仁人之用心從古始尉富陽迎先生就養邑有豁居受賕獄具縣令所憎欲寘死之先生諭從古使力爭居竟免有中人倚勢漁年學田從古欲直之質諸先生先生曰當官而行何畏焉從古以獲海盜當改秩先生戒之曰以盜得官前輩

不忍汝其力辭先生雖布衣喜論天下事每從容商搉今古成敗利害如卜筵算如秉燭火位不才倖士者背之先生耻言利家徒四壁併食易衣妻子恤見先生泊如也家無長物獨藏書數百卷先生嘗自贊曰貌手槁瘠形手侏儒外襦件物中空洞而無隅至於為人之所不為而不為人之所為庶幾古之愚者歟暮年深詣理學得喪死生如覺言易多然不能入其中旣疾子孫在旁則告曰吾必不起吾所藏書勿逸於儲勿惶於鄉以淑而軀吉畢坐而逝去享年若干先生娶譚氏大理少卿

知柔女也生三男從古承議郎前差監行在左藏車庫學古替古俱舉進士一女歸中書舍人張季之子興宗孫男六人伯震仲巽叔謙伯恭季咸季益孫女四人先生之没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葬以乾道元年九月十四日其兆在縣之唐安鄉茂城村揚子府君之塋側後十五年從古書先生遺事泣以告其揚万里屬以銘詩銘曰之德之學古彥所作播播其詞溫溫其詩麟卧帝馳十篇先之彼群其飛霞此之嗤帝懟帝咨與古而嬉不沽乃玉亦不毀于櫝卒究其璞以對于先覺觀我於庭乎而其蘭其芝其茁離離伯也最怒是若其父方垂天而者翔式與其字

胡英彥墓誌銘

澹菴先生胡公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仁需義染丕變大江以西而其宗族家庭後茂尤角立其好學刻深屬操清苦克肖先生者猶子英彥也英彥諱公武年十三為黨庠春秋弟子負一試出諸老生上郡博士汪俣劉夙譽之吃吃也招為春秋師以風學者英彥覃思經訓鉤沉聖處出入百氏澗視根究至論道原獨謂求聖道當自論語始以韓子始孟為非是乃取賈誼楊雄李翺等為集註論語若干卷傳以新意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史漢所引臣瓚顏秘書輩所注釋關文異義靡不哀萃成一家言今參政周公甚愛其書為之序性耆文尤工於詩其句法祖元白而宗蘇黃追琢光景繪事萬象金春王應山高水深獨造其極晚自號學林居士澹菴先生賡符讀書城南韻以勗之蜀人何子應亦寄以詩而予亦嘗為賦之去其論文極不苟如范淡明尤所厚者嘗以書與之上下其論往復千里歲在癸巳嬰末疾自是沉綿無瘳後六年卒實淳熙六年十二月晦也享年五十有五有詩若干篇詩話若干卷論語叢書三卷又集音二卷文體十卷注蘭臺詩及淮海詞各若干卷曾祖諒故將仕郎祖方中父宗古皆隱不仕娶劉氏故丞相楚公沆之曾孫男四人梠楠椐梲皆志學女適劉德衍鄧執規次許嫁蕭景衡餘尚幼梠將卜葬英彥于某所其兄其狀其言行來請銘

銘曰

嗟古入胃瑱句得髓不爵不齒竟以窮死既獲乎此又覬乎彼不曰責天無已吁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八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羅价卿墓誌銘

予外舅羅公天文以詩學鳴政和間為摃舍明師自天文至其曾孫瀛繼繼里選者十有二人策第者六人元亨仲謙父子仕皆不達至价卿其文方昌其德方茂其聞方煒士友謂大天文之家在是矣年五十有二淳熙八年正月望一疾而卒天乎痛哉初价卿父子同厲名而价卿為詩學舉首再舉與兄弟六人同升三舉擢進士第未擬官居父憂復居母憂毀瘠逾制除喪授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始至湖北寇逸入江西將犯廣東提點刑獄司業林公光朝宿重兵南雄檄之价卿謁曰南安前章貢後賊來南雄將焉寄徑惟韶州仁化其徑有三曰珠子嶺曰九曲嶺其險可守曰芙溪長岡其地坦夷寇所必趨盍遣一軍為疑以待之可熸也林公從之賊果至大破之廣東轉運司厥貢惟銀異時歲以緡錢十五萬市於州縣近歲止給三一官無自出始以民產高下征之民弗堪適林

公還轉運副使价卿謁曰縣錢日朘而額如初不
剥民焉取之盍請諸朝使盡給異時絲錢之數則
一路蒙福林公嘉歎即帋草奏薦之公車諸之樂
昌有訟請部使者言其令盜所館部使者怒遣价
卿廉之至則以無罪告部使者疑其有所左右移
价卿乳源尉下其事司敗凡三易官典理其獄令
竟得釋秩滿造朝見丞相衛國史公浩極論二廣
貴海改法之弊請一用舊章又作平邊策論戰守
疏民瘼瘼欲内治以俟天時丞相奇之用薦者陞
秩從政郎調監行在省倉中界門既歸日聚族子

弟尊酒論文譆如也官期將及未赴而卒价卿性
簡而屬言動從繩墨以禦繁勇以行義里閭族黨
欲辨曲直有不之官府而之价卿者一語曉之聞
者意沮其猶子子琳與劉振英貧而無教則迪之
以文其鄉曲小民以饑歲不能自給則書其名歛
而賙之以粟二弟曰維中曰維翰皆自幼教之既
而維中薦名維翰與价卿同日擢第人咸曰价卿
之教父之既没悉舉先疇以遜二弟曰董董足矣
奚以多為廬陵縣令梁君兊聞之為文以風流俗
而二弟亦固辭不受盡以給族親之貧時稱義門

去价卿居官秋毫不苟保昌學宮燬無尺椽丞白
縣令啟度一新春秋釋菜禮用無曠講武營表輔
為攝棘學張遷擂存者十五价卿既至習射有亭
築場有垣遠者來歸旗幟精明見謂稱職价卿諱
維蕃廬陵人曾祖仇祖𥙊字天文父上達字元通
母季氏娶蕭氏男一人澥弱冠與里選女一人適
進士楊奎予叔父庥陽知縣子也女孫一人尚幼
有古賦二卷詩十卷史論二卷平邊策四卷詩辭
二卷左傳說二卷論語解二卷雜著六卷隸華集
二十卷目曰卯山集卒之歲十二月庚申澥奉价

卿之喪葬于吉水縣鄉曰同水原曰龍泉前事來
請銘予泣曰予出入澥家三十年亐而銘元通元
亨元忠仲諱矣今又銘价卿乎銘曰
惟文惟德后帝所啬多取奚益汝文斯艷汝德斯
碩汝聞斯白探珠既獲歸覩其宅則毀其璧而祖
之澤厥世有奕尚寘汝穸

王舜輔墓誌銘

君諱大臨字舜輔姓王氏醉軒其自號也系出臨
川自高祖徙吉家焉今為吉水人曾祖景視大丞
相荆國文公為從祖教授于吉從之者傾一州龍

國蕭公世京大博彭公寀著作楊公紘師皆從之
授業著書數百卷號野民集祖端禮幼以文名元
祐三年蘇公子瞻孔公經父孫公莘老知貢舉而
秦步游黄魯直張文潛晁無咎諸公皆佐春官第
去取於是策第仕止賀州富川令有易論語傳父
璟舉以文行再薦于鄉號非非老人君生而濩落
有大志不肯入小學老人不之強建炎中胡馬南
牧老人避盜為虜所掠君年十三三蹶跌以從行
數十里老人得脫歸與盜遇盜欲兵之君抱持老
人號呼請代群盜義而免之時州里新被兵雖步

敓數君度單弱不能自達因說群盜乞護送還舍
請謝錢萬盜許之君乃前行陰結里中少年嚴兵
伏間左盜以老人至諸少年譟而出拜庭下問故
老人云云諸少年目盜欲縛之君稽首曰吾父免
矣可若何乃殺一豕貰斗酒遣盜讋而去不敢索
一錢年十六七始奮於學日誦數千言自經史外
虞初小說道家釋氏之書無不貫穿沉浸尤熟於
左氏傳與三國七朝史口講指畫若身履然紹興
庚午客泰和鎮館于曾氏會贑卒以城叛民訛言
寇至曾氏欲徙以避之君說三策以料賊乃不果

徙鎮賴以寧未幾寇平悉如君言晚歲號是翁自
放於酒燕處之室名曰醉軒又號醉軒居士酣嬉
淋漓萬事不省得錢不計多寡悉送酒家不足則
裒褐衣襦悉指以予之不計直客有具衣冠儼然
造焉則箕踞慢罵不容口行遇田夫野父輒強之
使坐與為賓主為說經義論古今不能休父謝不
能解乃笑聽去淳熙乙巳冬十二月望屬疾詔諸
子曰明年吾不復此矣至正月朔晝漏未盡一刻
而逝得年七十娶蕭氏故兩御史家也子男四人
子仁子俊子偲子信女二人適歐陽次周孫男七

人步愚步曾步悳步忠步懋餘尚幼孫女四人諸
孤將以其年之　月葬君于所居之東胡塘之原
前期子俊以朝奉郎提轄行在文思院曾三復所
狀君之行來謁銘予後嘗從予游義不得辭則敬
諾而銘諸銘曰
陟彼糟丘天風颷颷望彼醉鄉大荒蒼蒼八仙子
驪于盧于糟舜輔從之酌其天欸駕趙車而追歡
伯淩闔風而超扶桑拘拘者方哭送其遺蛻又焉
知舜輔之不士吁仲尼之門不用酒也如仲尼之
門用酒則太白入室舜輔升堂者耶

陳擇之墓誌銘

君諱琦字擇之陳氏清江人祖宗禮以高年賜爵迪功郎父善明經尤邃於易君幼刻苦自奮必欲續聞既冠以易學再貢擢乾道丙戌第主衡州衡陽簿未上張公孝祥帥潭愛其材招與之俱因從南軒先生張公栻受學焉及官衡陽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點刑獄鄭公丙責游徼甚急吏迹一驛卒其襦有血掠訊誣服吏獻之鄭鄭下之州詰之皆不寃州下之邑君攝邑疑之初診屍得死者裯署曰羅仲義君即揭諸衢有見而哭者曰吾子也蓋仲義與其族弟餘借商而仲義貨倍餘殺而取之君逮餘辭服白之鄭釋驛卒由是名聞一路柳饑官糴無紀人相蹂死部使者命君往振之書當糴者伍之而畀以一券目許一人持券遞遞以糴簡而周整而無譁諸郡法焉用薦舉循從事郎調贛州贛縣丞南軒先生帥桂招君攝莫府廣西諸郡計仰漕司鹽子錢漕輒齎帥以聞請益下漕漕輒格會漕闕帥攝漕君贊帥歲增諸郡子錢十三邑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自邕達諸軍又往故多道斃桂舊有團君請憩而飼之瘠者止

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焉用不耗帥辟奏爲眞不報既至贛太守尚書留公正待以客縣賦不給每訟不直者令入金錢君首除之官錢曰經總制者隸提點刑獄司有使者析秋毫計一路逋錢大萬君丞言曰此錢舊制所無借未能除不失凡最足矣今又益之可乎媿而止部使者列其治于朝詔中書書其姓名用薦舉轉宣教郎知夔州興國縣未上會留公制置四川辟掌機宜文字西南夷舊爲蜀患近時復創馬市歲不能徹成議者欲用利路義士法什伍黎雅之民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代更卒　朝廷下其議制置司檄君經紀之君言其不可兩州之士無慮六千盡括爲二擇壯者二千以備邊餘以居守則民可用戍可徹蜀法榷酒錢曰折估者病民上欲損甚下蜀議制置檄君益昌定議君上書總領馮公寔詞甚懇惻卒減緡錢三十萬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並緣巧取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賠不易蜀之兵爲屯十有八所隸之樹三十之廩給當折物爲錢者必其視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

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之閩之半貊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之屯反用他州之估者故軍多怨讟留公憂之乃與君謀杜交界之姦以信捐泰平糴給之估以慰士心君雖在遠而賢稱自至于朝近臣有欲薦君爲郡而君死矣人皆惜其用之不盡也君天資敏而靜容而寬遇事迎刃而解亦不自功事至不拒事已不有聽訟從明決訟從恕與人言若無所拂而實有所規事上官細㢘介通不同不爲逢迎每言輙聽與同

寮處如家人不見崖異亦不詭從君自受學於南軒進進日新嘗扁其齋曰克南軒銘焉其屬意於君蓋甚遠云爲文覃思深湛詞乃夷易尤工於詩得江西体年四十有九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官明年二月其孤返柩自蜀九月丁酉葬于建安鄉古堂之原娶曾氏子三人男俊之渙之女適郭琛皆舉進士孫三人二男一女俊之不遠二千里走行在所以太學博士彭龜年所狀君之行碣銘於某某與君雅故敬銘之曰

猗嗟擇之其挾不訾其趨不畢南軒是師肚其堂基哀其璧圭一笑而歸將遐其蜚而蛩其披侯豈其資侯嗇其施云誰之司

太宜人蕭氏墓誌銘

太宜人蕭氏吉之西昌人故安遠主簿王季安之妻也季安即世太宜人以勤儉齊家以詩禮迪子淑問益茂家政益葺自 壽皇聖帝時尊親錫類介賚海內若大夫若士若賦父母高年者詔縣以姓名上之郡郡上之朝賜爵行封有差吉州以夫人年德高邵應舊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新天子御極湛恩厖洪三封太宜人絲綸褒表式如金

玉象服煇燿有嚴山河族親州里因不以手加額以太宜人爲母師太宜人自幼在父母家以柔婉聞暨歸季安王氏在廬陵族大寖昌季安砥行好脩以不及當世之賢而知名者爲恥傾身下士頗家序賓其門長者車轍常滿其堂日具數百人之餼而其室落然若無人聲以故士多從季安游季安潛伏巖谷之下而其聞彰焯江湖之外里中以賢多太宜人太宜人每退然恐不勝也長子邦乂季安前室黃所生也仲子孚季子仁皆季安季年所生太宜人拊鞠顧復人以爲三子一母三子亦

云然也太宜人生以崇寧甲申丁巳沒以紹熙庚
戌八月癸巳得年八十有七將贖與其子訣問其
所欲言者勉以孝悌葬以十月己酉地曰蕭塘曾
祖某祖某父楨三男邦乂修職郎先卒孚保義郎
仁承節郎五女適將仕郎黃文郁胡諮文林郎劉
伯源嚴可久譚鳳孫男七人籍嶠㠁有德峴岭某
嶠舉鄉貢進士女一人適修職郎李如圭曾孫男
六人大年于大保大彌大方大有大女五人適劉
揚祖張淵餘幼先事孚走一介行李以從政郎主
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雷孝友之狀來中都謁銘於

某某職在太史銘之為宜翔與孚游最故銘曰
人鮮克壽姥九其齡壽鮮克貴三命其承有子有
孫有孫有曾盍高其閎後當有興

夫人趙氏墓誌銘

夫人趙氏保義郎廬陵王孚信臣之妻濮安懿王
之七世孫華原郡王仲佺之曾孫武翼大夫隆興
府兵馬鈐轄不伳之女也夫人自幼警敏年十有
六歸信臣事舅姑夙夜寅恭其理家有綱有條下至醢
醯調膳米鹽靡密絺綌織紝必躬必手人不知其
天宗之貴也信臣尊賢下士賓客滿門殆無虛日

夫人為具豐儉等衰率與信臣意合劍佩鏘鳴杯
杓淋浪日昳夜艾夫人無慢容垂橐倒廩其室罄
空信臣交游半天下聲聞月煒夫人益喜路鈐公
暨伯兄相繼淪謝諸孤方穉夫人與信臣畢力經
紀其家今二弟若姪駸駸官塗所至有稱人謂路
鈐公有賢女云信臣少力學既長以夫人勉屬籍
恩得官非其好也則杜門里居延師儒以才其子
夫人暇月督課程嘗曰汝家群從賴賓薦取科級
者項背相望自棄為門戶羞長曰峴嘗以所著文
謁丞相益國周公公不輕許可一見峴輒稱異之次

曰岭嶷嶷有立信臣事母大夫人某氏至孝夫人
日侍盥櫛不懈益虔太夫人年九秩而夫人奉養
如一日紹熙初元夏五月夫人嬰疾秋八月太夫
人復嬰疾夫人力疾起進饘粥治藥物太夫人驚
曰汝舍汝瘵而吾瘵乎太夫人竟不起冬十月甲
辰夫人亦不起年三十有八以十有二月丁酉葬
于廬陵縣宣化鄉朱岡之原信臣以承議郎知隆
興府分寧縣陳夢材所狀夫人之行實來謁銘銘
曰
寶婺分煒天孫轂撒周宗之媯來嬪士卿宜漢之

王淑閑用光何慭截纏婦姑後先竭彼下泉養姑
于幽不年奚尤樂哉斯兵

太令人方氏墓誌銘

余淳熙七年為廣南東路常平使者而友人蔡定夫實護漕事治所皆在番禺是時同列五人而並居番禺者四其有母者二人而已蓋余母年七十有九癸母年六十有五二母生朝兩家交賀同列羅拜奉觴上千歲壽南人咨嗟以為盛事後三年余母即世又九年蔡母亦即世定夫哀毀遣使者以書赴告且持朝請大夫廣東提點刑獄方侯崧

卿所紀夫人行實來拯余曰子肯銘吾父今可不銘吾母余嘗升堂拜夫人夫人視以子姪者則哭而銘諸夫人姓方氏諱道堅興化軍莆田人方為莆大族自秘監而下登巍科歷顯仕者踵接曾祖宿故朝奉郎祖齊卿故中散大夫父崧隱德不仕惟夫人一女酷愛之必欲配名閥故歸于同郡承事郎通判鎮江府贈朝散大夫蔡公湍夫人自幼聰而裕淑而恪事親篤孝嘗欲祝髮為比丘以報鞠育親力止之既嫁奉事尊章肅恭誠至時其飲食起居色養無違皇姑濟南郡夫人多疾罕能中其意者藥非夫人所和食非夫人所視不御躬定省侍匪懈或經月不少懈濟南疽于要幾殆夫人吮血乃愈每稱其孝曰為宗族師夫人嫁時橐中裝甚豐悉以歸兩姑貧而不悔其於娣姒姑叔調娛曲盡愛與無間言佐其夫正以從治家有法大夫公既宅特進憂生理中微夫人悉力經理攻苦絶甘以濟春秋烝嘗親滌濯羞籩簋細務至醯酒醢醢必躬至老過事迎解緩急輕重皆曲而當大夫公仰成不知家之有無也教子慈而不縱幼課以詩書長勉以名節見其子登進士甲科名次後

踐其祖端明之舊五持使節再總軍儲入為館職為郎為卿為宰士從其子游宦踰嶺涉湖上漢沔歷江浙幾半天下人皆榮之夫人以盈為懼每戒其子曰我為汝家婦逮事乃祖乃祖仕不過二千石汝父一官四十年而在官僅五稔汝趾美襲慶今幸有田廬家不啻足無不知足以貽吾憂故其子安義命恬進取夫人之教也晚更多難幼子家婦相繼淪喪夫人不樂遠適嘗曰我得死於吾廬幸矣其子屢以親老辭寵祿盡母志也誨飭諸女不少弛言動惟法故諸女適仕族皆宜其夫家待

內外姻戚恩稱而禮得馭誠獲不嚴而肅勤儉慈
愛出於天性子旣宦達悉力致養夫人必欲均及
自享其薄春秋益高以禮自飭歲時宴享肅雍溫
克如始嫁婦云性淡泊早受道家籙齋戒之日十
居四五晨起誦浮屠書非疾病不廢初遇
今天子正位儲宮以子登朝三遇　慶壽恩霈自
孺人累封至太令人紹熙二年五月乙卯卒于常
州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男二人長定夫也名戡
今為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處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次曰武先夫人卒女五人長適進士鄒彥謙

蚤卒次適儒林郎監泰州角斜鹽場孫敏問次適
朝散大夫知信州張棣次適承奉郎監隆興府糴
納倉張元渙次適文林郎定江軍節度推官胡鑑
孫男二人康修職郎新建康府江寧縣主簿庚尚
幼孫女二人戡將以是年六月丙午舉夫人之柩
祔於武進縣懷德南鄉譚墅大夫公之墓銘曰
大令之孫端明之婦大夫之妻宰士之母肅宗暘
昌維桼及方懿厥夫人兩家之光象服斯皇魚軒
斯錫八秩斯長有煒肅常人知其福莫知其德維
碣可劭維德彌白

夏侯世珍墓誌銘

世珍諱琳夏侯其姓也其先有自譙從壽春者五
季時為宜春掾因家焉今為分宜人曾祖藩祖敏
父繹俱不仕世珍弱不好弄從群兒遨習弦誦之
聲父異其儁市書萬卷傳延師儒用掖其學一時
名公鉅儒若今刑部尚書蕭公直顯謨閣楊公監
察御史艮齋謝公皆折輩行與世珍交以故耳濡
目染前言往行叢于厥躬嘗以文辭薦名春官旣
給札而父赴告至徒步二千里淚血瀆面骨立足
繭見者為動祖母春秋高母夫人在堂弟妹六人

幼不更事生理棼紊總于世珍晝理家夜誦書奉
老者司顏色盡孝敬字幼者勤教載時昏嫁宗族
之貧者資之失職者棄之親鄰之見者勗以善不
記其過正其失卹其災用是其行信於家其賢著
於鄉凡縣令之賓風謠問民瘼必諏度焉袁之庚
僑於臨江舊矣蓋袁之為州地瘠田寡粟財堇堇
州民必山伐陸取方舟乘流貿之臨江易粟以輸
議者建欲遷庚於分宜世珍以不便民白州州以
聞主計不從至今民病之邑有瀦澤曰泉塘者溉
田臨千而嚚者顓利歲有水訟澤不均宏世珍白

詭司水不以租挈有無自源徂流靡不波及有武
經即遐授張擒婷之官邕筦客死分宜其孤生十
年矣囊無一簪存亡無歸世珍聞之既為之棺斂
館置其孤白縣若郡為之上聞其孤授承信郎世
珍厚其道費而歸之亡卒胡弄兵略居民逆顏行
部使者帥師討之不能會賊語人曰得夏侯某一
言即降竟平之祖母母夫人既除喪家議出分世
珍語弟姪曰先壟既堅某姪居之山墅既牽其弟
居之誅茅水濱吾將老焉邑有鄉校徙之非是士
欲復故世珍攘袂奮役以勸得爽祀明堂

德音許世珍誥　集英西籍奉　大對將應書來
行而卒實淳熙十年十二月癸酉也得年五十一
初室何臨江人給事某之從孫繼室羅廬陵人奉
議郎安仁知縣某之女子男四人詮誼謙議女五
人適進士羅介周穡鄒廷瑞其一許嫁李其一尚
幼孫男一人孜將以甲辰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世
珍于化仝鄉德全里赤塘之原詮以文林郎新永
州教授歐陽某之狀來請銘某與世珍雅素且親
乃哭而銘之曰
傷哉世珍言折其玉言就于木宫歹于谷視人以

身視甑以親視金以塵無後斯人有實在鼎有臬
在井可蘤可羞莫予去者我有嘉賓誰其酌之我
有窮人誰其收之賓筵散矣行道嘆矣傷哉世珍
古斯爲矣

夫人李氏墓誌銘

故承務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惠民局胡君泳字
季永之夫人姓李氏紹興府上虞人曾大父高累
贈太子太保大父光擢進士第宣靖間為侍御史
有敢諫聲紹興參大政會宰相秦檜主和議公力
詆其非坐削爵毀僭耳檜死復資政殿學士謚莊

簡父孟堅氣慷慨方莊簡在謫籍里人誣以私史
下詔獄貶夷陵父子各天一方既偕莊簡復官丞
晉陵宰錫山守嘉禾俱以最聞方用為淮東提舉
常平而沒吾類嗟惜夫人慧淑莊重容止有度喜
慍未嘗見聲氣莊簡愛之甫齔而祖父俱遠謫復
罹母鄭憂泣叭以慕哀動左右乳下弟疾甚夫人
視之不少置卒賴以安姻族稱其孝友忠簡胡公
之再謫珠厓也季永侍行年十有二莊簡見而異
之問其姓生之歲辰適與已捐似莊簡喜謂忠簡
曰是兒氣貌不凡為胡邦衡子而命復類我他日

寧為時人必不為佞人吾有孫女當以奉箕帚故夫人年十有九歸于胡氏事舅姑如父母笑言不聞于中閨敬夫如賓特節捐盥必端拜待諸姑妯娌如同產未始有絲髮睚眥忠簡嚴於事先夫人躬陟滌濯為諸婦倡季永志遂業夫人以米鹽自詭不以累其夫至諸姑之有行每毀橐從相之婦德優優式是里居忠簡每訓諸女必曰家婦非而輩法邪季永官金陵不幸蚤世夫人才三十有三撫群幼泣且誓之死靡他不御鉛澤不服華侈惟飭諸孤從師就學比其長也皆奮然有立槩始筮

仕監鉛山酒稅務以廉介為今參政蕭公尚書吳公論薦槩自明州比較務攝令象山郡太守岳公以尤異薦于　朝有　旨書姓名于中書人以為母訓之修云初夫人念父母家欲其子官于浙發一歸省槩既官甬水遂奉板輿以東夫人歸拜松楸見諸父昆弟心甚喜淳熙戊申冬自象山從還上饒閱數月以疾卒實己酉七月十月也享年四十有七男三人長即槩今為承事郎簽書光化軍判官廳公事次即槩修職郎次桯亦好學孫男一人俊孫孫女四人姚孫壽孫粲孫李孫諸孤將以

紹熙改元五月庚申葬夫人于廬陵縣順化鄉龍岡之原先事以通直郎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幹辦公事王宗孟所紀夫人行實移書乞銘于万里万里與季永父子間游最故且師事忠簡公先生其何敢辭銘曰

胡李兩翁僑崖相從昏姻南東一世清風季永不年夫人其艱松習其寒蘭玉其蕃灃邑言歸言慰其思載驅一詩嗐其廢而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九終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蕭君國華墓銘

君諱飾字國華蕭氏世居廬陵之横溪曾祖吉祖務玠皆隱德不仕父倜字伯寛博聞強記為崇觀三舍名貢士國華生九歳而孤母朱日誦柏舟之詩以自誓是時兵亂未救強宗内逼豪垠外陵君無以安其居母茹蘗飯糗教育國華兄弟三人耨以詩書耘以師友國華幼而穎異長而温冲方頤

廣顙重厚寡言事母至孝友兄弟以義有倫色無間言宵爾誦絃晝爾朝豐衍業有聞士林稱焉歳在隆興甲申冬國華改葬伯寛而雨雪兼旬國華憂之前一夕齋沐禱於庭曰天其或者假某半月之霽得葬宅穸不然請以死報詰朝朗爽物開除月光穿漏得以襄事咸嗟國華之孝感云淳熙十年歳大饑郡守趙侯方講荒政國華兄弟首請于郡願身先之凡活饑民三百餘人侯甚誼之年三十餘丧室師王陽子非華元之戒乃於所居之偏別築一堂揭以仁壽幅巾藜杖徜徉其間棐几明

窻爐香獨坐盡繙佛老之書而呻之中夜夙興終始無倦者五十餘年一日嫡孫謙侍國華於堂上國華曰居吾語汝吾子孫森然矣吾年八十有二將何之汝其大吾門乎謙扶國華以歸沐浴而逝實紹熙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國華處己以敬待人以誠鄉人有爭不請官府就折衷焉樂好施歳饑則倒廩活人豐則與梁甃路非求利益也子男三人揆振拱揆好學善談論振拱以乾道閒輸粟助振貸官券之朝補將仕郎鄉先生廣西主管羅巨濟器重之言於部使者檄振以邕州上幕檄拱

以封州遂溪尉揆振皆前卒女一人適周佩孫男八人謙樞推諤謨㩳紀皆強學女五人適陳作礪黄孚榮劉燦胡埴劉千載曾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拱與謙樞將以紹熙四年七月十有三日丙子葬國華于高澤鄉余陂之原國華所預卜也拱介予弟爲邁以國華之行實來請銘銘曰

岵兮斯徂屺兮嫠居呱兮其孤横溪之蕭衆覬厥巢雨風搖搖予手予劬予口予書其妥歸如旣培其根孰鋤其荼彼茁者蘭

劉君季從墓銘

君諱大同字季從姓劉氏世居廬陵之石塘曾祖舉祖珍父逢辰皆不仕父以儒學行義動鄉曾友所與游皆州里名士嘗從參政董公學參政賢之為其子聘其女焉君生三歲而毋胡夫人卒又八歲而孤哀毀已如成人有兄既壯不壽君撫其猶子而教之因謂曰先人門户託予二人若不力學何由自立乃聘人士之善講習能文辭者相與北面師之君種學積文彌久不懈月生月長從進士舉數無遇於有司君舉益不懈性謹厚不妄笑語平居接物色怡氣平惟恐傷之嘗曰與物無競吾樂也篤親宣慈善行純表終始若一姪寢長欲分田疇畀之沃壤而已取其瘠焉量入為出不竭蓄於錐刀倒廩於穀賓之歲歉痛損其估以濟人人多德之里有大東塘溉田數十百頃歲久不治漸遂圮廢衆憚其費莫敢議其役君一旦視之慨然曰吾田須此水者甚寡然使水既瀦亦衆利也乃捐金鳩氓築之既為瀦勝取之不竭旱有先備歲無大侵吉塘有小溪横道患無輿梁每雨集暴漲及隆冬凝寒往來者病涉君乃召匠計工伐石乞山橋其上費一錢粒粟不徵於人橋成行道呼舞

君之樂於利人類此使天假之年則其推有餘澤不足其事當益宏大又非今所見聞者比也紹熙三年三月乙亥君以疾卒于正寢年三十有八娶楊氏贈左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邦乂之孫故右朝奉郎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振文之女生三男管奮春皆競爽四女許嫁羅步蕭昌齡宣溪王桯盧溪王溉泉江郭栖鳳君卒之明年其孤欲以九月甲申葬君於高澤鄉遂塘之原前期以迪功郎潭州瀏陽縣丞蕭一致之狀來謁銘於予忠襄予叔祖也主管予叔父也雖予宦游北南與君未覿面然與君親也且聞其賢則哭而銘之曰

蠱而不夭壯而不年學而不騫其立匪易其劬匪置其折匪意莫賢者淵莫孝者騫則亦云然君也何慭予也可誨庸詎不大

孺人賀氏墓誌銘

孺人賀氏吉之永新人故迪功郎致仕霽君名儁字公才之妻也元祐宣政間有文名于辟雍號江西大小賀者其先也父師孟潜德不仕孺人生有淑問嶷然其殊女紅婦德兼茂並季二親愛之還

所宜婦以適公才人入門下氣怡聲允協上下孅
所宜靡務不輯始發居二十餘年孺人晨昏爾祗
閫內之事稟命無遂紹興丙辰未斛千錢豪右蘊
年孺人語致政曰鄉有餓莩積而不散非仁也迺
平直倒廩且為粥於路以食丐者所活甚夥鄱陽
有賊聚不逞掠居民致政女弟之夫為所劫覓孺
人聞之號泣傾橐贖之一簪不留致政叔母寡居
窶空字二幼孫煢煢不給孺人自致政迎致于家
生養死葬以所事姑禮事之蚤鞠一孤女自訾及
笄訓之劬愉嫁之敷腆閭里姻婭以為愛女賢於

愛子蓋甥也致政雅好賓客一日無客意象闃々
客至必取車轄投之井壺觴淋浪豆籩旁午卜夜
繼晝盡驩竭貲靡有小靳孺人躬饋未嘗形惰容
乾道之季歲大侵師參政龔公奉詔勸分懸爵恃
論致政謀之孺人孺人喟曰活州里之饑此吾願
也握粟貿官豈吾榮哉且吾兒欲取官以啓吾宇
何不讀書於是傾家市書萬卷旁招名勝秀孝以
淑其子居亡幾何其子綜貫易經種績藝文琢切
行義聲聞月章孺人之教也性賤貨貴義梁川覺
途捐金賣珠至於浮屠老子之宮罔不貯飾州里

冠昏喪祭莫能舉者戚賑薄厚周之無倦了無德
色一日立子孫於堂下而誨之曰貴出如糞土賤
取如珠玉此貨殖家者流所謂上策也吾則不然
富為怨府利為身仇寘免速禍奚以贏為小子志
之淳熙甲辰遇　東朝慶貤恩老老封為孺人遂
與致政同日尚書艮齋謝公扁其堂曰雙壽云致
政既逝孺人体力康強有加無衰後六年忽晨起
屬疾子孫嘗藥以進孺人却之曰人生百年七十
者稀吾今濟登上壽又奚藥為後舉似他日堂下
之誨言終而逝實癸丑二月二十有八日也子男

三人齡千能昌英女二人適進士吳少陽劉京皆
士族云千齡及二女皆前卒孫男九人有志有謙
有扶有功有開有為有文有永有興伹力學有俊
聲女六人適進士曾邁將仕郎劉宗一譚宗元吳
有興顏世德其季許嫁劉載曾孫男四人炳煒煇
燧女四人其孤千能昌英命詹尹諏大蔡葬宜某
日某地詹尹卦之曰是在嗣歲其月星紀于丙支
午其塋之暮義和之里一牛鳴地石角之潭封之
右臂先事昌英以太常少卿曾公三復所狀孺人
之行來請銘於予先是予嘗銘公才矣今其可辭

銘曰
允孝媲姑允恭媲夫允才媲雛其莊其劬金珠之
氣羅縠之塵鱻布之縉濯以蘭芬有青者綃有錯
者篇有來者賢儒我子孫子孫昌昌厥閎斯張我
銘其藏訖古其光

通判吉州向侯墓誌銘

侯諱瀞字節之向氏河内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
也少以父秘閣蔭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再監潭
州南岳廟循右從政郎監洪州修舡場改宣教郎
知潭州安化縣歷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湖北安

撫司幹辦公事五轉左朝散郎錫五品服通判吉
州未之官而卒享年六十蓋淳熙辛丑三月二十
有八日也江西舊以官舟轉饟漏者輙棄逢侯汝
霖總東西饟事請置舡官於洪歲取舊舟更其十
三聽之漕司州不預焉歲久官失併修舟鑑侯曰
是可不正言於轉運使使家是之州不敢強安化
故梅山地捐以誠慤率以公廉稅節賦時恨徭安
業丁秘閣憂始秘閣間學于文定胡公故喪祭不
事浮屠法或以為宜雜用俗尚者侯曰先志不可
違乃悉遵司馬氏儀侯執喪哀毀禮無違者毌畢

夫人先秘閣三十五年卒旅殯于洪侯方九歲能
記其物色至是始克易棺斂遷祔又訪收畢氏後
自秘閣沒宗族留落異方侯必載以歸而振業之
廣右連谿峒官爵之辟置馬政之便宜悉隸帥司
幕府侯每贊其長行之盡公桂帥李寶文浩與侯
有舊每盡言不隱浩欲於近城為營田從事皆承
意藉取逃垠絶産以廣其數侯曰所籍磽确無勤
師侯後竟廢之侯嘗至中都故人劉公珙在西府
使人問訊侯已於銓曹得湖北掾始見珙珙敬歎
久之荆州再歲易五帥侯澹然自守不可厳疏沉

資政葛秦侯行誠於襄陽為之盡力條具其宜笈
深吞之既得吉之貳喜曰文簡須嘗居此官吾甚
榮之成期方及而侯已病矣曾祖受西京左藏庫
副使祖宗琦太中大夫致仕累贈少師父子志奉
直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太中大夫自建炎南渡
中原故家崎嶇兵亂多失其序秘閣寓湘中糾合
群從卹孤繼絶始程氏書建家廟正神主嚴祭祀
事思澤生産先猶子後已子長幼雍肅侯卒而守
之故江南稱舊族之有家法者曰伊山向氏侯資
伉直遇事敢挺義不可者雖上官亦面折不少借

至特親族意愛款曲人有緩急頓橐濟之故所至人畏而親敬而樂方秦丞相檜用事張魏公居二水秘閣家伊山侯每往來魏公所問起居魏公甚愛重之遂以其姪孫女妻侯之長子娶黃氏今封太宜人六男士克從政郎武岡軍武岡縣令士允未仕士充迪功郎永州祁陽縣主簿士光士寬士先皆未仕四女長適從政郎潭州湘陰縣丞宋剛仲次適免解進士田奇次適進士王珹次適承務郎前隨州酒稅李正夫孫男八人女四人尚幼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法輪寺高塘山秘閣塋之

右從侯志也士克以其晉宋剛仲狀侯之行乞銘於予銘曰

富而好禮非賢介公子如彼寡士敏而好學非樂驕樂如金玉追琢故家子孫不淟厥身不阤厥門文獻具存于淵之濱維伊山之向云

端溪主簿曾東老墓誌銘

予生二十七因入州府謁友人郭克誠郭於曾年館瞻涼外道舊故未竟主人子出年可十七八許傾然玉立眉目如畫即之似不能言與之語泉涌雷出予驚喜自失遂與定交曾其姓栝其名爲任其字也一字伯貢後更名震字東老云其先金陵人五季徙袁又徙吉之吉水里曰蘭溪曾大父君彥隱不肯仕大父光遠補將仕郎至父敏恭始自奮發有志於當世會外舅匠監丞歐陽珣使虜死焉無子　朝廷官其壻三遷知興安縣以宜教郎致其仕東老結髮不好弄不妄言笑入小學日誦數千言少長發藻蔚甚是時今尚書煥章閣學士艮齋每課諸生所肄業未嘗不首東老且謂興安曰是將亢而宗年甫踰冠丞薦于鄉侍興安任官下興安卒東老自桂林徒跣護喪以歸間關數千

里毀瘠立骨見者爲泣奉繼母彭夫人撫二弟四妹尚幼允孝允仁族黨州閭稱焉錄文友詠歸二堂旁招明師躬率二弟與其子問業焉父子兄弟講畫釀郁誦音弦聲洋洋如也以故弟雩雖蚤世已嶄然露頭角需亦再薦名天朝薦行錫類之典母夫人以東老兄弟得封寵錫使蕃珈翟煇燿歲時奉觴爲壽率子弟拜堂下孝友怡愉叶氣藹然東老自少馳俊聲人謂一第不足恩也既乃試集英得仕非東老雅意也予與艮齋先生皆勉之曰官無小職無不可爲君臣之義廢之可乎則相與

剳章薦諸朝調德慶府端溪縣主簿單車之官會郡博士闕府選東老攝焉諸生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起敬起畏得所矜式秋大比士子譁訟其官置不可監試者復選東老攝通判州事往董之入鏁闈語考官曰諸君毋陋南州異時張曲江余襄公皆一代人物之英願留意勿草草既揭牓士稱得人鐘官冶金之課屢厥使者病之符東老行諸郡督其滯還至章貢遇竹印趙公彥操經略番禺一見惟甚曰南海事叢吾儘其執助我子其與我偕開府丞以户曹掾辟東老東老為盡力補弊剔蠹一

府嘉賴塩使者歲貢峑金毋慮千鎰謂之一綱積綱界謂至三未得所宜東老兼且才俾盡護以歸水衡東老辭不能使者曰吾求其人久矣微君莫可東老不得已遂行至韻蜀疾卧舟中其子克巳迎洄及之於西昌則東老病矣猶一見其子稱問毋夫人安否語訖而逝時紹熙四年十月十日也得年五十有八東老風誼甚高有以患難窮乏告者不以有無為辭可賙賙之久假不度不問性不好爲羨服取給未嘗過制至奉先事親則否治家始若不肅終而不弛友朋至隨所有治具歡不踰

五客主不及乱罷則談經説理商略終古紙窗竹屋風雨蕭然寒爐青燈捐對終夕人人自以為得所欲也所居面玉笥諸峰多晋梁隱君子之蹟嘗暇日杖屨往游每有誅茅山側之興因自號群玉隱居言語文章自出機軸無一語龔前作九喜為詩平淡簡古深得陳黄句法凡悲歡憂樂登高懷遠覽古行役一切寓之於詩得若干篇并雜文凡若干卷目曰群玉集又於書字畫遒勁人比虞褚云藏書數萬卷又得歐陽氏故書數千卷閣以度之終日倘佯其間雖陰陽卜筮天官地理浮屠老

子之説無不綜貫人有問者隨扣隨應時輩見謂殫洽配毛氏同邑貢士頴士之女先東老二十三年卒四男子克巳克允克寬克家皆嗜學克巳克寬嘗預秋薦二女長適朝散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夢材之子東次在室孫男女二人尚幼諸孤屑東老於仁壽鄉佛塔岡之原將以十二月巳未壙克巳持陳君夢材之狀來見拜且哭曰先君子辱先生與游先生不銘之孰銘之銘曰

近世勃興蘭溪之曾閬玉盈庭四士收科東老則那暨仕而皤二士郤英曲臺丞明東老伶傳文行

可傳詩可管弦人後已前其生不昌其死不亡東
老何傷

臨賀太守簡公墓誌銘

公諱世傑字伯俊姓簡氏其上世遠矣周有大夫
師父漢有昭德將軍雍至公之先自建業徙豫章
今為進賢人曾祖真祖英世有隱德考裔累贈朝
請郎妣安人宋氏公自幼穎異讀書畧章句要為
有用之學隆興癸未第進士授左迪功郎辰州録
事參軍丁父憂服除調靜江府司理參軍有兄弟
殺人者吏當以重比且連坐公閱其實弟初不與
謀卒以獄奏外邑以盜上府九六七輩府以屬公
公物色非是出之後果獲真盜時參知政事范公
成大為帥將重劾邑令而請賞公公力辭范公薦
公治獄詳明有詔記公於中書載籍淳熙初元范
公徙鎮全蜀辟署公為四川制置司準備差遣蜀
自中興以來置帥尤重于時頻易帥西南夷寇邊
前帥坐免至是邊防機事范公專以委公公悉心
贊夙夜不懈所辟客惟公一人相倚如肺腑邊備
稍飭則考論四蜀利害次第興除其大者如對減
折估歲五十萬緡罷關外四州之和糴以蘇民力
實自公白發其端蜀人大和異時士大夫有語於
制司者不得則謗幕府故僚屬往往怵於權利公
廉已和物援寒暱通下情事有未安必盡言不向
范公虛心以聽尚書鄭公丙手書貽公云聞蜀士
翹楚皆為范公得可謂自吾有四門人益親范公
召還薦公於上前乞不次擢用　上方留意吏治
以公新改秩詔中書除知鄂州蒲圻縣當承平時
賦入甚夥今視舊十不能一且經界不正徭役失
平以作業若干皆民民皆貿易名數吏手得以上
下公下令覈欺隱第甲乙為書藏之有司至今利
焉頻歲游饑振廩勸分境無流莩諸使者列公治
行以聞有詔秩滿請中書察廉丁母憂服除通判
靖州靖深入五溪環以夷獠王民土瘠山耕荒傖
相望而官賦無定式錢曰經總制者歲五十萬其
出無從往往虐侵巧奪以啓釁心乃尼穿漏棟贏
餘相為補除削其苛政樂官林顯才者要結五砦
坎用牲於夷鬼將有異志公諜知之丞白郡守遣
腹心諭以禍福莫猶聽命有羅鬼寨者開山通道
以馬市為名包藏不測符公經紀其事公躬涉險
阻創立砦柵折其姦萌遏以無事於是丞相趙衛

公與諸使者以公才能列於朝除權知賀州入見
紹熙　新天子因問公往在制幙成都權酤之課
近年益殿何也公對以昔趙開籠壟酒之利以
佐軍興因此猶張弓也今數十年不弛民其有不
困乎比年西蜀歲豐物賤而民愈貧養生之須有
急於酒者課之殿也則宜　上深然之元年冬公
始至郡首修孔子廟及郡學民知公意在教化相
率服從嶺外自鹽筴妻吏役用官自鬻之法民以
為病公一切罷之乃痛自削損必由身始齋厨不
炊賓筵生塵佐吏服其清苦云諸使者既一適郡

守之課以公為第一書聞而公已疾以紹熙三年
十月十有七日致其事未徹卒享年六十有六州
民罷市巷器積官為朝請郎假服三品娶師氏靖
安貢士充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約綸紳約紳先
士女六人二女早夭次適進士呂仲良次適進武
校尉新監涔陽鎮酒務兼洪幼許嫁進士秉沂男
二人麻度孫女四人公風度凝遠不形喜慍其學
問通古今其議論守大体其好善出天性自試進
士為范公所識援因是游公之門及在廣蜀再為
其屬主賓相懽金石不渝及范公退歸公亦浸浸

于外范公所薦蜀士數十人公為之首同薦埜流
有至執政者公子無叛心當路諸公有欲釣致竟
謝不往初公官粵蜀皆單車之官妻子不至官寺
暮年安人及其子始偕往臨賀吏未畫安人先歸
聞公赴悲傷感疾而歿綸將以明年二月甲申奉
公及安人之柩合葬于靖安縣長安鄉石馬岡予
與公雖素且厚綸以公壻眉山呂仲良之狀來請
銘則哭而銘之曰
范公帥蜀載為隻玉歸獻黃屋大者鈞樞小猶伏
蒲剡天萬萬上客伯俊而馬不進卒老于郡我能

非賢我否非天毋悼下泉

夫人鄒氏墓誌銘

夫人鄒氏世居臨江軍新淦縣曾祖俊祖昌齡父
敦禮昌齡字永年大觀間登進士第終建昌士曹
敦禮字和仲紹興初乙科登第仕至通直郎贛州
節度推官鄒氏世儒而士曹教子尤篤嘗仕於衡
因家焉故通直兩以貢士冠于衡又以類省試冠
湖南娶衡人都曹谷氏之女谷夫人適鄒氏兩族
薦紳文學相高禮法相礪故諸女日聞訓誨夫人
有女德通直尤愛之每曰吾此女不妄與人紹興

丙子　朝廷行鄉飲酒禮縣君黃君鐵與人士約試畢而後行禮於是曾君德賢以書一經就試黃君喜其文及行禮通直攝儐介事黃君出德賢文卷示之且於行禮間覗其人物儀矩秀茂通直一見傾蓋遂許以夫人歸之夫人歸曾氏時德賢之大父仲平年七十餘方康強好歡樂其子慶美慶善月娛侍左右夫人於妯娌間序為下陳凡膳羞牢醴須刻而辦仲平得優游晚歲與親賓相娛悅雖其家之肥亦夫人先意承志之助仲平既終而慶善夫婦亦老矣夫人下氣怡色昏定晨省奉盥

以進必極其肯綮饌以進必極其豐退又採其所嗜羅列而進慶善左善賓客每與客燕集必卜其夜式歌且舞曼衍畢陳以極賓歡彌日乃罷其疏果脯脩山膚海錯何珍不致微已不進慶善每喜其後春秋益高牙車豁搖宰夫烹熬皆不合意至夫人刀匕所供每事必嘗曰有婦如此吾無飢矣方其時慶善二女將及笄其長子德元適早世孤女三人俱幼慶善夫婦既愛其女擇對惟艱又憂其孫之無歸夫人於侍膳間必寬其意顧以身任至五女者言動視聽織紝纂組必手攜面命俾如

內則之禮慶善視女若孫娩娩聽從嘆曰微吾婦之賢疇克爾破後以其長適館武令奉議郎蔣君昂其次適靜江府觀察支使文林郎洪君光謙諸孫亦各擇良匹而嫁之其奩橐中裝皆夫人協力營之加隆乃已蔣洪二君既沒則又勸德賢收卹其孤淳熙乙巳慶善夫婦與德賢兄嫂相繼而逝德賢治喪哀毀不支夫人晝夜哭臨總齋內外及至葬車轍填門夫夫勤力應接終日忘食由是感疾紹熙辛亥畢幼子趙氏婣趙氏尤為夫人所愛入門未幾而卒夫人益哀由是疾篤以是年十二月

二十日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五子男二人千能千齡女五人長適從政郎新州新興縣令李昌齡次適迪功郎建昌軍司戶參軍胡鄉月餘在室夫人生於儒家甚德而慶禮無違者敬事尊章為諸姒率同室千指俱無間言下而媵僕撫柔慈惠各適其意方德賢步之時篤志問學求師結友夫人經紀家事井井不累是子之長訓誨尤力好學之士顧與子游者悉招延之故其子學以成每毋子尊俎談笑間時以班姬女誡及古今列女傳反覆評論聽者忘倦鄉里之為婦為女者是則是式其

孤以今年某月某日歸夫人之柩於同鄉西江之
石蘭原前期千齡以迪功郎新淦州增城縣主簿
劉汝明之狀來請銘於予予與和仲居則鄰郡官
嘗同寮和仲江西詩人也夫人嘗能詩而未聞者
何也銘曰
伯嗜之子封胡之娣林下之風閨中之懿婦德婦
言彤管有煒豈無胡笳之辭應有柳絮之詩胡不
傳兮應見其二子而問之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慶人也贈少保茂之曾孫樞密副使資
政殿學士贈太子少師庚之孫知歸州之道之女
朝請大夫直秘閣張公允蹈之介婦朝奉郎新通
判隆興軍府事奭之妻也奭字叔保叔保嘗請康
初侍直閣公崎嶇兵間自亳社南來居廬陵今再
世矣安人自幼警悟德性斂淑樞使尤所鍾愛選
擇名閥良對年十七歸張氏時直閣公猶未脫吏
部選賦祿甚薄兒女在髫齓者數人尤重義好客
有無盡貲安人不逮事姑歸先長姒閨閫之政一
出經理仰盡婦禮俯育諸幼益斥簪珥以葺生理
初年堇堇今則裕如釋者壯壯者娟聘不汏裝不

徧身自設悅首造祭器祭曰必躬滌濯必致豐盛
如是者終其身年既莫止子婦滿前不以屬也張
氏有遺屬三女落南直閣公歸而字之未及適人
公已捐館安人力贊叔保擇可妻者貲皆已出不
靳叔保異居從弟兩孤女貧不能嫁安人尤不忘
俱有歸已有孤姪則鞠爲仲子婦仁及中表寒族
親閭範焉擢焉叔保薦官所至有聲亦惟內助寔
賢不以秋毫家事爲官事累延師儒以淑其子弟
尤篤平時自奉苦淡不妄費一錢至賙人急難欲
然傾倒遇妾媵不可犯而無小大皆懷其恩紀先
是柄臣當 國樞使公以異議退居江之德安覺
子之奇兄弟爲其下所告時直閣公爲邑長爲白
其誣再告于朝直閣公坐殿謀之奇謫嶺表道廬
謝直閣公曰一月見天日誓不忘後之奇僉書樞
密院事有舉前恩賀叔保者安人獨曰此古人所
絕口者報亦不及語孟詩史皆蚤歲成誦每與家
人語輒訓以古義初封孺人再封安人五子侯貢
隨臨觀孫男三人孫女七人屬纊無他語惟勉諸
子以學且深念叔保執喪爲舉案者寔紹熙三年
五月二日也得年六十有一里之人見者盡聞者

惻至出涕曰安人之賢而止於斯卜以九月十三
日葬于盧陵縣高澤鄉永和鎮新莊之原將葬叔
保以其女弟之夫監察御史曾公三復所狀安人
之行來請銘銘曰
外家方氏㝡以捐身事者之仁外家從事不嘗于
庚親者其宏北客南鄉家孰其昌今稱曰張非彎
鳴依耀鳴齋不借其耆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一

盧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太孺人劉氏墓誌銘

吾州鄉貢進士胡籛與其弟太學待補生闕自瑤
環琦珥衣文䄉時已嬰陟岵之感惟胡氏有西昌
黃潭之胡有盧陵值夏之胡籛之先韓衍第慶曆
十一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者黃潭之胡也近世
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公值夏之胡也二族
同源而異委皆為吾州名族而籛問以假子而孤
人謂是家其不競矣夫則有賢母以母之鞠兼父
之訓倒橐胠篋一簪不留盡用以招聘一郡之明
師遠方之良朋以儒其二子二子少長偽聲四馳
之學籍如淳熙十年籛貢諸太常闕亦書中待試
太學生員明年　壽聖皇太后聖壽郅隆
天子率百官奉玉卮上千萬歲壽上自公卿大夫
下逮士之貴與計偕者其父母皆行封有差於是
籛之母錫紫告象軸封太孺人又三年　光堯大
上皇慶壽湛恩加賜冠帔於是里之人嘖曰微此
母孰才是子微此子孰祉是母二子乃取

綸言予與賓興身逢休慶之詞作堂奉親扁以逢慶艮齋尚書謝公特書以記其事秉成先生監丞周公大書以揭其扁少傅大觀文左丞相益國周公賦詩以侈其榮一時名勝和者山則藏時二子及婦若孫百拜於庭升堂上壽芝蘭相輝俎壺郎叙太孺人朱顏鶴髮正坐舉觴觀者豔焉一日御板輿外軒軒盛服往外家留連竟日與諸戚舊款語特異平時周諄若遠別者暮歸又與婦子談外家事甚悉詰朝夙興盥漱冠衣危坐忽若得疾人無覺者問家人子日日將午否日過午矣即奄然而逝實慶元戊午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八十有六太孺人姓劉氏吉之太和人也父諱㣿左奉議郎通判德慶府太孺人自幼柔惠警敏父授以孝經論語孟子一過能誦略通大義終身不忘父愛之異諸女擇對得邑子胡著字慤仲即以女焉慤仲茹古績文士友推表於是胡氏劉氏兩族皆以文儒相高以詞鋒相摩州閭敬焉無祿慤仲蚤世而太孺人迪子能家自菑而實將茶而浡君子以為難太孺人經理家政有條于儉于勤初約終豐視前過之無不及者然天性急義銖視貨寶雖由

睦外宗附姻懷孰兒而掀我與室之孰女而娶我與嫁之孰寒孰飢敹之飫之晚好浮屠書若有得者常語家人子曰吾他日當無疾而逝已而果然二子四孫長曰天麟中待補大學生四女孫長適進士劉處恩餘皆幼後二年其歲庚申其月中呂其日丙申其縣吉水其鄉中鵠其原楊梅太孺人葬焉先是鐵與聞以奉直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黃公夏之狀來謁銘銘曰

天孫雲機織錦為詞如綸如絲桂棟蘭梁荷蓋為室龍炙玉饌有軒斯魚有絲斯裾壽觴斯愉胡楸言關其丘言千其秋

節婦劉氏墓銘

予士友安福西溪先生劉君彥純育德丘園遁光閟芬孝友忠信茂于家庭藹于州里閭于畀流浮熙聖人駿發書詔褒嘉幽潛表厥門閭用旌高蹈先生既沒其名益尊其善彌章過其門而聞誦弦之聲登其堂而薰雍睦之風遇諸塗而遜行錯手財而遜得者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家子弟也然未足觀先生之化也先生有女生長見聞餐義服仁襲禮安詩自毀齒時不待姆訓不緣師誨有齊且

淑宗婦詠贊者不問而知其為先生女也然未足觀先生之德也後數十年則聞安福彭氏有節婦劉其姓有予聞而敬異焉一日有客自彼來者問以劉節婦者為誰曰同邑人士彭雲翼之妻應時之毋而西溪先生之女也予曰其節何居曰劉之歸于雲翼也春秋二十有三至其癸也二十有六其沒也一星終者五始其夫以苦學爲疾殺室三年竟不起云是時舅姑俱存而子未晬也里之人曰夫士嚋依子幼嚋希是能安其室而嚋婦乎夫人聞之曰曾謂世無共姜婦皆文君乎彝何人也予何人也則鬻簪珥以葬其夫祝髮毀容以訓其子潔蘭膳以奉其舅姑至於吉蠲蘋蘩經紀生業不懈益勤不約益豐買書充棟秩賓滿座明師諒友自遠雲集子學曰新子譽日聞於是周急施惠拊生収死族親表裡成被庥蔭至其自奉荊釵葛製曾水脫粟藹然一寠人子也夫人一女子耳而彭氏之烝嘗託焉父毋託焉子孫託焉而其身則四十年無儩而安焉茲不謂節婦而謂之何哉予於是毛髮盡竪胸臆憤發不覺起立而長太息曰伯夷家兒無奪席后稷之孫無惰穡非其姓有予爾則亦嘗有予爾故不知西溪之德者蓋亦無觀其人而觀其子弟無觀其子弟而觀其女乎可謂全之宋伯姬陳孝婦也已夫人一子即應時也秋闈三預待試太學生員之選一女適進士羅日新孫女一人許嫁歐陽三傑夫人沒于慶元五年八月乙酉葬以明年十月己酉鄉曰慶雲山曰潭北先是其孤應時以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事歐陽倶之狀來請銘予與西溪先生友且親非予銘之而誰也銘曰

耋哉二親朮哉一嬰夫也不存嗟末士人言譽其身而當其門胡寧有旻言遺之屯烈彼松筠外鑠霜氷上貫月星彭氏有祀西溪有子維節婦之題

陳養廉墓誌銘

天下有獨立之士乎無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若永豐陳生懋簡者其庶矣乎邑之里曰沙溪故有六一先生祠堂久而圯圯而莫之葺葺與不葺不救也而生一月過之若大戚焉獨奮而葺之新而大之予聞而嘉之曰此庶幾所謂獨立之士也非乎或曰此士之細也奚嘉焉曰漢世春秋之學嘗尊公羊矣又嘗尊左氏矣時之所尊勢之所歸

也歸乎彼必致乎此在彼無歸在此無斁其獨立之士也歟陳生是已生字養廉號簡其名也世居吉之永豐曾祖言祖深老略俱不仕養廉幼敏慧意趣磊落少長勵志問學從試有司累無遇則喟曰經不耕不得道田不耕不得食是可一廢乎每讀書小極則取陶朱治生之書而考閱焉蓋爾于田宵爾于簡編經史內飲食化貨外羨卒推一鄉士農之贏絲營以勝歷年以錙撮積以豆區施以度釜遺父喪及葬送車數十百兩毋夫人春秋高養志養体情之兼隆食上必察所膳食下必請所與

先意將迎先事財儲擇地爽塏築室廣深丸數百楹娶兄弟子姪無得異居無不合食爾學於斯爾稼於斯宅里沖裕親庭怡愉鄉人儀之罔蹈非義其子自伯虎而下就爽有令質可才可儒則擇明師以迪之厚禮幣以資之今皆有稱後命伯虎築一精舍不置器不塵度書於間其導其勤艮齋先生謝公扁曰立齋以勗之云歲辛卯大侵饑殍者流棄之蘊年官勸之分則上其估以浚民養廉痛下其估遠至旁郡異縣咸賴以活百里之內疾者藥死者藏婚者不失時緩急叩門不以在亡爲辭不以有無爲辭養廉既一新六一先生之祠大夫士翕然稱之適新太守方侯嵩卿下車聞之馳書致禮且諭瀧岡阡無恙否丞出公有爵邑尉陳元勳汛除焉又請養廉費之養廉欣然曰吾志也即董力佐費屋廬垣墉是葺是周是堅是飾工告成而養廉以疾逝矣蓋紹熙二年八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徐氏先卒八子長伯虎也次羽大度大明大用大中大雅大斂二女適進士徐步逸鄉貢進士毛作賓孫男十六人無悔僉無偽無莫介無咎無勉無伐會會無巳無競無倦無違無憾女四

人俱幼其來年正月辛酉諸孤葬養廉于邑之明德鄉沙溪里之塘原予嘗以羅椿之請爲養廉記六一先生祠堂之役矣今其孤又以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曾煥狀因予猶子壽森來請銘

銘曰

道初一源泒百其川自百而千以燕伐燕六一皇
皇仁義其相金玉其章異韓相望祠之奚魏莫祠
奚畀陳生其嗜其梧其技有爲爲之無爲不爲陳
生不知知者其誰

大恭人董氏墓誌銘

孝婦董氏僃之西安人贈奉直大夫劉公諱[illegible]之妻朝請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頓之母也初皇姑某氏性嚴且急里人以為難事惟夫人能得其懽心姑被末疾起居飲食非人不動夫人夙興問安否退匿處月用後適姑所扶以興為之衣服率家人舁置便坐理髮靧面具藥餌腼膳飲節寒煖而進之且代之手匕箸間則侍左右至夜寐姑最休息抑搔苛癢澡沐垢汙囪帶躬者每有有扶必導其肯目啓為貯饍問所欲而敬觴之如是八年猶一日叔姒姑之猶子也前歿

龐邵曰大婦事我有和氣無倦色吾心安焉顧謂夫人汝盡孝他日子孫必孝汝姑疾竟不起其父母皆年　無恙每語夫人吾女不幸久嬰沈痼夫人事之孝雖死吾無恨恨無以報夫人天必能為我報之姑之弟兄來過夫人出拜輒引避或不覺膝為之屈曰夫人事吾婦孝莫能報其敢辱吾礼以重吾過夫人無動顏厚自㪅當必享後福姻族敬慕鄉里稱願教其女婦必以夫人為言夫人之先好善樂施鄉人以佛稱之夫人生而家巳貧婦劉氏又貧以冢婦任家政艱難辛苦有人所不堪

者烹飪滌濯織紝組紃縫紉不親之劉自五季居西安之潘村世服田畝奉直公始入小學輒歡不能自給先進多憐而教之或與之訓章家而受業焉自是數學于外惟歲時歸覲其親家事一不暇問盖二十餘年遂以賢能薦於鄉上書
天子又免鄉薦學成行尊為鄉國善士後輩多師從之奉直公所以能志內顧之憂得一意於學既以美其身又以淑其子皆夫人之助也姑之沒十年少卿君甫冠遂以進士起家夫人享其養蓋三十有六年累封至太恭人晚歲益康寧而有禱

子色步履喫啜如少壯自少卿君入官中都出使右轄江淮迎侍板輿幾徧東南居處膳服之奉燕游登覽之勝子婦孫曾扶床坐膝朝夕笑語嬉戲之樂皆人所難全者人以夫人壽考安樂為孝感之報夫人雖未嘗習知圖史而天性敏悟言行中於義承賓祭穆姻族交鄉鄰待奴隸誠敬恩意無不由盡事有是非立語可決人有善為之喜躍不善多面折之有烈丈夫所不如者自其貧時或告之急解衣推食惟恐後少卿君仕有餘俸率推以補不足皆夫人之志也姻族家事有疑必於夫人

謀之可否斟酌咸服其當卿鄰之至者無老幼必請拜夫人以得見言色為喜幸資勤儉至老未嘗一日晏起服新履不常御食多品不辨嘗問輟以與僮御人謂夫人以養福夫人曰吾知不忘其初少卿君不擇仕宰桂縣佐莫府治賦調兵備嘗險阻後所歷多劇煩夫人念其勞而勉其忠在官下未嘗問外事惟以寬刑罰恤貧弱成就寒畯為訓素少疾一旦暴下顧謂家人曰吾平生六腑堅壯今若此吾其死矣家人恍詟之笑曰不然夜半啜粥晨起飲湯復小臥奄然而逝享年八十一初少

卿君辭褐為溧陽簿始奉重親至建業仰斗食洎夫人再至視舊什百甚自慰悅乃終始于是喪車東歸幾二千里皆少卿君舊所臨者官吏迎予相屬人士耋老奔走塞塗觀瞻嗟嘆至於泣下可謂五福備順生榮死哀也已男三人長即少卿君次顯次頎女二人孫男七人長強學迪功郎新金州清湘縣主簿次正學迪功郎潭州寧鄉縣主簿次務學餘未名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八人其卒以紹熙三年六月十八日少卿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奉直公之兆實其邑靖安縣潛川里蔣家塢云幣辟遣一介走書二千里以朝散大夫權知惠州陸律狀來請銘于万里万里與少卿君最故且同官于金陵雖未致升堂之拜然嘗置生芻送葬擴銘其敢辭銘曰

宋有孝婦有孝無古有痛其姑得婦不痛指不挾匕爾我之指身不屈伸爾我之身三千朝夕不懈彌力姑瘳而神請于帝旻報以榮光裔伏伊煌報以耋壽關狄伊九報以子孫是生名卿天表此老式是東土爰碣其宅俾夜作晨

夫人張氏墓誌銘

予項職在太史當世之孝子慈孫不以予不能文往往諉以銘狀其先世鉅人長德之功行用諉于後千年者予欲拒得而拒哉如莆田大丞相魏國陳公樞密權公資政胡公或以知己或以師友或以其孫子契好皆依然為之落筆既歸自江左得脾痛之疾且心罷於績文棄研擲筆今數年矣予予七友之子劉庭把一日犯風雪款予門跽而請曰庭把知先生以作文為諱然有士友康執中自長沙走數百里以來屬庭把以其母夫人葬而未葬非不葬無以葬也今天下名能文詞不在誠齋

先生乎姚氏不得先生銘之其何以葬惟先生勤心焉予曰諾今三年矣丙辰八月望庭耜再至予迎勞之曰子不趣廖氏銘詩乎再拜曰幸甚則因其携至朝請郎新通判袁州曾光祖之狀而序次焉夫人張氏湘潭人也祖大任貢上舍嘗注春秋學子爭傳之父勝迪功郎能傳業夫人警而敏笄而嫓媲投孝經女訓於其祖略通大義依縣人廖君主簿聞其淑問以次子天經請昏入門而娣姒咸喜既饋而尊章吝慶鷄鳴盥漱勤以先衆著簪大布儉以率下每過秋罷必勉其君子以下粟之佑用活捐瘠道無殣者主簿既沒又勉其君子以悌于同産化貲不已豐食不已獨再闕一星乃如一日艮齋先生謝公嘗銘廖氏先阡深嘖其奕葉之雍睦云夫人尤喜教子為其子聘明師倈益友延名勝賓客輳集川至林立講習洋洋夫人嘗曰鬚鬢秋蕭實心暴之陶媼何人哉年五十一終于紹熙辛亥孟冬之晦前一月菆塗于來年之季秋葬于乙卯二月五日鄉曰清陽里曰宣化原曰曹衝男女六人執中用中致中皆業進士有稱用中為李氏後云女適成忠郎監建昌軍廣昌縣酒稅

李希道進士譚知言李尚幼銘曰

彼儒者子嬪于斯士同德有煒維詩及禮治爾子孫無忝爾親聿脩厥身對于毋勤詩禮一卷爾會爾㓷匪懈爾萎用載爾稛

夫人左氏墓銘

乾道戊子士友劉彥純嘗與予語州里儒家者流其子孫能世其業者鮮焉因及永新譚氏曰是儒其躬者四世矣未發譚君微仲以彥純書來屬予記其一經之堂又書其桂林精舍之扁未發又識微仲之弟明仲於行在所之客舍自是予與譚氏子弟還往今年九月朔予族弟奎來請曰微仲之李子胤能世微仲者也其家無禄以紹熙五年十二月某甲子喪其母以今年十二月某甲子襄事敬介奎以謁於兄有明仲之狀在願徼福於兄乞銘以託不腐則序而銘諸夫人姓左氏世為吉之永新人父時彥紹興間為鄉里儒宗號以累舉得官終於安遠丞以奉議郎致其仕夫人之生穎異絕群奉議公奇之每語所親曰欲為是女擇對未見可者其所親曰姑徐之是時邑里先進譚公致政朝奉諱其名能文詞妙齡鄉賦薦名既以累舉

得官不願仕後學者從也游者奉議公亦在焉致
政之子長諱某登策上第終官朝奉郎子景先即
明仲今為朝散大夫昌化軍次諱觀後觀復之長
子諱吉先徵仲其字也徵仲嗜學為文下筆不休
奉議公見之欣然曰是子非池中物吾得佳壻矣
遂以夫人歸之夫人之歸也當致政朝奉公大耋
康強群從叢居不啻千指夫人平心以處一無間
言朝奉公喜曰吾家得此孫婦諱氏其昌子夫人
聞之不矜不懈事姑尹晨夕側立無媠容視姑顏
色愉悅夫人始喜不然徐請曰得無有不可於意

者姑見娣姒必稱夫人之賢常俾諸婦視以為矜
式久之朝奉公及舅姑相繼即世夫人送終無一
不盡時節烝嘗必痛哭流涕聞者惻楚夫人既再
發艱夜覺生理寖微謂徵仲曰世有無職而食者
手男職耕耘女職組紃弗耘弗紃寒飢其臻於是
傾橐倒篋一簪不以著身盡用以為生績麻條桑
以燭繼晷脫粟菅蒯以菲自奉三年而成室廬五
年而闢菑畬七年而倍其初於是徵仲得顓顓於
文字間延師儒訓子弟暇則從賓客投壺弈棊觴
酒賦詩蕭然有出塵之想諸子感父母之訓相高

以行相先以學相琢以文州庠邑序春秋課試非
兄以詩經首選則弟以書經首選夫人曰未也有
人於是者歲當上熟穀價如土夫人必貸徵仲上
其估以斂之及歲大侵穀價如玉夫人必贊徵仲
下其估以散之邑人德之徵仲既沒夫人督從中
表族親諏之曰今儒士中誰可為子弟師或曰某
人又博諏之僉曰然夫人始命其子聘之及至其
禮益加於前夫人天性寬裕而理家肅嚴諸婦事
女紅不夜分不得息夫人坐堂上夜聽諸子讀書
喜而不寐或至中旦既屬疾猶語諸子曰汝等宜

自強為善以續乃祖父之志紹興乙卯大饑汝大
父與汝曾大父朝奉公為粥以食餓者所活甚衆
朝奉公糲食惡衣坎壈纍錢將終以告汝父汝父
不省者三十年一日出此錢以畀群從諸弟小子
識之第力學後豈無興者言終而逝得年七十有
六夫人男女各四人長男鶚志學勤家先卒次鴻
鵠好書以氣節自許次鸝性慧而志大為文出儕
輩右早世無子屬以其次子卿月後焉次鳳至性
孝悌刻意學問屬文盈編才敏意新長女適段昌
胄次適龍光朝皆進士次適訓武郎新融州管界

都燃檢使張安世次適秉義郎新監行在省倉上
界張鎰孫女八人曾孫男三人曾女孫八人銘曰
謂姥不齡八秩其年謂姥不昌四葉其孫謂姥不
福五者其全中正之里溪山之趾姥宮於間祚甫
孫子後以五鼎其不源於此

靜菴居士曾君墓銘

艮齋先生尚書清江謝公未仕月嘗假館於廬陵
蘭溪曾氏之槐堂授徒講學一時俊秀自遠來學
者北自九江南暨五嶺西而三湘東則二浙蘇㢘
於堂下詩禮之訓仁義之實誦弦之音洋洋如也
後數十年里封林立列布朝野或以舉子得或以行
著或以能稱或以文顯者多艮齋之門人弟子也
曾氏爲加多其大者首出二史兼官六卿冠豸柏
臺拂芸道山其次者乗別駕卑試治縣其小者猶
累舉禰官爲名太常也惟靜菴居士其學得艮齋
之源委其人經艮齋之品題遠之爲同業邇之爲
同宗皆推之爲艮齋之高弟乃韞玉而莫之與沽
種德而莫之與秋有司不以薦揚天子不聞幽仄
既左於人而弗獲其用復畸於天而躬乃嬰其
疾兹命也耶兹命也耶居士諱機字伯奧姓曾氏

其先金陵人五季自宜春徙吉之吉水祖光遠將
仕郎父敏才宣政間游太學有聲紹興間以東萊
郎終官監處州船場君生而小異幼而穎出夙興
呻佔夜誦申且請飪志嘗請席忘捿家人憐之曰
書誰之不讀一何自苦如此竟不改既冠從謝公
學公語人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必是子也與曾
氏者既無遇于有司則歎曰學殖也畫而弗殖吾
則我咎也殖而弗稔吾復誰咎哉既而又書曰原
夫之輩豈學也乎自是不以阿房論於人浩然賦
招隱之詩所居正對王笥諸峯每弦琴觴酒卧輿
揖之曰清風招我明月呼我諸峯友我尚應接不暇
而暇問槐花之黃否乎築一室獨居之揭曰靜菴
監丞周公扁以二大字而大丞相益國公銘之曰
不出戶庭能定能應蓋情其定應之兩能而巷懷
之無施也君於書無所不觀於文既斂而工於詩
尤幽而淡晚得末疾安之若無有來問者笑笑之
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慶元庚申八月己亥
談笑而終年六十有四有詩文十卷目曰靜菴猥
藁配晏氏承務郎天任女也二男曰克定克永俱
好學有文克永嘗與計偕一女妻進士晏聳孫男

曰髀攽昉三女明年二月丙午其孤葬君于縣之
仁壽鄉歸仙里龍子岡之原克永嘗以詩謁予予
讀之歎焉曰是何類然有后山之味至是持通直郎
新知全州灌陽縣事王夢得之狀來請銘予既喜
克永又嘗記君之巷者其何辭銘曰
幽哉若人如淵斯奫如璞斯珍如衡斯埋珍莫予
售埋莫予夜維靜乎守維德乎林尚書之稱丞相
之銘有鐘有聲有媄其齡

太宜人鄭氏墓誌銘

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輿歸自中都因問肯

同朝故人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
輿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
寢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嫓
七年矣而未有以焯諸幽夙夜祇懼無以詔孫子
儉惰來俾毋德其埋厥辜誰歸託契不淺言立而
傳徵執事畴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林
公湜之狀在某敬再拜序而銘旃太宜人鄭氏寧
國府寧國縣人父侗鄉先生也太宜人生而靜専
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凡子故
朝散郎虞公璠先生志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

自志其外家之貧朝散公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
子謂鄭先生善於擇壻朝散公慶於宜家兩族有
焯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免乳且
哺子且執事于牖于藥匜躬帚置匜嘗帚進姑見
其勤諭遣之曰汝自須人扶吾小愈毋久汝若太
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斯須離也既土春秋祭祀之
日雞初鳴急起盥漱滌豆籩具牲酒皆出其手既
徹既餕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者終其身朝散公
每觀書至夜分而婦太宜人逆之閫右如大賓大
大客肅雝莊栗慈撫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

從容言曰兒識嗜學彼自彼勵須暨過之將無傷
恩遇下以寬有過失未嘗詬罵又為之開釋一家
之中上無卞急下無齟齬朝散公平日詩酒為樂
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操從者出之門外禁毋
得歌驪駒於是臥尊罍飛殘斝投壺奕碁賡酬詩
句大笑為樂不極歡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為
備先具以待不時之須是以朝散公益得以交天
下名勝至於家人燕集絲竹間作則獨凝然危坐
若不聞者一坐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
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多言祇以貫

禍其子倚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　孝宗皇帝以
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闕守復命兼樞檢
衣王節尊迎板輿翟茀朱幘騂駃行路往來千歲
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詵詵冠蓋紱緌服
俟先上千歲壽士夫豔之半歲御史得郡九江諸
子恐動老人含不敢言既而聞之喜曰吾久矣動
歸與今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姥之高年
者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園日涉其間御史
承迎母心欲求為祠官以便色養還以疾捐館給
熙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也饍絕湛然享年八十五

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冕為部使者
又以　高宗　慈福慶恩三封至太宜人人謂貴
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
怵其心御史嘗謐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維當
燕衎未嘗不勉傳以名節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
史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遷皆趣御史
茹輦蓋五十年云諸孤以五年正月壬午祔于西
不知家有師也耽耽釋氏書風雨不渝清晨未嘗
山寶于朝散公之塋從治命也男五人伶伸傳佃
倬適玑即新黃州黃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

太學前卒女四人俱嫁士人今惟季在孫男六人
道衎衡衛術道國子進士衡迪功郎新鎮江府
丹陽縣主簿女九人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
人銘曰
朝散造家相維淑嬪奉常寠朝匪師他人奉常何
師萱堂老播
帝曰此母是生諫臣予狄汝服予錦汝綸若節春
秋壽觴其莽九齡有聞言歸其真有西者山有瞻
者墳兩兼而根從厥子孫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二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墓誌銘

贑縣主簿李仲承墓誌銘

予中男次公之婦翁李仲承主簿窀穸有日其子仁羸然衰服來謁予再拜哭而請曰先君主簿幼辱先生與之游又辱與之姻今且納石壙下微先生孰與特書其蹟有迪功郎蘄州黃梅主簿羅君惟一所書之狀在惟先生財哀之予哀而予之曰諾即發書觀之其辭曰仲承諱燊仲承字也姓李

氏季故為官族世有名人其支泒有仕至二千石者獨仲承之曾祖兆祖循皆潛德不耀至其父通直郎次魚蒋諱太常得官為長沙湘正歷桃源金谿丞以卒有田僅百畝無羸儲仲承少時起於貧襟度軒豁言貌矜莊若貴公子見者敬之稱為秀子弟力學自奮為文抽軋氣力磨濯肝肺務出奇不與人為同歲壬午試鄉舉其弟渠聯中戊子仲承從魁經試禮部發策論風俗之弊謂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尤莫大於下不應而上輒止雜引經傳指摘明切而主之以孟子禮忠仁三

自反之說同試者異之口傳以熟摘既揭不中又捐傳稱屈印山羅君价卿宗卿月橋丁君與競故與仲承為友又同試三君與選而仲承不第然不敢以得失捐重輕咸遜仲承頭角身遒而聲昌翕然敬其為名進士仲承既不偶漸不喜為文務涵蓄專為己學饜飫六經以為語孟者經之門也為之訓解成編發摘聖秘辭理淵澈人士有蕭伯和者王才臣者與仲承之族子夫麟者皆一時之俊而從來質辯以仲承為宗推為鄉先生云仲承持身謹處家儉教授鄉里以淑諸人束脩之入亦量

而後受苟未慊悱者必卻之曰此無功之祿也義不素飡焉事繼母有異母弟人不能間言凡三娶子男皆前二娶謝氏所生今夫人陳氏獨無所生仲承以身淑之閨門雍如無厭疎意可謂有德君子矣仲承自少而壯名聲日張不惟仲承有以自負而望仲承者猶前日也然卒齟齬淳熙丁未始以累舉試集英初調武岡軍武岡縣主簿丁母劉氏大孺人憂再調贑州贑縣主簿贑守侍郎黃公艾憲使大卿俞公澂咸敬重焉發政論人物皆取

平於仲承稱爲先生不以屬史視之仲承之所扶
統小用之若此終官來歸浩然林下又未遂其樂
而死人以是尤惜焉仲承善與人交鄉里名流縉
紳賢大夫咸尚友之大卿揚公獬尹吉水以書幣
迎致縣齋使其子受學而身自友之退而詢政仲
承推心不隱嘗自家趨邑夜止逆旅耳屬于壁得
二人談劉某之冤甚悉仲承詰朝以告尹尹曰此
重獄也詰之果得其情劉得釋且全其家然仲承
不言而劉莫之知仲承於義所當言不愛力類如
此得年六十八實慶元庚申七月十四日終三子
仁假僑僑先卒女三人長適承務郎監衢州安仁
縣稅揚次公次適免解進士羅子介次適鄉貢進
士孔伯元孫男二人執中用中女八人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某所羅君之狀去用羅君亦予友
且親其所書仲承之行其事核其辭公銘云
讀學吃吃捐職爲室君諳理窟剖見經骨身亨位
窒功乜言蔚厥聞有举于祀一月

季商霖墓誌銘

淳熙關逢執徐歲月集星紀既生霸之三日逢腋
學子數十百輩大會而慟于南昌縣嵩安鄉揚岡
之野東西行者皆不得行且小觀之亦爲之惻楚
則諏其居人曰是何物大人之喪一何送者如雨
傒者如父也曰近故竹林先生季其姓商霖其字
也送而傒者其弟子員也先生隱者歟曰否先生
墨兵之興居容卿之興娛上泝巢燧下谷劉季曾
壁之廋汲遜之哀烏跡之注釋說之荒立天立人
義陽仁陰時得時失時理時忽心揆餘根手攬隱
原婈春兆秋千徵萬幽緣之君抽玉鳴金彌撞彌
洪春紀惟先生罔斬其勤特書以焯諸幽不寧惟
諸孤如天之福抑先君而尚有知也欣欣其樂康
哉語畢又再拜者再余敬答拜曰諾先生諱睎説
商霖字也世家豐城冠而孤事母夫人黃盡孝嘗
是時兵荒荐仍生業蕩空千指帶經負米致養嘗
羸侍疾無發体膚執喪哀慕有人所難免喪十年
言及其親必泣如始喪者同産一弟字之訓之淑
而才之同室同爨逾三十年湫隘離居則與之市
腴田築善室盡遜先業身不着一簪去三試禮部
無遇退歸竹林先生後以了追秩奉議郎曾祖仲
元祖安常父偉皆不仕妻黃贈安人四子倫已庭
已勝已恕已伯季第進士仲叔未仕三女適人士

貴應何端仁劉堯仁孫男九人義方義章義同義和義行義榮義隆義端義山女八人先生之没以崇歲之六月二月得年六十有一銘曰

若有人兮嵩之固哀寶璐兮握夜光芰荷衣兮夫容裳攬一世而莫我知兮退脩反余竹卿溫淚風余上征兮睎余髮於扶桑登閬風而倚閶闔兮揭斗柄以酌天漿爲不化鶴而來歸兮獨令子孫之

滂滂

夫人劉氏墓銘

客有自安福來者曰邑之西林有孝子朱雲孫者

一日裹絰羸然踵門而愬曰雲孫不天有二痛極焉吾父母幸而偕老謂百其年以撫我子孫而毋獨先即世一痛極也艮齋先生尚書謝公誇嘗言朱氏孝子事宜書汗青未及載筆於公之孝史吾母無傳焉二痛極也雲孫竊聞之誠齋楊先生嘗職太史又嘗銘當世公卿名臣之功德言行子誠齋故人也顧徼福於子爲我乞銘於先生則吾母死而不死雲孫與吾父不天而天也余曰雲孫奚而得孝子之稱謝公奚而欲書朱氏之事客曰雲孫以母病革血指書詞以禱焉又剮股爲饘以進焉翼日有瘳他日復病革其妻曰子嬿尚新妾也當進此饘翼日復瘳他日父病疽雲孫丙夜焚香於臂以禱于天請以身代翼日疽潰里之士張鑑彭維岳等四十有二人上其事于縣者至再前縣令黃爽之尉張揩年記之後令趙師日序之鄉大夫歐陽傃又詩之謝公跋之是以有孝子之稱而謝公之跋謂宜書者也余即取謝公所述孝史與客閲之剮股之事由隋而上未之前聞也惟唐有三人焉曰王友正曰何澄粹曰李興謝公旣書三人者以爲孝則謂朱氏事宜書豈不然哉客曰柳

子頌李興而韓子絀鄠人何也余曰皆是也柳子恫其志故頌之以厲辭色韓子坊其流故絀之以儆毀傷於是客袖出夫人行狀以請銘蓋從政郎提點坑治鑄錢司幹辦公事陳章作也夫人劉氏邑之谷口人也自其釋齒精秀明淑父文蘊授以孝經內則劉向列女傳一讀成誦奇之曰是不可以女凡子擇對得朱君邦衡字正卿歸事尊章他他孝儆勉正卿以學閫內之政纍纍細碎米鹽靡密夙宵盡瘁秋豪不以累其夫正卿招聘師友市書充棟以訓雲孫夫人晝書以佐其費無小靳色

正卿嘗出見道旁棄一女子方睟襁褓以歸夫人鞠爲己子既長嫁之歲大侵穀貴必痛下其估賈者衣疾者藥昏喪而匱者賙贍嘗慈嶺書祁寒隆暑朝誦不懈梵宮壞隳傾家必葺無語夫子曰積之涓流散之阜丘其富優優歲在丙辰除夕前二日雲孫帥婦子雞鳴沃盥秩初筵賀觴慕登籩豆豐肴藪將百拜堂下上二親千歲壽夫人坐未安而逝享年五十有九一男雲孫也一女適人幸王大猷孫男一人定未冠爰諏窀穸爰諏僂句曰其歲壬戌其月癸卯其日甲申其山上湖銘曰

不有斯毋不有斯子子不愛体毋也瘞只其瘞其延考終厥年毋年有止子心靡已古來忠臣不干而門有九其旻無顙其闓

宋故彭通道墓誌銘

一鄉之人能皆富乎曰否有富必有貧能皆貧乎曰否有貧必有富然則天之生斯人一何其均而其賦斯人又何其不齊也伯仲幽長矣仕塗時過盍以昇遠二子曰爾遜遠來年八月壬寅諸孤葬君于廬陵縣義化坊明月崗之原以中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林公祖洽之狀來謁銘銘曰

士患不位君夙乎仕位患不才君及乎收才患不遇君就乎翕我邑我書我兗我符一麾在手千騎在廐蓤弗困兮七弗鶵兮齡弗椿兮千嗟旻兮

劉隱君墓誌銘

出安福縣北門四十里所曰東江之劉者儒家者流世予所識者曰堯京暨其子子東子方曰立道曰仲謙暨其子希韓希仁蓋予與堯京父子同登瀘溪先生王公之門而立道仲謙又與予同僚於贑也獨隱君季齡無一日雅然亦聞其賢予猶子壽森忽攜族弟夢信所狀季齡之行來求予銘予

驚嘗曰季齡未老何至於斯曰年五十有一何特曰嘉泰壬戌二月五日嗟乎予年七十有六而闖諸劉在亡者四五世矣信矣人壽幾何也耶則論次而筆之君諱揰移皇堂安石惺桑官適身彙姓名曰斛某云後家闕封今寓廬陵曾大父適故將仕郎大父祥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父維善故朝請大夫知汀州累贈中奉大夫君幼警敏好學未冠能賦試闈之鎖廳薦名前列後以父任非其志自右迪功郎用舉者改宣教郎終官朝請郎歷郴州郴縣主簿邵州推官臨江軍新淦縣丞隆興府豊

城縣令知贛州興國縣通判衢州知賀州未赴卒
年六十二嘉泰二年八月十三日惟新淦以毋憂
不赴初主郴簿李金亂初定加之年饑溪蠻出掠
漢民震擾太守擇官轉粟以振群蠻莫敢行君請
行郡中壯之郡檄宜章令與俱至則令已移病矣
君笑曰洞中真虎兕耶匹馬孤往悉召酋長諭以
朝廷威德太守慈惠冢請人撫賜之無遺蠻衆感
悅相率送踰境既歸太守置酒相勞曰非主簿孰
了吾事是時孫公侍郎逢吉吴公郎中鎰初仕於
郴與君同寮俱稱重焉在郴勾稽一年其餘歲月

或攝邑事或攝幕賓或攝掾曹並以才擇人數獨
勞君裕如也遂贊邵幕民有兄弟以產訟者閱七
八有司至是三十年部使者以屬君君決以文法
之平諭以骨肉之恩相與感泣罷訟里民輸租異
時有司受輸往往虐取利其贏以自入民甚病之
及君下不民漁上不官朘贏則歸之官輸者懽呼
以為創見遷令豐城乃豫章劇邑歲日四百紙君
卯出辰畢老吏駭駭退食再出吏呼一人立庭下
以試君君顧曰此非晨來民耶其寬愛惜公藏甚
於家產坐曹聽訟至忘寢食遇事精明終歸寛厚

性本沖素不事華靡暇則讀書或鳴琴弈棊雖家
人子莫見喜怒初太恭人將及月辰臨汀府君假
寐夢一釋子曳杖及階曰能仁寺僧也驚寤而君
生娶陶氏朝請大夫堯夫之子繼室董氏朝散大
夫昌裔之季皆封安人三子述遷逮一女適文林
郎監廣州都鹽曹宏父孫男二人聞禮立禮女一
人病且亟語述遷曰吾官止外郎澤不能徧汝有
啓閤窮厥志孔武幹令以古道將慮堯后皇虞
我毗掣世之瀰于難于懸竟不其達韞囊于于百
一其試其就豈細哉先生隱乎哉然則先生仕者

歟曰否先生竹君之與處儀狄之與語節者處之
渴者去之聖者語之賢者吐之得意二子死友不
死君唱余賡秋哦余唫陵武五詞柏梁七之建安
熠起義熙孤峙甫白坡谷霆辟雹覽東籬之馨西
洛之英醜淵秋明淩陰夏清掬嵒脫咽谷嚶晨姦
崖溜寒骨澥濤沃日楚客峰風燕俠白虹于句于
聯大訛厥篇有齊于此曷睨于彼哉先生仕乎哉
後九年客有過我者為余道之余憑烏皮几而耳
之蓋一語九太息也未幾先生之子從政郎新武
岡令君恕巳自豐城犯隆暑走五百里謁余於廬

陵南溪之比涯再拜者再伏而哭哭而起袖出文
書二通懇而請曰此吾兄朝奉郎成州史君昝已
之書詞與先君竹林先生之行狀也先君卽世既
窆𧺫距今十有八祀而宿草拱木寂寂無曰不能爲
為不能曰吾之於十指吾能使之齊則天之於萬
人天亦能使之齊矣然則天之於人其漠然無愛
矣乎曰否然則曷爲弗愛夫貧者而獨愛夫富者
乎曰其愛貧者有甚於富者矣其甚曰二家之中
有拙子焉有弱子焉父母之愛弱子有甚於拙子
故必以弱子屬之於拙子天之於人也亦然一鄉
之中有富者焉有貧者焉貧者天之弱子也惟其
甚愛之故必賦富者而屬之賦一富者所以屬十
百貧者也富者若曰吾自富也彼自貧也坐觀貧
者之凍餒若觀凍蟻飢會焉其不負天之所屬乎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能不負乎
天之所屬斯可謂一鄉善士矣斯中乎孟子可友
之科矣若吾州安福之士彭遵道者其孟子所謂
一鄉之善士者歟其中孟子可友之科者歟其吾
所謂不負天之所屬者歟遵道諱嵘胸次坱昧磈
無邊幅結交耐久耻言人過其事後毋人無間言
中表稱孝同居從兄不異同生士友稱悌通孔安
國尚書穿穴姚姒跌宕盤誥訣文有司一再無逢
嘈曰言采其薇獨不可樂吾飢取彼狐貍獨不可
緞吾衣則山巾芰製藜杖芒屩夲命雲月定交猿
鶴旁招勝流觴詠詼謔窮追幽事造極物外之樂
悠然不知日之將夕夜之申且也至於教子延師
不遠千里厚幣異禮以聘以延艮齋先生尚書謝
公聞而悅之命其書堂曰經訓大書三字揭之楣
間遵道學者也非世之所謂富者也然意而哀貧
惠而勸分富者所弗如也每謂緩急人所有俗子
多藏吾所蚩去故凡有扣者必稱家贏縮倒囊垂
橐無小靳色人有凍餒於我乎濟人有札瘥於我
乎捄人有寃多於我乎釋一鄉之民愛之如親四
方之士慕之如歸吾所謂不負天之所屬孟子之
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可友不在斯人又將誰在嘉
泰元祀八月乙巳無疾而逝享年五十有六三祀
十有一月壬辰葬于安平之鄉思塘之原曾祖璿
祖儀父大球皆不仕配劉氏二子尚德蚤世尚賓
孫一男二女將窆尚賓以迪功郎新饒州餘干縣
主簿羅子介之狀來乞銘銘曰

山驛虹升中貂連城川光夜發下韞明月光彰之扮氣和以醇何物不春何人不飲曷其而繇其環曰遵學環于身惠環于人穹篤其淑維蘭維玉馬鬣封之過者其肅

王同父墓誌銘

賢否烏乎定曰定于衆曷為定于衆曰今有人焉一賢之與十賢之孰賢曰一不若十十賢之與百賢曰十不若百然則賢否不定于衆而奚定乎故孟子論用人之法終於國人皆曰賢夫豈不以衆乎哉然則康章一康章也國人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稱其孝於陵一於陵也國人皆信其廉而孟子不信其廉將奚從曰吾從孟子然則國人衆乎孟子衆乎曰國人寡矣孟子衆也獨不見春秋傳之論商周乎商以兆人士周以十人與而傳乃謂周能用衆非人之衆也善之衆也然則一孟子不衆於國人乎哉孔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夫天下之議論至君子然後為篤論是一君子之論已衆於天下之論矣而況一國之論乎今吾州之士有王同父者衆君子之論合辭皆稱其賢豈不又衆乎哉同父之賢於是乎論定矣同父諱興同父其

字世居廬陵之桂溪其先有諱懷者生八子長曰勳次曰讚讚者瀘溪先生之五世祖也勳者同父之九世祖也曾祖瑞祖章父度祖與父再世薦名春官皆有文名同父未冠喪二親發憤自樹之耕學穫文鑽礪追琢至忘寢食不數年貫綜經史如月入牖靡餌不照操觚臨紙如泉出山所向淙然也再試有司連中待試太學弟子員之選作樓百尋儲書充棟署曰藝芳以敎諸子節於殖貨而棘於序賓嗇於奉身而決於濟物莊於正家而寬於御下每遇年飢必發廪以活餓者其或水毀必方舟以拯溺者斯非賢而能之乎於是秉成先生監丞周公賦詩稱之有朋傳會集之辭有天葩奇芬之辭平園先生大丞相益國周公賦詩又稱之有清芬藹階庭之辭有賸馥靄薰術之辭艮齋先生尚書謝公作記又稱之有君子長者之辭有忠信孝弟之辭夫是三先生者一人稱之此已賢矣三先生同稱之此又賢也一辭稱之此已賢矣特稱之屢稱之不一稱之此又賢也然則同父之賢衆君子之論皆無異辭其賢於是乎論定其不然矣乎同父娶羅氏秘書丞日宣之孫也五男謙中晉

中敏中皆業進士有聲時中執中及一女皆幼同
父之卒以嘉泰壬戌閏十二月十五日年四十六
其葬以明年十一月某日其墓在某鄉某原將辟
謙中以迪功郎潭州長沙主簿徐楚之狀來乞銘
銘曰
附驥伊起千里匪遙附鳳伊飄千仞匪高猗歟同
父洵敏且賢是綴是附時予敢媿維三先生焯彼
日星遙覩厥評邈成厥名維昔千學維死無紀維
爾同父維死無死

西和州陳史君墓誌銘

君諱公璟師未其字陳其姓新淦人也今居袁之
宜春冑出舜後媯滿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贈銀青
光祿大夫式者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之純者其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升者其考
贈碩人晁氏贈宜人徐氏者其妣也君某氏出也
以父任歷鄂之蒲圻韶之曲江主簿澧州司理參
軍未赴丁母憂除喪爲贛之會昌令又爲靜江府
義寧令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通判德
安府知閤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爲祠官改主管
建昌軍仙都觀卒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

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區廬發諸縣屬役他邑良
摭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宮以爲材徹市井之
廨保以爲使不月而成卒乘交賀而田里罔覺嘉
魚鈌令諸部使者檄君攝之邑之地旱皆江面湖
每歲挑挲水生環邑之境匯爲巨澤亘數百里三
邑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間唐令築萬頃隄以鄣之
隄潰四十年莫之能復君率乃條行視故跡荒度
地埶於是徙廣就陿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舉武
因兩山之庛擋外水之咽發丁者七百人治之勞
賚勸相勉以久利董以大家三旬而隄成截若霄

虹隱若金城連歲大穰民饜魚稻民歌之曰嗚虖
不仁兮奄吾疇以爲淤天惠陳侯兮涸彼淤以爲
疇黃雲兮被野后稷欣欣兮乘白雲而來下一飯
兮祝侯與大椿兮相永年春秋總領王公友聞而
薦之後爲樞使又薦之君在會昌屬摘山之盜突
入贛境張甚君首揭捨外賞募猛士以螢亟爲前
鋒盜退太守侍郎陳公天麟表其績以父憂去義
寧地雜蠻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而官自鬻鹽府
散之縣縣散之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爲設場聽
民自售罔不呼舞溪蠻間發乘以大盜師旅之後

加以年飢君專意撫字民用貼蘇蠻有吳其姓者黠而勇陰嘯群醜時閩漢鹽君以策縛致麾下諸酋出謝君勞饗之諭以忠孝開以禍福感悅而去一境寧謐帥劉焞漕梁安世合章薦之宜州蠻叛帥王卿月招君議事遣往撫守君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卿月用之蠻迄平定高安秦租契重君痛節百費以他賦之贏代民輸之民力頓寬政聲籍甚冠冕一路太守侍郎俞公澂首薦之万里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万里祇召繼至俾薦於朝而君已請銓曹署德安郡丞矣有旨理爲

中書除命特戎帥參知德安政用戎索權輿毛墊覘民細事以神其明道路以目君每事畫規積政小齋俟州攸守諸部使者列于朝請以君攝凡五閱月作水樓以代民丘之役嚴邊備以激義勇之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使劉立義提刑張垓交章薦之辰蠻叛帥樞使王公藺檄君議事將辟爲真守君復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君凡再辭辟郡誅者高之君至開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察而明朞年而治民氣和樂迨暇訪求唐刺史柳公綽韋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峽中爭傳之

有嘉禾一莖九穗生其境內部使者表其事以爲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秀率茶使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屢薦之前後舉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栖築池館種藝松竹芳辰勝日策杖孤往詩狂酒聖啓命同社園翁溪友所至爭席往往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年十一月朔子孫方羅拜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將焉歸君笑而不答後五月夙興焚香立而逝云

娶駱氏寶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卒二子元勲從政郎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仕郎後君數月卒四女長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孟兗皆前卒次許武德郎贛州正將夏用中之子允德次許進士易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衍衢治命以納祿之澤奏補衢孫女二人俱幼君色粹氣溫表裏一如可愛可親至涖官謹度遇事必爲稟不可奪然睦家庭篤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爲龍學尚書劉公所知公帥長沙道宜春聞君之喪親臨弔

焉哭之慟殯之遲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勲將葬
君大事以夫人駱氏祔焉謀之玄夫重告曰某歲
癸亥某月辛酉某日丙申兹謂良辰縣曰宜春鄉
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貂石兹謂良宅〓走一騎
持李監嶽逢原所書官簿求請銘銘曰
世罔能吏何以立我事我事未立我民已泣世罔
惠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奸蒙仁有煒陳君
罔臨不春有惠之政無惠之病有能之能無能之
稱謂無知已靡累其紙謂不逢時手兩其麾俾或
克壽可量厥就未就而萎何司爲斯爲君問天天

且弗知

宋故朝請郎賀州斛史君墓銘

賀州斛史君諱傳字公和一字宗魯其先河北胡
氏在 太祖皇帝時有勲臣曰輿曰槩者其祖也
在 仁宗時有爲永定陵官翁曰安石者四世祖
也會丁謂雷允恭吏吏猶漁民以官漁吏吏不漁
民乎病民二也経總之布不及其初已三十年積
而爲逋鉅萬矣不舉而錮之徒爲黠吏之外府耳
病民三也王公曰微君憂民吾安聞此於是錮征
商之積逋減経總之緡錢 光宗登極詔議免諸

郡無名賦以寬縣道君白府祈痛蠲月貢之布謂
之月椿者遂免十四邑地窪瀕江特隄爲安異時
一水縣爲巨浸民皆登屋不炊死者十二至是水
復然蓋甲子一周矣父老以異事告皆泣君曰我
在此若等毋恐君即循行隄上躬負一土囊以直
衝漏吏民爭先趨之惟東北隅隄壞莫敢往君躬
食隄上夜漏二十刻視隄不沒者三十君黙禱且
泥雙酒有頃水勢頓卻父老讙呼來賀水既落隄
朽而阤君爲諸帥漕得錢三百萬躬帥吏民勸相
板築市木石擇捷畚增卑培薄朞月之間新隄告

成至今水不爲灾降與商旅之征曰和買者征之
不均君上帥書請損益其政使盡善可久暮府沮
之後漕使廷老季齡其字也其先出漢長沙定王
發在唐曰景君高安徙東江景十二世曰旻於君
爲曾大父曰彥阜於君爲大父曰汪於君爲考此
君之系世也安福之名儒故桂陽縣丞歐陽彥文
今通直郎戴仲衡者此君之外舅與毋舅且師範
也其初從彥文仲衡講習切磋學進進而交增增
朝異而夕不同每一文出二公必稱焉謂同學子
皆當避君三舍及貫于有司輒不鐩年四十即歸

隱曰此豈古人為己之學耶署其堂曰養浩尚書謝公為書之且記焉杜門取故書讀之源乎六藝以鈞其洸泒乎諸子以沂其流泳乎遷固晉唐之史以博其瀾屬揭乎韓柳歐蘇之文以演迤其畔岸此君之文學也武經節高某夫婦儕死于里中老子之宮未葬其子器之如武昌謁親故又儕死于塗器之有子尚幼有女兒新寡無子挈一孤女以依其弟至是無所於歸君葬其三喪教育其子而廩其家以族子娶其甥而迎其妻母歲大侵細民棄嬰兒於野數百君為粥以食之至西成以歸其父母二畝捐仇甲欲潛兵其乙君呼來前折其不直者俾謝其直者釋然解去慶元五年秋鄉鄰有山市曰雙田壓者兩山牆立一溪蛇行其間居民數百家在焉一月天欲明溪水涌出頃一市徃觀未至水已登岸觀者反走入室隨入室又升樓水至樓又升屋水至屋未一瞬間數百家者忽失所在廬舍人畜蔽流而下未午水涸漂尸滿野哭聲震天君徃拯之載櫬櫝具棺揜恤生瘞死活者何數此君之行誼也配歐陽氏彥文女也二子紹元紹雲皆業文有稱紹雲秋闈選充太學待試弟

子貟二女嫁進士張子孝彭逢辰此君之家人也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山曰某山此君之宅里也某歲某甲子某日某甲子此君之蒯時也銘曰

猗嗟季齡洵惠且文文不于其邦于其身惠不于其民于其鄰疇尼其伸莫亨其厄一豈其天一豈其人吁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歷官告詞

國子博士告詞 乾道六年十月六日

中書舍人范成大行

勑左宣義郎國子博士丘崈等奉常禮樂之司成均教養之地號爲博士非若他官正繫名儒始稱清選爾崈行藝傑出氣養以剛爾万里詞華蔚然思覃於古俱以可大之業際夫有爲之時歲當郊禮方欲剌六經而作王制士樂絃誦要能本三代

以明人倫各勉厥修毋負所學可依前件

太常博士告詞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書舍人范成大行

勑左奉議郎國子博士楊万里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故學官有博士員而奉常亦設焉皆所以訪論稽古而佐興人文也爾湛思典籍風操甚厲繇儒林徙禮寺職名不殊東擢之意則厚于高議顧相以大厥官可依前件

太常丞告詞 乾道八年九月七日

中書舍人林機行

勑左奉議郎太常博士楊万里等史而求野以言其文勝名爲聚訟以言其說繁此禮家所以爲難也曲臺列屬非博雅之士無取焉爾等克應兹選同升厥官究爾所學助吾著誠去僞之化顧不美歟可依前件

將作少監告詞 乾道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書舍人王淮行

勑左奉議郎守太常丞楊万里等昔漢宣帝綜群臣核名實于時技巧器械自元成閒鮮及其精於中興有助焉朕以敦朴先天下設監置貳奉郊廟

嚴武備外固無所事必擇人而授者蓋養資望以待用耳惟爾万里古學精深嶷然多士之秀爾元鼎文才超邁出於衆俊之表肆膺並命往司少事辨其物之良窳稽其工之衆寡務爲稱職朕將汝觀可依前件

廣東提舉告詞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中書舍人陳騤行

勑奉議郎直徽猷閣江東提刑丁時發等昔大禹之敘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以是播之於歌朕每惜其無傳也後世斂取之無藝適足以

虧用刑獄之不清適足以傷生須聲冤由而作手
令使者按臨諸道慮或有此爾特發剛執而不回
宜將漕事於湖廣爾憲通決而不惑宜將獄事於
益道爾佃謀慮而必審宜將漕事於益道爾万里
端實而無欺宜將度事於廣部夫陷容容之習固
不能以奮事作赫赫之聲亦不能以濟功各適厥
中斯協于選可依前件

廣東提刑告詞 淳熙八年二月五日

中書舍人施師點行

勑朝請郎廣東提刑王暇等國家分道以置使分
使以建臺扁峙厥司各領厥職而通察列城官吏
之臧否廣之東為州十數朕常患其土地險遠而
漕運難民夷雜處而訟獄繁常平或虧而茶鹽之
利不登也思欲選擇詳練政經之士為朕分理而
振舉之以爾敏質行廉平爾万里志識通敏爾析
操尚清脩皆以儒學之彦持節剖符有聲于時茲
予同畀以三者之命其往欽哉使人咸謂朕不忘
遠而部刺史能得人如此則予汝嘉可依前件

直秘閣告詞 淳熙九年八月五日

中書舍人宇文价行

勑朝請郎直秘閣新福建路運副陳孺等朕以閩
廣之間盜賊相翔肆命執拘以肅姦宄爾等備禦
惟謹節制有方坐令徒黨之會夷旋致民萌之安
集式推殊渥以懋厥功或陞寵直之華或昇增秩
之寵往衹休命益既乃心可依前件

吏部員外郎告詞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勑朝奉郎直秘閣賜緋魚袋楊万里朕屢郎選以
待監司郡守之高第者又擇儒學之士為之望爾
刻意書古外和内剛發為慈祥動見稱述三易麾
節民甚安之擢冠星曹以賛而長往其謹法守肅
吏姦用無愧清通之譽可特授尚書吏部員外郎

吏部郎中告詞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勑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楊万里選
部郎自魏晉妙於時選以諸曹功高者為之歷代
因革不同班品皆崇於他部本朝之制正郎之序
益高爾明經達學論議持正踐揚滋久譽月轉聞
擢冠星曹精力於職功論替狀積閱當遷爰率彝
章用晉厥次往祗茂渥益勉爾庸可特授尚書吏

部郎中

撿詳告詞淳熙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中書舍人吳燠行

勑朝奉大夫樞密院撿詳諸房文字陳仲諤等中臺紀綱之所綜宥廷密命之所基彌綸裨贊實資司屬汝仲諤粹而審爾万里敏而充揚彩周行署處俱茂簡知既久宜有遷昇或自樞掾而爲都公或自省郎而爲樞掾其察朝綱之得失督兵政之治否以告而長使廟堂無過舉則爲稱職可依前件

朝請郎告詞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勑朝散郎樞密院撿詳諸房文字兼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楊万里朕妙柬耆儒列之諸禁若經若史敷繹發揮必期有補於聞見固不徒倣古具文而已唐臣諫篇兹焉徵卷暇膚領可復諸爾以淵源正大之學再召爲郎兹列屬於樞廷仍參事於宫寀凡誦說講劘之次皆箴規篤實之言直諒不回忠嘉可尚一官之賞未足以酬卿也惟執挽誠勁節論切事情道本仁義數十百篇之言爾固知之熟矣兹欲見於舉行尚毋嫌於倫奏可特授朝請郎

右司郎中告詞

中書舍人王信行

勑中奉大夫尚書右司郎中尤袤等中臺之屬隋唐有左右司郎官復因之右府置撿詳自本朝熙寧始彌綸省闥舉正督違盡其職也事劇地要選用不輕爾袤問學該洽輔之以敏爾万里操履純茂濟之以和爾宗一才術通練持之以静兹予合命汝等往贊吾二三大臣之政天下之事得習熟於聞見議論其可否推而行之何有不可哉往懋遂業以俟超擢可依前件

左司郎中告詞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勑朝請郎守尚書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讀兼提領措置拘催錢物所賜緋魚袋楊万里等東西府掾得自造政事堂與大臣商略可否屬任顧不重哉爾万里問學淵深優爲時用爾大麟見聞辟洽不求人知爾仲藝論議開通可濟世務或胥庭序或當其才並命同升卿言惟允往其彌綸撿用叶贊

而長毋負有慨不盡之慨則官無曠事而朕為得
人欽哉可依前件
秘書少監告詞淳熙十四年十一月
中書舍人陳居仁行
敕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illegible]
俟揚万里圖書所奉英俊所躔號群玉府為之領
袖必以英儒爾惇古通經士林翹楚外官朝蹟具
著勞能公府樞庭藹有聞譽試于芸省重譔殊遷
班峻地嚴職閒心佚對茲新渥懋爾遠圖可特授
秘書少監

再復直秘閣告詞淳熙十六年五月四日
中書舍人葉翥行
敕朝奉大夫知筠州軍州事揚万里朕登踐寶位
緬懷儒英因其寄職之未遷遂閱有司之列上從
其舊物以示慶恩爾學造淵源文工雅健稱信道
而甚篤每見義而必為自召實於星郎即彌綸於
省闥併領群彥擢冠道山顯用有期遽從治郡矧
寓直之延閣乃固有之青氈復以爰名為爾之寵
佇聞報最爾有褒陞可特授直秘閣
朝散大夫告詞淳熙十六年四月二日

中書舍人葉翥行
敕朝奉大夫陳秀實等朕承
壽皇之休嗣大歷服無疆惟慶海寓同之肆霈至
恩周徧祉福京秩而上序進一列其楙職業以熙
庶務可依前件
朝議大夫告詞淳熙十六年六月五日
中書舍人葉翥行
敕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揚万里朕初
踐寶位旨錄舊儒眷言宏達之儒嘗資論說之益
用登奉典丞蹤異恩爾學達其原文貫乎道自登

郎省升都司鑑有銓叙彌綸之勞而能從容於圖
綺之列勸講古訓開道朕心遂夫進貳蓬山職清
無事方日陳道術智誼之指乃遽引去遂分高安
之符朕惟不忘故蓋所以示情稍褒賢則眞先渙
寵爰躋榮於兩秩斯慶會於千齡祇服殊私勉圖
共理可特授朝議大夫
秘書監告詞淳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書舍人羅點行
敕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万里士惟
精於學識然後其是非公克於道義然後其去就

果斯人之進將不為本朝之光乎以爾學有本原
行無瑕玷為仁必勇平生自信而前議論不同諸
儒益高其退素履方安於外補裏言咸頌其來歸
是用予之賜環咨之前席惟資秩之美嘗貳夫蓬
山矣名德既升茲晉為之長焉夫牧直節以厲風
俗開公道以廣論議朕之意不苟然也可特授秘
書監

中奉大夫告詞紹熙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書舍人莫叔光行

勑朝議大夫試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楊万里

朕承付託之重欲奉謨訓以熙治功惟吾東觀萃
名世之英職繫日之史乃詔纂修以將來上迨此
旬厥緊然成書爾奥學探源鉅文拔藻踐歷中外
風節寀昭鴻碩之倫實再為其領袖僉當懋賞宜
首進階夫儒者特通古今故眷寵特異况一朝大
典成於其手推此以為禆益朕豈無望於爾哉可
特授中奉大夫

江東運副告詞紹熙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書舍人倪思行

勑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楊万里

直諒多聞之士留諸班著以重本朝固善矣然便
賢者皆處乎内越在外服誰與任之故其人可以
付一道寄者雖在清近朕不惜輟之以往眷倚惟
均非有輕重爾學問詞采固已絶人至於挺特之
操白首不渝士論尤嘉焉領袖蓬山急流勇退茲
膺命爾寓直義圖將漕江介既可遂爾之志又克
分予之憂奏計有闕朕終不汝忘也可特授直龍
圖閣江東轉運副使

知贛州告詞紹熙三年八月十一日

中書舍人黄裳行

勑中奉大夫直龍圖閣江東運副楊万里朕所以
待士大夫之心一也而於儲條之舊尤加厚焉伐
木之情誰能忘之况爾万里久從吾游奇文高標
朕所加禮召還自外固將用之至而不留豈朕素
望江東近地宜可步安何嫌何疑復有去志得無
使人謂朕疎賢而忘故歟君臣之好朕忍忘之為
爾損攸贛土足彖往其小憩毋有還心可特授知
贛州軍州事

秘閣修撰宫觀告詞紹熙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書舍人樓鑰行

勑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贛州軍州事楊万里朝
廷之於賢者用而盡其才上也用不盡而勇退寵
其歸而盡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
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
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討臺丐歸俾守章貢古
郡卧治庚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真祠之
佚弁論譔之華詩不去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朕不汝忘也可特授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

中大夫告詞 紹熙五年十月八日

中書舍人陳傅良行

勑奉直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葉大康
等朕奉
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祚之初大敷霈澤京秩
而上咸進厥官蓋將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
乃職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煥章閣待制告詞 慶元元年九月十七日

中書舍人黄艾行

勑朕推與治道夢想老成出召節以趣還莫回雅
尚畀祠官而均佚式遂恍辭爰視從班以敷命綍

中大夫充秘閣修撰吉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楊万里氣全剛大學造精微入冠群玉之山望禁
塗而垂上出馳六牡之乘守儒道以獨高比分章
貢之符已動江湖之志顧仰止以雖切乃招之而
不來重惟當世偉人務全素節
太上舊學猶在庶僚迺陞次對之華姑從閒館之
適尊德樂道朕方懷擢用之邊憂國愛君爾猶有
論思之責丞其徠命無替告猷可特授煥章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告詞 慶元四年正月六日

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勑甘泉之祠泰一聿新建祀之詩宣室之思賈生
孰奉受釐之問有嘉環望共茂綸扉中大夫煥章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吉水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楊万里學擅名儒辭高哲
匠早著斯文之望晚分次對之榮豹尾屬車念未
親於萬論珍臺閒館乃自樂於冲懷緬想風流可
志眷邇茲承休而均澤爰啓爵以賜會尚欽体於
恩徽用益綏於福履可進封吉水縣開國子加食

邑二百户

太中大夫告詞慶元四年正月十七日

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勑八柄詔王道莫先於馭幸三載致績命尤謹於陟明有嘉儒宗叙進恩秩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楊万里風猷峻邁德發端方龍絡百家早共推於學術度越諸子晚特擅於詩名直議論獻之班莫奪燕閒之志朝夕納誨念莫釁於遠圖日月爲功姑共循於公典欽承徽渥毋有遐心可特授太中大夫依前煥章閣待制

通議大夫寳文閣待制致仕告詞慶元五年三月十七日

中書舍人高文虎行

勑爵禄屬世化莫大於表廉明哲保身道尤嚴於植節眷言耆俊祈謝官榮爰頒出綍之恩式彬垂車之寵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楊万里中和簡亮方重端嚴雖一代之典刑實三朝之儒學不有君子孰彰立國之規豈無老成尚聚乞言之表思香山之自適望神武以丐歸爰進列於華階仍躋榮於奎職俾爾耆艾雖有義於沖規告后謀猷尚有期於名誨祗承渙渥益衍倫齡可特通議大夫寳文閣待制致仕

吉水縣伯告詞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書舍人張濤行

勑朕嚴恭告報涓選休成乃秋行晝萬寳之成而陽館奉一純之薦粢牲絜備奉璋咸賴於群工風馬頗散委監並蒙於多祉眷予侍從之列已遂歸休之榮爰舉徽章共承嘉貺通議大夫寳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楊万里道隆而德備識遠而才周應變不窮巽然耆碩之次持謙有度粹若圭璋之和夙班持橐之聯久適挂冠之領壽祺斯永泰華惟均爰申衍於圭奮膺載新於命爵俾綏熙而受純嘏敢忘恤祀之恭惟良顯而告嘉猷勿替役君之益可進封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二百户

寳謨閣直學士告詞嘉泰三年八月十六日

中書舍人王容行

勑直諒之臣國家所賴進陪論議其言常有益於朝廷歸老江湖當代亦想聞其風采宜加異數以

偕群工通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楊万里學欲濟時心常憂國封章剴切有賈誼陸贄之風篇什流傳得白傳杜甫之意漂乎難進而易退浩然獨樂而無求身歷四朝年踰八袠有名一世如再幾人束帛蒲輪未議優賢之禮幅巾藜杖有嘉知止之高爰陞學士之華以示老臣之貴雖已掛冠於神武此固優來於而列閣於西清所期增重往祗成命益介壽祺可特授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廬陵郡侯告詞 嘉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敕朕薦鬯太室奉瑄崇丘懷翼翼之心克備靈承之典降穰穰之福靡闕尊卿之私肆疇苓槖之臣均畀蔘繭之澤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楊万里地負海涵之學日光玉潔之文皐陶陳謨底三朝之偉績祁奚告老垂百世之清規陞邃宇之窮班遂手泉之雅志屬我禋祠之舉迄茲熙事之成爾惟既賦解組之榮是以奠陪奉璋之列緬懷舊德用涣新恩進列爵之崇錫以爰田之入既明且哲已追山甫之風

俾壽而臧更享眉侯之祉可進封廬陵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户

寶謨閣學士告詞 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書舍人宇文紹節行

敕賢者之於國家猶拱璧大圭之重公器之在天下亦厲世磨鈍之資若予之非以假人則貴也足以示勸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楊万里沉潛而有守勁直而不回奇偉之文若日星之麗萬物傑特之操若松柏之貫四時蚤袖手於林泉幾忘情於軒冕無眷三

朝之望頗遂一老之歸溫詔褒頒雅志莫奪步愧貪榮之俗姑全知止之風其俾通真學士之班使皆有賢大夫之數三公不以易介豈寵利之足云一飯未嘗忘君尚遠猷之入告可特授寶謨閣學士

贈光祿大夫告詞 開禧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中書舍人毛憲行

敕三逕清游安享垂車之樂一封遺奏歘聞易簀之言有愴予懷肆盼恩册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侯食邑一千戸楊万里巋然天下

之老淵乎學者之師外而民庸則迭更麾節之發
內而朝望則典領圖書之秘仁者有勇至形
烈祖之玉音識以名齋會侈　先皇之奎畫睠方
隆而身勇退詔屢下而辭益堅早挂神武之冠自
載彭澤之柳家雖若窶道則甚豐疏顯直學士之
班踐履古君子之事文規姚姒蓋一百三十卷之
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之富祿萬鍾而弗晛
年九秩之方開所期黃髮之少詢豈料白駒之易
過耆英巳矣大息久之追崇四等之階增賁重泉
之穫進以禮退以義甯其無愧於前聞生也榮死

也哀朕亦有加於恤典營魂如在渥命其歆可特
贈光祿大夫
詔書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
詔書　九月三十日
勑万里省所奏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事具
悉賢者為名節地則辭受寧嚴人主為風俗計則
褒勸宜厚卿文鳴一世忠事累朝雅操孤騫蔚為
天下之老雄詞逸韻籍甚大江之西方四馳作者
之聲遄垂賦歸歟之興比閱正元之朝士獨餘魯

殿之靈光可無微恩以華晚節爰峻爵謨之邃直
用旌光廟之儲寮胡獨徇於謙撝祈力回於渙汗
念政諸耋老尚思議論之光矧使人識典刑是乃
勸懲之大者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
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召命不允詔書　十月二十一日
勑万里省所奏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具悉朕謂
老成之益過於典刑王公之尊屈於道義矧朝廷
半老儒之月可無天下三達尊之人以卿皓然獨
存如魯靈光蓋歸乎來如周大老曾無為王留者

併致爲臣而歸至今渴見其儀形有來必問其安
否數朝士於正元之後今已無多拓先生於齊國
之間理須可致其知此意毋以疾辭所辭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
詔書　三月十四日
勑万里省所奏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事具悉
緇衣之好未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游自難回知
足之志因進爾職庸昭至懷彼休休焉方自樂於

閣職是匾匾者要不繫其重輕當付無心何事多
遜况海濱之大老惟二今幸獨存而天下之達尊
有三誰能兼備至其秩服不少重陳所辭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謚告

謚文節公告議
太常博士陳貴誼
考功郎官李道傳

勑中書門 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準禮部關準
都省付下楊長孺楊次公楊幼輿狀奏乞故父楊
万里賜謚事今具下項一準嘉定陸年貳月拾玖
月禮部關㨿太常寺申準嘉定元年肆月拾玖日
勑尚書省送到故寶謨閣學士賜光祿大夫楊万
里男草土臣楊長孺楊次公楊幼輿狀奏伏念臣
先父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户贈光祿大夫臣万里寒遠書生蒙
高宗皇帝賜進士及第以忠義剛正直言敢諫受
知
孝宗皇帝淳熙間妙簡

東宮官僚
御筆親擢先臣万里為
太子侍讀凡先臣万里有所奏陳
孝宗皇帝嘉納如流先臣万里感激
主知未嘗不喜極而繼之以泣也又以忠義剛正
直言敢諫受知
光宗皇帝初登寶位首召先臣万里為秘書監屢
欲擢侍從官大臣有不樂者先臣万里不肯少屈
出為江東轉運副使因執章論事忤宰相從臣改
知贛州不赴力請祠祿尋乞致仕恭遇
皇帝陛下飛龍御天以先臣万里為
光宗皇帝潛邸舊人念其閑退一再收召先臣万
里多病不能造朝疊蒙
聖恩即家除授為直學士先臣万里歷事四朝遭
逢若此每思報
國念念不忘自姦臣韓侂冑竊弄
陛下威福之柄專恣狂悖有無
君之心先臣万里常憤怒不平既而侂冑手章軍
國事先臣万里驚歎憂懼以至得疾閉穡元年歲
在乙丑孟秋之月嘗慨然上

奏控陳侂冑之女姦覓以壅闕不得自達而止開禧
二年歲在丙寅侂冑矯
詔生事開邊纂啓兵端臣等家人知先臣万里憂
國愛君忠誠深切而又老病恐傷其心凡聞時事
皆不敢告忽有族姪楊士元者端午節自吉州郡
城書會所歸省其親伍月柒日來訪先臣万里方
坐未定遽言及邸報中所報侂冑用兵事先臣万
里失聲慟哭謂姦臣妄作一至於此流涕長太息
者久之是夕不寐次朝不食兀坐齋房取春膏紙
一幅手書八十有四言其辭曰吾年八秩吾官品
吾爵通侯子孫滿前吾復何憾老而不死憂況難
堪韓侂冑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狼子野心謀
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
國無路惟有孤憤不免迸多今日遊行書此爲別
汝等好稍息萬古萬萬古其後又書十有四言其
辭曰右辭長孺毋子兄弟姊妹伍月八日押又自
緘封題云遺囑付長孺毋子兄弟姊妹吾押既書
題畢擲筆隱几而沒實五月八日午時也臣長孺
臣次公臣幼輿得先臣万里遺囑泣血收藏是時
侂冑氣焰薰灼生殺自肆鉗制中外道路以目臣

長孺臣次公臣幼輿上則恐貽老母之憂下則懼
爲家門之禍深思熟慮塞口吞聲抱恨茹哀不敢
赴訴自謂先臣万里齎志九泉銜冤千載忘身徇
國此意莫明不肖諸孤甘受不孝之罪已矣無可
言者矣誠不自料先臣万里亡沒之後未及兩年
天日清明姦臣寘殛
英斷奮發薄海歡欣
天憫神恫賜此幸會先臣万里之志於是時而可
明先臣万里之冤於是時而可白闔門老幼哀號
躃踊延聽
天閽仰籲
天聰謹以先臣万里亡沒之由具狀奏
聞仍以先臣万里遺囑刻石碑本連黏在前隨狀
上
進欲乞
聖慈特賜
睿覽將上件事迹
宣付史館使先臣万里遺忠大節暴白於天下後
世臣長孺臣次公臣幼輿志願畢矣孤苦餘生死
不恨矣臣無任叫呼控告痛苦悲摧祈

天俟
命激切屛營之至所有先臣万里遺囑親筆見係
臣家收管乞賜宣取施行伏俟
勅旨肆月拾玖月三省同奉
聖旨令宣付史館仍與賜謚今檢準淳熙叄年肆
月拾伍月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
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
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
家照會本寺今準宣教郎太常博士陳貴誼公文
擬撰到謚議壹本頭連在前伏乞省部備關吏部
照應淳熙叄年已降
聖旨指揮施行申部所有謚議隨関前去今関請
照會一面施行一於當月拾玖日禮部遣到太常
博士陳貴誼撰到謚文議曰昔孟子嘗稱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嗟乎人之同得于
天者始豈有不善哉所養一乖外物一汩饞利害

董若毫髪則揣東馳西騖之不足寧復知有所謂
剛直大者如寶謨閣學士楊公其能以直養者歟
故推以事君則國爾以志家見之出處則尚義而
賤利作爲文章則陋今而追古公奮由踈遠獨柬
上知外則薦膺分符秉傳之行内則長蓬山位儲
宷浸歷休顯然而宏謨劘上孤立直前即有弗合
則拯人情之所難而不容挽初公嘗抗疏留右司
張扶而請罷少監韓玉又嘗援天無二日之説請
綫閒議事堂孝廟恙嘉納之逮侑食之議一與衆
異進書庰文既出公手而一時他有更革則連章

決退至煩宸指諭勉而汔弗少留也揣漕江左
值
詔書令部内兼用鐵錢楮劵則又上疏力爭言不
便牀竟坐易職於是杜門高卧凡十有伍年恩詔
數起之而輙辭其學
宏其詩文日益峻古洪深奧衍自成一家蓋根柢
乎六經仁義而凌躒乎百家諸子易傳貳拾卷多
先賢未發之蘊眞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垂絶數
語痛憤時事遂忘其生公朝固已襃顯之矣嗚呼
賢哉夫士之所長自見者勉於暫則必變於後風

采見於立朝者其身在外則亦已矣至於臨死生之際而忠不忘君者幾何人哉其有若公之剛大不撓終始一節者乎雖弗至大用不得雍容獻替於內然即其言論出處而觀之與夫攬轡澄清之時斥遠權利人不敢有私請高風義槩到于今凜然則公之所以能全是節者豈一日之積邪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實兼有斯美敢以為公謚公嘗自號誠齋

光廟嘗大書以寵嘉之而海內人士舉稱公為誠齋先生而無異詞惟誠與節同出而異名者也其

為擇善而固執之義均焉公生則以誠稱沒則以節稱君子謂尊名之典於是為得其實謹議一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於當年肆月拾叁日承　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兼權考功郎官李道傳撰到謚文議曰切覩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黄公庭堅其大者古文經術足以名世其餘則博學多識見於議論溢於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衆者然嘗論之此八九公所

以光明雋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節之為貴也此八九公者出處不同用舍各異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有如王公學術政事雖負天下之責而高風特操固有一時諸賢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於時而垂於後也南渡以來世不乏人求之近歲若寶謨閣學士楊公者其真所謂有是文而有是節者乎公之文辯博雄放自其少日已盛行於世晚年所著

益復洪深其為詩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終而平澹如長江漫流物無不載遇風觸石噴薄駭人蓋不復可以詩人繩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揚公之文矣其平生出處則初見知於

孝宗未久即去終見知於

光宗又未久即去

今天子乙再收召竟以老不復出始終四五十年間非特不悅於流俗而已雖一時名卿賢大夫彙征之際苟惟論議少異則亦未嘗少屈以徇之公之節為如何哉昔人論蘇文忠公在元豐不容於

元豊在元祐不容於元祐以為非隨時上下人公
其有焉公没後二年其子長孺自言於朝謂公雖
已老不忘天下之憂及聞韓侂胄首開兵端為之
流涕歎息夕不寐朝不食手書八十四言以示子
孫皆孤憤訣絶之詞書畢自鐵題之擲筆隱几而
没長孺乞以其事宜付史館
天子從之且
詔有司定謚太常博士謚公文節道傳曰他人之
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節故能有是
氣惟其有是氣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於

近歲以來而無媿於江西先賢之盛也博士按道
德博文能固所守之法易公名當矣道傳尚何詞
謹議今來本官合行賜謚候
勅命指揮下日出給謚告付本家仍牒照會伏候
指揮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尚書吏
部故寶謨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户贈光禄大夫楊万里牒奉
勅宜賜謚曰文節牒至準

勅故牒嘉定七年正月　日書令史許安善給令
史金友諒主事尹良佐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吳王
益王府教授兼權考功郎中闕兵部侍郎兼中
書門下省撿正諸房公事兼同詳定勅令官兼權
薛户部侍郎兼同詳定勅令官兼權李侍郎闕侍
郎闕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汪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三十三終